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一七册目次

杜氏通典二百卷（二）（唐）杜佑撰　明嘉靖十八年王德溢吴鹏刻本　〇〇一

杜氏通典二百卷（二）

（唐）杜佑撰

明嘉靖十八年王德溢吳鵬刻本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九

禮十九沿革嘉四

宗子父殁母命婚父母俱殁自命婚及支子稱宗弟宗兄等婚議

舅姑俱殁婦廟見　公主出降拜舅姑附

不親迎壻見外舅姑反馬送女附

婚禮不賀議上禮附　婚不舉樂議

男女婚嫁年幾議　嫁娶時月議

已拜時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

已拜時壻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

宗子父殁母命婚父母俱殁自命婚及支子稱宗弟宗兄等婚議

周制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殁已躬命之宗子嫡長子也命之命使者　支子則稱其宗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　弟稱其兄宗子母弟　春秋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云何以不稱使據宋公孫壽來納幣稱使也　婚禮不稱主人爲養廉遠恥也　然則何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也　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以不稱使有母則可稱母　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以行事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

舅姑俱殁婦廟見周北齊大唐

周制若舅姑既殁則婦人三月乃奠菜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菫三月一時婦道可成也孔穎達曰若舅殁姑在則當特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在姑殁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　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廟考妣之廟也北方北牖下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歸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歸言來爲婦也嘉美也皇君也某子者舅之字若言仲某官若今言某官也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又拜如初禮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賈公彥曰婦人肅拜爲正今云手扱地則婦人之重拜猶男子稽首拜手至地也扱音插禁甲反　婦降堂取笲菜以入祝曰某氏來歸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於戶今降堂者敬姑言敢告舅尊於姑者也　婦出祝闔牖戶凡廟無事則閉之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因於廟見禮之賈公彥曰如姑至時使贊醴婦之禮處所則別也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漢平帝四年以王莽女爲皇后見于高廟○北齊納后以朝見後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群廟

公主出降拜舅姑附

大唐貞觀五年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秘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皇帝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

之女爲公主既加長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備有
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長孫皇后遣齋絹四
匹詣徵家送之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尚太宗
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
略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
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哉所以成國家之美耳於
夫妻西向坐公主親執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
善之是後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顯慶
三年詔曰如聞公主王妃作嬪舅姑父母皆降
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循何以式序家邦儀
刑刻辟自今以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法若更有

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有司行事糾聞三年又詔曰
稱釐降唯屬王姬比聞縣主適人皆云出降娶王女
者亦云尚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縣主出嫁宜稱
適取王女者稱娶仍永以爲式（開元十六年唐昌公主出嫁有司進儀注於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等上疏曰切以紫宸殿者漢之前殿周之路寢陛下所以極饗萬國朝諸侯大臣至敬之所得而升也昔周女出降於齊外館之法而無路寢之禮行馬入於庭升於壇使就婿之室降亦壻之地事又於家人之室言辭借禮又理舉三張既蹟威靈深饗其名納采等事並請權於別禮之送後於光順門外設次行禮）

六 迎壻見外舅姑（女久出不同三月後廟見馬送）

壻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

以得爲外婚姻請覿（女氏稱姻婿氏稱婚覿見也不親迎三月後婿往見婦父）
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
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
將走見（主人女父也）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
賜見（非他故彌親之辭也命謂將之見之命）對曰某以得爲婚姻之故
不敢固辭敢不從（不言外亦彌親之辭也）主人出門左西面
入門東面奠贄再拜出（出內門出大門入內門不出大門入於賓客婿出）
（凡宗廟賓贄者婿有子之道謙不敢受之執雅也）擯者以贄出請受（欲使客以禮）
（相見）婿禮辭許受贄入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見婦父已出見婦母）
父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也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也扉左扉也闔扉曰母及妻當爲兄弟）婿立於門外東面

主婦一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婿出（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
拜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
無幣（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婿出主人送再拜春秋齊大夫高
固請魯逆叔姬又與子叔歸寧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也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歸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也）凡諸侯嫁女
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
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
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尊不送卑大夫亦遣臣送之士去則有司送之）

婚禮不賀議（上禮附 宋 北齊 周 東晉）

禮記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代也）賀娶妻

子闔子有客使某羞請不有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羞爲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婚禮不賀故也古者致禮於人用犬則食犬也○東晉成帝納后羣臣畢賀時謂非禮議具納后篇穆帝永和三年納后議賀不王述曰婚是嘉禮應賀述按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古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鄭國猶作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婚姻不賀無應賀之禮彪之按婚禮不賀不樂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明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撫軍答諸尚書云禮官所據誠是古典然禮亦隨時今既已從近代而上禮上禮即是稱慶將是賀禮又恭后時已賀今依舊亦可通恭后成帝后杜氏即鎮南將軍元凱曾孫也彪之云納悼后起居注無賀文而有上禮武帝以長

〇通典卷五十九　五

秋再建感愴不叙設通斷之納恭后記注有賀文時亦上禮按禮云婚禮不賀又云賀娶妻者愚謂禮傳婚姻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貺其慶云 議今代所共行范汪云先朝所以上禮而不賀者依傍賀娶妻也雖名曰賀實是酒食無慶語也但是吉事故曰賀耳思親之序故慶辭不可以達於主人然吉禮宜有叙情故獻酒食而已先朝行之近代得禮至於恭后時賀是王丞相導以明君臣之恩本不以爲將來之法彪之云足下不賀意同而叙之小異吾謂婚禮不賀者謂不如今三節特賀也禮記所以復言賀娶妻者因獻酒食而有慶語也是不明言賀之而於會

内有獻辭足下今云都不應有慶辭則何得獻酒於會同邪亦與足下上禮辭不同自爲矛楯又從王丞相時賀何得非失足下以往賀爲美事以今不賀爲得禮亦不能兩濟斯義庾蔚之議按禮文及鄭注是親友聞主人有吉事故遣人送酒肉以賀之但婚有嗣親之感故不斥主人以賀婚唯云爲有客而已今上禮既所爲者婚亦不得都無慶辭彪之議爲允於時竟不賀但上禮升平元年臺符問皇后拜訖官應上禮上禮悉何用太常王彪之上書以爲上禮唯酒犢而已犢十頭酒十二斛王公以下名在三節祥瑞自簡慶賀錄者悉賀左傳曰會吳于鄫吳徵百牢

〇通典卷五十九　六

子服景伯曰周制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太學博士雖不在賀而常小會者同悉應上禮○宋皇太子納妃上禮語具本篇○北齊納后太子納妃羣臣上禮語見本篇

婚不舉樂議 東晉

東晉升平元年八月符問近皇后大駕應作樂不博士胡納議臨軒儀注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爲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總名儀注所以無者爲婚禮也臣伏重詳禮云婚禮不作樂幽陰之義樂陽氣也又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自王者下逮迎大駕鹵簿及至尊升

極並闕此條當是依三日不舉樂之禮愚謂殿庭設大駕鹵簿鼓吹並可備儀而已韋闕掌太常主者按儀注云皇后列入自閶闔掖門鳴鐘鼓塡門露仗如儀注之條按諸門唯有鼓無鐘既云鳴鐘則應施鐘既施鐘則施鼓若如寺卿今意不作樂者當復安懸而不作處之又議魏晉舊制晝夜漏既盡門鳴鼓鳴鐘吉凶鼓鐘常制非樂也舊儀皇帝乘輿到閶闔掖門鳴鼓鐘所以聲告內外耳今自應施鐘若他事會黃門侍郎舉麾舊應作宮懸金石之樂鳴鐘鼓中朝無宮懸設軒懸中興以來無此樂故唯作鼓吹鳴鐘以擬宮懸金石耳婚禮三日不作樂經典明文愚謂宜

如舊儀至尊升殿舉麾作樂迎皇后大駕不應鼓吹

男女婚嫁年幾議（太古　周　大唐）

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逸禮本命篇云然）堯舉舜曰有鰥在人間（鰥三十也）以其二女妻之二十而行之○周文王十五生武王（左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許慎云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已有兄知人君早娶矣）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以成夫婦也）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故謂父母之喪）與禮曰男子三十曰壯有室（許慎云包宇以爲象懷妊巳在其中象中未成形也元氣起於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懷妊於巳巳爲子也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尚書大傳孔子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二十而通織紝績紡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男姑下無以事夫養子也春秋穀梁傳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於丈夫三十而娶白虎通云男子三十娶女子二十嫁何陽數奇陰數耦也男長女幼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可生萬物也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也稱字故陽繫於陽所以事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於陽節也二十數再終於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女一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齔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二十五而繫心也陰數耦故兩兩七成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防淫泆也）○周末越王勾踐蕃育庶人欲速報吳使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春秋外傳云然）議曰鄭玄據周禮春秋穀梁逸禮本命篇等男必三十而娶女必十

五乃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爲男十六可以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又按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男子十六而精通女子十四而化育是則可生人矣而禮必三十而室女必二十而嫁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耳不是過也男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又曰孔子年十九而娶于宋之騈官氏又曰孔子七十三而終伯魚年五十先孔子而卒而服經有爲夫婦之長殤據此王鄭之說義並未明今按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即衆庶之禮也故下云於是時也奔者不禁服經爲夫婦之長殤士大夫之禮

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
而婚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
後皆可嫁娶矣○大唐貞觀元年二月詔其庶人男
女無室家者並仰州縣官人以禮聘娶皆任其同類
相求不得抑娶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喪達
制之後孀居服紀已除並須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
守志貞潔並任其情無勞抑以嫁娶

嫁娶時月議夏周

夏小正記曰二月娶妻之時也周制仲春之月令會
男女仲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白虎通曰嫁娶以春者何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
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議曰

按鄭玄嫁娶必以仲春之月玄之所據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王
肅以爲秋冬嫁娶之時也仲春期盡之時矣肅據詩云三星
在天三星謂參十月見東方時也宜嫁娶矣肅言三時務畢因向休息而合婚姻孫卿云霜
降迎女冰泮殺止自霜降而婦功成于時迎女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
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
俱遠詩云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也將言迨冰泮孔子家語云羣生
閉藏于陰而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順天
數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
殺於此焉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皆謂順也馬昭難曰
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殷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祀於高禖玄鳥乎乳之日以爲嫁
娶之候孔晁答曰周官云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此謂霜降之後冰泮之時正以禮婚者也次言仲春

令會男女奔者不禁此婚期盡不待備禮玄鳥至祀高禖求男之象非嫁娶之候昭又難曰詩云有女懷
春吉士誘之春日遲遲女心傷悲豈彼小星三五在東綢繆束芻三星在隅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倉庚于
飛熠燿其羽凡此皆興仲春嫁娶之候晁曰有女懷春謂女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
矣豈彼小星喻妻侍從夫人蔽芾其樗喻行遇惡人熠燿其羽喻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玄鳥期
蠶之數以爲正婚則奔者不禁過於是日窮矣昭又曰爾引經秋以爲期此乃淫奔之詩矣張融曰易泰
卦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鄭說六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育嫁娶大吉也春秋魯迎夫人四時
通用家語限以冬不待春秋非孔子言也三代嫁娶以仲春爲期盡之言耳婚姻爲合德天地配陰陽會
通之數合於春好樂與公子同歸之志符於南山采蘩之歌暢于伐柯詩人之歎同于行露厭浥之節嘅
于夏小正綏多士女之稱不如咸泰之卦暢於周禮仲春之令矣庾蔚之謂王鄭皆有證據以人情言之
王爲優矣嗟乎銳反帝音方味反按束晳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
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

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
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故春狩于郎
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事猶書得
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
豈善者邪若婚姻始於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
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
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
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
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
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
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叙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

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爲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有梅三章注曰時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未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常人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

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以爲之證及詩相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正禮也今按士婚禮請期之辭云唯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則可配合婚姻之義在於賢淑四時通用協於詩禮安可以秋冬之節方爲合好之期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束氏之說暢於禮矣

已拜時後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 東晉

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爲子娶黃門郎李循女以拜時後各有周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傳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喪在女在途之禮齊縗大功三月既葬可迎婦按禮記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則改服赴喪女之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比義全於在途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歿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衽席之接固當歸葬於夫家此非可否之斷乎禮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縗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即位哭又齊縗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御矣何琦駁江許議曰夫正名者理道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禰將納他族以奉宗祀父親醮子而命

之迎女受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在塗喪紀完矣張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關於古而通於今議是也然婚姻之道公私急務愚以爲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即宜一揆其衰縗未接歸葬其黨○東晉廢帝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隲周喪內迎拜時婦鄉曲以違禮譏之謝奉與郗牋曰魏隲後來之良足以日新其美近聞邑有異議從鄉典亦當拜時婦家遭喪即是其例夫拜時之禮誠非舊典蓋由季代多難男女各宜及時故爲此制以固婚姻之義也雖未入婿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

宗收也謂姦叛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將以
二族多虞歲有吉凶故逆收其禮○宋庾蔚之謂停
喪而拜故以拜時代三日推其始意當是貧儉從省
以赴吉歲若周大功之喪既葬不可迎已拜之婦則
與始婚不異非其旨也

已拜時將遭小功喪或婦遭大功喪可迎議

晉

晉中書郎范汪問劉恢曰從妹與荀始交婚已及好
歲拜時荀有從叔父德度喪當以既遇危篤欲令荀氏
迎從妹婦盡婚禮於夫氏以存此喪禍難故為此議拜
時出於近代將以二族多虞吉事宜速故好歲拜時

（通典卷五十九）　五三

新年便可迎也凶歲可迎是拜時之成婦也在途之
婦猶服夫又況已交拜禮成便當迎之是還也恢答
云荀令從叔喪正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以
納妻婦此曰可此初婚何疑○蔡謨曰古之人君爵命
其臣在遠則遣使太公既封於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
周王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拜授亦當如此豈
有疑乎其自家有嫁女父母之命令婿父命使拜其
婦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即是太公受命於召康公今
人拜爵於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為成婦然則太
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循婦禮是其失耳至於
是婦與非自當以典禮為正女得從夫所行以令太
公不行臣禮王者使當不臣之乎謂拜時婦之宗親與
拜舅姑於禮無異又曾稱上道子與王處之書曰東
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是
有疑但先拜時大禮一交王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
之類耳不得同之初婚因當在於可否之吝耳女
有大功服若初婚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
昔中朝許侍中等曾議此事以為拜時不應以喪為
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
之

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

按禮經婚嫁無拜時三日之文自後漢魏晉以來或

（通典卷五十九）　五四

為拜時之婦或為三日之婚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
群群子泰咸以拜時得比於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
拜於舅姑可準廟見三日同牢而稱在途濤曰愚論
已拜舅姑重於三日所以舉者但不在三月耳張華謂
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婚成吉於夫氏准於
古義可為成婦○拜舅姑即是廟見當何所應元等
謂已拜舅姑其義全於在塗或曰大失時之女許不
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矣雖
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與至從際之情義且皆合古
人亡則禁來得則趣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
死則歸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

既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所以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徵也議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則婚姻王化所先人倫之本拜時之婦禮經不載自東漢魏晉及于東晉咸有此事按其儀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巹復乖隳政教之大方成容易之弊法于爾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識者何謂不非之邪豈狃俗久行因循且便或彼衆我寡議論莫從直乎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愧前賢

杜氏通典卷第五十九終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

禮二十　沿革二十

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

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女娶妻議

大功末可冠子娶婦議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

降服大功末可嫁姊妹及女議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

同姓婚議　內表不可婚議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

周喪不可嫁女娶婦議　斬縗公除附　大唐

晉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渾奏云前以冒喪婚娶傷化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今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喪嫁女拜時鎮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爲息恒納婦恒無服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爲息蒙娶婦拜時家有周服給事中王琛有兄喪爲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爲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史牽昌有弟喪爲息彥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據爲婚主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無齊縗嫁娶之文虧違典憲宜加貶黜以肅王法請臺免官以正清議尚書符

下國子學處議國子助教吳商議人之拜時事宜便
歸婚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假令以齊縗
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情雖無服當不義而不諍亦禮
所議然此所犯者猶輕於彼也滿身既平吉子雖齊
縗義服之末又不犯迎吉凶別處所犯者輕雖爲
子拜時拜時禮輕當降也國子祭酒袁瓌議以爲吉
凶之別禮之大端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非所以爲訓
雖父兄爲主事由已興此悉人倫大綱典章所慎也
詔曰下殤小功不以娶後學簡忽喪紀輕違禮經皆
宜如所正可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有叔母服未一
月納吉娶妻虧俗傷化宜加貶黜輒下禁止妻父周

豈知籍有喪而成婚無王孫恥奔之義失爲父之道
王廙王彬於籍親則叔父皆無君子幹父之風虧沖
議者任之鄉論中淳江啓曰夫風節不振無以蕩弊
俗禮義不備無以正人流錯以名門擢登貴交不能
率身正道公違式憲誠是惶悚悲怨禮例宜全又束
閣祭酒顏含居叔父喪而遣女推詳稽事不應二年
處義陳湛各有弟喪嫁女拜時司徒王渾奏免竊謂
弟喪不重於叔父成婚之禮不輕含犯違禮與夫崇
禮謂之有方之士不崇禮謂之方外之人況虧淳創
薄崇俗弃禮請免官禁止從事中郎謝瀞議鄭玄以
爲女子成人逆降旁親及將出者皆陳湛以女年過

二十依鄭義不替逆降今不爲坐免父爲成其
含女未過二十宜如隗奏若謂鄭玄說與禮違當先
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人也王傳孔奐議鄭玄
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與不及時者同
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齊縗之中可
嫁女學者多昧此旨非獨今古含應免湛原王濛息叔
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詔其子與瑯琊王昏拜時叔
仁以喪辭范尚書與會稽王牋爲伸其意會稽王答
曰既有所准情理可通故人主權而行之自君作故
古之制也古人墨經從時豈情所安過於君命之所
制爲人臣之所屈乃至於斯以今方之卑情輕重豈

得同日而欲執違耶又今日拜時不爲備禮暫一致
身女拜而已即之於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
國家正同王命既定事在必行太常王彪之與會稽
王牋曰王濛女有同生之哀計其日月尚未絕哀豈
可成婚凡在君子猶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耶以此
爲聖朝故事寧可軌訓當今宜流後裔忝備禮官情
有不安謹具白所懷○大唐永徽元年正月衡山公
主欲出降長孫氏議以時既公除合行吉禮侍中于
志寧上疏曰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切
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
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其有議者

云准制公除之後須並從吉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唯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陛下方隆大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若難猶宜抑時守禮況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議伏願遵高宗之令軌略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理得畢則天下幸甚

周服降在小功可嫁娶議晉宋 劉智

晉范朗問蔡謨曰甲有庶兄乙爲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出今乙亡如鄭玄意已許嫁便降旁親者景今應爲乙服小功本是周親甲今於禮可得嫁景否

蔡答曰按經大功之末可以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也凡在大功嫁降服小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謂甲今嫁景於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之又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此數事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禮何居蔡答曰夫服有降有正此禮之常也若其所施必皆不同則當舉其一例無緣復說稅與娶也今而然者明其所施有同有異不可以一例舉故隨事而言之也鄭君以爲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齊縗之親按長殤大功亦齊縗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以娶而不言長殤不可以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娶言長殤大功何可以嫁之禮所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下殤不可娶妻者謂己身也吾言長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自行之於事爲重但施於子其理差輕然則下殤之不娶未足以明長殤之不嫁也○

東晉哀帝廬陵公主薨琅琊東海二王於禮爲應得婚與不太學博士袁猗之等按公主於二王屬爲姑二王出爲人後主又出適今應降服小功然本且周親雖降而爲本親情重公主方當始嫁而疑可婚與否太常王彪之曰二

王出後二因禮爲人後降本親一等文云爲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絕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先儒之說本齊縗之親故除喪而後可婚今二王雖以出後降服本亦齊縗之親情例如禮不應成婚彪之與會稽王牋曰王者君臨萬國以禮義聲教也今若皇了綱道則矩恐逆遵之親必不許也且自元康以來朝廷之家紀禮婚者不見譴責故尚書僕射裴頠當代名士子姪以兄弟子喪未爲之息拜時其息服除也議者謂父子立應服責兄弟子之喪不同於姑古者諸侯絕周而卿大夫之喪在殯猶不舉樂不以本周喪未拜行嘉禮也況臺陵長公主於禮不應絕服兇衣末非乎○宋庾蔚之謂禮云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則知再降之小功可以娶

大功末可爲子娶婦議晉

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為子婚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耶有舅姑曰婦無舅姑曰妻范答曰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為無服也以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崧又曰禮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已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可以娶婦將不嫌耶

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縗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縗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服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冠婚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按大功之末猶未忍為子娶婦小功之末乃為子娶矣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旨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至於仲春會男女使云於此時也奔者不禁此亦是權禮非經常之典也崧

又訪於江彪彪答曰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又以小功卒哭可以娶妻此恐是明文正例嘗不如范晉為此議者皆於為婚之主也娶婦則父為主娶妻則已為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婚禮至於已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子又謂大功之末娶婦於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為者重所蔪者輕又在時人由來之比自不致嫌於是崧依議為兒婚

祖無服父有服可娶婦嫁女議 晉 宋

晉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慘欲用六月婚兒服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一家主想無復

異徐答曰此誠本據祖為孫兒婚自卒哭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嗣弟撝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為婚主若便婚損疑遽也徐答曰今歸重於王父理無取於遲速損重問曰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女則男不得婚向家是嫁女今是以子婚男女詎無異耶向家亦是祖無服而父有周慘得嫁女徐答曰秉燭及樂居然輕重故嫁娶殊品至於今事理本分塗唯取歸重於尊而不別異男女一也○宋何歆問何承天曰父有伯母慘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年末可得嫁孫女不何答曰吾謂祖為婚主女身又小功

不嫌於婚鄭尚書曰祖為婚主女父不與婚事喪
謂可婚周續之曰禮已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
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為家主於理
可通徐野人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
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
義在尊無二上或可通理也

降服及大功末可嫁妹及女議 晉 宋

晉南陽中正張輔言司徒府云故涼州刺史楊欣女
以九月二十日出赴姊喪殯而欣息俊因喪服二十
六日強嫁妹與南陽韓氏而韓就楊家共成婚姻韓
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內成婚傷化敗俗非冠帶

所行下品二等本品第二今為第四請正黃紙保然
中正某言俊居姊喪嫁妹犯禮傷義貶為第五品○
宋江氏問裴松之曰從兄女先剋此六月與庾長史
弟婚其姊袁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兄無嗣兄子
簡為後今與從妹同服大功大功末可以嫁子不知
無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得嫁妹不荅曰意謂父有大
功尚可嫁子兄在大功理無不可令所未了者未知
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
月者同不見宗議荅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
一等之差已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為不可
以嫁謂此言為是但其論降在大功者如為不盡吾

以為時納禮重故探其本情適人差輕故以兄服為
斷禮無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於外生疑且
有小功下殤之喪過五月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
三月而後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例也衍伯子難裴
曰本不謂父可而兄及不可令所疑謂父兄及女身
並不可耳按禮小功之末不妨嫁子此末則可以娶
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令所論本是周服故令降
在大功亦本是周服何得從於降殺之內以行婚姻
之禮耶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者自是論本服耳
所以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正以下殤之小功足以
包之也若謂降與不降必其不殊者其兄弟出後姊

妹出適便在降為小功矣請問居此小功服在始亦
可取以嫁子乎三月之哭又可以娶妻乎魏悉於
下殤而渾於出降之甚邪何氏又通張華曰婚禮
吉而非樂甚不失時元序[illegible]杞後者為禮意司所糾
都無降服大功嫁女之彈彼其豈輕杞周制重杞功
服邪固於禮自通不應致譏計足下詞下殤小功不
可娶足以包降在大功不可嫁矣微樂與嗣親之感
繼絕祭離別之作所行重於和從受輕於納聘既
有一等之差本服周者雖不得娶何為得嫁邪若本
降為大功不可嫁者大功降為小功亦不可娶豈獨
下殤小功而已乎斯不然矣[illegible]

以下殤小功不可娶婦輕以包重理足殤大功亦
可嫁若然謂非也且子嫁降親生時燕抱之者齊
[illegible]
李高狄庶姊張康女未成
禮而康有姊喪已經一宗緣皆務請書問太常馮懷
懷曰降服不與正服同者謂居廬之節耳大功之末
可以冠子嫁子明冠可時成婚宜及時先儒云末者
服半後也張氏所服既非得非所可取[illegible]
[illegible]
問孔琳之曰降在大功當得嫁女不答曰在意降者
似不得婚既稱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

一○通典卷六十　十

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按如此文雖云不降者不
可娶妻不云可嫁子既得是得嫁也傳既發凡祖此
曰娶妻嫁子對為不同然可以知矣此何者小功絕
矣之後可以娶妻於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也本服
重而降在小功雖不得以小功而娶妻未服周而降
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答曰娶妻嫁女
子事輕今若云不可納婦容可以嫁子爲難耳但不
明不可以嫁子而獨明其不可以娶妻輕重非其類
矣傳雖曰今舉重以明輕何以爲之不類孔答曰傳
實謂本周而在大功者則不得冠子嫁子納婦娶妻
四事夫冠嫁納娶三事並子身之吉事皆不在己娶

妻一事非在他人親已有之吉事在子則輕在身則
重輕故可行於服末重之卒哭而後可以降殺之
名義亦既若降則事何必嫌今若欲徵其文觀於輕
者則知重者應明輕者猶不可則重者不言自彰而
今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重者不可也
重者既不可輕者自可何得輕必從重邪傳曰按禮[illegible]
[illegible]
末便嫁之曰昔孫禮記略解已通此義
大功重而嫁小功輕而娶重故大功之末可以嫁輕
故小功之末可以娶也所以然者下殤小功本周親

一○通典卷六十　二

者以其殤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可以娶長殤大功
親於成人大功接於緦麻周親之內於情差重冠嫁
之事可同於成人之大功故不言長殤大功之不嫁
也

降服喪已除猶在本服月內可嫁議

晉謝琰問車胤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
得嫁否答曰禮小功不稅[illegible]降在小功者則稅是
推本人情不許其服也時人有以此婚嫁者僕常疑之孫騰
答人有卜日除服便以婚況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亦無疑

同姓婚議 [illegible]

昔人皇之代始有夫婦之道伏以上而婚不隔同姓

周制則不娶宗族傳記曰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其別也厚猶遠也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賤或時非媵取於賤者世無本繫許慎五經異義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又按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

○漢呂后妹嫁呂平生荼娶宜春侯王成女後稱曰宜春氏

○晉劉頌漢廣陵王後臨淮陳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始改姓陳頌女適陳氏時人譏之頌曰同姓不宜論如虞陳之類禮所不禁同姓不殖非此類也難者不能屈淮陽太守劉嘏與同姓劉疇婚司徒下太常諸博士議非之嘏以爲同姓庶姓有正姓有復姓有單姓鍾云出於鍾離之後胡毋與胡公同本後鍾單鍾後胡單胡今而共婚不以損一字爲疏增二字爲親不以共本爲悔取其同者爲吝惟理在可通而得明始限之別故婚姻不疑耳今並時比族年齊代等至於庶姓禮記尊其別於上始祖正姓明其斷於下以之通議則人倫無闕按太常總言博士議述叙姓變爲始祖者始此姓爲祖也此既非禮所謂始祖爲正姓之義且便僉經從意謂義可通然

今嫁庶之家或有同譜則仍此罪變姓易姓者便可皆言是始祖正姓爲婚之斷如此禮稱附遠厚別百代不通之義復何所施乎此惑之甚者也論者又以爲關通同姓婚則令小人致濫按禮自有限禁之外本自禮所不責不可以不禁禮所不應責者而云通禮所應責也王沽王沈魏晉名儒同周室之後共婚者二門諸弟皆存昌黎張仲娶范陽張氏妹諸張公而後婚今自若者經據事足以取正唯大府裁之嘏又與干寶疏云堯妻舜女其代不遠又春秋云畢原酆郇文之昭邘晉應韓武之穆代俗之所或上惑堯舜之代下感應韓之昭穆欲追過堯舜邪則經歷聖人議者或謂巍巍蕩蕩之德可以擬堯舜之庭或謂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婚豈其然哉若代近姓異可以通應韓之婚則周公立百代之限禮記云娶於異姓附遠而厚別此二義復何所施如其不然則明始限之外堯舜可以婚禮終之後應韓可以通堯舜之婚以正姓分絕於上應韓之通以庶姓異終於下也絕則無繫終則更始斷可識矣豈以嘏言示朝賢光祿大夫荀於答干云如嘏所執苟在限內雖遠不可苟在限外不遠可通也吾無以異之王伯與鄭玄高行弟子也爲子稚賓取王處道女也當得禮意乎時清談雅譏議今難者雖苦竟不能折其理矣以

不伐有辭謂取不應以責成爵之高微據王者必有
始祖始祖爲正姓共始祖之後則百代不得通婚故
魯娶於吳爲失禮嘏云堯舜之婚以正姓分絕於上
者當請各立始祖則可通婚也又云應韓之通以廣
姓理通於下者當謂帝王遞代始祖既朝爲雜亦廢
則爲理終於下亦可通婚也嘏雖明始限之外與理
終之後皆可得通婚而未有親疎之斷所稱作亂無
以不有若周代既遷譜籍已息應韓之婚以其昭穆
又遠今所疑雖在始限之外理終之後而親未遠者
當以何斷按禮云六代親屬竭矣故當宜以此爲斷
邪若周室已遷無復后稷之始祖則當以別子爲始

封爲判今宗譜之始亦可以爲始祖也古人數易姓
姓異不足明非親故婚姻必原其姓之所出末代不
得易姓異姓則胡越不假復尋其由出同姓必宜本
其由是以各從首易不爲同姓之婚且同姓之婚易
致小人情巧及益法令滋章嘏在邊地無他婚處俗
今行古致斯云耳

內表不可婚議 魏

魏袁准正論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
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
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
禮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云
國語云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同及異德則
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所言何故也曰此司空
季子明有爲而言也文公將求秦以反國不敢逆秦
故也季子曰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祭祀曰將奪之
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既了
乎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 大唐

大唐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鄭州人鄭宣
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玄乂妹爲妻即宣道堂姨玄
義先雖執迷許其姻媾後以情禮不合請與罷婚宣
道經省陳訴議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同堂姨

舅雖則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爲婚又宣與堂姨本是
大功之服大功之上僅同財兄九月之服親亦至
矣子而不子辱以爲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
堂姨內外之族雖別而父黨母黨骨肉之恩是同愛
敬本自天性念歡亦猶知母豈可令母之堂妹降以
爲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
任意恐浸以成俗然外屬無服而尊卑不可爲婚者
非止一條請付羣官詳議永爲後法左衛大將軍紀
王愼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姑堂姑姊妹堂甥並外
姻無服請不爲婚詔可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 終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一

禮二十一　沿革二十一　嘉禮六

君臣服章制度（袍附）　黃帝　唐虞　夏殷　周　秦　後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上古先處衣毛未有制度後代以肝易之先知為上以制其衣後知為下復制其裳衣裳始備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故衣玄而裳黃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色始為文章以表貴賤而天下理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備十二章（玄衣纁裳上六章在衣下六章在裳上畫下繡）夏殷之代相襲無變周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大裘以祀天（大裘羔裘也其祀天大裘以祀大示質吉之也）以衮冕服享先王（王升龍四日月於旌旗服有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鷩冕服享先公饗射（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冕服祀四望山川（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絺冕服祭社稷五祀（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玄冕服祭羣小祀（其衣無文裳刺黼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凡兵事韋弁服（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視朝則皮弁服（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司裘仲秋獻良裘（良善也仲秋鳥獸毛毨因其良時而用之鄭司農云良裘王所服也）季秋獻功裘（功裘人功微粗謂狐青麛裘之屬）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齋服有玄端素端（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秦制水德服尚袀玄（袀音均）

後漢光武踐祚始修郊祀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三公九卿特進侯朝侯侍祠侯從夏侯氏說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皆玄上纁下一服而已明帝永平中議乘輿備文日月十二章刺繡文（東觀書曰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章祭五帝禮缺之至也無祭天地冕服之制以接事神祇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入王者有能章日月以備其文則天數也）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祗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服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袴襪示其赤心奉神也其五郊迎氣衣幘袴襪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者各服長冠袀玄以從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鄭玄曰端者取其正也鄭衆曰衣有襦裳者為端）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若冠通天冠服深衣制有袍隨五

服色袁劉熙曰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孔子衣逢掖之衣逢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為朝服云魏氏多因漢法其所損益之制無聞按後漢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章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據晉志云魏明帝以公卿衮冕之飾擬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服刺繡公卿織成然未詳孰是晉因不改大祭祀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日月星辰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領袖赤皮為韍絳袴襪赤舄未加元服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襪黑舄又朝服通天冠絳紗袍皁緣中衣拜陵則箋單衣、雜服有青赤黃白黑五色紗袍其武弁素服單衣公卿助祭郊廟王公山龍以下九章卿華蟲以下七

通典卷六十一　三

章其緇布冠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皁緣領袖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無定色冠黑帽綴紫標以繒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宋因之制平天冕服不易舊法更名韍曰韠其未加元服釋奠先聖視朝拜陵等服及雜色紗袍武冠素服並沿舊不改王公助祭郊廟章服降殺亦如之、大冠委貌者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皁領袖玄冠葦弁絳葦戎衣復依漢法袴褶因晉不易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標外官絳標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標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惟

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帝元嘉中巡幸蒐狩救廟水火皆如之明帝泰始四年詔曰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服近改定今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叙便可載之典章朕以大冕純玉繅玄衣黃裳郊祀天宗明堂又以法冕玄衣絳裳祭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又以飾冕紫衣紅裳小會宴饗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繡冕朱衣裳征伐講武校獵又以紘冕青衣裳耕稼饗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為聽政之服泰始六年正月有司奏被勑皇太子正冬朝賀合著衮冕九章不儀曹郎丘仲起議按周禮公自衮冕以下鄭注衮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

通典卷六十一　四

皆其朝聘天子之服從公侯等古之上公尚得服之皇太子以儲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衮九章以朝賀詔可齊因制平天冠服不易舊法郊廟臨朝所服也舊衮服用織成建武中明帝以織太重乃采畫為之加金飾銀薄時亦謂為天衣通天冠服絳紗袍皁緣中衣乘輿臨朝所服臣下皆同拜陵則黑介幘服無定色舉哀臨喪白帢單衣亦謂之素服王公助祭平冕服山龍以下九章卿七章皆畫皁絳繒為之袴褶因不改梁因制平天冠服衣畫而裳繡十二章素帶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更名赤皮韍為韠或云韠之名其來已久餘同舊法又有通天冠服絳紗

皁緣中衣黑舄是為朝服元正賀畢還儲更出所服
也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襪黑舄拜
陵則箋布單衣又有白帢單衣以代古之疑縗天監
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中單也
後魏從夏侯氏說祭服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袴襪示其赤
心奉神也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
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同會議按禮有虞氏皇而
祭深衣而養老鄭玄云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如
衮冕則衮是衣有虞氏皇是冕亦是衣非冕今衮服
宜畫鳳皇以示差降又王僧崇云今冕服無鳳應改
為翟文衮有圓花於禮無碍是畫飾加龍為耳（黻音于美

反）藻米黼黻並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
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
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為九章
今衮服畫龍則宜畫鳳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為花
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帝又曰禮王
祀昊天服大裘而冕大裘不存其於質敬恐未有盡
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
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衮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詔
可瑋等又按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
未為可據按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繒為之
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詔可又制黑幘單

不宴會服之九年司馬筠議云按玉藻諸侯玄冕以
祭裨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
已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
服既從齋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儒
官列著白衣絳襈中單竹葉冠陳因之永定元年武
帝即位徐陵白案輿御服皆採梁制帝曰今天下初
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采畫至文帝天嘉
初悉改易之其皇太子絳紗袍皁領白紗中衣白帶
大小會祠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
服若釋奠則朝絳緣中單絳袴襪玄舄侍祀衮衣九
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赤舄絳襪皇太子妃有五

時朝服自梁天監之後則朱服諸王朝服朱衣絳紗
袍皁緣中衣素帶黑舄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
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紗朱衣若助祭郊廟皆衮
玄上纁下山龍以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舄絢屨餘
文武朝服武賁中郎將羽林監絳紗穀單衣州刺史
絳朝服在閣將軍諸殿主帥朱衣正直絳衫從則裲
襠衫太子衛率率更令家令朝服殿中將軍諸員外
將軍州郡都尉司馬中通事舍人太子通事等並朱
服玄衣赤幘袴褶太子二傅所服武冠絳褠鼓吹威
儀武賁敕給使閤將鼓吹工師副太子內滑宮吏所
服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

史117 019

蒼衣五方上帝各隨方色朝日用青衣祭皇地祇用黃衣夕月用素衣神州社稷用玄衣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十二章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耕耤等自龍以下九章祀星辰視朝大射饗群臣等八章群祀臨太學入道法門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七章其九章以下衣重宗彝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適以升龍為領標巡兵郊戎則韎韋為衣裳田獵則皮弁白布衣而素裳也諸公之服九章服之章數隨冕而降其一其八章以下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山為領標諸侯服八章而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為領標諸伯皆七章而下俱七等以火為領標諸

子服六章俱六等皆以宗彝為領標諸男服五章皆以藻為領標三公之服有九章有六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俱為九等皆以宗彝為領標三孤之服有八章有五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為八等公卿服有七章有四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七等皆以粉米為領標大夫之服有六章有三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六等中大夫之服有五章有三衣重粉米為五等下大夫服有四章有三衣重粉米為四等士則祀弁爵弁玄冠服皆玄衣其裳上士以玄中士以黃下士雜裳謂前玄後黃庶士玄冠服其官府史之屬服緇衣裳隋文帝即位將改後周制度乃下詔曰宣尼制法損

益可知朕受天命赤雀來儀五德相生赤為火色其郊丘廟社可依袞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周有大帛之旂黃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恒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所著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後周制冕並無典故今採東齊之法乘輿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為十二等衣標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䚢大帶素帶朱裹紕其外上以

朱下以綠韍隨裳色山龍火三章韍韠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珮玄組雙大綬六綵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舄舄加金飾祀圜丘方澤感帝明堂五郊雩禜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加元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制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劍珮綬舄與上同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元會及冬會諸祭

還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講武出征四時
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黑介幘
白紗單衣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裙襦烏
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服之白帢白紗單衣
烏皮履舉哀則服之皇太子袞服玄衣纁裳衣山龍
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織成為之白
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素帶不朱
裏亦紕以朱綠韍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火珠標
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綵赤白縹紺純朱質長
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
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襪赤舄以金飾侍

通典卷六十一　九

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遠遊冠服
絳紗袍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
紗蔽膝韈舄其革帶劍佩綬與上同謁廟還宮元日
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單衣革帶
金鉤䚢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
其綬金縷鞶囊韈履五日常朝則服之袞冕服九章
同皇太子王公開國公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
則服之三公亦通服之鷩冕服七章衣華蟲火
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初受冊執贄入
朝祭祀親迎則服之毳冕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
章裳黼黻二章子男初受冊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

服之絺冕服三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助祭則
服之自王公以下服章皆繡為之祭服冕皆簪導青
纊充耳玄衣纁裳白紗內單黼領絺冕以下內單青領青褾襈
裾革帶鉤䚢大帶素帶不朱裏其外上以朱下以綠
正一品以下從五品以上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朱韍凡韍皆隨裳色鷩冕火山二
章劍佩綬韈赤舄爵弁服從九品以上助祭則
服之其制服玄衣纁裳無章白紗內單青領褾襈裾
革帶大帶革帶鉤䚢大帶練帶以緇爵韠韈赤履白帢白紗
單衣烏皮履下迎服之冠則雙童髻空
頂黑介幘白紗青領烏皮履國子太學四門生服
之朝服則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襈革帶

通典卷六十一　一

鉤䚢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韈舄劍珮綬從五品
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則服之六品以下從七
品以上去劍珮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
服絳紗單衣革帶鉤䚢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囊從五
品以上服之絳褠衣公服褠衣即單衣袖狹形直如褠不垂胡內無單餘同
也流外五品以上服之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
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武弁絳朝服劍珮綬侍從
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
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子左右
衛率左右內率等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司率
武弁朝服劍珮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

[illegible]太子直閤武弁絳朝服劍珮綬[illegible]巾幘絳衫大口袴大唐制天子衣服有大裘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白帢凡十二等貞觀四年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七品以上綠八品九品以上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至五年七月勅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綠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顯慶元年修禮官臣無忌等[illegible]武德初[illegible]今新禮[illegible]冕[illegible]臣[illegible]今是武德初[illegible]周禮[illegible]未安[illegible]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被袞以象天數

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理俱說周郊與袞大裘事乃有異[illegible]天子始[illegible]以[illegible]理非當[illegible]行[illegible]服天行[illegible]至於[illegible]可服[illegible]歷代唯服袞冕與[illegible]相[illegible]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唯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袞宋魏用[illegible]同[illegible]無[illegible]郊[illegible]天地皆[illegible]其大裘請仍改禮令又檢新禮[illegible]祭社[illegible]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illegible]謹

[illegible]又四品五品之服此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爲助乃乘輿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爲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小祀則玄冕又云諸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袞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爲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爲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王著

玄冕之時群臣次服爵弁既在大夫之下又與公卿周禮此文又不施用是故漢魏以降相承舊事皆服袞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乃服五品之服[illegible]不穩[illegible]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袞冕制可之無忌等又奏曰皇帝爲諸臣及五服親舉哀依禮著素服今令乃云白帢禮令乖舛須歸一途且白帢出自近代事非稽古雖著令文不可行用[illegible]改爲素服以會禮文從之龍朔二年九月孫茂道奏[illegible]八品九品皆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illegible]若朝參之處並依此服[illegible]處[illegible]兼服黃從之[illegible]一品以上[illegible]服[illegible]武

太后延載元年五月內出繡袍以賜文武三品以上官袍文各有訓誡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鴈左右衛將軍飾以對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衛飾以對鷹左右千牛衛飾以對牛左右豹韜衛飾以對豹左右玉鈐衛飾以對鶻左右監門衛飾以對獅子左右金吾衛飾以對豸又銘其襟背各爲八字迴文其詞曰忠貞正直崇慶榮職文昌翊政勳彰慶陟懿沖順彰義忠慎光廉正躬奉謙感忠勇神龍二

年九月勑停京六品以下着緋袴褶令各依本品爲

定開元四年二月制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

缺胯之服一切之後又別造長袍遞相倣傚又入番

使別勑借緋紫者亦宜停自今以後衛內宜準定

殿中侍御史糾察十一年六月勑諸衛大將軍中軍

中郎將袍文千牛衛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驍衛

〔通典卷六十一〕 一一三

虎文武衛鷹文威衛豹文領軍衛白澤文金吾衛

辟邪文監門衛師子文每正冬陳設朝日著甲會日

著袍二十六年肅宗爲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

有服絳紗袍之文太子以爲與皇帝所稱同上表辭

不敢當請有以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

耀卿太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子具

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

纓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白裙襦方

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劍珮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

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內

一物以其與裙襦劍珮等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

之異則冠爲首飾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裳采章之數

多以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

是同至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

不敢衣服不可減省謂須更變名號所撰儀注不以

絳紗袍爲稱但稱爲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議

奏上手勑改爲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其三品以上

服袍武德四年勑大科紬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

品以上服小科紬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以上

服絲布雜小綾交梭雙紃其色黃六品七品飾銀

八品九品鍮石流外庶人服紬絁布其色通用黃

白飾用銅鐵貞元七年十一月令常參官服衣綾袍

〔通典卷六十一〕 一一四

金玉帶至八年十月賜文武常參官大綾袍

歷代通典卷第六十一終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二

禮二十二 嘉禮七 沿革二十二

后妃命婦首飾制度 后妃命婦服章制度

后妃命婦首飾制度 周 漢 魏 晉 宋 齊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鄭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詩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追音堆。

髢徒計反 髲皮寄反 襢知善反 褖音彖

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簪珥。珥，耳璫垂珠也。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一曰笄。笄，係也，所以拘冠使不墜也。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也。鄭玄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未聞。其南山豐大特，按史記秦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注云：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中。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貴人助蠶，大首結，黑瑇瑁，又加簪珥。長公主見會，加步搖，公主大首結，皆有簪珥。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

魏制，貴人、夫人以下助蠶，皆大首髻七鏌鏌音莫蔽髻，黑瑇瑁，又加簪珥。九嬪以下五鏌，世婦三鏌。諸王妃、長公主大首髻七鏌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公、特進、列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以下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

晉依前代，皇后首飾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花云。

元康六年，詔改。宋依漢制，太后入廟祭祀，首飾翦氂幗；皇后親蠶，首飾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加以翡翠。復依晉法，皇后十二鏌步搖，大首髻。公主會見，三夫人首髻七鏌蔽髻，公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進、列侯夫人，二千石命婦年長者，紺繒幗。齊因之，公主會見大首髻，不易舊法。陳因前制，皇后謁廟，首飾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華。開國公侯太夫人、夫人，大首髻七鏌蔽髻，九嬪及公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

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爲簪珥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法北齊依前制皇后首飾假髻步搖十二鈿八雀九華內命婦以上蔽髻唯以鈿數花釵多少爲品秩二品以上金玉飾三品以下金飾內命婦左右昭儀三夫人視一品假髻九鈿三品五鈿蔽髻四品三鈿五品一鈿又有宮人女官第二品七鈿蔽髻三品五鈿四品三鈿五品一鈿七品大首髻八品緇（髻音側交反）髻皇太子妃假髻步搖九鈿郡長公主七鈿蔽髻太子良娣視九嬪女侍中五鈿內外命婦宮人女官從蠶則各依

品次還著蔽髻後周制皇后首飾花釵十有二樹諸侯之夫人亦皆以命數爲之節三妃三公夫人以下又各依其命一命再命者又俱以三爲節隋因之皇后首飾花十二樹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及公夫人一品命婦並用九樹侯夫人二品命婦並八樹伯夫人三品命婦並七樹子夫人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四品以上官命婦並六樹男夫人五品命婦並五樹女御及皇太子良娣三樹（自皇后以下小花並如大花之形）大唐武德中制令皇后褘衣首飾花釵十二樹餘各有差開元中又定品命其制度並見開元禮序例

后妃命婦服章制度（周　漢　魏　晉　宋　齊　陳　北齊　後周　大唐）

周制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沙（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群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其色白字當爲襢襢之爲言亶亶誠也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其色黑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揄翟青褘衣玄此鄭謂五行相生爲說也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其翟多以各依命數爲皆經純音絹）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沙（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翟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翟子男之夫人亦闕翟唯二王後褘衣也）

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服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曰即單衣也縹音匹繞反）隱領袖緣以絛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長公主會見日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爲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爲帶鐍飾以白珠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入廟佐祭者服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爲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緗縹而已（緗赤黃色）魏之服制不依古法

多以文繡合依前漢制皇后謁廟服皁上縹下隱領
袖緣元康六年詔以純青服貴人夫人貴嬪是為三
夫人皆金章紫綬九嬪銀印青綬佩采瓄玉助蠶
之服純縹為上下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
玉諸王太妃諸長公主金印紫綬佩山玄玉自公主
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
為帶玦郡縣公侯夫人銀印青綬水蒼玉公特進列
卿世婦中二千石夫人入廟助祭者皁絹上下助蠶
者縹絹上下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
服宋制太后皇后入廟服袿欘（上袿下欘）大衣謂之褘
衣公主會見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為緄帶各如綬

色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
入廟佐祭皁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
千石命婦皆以蠶衣為朝服（按漢制自古者天子至于上王后至于命婦以佩玉尊卑各有其制至令婦所佩玉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齊因之袿欘用繡
為衣裳貴綬貴嬪夫人貴人皇太妃長公主封君皆
紫綬六宮郡公侯夫人青綬餘依前制皇后謁廟袿
欘大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隱領袖緣貴妃
金章龜鈕紫綬佩于闐玉獸頭鞶九嬪金章龜鈕青
綬獸頭鞶佩采瓄玉婕妤以下銀印珪鈕艾綬獸頭
鞶美人等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皇太子妃金璽龜
鈕纁朱綬佩瑜玉良娣銀印珪鈕佩采瓄玉青綬

承盤寶林佩水蒼玉餘同開國公侯夫人獸頭鞶餘
同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龜鈕紫綬佩山玄玉獸頭
鞶長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以其綬
色金辟邪首為帶玦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
衣為朝服北齊皇后助祭朝會以褘衣祠郊禖以褕
翟小宴以闕翟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
以褖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緄帶內外命婦以上從
五品以上金章龜鈕紫綬服褕翟雙佩山玄玉九嬪視三
品銀章青綬服鞠衣佩水蒼玉世婦視四品銀印青綬
展衣八十一御女視五品銅印墨綬褖衣又有宮人
女官服闕翟二品鞠衣四品展衣五品六品褖衣七

品八品九品俱青紗公服皇太子妃璽綬同皇太子
服褕翟從蠶則青紗公服郡長公主公主王國太
妃纁朱綬章服佩帶內命婦一品郡長君玄朱綬闕
翟章佩與公主同郡君縣公主佩水蒼玉餘與郡長
君同太子良娣九嬪服綵七品朱綬餘與良娣同女
侍中假金印紫綬服鞠衣佩水蒼玉縣君銀章青朱
綬餘與女侍中同太子孺子同世婦太子家人同御
女鄉主鄉君素朱綬佩水蒼玉餘與御女同外命婦
皆如其夫若夫假章印綬佩妻則不假一品二品服
闕翟三品服鞠衣四品展衣五品褖衣內外命婦宮
人從蠶則各依品次皆服青紗公服其外命婦綬

聲袠皆准其夫公服之例百官之母詔加太夫人者朝服公服各與其命婦服同後周制皇后之服十有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則服翬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褕衣祭群小祀受獻繭則服鷩衣採桑則服鳪衣黃色音卜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鵫衣白色音罩食命婦歸寧則服𫸩衣玄色音翔俱十有二等以翬翟為領褾各十有二臨婦學及法道門燕命婦有時見命婦則蒼衣春齋及祭還則青衣夏齋及祭還則朱衣採桑齋及採桑還則黃衣秋齋及祭還則素衣冬齋及祭還則玄衣自青衣而下其褾領以相生之色諸公夫人九服其翟衣雉皆九等俱

以翰翟為領褾各九自揄衣以下鷩鳪鵫朱黃素玄等衣九也自朱衣而下其褾領亦用相生之色諸侯夫人自鷩衣而下八其翟衣雉皆八等俱以鷩翟為褾領無揄衣諸伯夫人自鳪衣而下七其翟衣雉皆七等俱以鳪翟為領褾文無鷩衣諸子夫人自鵫衣而下六其翟衣雉皆六等俱以鵫翟為領褾文無鳪衣諸男夫人自𫸩衣而下五其翟衣雉皆五等俱以𫸩翟為領褾又無鵫衣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鳪衣鵫衣𫸩衣青衣朱衣黃衣素衣玄衣緇衣其翟亦九等以鳪翟為領褾各九三孤之內子自鵫衣而下八翟皆八等以鵫翟為領褾各八九嬪六卿之內子

自𫸩衣而下七翟皆七等以𫸩翟為領褾各七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黃衣而下五御婉士之婦自素衣而下三中宮六尚緅千侯反衣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服

隋制皇后褘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褘衣深青質織成領袖文以翬翟五采重行十二等素紗內單黼領羅縠褾襈色皆以朱蔽膝隨裳色以緅為緣用翟二章大帶隨衣裳飾以朱綠之錦青綠革帶青韈舄以金飾白玉佩玄組綬章采尺寸同於乘輿祭及朝會大事服之鞠衣黃羅為質織成領袖蔽膝革帶及舄隨衣色餘准褘衣親蠶服也青衣去大帶及佩綬

金飾履禮見天子則服之朱服如青服行金璽麟鈕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并綬琮各以笥貯進於座隅皇太后同於后服而貴人以下並亦給印三妃服褕翟金章龜鈕文從其職紫綬金縷獸頭鞶囊佩于寘九嬪服闕翟金印龜鈕文從其職成佩采瑱玉婕妤銀縷織成他如嬪服夫人才人鞠衣銀印珪鈕獸爪鞶囊佩水蒼玉餘同寶林服展衣艾綬鞶囊佩玉同婕妤承衣刀人采女皆褖衣無印綬皇太子妃服褕翟九章金璽龜鈕素紗內單黼領羅褾襈色皆同朱蔽膝二章大帶同褘衣青綠革帶朱韈青舄舄加金飾佩瑜玉纁朱綬獸頭鞶囊大禮見皇

服之唯侍親桑則用鞠衣珮綬與褕衣同具婦佩銀印青綬獸爪鞶囊餘同世婦寶林八子展衣銅印珮水蒼玉艾綬諸侯王太妃妃長公主三公夫人一品命婦褕翟繡為九章珮山玄玉獸頭鞶囊綬同夫色公夫人縣主二品命婦亦褕翟繡八章從親桑同鞠衣自此以下珮皆水蒼玉侯伯夫人三品命婦亦服褕翟繡為七章子夫人四品命婦闕翟刻赤繒為翟綴衣上為六章男夫人五品命婦闕翟五章若從親蠶並同鞠衣大唐制武德令皇后服有褘衣鞠衣鈿釵禮衣三等皇太子妃褕翟鞠衣自皇后至內外命婦衣服制度並具開元禮序例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二終

禮二十三　嘉八　沿革二十三

天子諸侯玉佩劍綬璽印　周　秦　漢　後漢　晉　齊　梁　陳　北齊　後周　大唐

周制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古者君子必佩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文王（？）組綬雜色也縕赤黃色）天子鎮圭長尺有二寸（鎮安也所以安四方）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杼上明無所屈也杼殺也）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身躬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蓋以穀蒲為瑑飾璧亦如之諸侯相見亦如之）凡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龍當為尨尨謂雜色瓚讀為贊全純玉也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瓚音贊）自五霸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佩韍遂廢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所好也秦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又始皇得藍田白玉

史117-028

虎符猛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殺伐既發乃
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 以降息於周備既多無主解戎事寄他外有異理難明紘研覈莫辨今但約其本史難存一代之制他皆放此覽之者幸詳察焉 漢高帝入關得秦始皇白玉璽佩之曰
傳國璽與斬蛇劍俱為乘輿之寶 綬承秦制用而弗
改加之以雙印佩刀後漢孝明帝乃為大佩衝牙雙
瑀璜皆以白玉 毛詩云雜佩以贈之毛萇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凡令宣前後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王音行下有雙璜衝牙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玉右設佩左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鄭玄云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在王之所以白珠也 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
采絲其視冕旒為祭服云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
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罽隙室華諸侯王黃

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鮫小黃
門蘇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
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為鏢口之飾 通俗文曰刀鋒曰鏢
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 左傳曰藻率鞞鞛鄭玄注鞞刀削上飾鞛下飾也東京賦曰麟德佩劍之間春秋說曰佩刀所以飾也其室之右白虎之象也取其武之象也凡有刀在右者虎之象也取其威之在前吳季札以劍獻之徐君 寶劍及以至於漢遂以虎之象以刀為不同是也故蕭何以劍履上殿以劍為飾者也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
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
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
赤罽蕤諸侯王以下縢如故赤絲蕤縢綠各如其印

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
色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二丈九尺
九寸五百首 凡綬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成文采純為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漢官儀曰璽皆白玉螭虎鈕又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佩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 諸侯王赤綬 徐廣曰太子及諸王金印龜鈕纁朱綬 四
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太皇太后
皇后其綬皆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
綬者加特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

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前漢書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高帝相國綠綬徐廣曰金印綠綟綬音戾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云似紫其色青紫公服之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
八十首 前漢書曰太尉金印紫綬將軍金印紫綬成帝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太傅上亦金印漢官儀曰馬防為車騎將軍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和帝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始加金紫次司空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
丈七尺百二十首 綬青白青綬以上縌 音逆 皆長三
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璲相
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鐍云 俗通文曰鈌環曰鐍漢書儀曰其斷獄者印為章也 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
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 續漢

儀曰尚書僕射銅印青綬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圭一
采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緺綬皆長三丈與
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
二尺丁孚漢儀乘輿綬黃地冒白羽青絳綠五采四百首長二丈三尺諸王綬四采絳地冒白羽青地青赤綠二百六十首長二丈一尺公主綬如諸侯地紺縹二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二千石綬羽青地桃華縹二采百二十首長丈八尺黑綬羽青地絳一采八十首長丈七尺以上式民織綬不如式沒入官犯者爲不敬二千石綬以上禁民無得織以賜組夫孫捕以爲無江刻王璽用金爲孫皓造金璽六枚是也又有鑄鳳龜龍璽駝馬鴝鵡雞印
晉制盛服則雜寶
爲佩金銀校飾綬黃赤縹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
赤黃縹紺相國綠綟綬三采綠紫紺郡公朱侯伯青
朱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關內

○通典卷六十三　四

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內史青尚書令僕射中書
監令秘書監皆墨綬佩水蒼玉其佩刀者以
木代眞刀也宋皇太子金璽龜鈕朱綬四采赤黃縹
紺佩瑜玉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佩
山玄玉郡公金章玄朱綬佩山玄玉太宰太傅太保
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佩山玄玉相國則綠綟綬
三采綠紫紺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
金章紫綬佩山玄玉郡侯金章青朱綬佩水蒼玉
驃騎車騎衛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鎮安平中軍
鎮軍撫軍前左右後征虜冠軍輔國龍驤將軍並金
章紫綬佩水蒼玉諸王嗣子金印紫綬佩山玄玉郡

公侯嗣子銀印青綬佩水蒼玉侍中散騎常侍及中
常侍給五時朝服冠貂蟬侍中左右常侍皆佩水蒼
玉尚書令僕射銅印墨綬佩水蒼玉中書監令秘書
監銅印墨綬佩水蒼玉光祿大夫卿尹太子保傅大
長秋太子詹事司隸校尉武尉左右衛中監中壘驍
騎游擊前軍左右軍後軍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
廣威建武振武奮武揚武廣武左積弩右積弩強弩
諸將軍監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領軍護軍城門五
營校尉東西南北中郎將銀印青綬佩水蒼玉縣鄉
亭侯金印紫綬鷹揚折衝輕車揚烈威遠寧遠武威
材官伏波凌江諸將軍銀章青綬奮武護軍安夷撫

○通典卷六十三　五

軍護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將兵
助郡都尉水衡典虞牧都尉材官校尉王國中尉宜
禾伊吾都尉監淮南津都尉銀印青綬州刺史銅印
墨綬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佩水蒼玉謁者
僕射銅印墨綬佩水蒼玉諸軍司馬銀章青綬冗從
僕射太子衛率武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墨綬其在
陛列及備鹵簿鶡尾絳紗縠單衣北軍中候殿中監
銅印墨綬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西域校
尉銅印青綬郡國太守相內史江左止單衣幘其加
中二千石者依卿尹牙門將銀章青綬騎督守銀印
青綬尚書左右丞秘書丞銅印黃綬尚書郎秘書郎

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侍御史關內關中名號侯金
印紫綬朝服進賢兩梁冠諸博士水衡王公府長史
諸卿尹丞諸縣署令秩千石者諸軍長史諸卿尹丞
太子保傅詹事丞郡國太守相內史丞長史諸縣署
令長相關谷長王公侯諸署令長司理督護公主家
僕公車司馬太史太醫太官御府內省令太子諸署
令僕門大夫陵令太子率更家令僕黃門諸署令僕
長四時黃門冗從僕射太子中人監公府司馬諸
軍城門五營校尉司馬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
烏桓戊己校尉長史司馬廷尉正監平並銅印黑綬
王郡公侯郎中令大司農銀印青綬北軍中候丞銅

印黃綬太子常從武賁督千人督校將司馬武賁督
銅印黑綬殿內將軍銀章青綬四時冠（宋後不復給章綬）水
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州郡都尉司馬銅印黑綬殿
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黃門中郎將校尉都尉殿中太
醫校尉都尉關外侯並銀印青綬左右都候王郡公
侯中尉銅印黑綬部曲將銅印司馬史假黑綬太醫
校都尉總章協律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殿中
司馬及守陵者殿中太醫司馬總章監鼓吹監司律
司馬銅印黑綬諸縣署丞太子諸丞工公侯諸署及
公主家丞太醫丞銅印黃門諸署丞園監諸縣尉關
谷塞道尉銅印黃綬洛陽鄉有秩銅印青綬宮尉將

軍以下至裨將軍銅印其次官爲刺史郡守千人司
馬武賁督以上及司馬長史者及平虜武猛中郎將
校尉都尉銅印武賁督以上及司馬長史者皆假青
綬別部司馬軍假司馬銅印圖象都匠行水中郎將
校尉都尉銀印青綬若非以工巧技能特加此官者
不假綬羽林郎羽林長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
綬別部司馬以下假黑綬武賁在陛列及備鹵簿服
錦文衣假銅印黑綬旄頭羽林在陛列及備鹵簿服
絳科單衣樂華跡禽前驅填衛強弩司馬守陵武賁
佩武猛都尉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黑綬守陵武賁
殿中武賁及守陵者持鈒所立及冗從武賁佩武猛都

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黑綬持斧武
騎武賁五騎傳詔武賁殿守羽林及守陵者太官尚
食武賁飯宰人諸官尚食武賁佩武猛都尉以下印
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黑綬（凡此前衆職江左多不備又多闕說）
（服諸應給朝服佩玉而在京都者給朝服非諸烏桓羌戎蠻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戊己校尉皆不給佩玉其來朝會權時假給會罷輸還凡應朝服者而官不給聽自具之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位假綬者不得佩綬革古制也按漢代著鞶囊者則在腰間或云傍囊或云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世或盛或敗各有其時）齊乘輿制六璽以金爲之並依秦漢之
制皇太子諸王金璽皆龜鈕公侯五等金章其公將
軍金章光祿大夫卿尹太子傅諸領護將軍中郎將
校尉郡國太守內史四品五品將軍皆銀章尚書令

僕射中書監令秘書監丞太子二傅諸府長史卿尹丞尉中丞都水使者諸州刺史皆銅印其綬釆與黃赤縹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縹紺色亦同相國綠綟綬三采綠紫紺郡公玄朱侯伯青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侯關中關內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內史青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秘書監皆墨丞皆黃諸府丞亦然梁制乘輿印璽並如齊制皇太子金璽龜鈕朱綬三百首佩瑜玉帶鹿盧劍火珠首素革帶玉劍獸頭鞶素鞶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百六十首佩山玄玉垂組大帶獸頭鞶腰劍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開國公金章龜鈕玄朱綬百四十首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劍開國侯伯金章龜鈕青朱綬百二十首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劍開國子男金章龜鈕青綬百首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劍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金印龜鈕紫綬獸頭鞶腰劍內關關中及名號侯則珪鈕關外侯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腰劍諸王嗣子金印珪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腰劍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金章龜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腰劍直將軍則不帶凡公及位從公言以將軍及左右光祿開府儀同者各隨本位號其文則曰某位號儀同之章尚書令僕射尚書皆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尚書則無印綬腰劍紫荷執笏侍中散騎常侍通直常侍員外常侍皆腰劍佩水蒼玉舊制

尊朝會祭祀則中常侍夾御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騎乘則不帶劍中書監令秘書監銅印墨綬水蒼玉腰劍獸頭鞶左右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同其位但加金紫者謂之金紫光祿但加銀青者謂之銀青光祿光祿太中中散大夫弘訓太僕廷尉宗正大鴻臚大司農少府大匠諸卿丹陽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鞶佩水蒼玉卿大夫助祭皆佩五采大佩赤舄絢履驃騎車騎衛將軍中軍冠軍鎮軍將軍四方中郎將金章紫綬中郎將青綬佩水蒼玉領護軍中領護軍五營校尉銀印青綬佩水蒼玉獸頭鞶凡屯騎越騎步兵御曰假給佩餘校不給弘訓衛尉左右驍騎游擊前後左右軍將軍龍驤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將軍積射強弩將軍監軍銀章青綬佩水蒼玉獸頭鞶驍游以下並不給佩驍游及御曰假給佩祭酒佩水蒼玉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墨綬獸頭鞶腰劍佩水蒼玉謁者僕射銅印環鈕墨綬八十首獸頭鞶佩水蒼玉腰劍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朝本朝請太子中庶子庶子武衛將軍武騎常侍腰劍中書侍郎腰劍冗從僕射太子衛率銅印墨綬獸頭鞶武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環鈕墨綬獸頭鞶腰劍其在陛列及備鹵簿者絳紗縠單衣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

戎蠻越烏桓西域校尉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安戎
護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護軍銀印珪鈕
青綬獸頭鞶州刺史銅印黑綬獸頭鞶腰劍郡國太
守相內史銀章龜鈕青綬獸頭鞶單衣介幘加中二
千石佼卿尹劍佩尚書左右丞秘書丞銅印環鈕黃
綬獸爪鞶尚書秘書著作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
腰劍其侍御史腰劍〈治書侍御史則有印綬銅印環鈕黑綬〉諸博士給佩水
蒼玉太學博士正限八人著佩限外六人不給廷尉
律博士無佩〈[illegible]〉公府長史獸頭鞶諸卿尹丞黃
綬獸爪鞶〈[illegible]〉若令秩千石獸爪鞶銅印環鈕
黑綬公府令史亦同領護軍長史朱服獸頭鞶諸卿

部丞獄丞黃綬獸爪鞶〈[illegible]〉太子保傅詹事丞黃綬
獸頭鞶黃綬〈[illegible]〉
獸爪鞶諸縣署令〈[illegible]〉綬州郡
大中正郡中正太子門大夫獸爪鞶陵令長獸爪鞶
銅印環鈕黑綬率更家令僕獸頭鞶腰劍黃門諸署
令僕長丞銅印環鈕黑綬丞黃綬黃門冗從僕射太
子寺人監銅印環鈕黑綬獸頭鞶公府司馬領護軍
諸軍司馬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桓戊己
校尉長史司馬銅印環鈕黑綬獸頭鞶公府從事中
郎銅印環鈕黑綬朱零辟獸爪鞶左右衛司馬銅印
環鈕黑綬獸頭鞶直閤將軍諸殿主帥〈[illegible]〉

秘禮祕諸開國郎中令大司農公　中尉銅印環鈕
青綬青獸頭鞶諸開國三將軍銅印環鈕青綬開國
掌書中尉司馬陵廟食官廄牧長典醫典府丞銅印
常侍侍郎嗣子庶子謁者中大夫舍人不假印典書
典祠學官令典膳丞長銅印限外者不給印太子衛
率更家令丞銅印環鈕黃綬獸爪鞶太子常從武賁
督銅印環鈕黑綬獸爪鞶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
國都尉司馬銅印環鈕黑綬獸頭鞶殿中內外局監
太子內外監殿中守舍人銅印環鈕諸縣署太子諸
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令丞僕銅印環鈕黃綬
諸縣尉銅印環鈕單衣黃綬獸爪鞶節騎郎其在陛

列及備內傳者鶡尾絳紗縠單衣御節郎黃鉞郎簪
筆典儀贊唱奏事持兵主麾幢諸賊公事及備囚
殊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珪鈕青綬獸頭鞶城
門候銅印環鈕黑綬獸頭鞶部曲督司馬吏部曲將
銅印環鈕總章協律銅印環鈕艾綬獸爪鞶黃門後
閤舍人主書齋帥監食主食主客扶侍鼓吹齋帥黑
綬獸頭鞶殿中司馬銅印環鈕黑綬獸頭鞶總章監
鼓吹監銅印環鈕艾綬諸四品將軍兵尉牙門將崇
毅材官折衝輕騎揚烈威遠寧遠〈[illegible]〉威光威厲烈威
虜平戎綏遠綏狄綏邊綏戎馭威武威武烈武毅武
奮討寇討虜殄難討夷厲武橫野陵江鷹揚執訊蕩

冦蕩虜蕩難蕩逆殄虜掃虜掃逆掃難掃冦厲鋒武
奮武牙廣野領兵滿五十人給銀章不滿五十人除
板而已不給章以此官爲刺史郡守皆青綬陳制永
定元年武帝所定乘輿服御皆依梁舊制以天下初
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采畫珠玉之飾任
用蜯也至天嘉初悉改易之令一依梁天監舊事諸王及開國五等諸侯縣侯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關外侯王嗣子六卿太傅太宰太保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並如梁制餘官不見者亦與梁制同不復具云尚書令僕射金
章龜鈕紫綬八十首獸頭鞶尚書無印綬及鞶侍中
常侍夾御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驂乘則不帶劍中
書監令秘書監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獸頭鞶腰劍

通典卷六十　十二

鎮衛驃騎車騎中軍中撫中權四征四鎮四安四翊
四平將軍金章獸鈕武冠絳朝服四方中郎將金章豹鈕
並紫綬八十首獸頭鞶佩水蒼玉自中軍以下諸將
軍冠軍四方中郎將並官不給佩其領護軍金章龜
鈕紫綬八十首中領護軍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其
五營校尉銀印珪鈕青綬八十首官不給佩左右衛
銀章龜鈕不給劍左右驍騎游擊前左右後將軍
左右中郎將銀印珪鈕朱服飾同梁亦官不給佩其
驍騎游擊雲騎游騎武衛假給印積弩積射強弩銅印
環鈕黑綬帶劍餘服同梁又有忠武軍師武臣爪牙
龍騎雲麾鎮兵翊師宣惠宣毅智威仁威勇威信威

武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八金章豹鈕紫綬八十
首官不給輕車鎮朔武旅貞義明威寧遠安遠征遠
振遠宣遠等將軍金章貔鈕紫綬並獸頭鞶佩水蒼
玉中丞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庶子以上簪筆其武
衛不腰劍衛率銀章龜鈕青綬不腰劍冗從銅印環
鈕墨綬腰劍州刺史銅印墨綬獸頭鞶腰劍銀章龜
鈕青綬典儀但帥典儀正帥其本資有殿但正帥得
帶艾綬獸頭鞶殿帥羽儀帥員外帥威雄猛烈振信
勝略威力光等十威將軍武猛略勝力毅健烈威銳
勇等十武將軍並銀章熊鈕青綬獸頭鞶猛毅烈威
銳振進智武勝駿等十猛將軍銀章熊鈕青綬獸頭

通典卷六十三　一三

鞶壯武勇猛烈銳威毅志意力等十壯將軍驍雄桀
猛烈武勇銳名勝迅等十驍將軍雄猛威明烈信勇
毅壯健等十雄將軍並銀章熊鈕青綬獸頭鞶忠勇
烈猛銳壯毅悍信義勝等十忠將軍明智略遠勇烈
威勝進銳毅等十明將軍光烈明英遠勝銳命勇武
野等十光將軍飈勇猛烈銳奇決超勝略出等十飈
將軍並銀章熊鈕青綬獸頭鞶龍驤虎視雲旗風烈
迅雷威寧駿銳羽騎突騎折衝冠武和戎安壘超猛
英果掃狄武銳摧鋒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
輕銳拔山雲勇振旅等將軍銀印兔鈕青綬獸頭鞶
超武威騎橫野宣猛樹功剋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

十八作鈒長劍衛尉隨駕伏兕衛將射石威風勇爵衛
武毅開遠方遠全威破陣湯寇殄虜横野馳射三十
號符印封印環紐墨綬獸頭鑿十二件將軍除並假
給草印紋板則止建威牙門以下諸將軍並封印環
紐墨綬獸頭鑿其在官以功次轉進崇者威以下諸
號不限板除悉給印綬若武官選補進發上條九品以上諸號不限
給印綬十人督校司馬虎賁督牙門將騎督督守將
兵都尉太子常從督別部司馬假司馬假銅印環紐
墨綬北齊制天子六璽並白玉皇帝行璽
封拜行命則用之皇帝之璽賜諸王書用之皇帝
信璽下銅獸符發諸州征兵下竹使符拜代召諸州

輿服志卷 一四

刺史用之並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螭獸鈕天子行
璽封拜外國則用之天子之璽賜諸外國書則用之
天子信璽發兵外國若徵召外國及有事鬼神用之
並黃金為之方一寸二分螭獸鈕又有傳國璽白玉
為之方四寸螭獸鈕上交蟠螭起文曰受
天之命皇帝壽昌凡八字在六璽外唯封禪以封石
函又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為之長尺二寸廣二
寸五分背上為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寸腹下
隱起篆文曰督攝萬機凡四字此印常長在內唯
以印籍縫用則左戶部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輒
納皇太子璽黃金為之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璽

宮中大事用璽小事用門下典方印諸侯印綬二
品以上並金章紫綬三品銀章青綬三品以上是五者官及中侍
中省皆為印四品得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
印者銅印墨綬七品以下凡開國子男及五等下為印七品
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金銀章印及銅印並方
一寸皆龜鈕四方諸藩國王之章上藩用金下藩用
銀北方寸龜鈕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二丞給印綬
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唯當曹為官長者給印餘皆非
長官雖佐命並不給印朱綬四綵赤黃縹紺純
朱質纁文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開國
郡縣公散郡公玄朱綬四綵玄赤縹紺朱質玄文織

輿服志卷 一五

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諸侯伯青朱綬四
綵青赤白朱質青文織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
寸子男素朱綬二綵青赤
白朱質白文織長丈四尺百二十首廣六寸一品二
品紫綬二綵紫黃純紫質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
八寸三品四品青綬二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六尺
百四十首廣七寸五品六品黑綬二綵青紺純紺質
長丈四尺百首廣六寸七品八品九品黃綬二綵黃
白純黃質長丈二尺六十首廣五寸官品從第二以
上小綬間得施玉環官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八尺廣
三 各隨綬色若服朝服則佩綬公服則佩紛官

綬者不合佩紛其鞶囊二品以上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銀縷五品六品綵縷七品八品九品綵線獸爪官無印綬者並不給佩鞶囊及爪其佩及劍一品玉具劍佩山玄玉二品金裝劍佩水蒼玉三品及開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品五品並銀裝劍佩水蒼玉侍中以下通直郎以上陪位則象劍木劍也言其象真劍帶劍者入宗廟及升殿若在仗內皆解劍後周皇帝八璽有神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皇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其六璽並因舊制皆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高一寸螭獸鈕三公諸侯印皆方寸二分高八分

龜鈕七命以上銀四命以上銅印皆龜鈕三命以上銅印銅鼻其方皆寸其官同六分文曰某公官之印紫組綬皇帝以蒼青朱黃白玄纁紅紫緅綠十有二色諸公九色自黃以下諸侯八色自白以下諸伯七色自玄以下諸子六色自纁以下諸男五色自紅以下三公之綬如諸公三孤之綬如諸侯六卿之綬如諸伯上大夫之綬如諸子中大夫之綬自紫以下士之綬自緅以下其璽印綬亦如之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常服焉于文護始袍加下襴遂為後制隋制神璽寶而不用受命璽封禪則用之餘六璽行用並因舊制其綬王纁朱綬四綵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公玄朱綬四綵玄赤縹紺純朱質玄文織成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侯伯青朱綬四綵青赤白縹純朱質青文織成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子男素朱綬二綵青赤白純朱質素文織成長丈四尺百四十首廣七寸正從一品綠綟綬四綵綠紫黃赤純綠質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從三品以上紫綬三綵紫黃赤純紫質長丈六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及正從四品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四尺百十首廣七寸正從五品墨綬二綵青紺純紺質長丈二尺百首廣六寸自王公以下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

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正從一品施二玉環以下不合其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各隨綬色其鞶囊如北齊制佩一品及五等諸侯並山玄玉五品以上水蒼玉大唐貞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玄璽以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永徽二年四月勑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元年八月勑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帶十二銙四品金帶十一銙五品金帶十銙六品七品並銀帶九銙八品九品服並鍮石帶八銙庶人服黃銅鐵帶六銙其一品以下文官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其武官欲帶手巾算袋亦聽武太后天授元年九月改內外官所

佩魚爲龜至神龍元年二月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景雲二年正月敕文諸州都督刺史並准京官帶魚袋長壽三年改玉璽爲符寶久視元年十月職事三品以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者依官給神龍二年改符寶復爲璽至開元初九月敕文嗣王郡王有階卑者特許佩金魚袋景雲二年四月勅文敕令內外官依上元元年敕文官武官咸帶七事（謂佩刀刀子磨石契苾真噦厥針筒火石袋等也）鞊鞢其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用鍮石開元二年七月勅百官所帶跨袋鞶每朔望參日著外官衙日著餘日停其年七

月勅珠玉錦繡既令禁斷准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杯杓依式自外悉禁斷（天授二年八月左羽林大將軍建昌王攸寧借紫衫金帶九月二十六日除納言依舊著紫帶金龜借紫自此始）八年二月勅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永爲常式九年八月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聽著紫佩魚袋二十九年五月勅緋紫之服班命所從以賞有功不可踰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是何道理自今以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魚袋天寶十載改傳國璽爲承天大寶天子之寶八一曰神寶（所以鎮萬國寶而不用）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曰皇帝行寶（答疏

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勳賢則用之）五曰皇帝信寶（徵召臣下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蕃國兵則用之）凡大朝會則奉寶以進于御座車駕行幸則奉寶以從于黃鉞車之內（今元正朝會進神寶及受命寶若行幸則合八寶爲五轝函封盛以從）其佩玉綬兼臣下之制具開元禮序例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三　終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四

禮二十四 九 十四

天子車輅

五輅　副車　五牛旗　戎車

獵車　闟戟車附　指南車　記里鼓車

白鷺車　鸞旗車　辟惡車

皮軒車　耕根車　安車

四望車　游車　羊車

畫輪車　鼓吹車　象車

建華車　黃鉞車　豹尾車

通典卷六十四

上古聖人觀轉蓬爲輪輪行可載因物知生之後爲輿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致遠以和天下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上蓋如圓象天二十八橑（音老）以象列宿方輿象地三十輻以象一月前視則睹鸞和之音傍視則睹四時之運等威既辨貴賤有序故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洎乎魏晉政教凌遲俗踰奢侈歷代有改異制殊狀君臣奢亂以致顛覆今略舉沿革不可畢載徵有制作爲車輿術云

五輅　虞　夏　殷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昔人皇氏乘雲駕六羽出谷口或云祇車也及五龍氏乘龍上下以理古史考云黃帝作車至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彤車乘白馬[illegible]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illegible]車上下各有等級殷因鉤車而制大輅[illegible]周人因殷輅以制五輅[illegible]以加飾爲王之五輅一曰玉輅[illegible]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以祀[illegible]二曰金輅[illegible]以金[illegible]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illegible]象輅朱飾勒而已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illegible]以玉金象飾諸末而爲名[illegible]及纓以五采罽飾之四曰

通典卷六十四　二

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以白黑飾韋爲龍勒條飾樊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illegible]五曰木輅不鞔以革漆之而已以淺黑飾韋爲鵠色飾樊纓[illegible]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秦平九國[illegible]制多亡因金根車用金爲飾謂金根車而爲帝軫[illegible]旗[illegible]以從水德[illegible]水數駕馬以六[illegible]始定輿服之制[illegible]所乘謂之大駕[illegible]及王莽[illegible]赤眉之亂[illegible]後漢光武[illegible]始復[illegible]輿輦[illegible]

之上尊者也輪皆朱班重牙二轂兩轄亦作轄謂轂外復設轄施銅貫其中東京賦曰重輪貳轄金

薄繆龍為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較在箱上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徐廣曰筩在衡

䌟文畫轓羽蓋華蚤徐廣曰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金華施橑末有二十八枚所謂蚤也建大旂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

鏤鍚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

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氂牛尾為之在左騑馬軛上

大如斗是為德車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為副

古馬八因秦不改以經言時乘六龍以御天乃因法駕之天子駕六馬

之義上下非為□按周四禮馬之說凡而舜非四駕為睹

詩云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乃之字詩云四牡彭彭是也○魏武王受漢獻帝

命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至明帝景初中山

茌縣黃龍見以為魏得地統服色尚黃戎事乘黑首

白馬齊王正始中行出入必御輦乘輿○晉武帝承

魏陳留王命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及受禪

設玉金象革木五輅並為法駕旗旂服用悉取周制

文物華藻因金根車更增其飾朱班漆輪加畫樵文

兩箱之後加玳瑁為鵾翅金根雕飾時人亦謂為金鵾

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

之棨戟韜以黻繡上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

駁色曲取禮綠山車垂鈎之義玉輅駕駟以象金象

木輅駕四以黃金為文髦插以翟尾象鑣鏤鍚金鋄方

釳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五輅皆有鍚鸞

之飾和鈴之響鉤膺玉瓏龍輈華轙倚朱頓檐法

駕行則五輅各有所主復制金根車去漢之文物駕

四馬不建旂幟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東晉元

帝始建大路戎輅各一以殷人祀用大輅周人即戎用戎輅也因金根

車飾皆駕黑駟是為玄牡安帝義熙中平關洛得姚

興為車輦或有乘用焉○宋孝武大明中尚書左丞荀

萬秋改造五輅依晉金根車加亦漆畫玉飾諸末

建其旗十有二斿駕駟以玄復因漢之安車吉羽

葆蓋以祀以金根為金輅建青旂駕玄馬四羽葆蓋

以賓象革木輅並擬玉輅漆□□象輅視朝

革輅即戎二輅並建赤旂駕玄馬四木輅建赤麾以

田獵亦駕四大事法駕五輅俱出○齊武帝永平初伏

曼容議齊德尚青車旗宜青大赤白大黑軍容戎事宜依

漢道行運之色因宋金根車而修玉輅畫輪金塗兩

箱上望板前優游通綠金漆鏤鍱碧紋箱縈鏤金

篺帖兩箱外織成衣兩箱裏金塗鏤面釘玳瑁帖望

板箱上帖金博山優游上和鑾立花趺銜鈴銀帶玳

瑁筒優游下隱起象施金塗鏤面花釘織成文優游

橫□□玳瑁帖金塗花釘金塗倒龍後梢鑿銀玳瑁

□□金塗花香寶校金塗上受福□□頭軛及諸

衣首皆龍首龍形板在車前銀帶花獸金塗受福緣裏邊銀鍱玳瑁織成衣裏金塗鏤面花釘外金塗博山邪孔陂鳳皇銜花升蓋金塗鏤鍱二十八爪支子花黃錦外衣複碧絹漆布緣油頂絳綵織成顏苞耳玳瑁孔雀毛複錦綠紋陂陰懸諸珠璫佩金塗鈴雲珠結人綬雜色真孔雀扇一轅漆畫車衡銀花帶衡上金塗博山四鳥立花趺銜鈴龍首銜軛轄尾上下花皆絳綠綵約望繩八丈旂十有二旒畫升龍竿首金塗龍銜大鄉虞旄棨戟織成衣金塗叉駐及受福金塗麻鏤鍱漆安立牀在車中錦複黃紋爲安立衣錦複黃紋陂泥八幅長九尺綠紅錦苑帶

織成花五輅左右騑爲六施絳綵遊街繩其旄旒二轄飛鈴金鋄左右騑馬軛上金錽方釳插翟尾纓金塗鈴旄帶在馬膺前其鏤錫皆如古制加玉旄爲飾鳳綴金鑷珠璫玉蟠四角金龍銜五采毦又麒麟頭加以夾畫馬冠戟之實陵王子良啟曰凡蓋圓象天軫方象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諸志錄如爲乖衰又假爲麒麟首加於馬頭亦不師古謂或可施至建武中明帝乃省重蓋等金輅之飾如玉輅而減少象輅減金輅革輅如象輅而不減木輅如革輅建入赤麾首施大鄉觿玉輅金輅建碧旂象輅木輅

世亦然○梁武帝初因齊制天監二年五輅旂旐尾同用互而者不異以從行遊所尚也七年帝據周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今祀乘金輅詔下詳議周捨謂金輅爲旅車本不關於祭祀於是改陵廟皆乘玉輅以朱綠○陳初因梁文帝天嘉初令劉仲舉議錯綜漢晉舊飾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輅皆金薄交龍爲輿倚較文豹伏軾虬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撤文畫幡綠油蓋黃紋裏相思藻金華末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各依方色加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黼繡獸頭幡長丈四尺懸於戟杪玉輅正副同爲六馬餘皆駕四並金叉髦插於翟尾玉爲鏤錫以采畫蚌蚊幡綴兩頭

易漢之飛軨五輅衡羽後皆玳瑁爲鶡翅金鋄雕飾兩箱裏衣紅錦金花釘上用紅錦爲後檐青絞紐帶交花翠綺繡絹○後魏道武帝天興初修軒冕制乾象尊卑制度多違舊章至孝文太和中儀曹令李韶更議改正唯備五輅各依方色其餘車輦猶未能具明帝熙平中侍中崔光等議大造車服五輅並駕五馬亦無經據○北齊車服制度多因後魏天保中所采是太和中李韶所制五輅○後周依周禮設六官置司輅之職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物色皇帝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三曰朱輅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

黃輅以祭地祇中央上帝五曰白輅以祀　方上帝
及夕月六曰玄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神州此六
輅通漆之而無他飾即周木輅遺象也馬皆就而采
斿就以方色俱十有二七曰玉輅以享先皇加元服
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享
諸侯耕籍九曰金輅以祀星辰祀朔十曰象輅以望
秋群祀十一曰革輅十二曰木輅此六輅漆畫之用
玉碧金象革物飾諸末錫面金鉤就以五采俱有十
二其輅之飾重輪重較加箱焉任帝之所與廣六尺
有六寸畫輪轅　以雲芝箱旗文內畫以雜獸
伏軾鹿倚較三辰之常玄青蒼等旗

地設和鑾以節趨行同天方輿以象天
年內史令李德林奏後魏[illegible]蘇偃留後經
太和時李韶所制五輅北齊所遵者後者令制玉輅
青質重箱盤輿左龍右虎金鳳[illegible]文鳥左立麟
金鳳一在軾前八鑾在衡二鈴在軾龍輈之上前設
障塵青蓋黃裏繡游帶金博山綴以鏡子下垂八珮
四十條羽輪皆朱斑重牙後轄左建太常十有二斿
皆畫升龍日月其長曳地右載闟戟[illegible]長四尺闊
三尺黻文旗首金龍頭銜鈴及綏垂以結綬為蒼龍
金鍐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有二就皆五采
罽為飾天子祭祀納后則乘之金輅赤質左建旗

飛　右建闟戟餘飾並同玉輅駕赤騮臨
會同饗射飲至則乘之象輅黃質左建旌畫麟右
建闟戟駕黃騮祀后土則乘之革輅白質輓以革左
建旗畫　右建闟戟駕白駱巡狩臨兵則乘之木
輅黑質漆之左建旐畫玄武右闟戟駕黑騮田獵則
乘之其五輅並駕六馬馬飾同玉輅復制安車重輿
曲壁紫油纁衣朱絲絡網朱鞶纓駕赤騮臨幸
所乘[illegible]○大唐因隋制玉金
象革木是為天子五輅青質[illegible]左青龍右白虎
[illegible]黃屋左纛金鳳一在軾前十二
在衡[illegible]二鈴在軾龍輈前設障塵

青蓋黃裏[illegible]重牙左建
旂十有二斿[illegible]闟戟長四尺
廣三尺黻文旂首[illegible]及鈴緌駕蒼龍金
鍐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有二就祭祀納后
則供之金輅赤質餘同玉輅駕赤騮饗射祀還飲至
則供之象輅黃質餘同金輅駕黃騮行道則供之革
輅白質輓以革餘同象輅駕白駱巡狩臨兵事則供
之木輅黑質漆之餘同革輅駕黑騮田獵則供之旌
旗鞶纓及蓋皆從輅色其蓋文裏俱用黃其鏤錫五
輅並同其飾武德初著令天子乘輅五金象革木五
車十乘　崇章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

中皮軒車耕根車安車四望車羊車白鹿元年十一
月始於黃鉞車豹尾車通為十二乘也以為儀仗之
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行
則分左右施於儀仗之中高祖太宗大禮則乘輅高
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至武太后以為常玄
宗以輦不中禮廢而不用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
輅而往禮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其五輅腰輿陳於鹵簿而已）

副車（五牛旗車附）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秦平天下以諸侯所乘之車為副○漢制安車立車各
五乘為乘輿副車輪皆朱班重牙二轂兩轄金薄繆
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
立衡樻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有二斿畫日月
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
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犛牛尾為之在左騑
馬軛上大如斗拱焉各如方色白馬者朱其鬣尾為
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副車（[illegible]曰乘輿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為副○魏[illegible]五時副車[illegible]）
○晉制五安車五立車各十乘名五時車俗謂五帝車
建旗十二旒各如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旗安車則斜
注駕馬不易漢制左右騑金鍐鏤錫黃屋左纛如金
根之制行則從後○東晉過江副車遺缺有事權以馬

〔○通典卷六十四〕

九

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制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
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為義蓋取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緌而不
舒（所謂德車結旌也）唯天子親戎五旗舒旆（軍所謂武車綏旌）○宋因晉而
無副車○齊王儉議時乘輿無副昔周五輅大朝臨軒
羅列二輅今衣書車十二乘（[illegible]）古副車之
象也亦曰五時副車青頭車是謂[illegible]（[illegible]反）合幰車○梁
依晉宋五牛旗車左青赤右白黑黃居其中象五之
五時副車也後制衣書車十二副車○陳因舊制五
時副車飾同五輅並駕六馬○隋因陳制五時副車
色及旗章一同正輅唯降二等駕用四馬○大唐之
制副輅五乘大駕行幸皆次於五輅後為副又五牛
旗輿赤青黃白黑旗亦隨在左白黑在右各八人執
之行幸儀衛隊正各一人檢校大駕鹵簿在小輦後

〔○通典卷六十四〕

十下

戎車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巾車氏掌革路即戎車候其戎輅之萃（萃音[illegible]）廣車
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漢因周有輕車朱輪輿
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illegible]）置弩於軾上藏
於武庫大駕出次鹵簿在鹵簿中（所謂[illegible]云有小戎[illegible]法武剛車）
（[illegible]乘車者為先驅又為後殿也）又為戎車其飾如耕車蓋以矛麾

金鼓輅　皆田獵之[illegible]。通典曰[illegible]○魏景初

改正朔，戎車駕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大始中，並建

赤旗。○晉制，輕車駕二馬，古之戰車也。前後二十乘，

分居左右，輿輪洞朱，建矛戟幢麾，置弩於軾上。大駕

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後。○宋依漢制，

戎車建矛麾，邪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弩於軾上。輕

車之制，因漢不易，以武剛車為殿。○齊梁以下及後

周與隋，或並用之。

獵車　[illegible]　周　隋　皆　宋

周謂之奇車，[illegible]曰國君不乘奇車，注云奇車[illegible]之車　氏木輅以田。○

漢制，其飾如安車，重輞，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闟猪車，

親校獵乘之。○魏因漢制，改名蹋虎車。○晉因魏制，

一名闟戟車。○宋、齊、晉制自後無聞。

指南車　自黃帝　周　後漢　魏　晉　宋　齊　梁　後魏　大唐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將士皆迷，

四方，黃帝於是作指南車，以示方，故後常建焉。[illegible]

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

公為司南之制，使載之，南向，年至國，故常為先導，示

服遠人而正四方。車法具在尚方，其制未詳。○後漢張衡始復

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明帝青龍中，令博士

馬鈞紹而作焉。車上有木仙人，舉手恒指南，車雖迴

轉，所指微差。晉亂復亡。○東晉義熙十五年，劉裕平

長安，始得此車，復修之。[illegible]其下制如樓

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

雖迴運，而手恒指南。大駕出行，為先啟之乘。此車戎狄

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須人力正之。范陽人祖沖

之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宋順帝昇明末，齊高帝為

相，令沖之追修古法。[illegible]僧虔等試

之，其制甚精，百屈千迴，未嘗移變。[illegible]宋制加飾四

周，箱上施仙人指南，人衣羽衣，在箱中上，四角皆施

龍子竿，[illegible]皆銅較飾。○

於後名司南車，大駕出[illegible]。○後魏太武帝使

工人郭善明造，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

明鴆殺之。○大唐[illegible]於大駕行列先導。

記里鼓車　晉　宋　齊　大唐

東晉安帝義熙[illegible]後秦所獲，未詳其所

由來。制如指南車，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

則打一槌。崔豹古今注云：亦名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上為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illegible]其作法然未[illegible]○宋[illegible]之，不易。大駕

內，導次指南車後。○[illegible]木制，飾加華蓋，羽葆，襟衣，漆

並鼓機皆在內也。○[illegible]制，改為以牛。○大唐從

行大駕鹵簿，次指南車後。

白鷺車　隋　大唐

一名鼓吹車。車上施[illegible]○大唐

之制因之駕四馬大駕出在記里鼓車後
鸞旗車 漢 晉 大唐
漢制鸞旗車編羽旄列繫幢傍 胡廣曰以銅作鸞鳥於車衡上 ○晉
宋因之駕四馬先輅所載○大唐備於大駕鹵簿次
在鸞車後
辟惡車 秦 大唐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禳祓不祥太卜令一人在車
執弓箭 出崔豹古今注 ○大唐之制駕四馬大駕出在鸞旗
車後
皮軒車 漢 晉 宋 大唐
漢制安軒車以虎皮為軒○晉宋制因駕四馬皆大夫
通典卷六十四 一一三
載自後無聞○大唐備之大駕鹵簿次於辟惡車後
耕根車 漢 晉 宋 齊 大唐
漢制耕根車如副車有三蓋一曰芝車置鏄耒耜之
箙上親耕所乘也 [illegible]
二蓋之屬皆五色飾以金 [illegible] ○晉因之建赤旗○
晉因之駕四駟太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一名三
蓋車○宋因之○隋以青質三重蓋羽旄雕裝同
王輅駕六馬此軾平以青囊盛耒耜而加之籍田則
乘之○大唐因隋其飾不易大駕行則備為
安車 周 漢 晉 宋 隋 大唐
周制致仕之老及后乘之○漢制乘輿金根安

車 蔡邕曰五安五立 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 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
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建大旂十有二斿駕六馬
餘皆駕四皇太子皇子公列侯皆乘之自漢以後亦為
副車○晉制因之天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三公
下至九卿各一乘公駕三特進駕二卿駕一○宋因之
○齊制諸王三公國公列侯等禮行則乘之○隋制金
飾紫通幰朱裏駕以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大唐之制
以金飾駕四馬臨幸則乘之大駕出在耕根車後
四望車 齊 大唐
齊四望車通幰油幢絡斑漆輪轂亦曰皁輪車以加貴
臣○隋制同犢車黃金飾青油幢朱裏紫通幰朱絲網
通典卷六十四 一一四
駕一牛拜陵臨弔則乘之○大唐之制以金飾駕四馬
拜陵臨弔則乘之大駕出安車後也
遊車 漢 宋 晉
漢制九遊車九乘大駕為先乘○晉宋因之自後無聞
羊車 晉 隋 齊 梁 大唐
晉制羊車一名輦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武帝泰始中
羊琇乘司隸糾不免官○齊依之因制漆畫牽車小形
如輿金塗縱容錦衣箱漆隱後戶牙蘭轅杭後捎幰
竿代棟梁皆金塗鼓飾御及皇太子所乘也○梁因制
羊車亦名輦上如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引
之貴賤通得乘之名牽子也○隋大業始置焉金寶飾

紫幘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環髻服青衣年十四五者乘之謂之羊車小吏駕果下馬其大如羊○大唐因之小吏十四人

畫輪車 晉 齊 宋 梁

晉制畫輪車駕牛以采漆畫輪轂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纁朱絲青交絡其上形如輦其下猶犢車貴者不乘大駕次羊車後也○宋齊梁相因爲群公所乘自後無聞

鼓吹車 梁

梁制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旒蘇羽葆凡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畫筍虡爲樓上有

翔鷺棲鳥或爲鵠形自後無聞

象車 晉

晉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載鼓吹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入庭大駕鹵簿行則試橋道自後不見

建華車 晉

晉制建華車一乘駕四馬大駕分在左右行自後無聞

黃鉞車 晉 大唐

晉制黃鉞車駕一馬大駕行次於華蓋後御麾左右又有金鉞車金鉦車並駕三馬○大唐貞觀以後加之備於大駕內導天寶元年改爲金鉞車

豹尾車 周 漢 大唐

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又以尾者言謙也古者軍正建之崔豹古今注云○漢制大駕出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出屬車三十六乘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比之省中胡廣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晉因之在鹵簿之末○宋志徐廣按淮南子云軍正執豹皮以正其衆禮記曰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乘輿豹尾以其義類○大唐之制大駕出在黃鉞車後駕二馬古武衛隊正一人在車執之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四終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五

禮二十五（嘉禮十　沿革二十五）

皇太后皇后車輅　皇太子皇子車輅

公侯大夫等車輅　王妃命婦等車

皇太后皇后車輅

（周　漢　後漢　晉　宋　齊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王后之五輅：重翟，鍚面朱總；（重翟，重翟雉之羽也。朱總為蔽，從王祭祀所乘也。）厭翟，勒面繢總；（厭翟，次其羽使相迫近，取其今蔽。勒面，謂如王龍勒之韋為當面飾。繢總以畫繒為之，從王賓饗所乘也。）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安車，坐乘車也。凡婦人車皆坐乘。容，謂幨車。鷖，青黑色。總為之，無蔽，朝見於王所乘去飾。）翟車，貝面組總，有握；（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以其飾勒當面。有握者，有幄則無蓋矣，如今輧車，后乘以出桑。）

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輦車不言飾，明無翟貝之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而已。為輦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御風塵。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漢皇后御輅，青羽蓋，駕四馬，旂九旒。後漢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車，加青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𣞌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一轂二轄二，共五也。）蓋施金花，駕三馬左右騑。（非常駕也。應劭漢官儀：明帝永平七年，光烈皇后崩，葬轀輬車，駕青羽蓋，駕四馬，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此因前漢舊制也。）晉制，后乘重翟羽蓋金根車，加青絡青帷裳，雲𣞌畫轅，黃金塗五末，蓋爪施金華，駕三馬左右騑。其廟見小駕，則乘紫罽軿車，飾及駕馬如重翟。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輿，皇后乘畫輪車。先蠶，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騩音歸。）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為副。又金博山紫絡網，皆駕三騩馬。宋因之。法駕乘重翟，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元嘉中東宮儀記云：中宮從重翟金根車御。）齊因之。重翟加金塗校貝白地人馬，錦帖箱隱漆，後戶白才的帖金塗面釘，漆畫輪鐵釬，金塗從容，後路綠師子轄軛，皆施金塗蝸首及龍雀等諸飾。轅衡上施金博山，又有金塗校角巴首蓋飾，金塗瓜支子花二十八，青油扶碧絹黃紋蒼漆布箱，紫頂黃紋紫紋碧裏，外上施絳紫絲絡翠，旒九旒戟。後魏熙平中，有司奏詔皇后之輅，其從祀則御金根車，親蠶則御雲母車，歸寧則御紫罽車，遊行御安車，弔問御絲網車，亦駕四馬。北齊因之。

後周皇后之車十二等：一曰重翟，以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二曰厭翟，以祭陰社；三曰翟輅，以採桑；四曰翠輅，以從皇帝見賓客；五曰雕輅，以歸寧；六曰篆輅，以臨諸道法門。六輅皆錫面朱總金鉤。七曰蒼輅，以適命婦；八曰青輅；九曰朱輅；十曰黃輅；十一曰白輅；十二曰玄輅。五時常出則供之。六輅皆疏面繢總。隋開皇初，李德林奏用後魏熙平蘇綽議。皇后之輅，後著令，制重翟，青質，金飾諸末，朱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青油幰，朱裏通幰，繡紫帷，朱絲絡網，繡紫絡帶，八鑾在衡，鏤錫，鞶纓十二就，金鑁方釳，插翟尾，朱總，駕蒼龍。受冊、從郊禖、享廟則供之。厭

翟赤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其箱飾以翟羽紫油
纁朱裏通幰紅錦帷朱絲絡網紅錦帶餘如重翟駕
赤騮親桑供之翟車黃質金飾諸末朱輪畫朱牙其
側飾以翟羽黃油纁黃裏通幰白紅錦帷朱絲網絡
白紅絡帶餘如重翟駕黃騮歸寧則供之諸翟紋之
色皆從車質安車赤質金飾紫通幰朱裏駕四馬臨
幸及弔則供之輦金飾同於犢車通幰斑輪駕四馬
宮苑近行則乘之屬車三十六乘大唐因隋制重翟
厭翟翟車安車其飾不易又制四望車紫油朱質通
畫絡帶拜陵臨弔則供之又制金根車朱質紫油通
幰油畫絡帶朱絲絡網常行則供之

皇太子皇子車輅 周 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巾車氏掌王五輅金輅建大旂以封同姓（周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若魯衛之屬）漢皇太子皆安車朱輪班飛軨青
蓋金花倚虎伏鹿樻文畫輪吉陽筩文金塗五末旂
九斿降龍皇太子為王賜以乘之皇孫綠車以從若
左右騑三馬（名曰驂車）騑內之文帝問東平王有驂為是
特賜乎鄭稱對曰天子五輅金輅以封同姓諸侯得
與天子同乘金輅非特賜晉因魏安車而駕三（馬為副）
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兩箱
裏飾黃金塗五末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
畫輪耳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騑東晉
安帝時乘後山安車制如金輅宋因之皇子為王亦
錫以皇太子之安車皇孫綠車亦因舊法齊皇太子
乘象輅校飾如御旂旗九斿降龍梁因齊象輅制駕
輅駕三左右騑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斿降龍青
蓋華蚤文輈文金塗五末以畫輪車為副常乘畫輪
則衣書車為副其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繩絡
兩箱裏飾以金錦陳因梁制後魏乘金輅朱蓋赤質
馬四馬北齊因之隋皇太子金輅亦質金飾諸末重
較箱畫檯文鳥獸黃屋伏鹿軾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
幢旄朱蓋黃裏畫朱牙左建旂九斿右載闟戟旂首

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綾駕赤騮駟八鑾在衡二鈴在
軾金鍐方釳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九就從祀享廟
正冬大朝納妃則乘之軺車金飾諸末紫通幰朱裏
駕一馬五日常朝及朝享宮臣出入行道則乘之四
望車金飾諸末紫油纁通幰朱裏朱絲絡網駕一馬
弔臨則乘之大唐因隋制

公侯大夫等車輅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齊 梁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巾車掌王五輅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
木輅以封藩國（異姓王甥舅也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也藩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又曰服車五乘（服車服事者之車也）孤乘夏篆（夏篆謂五色畫轂約也）

也
卿乘夏縵夏縵亦五采畫無𤗈大夫乘墨車墨車不畫但以漆革鞔而已
士乘棧車不革鞔而漆也庶人乘役車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漢景帝
中元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
陽筩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
上皂繒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四維杠衣賈人不
得乘馬車除吏赤蓋杠其餘皆青古今注曰武帝天漢四年令諸侯王
大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小國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大使車立乘駕駟赤
帷裳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功曹車皆兩大車
伍伯璅弩十二人辟居四人從車四乘小使車不立
乘有騑赤𣄃泥油重絳帷導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
赤帷裳從騎四十人此追捕考按有所執取者所乘

諸侯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公卿二千石郊廟明
堂祀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其飾如
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綵
析羽旄蘇前後雲氣畫帷裳虡文畫轓長轂車等駕
布施馬布施馬音施白駱馬也以黑緣灼其身為武文公卿以下至縣三百
石五吏賊曹督賊功曹皆帶劍二車導從縣令以上
加導斧車牛車武帝推恩之末諸侯有寡弱者乘牛
車其後牛車猶通貴者所乘後漢制公侯乘安車朱
班輪飛軨倚鹿較伏熊軾皂繒蓋黑轓右騑旂九斿
鏤錫乂鹿朱鑣緹末虎文絳羽汗青翅燕尾卿以下
有騑者緹扇汗中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千石六百

石朱左轓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以賜王公皂
輪車駕牛形如犢車皂漆輪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
絡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
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如犢車皂輪但不漆轂王公大
臣有勳德特給之通幰車駕牛如犢車但舉其幰通
覆車上諸王三公并乘之武帝詔給魏舒陽燧四望
小車三望如四望油幢絡車如三望而減三公加禮
者乘次三望平乘車竹箪子壁其後形龍牽金指軸為輪通幰釦支子花細轅
頭後猶者伏神赤塗飾人亦然三公諸王所乘自四望至平乘皆銅
較飾諸公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自祭酒掾下
及令史皆皂零特進以下諸將軍非特節都督者給

安車黑耳駕二三公九卿二千石皆大車立乘駕四
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駕駟諸公侯安居駕二右
騑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皂繒旗斿公八侯七卿
五皆畫降龍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輪同駕五
二千石六百石朱左輪王公之元子攝命理國者安
車駕三旗七斿封侯之元子五斿大使車立乘駕四
赤帷裳騶騎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所乘小使
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轂赤屏白蓋
赤帷裳追捕執取者所乘凡諸使車皆朱斑輪赤衡
軛追鋒車去小蓋加通幔如軺車駕二以迅速為名
戎車之間是為傳乘軺車右將軍所乘傳也按漢轓轓者而

賤貂車魏晉軺車而賤輜軿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軺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耳並皂輪也宋
因晉有追鋒車雲母車四望車公及列侯所乘安車
依漢舊制駕二馬旂旗斿王公八侯七卿五皆降龍
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陵法駕出皆大車立乘駕
四他出去位致仕皆安車四馬中二千石皆皂蓋朱
轓銅五末駕二右騑三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
駕三旂旗七斿侯世子五斿齊制黃䡴車建碧旂九
斿九斿鑾輅也蓋以黃繒爲裏金塗校具絳絲九命上公所乘青蓋安車
朱轓班輪駕一左右騑通幰車爲副諸王禮行所乘
皂蓋安車朱轓漆班輪駕一通幰牛車爲副三公禮
行所乘安車黑耳皂蓋爲車朱轓駕一牛車爲副國

○通典卷六十五　二

公列侯禮行所乘馬車駕一九卿領護二衛驍游四
軍五校從郊陵所乘餘同晉法梁制二千石四品以
上及列侯皆給軺車駕牛伏兔箱青油幢朱絲絡網
轂皆黑漆天監二年令三公開府尚書令給鹿轓軺
施耳後戶皂網尚書僕射左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
監秘書監給鳳轓軺後戶皂網領護國子祭酒太子
詹事尚書侍中列卿等給聊泥軺無後戶漆輪車驃
騎及諸王除刺史帶將軍給龍雀軺以金銀飾御史
中丞給方蓋軺形小如傘諸王三公有勳德者皆特
加皂輪車駕牛形如犢車但烏漆輪轂黃金雕裝上
加青油幢朱絲絡通幰王公加禮者給油幢絡車

牛朱輪華轂後魏三公及王車朱屋青蓋制同五輅
名曰高車駕三馬庶姓王侯及尚書令僕以下列卿
以上並給軺車駕一馬或乘四望通幰車駕一牛北
齊因之庶姓王儀同三司以下翟尾扇紫傘皇宗及
三品以上官青傘朱裏青傘碧裏達於士人不禁
正從一品執事散官及儀同三司乘油朱絡網車車
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二品乘卷通幰車車牛金飾
七品以上乘偏幰車車牛飾以銅後周諸公之輅九
方輅各象方之色碧輅金輅皆錫繁纓九就金鉤象輅犀
輅貝輅革輅象輅木輅皆䟽繁纓九就皆以朱白蒼
三綵諸侯自方輅而下八無碧輅諸伯自方輅而下

○通典卷六十五　八

七無金塗諸子自方輅而下六無象輅諸男自方輅
而下五又無犀輅凡就各如其命三公之車輅九祀
輅犀輅貝輅篆輅木輅夏篆夏縵墨車輚車自篆以
下金塗諸末錫鞶纓金鉤木輅以下銅飾諸末䟽鞶
纓皆九就三孤自祀輅而下八無犀輅六卿自祀輅
而下七又無貝輅上大夫自祀輅而下六又無篆輅
中大夫自祀輅而下五又無木輅下大夫自祀輅而
下四又無夏篆士車三祀車墨車輚車凡就各如其
命數自孤以下就以朱綠二采隋制公及一品象輅
黃質象飾諸末建旗畫以鳥隼受冊告廟升壇上任
親迎及葬則乘之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建旗

其能震愛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子男及四品大亦
輅漆飾建旐畫龜蛇受冊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象
輅以下旌及就數各依爵品犢車則魏武賜楊彪七
香車也駕牛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並給乘之三
品以上青幰朱裏五品以上紺幰碧裏皆銅裝唯有
然謁及弔喪者則不張幰而乘鐵裝車六品以下不
給任自乘犢車弗許施幰而乘初五品以上乘偏幰
車其後嫌其窄停不行用以亘幰代之三品以上通
幰車則青壁一品軺車油幰朱網唯車輅一等聽勅
始得乘之大唐王公以下車輅親王及武職一品
輅自餘及二品三品革輅四品木輅五品軺車象輅

○通典卷六十五　一九

朱班輪八鑾在衡左建旂畫龍一升一降右載闟戟革輅以
革飾左建旜通帛為旜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
輅軺車曲壁青通幰諸路皆有旌旂旜皆朱一品九斿
二品八斿三品七斿四品六斿有其鞶纓就數皆准
此

王妃命婦等車 漢 晉 宋 齊 梁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漢制長公主乘赤罽軿車大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
畫軿車大貴人加節畫軿皆右騑公列侯夫人會朝
若親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交絡帷裳皆同非
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軿銅五采 晉宋制三
夫人油軿車駕兩馬左騑其貴人加節畫軿一夫人

助蠶乘青交絡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九嬪世婦乘駢
駕三長公主赤罽軿車駕兩馬公主太妃皆油軿車駕兩馬
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絡以紫絳罽軿車駕三為副
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
有先置者乘青交絡安車駕三諸王妃公太夫人縣
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皂交絡安車駕　諸
郡公侯監國嗣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　令
卿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皂交絡安車偏駕郡縣公
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
皂交絡皂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朝車王妃特進
夫人封君安車駕三皂交絡封縣鄉君油軿車駕兩

○通典卷六十五　十

馬右騑宋制公主安車以紫絳罽軿車為副駕三九
嬪皆軿駕 王妃特進夫人封君皂交絡安車
駕三其貴人公主王妃[illegible]君油軿駕二右騑公列侯
中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所乘依漢故事齊制皇太
子妃厭翟車如[illegible]翟飾而微減油絡畫安車公主王
妃三公特進夫人所乘其貴人公主三夫人九嬪世
婦三公妃特進夫人所乘止副皆因漢晉梁天監二
年令上臺六官長公主公主諸王太妃皆得乘青油
幢通幰車榻幢油幰為副緑女皇女諸王嗣子侯
夫人皆乘赤油榻幢車以油幰為副侍女直乘油幰
二乘北齊制諸公主乘油朱絡網車 牛飾用金塗

及純銀後周制諸公夫人之輅車九厭翟翟輅翠輅
皆錫面朱總金鉤雕輅篆輅皆勒面（刻白黑韋為當顱績總）
朱輅黃輅白輅玄輅皆雕面（刻漆韋為當顱鷖總其色皆如朱繪）
總諸侯夫人自翟輅而下八諸伯夫人自翠輅而下
七諸子夫人自雕輅而下六諸男夫人自篆輅而下
五鞶纓就數各視其君三妃三公夫人之輅九篆輅
朱輅黃輅白輅玄輅皆勒面繢總夏篆夏縵墨車輚
車皆雕面鷖總三弌（女叉由力）三孤內子自朱輅以下八
六嬪六卿內子自黃輅而下七上媛婦中大夫孺人
自玄輅而下五下媛婦下大夫孺人自夏篆而下四
御婉士婦人自夏縵而下三其鞶纓就各以其等皆

鞶韅漆之君以赤卿大夫士以玄君行駕四三輈六轡
卿大夫士駕二一輈四轡隋制皇太子妃乘翟車以
赤爲質駕二馬畫錽金飾犢車爲副紫幰朱網絡良
娣以下並乘犢車青幰朱裏三公夫人公主王妃並
犢車紫幰朱網絡五品以上命婦並乘青幰與其夫
同大唐制內命婦夫人乘厭翟車嬪乘翟車婕妤以
下乘安車各駕二馬外命婦公主王妃乘厭翟車駕
二馬自餘一品乘白銅飾犢車青通幰朱裏油纁朱
絲絡網駕牛二品以下去油纁絡網四品青偏幰其
王公以下車輅皆太僕官造貯掌之若受制行冊命
及二時巡陵婚葬則給之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五終

禮二十六 沿革二十六 嘉禮十一

輦輿 旌旗 鹵簿 屬車附

輦輿（夏殷 周 秦 漢 晉 東晉 宋 齊 梁 後魏 隋 大唐）

夏氏末代制輦（按輦，人所輦也。傅玄子云：夏后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即輦也（不知何代去其輪。司馬法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王后輦車組挽，有翣羽蓋（以羽作小蓋為翣，以禦風塵也）。秦為人君之乘，漢因之，以雕玉為之，方徑六尺，或使人輓之，或駕果下馬。魏晉小出則乘之，亦名乘輿。東晉過江亡其制度，至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

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義熙五年（宋武帝）平廣固，獲金鉦輦。宋因之（按小輦，今輦輿之類也）。齊因之，而盛加其飾，竹蓬外以紫皮，鏤金薄，碧紗衣，織成芝花。梁用錦衣，籍裏及仰頂，隱膝後戶，金塗鏤面，釘玳瑁，帖金塗松精，登仙花，紐綠四望紗萌子，上下前後眉，鏤鎮轅枕，長角龍，白牙蘭，玳瑁金塗校飾，漆障形板在蘭前，金銀花獸攫天代龍師子，鏤面，榆花鈿，金龍虎扶轅，軛上金鳳凰鈴鑷，銀口帶，星後梢，玳瑁帖金塗花，皆銀星花獸，隱膝杖，金塗龍牽，縱橫長網。又制小輿，金裝校飾如坐輦，不堪服用。後制小輿，形如軺車，小行幸則乘之。梁制小輿，似軺車，金裝漆畫，施八橫，元（……）

（……）尺，金裝漆畫，小出則乘之（自殿到公亦乘之），行則從後。又（出）輿方四尺，上（加以漆，人輿上殿）天子至下賤通得乘之。後制副輦，加笨（及作小如軺車），通幰朱絡，謂之輦。後魏道武帝天興初，始修軒冕，制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雲漢（星經曰：天子出游，畫雲漢），（以前畫）山林奇瑞，遊麟飛鳳，朱雀玄武，騶虞青龍，（……）二十四馬。又制大樓輦，車龍輈，加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金雞樹羽，寶鐸旒蘇，鷥雀立衡，螭龍（……）太常畫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制象輦，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旒蘇，金鈴玉珮，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後有遊觀小樓等輦，駕十五馬，車等皆創備制度。

遂舊輦。隋制其（……）以金玉飾之。又依梁制，（……）與如輦而小，宮苑私宴御之。小輿，方形，同幰，（……）內升正殿御之。大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輿有三：一曰五色輿，二曰常平輿，三曰腰輿（大駕鹵簿先五……）行。

旌旗（夏 殷 周 漢 後漢 晉 ……）

黃帝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制陣法，設五旗五麾。夏后氏奚仲為車正，建旗斿旄，以別尊卑等級，殷因之。周制，司常掌九旗，王建大常（……）

斿於繆首（以一幅為繆，附於杠，畫龍於繆上。又為十二斿，皆畫交龍，長尋有二，以繫於斿。杠首為一象）。諸侯建旂（交龍為旂。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上公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考工記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以象伐；龜蛇四斿，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孤卿建旜（通帛為旜。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周尚赤，旜皆赤也），大夫士建物（雜帛為物。大夫士以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也。言以先王正道佐職），師都建旗（熊虎為旗。六鄉六遂大夫之所建。言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建旟（鳥隼為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考工記曰：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縣鄙建旐（龜蛇為旐。四斿以象營室。言畫龜蛇者，象其扞難辟害也），道車載旞（道車，象輅也。全羽為旞，析羽為旌。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斿車載旌（斿車，木輅也。析羽為旌），大麾以田（夏后氏所建，以田，正色也），以即戎（殷之正色也。以即戎，其旗白）。

周禮，蓋以象殷之大白，用以即戎。（夏后氏所建，以田，正色也。殷之大白，以即戎，白羽與朱羽糅之）。

秦水德，旗斿皆尚黑，其制未詳。漢制龍旂九斿七仞，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五仞，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五仞，以象參伐；龜蛇四斿四仞，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諸侯以下之所建也。後周太常畫三辰（日月五星），旂畫青龍，旟畫朱鳥，旌畫黃麟，旗畫白虎，旐畫玄武，皆加雲氣。其旜物在軍，亦書其事號，加以雲氣徽識，亦如之。（通帛為旜，雜帛為物，書其官與姓名之事號，徽識亦畫之）。又畫白虎而析羽於其上。又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玄冕等；雜帛亦黃白玄等，旗三，以充玉輅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之旂，三曰朱

〔通典卷六十六　三〕

鳥之旟，四曰黃麟之旌，五曰白獸之旗，六曰玄武之旐，皆左建旗而右建闟戟。又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旞，以供帥師；三曰旌，以供旅帥；四曰旃，以供卒長。諸公方輅碧輅建旂，金輅建旜，象輅建物，木輅建旐。諸侯自金輅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自象輅而下，如諸侯之旗。諸子自革輅而下，如諸伯之旗。諸男自木輅而下，如諸子之旗。三公象輅貝輅篆輅建旜旐，互（各）及軺車建物。孤卿以下，各以其等。其旗旌杠，皇帝六仞，諸侯五，大夫四，士三。斿：皇帝曳地，諸侯及軫，大夫及轂，士及軨。凡注毛於杠首曰綏，析羽曰旌，全羽曰旞。其綏，皇帝、諸侯加以弧韣，揭戟方六尺，而被之以黻。唯皇帝諸侯輅建焉。（揭戟杠同）

〔通典卷六十六　四〕

鹵簿（車附）　秦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大唐

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周制，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皁蓋赤裏，朱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為省中。（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旂旄之制，所以懲不虞也。淮南子曰：軍正執豹皮，所以制正其衆也。省中，御之仗內。）漢興，備車千乘，騎萬匹，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祀天於甘泉用之。後漢明帝

陵陵太武大陵並因前代爲大駕用八十一乘祀天南
郊則法駕用三十六乘河南牧金吾洛陽令奉引奉
車郎御史侍中參乘前驅有九斿雲罕竿廣曰進車凡乘前史不
記形也史記曰武王克紂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服甲子東京賦曰雲罕九斿偉綜曰罕旌旗名鳳凰
車闟戟車畢行白圖又古者也服四戟運車也皮軒車纛後有金
鉦車黃鉞車司馬法曰夏執玄戉殷執白戚周執黃鉞黃門鼓車黃門令
校駕祀天南郊祀地明堂宗廟在省謂之小駕無出
太僕奉駕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
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
秋上陵及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晉制大駕次
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

道次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
右次洛陽亭長九人駕一分三道鼓吹左二人
引次洛陽令皂輅二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
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
六人次河南主簿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
次司隸部河南從事部部從事居左副駕從事
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戟吏六人次司隸主
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道次廷尉明法掾
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
刀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
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

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
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記居左衛尉居
右並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東西捕賊
倉戶等曹屬駕一列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
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
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
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
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
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二行
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
在左遊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

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二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
在右隊各五匹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
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
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
各一部七人次黃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
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
九尺楯弓矢弩並熊渠佽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
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
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次九斿車
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闟
戟車駕駟中道長戟斜偏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

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
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二
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
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九
尺楯弓弩矢次五時車左右行遞列騎次典兵中郎
中道督攝前卻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
高蓋四道左畢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
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
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
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棡鼓中道
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大將軍參左右又各增

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
行刀楯一行細弩一行細跗禽一行提斧一行刀楯
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都尉殿中校尉為左右各十
三行金根車建青旂十二左驍將軍右殿中將軍
持鑿應斧次中車後依書主職步徒六行合左右三
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從中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
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六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
道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
中監騎右次五牛騎亦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
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次青立車
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

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
駕駟建旗十二旒如車色立車正豎旂安車斜拖之
次闟戟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
十二旒熊渠將左佽飛督右次御軺車次御四望車
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
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左右並騎
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左
右又蘭臺令史分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
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
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
左右分駕次旒蘇馬六十四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

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鉦車駕三
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
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次皁鼓車駕牛二乘分左
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一次
大鴻臚駕駟戟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大鴻臚
主簿左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
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翳羽林十人朱衣次領
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
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軍將軍在右各
鹵簿鼓吹如左軍前後次越騎校尉在左步兵校尉
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殿騎遊軍校尉

史騎史四人乘馬夾道都官兵曹史一人乘馬在中

騎將軍四人騎校鞉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

功曹史主簿並騎並從織扇幢麾各二騎鼓吹一部

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在右有掾騎從次騎十隊隊

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旄戟一人並騎在前督

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部從隊各五十人絳

袍將一人騎鞉角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

後騎皆持矟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

一隊弩一隊五隊隊各五十人黑袍將一人騎校

鞉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

督將並領之其鹵簿因後漢制御制御史蘭臺令史御書郎御史中丞騎將騎

四望繐造輪小形東晉鹵簿車不具而已加綠油幢朱絲絡青

交絡黃金塗五末輪較箱素兩箱並金飾之其二

車又是輅車舊儀天子所乘制如元魏中蓋車唯九

乘苻堅敗又得偽車輦增為十一乘宋孝建中尚書

令王宏議鹵簿車八十一乘今二十一乘並不出

經典自胡廣蔡邕傳說耳又是從秦所乘非常副車

正數江左五乘則儉不中禮帝王文物旗旒皆十二

為節今宜休禮十二乘為制後魏道武皇帝天興二

年命禮官採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

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

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鴈

行前驅及軒闟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笳唱

上不作鼓吹軍戎大祀則設之二曰法駕鹵簿車三十

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僕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

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鹵簿車十二乘平城令太

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天賜

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為方陣鹵簿列步騎內

外為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建五色旗車各處其方諸

王導從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矟內子在刀楯

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箱官卑者先引王公侯

子車後魏制伯男騎除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降黑

隋煬帝大業初復備大駕八十一乘並如舊車紫通

幰朱絲絡黃金飾一皆仍因舊單行正道後帝

嫌多大駕減為三十六乘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

可也大唐大駕鹵簿十二乘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

於鹵簿之中若大陳設則分左右施於衛內其鹵簿

制具開元禮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六　終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七

禮二十七 沿革二十七 嘉禮十二 歷代

天子敬父　皇后敬父母

養老　天子拜敬保傅 太子及諸王見師傅附

諸王公主敬姑叔

羣臣致敬太后父

羣臣侍坐太子後至 并公卿致敬太子東宮臣上牋附 見公卿不避 百官上

天子敬父 表不稱臣名附 皆有

虞舜踐帝位乃載天子旌旗往朝瞽瞍唯謹以子道

○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後加尊號為太上皇 具見追尊門

一

考禧○魏廢帝常道公璜景元元年十一月燕王表賀冬稱臣 帝即燕王宇之子 稱臣故以為疑 詔曰古之王者或有不臣今王宜依此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答 夫後大宗 降其私 見 況所係者重耶 持使同之臣妾朕所未安 其皆依禮據典當務盡其儀 有司議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 制莫重於正典 陛下紹太宗之重 隆三祖之業 伏惟燕王體尊屬戚 正位藩服 躬秉虔肅以先萬國 其於王典 聞濟大順 誠宜割以非常之制 奉以不臣之禮 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表可聽如舊式 中詔所施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 誡又云至於制書國之舊典 朝廷所以辨章於天下者也 宜循法故曰制

詔燕王議又曰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文書有應稱燕王者皆云上宇 其非宗廟助祭之事 不得稱王名 奏事上書及吏人皆不得觸王諱 以彰殊禮加於羣后 上尊王典尊祖之制 俯順聖旨敬承之心○晉何琦議曰父母之尊 擬則天地 君親之道 資敬是同 今承受命運 君臨率土 而父以子尸天祿 不敢子天子 以明王者之道 而子雖以為天子 必有尊也 推斯以言 父自必臣天位之君 而子自必尊天性之父

皇后敬父母 後漢 東晉 晉

後漢獻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朝賀公延完拜如眾臣及皇后在離宮后拜如子禮三公八

二

座議或以為皇后天下之母也 完雖后父 不可令后獨拜私朝 或以為當交拜 令后存人子之道 完不廢人臣之義 又子尊不加於父母 雖曰天王后 猶曰吾季姜 欲令完行父法 后專奉子禮 公私之朝 后當獨拜 或以為皇后至尊 父亦至親 交拜則父子無別 完拜則傷子道 后拜則損至尊 欲令公朝者完拜如眾臣 於公宮后拜如子 不知四者何是正禮 鄭玄議曰四者不同 抑有由焉 天子所不臣者二 其一后之父母也 天子尚不臣 況於后乎 春秋魯隱公二年 紀裂繻來逆女 冬伯姬歸于紀 又桓八年 祭公來 遂逆王后于紀 九年 紀季姜歸于京師 或言逆女 或言逆

王后蓋義有所見也女雖嫁爲鄰國夫人其尊無以加於父母嫁於天子者此雖已女成言曰王后明當時之尊得加父母也紀季姜歸于京師更稱其字者得行禮而戒之其尊安可加父母耳今其不亭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適離宮及歸寧父母從子禮丞相徵事邴原駮曰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明王之章先陳事父之孝女子出降其父母婦人外成不能二統耳春秋左氏傳曰紀履繻來逆女列國尊同逆者謙不敢自成故以在父母之辭言之禮敵必三讓之義也祭公逆王后於紀者至尊以無外辭無所屈成言曰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尊已成稱季姜從紀子尊不加於父母之明文也如皇后於公庭官僚之中令父獨拜違古之道於義何施漢高五日一朝太上皇家令議子道不盡欲徵感之令太上皇擁彗却行稱臣雖去聖久遠禮文闕然父子之義五品之常不易之道寧爲公私易節公庭則爲臣在家則爲父是違禮而無常也禮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晉武帝太康元年楊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乘輦羣臣皆拜安昌君平立（安昌君楊皇后父也）至壇下輦后乃拜安昌君及升壇后乃爲安昌君設榻於其位至還后復拜○東晉穆帝永和九年褚太后見父博士胡訥議從漢和熹原議又按武帝楊后公庭

之內皇后拜安昌君也則公羊傳子尊不加於父母爲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臣聞成均之法導以忠孝歷代同之故鄭玄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覿全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按先朝羊玄之羊后之父也公朝之敬躬秉臣節后之歸寧亦執子道雖無記注今朝士備識而先買儀乃太康中事至惠帝之代玄之便自不可同漢代四說之異歷代並疑此論不成由來尚矣中書監何充曰如禪所正可勑御史左將軍攝內外奉行太后詔與禮未詳情所不安司徒蔡謨議以爲父子者天倫之極尊也君臣者人爵之至敬也先王之制不以人爵之貴加於天倫之尊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以虞舜漢祖雖身爲帝父爲匹夫敬事之禮不異畎畝之中此先聖之遺範也鄭玄注禮言子事父無貴賤又云子不爵父嫌異之也加其爵位尤所不敢況乃南面而受拜乎今皇太后雖臨朝王者之父本無拜禮何充入奏依鄭玄議君臣父子之道存焉燕王稱臣於魏竇武錄尚書於漢已行之舊典也（燕王魏殤帝父竇武漢竇后父）以太后詔具所啓舊典誠無以相易然此寔所悚懼不寧者也（何以與庚書猶待律）（朝依太后臨朝時儀皆依雅言父乃習臣也宜用議或謂借生宜不拜乃不拜臣非比也又實武雖受爵太后歸尚書事而六經無文尋故大義乎時請依侯不拜便是與制故上皇帝任從義）

於庶姓不敢安異哉曰中古以上未有聞前臨朝女王當陽者也乃從漢序雖或權宜從所不然處也代主雖有列策尚無奇參策等無以從發乾矣當今后號雖賢明稱侯議正將令參閱衛遐選之序議者謂然主不足為非貴武舞拜文此制不出賢聖也武既受其識位亦無不拜理也鄭君之言不合情禮今太后既臨天位猶侯便是人臣人臣而不拜君既受皆而不廟天則禍所未安若欲遂唯古義雖為天王后猶曰昔季姜漢以前事不貴今同漢加太上皇大上未見宗熱即是子為天子代為上者耳乃見宗號位冠帝王為腧也令稀扶田深習臣不可得准

養老

虞 夏 殷 周 後漢 魏 北齊 後周 大唐

虞氏深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王所與羣臣燕之服也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孔穎達曰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四代皆然 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而用燕禮，庠養也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中 其禮尚

矣。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自五帝則有斯也 有善則記之為惇史。惇史史學厚者也 夏氏燕衣而養老，殷衣制衣而尚黑裳 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而用饗禮。東序東郊也庠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在西郊 ○殷人縞衣而養老，殷尚白而縞衣裳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而用食禮。食音嗣下同 ○周制玄衣而養老，玄衣素裳 養國老於東膠，膠之為言糾也 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凡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當在國或貴在郊周之小學為有虞代之庠制是以名虞庠云其在鄉學小如之 兼用虞燕夏饗殷食之禮。兼月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春鳥蟄而始出者是時鷹化為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也 月令仲秋天子養衰老，授几杖，行糜

粥飲食。行猶賜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大于諸侯陵老同也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受謂君不親饗食以其禮致之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戶校年引 當行復除也老人眾多非賢者不可皆養 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皆謂用其明日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早昧爽擊鼓以召眾警猶起也周禮凡用眾大胥以鼓徵學士 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也 也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 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天子乃入 始之養也。又之養者之處凡將說送養老是以

言始立學也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釋奠之者以其有養老將亨日是說 上庠 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能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各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賓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其所有 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發詠謂以樂說修之謂既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 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也反就席乃席工於上歌清廟以樂之 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語說也歌備而旅語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紂之樂也 有司告以樂闋，闋終也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卿遂之官於然之末而命侯時朝會在此者皆反養老如此禮其終其仁心也 食三老五更，天子袒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
也冕而總干親在武位也三者道成於三謂天地人也老耆壽也詩云方叔元老言稱無遺耆老
之言更門所以五者於五品更者更也五代長手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更改己也故三老五更皆取
有道妻男女完具者爲之鄭玄云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蔡邕曰更當爲叟○
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
更帥羣臣養于辟雍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
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蒲輪送迎至於家天子獨拜于屏郄衆曰漢直以一公爲三老五更無常先吉
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
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也盧植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
大夫中老者爲五更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
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

通典卷六十七　七

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蒲輪
迎送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升自阼階三老
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
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
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謹[illegible]
五經然否曰虞禮戴云三老皆天子拜遣王林亂法度按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
尉董鈞駁云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長使天下答子拜也漸周禮日陸尸服上限也若以答拜
親之攷答子拜漢之見異國君亦答上拜是臣不得見總子也賓客曰漢儀即答拜中興議
謂議後已畢之甚得禮意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者故
也和帝以魯丕爲三老安帝亦以魯丕爲三老又以
李充爲三老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

杖行糜粥方今八月按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
糜粥糠粃泥土相半不可飲食按此詔漢代猶依月令施政事靈帝
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
不噎也○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
老之禮於太學命王祥爲三老鄭同爲五更祥南面
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
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後魏孝文帝
太和十六年詔以前司徒尉元爲三老前大鴻臚卿
游明根爲五更於明堂設國老位庶老位於階下皇
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醬而餽執爵而酳於五更
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三老言曰

通典卷六十七　八

自古人所崇莫重於孝順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
陛下重之以化四方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
三老明言銘之朕懷五更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
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願陛下念
之以濟黎庶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意
當克己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輓一乘詔曰三
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九卿之俸供養之味亦
同其例○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
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總章
堂列宮懸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
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

縓紊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辟雍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揖讓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面肅拜五更進珍饈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酳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有敕則給不爲常也○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

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舃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

失國家廢興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禮成而出○大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衆國老

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五品以上致仕者爲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天寶八載閏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天子拜敬保傅 太子及諸王見師禮附 漢 晉 大唐

漢張禹嘗爲成帝師帝尊寵之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謂其飲食寢卧之增損也帝自臨問之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因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帝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帝臨候禹禹數視之帝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晉成帝詔曰

曲陵公等宜力前朝敦熙皇家以德義傳弘兼作傅
朕躬朕遭家不造奄在宗祧稟訓未究俾學窮昔
一尊先帝尊崇師傅之教拜敬如舊以明崇德永奉
遺範尚書令卞壼等奏曰臣歷觀記籍禮經無拜臣
之制雖漢成帝拜張禹庸主凡臣不足為軌或說師
臣友臣師模其道又未見其拜也至於先帝之拜司
徒導特以元皇帝興自藩國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
日及至和不改陛下尊順先典服膺禮中不宜降南
面之尊拜北面之臣大教有違名體不順事應改正
太后詔尊師重道帝王之所宜務況童幼方賴師訓
之成宜令一遵先帝崇賢之禮壼又奏臣考先典之

○通典卷六十七 十一

極無過於周公而周史無拜敬之禮禮記稱王者父
學躬拜三老此一朝之敬猶子冠而毋拜之豈可終
身行焉太后詔須帝成人更詳師傅之禮○大唐貞
觀十一年太宗語魏王泰曰禮部尚書王珪我子師王
珪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
居物議善之十七年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
迎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
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諸王公主敬姑叔 大唐

大唐神龍元年制曰近代以來不遵軌度王及公主
曲致私情姑叔之尊拜於子姪違背禮情

自今以後宜從革弊宜令宗屬知朕意焉先是諸王
及公主皆以親貴為天子之子見諸姑叔先拜若致
尊則稱為啟帝欲敦序親族故下制以革斯俗

群臣致敬太后父 晉

晉都監軍教出衆歷陽者參佐綱紀議為褚太后父
左將軍施敬不同司馬黃整議夫子有云必也正名
乎王者象天后者法地為兆庶父母尊莫大焉厚莫
重焉若以后尊宜敬乎親於后父也便應有敬錯之
禮典先無茲比今皇太后臨統朝政以主上富於春
秋耳故是本尊之尊無復異也比諸侯為國藩輸北
面稽首豈可得推崇為太上耶尋名定議謂不應施
敬也

○通典卷六十七 十二

群臣侍坐太子及至尊公卿致敬太子東宮宮臣止牋稱臣見公卿儀有別上表不稱其名附 晉 大唐

晉制皇帝會公卿坐位定太子後至孫毓以為群臣
不應起禮曰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侍坐於所尊
見同等不起皆以為尊無二上故有所厭之義也昔
衛綰不推漢景之召釋之正公門之法明太子事同
於群臣群臣亦統一於所事應依同等不起之禮明
帝太寧三年詔曰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宮寮稱臣
朝臣咸拜此甚無謂今太子行幼沖之年使臣先達
將今所習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令內外道

議尚書令卞壼議以為春秋王太子不會盟禮同於君者所以重儲貳與正嫡尊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故宜答拜臣以為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手從之徐邈云東宮臣上表天朝既用黃紙上太子牋則用白紙此比用人有作符宏官爲者云宋宮臣上太子答之用黃紙朝士宰常牋上下疏於太子用答之姓名亦捐撰迅此依得中呼舊沈○太傅武太后長安二年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諱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以為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斥言謹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朝官尚禮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議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為太子時改宏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皇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此則成例足為模於是一切改之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七　終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八

禮二十八 沿革二十八 嘉禮十三

天子諸侯大夫士養子儀 附子生 君臣學校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 附婦事舅姑

事先生長者雜儀　居官歸養父母

僑居人家梓敬　夫人不答妾拜

僧尼不受父母拜及立位

被召未謁稱故吏議　二嫡妻議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二人各是內外兄弟相稱議

從舅是族外弟相稱議

天子諸侯大夫士養子儀 附子生 君臣學校

周制妻將生子及月辰則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有動作問之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事人之佩巾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向前也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受乃負之保保母也宰醴負子賜之束帛醴當為禮聲之誤也以禮禮負子之妻又以幣禮之以勞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食子八使君妾以子見敎義不相褻以勞厚之孝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者凡接子擇
日雖二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則大牢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適於下也
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皆謂長子其
非冢子則皆降一等謂衆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大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庶
人特豚異為孺子室於宮中別處以居擇於諸母與可者
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
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此室此人君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
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敎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他
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
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
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

〇通典卷六十八　二

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特食天子太牢
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男女謂所生子之父母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
阼西向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室
下見子於側室見妻子於內寢避人君也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
孺子某妻姓若言某氏也祗敬也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
孩而名之欽敬也帥循也言敎之敬使有循也明將授以事也妻對曰記有
成遂左還授師子師也使記有成也師子師也子師辯告諸婦
諸母名後告諸母名各成於母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夫告宰名宰
遍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謂屬吏也春秋書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
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四閭為族

五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
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向
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子升自西階則君見世子於路寢
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之次而禮夫也凡名子不以日
月不以國易諱不以隱疾謂衣中之疾難以醫也大夫士之子
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改公庶子生有賜
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有賜於君有恩賜也有司臣有事者也魯桓公
名子同諱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凡父在
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見子於祖家親於尊也
在則禮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餘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
也大夫之子有食母選於傳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自養

〇通典卷六十八　三

其子賤不敢使人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
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殷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政也
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無
哭大祝有事宜清淨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諸侯之卿大夫所服也裨冕玄冕也祭服爵弁服其大夫
祝裨冕則大夫也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
氏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几所以依神也衆主人卿大
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盡一哀反位遂
朝奠反朝夕哭位也小宰升舉幣所舉幣埋之階間也凡三日衆主人
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太宰太宗太祝
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
者止宰宗人贊命者也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

南嚮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也）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凡三號為一踊三踊為一節三節為三者三謂之成踊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奠謂朝奠也）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因負名之於喪哭禮）如已葬而世子生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于禰（告生於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也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義（婦事舅姑附）

周文王之為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者）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節謂居處故事也履猶蹈地也）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膳食也）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若內豎言疾則文王齊玄而養（親自養也齊玄冠玄衣）饌必敬視（疾者）之食所欲或異樂必親嘗（嘗試也）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紛帨拭物之巾也刀小刀也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金燧可取火於日）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玦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偪屨著綦（偪行縢也綦屨繫也）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

（笄今之簪也紳大帶而著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衿纓綦屨（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往也）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之時使也）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迫尊者給小使也）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具饌具也）孺子早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孺子未成人者）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傳移也）杖屨祗敬之勿敢近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如父在時）旨甘柔滑孺子餕（侍母食也待食其婦餕餘也）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襲重衣也）男不言內女不言外（內謂家事外謂業次）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奠停地也）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讀為叱為有隱便也）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地道尊右）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待後命）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待後命也）子婦未孝未

敬勿容疾怨庸之言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怒譴責也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表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父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
則復諫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
寧孰諫子從父之令不可爲孝也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
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至親無去志在感動父母怒不悅
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
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舅
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冢婦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
姑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侍舅姑者也婦
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子婦無私貨無私畜

通典卷六十八　六

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
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
喜如新受賜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
受賜藏以待之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婦若有私親兄弟
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凡爲人子之禮
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定安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出必告
反必面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所遊必有常所習
必有業緣視之意欲知恒言不稱老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
不中道立不中門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
謂棖闑之中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常若親之
將有教使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爲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訾

毀謂不敢見其身子當終然後笑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服事於闇
宜之中從事爲之有常雖失禮也則子役行以附且父母在而不許干絕業
則救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至親者出不易方
役不過時其不可以憂父母也復易反也不有私財爲人
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爲其有父母喪也以素孤子
當室冠衣不純采三十者壯有室也
於世當室嫡子孤子絕以表深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
爲容言不惰私事不在琴瑟不御在憂不食肉不至變味飲
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憂在心也
大笑則矧疾止復故喪除復常故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
稱其慈僚友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此孝

通典卷六十八　七

子之行也

事先生長者雜儀

曲禮曰立必正方不傾聽謂傾頭屬聽正也從於先生不
越路而與人言尊不二也先生教學者遭先生於道趨而進
正立拱手爲有教使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
退爲其不欲與己並行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
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敬父同志如事父從長者而上丘陵
則必向長者所視恐有問無踐屨無踖席摳衣趨
隅必慎唯諾坐必安執爾
顏長者不及毋儳言儳猶暫也非其次而輒也正爾容聽必恭
毋勦說聽先生之言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不敢錯尊者

之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
更明說之)見同等不起(不為私敬)上客起(起者敬尊客也)尊客之前
不叱狗(嫌若風之)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
早莫侍坐者請出矣(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君子問更端則
起而對(離席對敬異事也)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
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離坐
離立無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侍食於長者無流
歠(大歠嫌欲疾)無咤食(嫌薄之)無齧骨(為有聲不敬)無反魚肉(為已歷口
人所惡也)無投與狗骨(為其賤飲食之物)無刺齒(為其弄口也)賜果於
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不敢棄尊者之物也)長者賜少者賤者
不敢辭(不敢抗禮也賤者僮僕之屬)

居官歸養父母

晉武帝泰始中河南尹庾純自劾奏與司空賈充共
爭酒醉充遂謂臣父在老不歸供養為無天地臣
不服罪自引而更忿厲按禮八十月制誠以衰
老之年變難無常而臣不惟生育之恩輸情自歸求
養老父而懷祿貪榮久廢定省充位為三公論道興
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臣不服燒慢台司違
犯憲度不可以訓臣謹自劾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
鴻臚削爵土謹遣丞臣韓微上所佩河南尹章綬關
內侯印綬伏待罪詔河南尹功曹吏龐禮言臣謹按
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使

人子無歸養之道為臣子所死公之節也
先王制禮垂訓將來使能為臣者就子能企及姬公留
周伯禽之會孝子不資其親將親級令公府議七十致
制八十月制欲以毆貪是為公朝立法還台越之司
徒石苞曹掾劉斌議禮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一兄
二弟在家不為違禮又令九十乃歸純父未九十
不為犯令純飲酒之失而已宜復位(其後司徒陽春秋論大臣
不以家事辭王事小全大自非凶喪
之恩如匹夫之志或不可奪純見數者孝子之心
不何當得忍而不言純
也)

僑居人桑梓敬

晉盛彥通桑梓敬議曰竊見今編戶之人本或僑寓

則不為所居之國仕先人墳塋追為思禮
涼儀淺短良有疑焉天人道繁衍宗流遐大根生一
胃枝播萬衍故繁條之枝接統則聖人檢之以禮審
當條之流難紀故王者制之以境域是以今人當其
理也則居有常邑仕有定邦爰暨六國至於末代全
固之業傾瓜分之務起(異代)不得安其(邑)不得
食其祿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為離舊適新
之制昔晉向秦之文於斯尚矣齊雖舊以其無道
新以其宜宗則去齊以其多難向秦以其可安則
播殖於其野仕宗則纓縷於其朝任家則人理足已
官則臣道備人臣之義同而彼此之敬與奪窮感之

皆孔子宋人也上自孔父逮于叔梁何並服事宋仕有代祿至於仲尼道崇闕里乃為魯人矣而春秋之作內魯外宋諱我道彰彼惡以此徵之斷可識矣而觀今日僑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國枝葉播越居之數代公貫編戶而私稱寓客營家則號為借壤進官則名曰寄通高客雅旅不爲有降一身居之尚在難安或父兄相承尊長相襲近經數代遠或累葉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託人之境以繫我條乘人之資以濟我生由人之位以光我爵侍人之寵以輝我業朝廷則祀考之所階山陵則神靈之所憑昔人思召伯之愛尚敬甘棠之木況父母

之所始卒而不知加尊住之於心豈道訓之謂哉又今人所追尊者墳雖遠而爲之敬者何也猶以有先業墳栢之故營葬代祭梓之舊業耳若宗廟迭毀禮有降殺尊親之至父祖而已自此以上情輕服簡故大夫及士祭極三代明恩由近始禮以遠降也今遠禰之廢館何若近祖之見廬迭毀之墳栢何若祭祀之封塋曩代之官府何若今兄之朝廷先業之園兆何若今日之丘園雖古人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文所謂桑梓宜以父祖爲斷稽壞不役相山人無二主官無兩統愚謂但爲所宜之主以所公敬爲先人本邦但私敬而已故手而詭揮袖而揖以示存舊爲□□義也

夫人不荅妾拜

晉摯虞議曰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荅拜新禮以爲禮無不荅臣虞謹按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而妾服女君同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義而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荅禮無不荅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如其舊

僧尼不受父母拜及立位

大唐貞觀十一年正月詔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顯慶二年八月詔曰釋典冲虛有無兼謝正覺凝寂

彼我俱忘豈自尊崇然後爲法聖人之心主於慈孝父子君臣之際長幼仁義之序與夫周公孔子之教異轍同歸棄禮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離俗先自尊高父母之親人倫以極整容端坐受其禮拜自餘尊屬莫不皆然有傷名教實斁彝典自今以後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上元元年八月詔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爲先後武太后天授二年四月勅釋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處道士之前景雲二年四月詔自今以後僧尼道士女冠並宜齊行並集開元二年閏二月勅朕聞道士女冠僧尼等有不拜父母之禮深用軫恩

法然同於凡爲子而亡其先敬親何循於本是背禮而飾名於教傷於教則不可行於教而不廢於禮令於禮則不違於親一凡之與三教復何異焉自今以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上元二年九月勅自今以後僧尼等朝會並不須稱臣及禮拜大曆八年十一月制元日冬至朝賀其僧尼道士女道士並不陪位

[illegible]

[illegible]

被召未滿稱故吏議

後漢孔融上三府所辟稱故吏事曰三府所辟州郡所辟其不詣者不得稱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然則在塗之臣應爲凡被辟書召六十之宰通于四海三公之吏不得以未至爲差

府使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委命承教策名也昔公孫歸父聘于齊歸未入國魯公以大夫之禮加焉傳曰告宣公許之返爲大夫延陵季子解劍帶徐君之墓以明心許之信況受三公之招修拜辱之辭有資父事君之志耶臣愚以爲禮宜從重三公所召雖未就職便爲故吏

二嫡妻議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於吳更娶吳亡綱與後妻并子俱還二婦并存時人以爲依典禮不宜有二嫡妻虞淮正論以爲並后匹嫡禮之大忌然此爲以隔所倫無故而立之者耳綱夫妻之絕

非犯七出之罪來還則復移居而廢之在異域則事勢絕可以娶妻後妻不虛得而遣之按並后匹嫡事不兩立前嫡承統後嫡不倖重可也二母之服則無疑於兩二年矣虞喜議曰法有大防禮無二嫡趙姬以君女之尊降身翟婦著在春秋此吳氏後妻所宜軌則庾蔚之謂某准制之得其衷矣

甥姪名不可施伯叔從母議

宋代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邪顏答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之於姑舅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

又以兄弟之子稱其情實以字及以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亦異其出生伯叔次父不得言實從母俱出又得以生然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爾雅宗曰大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於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嫁伯叔故獨制姪名而字偏從女如舅與從母爲親不異而言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亦從白舅而制也名發於舅字亦從男故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

二人各是內外兄弟相稱議

或問甲乙何稱曰甲之母乙之姑乙之母甲之姑也世稱姑之子爲外兄弟舅之子爲內兄弟此亦鄭君所言然甲乙之母俱姑也父俱舅也內外既同親疎無異若甲以姑子稱乙乙以舅子稱甲則爲同名異於理不通若相稱之辭有則名例爲重懷對曰禮公子之外兄弟若外祖以母也左氏傳曰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所謂外弟者蓋是姜之子聲伯同母異父之弟也聲伯謂之外弟彼謂聲伯亦外兄然則異姓之親通謂之外不必謂吾外者吾謂之內也今稱舅子爲內兄弟本俗所云非典古也鄭玄還原俗言以喻俗人故云內亦非正名矣依禮據傳甲乙宜相稱爲外

從舅是族外弟相稱議

或問劉懷曰丙之母丁之從祖姨也丁之母丙之族姑也丙年長於丁若從父族爲親則丙以丁爲族外弟而丁以丙爲從甥若從母族則丙以丁爲從舅而丁以丙爲族內兄名體乖謬尊卑無序若丙以父族稱丁丁以母族稱丙則例不通將若之何懷答曰聞諸前訓名者人之綱故夫屬於父道其妻爲母夫屬於子道其妻爲婦今則舅是母班而兄弟是己列故不敢以己之列廢母之班矣謂丙宜執從舅之禮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八 終

杜氏通典卷第六十九

禮二十九嘉十四沿革二十九

養兄弟子爲後後自生子議

異姓爲後議

養兄弟子爲後後自生子議東晉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郎賀僑妻于氏上表云妾昔初奉醮歸于賀氏胤嗣不殖母兄羣從以妾犯七出數告賀氏求妾還妾姑薄氏過見矜愍無子歸之天命婚姻之好義無絕離故使夫僑多立側媵僑仲兄羣哀妾之身恕妾之志數謂親屬曰于新婦不幸無子若羣陶新婦生前男以後當以一子與之陶

氏既產澄及綏二男其後子輝在孕羣即白薄若所育是男以乞新婦妾敬諾拜賜先爲衣服以待其生輝之日洗浴斷臍妾即取還服藥下乳以乳之陶氏時取孩抱羣恒訶止婢使有言其本末者羣輒責之誠欲使子一情以親妾而絕本恩於所生輝百餘日無命不育妾誠自悲傷爲之憔悴姑及上下益見矜憐羣續復以子率重見鎮撫妾所以訖心盡力皆如養輝故率至於有識不自知非妾之子也率生過周而僑妾張始生子纂于時羣尚平存不以爲疑原薄及羣以率賜妾之意非唯以續僑之嗣乃以存妾之身妾所以得終奉烝嘗于賀氏緣守羣信言也率年

六歲纂年五歲羣始喪亡其後言語漏洩而率漸自嫌爲非妾所生率既長與妾九族內外脩姑姨之親而白談者或以僑既有纂其率不得久安爲妾子若不去則是與爲人後去年率即歸還陶氏僑時寢疾曰吾毋丘平生之所共議也陌上遊談之士遽能深明禮情當與公私共論正之尋遂喪亡率既年小未究大義動於遊言無以自處妾亦婦人不達典儀唯以聞於先姑謂妾養率以爲己子非所謂人後也妾受命不天嬰此氣獨少訖心力老而見棄曾無螟蛉式穀之報婦人之情能無怨結備論其所不解六條其所疑十事如左夫禮所謂爲人後者非養子之謂

而世之不深按禮文恒令此二事以相疑亂處斷所以大謬也凡言後者非並時之稱明死乃至喪生不先稱養今乃以生爲人子亂於死爲人後此妾一不解也今說者以僑自有纂不嫌率還本也原此失禮爲後之意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今僑上非大宗率不爲父後何係於有纂與無纂乎此妾二不解也夫以支子後大宗者爲親屬既訖無以序昭穆列親疏故係之以宗使百代不遷故有立後之制今以兄弟之子而比之族人之子後大宗此妾三不解也凡爲後者降其本親一等以成人之性奉父母之命而出身於彼豈不異與被之而受成長於人不識

所生惟識所養者乎鄙諺有之曰黃雞生卵烏雞伏之但知為烏雞之子不知為黃雞之兒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今以義合之後比成育之子此妾四不解也禮傳曰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義比於子而恩非子也故曰為後者異於為子也今乃以為後之公義奪育養之至恩此妾五不解也與為人後者自謂大宗無後族人既已選支子為之嗣矣今人之中或後重為之後後人者不二之也自非狗爵則是貪財此舉不生於仁義故尤之也非謂如李為嫡長先定庶少後生而當以為議此妾六不解也妾又聞父母之於子生與

養其恩相半豈胞胎之氣重而長養之功輕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長我育我顧我畜我出入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凡此所嘆皆養功也螟蛉之體化為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為由此觀之乳哺之義參於造化也今李雖受四體於陶氏而成髮膚於妾身推燥居濕分肌損氣二十餘年已至成人豈言在名稱之間而忘成育之功此妾一疑也夫人道之親父子兄弟夫婦皆一體也其義父子手足也兄弟四體也夫妻判合也夫唯一體之親故曰兄弟之子猶己子故以相守也今更以一體之親擬族人之跡長養之

實此出後之名此妾二疑也夫子之於父母其情一也而有以父之尊厭母之親以父之故斷母之恩以父之命替母之禮其義安取蓋取尊父命也凡嫡庶不分惟君所立是君命制於臣也慈母如母生死勿怠是父命之行於子也妾之母李尊命則由群之成言本義則倚之猶子計恩則妾之懷抱二者若此而今棄之此妾之三疑也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為子喬本字仲慎及亮有子瞻以喬為嫡故改字伯松不以有瞻而遣喬也蓋以兄弟之子猶己子也陳壽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既自有後遣喬子舉還嗣瑾祀明恪不絕嗣則舉不得還亮近代之純

賢瑾亮達之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於不義而犯非禮於百代此妾四疑也春秋傳曰陳氏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言為己子取而字之傳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往而承之也取而字之者母也往而承之者子也在母母之仁也則蜾蠃之育螟蛉在子子之義也則成人之後大宗也苟能別以為己子與為後之子不同文也則可與求禮情矣以義相況則宗猶父也父猶母也莊姜可得子戴嬀之子繫之於夫也兄弟之子可以為子繫之於祖名例如此而論者弗尋此妾五疑也董仲舒一代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中焉時有

疑獄曰甲無子拾道傍棄兒乙養之以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為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夫異姓不相後禮之明禁以仲舒之博學豈闇其義哉蓋以有後者不鞠養鞠養者非後而世人不別此是六疑也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傍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

不坐之條其為予奪不亦明乎今說者不達養子之義唯以為人後此是七疑也漢代秦嘉早亡其妻徐淑乞子而養之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其鄉邑錄淑所養子還繼秦氏之祀異姓尚不為嫌況兄弟之子此是八疑也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為周氏所養周氏又自有子時人不達者亦譏逸逸敷陳古今故卒不復本姓識學者咸謂為當矣此是九疑也凡為人後者止服所後而為本父服周一也女子適人降所生二也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三也諸侯之庶子不得服其母四也庶子為王不敢服其母五也凡此五者非致人情禮稱以義斷恩節

文立焉率情立行者夷狄之道也患世人未能錯綜禮文表裏仁義亂於大倫故漢哀以諸侯嗣天子各還尊其私親以為得周公嚴父之義而不知其大悖國典夫未名之子死而不哭既名之後哭而不服三殤之差及至齊斬所稟所受其體一也而長幼異制等級若此又今世人生子往往有殺而不舉者君子不受不慈之責有司不行殺子之刑六親不制五服之哀宗黨不修弔問之禮豈不以其蕞爾初載未夷於人乎生而殺之如此生而棄之受成長於他人則追名曰本吾子也乃全責以父子之恩自同長養之功此是十疑也勅下太常廷尉禮律博士按舊典決

處士博士杜瑗議云案所謂為人後者有先之名也言其既沒於以承之耳非生存之稱也纂為喬嗣則猶吾子泰之乎泰言又惻至其為子道可謂備矣而復欲同之與為人後傷情棄義良可悼也昔趙武之生濟由程嬰嬰死之日武為服喪三年夫異姓名義其猶如此況骨肉之親有顧復之恩而無終始之報凡于氏所據皆有明證議不可奪廷史陳序議令文無子而養人子以續亡者後於事役復除無廷避者聽之不得過一人令文養人子男後自有子男及闔人非親者皆別為戶按喬自有子纂喬應別為戶尚書按閭議賀喬妻于氏表與本妻陶離所稱不同隨

辭喬妻于氏撫子夫篤命小息率爲喬嗣一年喬妾
張生纂故驃騎將軍顧榮謂羣喬已有男宜使率還
間與爲人後者不同故喬其賈循取從子紘爲子物養
之恩皆如率循後有晚生子遣紘歸本率今欲喬即
便兒渭于表養率以爲己子非謂爲人後立六義十
疑以明爲後不並存之稱生言長嫡死乃言後存亡
異名又云乞養八子而不以爲後見於何經名不虛
立當有所附於古者無此事也今人養子皆以爲後
子又云爲人後者族人選支子爲之嗣非謂如率爲
嫡先定庶幼後生而以爲議此乃正率宜去非所以
明其無留也且率以若子之輕義奪至親之重恩是

不可之甚也于知禮無養子之文故欲因今世乞子
之名而傅引非類之物爲喩謂養率可得自然成子
避其與後之譏乎丹陽尹臣識議按于所陳雖煩辭
博稱並非禮典正義。譏欲之而必爲之辭者也臣
按尚書間議言辭清允析理精練難于之說要而合
典上足以重一代之式愚以爲宜如閩議

　異姓爲後議 晉後漢 宋魏

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
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
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
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

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
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
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母
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于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
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本無尊可加及其
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
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
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昭
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魏時或爲四孤論曰
遇兵飢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
緦麻親其死必也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

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
姓不爲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爲可然不傳土田議識
曰雖異姓不相爲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於
理爲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
人收以養活且褒姒長養於褒便稱曰褒姓無常也
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有子可以爲後
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
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
恩踰父母者也吾以爲田議是矣徐幹曰依所生父母於門外不加左
右通特爲立宮室別祭也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
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有更生之命受育養之恩

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于達叔議曰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死生既有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恩也棄絕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爲逆乎鄭伯哭姜氏誓而絕之君子以爲不孝及其復爲母子傳以爲善今宜謂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爲報父在爲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己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恩備矣崔凱良制發曰以爲宜服齊衰周分之繼父同居者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弼本劉氏養於陳氏及其亮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朗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理矣爲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及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爲人後者其姊爲舅姑大功姊他人也猶爲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晉太宰魯公賈充李郭二夫人有男皆夭充無嗣及充薨郭表充遺意以外孫韓謐爲充子詔曰太宰尊勳不同常人自餘不得爲比○宋庾蔚之曰四孤之父母是享孜五受石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爲後而苟使其子不存邪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爲人後何不戴其姓神不歆非類寧舍己族而取他人之族爲後若己族無所取後而養他子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絕嗣者便當還其本宗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祭祀之是也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九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

禮三十 嘉十五 沿革三十

讀時令 元正冬至受朝賀 朔望朝參及常朝日附

策拜皇太子 皇太子冊妃附

讀時令 後漢 魏 北齊 宋 東晉 大唐

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按上奉以先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曰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太史令高堂崇以為黃者土也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不讀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為令也是以服黃無令[illegible]○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有司奏讀秋令時侍中荀奕上議云武皇帝時光祿大夫華恒議以秋與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則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比熱炎赫服章多闕請如恒議詔可六年有司奏從延日正服漸備祗迓天和宜讀夏令奏可○宋文帝元嘉六年讀時令三公郎中拜請皇帝臨軒百寮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唯孝武帝時劉勰明帝時謝綠並於其事人主公卿並屬目稱嘆○北齊制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襪舄而受朝於太極殿西廂東向尚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興御酌卮酒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至立夏立秋則施御座於中楹南向立冬如春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大唐貞觀十一年復修四時讀令武太后聖曆元年臘月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人諝奏曰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于邦國今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此則聽朔之禮畢合于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玉藻聽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用又按月令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辭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為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乃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魯侯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玄所謂告其帝者即太昊等五人帝其神者即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

無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又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為世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即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享祭何為告朔獨闕其文若以君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臣博考載籍既無其禮請停每歲一月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奏議曰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

祖廟月取一政頒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者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其實一也春秋魯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政時也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廢其禮乎又按周禮太史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天子閏月而行告朔之事明矣每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

布政事此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玉藻之文也又按鄭玄云凡聽朔告其帝臣愚以為其告朔之時五方上帝之一也春則靈威仰之例以始祖而配之人帝及神列在祀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自魯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禮羊亡禮遂廢所以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也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與告朔之事至乎帝元始中王莽輔政庶幾復古後漢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於此而墜宋何承天禮論雖加編次於事則闕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但泥據前儒因循故事隋大業中煬帝令學士撰江都集禮只抄撮禮論更無異

文貞觀顯慶及祠令不言告朔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遂闕今若每月聽政於事亦煩孟月視朔恐不可廢從之開元十六年命太常少卿韋縚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孟月朔日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按令韋縚坐而讀之諸司長官亦升殿列坐聽焉歲餘罷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讀時令常參官五品以上正員官升文武坐）餘並具開元禮○議曰讀時令非古制也自東漢始焉其後因而沿襲按太宰職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之又春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玉藻復云聽朔於南門之外並無讀時令故事而辟閭仁諝云元日受朝讀令此則聽朔禮畢合

於王藻之文王方扆雖有服然大旨與仁謂不異皆臆說也凡言時者謂四時耳若正月之朔讀令則今云歲令何以謂之時耶其夏秋冬又何為不讀斯則辟閭輩誤矣

元正冬至受朝賀

漢 後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北齊 隋 大唐 常朝朔望日朝附 又

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諸侯群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幟傳云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下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大行設九賓臚句傳 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九賓則周禮九儀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法酒 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 自抑屈也 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群臣莫不振恐肅敬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患之叔孫通說帝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帝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竟朝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也春秋傳曰置茅蕞蕞音子外反綿音子悅反肄音以二反 至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

刻鍾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月 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俱依其制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執贄如古 [illegible] 為 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 禮古者 [illegible] 故用皮 [illegible] 揚觴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進璧古語曰御座則起此之謂也 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奉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illegible] 有哀不朝吉凶不相 [illegible] 孝子思也 [illegible] 日不食 后之喪廢朝服 [illegible] ○後漢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朝賀及贄 [illegible] 新起居 [illegible] 八典 年始觀燕 令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奉食舉樂百官受賜宴

享大作樂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群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 [illegible] 魏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為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其諸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為常○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月一日

有司乃宿設王公卿校　坐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
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　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起
上賀謁報又賀皇后從雲龍中華門入詣東閤下
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典輿車百官及受贄郎下至
計吏皆入詣陛部立其次其階衛者如臨軒儀漏未
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
中奏外辦皇帝出鍾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
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
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
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
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座前復再拜成

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
理禮郎引公特進匈奴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
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
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
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
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
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
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二千石以下同成禮
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常太樂
令跪奏雅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
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

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鍾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
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
謁者引王詣尊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
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
上千萬歲壽侍中云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
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
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諸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
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
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
令跪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
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

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
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
奏請進舞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妓
乃召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
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如有故不朝之歲各遣使奉貢禮如之○東晉江左多虞不
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
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
三恪下王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若有能
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樽曰白獸樽蓋施以白虎形以名焉按禮記知卑子

卒未辨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進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為子卯也大矣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曰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樽蓋杜舉之遺制

○宋因晉制無所改異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恪上○齊因之○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闢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樽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

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御座前施奏珪璧太公以下至阼階脫舄劍升殿席南奉贄拜璧禮畢下殿納舄佩劍詣本位主客郎徑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從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食畢樂妓奏太官進御酒主書付黃甘逮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樽以次還座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行與會則劍履升坐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

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illegible]應南面何夏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詔壺於南欄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並量所付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既冢宰隸職今元日五等贄玉既竟請以主客郎受鄭玄注觀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掌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

殿前納舄升階[illegible]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敬宮室按庭氏[illegible]以[illegible]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事御宮乘小輿至太極階乃乘板輿升殿制可○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盛之設漢燎衛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樽自餘亦多依舊禮云○北齊元正大饗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勳品以

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吏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會日侍中慰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否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州郡國使人寫以詔牘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度詔書正會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一曰政在正身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終四曰長吏浮華奉客以求小名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慝氣干亂奉公內外國有紀綱不設所宜糾劾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國上計訖罷○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

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預會則設坐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劍以升會訖先興○大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至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圓丘皆令攝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緣修新格將畢其日視圓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若親拜南郊受朝須改既令攝祭理不可移伏請改正從之因敕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為恒式至天寶二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敕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

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圓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以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仍永為恒式又至六載十二月敕承前諸道差使賀正十二月早到或有先見或有不見其所賀正表但送省司又不同進因循日久於禮全乖自今以後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便見通事舍人奏知其表直送四方館元日使下後一時同進永泰二年十一月詔冬至令有司祭南郊後於含元殿受朝賀建中二年十一月敕宜以冬至日受朝賀初永徽五年十一月武后立羣臣命婦朝皇后稽儀冬至元日百官不於光順門朝賀皇后至乾元元年張皇后遂行此禮禮儀使工部侍郎于休烈先奏曰據周禮有命女命婦大命人主婦朝女君自永徽五年以則天為皇后始行此禮與

日命婦又朝光順門朝宮命婦並入請處殊為失禮有詔乃停永泰二年知于宣政殿會有官及命婦太常博士哀利貞上疏比決以恩已于宜政殿上蒙設命婦坐位奏九部後及散樂並說宣改門入臣以為前殿正殺非命婦之會之庭象習路門非唱後進御之所今請命婦今于與殿九部夕從東入散樂一色請僖着君於二散引設自可備極恩私從之政向蘇德致也其尋常朝參准貞觀十三年十月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詔許之至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太尉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初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擁滯衆務自今以後每日恒坐永徽元年十月五日敕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至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為恒式准

元日令中書令讀諸方表神龍元年四月十四日初
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望桼日赴殿食貞元七年
四月勑昔者賢聖覩法象因天地交會之序爲父子
相見之儀沿習成風古今不易王者制事在於因人
酌其情而用中順其俗以爲禮咸覩之儀旣行父子
之間資事之情豈隔君臣之際中恩鄉上白我爲初
自今以後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
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桼在京者並隨班列官
令所司即量定儀注頒示仍編禮式以著恒規其正
至儀具開元禮武太后聖曆初鳳閣侍郎王方慶奏日准令周喪大功未葬並不得朝賀
仍終喪不得宴會比來百官不守並赴京參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非皇化伏請禁
之

策拜皇太子皇太子稱臣附 後漢 東晉 北齊 大唐
後漢制拜皇太子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
御座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
中常侍持太子璽綬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曰皇
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
歲因大赦天下禮畢○東晉孝武帝泰元十二年臺
符問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不國子博士車
胤云百辟卿士咸與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唯
方伯牧守不覩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載其乃誠
故宜有上禮亦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
賀而已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武帝咸寧中詔王新
拜有司近臣諸王公主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
已崇建普天同慶謂應上禮奉賀按漢魏故事皇太
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旣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
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爲孝經資事
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
子稱臣如舊詔從之尚書符又問王公以下見皇太子儀及所稱侍中錄尚書議朝臣太
宜來皇儀拜敬太子稱其可拜者於傳不見其文故太傅洋拜敬太子稱臣則拜之謚又太學三年
詔議其典尚書博士詔宜稱皇太子則漢魏開闕○北齊拜其朱衣絳紗尾性紫綬宜稱情而已
皇太子皇帝臨軒司徒爲使司空副之太子服遠遊
冠入至位使者入奉冊讀訖皇太子跪受冊于使者

以授中庶子又受璽綬於尚書以授庶子稽首以出
就冊使者持節至東宮宮臣內外官定列皇太子階
東西面若幼則太師抱之主衣二人奉空頂幘服從
以受冊明日拜章表於東宮殿庭中庶子中舍人乘
軺車奉章詣闕堂謝擇日齋於崇正殿服袞冕乘安車
詣廟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會明日三品以上箋賀
○大唐臨軒冊命皇太子具開元禮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一

禮三十一　沿革三十一　嘉禮十六

皇太子監國及會宮臣議　春夏封諸侯議
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　諸王公城國宮室車服旗議
錫命
策拜諸王侯　三公附　服冕議　奏樂
諸王公侯留輔朝政嫡子監國議

皇太子監國及會宮臣議　北齊　隋　大唐

北齊天寶元年皇太子監國在西林園冬會羣臣議
皆東面二年於北城第內冬會又議東面吏部郎陸
卬依北禮魏收啟為西面邢子才議依前曰凡禮

有同者不可令之異已說天子至於大夫皆東面馬
況以方面之少何可皆不同乎若太子定西面者王
公卿大夫士復何向也南面人君正位今一官之長
無不南向太子聽政亦南面坐議者引晉舊事太子
在東宮西面為避尊位非為鄉臺殿也子才以為東
晉博議依漢魏之舊太子皆臣四海不以為嫌又何
疑於東面禮嗣子絕旁親嗣子冠于阼冢子也接以
太牢漢元著令太子絕馳道此皆禮同於君又晉王
公嗣攝令臨國乘七旒安車駕用三馬禮同三公近
宋太子乘象輅皆有同處不以為嫌況東面者君臣
通禮獨何為避明為鄉臺所以然也近皇太子在西
林園於殿供東面於北城非宮殿之處更不得邪
諸人以東面為尊宴會須避按燕禮義君位在東
賓位在西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不在西也禮
乘君之車不敢曠左君在惡空其位左亦在東不在
西也君在阼夫人在房鄭注人君尊東也前代及今
皇帝宴會接客亦東堂西面若以東面為貴皇太子
以備后之禮監國之重別第宴臣宜自得申其正位
禮者皆東宮臣屬公卿接宴觀禮而已將以西面為
甲賓是君之正位太公不肯北面說丹書西面則道
之西面乃尊也君位南面有東向西何可皆避且事
雖少異有可相比者周公臣也太子子也周公為冢

宰太子為儲貳明堂尊於別第朝諸侯重於宴臣宮
南面貴於東面臣隸於子冢宰輕於儲貳周公攝政
得在明堂南面朝諸侯今太子監國不得於別第宮
東面宴客情所未安且君行以太子監國君宴不以
公卿為賓明父子無嫌君臣有嫌按儀注親王受詔
冠婚皇子皇女皆東面今不約三公南面獨約太子
何所取耶議者南尊故就西面轉居尊位更非合禮
方面既少難為節文東西二面君臣通用太子宜然
於理為允魏收議云去天寶初皇太子監國冬會羣
官於西林園都亭坐從東面議欲於觀中正殿臺故
也二年於宮冬會坐乃東面收　以為疑前者遂宜

別議議者同之邪尚書以前定東面之議復申奏
此乃國之大禮無容不盡所見故以爲太子東面位
在於震長子之義也按易八卦正位嚮中宮太子今
居北城於宮殿爲東北南面而坐於義爲背也議者
立議據東宮爲本又按東宮舊事太子宴會多以西
面爲禮此又誠證非徒言也不言太子常無東西二
面之坐但用之有所至如西閤東面所不疑也未知
君臣車服有同異之議何爲而發就如所云但知禮
有同者不可令異不知禮有異者不可令同若別君
臣同異之禮恐有紛然劉書不盡也子才竟執東面
攸執西南摽引據各相往復其後竟從西面爲定

通典卷七十　一一

時議又疑官吏之姓與太子名同子才又謂曰按曲
禮大夫士之子不與嗣君同名鄭注云若先王之亦
不改漢法天子登位布名於天下四海之內無不咸
避按春秋經衛石惡出奔在晉衛侯衎卒其子惡始
立明石惡與長子同名諸侯長子在一國之內與皇
太子於天下禮亦不異鄭言先王不改蓋以此義衛
石惡宋向戌皆與君同名春秋不譏皇太子雖有儲
貳之重未爲海內所避何容便改人姓然事有消息
不得皆同於古官吏至微而有所在朝夕從事亦是
難安宜聽出官更補它職制曰可○隋文帝開皇初
皇太子勇准故事張樂受朝宮臣及京官北面稱慶

帝誚之遂從定儀注西面而坐唯宮臣稱慶臺官不
復總集煬帝之爲太子奏降章服宮官請不稱臣從
之○大唐睿宗景雲二年四月欲傳位于皇太子召
三品以上官謂曰朕素懷澹薄不以萬乘爲貴昔居
皇嗣已讓中宗及居太弟又固辭不就思脫屣於天
下爲日久矣今欲傳位於太子卿等何如羣臣唯唯
莫有對者皇太子遣右庶子李景伯讓監國上不許
殿中侍御史和逢堯諫曰陛下春秋未高聖恩次洽
昔韋氏亂政百寮多權今萬姓顒顒欣倚睿德豈可
即爲讓乎上從之遂有制政事皆取皇太子處分若
緣軍馬刑殺五品以上除授政事與皇太子商量然

通典卷七十　一四

後聞奏其會宮臣儀注具開元禮
　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東巡皇太子監國有司
儀注某曹關某事云云被命議宜如是請爲牋如左
謹關
　右署衆官如常儀
尚書僕射尚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參
議以爲宜如是事諾奉行某死罪死罪
　年月
　右牋儀准於啓事年月右方關門下位及尚書
官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經也

某曹關太常甲乙啓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
云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詳檢應聽如所上事諾
符申攝奉行謹關

年月日
右關事儀唯於黃案年月日右關門下位年月
下左方下附列尚書衆官署其尚書名下應云
奏者今言關餘皆如黃案式
某曹官司徒長史黃甲啓辭押某州刺史景丁解騰
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
尚書某甲參議以爲所論正如法令告報聽如所上
請爲令書如左謹關

通典卷七十一　五

右關門下位及尚書署如上儀司徒長史王甲
啓辭押某州刺史景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
書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
年月日　書令某甲上建康宮無令附
右令曰下司徒令報聽如某所上其官擬奉行故事
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日朔甲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僕射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事云云令如是請爲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屬奉行如故事

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內出下外儀
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爲某官如故事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右令書板文准詔書板文
尚書下云云奉行如故事
右以准尚書敕儀　起某曹
右並白紙書凡外內應關牋之事一准此爲儀
其經宮臣者依臣禮
刺史二千石誡敕文曰制詔云云某動靜屢聞

通典卷三二　一六

右除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
制詔餘如常儀
辭關板文云某官糞土臣某甲臨官稽首再拜辭制
曰
右除糞土臣及稽首云云某官某甲再拜辭以
令曰代制曰某官宮臣者稱臣
春秋封諸侯議魏晉
後漢鄭玄曰按祭統云古者於禘發爵賜服於嘗出
田邑今封諸侯則違古且土地皆慶賞之事漢家故
事丞相始拜皆封列侯其在秋冬者先賜爵關內
侯俟春而後封祭法嘗出田邑先師或以爲

邑人皆田或以為削黜田邑於此時也○魏王肅議論孟夏之月天子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忻悅故左傳賞以春夏是也○晉張融評曰按洛誥成王命周公後封伯禽以周之正易也卦云宜建侯據二經周人封諸侯不以秋夏也周禮夏官司勳爵令夏封諸侯故取此月東晉紀論曰月令所記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田邑夏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拘一也

錫命　周　東晉

周制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一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司農云受職治職事也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司農云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也三命受位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四命受器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下大夫亦四命五命賜則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六命賜官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也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者侯出為一州之職入為三公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也封為上公入為伯分主東西長于諸侯賓于天子天子之吏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王制云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袞冕與王者之後同故諸侯之服自袞冕下如上之服大國之君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春秋左氏傳說諸侯嗣年即位天子錫以命珪珪者諸侯所執以朝聘之瑞也公羊傳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加我以袞龍之服傳曰錫者賜也命者加我服也又諸侯有功加之九錫一曰衣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武賁之士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賞賜者九錫之數諸侯大國不過九次國七小國五○東晉羊玄之說將以左氏云天子錫諸侯命珪以為符信珪者諸侯所執以朝覲之瑞也按晉成公即位八

年乃得命珪三年夏公如晉此朝也未有珪朝何執也凡命者謂方策之書也猶今敕令○覲禮曰諸侯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尚書文侯之命云平王錫晉文侯秬鬯珪瓚作文侯之命命者王之教令其事非一策而已

諸王公城國宮室章服車旗議　周　晉

虞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周制春官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王以賞賜有功者○晉博士孫毓駁錫等議曰周禮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上公謂三公有德加命為方伯者國家謂城也公之城蓋方九里

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宮方五百步又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又如禮諸侯之城隅高七丈門阿皆五丈又禮諸侯以務殷屋今諸王封國雖有大小而所理舊城不如古制皆宜仍舊其造立宮室當有大小之差然周典參大異於今儀步數之限宜隨時制又諸侯三重門內曰路門中門曰雉門外門曰庫門雉門之外設罘罳（罘罳屏也）高五丈其正寢與廟同制皆殷屋四阿堂崇三尺此其舊典略可依也餘皆稱事取供而已旌旗旂數綵纓貳車各以其命之等又曰金

輅建大旂同姓以封象輅建大赤異姓以封（諸以金象者）（象輅車節）今制從餘除之（餘者）王從公者出就封朝祀之車宜路車駟馬建大旂九旂畫蛟龍禮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皆如王之服祭服宜玄冕朱裏玳玉三采九旒纓三色九就冊組纓玄衣纁裳畫九章以事宗廟其祀社稷山川及其群臣助祭者皆長冠玄衣其位不從公者皆以七為節其他則同諸王朝服依漢魏故事皆遠遊冠五時服佩山玄玉不復以國大小為差其群臣侍從冠服皆宜如服制今也諸王公應助祭按周服之職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九公則鷩冕公之服自袞

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禮記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袞請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袞龍與王者之後同然則九命及二王之後乃服袞衣無升龍三公之服當從鷩冕而下太尉三公助祭宜服鷩冕七章冕繅九旒赤舄三公勒道從外官不與齊祭者自可如舊

策拜諸王侯（附三公奏樂服冕讓附）後漢 晉 北齊 諸 大唐

後漢制拜諸王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云大常住蓋東句讀文以此異也）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座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某以某為其（按丁孚漢儀載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如為司徒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建爾

于位為[illegible]五教在寬允左右朕躬宜力四方[illegible]皇家於戲木國之鈞方[illegible]亮天之工可不慎歟其戒之哉其勉也哉）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西立受璽印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讚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為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晉武帝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按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為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

肆無鍾磬之樂又按大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曆
作命出啓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太常王師等言拜三
公應有樂宿設懸于殿庭令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
按儀禮有樂公侯大臣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傳曰國
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寮陪位此
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子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
臣皆有樂故詩敘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歌
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
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
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
使宜有金石之樂詔曰三公與司皇帝有與之禮何

以不設樂又王位尊尚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言臨
軒拜三公不應有樂和云禮無其文按衛宏撰漢儀
拜丞相亦無樂古之饗樂有樂者以暢賓主之歡耳
今拜三公事畢於階庭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事
於樂又按六冕之服主於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
見服冕者故拜公不應服冕冕比齊策諸王以臨軒
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賫各板詣東第王乘高
車鹵簿至東掖門上犢車既入至席尚書讀策以
授王又授章綬冊筆出軺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閶闔
伏閤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即拜鴻臚卿持節吏部尚
書授策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軺持節詣王第

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illegible]者詣策博士
讀策王俛伏興進受策章綬茅土俛伏三稽首還本
位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策乘軺車至州如
王第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恭
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
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
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
在取社壝方面土苞以白茅內青箱中函方五寸以
青塗飾封授之以為社○隋臨朝冊命三師諸王三
公並陳車輅餘則不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
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春冊開國郊社令
奉茅土立于仗南西面每授冊訖授茅土焉○大唐
之制如開元禮

諸王公侯留輔朝政嫡子監國議　晉
晉博士孫毓等議按周禮典命職凡諸侯之嫡子誓
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誓猶告也謂公之子如侯
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春秋曹伯使其
太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踐土之盟衛成公使其
母弟武如會經書曰衛武叅甲午序於諸侯又左傳
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
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illegible]非太
子之事也周之制諸侯以功德入為王卿士[illegible]

理其國事今諸王公侯受任天朝非嫡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國封大小領兵軍數自當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合於古議今之車服與古禮不同依禮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印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令而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國相以下見嫡子宜如臣而不稱臣又禮非其臣則荅拜國之命士上達於其君者嫡子宜荅拜其文書稱嗣子宜曰王嗣子某公侯嗣子某以於父爵明不專國也其接見可稱第下文書表疏皆臣禮而不稱臣令之監司上官文書皆爲記告嫡子監國其下羣臣官文書宜稱告不言命稱教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一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二

禮三十二 嘉禮十七 沿革三十一 歷代

天子追尊祖考妣上尊號附

天子崇所生母議附追崇　諸侯崇所生母議

支庶立爲天子追尊本親議

追錫命議　王侯在喪襲爵議附尊情

天子追尊祖考妣上尊號附 周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武王追尊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盧植云太王王季之父也美大故號之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實始翦商王季緝和文王懷保王業所興故追王也亡然亦同尊號其所以追之不以卑臨尊也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追王大王王季以下者以王迹之所起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于是著焉漢高帝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公雖父乃人臣也奈何使人主朝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矣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詔曰人之至親莫大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子有天下歸尊於父此人道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下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後漢荀悅曰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晉灼讓太上令問中庶子鄭寶云太公家令說太公爲是爲非對曰荀悅論賜家令爲非臣以悅不識高帝意宮常

雖貴爲天子事父不失子之禮將即位已六年而不加父號是以家令言雖父乃人臣也言無可尊敬名號當與人臣同儀欲以此感動之帝賜家令言乃尊即立號太上皇得人子尊父之道若不聞家令言父終無號矣家令說是也又追尊妣曰昭靈后○魏文帝即王位尚書令桓階等奏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期撥亂啟魏大業然禰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表功崇德發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大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以爲太尉公侯誕育聖哲以濟群品可謂資始其德之號莫過於大王詔曰前奏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神主然君不宜但依故爵乘朝車也禮有尊親

之義爲可依諸王比更議博士祭酒孫欽等議按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乃與王者之後宋公同號然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誕育太皇鴻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過大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者上謚號爲大王於是漢帝追謚爲大王及受禪追尊大王爲太皇皇帝考武王爲武皇帝尊王太后爲皇太后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司空陳羣等議以爲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爲王是時周天子以王爲號追尊即同故謂不以卑臨尊也魏以皇帝爲號今追號皇高祖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爲王乃以卑臨尊也

故漢祖尊其父爲上皇自是以後諸侯爲帝者皆尊其父爲皇也大長秋特進君宜號高皇載主宜以金根車可遣大鴻臚持節乘大使車從騶騎奉印綬即鄴廟以太牢告祠從之又詔曰蓋聞尊嚴祖考所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克昌王業而詩書之義追尊稷卨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既發跡於高皇高皇之父處士君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以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以下會議號謚侍中劉曄議周王所以後稷爲祖者以其唐之諸侯佐堯有大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跡自高皇而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

聖思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侍中繆襲議以爲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是以周文演易以冠四德仲尼作春秋以統三正又謚法曰行義悅人曰元尊仁貴德曰元處士君宜追加謚號曰元皇太傅鍾繇議按禮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乃唐堯之所以敦敘於九族也其禮上殺於五非不孝敬於祖也下殺於五非不慈愛於其孫也旁殺於五非不篤友於昆弟也故爲族屬以禮殺之處士君其數在六於屬已盡其廟宜毀其主當遷今若追崇帝王之號天下素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帝櫛風沐雨勤勞天下爲非功也推以

人情普天率土不襲此議處士君明神不安此禮今
諸博士以禮斷之其議可從詔從之○晉武帝受禪
後太始元年追尊皇祖宣王曰宣皇帝伯考景王曰
景皇帝皇考文王曰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
后尊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宋武帝受禪追尊皇考
爲孝皇帝皇妣爲穆皇后策曰維永初元年七月皇
帝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考尊號曰孝皇帝仰惟聖
靈邈焉阻遠昔有周丕崇祚興昌孝其在魏晉亦申
情禮所以聿追來孝所因者本謹稽式上代考諸令
準稱謂既極情典攸遂所以俯順天人俯揆率土在
心遠慕庶云有慰追尊先后策曰維年月朔皇帝謹

遣某官某奉策上皇妣尊號曰孝穆皇后伏惟皇妣
資坤厚之性體母儀之德等美姜嫄齊列姙姒訓積
中閨化流自遠膺曆運之期饗茲天位謹依前典敬
奉大禮仰纂聖善之愛俯增蓼莪之思○齊高帝受
禪追尊考曰宣皇帝妣曰孝皇后○梁武帝受禪追
尊考曰文皇帝妣曰獻皇后○陳武帝受禪追尊考
曰景皇帝妣董氏曰安皇后○後魏道武帝稱尊號
後追尊遠祖二十餘代皆稱皇帝則歷代未聞也不
復更載謚號焉○北齊文宣帝受東魏禪追尊祖爲
文穆帝妣爲文穆皇后考爲獻武皇帝兄爲文襄皇
帝母爲皇太后○後周閔帝受西魏禪稱天子追尊

考曰文王後其弟明帝立稱帝號追尊文王曰文皇
帝後其弟武帝立追尊曰德皇帝○隋文帝受禪追
尊考曰武元皇帝妣曰元明皇后○大唐武德元年
五月追謚高祖爲宣簡公曾祖爲懿王祖爲景皇帝
父爲元皇帝天寶二載三月追尊咎繇爲德明皇帝
凉武昭王爲興聖皇帝仍各立廟每歲四孟月享祭
至寶應中禮儀使杜鴻漸請停四時獻享

天子崇所生母議 追崇附 東晉 宋

東晉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爲皇太妃 徐邈與范寧書訪其事寧答謂子不得爵命母妃是太子婦號必也正名寧可以稱母也既重與奪書曰禮天子之妃曰后稱惟稱后妃之德后妃之名可謂大同則以尊帝皇極稱崇物備者在於此也故太后之號

定於前朝而當今所尤也也君必欲章服同于后而名號其于妃則可因夫人之稱而加皇太以明尊雖一理爲于文物之章諸未書崇高之極此又今之所誠不可得行也足下謂太子妾稱妃然古無此播出於後代今有皇太之別可例論耶又答曰按公羊傳母以子貴當以此義母名禮有君之母稱夫人諸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所爲尊母非使極尊號也並后匹嫡嫌有春秋謂義稱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況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稱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尊太則至尊之母也皇君之謂也君太夫人豈不允乎殷仲堪與徐邈書云后者[illegible]人之貴號在復則言后在册則加太謚天子之妃册后稱雖曰后妃之德后妃一名其義一也設使正后處內貴妾於不可稱妃違又蒸名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則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但名辭夫人而實姝同體故敢配厭羣臣無服所服以爲異也鄭云近臣從服唯君所服君嫡夫人殺則有制重者故曰雖君所服之耳與君同重自施近臣驗僕而非三卿五大夫內有宗廟之祭外有王伯之令何得以私服卿正故無母爲夫人上之不得以子宗嫡外之不得以接侯伯世國內中其私而崇其義亦[illegible]使伯子男之臣於內稱君曰公于雖人居肆崇行

服而無大夫不從所以知上何天王也趣性杂得茺此子以其序云云私情典是以太妃卑服服章備如太后唯不敢從于宗廟禮又日百官不服何日所以令無服之制也范于時都謂不應同皇后服章以尊令議難之自塞矣書傳于無天子庶母之文且妾於文君夫人可為遍稱如五等爵皆稱公耳天王之與皇后未聞二其號者所以關之情禮而定太妃之稱良有由矣宜同皇極故上比稱皇屈于劉廟故違避伉儷不曰后而曰妃因名求實可謂志乎禮者太后與妃義無典有假令國君在妻自當稱夫人但王典無一名不得以闕公夫人為稱耳

書令王珣奏下禮官詳正按太常臣徐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昭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遠准春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

禰之道著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徐等議追尊會稽太妃為簡文皇太后也○宋文帝元嘉元年司空錄尚書事臣羨之等言伏惟先建好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坤範訓洽母儀用能啟祚聖明奄宅四海而天祚永遠嚴親貞遠臣等參議遠准春秋近稽漢晉謹追上尊號為皇太后禮官撰謚用崇寢廟

諸侯崇所生母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妾母之子為君子得尊其母為夫人按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為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為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謹按尚書舜為天子瞽叟為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為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玄駁曰禮喪服父為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為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哀姜薨于

齊之經僖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行稱法之義是也桓夫人文姜氏公薨之[illegible]春三月夫人孫于齊近漢呂后殺人亦及庶子趙其與姜氏輕重足也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家准正論云時俗之論曰庶子為公可以尊其母為夫人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按隱公三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應復言仲子明其與妾為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襚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鄰國也左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表准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李立妾為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襚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已正

為夫身為國君而母為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立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為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

支庶立為天子追尊本親議 漢 魏 晉 後魏

漢宣帝追尊祖衛太子史皇孫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有司請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史皇孫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曰悼園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曰戾園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illegible]戾后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人滿千六百家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哀帝初入為太子祖母傅太后母丁后皆在國自稱以定陶恭王為稱（按元帝傅昭儀有寵生一男為定陶恭王帝崩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成帝無繼嗣立定陶王為太子詔徙楚孝王為定陶王奉恭王後詔傅太后與丁后自居定陶國成帝崩太子立是為哀帝）及即位高昌侯董宏上言宜立定陶恭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宏引秦莊襄王母本夏氏為華陽夫人及子楚即位俱稱太后今宜立定陶恭王后為皇太后）左將軍師丹劾奏宏加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

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諭詿誤聖朝不道帝新立謙讓納丹言免宏為庶人（時傅太后大怒要欲必稱尊號詿音卦）後帝白令王太皇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初成帝母稱太后成帝趙皇后俱皇太后）又曰春秋母以子貴遂尊傅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中郎將冷褒後奏言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置吏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恭皇立廟京師帝復下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言大司空師丹又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以定陶恭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恭皇號謚前已定議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降其父母周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恭王立後承祭祀令恭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代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也由是上怒策免丹後歲

餘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后丁后爲帝后後更號帝太后爲皇太后太后崩合葬稱孝元傅皇后陵其後爲王莽毀發貶號○後漢安帝建光元年有司上言皇考清河孝王至德純懿含弘光大既受帝祉載生明聖篤章法制宜有尊號不宜稱王宜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后詔曰其告祠高廟使司徒震持節大鴻臚持進樂平侯常副奉策璽綬到清河上尊號桓帝即尊位追尊祖河閒孝王曰孝穆皇妣趙氏曰孝穆后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尊母曰孝崇園貴人靈帝即位追尊祖爲孝

元皇妣夏氏爲孝元后考爲孝仁皇母董氏爲慎園貴人○魏文帝制以後如以傍支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號詔曰依漢祖之尊太上皇是也且禮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漢氏諸侯之入皆受天子之命徵于宗也而猶顧其私親僭擬天號豈所謂爲人後之義哉後代若有諸侯入嗣者皆不得追加其私考爲皇妣爲后也敢有佞媚妖惑之人欲悅時主謬建非義之事以亂正統者此股肱大臣所當禽誅也其著乎甲令書之金策藏諸宗廟副乎三府尚書中書亦當各藏一通○齊明帝即尊位追尊考始安貞王爲景皇妣妃爲懿后

追錫命議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識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

王侯在喪襲爵議 晉附大唐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者拜授康素服恭靜議按周禮天子公卿諸侯吉服皆玄冕朱裏玄表纁裏有喪凶則變之麻冕黼裳邦君麻冕蟻裳云麻冕者則素冕麻不加采色又變其裳亦非純吉亦不純凶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

以玄冠絳衣一服而已有喪凶之事則變吉服以從簡易故諸王薨遣使者拜嗣子爲王則玄冠縗絰服祭以承詔命事訖然後反喪服考之前典則差周書論之漢室則合常制王肅議尊者臨卑不制縗麻故爲之素服今康處三年喪在縗絰之中若因喪以命之則無復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按古晉康王受策命皆服而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服故臣以爲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服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其服即位而哭於禮爲合

人情詔從之

奪情議

按成王崩康王即位上宗奉同瑁王再拜三祭按鄭玄曰即位必醴之者以神之以神之者以醴啐成之也以醴啐成之者醴酒飲至齒不入口曰啐既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又禮始冠加爵小者醴之所以加重以成其尊也又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拜畢立於門外使者既出拜送還升嚌醴訖又再拜正與康王即位事同古今相參事無違者王肅又議凡奉神祭祀則有受胙之爵嘉慶事則有醮醴之儀若君薨而太子即位孤之位無醮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臣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既大殮羣臣以策書受成王

命以命康王是爲受顧命之戒非即位之事王從三宿三祭上宗曰饗而不嚌醴也此王者隨時之禮非常行之典不可以爲拜諸侯嫡子之儀奠爵之曰乃受于孝孫所以增哀戚之懷非禮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而使者又既出謂之受神之醴復非餽奠之時按拜陳思王子志爲濟北王又與今異猶須至嚌醴畢然後使者出今據鄭玄說即位醴之以成其禮猶愈于使者既出不設餽奠而獨嚌醴臣猶以爲非禮之衷今京師廷拜諸侯嗣子無事有嚌禮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賜服於斯有冠醮而無冠醴此謂諸侯大夫以平吉受賜服於天子太廟歸設祭於其廟服賜服而受冕醮之禮也可依此使者既出公猶服命服設奠而告又禮小祥之祭然後嚌之此自告其廟非王命之所加如禮不嚌既告反服即位而哭既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高堂隆議拜受儀按舊典天子遣使者齎車服策命命諸侯嗣位之禮工卿爲使者嗣君遣上卿吉服迎于境自吉服勞于郊館宗廟致殯餼告期日受命于祖廟設扆主布几筵於戶牖之前命車設于庭西上安車駟馬皆在其車之東使者奉策服印綬加設板策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內史在右嗣君端委以入升自阼階西面立使者以皇帝命命冕內史贊之嗣君降於

兩階間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命曰無下拜嗣君升成拜內史加詔板策命于服上以東嗣君進而西趍受于兩楹間皆旋復位嗣君釋端委服降升成拜如初使者降出升車嗣君拜送於門外修享贈餞之禮使歸嗣君送至于境嗣君釋冕服素弁環絰移昌氏反袂修奠祭之禮告于殯宮訖乃釋弁絰反喪服此其大略也其他則同之○大唐武德二年正月尚書左丞崔善爲奏曰欲求忠臣必於孝子比爲時多金革頗違墨經之義丁憂之士例從起復無識之輩不復戚容如不糾劾恐傷風俗制曰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調露二年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本官每入

朝必徒跣至城門外然後乘有轜輾而朝夕宿在省則帶地籍藁非公事不言亦不啓齒歸必縗絰號慟無恒國朝奪情者多矣違非合典禮武太后長安三年正月勑三年之喪自非從軍更籍者不得輙奏起復至廣德二年三月勑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今以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輙有奏請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二終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三

禮三十三 嘉十八 沿革三十三

五宗 公子二宗

繼宗子議 宗子孤為殤附 事宗禮

九族 敦疎遠外親

鄉飲酒

五宗

孔穎達曰別子之後族人衆多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者與親兄弟為宗族人一身事四小宗幷大宗為五宗也

周 晉

周制別子為祖 諸侯庶子別為後代始祖者也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也孔穎達曰諸侯庶子之別於正嫡故稱別子也為祖者別子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則諸侯嫡孫代代為君而

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君故云別子也其亞為後代之始祖故云為祖也 繼別為宗 別子之代代長子為其族人之宗所謂百代不遷之宗者也孔穎達曰別子之代代長子祖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代不遷之大宗 繼禰者為小宗 別子庶子之長子也為其昆弟為宗也以五代則遷之故謂小宗孔穎達曰謂別子之庶子之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五代則遷之宗 大傳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代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代則遷也 孔穎達曰別子之所自出者為別子或由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代子孫恒繼此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其繼高祖至子五代繼曾祖至孫五代繼祖至曾孫五代繼禰至玄孫五代不復與四從兄弟為宗故云五代則遷鄭玄曰遷猶變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及祖亦有也有則小宗四與大宗五也 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 孔穎達曰四代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代之時謂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代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代不復[illegible]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為宗是宗易於下也[illegible]哉

八亦敬宗則尊祖之義也宗者祖禰之正體白虎通曰宗者
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毛萇曰宗將有事
族人皆侍所以必有宗者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
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無所以統理族人者也宗其
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宗其爲高
祖後者五代而遷也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其
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
爲父後者爲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別子各爲其子
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一凡五
宗人之親備矣辞綜述鄭氏禮五宗圖曰天子之子
稱王子王子封諸侯若魯衛是也諸侯之子稱公子

公子還自仕食菜於其國爲卿大夫若魯公子季友
者是也則子孫自立此公子之廟謂之別子爲祖則
嫡嫡相承作大宗百代不絶大宗之庶子則皆爲小
宗小宗有四五代而遷巳身庶也宗禰宗巳父庶也
宗祖宗巳祖庶也宗曾祖宗巳曾祖庶也宗高祖宗
巳高祖庶也別遷而唯宗大宗耳○晋杜元凱宗諱
曰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爲祖
其子則爲大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疎之別
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爲後雖七十無無亡
婦若殤死則緦經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爲
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爲之齊縗其月數各以

親疎爲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絶則爲之齊
縗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
宗大宗然則繼體君爲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
以命別子爲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
逮於君則就君屬絶於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
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爲祖或
云命妾子爲別子其嫡妻子則還宗於君皆非也別
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
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疎爲比姊妹出嫁不
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賀循宗義曰古者諸
侯之別子及起於是邦爲大夫者皆有百代祀之謂

之太祖太祖之代則爲大宗宗之本統故也其支子
旁親非太祖之統謂之小宗小宗之道五代則遷當
其爲宗宗中奉之加於常禮平居則每事諮告死亡
則服之齊縗以義加也又喪服要記曰公子之二宗
皆一代而巳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爲一宗之祖也謝徽
注曰母弟於妾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妾子同爲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即上所謂別子爲祖也
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爲大宗乃成百代不遷之宗
也謝徽注曰賀公答庾元規云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邦而爲大夫者其後繼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
鄭玄亦曰太祖謂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
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傅純云別子爲祖不限前後此謂每公之子皆別也傅純問賀
曰要記云庶兄弟既死之後各自爲一宗之祖其嫡

禰之各爲大宗此是大傳所爲別子爲但者也然則別子有十便爲十祖宗也而母弟之後獨無大宗母弟本重而後輕庶弟本輕而後重其義可乎又王氏以別子爲祖諸侯母弟則不盡爲祖矣杜氏以爲始封之君別子一人爲祖二家不同頗聞其說答曰君之母弟與群庶兄弟俱爲別子之後俱爲大宗而難云母弟之後獨無大宗不審此義何所承乎以僕所定母弟爲宗不應有疑則本輕後重之難無所施也又按禮別子爲祖不限前後此爲先公之子皆別子也則魯之三桓鄭之七族盡其人矣王杜二義不同者二儒通識不應有謬儻所言者自有所施不見其

文淺學所見謂如上義傳又問曰大傳云其士大夫之嫡公子之宗道也請解之答曰士大夫者謂庶昆弟之在位也其士大夫之嫡者謂公子之子孫各祖其別子大宗之道又由此而成故重言公子之宗道也殷浩問范宣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請解其義答曰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唯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子孫各祖公子以爲別子各宗其嫡子以爲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別子之後百代不遷之宗者也所以舉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尤復爲小宗故特舉嫡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謂

庶宗大宗上論其一代之嫡庶耳至于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宗道成故重釋也曹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其士大夫之嫡者此爲諸侯別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孫或庶弟之子孫位爲大夫皆各祖別子爲始祖各宗其嫡爲大宗嫌庶子小宗之後猶不得爲嫡故通稱嫡以明之後代皆應同正也庾亮問賀循曰按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以重其統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則本枝昭穆豎百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大夫及諸侯事於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於矣而禮祖宗之文唯著諸侯別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

其族人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爲此歟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無君臣之懸則宗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別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廢宗嫡無不還服紀止五族故不復別見其義也今既無士大夫依諸侯別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以來諸私服于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緦有服者無於又不詳此爲各以非關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謙而不敢私重其宗耶將此之由自有所承願告旨要答曰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皆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備不詳悉服之致疑有

如小宗然其義雖非別子述于是以下爲大宗者便爲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玄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成德特與爲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如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屬皆齊縗三月代叢禮者教之者少是守界無此服中土總而不察其所由來以致教陵遲人情輕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爲嫌也王撫答問云其兄是嫡長承有代封弟是庶子邁所生報元以弟二兒後其嫡兄嫡兄早卒其兒二家爲是小宗不答曰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今此兒乃係數代繼伯父所承若是別子則爲大宗百代不遷者也所承若是係禰則爲小宗五代則遷者也大夫之名係之伯父此非兒之謂也

公子二宗

周制大傳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王肅曰謂君無嫡弟以庶弟爲小宗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王肅曰謂大宗子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王肅曰無宗謂君一弟者也亦莫之宗謂君有一弟爲宗無宗之者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鄭玄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者嫡也則如大宗死爲之齊縗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縗三月若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外妻無服公子惟已而已則無所宗亦大宗也○晉賀循喪服要記曰凡諸侯之嗣子繼代爲君君之群弟不敢宗君君命其母弟爲宗諸弟宗之亦謂之大宗死則爲齊縗九月賀循注曰母弟雖貴諸弟亦不敢既爲宗主則齊縗九月其母則小君也其妻齊縗三月如大宗也以母弟之貴故也君無母弟則命庶弟之大者爲宗諸弟宗之亦如母弟則爲之大功九月之小宗也其母妻則無服女公子嫁宗下見別周注曰此二宗亦不得詐其宗此二宗者一代而已大宗殷注曰此二宗亦不得并故大傳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公子之庶兄弟既死之後各爲一宗之祖殷浩問范宣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

士大夫之庶宗請解之答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之諸弟同庶者君命庶長爲衆庶之宗則名小宗則服大功九月者是也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君有同母弟命以爲宗則群庶昆弟宗之則名大宗服齊縗九月者是也昆弟既親又是庶中之正者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公子唯已而已則上不敢宗君下無昆弟宗已者是也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於其非正嫡一無所假則群昆弟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嫡自相推故又繫公以明之也爲其士大夫之

者此獨說庶宗者以非大宗則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爲混故復指解小宗之義則大宗自然了也所以統大夫爲宗者諸侯庶兄弟有爲大夫也所以正衆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爲士兼大夫位[illegible]不相宗故云爲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而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公子有宗道者禮諸侯不服庶子先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私相服也夫兄弟之恩既不可以無親親成群居又不可以無主故君必命長弟以爲之宗宗立而相服相服之義由于其宗故曰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公子之公謂君之庶弟受命爲宗者也其有功德王者復命爲諸侯尊群庶所不

敢宗故此君復命其次庶得已爲宗也士大夫群庶之在位者也○大唐孔穎達曰禮云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按世子唯一無他公子無可爲己宗是有無宗也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有宗道者言公子有人來與之爲宗之道此句爲下起文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嫡兄弟爲君者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爲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謂其公子嫡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子爲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嫡也此嫡即君同母嫡夫人之子也公子之宗道也者言此嫡公子爲庶子爲宗是公子之宗道緒上公子有宗道

之文

繼宗子議 宗子孤爲殤附 周 漢

周制曾子問云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不爲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叙於昭穆之廟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者主其禮也盧植曰殤無爲人父之道宗族無子但主其喪不爲後也○漢石渠禮議曰經云宗子孤爲殤言孤何也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傅曰因殤而見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爲殤亦不爲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爲宗子者無父乃得爲宗子然爲人後者父雖在得爲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爲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對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殁冠衣不純

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冠也聖又曰然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何也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爲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

事宗禮

晉賀循宗議曰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即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來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于同宗祭畢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云宗子雖七十

無嫡上嫡以當合族紀宗收也凡所皆子生宗子皆書于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于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而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九族

白虎通云九族者何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凶百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爲族尚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族所以九者九爲究也親疏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二族巳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族巳女適人者子爲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弟爲三族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爲一族孔安國注虞書則云

九族者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皆同姓也許愼按禮云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也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族不得但施同姓鄭玄駁曰按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高祖至玄孫昭矣王明論後服昔曰鄭玄兄弟俉曰族親也無所不闡之辭也吾以爲古學以九代之親爲九族謂兄弟者亦九代兄弟也凡屬父道者則父之兄弟在乎祖道則祖之兄弟在乎子道則子之兄弟在乎孫道則孫之兄弟故族親亦可謂爲兄弟也

敦疎遠外親

當何詩曰問諸姑與凡在當父黨在人情所篤而況

先人中表親屬因緣恩結由來者或前之敍曲上不親九族而其章曰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又曰協比其隣婚姻孔云言情義之施也近禮有外宗之親書稱九族既睦說者解九族雖各不同旣曰親亦將通外內之謂乎鄭君以爲上至高祖[illegible]及玄孫九代之親亦不獨別外親也若但謂內宗其不足以敦帝堯敦敘之美也玄孫以下又有來昆雲仍四代之目若尋蹤期廣則有相及之道尊者崇修於上卑者晏然于下雖曠代希遇邂逅之理將安居縱不相逮事亡如存義不得徒然矣而曾高外屬均之路人簡薄之懷不亦甚乎歷觀時俗家殊門異準格不立高下

但心或有希冀貴盛幸附自親或輕忽卑悴恥相提挈者隳斯閒既適乖非仲尼所謂輕絶於賤重絶富貴雖曰不利吾不信也代有以外親方於內無服而外敬絶造次言之如有斷復然則外氏無服之親將如之何春秋盟會既稱婚姻之國徼福先君以要結恩好絶婚之辭亦云不得通為兄弟故曰婚姻者萬代之始明義好同故求者不朽引而敦之以醇涼薄和一之道於是乎在是以謂崇親之義不宜有限若二門之末統裔稍遠俱不明為親之數不識尊卑之序並無長老以審其辞名無所託則不論也

鄉飲酒 周 後漢 附 大唐

周制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朝服者玄冠緇帶素韠白屨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尊兩壺于房戶間玄酒在西玄酒在西上也設洗于阼階東南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也楣前梁也復拜拜賓至此堂尊之也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前西北面獻賓獻進也進酒於賓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少退少逡遁也賓進受爵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illegible]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升必中席乃設折俎[illegible]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坐坐於席也祭脯醢者以右手也奠爵于薦西卒爵興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酒亦嚌啐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主人實觶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酬勸酒也酬之言周也忠信為周坐祭遂飲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進坐奠觶于薦西

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謙不敢居堂上也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序端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于介右降尊也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不齊啐下賓也介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下賓也酌者宜主共之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卒爵興介答拜主人復阼階降介降立于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三拜一拜示徧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主人揖升

坐取爵於西楹下實爵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也言三人則衆賓多矣主人拜送於衆賓右坐祭立飲授主人爵降復位賤者禮簡也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也每人一獻則薦諸其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不復用也揖讓升即席設席于堂廉東上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樂正也工四人升自西階北面坐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六者皆小雅篇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也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

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工告于樂正歌備樂正告于賓司正洗觶升自西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坐取觶不祭遂飲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觶南示潔敬也立其南以察衆也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初起旅酬也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主人阼階上酬介介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旅序也於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也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

旅賓以下異也司正降復位觶南之位使二人舉觶于賓介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遂徹俎乃羞羞進也所進有狗胾醢也今之饗設骨體所以致敬也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舉賢也無算爵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賓出奏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宴飲恐至失禮以陔爲節禮也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介不答拜禮有終也說曰按周禮司徒職云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鄭玄曰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于王庭曰鄉飲酒鄉飲酒之禮其義有四此則賓賢能飲酒也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此乃黨正飲酒正齒位也

亦謂之鄉飲酒又按春秋習射先飲酒之禮亦謂之鄉飲酒又云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習鄉尚齒亦鄉飲酒之禮也射有功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共尊者人臣卑不專大惠故與人共之有玄酒貴其質也教人不忘本也玄酒本古也古者無酒用水而已用狗烹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以祖陽氣養賢也

北面揖行揖人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羞所以可獻共音恭洗
當東榮主人之所自絜而以事賓也榮屋翼也洗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
地之左海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
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成魄也四面之坐象
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三賓象天三光者三光數之於天也又曰介僎以象日月日出於
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大火之次數出於大辰也天地嚴凝之氣
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
盛於東南主人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
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言賓來以成主人之
德也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
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

易易也鄉謂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也飲酒之節朝不廢朝
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
而不亂朝夕朝暮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備也鄉飲之
義君子所以相接尊讓絜敬之道行焉是貴賤明隆
殺辯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
足以正身安國矣○後漢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
于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晉武帝
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
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得與賜太常絹百疋丞博
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
禮○大唐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

單貧之人不備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耽危身敗德
咸由于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弊俗可先錄鄉
飲酒禮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
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敬讓開元十八年宣
州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
典冊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外
州遠郡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
見以鄉飲酒禮頒于天下比來惟貢舉之日略用其
儀閭里之間未嘗臣任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
一與父老百姓勸遵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陔
由庚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
人心有感不可盡但以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

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常又備和聲請令天下二五
十大州簡有性識人於太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
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
准令式行稍加勸獎以示風俗其儀具開元禮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三終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四

禮三十四 沿革三十四 賓禮一

總序

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禮重賓主之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數服章皆降殺以兩秦皇帝蕩平九國宇內一家以田氏篡齊六卿分晉由是臣強君弱終成上替下陵所以尊君抑臣列置郡縣易於臨統便俗適時滯儒常情非今是古禮經章句名數尤繁諸家解釋注疏龐雜方今不行之典於時無用之儀空事鑽研競爲封執與夫從宜之旨不亦異乎

天子受諸侯藩國朝宗覲遇 時會殷同附

天子受諸侯遣使來聘 秦漢以降並無其儀今所編錄備其欲知三代之儀耳

天子遣使迎勞諸侯

三恪二王後

天子受諸侯藩國朝宗覲遇 時會殷同附 殷周以前天子有迎勞饗燕諸侯之禮全秦罷侯置守無復古儀及魏以三國分裂粗有其禮東晉宋又驟有梁崔靈恩採三禮遺文成序其儀唯後梁主蕭詧稱帝制裏爲後周及隋所康國朝覲採撫周制猶立儀注焉

唐虞夏氏之時四方諸侯歲一朝○殷制五年一朝○周制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大賓要服以內諸侯也大客謂其孤卿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此以上皆諸侯爲文也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 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宁 邦畿方千里其外五百里謂侯服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衞服五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 要服蠻服也此六服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奔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每朝覲皆有貢物具見歲貢上篇 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代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 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藩服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則藩國之君無執王瑞者也

到天子之境先詔關人關人報王王使小行人逆勞于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授之 皮弁者天子之朝服璧無束帛者天子至尊也諸侯儐王使者用束帛乘馬積音子四反 及國天子賜舍使司空致舍將受朝上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衮冕九章其春夏朝宗各乘所受上輅建常九斿繁纓九就 若春諸侯各服裨冕釋幣于禰各乘所受上輅者以陽氣仁恩文故車服得與王同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七寸繅藉七寸鷩冕七章建常七斿繁纓七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繅藉五寸毳冕五章建常五斿繁纓五就王則服皮弁於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改服於舍服朝服各執瑞玉至於朝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

末儐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將受之（天子於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大國則曰伯舅小邦則曰叔舅嘉之者美之也受王先書同姓次異姓上儐又傳下至嗇夫也侍者身）諸侯序進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之位卑者見尊奠贄而不敢授）儐者謁（謁猶告也上儐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曰伯父其入升）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各還其舍司几筵設黼扆于廟戶牖前南鄉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然以斧形象嚴毅也左右有几優至尊也莞小蒲之席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天子服袞冕負黼扆而立諸

侯裨冕一一而入以行三享奉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庭實有虎豹皮或馬或金丹漆絲纊竹箭分為三享矣）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必十匹者不敢斥王所乘用成數也）其秋冬覲遇之時將朝之旦諸侯裨冕釋幣于禰（將覲質明時也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釋幣于禰之禮告將覲也其）乘墨車載龍旂弧韣（墨車大夫制也弓衣曰韣）瑞玉有繅至天門外（交龍為旂諸侯所建）上儐自與諸侯相揖而入至廟門外之舍王服袞冕負斧扆而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將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之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

乃出然後行三享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授宰如朝宗之法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禮記云天子見諸侯不下堂下堂自東王始也）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畢（三享訖也）諸侯皆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儐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謂告也）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也天子外屏勞其道路勞苦也）王家更延諸侯入而禮之王使宗伯以珪瓚酌鬱鬯祼之禮畢還館諸侯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皆使公就館致之諸侯迎

於外門外再拜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居右（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讀王命書也）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升成拜（太史辭之降也）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受篋服也）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持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其法諸侯既至天子之國必先朝天子於其國內然後為壇於國外更行朝禮（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合諸侯而發禁令焉禁謂九伐之法也會之法為壇於國外崔靈恩曰古者諸侯朝天子法四也時殷外有時會殷同之法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諸侯各當方而來四時見王也殷眾也方諸侯皆來見王此有十二年之期故不得謂之以時會殷同之禮東方則以春南方則以夏西方則以秋北方則以冬皆如巡狩之以時）春為壇於國東夏與秋冬各於其方

壇制度已具巡狩篇將時會殷同之朝天子乘龍馬八尺曰龍載大
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春則拜日於東門之外夏則禮
日於南門之外覲禮言祭者祭祀也秋則禮月與山川丘陵於
西門之外冬則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禮者謂祭之巡狩之
時山川之神各當方而祭今不巡狩故山川隨其時而祭之陽則祭陽方陰則祭陰位加方明
於壇上而祭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白北黑上玄下黃四方神明之
象所謂明神也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
方圭以祭之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次者則上下之神
非天下之至貴者設玉者刻其木以著之去方明以朝諸侯其朝位儐介之儀已具王
巡狩篇〇魏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
恩不得為常〇晉武帝太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

〇通典卷七十四　五

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
始臨時有故則明年來朝明年朝後更滿三歲乃朝
不得依前數朝禮皆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
遣卿奉聘奏可〇東晉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
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〇後周初
梁主蕭詧來朝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儀五牢
米九十筥醯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
車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主束
帛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梁主朝受享
於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玄冕乘車陳九儐
以束帛乘馬致食於賓又命禮之從各有差致食既又

命公一人弁服乘車贄設九儐以勞賓梁主設九介
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贄于公公皮弁迎於大
門授贄受贄於堂之中楹又明日梁主朝服設九介乘
車備儀以見于公公乘車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
贄勞於梁主明日梁主還贄又明日梁主見三孤如
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又執贄梁主見卿又如三孤於是
三公三孤六卿人各饗焉並致膳官之長為使牢米帛
同三公自秦平天下朝覲禮廢及後周蕭詧為梁主猶藩國始有此儀〇隋文帝
開皇四年正月後梁主蕭巋來朝以巋父詧自襄陽來為附庸
周處於江陵境內稱皇帝建年號至隋遷于江陵次於郊外詔廣平王楊雄
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於館驛雄等降

〇通典卷七十四　六

就便幕巋服通天冠絳紗袍端珽立於東階下西向
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向巋攝內史令
柳顧言出門請事雄曰奉詔勞于梁帝顧言入告巋
出迎於館門外西面再拜持節者道雄與巋俱入至
於庭下巋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立於館門外
道右東向巋送於門外西面再拜及奉見帝冠通天
冠服絳紗御大興殿如朝儀巋服遠遊冠朝服以入
君臣並拜禮畢而出〇大唐貞觀二十年有司言按
史記正月諸侯王朝賀凡四人留長安不過二十日
令請每春二王入朝禮畢遣還從之至二十二年十
月令百寮朔望服袴褶以朝開元二十五年十一月

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至夏至及緣大禮應朔參官
并六品清官並服朱衣餘六品以下官許通著袴褶
如有條故准式不合著朱衣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
自餘應合著而不著者請奪一月俸以懲不恪制曰
可天寶二載二月勑自今朔望朝參應服袴褶并著
珂傘至閏二月一日宜停自今以後每逢此閏仍永
爲恒式六年九月勑自今以後每朔望朝晚於常儀
一刻進外辦每坐輒仗令朝官從容至閤門入至殿
外不須趨走百司無事午後放歸無務待成宜知
朕意十一載十一月御史中丞吉温奏請京官朔望
朝參著朱衣袴褶五品以上著珂傘制曰可十四載

○通典卷七十四　一七

三月勑常參官分日入朝朝集使宜參（貞觀十七年十月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事爲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於京城以實[illegible]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師皆賃房與商人雜居[illegible]之不足必是人多[illegible]使至十七年十月下詔令就京城內閑坊爲諸州朝集使各造邸第三百餘所太宗親觀幸焉至永淳年間[illegible]至神龍元年司農卿[illegible]至建中元年十一月勑諸州邸舍令本州[illegible]舊營道至二年五月戶部奏諸州府自[illegible]貴伏請以官宅二十所分配共給諸州朝集使[illegible]）

其受蕃國朝聘如開元禮（宜[illegible]後[illegible]）

三代之儀

天子受諸侯遣使來聘（秦漢以降並無其禮今所編纂但欲知[illegible]）

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皆以卿爲使大夫爲上介士
爲衆介（公介七人伯五人子男三人諸侯之臣使各下其君二等）將行之朝朝服
釋幣于禰告爲君然後釋幣于行（行在廟門外也）介及衆介
皆從遂受命于朝受聘珪享束帛加璧（王之使公則享用[illegible]有）
（此[illegible]也受大夫之聘使則玄纁束帛加璧）遂行至天子畿更張旜誓（[illegible]）
先請關人關人報王使請事遂導以入（若公則[illegible]積之[illegible]）
（閤一勞[illegible]而入）至郊王使大夫授館遣人致餼將行聘之前
皆遣人授舍於文王廟門外行聘之朝釋幣于禰服
朝服乘車建旜至大門外下車王服皮弁服受聘（賓裼）
（朝服皮弁服）受之王更服服袞冕入廟當依而立賓入次
改服裨冕而入上介皆贊賓後入行享于廟亦升堂
進玉王前撫之亦行三享三禮之出廟門更行私覿
之見王出至大門內使問其君及勞賓賓還館主人

○通典卷七十四　一八

致饔餼明日發幣於公卿然後受享受燕而還王亦
使送出境（其饔餼之義具諸侯相聘還之禮[illegible]）

天子遣使來迎勞諸侯

周制諸侯入朝王使小行人逆勞于畿及郊大行人
勞禮館將幣爲承而擯（[illegible]館也王使勞于郊致館者賓至將幣使宗伯爲）
（上賓郊近郊去王城五十里）皮弁用璧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外
再拜（帷宮以受勞掌舍爲之）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也）璧三揖至
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
授玉（不答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也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面）
（上聽命）西面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
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也已侯氏還璧重玉也）

也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拜者各於其階也使者降以左驂馬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驂馬曰驂馬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出以授使者於門外從之者隨使者以至朝也諸侯初至天子賜舍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曰伯父汝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凡使者致館辭侯氏再拜稽首受館也儐之束帛乘馬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命也又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戒告也期其事使飭修其事初猶故也侯氏再拜稽首受覲日也掌客致禮上公五積飧五牢牽五牢朝覲則致饔餼九牢致饔餼相見之大禮熟曰饔生曰餼侯伯四積飧四牢牽四牢饔餼七牢子男三積飧三牢牽三牢饔餼五牢殷膳皆太牢以及

歸上公則三食三饗三燕謂侯伯再食再饗再燕子男一食一饗一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致中也中又致饔不念賓客若不能親饗君有故不親饗食燕則以酬幣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眾臣從賓者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飧饔其君及其臣以其爵等為牢禮之陳數爵卿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則飧少牢饔餼太牢此降以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凡禮賓客國新凶荒札喪禍災在野皆殺禮殺為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札喪禍災及有兵寇水火之事殺色介反說曰古者封土建侯並為列國是以周制朝宗聘覲之禮協天下之事以結諸侯之好而非朝之歲又無事焉則聘大行人職曰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

之慝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以禮見之也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以殷頫所謂一服朝之歲也慝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見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王禁之事所以除其慝行慝他弔反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此已上皆王使臣於諸侯之禮閒問者一歲侯謂存省之屬也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則類也交或往或來者賀物也致禬凶札之弔禮禬補諸侯之烖也若諸侯相聘之制則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勵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珪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珪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勵以輕財重禮則人皆讓矣

三恪二王後虞 夏 周 魏 晉 東晉 宋 隋 大唐

虞舜以堯子丹朱為賓曰虞賓而不臣之虞書云虞賓在位群后德讓夏禹封丹朱於唐舜子商均於虞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禮不臣也○周武王克商而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皆爵公封舜後於陳爵侯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恪敬也義取王之所敬也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司几筵延國賓于牖前左彤几國賓諸公之所不臣者為二王後王者立三恪二王之後者欲通師法之義其前代之後使之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正朔服色此得通三正也三正者天正地正人正也三正之道由三微之月受命之王各法其一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必用此三微之月為正時物向微以明者受命必然微奉以此正使其道重大上始也○魏

文帝封後漢帝協爲山陽縣公邑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祭天地宗廟祖臘如漢制都山陽之濁鹿城青龍二年薨謚曰孝獻皇帝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遣太僕劉原告太廟封魏帝常道鄉公奐爲陳留王詔曰明德昭融遠鑒天命欽象曆數用禪厥位敬咨詢故訓以敬授肯土于東國不爲晉賓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以承王顯祖之禋祀又詔王上書不稱臣答報不爲詔一如賓禮二年詔陳留王操尚謙冲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諭意非大事皆使王官

表上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祭酒劉喜等議漢魏爲二王後夏殷周之後爲三恪衛公署於前代爲二王後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祭祀制度宜與五等公侯同有司奏陳留王山陽公爲二代之後衛公備三恪之禮易稱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此則以三爲斷不及五代也○東晉明帝太寧二年詔曰三恪二王代之所重興滅繼絕政之所先祀不傳甚用傷悼主者詳議立後以聞時曹勱爲嗣陳留王以主魏祀升平元年陳留王勱表稱廢疾積年不可以奉祭祀請依春秋之義求以立後太學博士曹耽議春秋之義後立子以貴不以長蓋以爲宗廟主故也晉公

族穆子有廢疾以讓其弟衛襄公嗣子縶足不能行立其弟晉衛皆廢嫡立庶者明臣之義終無執祭朝見之期以之居位蹺祀情禮故也禮有故使人攝祭非終身疾者勱爲君王故事未有諸侯以疾去國成比胡訥議王縶立弟異於陳留二王之後禮不宜廢太常王彪之奏臣按訥耽二議爲許其所陳也各無明文臣以爲經史所記未有南面稱孤而以疾病退爲庶人者也勱纂封先代近四十年位在朝賓今以疾退既廢之後若同庶人則名賤而役廝處以朝官則職替而班下以舊禮則制重而無位量茲三義莫知其禮宗廟享祭禮有假攝古今依禮行之有由來矣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博士庾弘之等議陳留王前代之後遇以上賓之禮宜在皇太子雖國之儲副在人臣之位今謂班次宜在王下又按僕射子彪之以爲禪讓之始王與繼嗣之末孫降殺殊矣是春秋之會杞不異列宋不殊位今陳留王朝會自任其來則無繩墨之准既以來朝則應有常次至於大會升殿雖在一位然無殊別之座名同朝錄將事有例且朝錄蓋是紀官名之簡制曰可時陳留嗣王曹虔之薨山陽公薨故事給絹二百疋山陽於今稍遠今可特給布絹二百疋錢三十萬宜以優於山陽也宋武帝永初元年封晉恭帝爲零陵王居於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文而不備其禮文帝元嘉五年散騎常侍

衛伯子上疏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按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王上陳留王宜降爵爲公十一年皇太子出會升位三恪○隋封後周靜帝爲介國公○大唐武德元年五月詔曰革命創制禮樂變於三正脩廢繼絕德澤崇於二代其以莒之酅邑奉隋帝爲酅公行隋正朔車旗服色一依舊章貞觀二年八月制曰二王之後禮數宜崇寢廟不修廩餼多闕非所以追崇先代式敬國賓可令所司量置國官營立廟宇永昌元年十一月制以周漢之後爲二王仍封舜禹成湯之裔爲三恪神龍元年五月制宜依舊以周隋爲二

王後天寶八載七月封後魏孝文十代孫元伯明爲韓國公以備三恪九載處士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後周隋不合爲二王後請廢下公卿議集賢學士衛包因抗表陳其議論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遂從之乃求殷周漢後爲三恪二王後廢韓介酅等公至十二載五月楊國忠奏周漢寢遠不當爲二王後復以後魏後周隋依舊爲三恪二王後其本封韓介酅等公如故議曰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說焉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已用六代之樂二云二王之

前但立一代通二王爲三恪此據左傳但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三云二王之後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二恪夷狄之君爲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已之不臣二王後者尊敬先王通三正之義故書有虞賓在位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明天下非一家所有敬謙之至故封建之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以事先祖故孔子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不臣妻父母者妻之言齊也與己齊體共承先祖故尊其父母春秋左氏傳云紀季姜歸于京師稱字者子尊不加父母妻與己齊體故夫不得臣之以夷之君不臣皆尚書大傳曰越常氏獄曰雖周公爵不受曰王朔不施則君子不臣也按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爲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殷夏爲三恪也又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二三之數實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已爲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

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周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為三恪焉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四　終

禮三十五　沿革三十五　賓禮二

天子朝位　附諸侯

天子上公及諸侯卿大夫等贄　士工商婦人等贄附

信節

天子朝位　周　大唐　諸侯附

周制天子有四朝（四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之）一曰外朝（在皋門外聽訟之朝也）秋官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人焉右肺石達窮人焉（此朝士職錄之時所列位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也嘉石文石也平成也成人之善也肺石赤石也罷人不齒作勞有似於罷謂罷人窮人謂天民之窮無告者群吏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也王之五門雉門為中門雉門設兩觀與宮門同閽人幾出入者窮人蓋不得入罷音皮）

二曰中朝（在路門外）夏官司士正朝位辨其貴賤之等朝夕視政公卿大夫辨色而入應門北面而立東上王揖孤卿以上特揖大夫旅揖士旁三揖各就位（特揖一揖也旅衆也大夫同爵者衆揖之）（公卿大夫王揖之乃就位群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群士東面王西南面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南面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武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

也二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既從正朝視事畢
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燕寢釋
服釋服服玄端也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小司寇掌其政以致
萬人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國危謂有兵寇國遷謂徙都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子眾萬人而詢謀焉其位王南向
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東面群臣卿大夫士
也群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群臣卿大夫在公後小司寇擯以序進而問
焉以眾輔志而弊謀小僚謂擯之使前所進也輔志言尊王察明也弊斷也其時
會殷同方岳之下為壇見諸侯之法如明堂之位天
子壇上南面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
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

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六服之外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
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
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代一見
其位亦近王位為尊也諸侯三朝路寢為內朝中朝
在路門外外朝在應門外諸侯社稷在中朝正相當
故傳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者也說曰天子路寢門
有五焉其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
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皋門之內曰外朝
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內
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

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
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考
工記曰有九室九卿理之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于
庫門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張而聽之故禮云王
命三公會其朝者諸侯未去亦於此也皆問之義詢
於芻蕘之謀三刺三問以定其法燕朝者路寢之朝群
公以下常日於此朝見君位其位太僕掌之初入之
時亦門右北面東上王揖之三公則階前北面東上
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北上士則門外之西北面東
上凡射燕用燕禮其位亦然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
同者皆以尊卑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

以三公內臣位卑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
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
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內朝孤卿東
面尊於卿大夫也時亦無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
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或云客有諸侯之位故孤
卿在東也○大唐開元六年八月勑九族既睦百官
有序至於班列宜當分位嗣王實先於王公國老有
貴於乞言此在朝儀尚為間雜非所謂睦親敦舊之
義也嗣王宜與開府儀同三司等致仕官各居本品
之上用為永式廣德二年九月勑朝參官遇泥雨准
儀制令例停朝參今軍國事殷特准式停恐有廢闕

泥既深阻許延三刻傳點待道路通依常式後亦宜准此貞元二年八月御史中丞竇參奏准儀制令泥雨合停朝仗以軍國事殷恐有廢闕請今每司長官一人入朝有兩員并副貳亦許分日其夜甚雨至明不止許令仗下後到九月勑應文武百官朝謁班序中書門下（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各以官爲序）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補闕左右拾遺通事舍人在橫班）若入閤即各隨左右省立其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在左）殿中侍御史（在右）通事舍人（分立左右）若橫行參賀辭見（御史大夫在散騎常侍之上中丞在諫議大夫之下）御史臺（御史大夫在三品之上別中丞在五品官之上別立）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都防禦

使并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餘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諸使在六品之後諸使下）無本官唯授內供奉裏行者即入班亦在正官之次有本官兼者各從本官班序如本官不是常參官并寫官攝者唯聽於御史班中辭見殿中省官（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職列立若入閤亦如之一品班（三太三少太子三太嗣王郡王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國公）二品班（尚書左右僕射太子三少京兆河南府牧大都督大都護散官特進光祿大夫郡公開國縣公勳官上柱國柱國）三品班（六司尚書太子賓客九寺卿國子祭酒三監京兆等七府尹詹事親王傅中都督上都護下都督上州刺史五大都督長史上都護府副都護散官金紫光祿大夫爵開國侯勳官上護軍）四品班（尚書左右丞六司侍郎太常少卿宗正少卿左右庶子秘書少監左右七寺少卿國子司業少將殿中少監京兆河南太原少尹少詹事左右諭德家令率更令親王長史司馬諸錄等以重中州刺史大都督大都護司馬散官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爵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五品班（尚書諸司郎中國子博士都水使者萬年等六縣令太常宗正秘書丞著作郎殿中丞尚食尚藥尚舍尚輦奉御大理正中允左右贊善中舍人洗馬親王咨議友散官中散大夫朝散大夫朝請大夫爵開國子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武班

供奉班宣政殿前立位（從北千牛連行立次千牛中郎將次千牛將軍一人次過狀中將一人次接狀中將一人次押柱將一人次後又押柱中將一人次排階中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將一人以上在橫階北次南金吾將軍分左右立）入閤升殿（東階座左右從南千牛將軍一人次千牛中將一人次千牛連行立柱外過狀中將一人次接狀中將一人次押柱中將一人次後又押柱中將一人排階中將一人階下押散手仗中將一人金吾將軍分左右立）應當上合入閤人各依前件立其不合入閤人各依本職序立非當上入遇合參日並從本官品第班次其入閤日升

殿除千牛衛將軍中郎將外餘並以左右衛中將充其者衛及率府中將不得升殿一品班（嗣王散官驃騎大將軍爵國公）二品班（散官輔國大將軍鎮國大將軍爵郡公開國縣公勳官上柱國柱國）三品班（左右衛左右金吾衛左右驍騎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大將軍諸衛將軍散官冠軍大將軍雲麾將軍爵開國侯勳官上護軍護軍）四品班（左右千牛衛左右監門衛中郎將親勳翊衛中郎將太子左右衛司率清道內率監門副率太子親勳翊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中府折衝都尉散官忠武將軍壯武將軍宣威將軍明威將軍爵開國伯勳官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五品班（親勳翊衛郎將太子親勳翊衛郎將親王典軍親王府副典軍下府折衝都尉上府果毅都尉散官定遠將軍寧遠將軍遊擊將軍遊騎將軍爵開國男勳官上騎都尉騎都尉）尚書省官（據周禮先叙六官准六典尚書爲百官之本今每班請以尚書省官爲首自周及漢未有中書西漢時中書主文書即今之宦者主文書謂文書家是也時尚書之職猶微至後漢尚書職重方爲

百官之本所以尚書郎下筆為詔誥出言為策令欽文帝置中書則令中書足也其尚書出外則令之尚
書是也且周禮六官盡天下衆務後漢尚書亦然及魏置尚書則中書廢矣尚書乃重設也如衛尚處置
中書門下便下百司豈非省便何乃下尚書省尚書方更下詔諸司豈非繁重者乎昔尚書權盛已有此
議今實參不識其變更不敢其省恐非通才達學之士東宮官王府官外官東宮
官既為宮臣請在上臺官之次王府官又次之三太二以賓客彼于王傅既為師傅賓禮不同官屬請異舊
太常宗正丞並隨時望合在秘書丞上尚衣奉御尚藥奉御本司既諱
殺中省合敘中丞之諸王府官行列令以長超為序王檢校官兼官及
書攝試知判等官並列在同位王官之次其有行所檢兼試攝判等官職事者即依王官
班序除留守副元帥都統節度使觀察使都團練使都防禦使兼大都督大都護持節兼節度觀察使職事都
者在西班仍各以本官品第為班序含元殿前龍尾道下敘三班此舊儀無
准今於通乾觀象門南敘班自李若水任通事舍人奏更於龍尾道下敘班既非典故今請復文武

官行立班敘通乾觀象門外敘班武次於文至宣政文由東門而入武由西門而入至閤
門亦如之其退朝則並從宣政門而出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侍讀
武官充禁軍職事雖朝會日並不常朝其翰林學士大朝會日佳興元元年十二月勅
親服班序宜准諸司知事者諸例其集賢史館館等諸職事者並請朝參各歸所務史置見案集
列先後書部請依天寶二載七月公式令諸文武官朝參行立二王後位
在諸王侯上餘各依職事官品為敘職事同者以致仕官各居本品之上若職事與散官同者
文散官在當階職事者之下武散官次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為後若以爵為班者爵同亦准此其
男以上任文武官者從文武班若以爵為班者事仍依本品郡王在三品以下職事官在王上
自外無文武官者嗣王在三品之下太子太保在從二品之下國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從三品下
侯在從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子在從五品下男在從五品下郎前資官被召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
兄任上以理解者在同品下其在本司參集者各職事諸散官三品以上在京者正冬朝會依本官

使臨時聽勅進止其儀制令諸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五
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參武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
日參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當上日在此例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
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弘文崇文館及國子監學生每季參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諸文武
九品以上服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以後二月二十日以前並服袴褶五品以上著珂傘周喪未練大功
未至非供奉及宿齊官皆聽不汰常參文武官准令每日參自艱難
以來人馬劣弱遂許分日伏望且許依前分日參待
戎事稍平加其俸祿即依舊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
上每月六參三品以上更加三參並須停廢今請准
令都復舊儀其朔望朝參及弘文崇文館國子監學
生每季參等請續商量聞奏勑旨二品武班宜以左

右金吾等十六衛上將軍依次為班首其檢校官兼
攝試知判等本官二品以上者位望崇重禮異群僚
宜依本班朝會餘依四年七月勑自今以後嗣郡王
宜列於本官班之上其歷王任少卿之上

天子上公及諸侯卿大夫士等贄工商婦人等贄附

虞　夏　周

有虞氏舜典云修五禮五玉五禮吉凶軍賓嘉之禮五玉五等諸侯所贄之
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
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也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
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二生一死則不還也○夏后氏左傳云禹會諸侯於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制凡贄天子以鬯鄭玄云天子無

家禮以鬯爲贄者所以灌用告神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皮虎豹皮 皮帛如璧繒也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謂畫布而又畫之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繢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者也然則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贄以豹皮與以爵不以命數凡贄無庭實也 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 非爲禮之盛也以時物相贄而已纓馬繁纓也拾射韝也 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 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椇枳椇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木名榛似栗而小椇音具 說曰古者人君及臣重於相見之禮所以相尊敬故將有所見必執贄贄者至也信也君子於其所尊必執贄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

敢相褻也然天子無客禮亦有贄者明有尊神祇之道故須贄以表心故巡狩至於山川有所告之用鬯酒盛以大璋中璋又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朝日明其所尊敬象臣之朝君也執鎮圭視安四方以表其功也凡公卿大夫執贄者皆謂始朝及初相見用之諸侯德尊故執玉以比德卿大夫以下德薄故用皮帛羔鴈之等射人職云王將射之時公卿朝見三公執璧卿執羔天子之三公所以執璧爲臣之極與子男同佐王論道理取圓足故以璧焉贄不必飾以蒲穀諸侯宥射之時卿大夫士亦皆執贄見其君如天子卿大夫之禮君子所以執玉以比

德者也○魏明帝青龍二年詔下司空征南將軍帶金紫都督使持節任重者王朝乃與卿校同執羔非也自今以後使持節應奉璧者如故事博士高堂隆議曰按周禮公執桓圭公謂上公九命分陝而理及二王後也今大司馬大將軍官分征東西可謂上公矣山陽公衛國公則二王後也侯執信圭謂地方四百里伯執躬圭謂地方三百里皆七命也今郡王戶數多者可如侯少者可如伯子執穀璧謂地方二百里男執蒲璧謂地方百里皆五命也今縣王戶數多者可如子少者可如男上公禮有率諸侯以朝則執桓圭自非朝宗則公八命之公與王論道有事而

進則執璧今三公王後諸王若入朝覲三公率以進退則執桓圭其朝正則與群公執璧按周禮王官唯公執璧漢代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開府辟召掾屬與公同儀則執璧可也孤皮帛卿羔孤謂天子七命之孤及大國四命之孤副公與王論道尊於六卿其執贄以虎皮表束帛今九卿之列太常光祿勳衛尉尊於六卿其執贄如孤也其副王執皮帛可也三府長史亦公之副雖有似於孤實卑於卿中大夫之禮可也公之孤聘於天子及見於其君其贄以豹皮表束帛今未有其官遠謂山陽公之上卿可以當之卿謂六官六命之卿及諸侯三命再命之卿也今六

亦及丞許丞史長秋城門北校[illegible]皆執羔，可也。諸侯之卿自於其君亦如之。天子卿大夫飾羔鴈以繢，諸侯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州牧、郡守以功德賜勞，秩比中二千石者，其入朝覲，宜依卿執羔。金紫將軍[illegible]秩比中二千石，與卿同。大夫執鴈，謂天子中下大夫四命，及諸侯再命、一命之大夫也。其位卑於卿。今三府長史及五命、二千石之著者也，博士、儒官，歷代[illegible]從大夫，如前執鴈可也。州牧、郡守未賜勞者，宜依大夫執鴈，皆飾以繢。諸縣千石、六百石令，士大夫若或會覲，宜執鴈，飾以布。士執雉，謂天子三命之士及諸侯一命、再命之上也。府史以下至于比長、庶人在官，亦謂之士。諸縣四百石、三百石長，從士禮執雉可也。

信節

周制，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謂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王為之，以命數為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也。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故為節以金鑄象，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也。或云英蕩，畫函。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關，司門、司關也。[illegible]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illegible]無節者，有幾則不達。[illegible]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以結好。[illegible]穀圭七寸，以和難，以聘女。[illegible]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illegible]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illegible]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理兵守。[illegible]琰圭以易行，以除慝。[illegible]大璋七寸，射四寸，諸侯以聘女。[illegible]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五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六

禮三十六 沿革三十六 軍禮一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并祭所過山川

軷祭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

出師儀制

命將出征

宣露布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并祭所過山川

周 隋 梁 大唐 北齊

周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 [illegible]）命於祖以遷廟主載于齊車以行（[illegible]）無遷主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illegible]）又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illegible]）大山川則用事焉（[illegible]）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illegible]）

諸侯將出征宜社造禰及無遷主以主命並如天子之制○梁天監初陸璉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請征討得宜造者謁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反亦如之○北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表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其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于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川瀆等乃為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於坎北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歃畢遍授大將乃瘞於坎又致禱又以寶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有司致祭將届戰所卜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設於辰地為壇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護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日皇帝禱祠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用太牢賞用命于祖引功臣入旌門即神庭而授板焉又罰不用命于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讀社訖擇日行飲至之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記年號月朔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與用述其功不替賞典焉○隋制天子行幸有事祭

所過名山大川岳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若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之大業七年征高麗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壝行宜社禮帝齋於臨朔宮懷荒殿與侍官及侍從各齋於其所十二衛兵士並齋帝袞冕玉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於宮南類上帝積柴燎壇設高祖位於東方帝服大裘而冕乘玉輅祭奠玉帛並如宜社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乃出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遂出（其大駕具法駕儀衛）是歲行幸觀海鎮於禿黎山為壇祠黃帝行禡祭皇帝及諸陪祭近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為壝

坎神座西北內壝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帝軒轅神座定帝出次入門群官定位皆再拜興禮畢還行宮○大唐制車駕行幸及親征有司類宜造禡如開元禮

軷祭（周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天子將出太馭掌馭玉輅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illegible]）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illegible]）○後周[illegible]大白出國門而軷祭○隋制皇帝行幸親巡狩則軷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為山象設埋坎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薦脯加羊饌埋於坎酒至太僕祭兩軹及軌乃飲授爵遂轢軷上而行○大唐車駕親征如開元禮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周　宋　梁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春習振旅兵入收眾專於農平猶正也）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鼓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鄭司農云公司馬謂五人為伍伍之司馬也鄭玄謂王不執賁鼓尚之於諸侯也伍長謂之公司馬者雖卑同其號令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為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illegible]火止之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眾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illegible]）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illegible]）

表刻在軍又象其制同為之以備死事收事戒夜守之事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夏祭也冬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

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眾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書當為畫事也號也皆畫以雲氣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為方聲之誤也秋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云以社以方

仲冬教大閱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至冬大閱簡軍實虞人萊所

田之野為表百步則為一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虞人萊所田之野芟除其草萊可陳之處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致民致之司馬質正也坐作也皆坐當聽誓群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群吏諸軍帥也陳前南面鄉表也月令季秋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仲冬為月令者失之矣斬牲者小子也凡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群吏弊旗車徒皆坐中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鼙令鼓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眾之氣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馬也振鐸以作眾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摝讀如弄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閶音昌闒音吐答反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驟趨者敵尚近彌疾也春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及表自第二前至第三表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及表自第三表至前表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鼓戒戒攻敵鼓一闋車一發徒一刺三而止象敵所殺也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鐃所以止鼓軍退卒長鳴鐃以和眾鼓人為止之也退自前表至後表鼓鐸則同習戰之禮出入一也異者廢鐃而鳴鐲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群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

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其部曲疆界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處也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設此車者田僕也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群司馬謂兩司馬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也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以其左耳大獸公之輸之于公小禽私之獲得禽獸者取其左耳當以計功

行火功）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及所弊，田所弊至於止也。弊，仆也。諸侯鼓獲有常，至其處也。夜衛擊鼓曰駴。駴，謂驚也。書曰：前師乃攻，鼓譟以鼓敵。士鼓譟，勝敵而亦譟。謂驚也。駴音戒。譟，音騷。）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徒乃弊，徒止也。冬田主用眾，物多，眾得取也。致禽饁獸於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之神於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說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歷代以來，禍亂之作，非武不定，是以君子習之。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三年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艾，音刈。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周禮通帛為旃。車以為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為槸（質，椹也。槸，門中臬也。以葛覆椹以為門中臬也。）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軸頭，去門各一握，故轚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奔，走也。不從，不義。）面傷不獻（誅降。）不成禽不獻（小禽。）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一為乾豆（謂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二為賓客（謂左髀而射達於右䯚，為下殺。）三為充君之庖。（謂射右耳本，達於左䯚。）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宮，澤宮也。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事。）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

一○通典卷七十六　一七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則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司列奏申攝，就日校獵，百官備設行宮殿便坐於武帳。岡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以表護軍。殿中郎一人典護軍，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擁刀，備槊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率護軍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諸官尚書令史部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設留守

一○通典卷七十六　一八

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以西為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為上。設先置官位於行上東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為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為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上水一刻，奏槌一鼓為一嚴。上水二刻，奏槌二鼓為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為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衣集到廣莫門外。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槌三鼓為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次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策校勑進，次上閤正直侍中

符璽通事令史並以璽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
黑介幘單衣乘輦至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
御史督攝前麾以內次正直侍中次正直黃門侍郎護
駕在前又次正直侍中佩信璽行璽夾正直黃門侍郎
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諠譁以次引出鹵簿如常
儀車駕出讚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將
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行至殿前迴輅正直
侍中跪奏降輅次正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
起皇帝降輅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鈒戟所在戟武賁毛
頭文衣鶡尾以次列立階正直侍中奏開嚴先置從駕
百官還便座侍者皇帝若親射禽變服戎服如校獵儀

內外從官及武賁悉變服鈒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
官從入圍皆列陛如常曲圍張甄圍甄鼓相見鳴校而進
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
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蹴圍衆軍鼓譟警角至
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
中郎率騎衛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
門入射禽謁者以獲禽收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
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射禽主者事畢大司
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奉
車奉充庖對正廚置鐏酒俎肉于中達以爵賞校獵

於俎補正直侍中負璽奏嚴從官還著朱服鈒戟
從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
辦皇帝著黑介幘單衣次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
黃門侍郎車校進夾御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正直
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輦還衛從
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
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
前迴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正直侍中稱制曰可
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侍中散騎常侍
等從至閤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訖
罷。○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

升設王公百官從先攢一日遣馬騎布圍領軍督左
右領將軍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攢日侍中三奏一
奏搥一鼓為一嚴三嚴訖引仗為小駕鹵簿皇帝乘
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帢貫履罷鼓吹如常儀獵訖
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數一人以擾亂去會畢還宮。○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日
命有司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
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
冠乘大輅詣獵官將親禽服戎服鈒戟者皆嚴武衛張甄
圍訖鼓相見校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
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

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盡 命大司馬鼓從闈
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上大司馬屯北旗門二甄
司屯左右旗門天子出自南旗門入親射禽謁者
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後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
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
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
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於
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鉞者鄙外而還夏苗秋獮
冬狩禮皆同。○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
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
致誅其後至日建麾於後表之軍中以集衆庶質明

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陳大司馬北面
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萊之
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
平其入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
騎前而徒後既陳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貉於前
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為墠建二旗列五兵
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
遂苗田仲秋練兵遂獮田仲冬大閱遂狩其致禽享礿
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
突厥啓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甲
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

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所
五里一旗分為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
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詰四十道並
物旗節分中以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圍南面方行
而前帝服紫袴褶黑介幘乘闟豬車[illegible]駕六黑騮太常陳鼓笳鐃簫角於帝左
右各二百二十首戎服騎從鼓行入圍諸將並鼓行
趨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闟豬軔有司斂大綏王
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出
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王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
過帝乃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

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
驅逆之騎乃止然後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膘而
射達于右腢為上等達右耳本為次等自左髀
而達于右䯚為下等群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獸不
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將
止虞部建旗於圍內從駕之鼓及諸軍之鼓俱振卒
徒皆譟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
供宗廟使歸臘于京師小獸私之。○大唐高祖武德
五年十二月幸涇陽之華池校獵謂群臣曰今日畋
樂乎諫議大夫蘇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幾不
過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

為臣私計則任為陛下國計則忠貞觀十六年十二月狩于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絕上乘高遠見之欲捨其罰恐虧軍令乃迴轡入谷以避之永徽元年冬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大悅因此不復出獵先天元年十一月獵於驪山之下（侍中魏知古上詩諫曰嘗聞夏太康五子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翾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雍熙亮在宥亭毒唯多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手制曰所進十韻三復研精良增歎美予時因暇景馬宣行收問一令之置長三罪之禮無情校獵似慕月會翎有議規諫予不逮令賜物五十段以勸獎）開元三年十一月大蒐于岐州鳳泉湯癸夜至天寒其國兵並放散各賜布一端綿一屯其蒐狩之制具

開元禮

出師儀制（賜兵講武附）周　漢　後漢　晉　東晉　宋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中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明之司馬法曰上卜下謂是謂參之）及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致謂卿師致民於司馬也比校次之）司兵掌五兵五盾（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盾者干櫓之屬也）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受用者）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之戈盾軍行兵車不式（不崇敬尚威武）武車綏旌（武車亦革輅也取其威猛鄭云武車綏旌垂舒事上旗幡也綏謂垂）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戎僕掌馭戎車掌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輅之儀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群行亦有局分）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大僕則自左馭而前驅及贊王鼓（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載謂舉於旌首以警眾也必舉此者則士眾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從前驅行青青雀水鳥也鳴鳶則天將風生埃起鳴鳶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眾也虎取其有威勇貔貅亦摯獸如虎）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進退有度（度謂伐與步數）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鄭眾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之當舍止于此也轡所以駕馭故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於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軍中人多事騎雜會譁其號令不審相聞故以其物為表者號令便事也）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櫜（鄭眾云縣壺以為漏以序聚櫜以次更聚擊櫜備守鄭玄謂擊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及戰司馬巡陳視事而賞罰（事謂戰功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功謂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導）

也兵樂曰愷獻功於社也故城濮之戰春秋左氏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若師不功則厭
而奉主車鄭玄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
郊次鄉師而哭大夫鄭衆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王弔勞士庶子則親
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庶子卿大夫子之從軍者或謂之庶士○漢興設南
北軍之備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強蹶張材力武猛
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
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年十月
都課試令華騎士各有員數如有寇警平地用車騎
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考文納晁錯之策以為軍
之勝負定於內有事則可以賜於外頗祖周司馬法
齊寄政之制管子寓軍令從人於邊以起軍伍元帝用貢

通典卷七十六　　十五

禹議始罷角抵戲○後漢初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
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輅
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
以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
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
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陣雒陽街乘
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
宮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
武耀兵於平樂觀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武賁
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
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

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
右校尉凡八人皆統於碩起大壇上十二重五采華
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五采華蓋高九丈列
步騎軍士數萬人結營為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
蓋下大將軍何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
稱為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
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
試今兵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
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
制是冬閱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延康元
年曹丕嗣魏王其年秋閱兵于郊公卿相儀王御華

通典卷七十六　　十六

蓋親執金鼓之節○魏明帝大和元年十月閱兵于
東郊○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大康四年
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習衆軍然不自令進退
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東晉元帝詔左右衛及諸
營教習依大習儀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於南
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鬬場自後藩鎮相度皆方伯往
往閱習然後朝廷無事焉○宋文帝依故事肄習衆
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講武堂○後魏
明帝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之交親行貙劉之禮孝
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
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鍾鼓以為節度其步

兵所不青赤黑黃別為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迴轉
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
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卻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
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
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威觀自後以為常
○北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芟萊野
為場為三軍進止之節輿駕停觀遂命將教衆為戰
場之法凡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
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
刀楯為前行戰士持矟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
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臥則跪

次教士耳使習聽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
止次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次教士手使
習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次教士足使習跪起及行
險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為
和門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綵牙旗旛講武者各
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擐甲三
通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侯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
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胄乘
馬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為客主先舉
為客後舉為主從五行相勝法為陣以應之○隋大
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

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百人置一纛十隊為一團
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皆青絲連明光甲鐵具裝青纓拂建狻猊旗第二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赤
纓拂建貔貅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建六
駮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掆鼓金鉦各二具後部鐃吹一部鐃二面歌
簫及笳各四具節鼓一面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為四
團團有偏將一人第一團每隊給青隼畫幡第二團每隊黃隼畫幡第三團每隊
蒼隼畫幡第四團每隊烏隼畫幡長矟弓及甲胄各輔兵數受降使者一人
給二馬軺車一乘白獸幡及節每騎吏二人車輜白從十二人承詔慰撫不受大
將節制戰陣則為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通步卒第
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
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四

面團營然後諸團嚴備以大角三通則鐃鼓俱振第
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
吹次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蹲獸旗旄槊一張大將
在其下次鞭馬二十匹次大角次後部鐃吹次第三
團次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
行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為兩道夾以行第
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
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
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
二團騎陣於南面鼓翊大將軍居中駐馬南面第三
團騎陣於西面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為方陣四面

外向突卒翊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定四面帥者
引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警察其安營之制以東外
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畢大將亞將等
各就牙帳其馬步隊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
代於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
四日續發而進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亙九百六十
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亙八十里通諸
道合三十軍亙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
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御營內者合十衛三臺五
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軍號
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於兵馬所隸悉以帛爲

帶綴于衣領名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事使人
交相去來者執以行不執幡而離本軍者他軍驗軍
記帶知非本部兵則所在斬之○大唐顯慶二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洹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
次於尚書臺以觀之（時許州長史封道弘奏言後魏南郡太守馬都謂尚書於此因爲名今請改爲講武臺從之）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
上御飛閣群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爲左軍
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候大將軍
梁建方爲右軍左右威領武候等六衛右羽林騎士
屬焉一鼓而誓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爲曲
直圓銳之陣右爲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

而騎進五合而各復位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堅建
方敢而銳皆良將也上曰講閱者安不忘危之道也
梁朝衣冠甚盛人物亦多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
瓦解武不可黷人不可棄此之謂也武太后聖曆二
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時王方慶上疏曰
謹按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蓋王者常事安不忘
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
名兵金也金性尅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德逆
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救殺也月令宣句太陰休少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

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霜雪大摯折傷者也太
陰氣時雨雪而霜雪傷首種（舊謂稷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爲冱寒所傷故至春不長今月令首種稷非麥）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
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穡
麥不登無所收入也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
從之先天二年十月十三日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
二十萬戈鋋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
退以金鼓之聲節之玄宗親擐戎服持大槍立於陣
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於纛下將斬之
宰臣劉幽求張說跪于馬前諫曰元振翊戴上皇有
大功於國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宥乃捨之配

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軍儀有失斬之上怒當紹衆情傳與覽之金吾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時人以紹歸惜紹而深咎邈尋坐免官廢棄終身薛訥為左軍節度以元振得罪諸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命將出征 漢 魏 後周 隋 大唐

漢高帝初為漢王都漢中將還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軍說諸將東出陳倉收秦地○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旋而推轂○北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廟灼靈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衮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授斧鉞對曰臣聞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假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閫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後周制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戎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討之告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甲兵○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將軍出師則以豭肫一釁鼓皆告祖廟授斧鉞辭不得反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廣將伐陳內

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于太廟禮畢命有司宣下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又北伐突厥次河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宣露布 後魏 隋 大唐

後魏每攻戰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自此始也其後相因施行○隋文帝開皇中詔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蹈舞者三又拜而罷○大唐每平蕩寇賊宣露布其日守宮量設群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仍集文武群官客使於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其如開元禮武德元年十二月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獻捷於太廟二年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故地獻捷於太廟四年五月秦王平東都獲竇建德王世充及隋文物甲胄獻捷於太廟貞觀四年二月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高宗永徽元年執車鼻可汗獻於太廟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六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七

禮三十七　沿革三十七

天子諸侯大射鄉射（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射附　晉　宋　北齊　大唐　開元）

自黃帝有天下建萬國爰至夏商及于周氏雖更相吞滅而不改舊規周初諸侯尚千八百國所以崇三射之制立五善之目於茲選士由此封侯本在戢敵實常大政周衰禮多亡失重以秦滅典墳天子之禮無聞諸侯二篇而已誠與今異畧存古制周制天子之大射天官司裘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虎侯王之自射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皆設鵠三諸有王以然則天下與共射之若時無則與諸侯共為耦也）

夏官射人以射法理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用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居外三正去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豻胡犬也士與士射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言節者容侯者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豻音岸）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鄭司農云貍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鄭玄謂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三侯皆司射所供虎侯熊侯豹侯也則國之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讀曰糝糝雜也豻者豹鵠而麋飾下天子大夫）冬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大射以皮飾侯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虎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天子九十弓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丈也尊卑異等此數明矣以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小半寸也天子者射於五采之侯侯方外如鵠內二寸五采者朱白蒼黃黑也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五采之侯則謂五正之侯邊其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然則五正之侯中方六尺朱方二寸者則餘四色所畫各五寸也又畫其正外為雲以為飾廣侯亦如大射皮飾之法）上兩箇與其身三下兩箇半之（箇讀如齊人搚公幹之幹上箇下箇皆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箇七丈二尺下箇五丈四尺其制身夾中箇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一十六丈亏上箇與其身三者明身之各分上箇倍之十亦為下箇半上箇出也箇或謂之舌舌取其出而左右也）

（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綱所以繫侯於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者亦人張手足之節也鄭眾云綱連侯繩也縜籠綱者紐耳侯縜音云）考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亦質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象於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此與射熊侯虎豹不尚上下相犯射猓麋豕志在君臣相養畫其毛物天子射熊熊者巧猛之獸侯人之志象天子德盛服巧猛之人諸侯射麋麋者迷也象臣有迷惑其君當誅之也大夫射虎豹者當為君禦四方之難示服猛害也射鹿豕者食人之稼士賤為除害而已）夏官司弓矢掌六弓

四弩八矢之法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箙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箙盛矢器以獸皮為之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椹以為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逼近弱弩發疾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強往體少者使矢不疾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痺矢弩所用也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之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矰矢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弋飛鳥刜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詩云弋鳧與鴈恒矢安居之矢也痺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參分一在前二在後矰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訂音亭輖音致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體往來之衺也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圜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圜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諸侯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群臣射以觀其禮射中得與祭不中者不與祭前射三日

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貍步大侯九十糝侯七十豻侯五十量人司馬之屬掌量塗數者量侯道謂去堂遠近也貍之伺物每舉足止視遠近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也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糝糝見鵠於豻豻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之西十北十凡之用革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崇高也高必見鵠鵠所射之主鄉射地官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眾民也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也禮業興舞將發矢手知舞當射之其民悉觀焉因詢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詢眾庶之儀若是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中翿旌獲尚文德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郊謂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於竟則武中以龍旜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於旜猶文章也通帛為旜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兕獸名似牛一角士鹿中翿旌以獲謂小國之州長也以翿旌獲無物也唯君子有射於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事於君側箭籌八十箭篠也籌算也八十者累以十偶為匹亦貴全數也其時眾寡從實長尺有握握素握手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楚扑長如笴刊本尺刊其所持處也笴古我反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兩端龍首博廣也龍首中央為蛇身相交蛇龍君子之類也交於象君子取矢於楅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漢石渠議曰鄉射禮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

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大樂主所以樂賓也
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
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至
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
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
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
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
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
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
樂也時公卿以玄成議是○晉咸康五年春征西庾
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洋洋然有洙泗

之風○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
馬臺射其後相承以爲舊准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漢立秋之禮
○北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座
皇太子及群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
衣以出驊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
懸侯又畢群官乃射五埒一品三十二發一發調馬十發射下十五
發射上三發射麞三發射獸頭二品三品二十五發一發調馬五發射下十發射上
一發射麞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四品二十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八發射上二發射麞
一發射帖發射獸頭五品十五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發射麞二發射帖
一發射獸頭侍官御仗以上十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又季秋
大射皇帝侍　七寶齊射七埒近三品以上

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十五發射上三發射麞一發射帖三
發射獸頭二品四十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一十發射上二發射麞餘與三品以下同
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三十八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十七發
射上一發射麞一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五品第三埒三十二發一發調馬九發
射下十七發射上一發射麞二發射帖二發射獸頭六品第四埒二十七發一發
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一發射麞一發射帖七品第五埒二十一發一發
調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射上餘與六品同八品第六埒十六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
九發射上餘同七品九品第七埒十發一發調馬二發射下四發射上餘與八品同
大將大射公爲之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埒各置埒
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
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

將七等員以司其事○大唐之制皇帝射于射宮則
張熊侯射觀于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太樂
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殿之庭若遊宴
射則不陳宮懸貞觀元年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
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
爲朕以弧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之日淺得爲理之意固未及乎弓弓猶失之何況於理自
是後延耆老問以政術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百寮射自貞觀至顯慶
七年行三月之射行九月之射其禮遂至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上表請行射禮直至先天元
年開元八年九月九日賜百官射給事中許景先駁
奏曰近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令猶降綸言但
古制雖在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

縱之師旅既不以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擾人且為
不急矣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
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蘋采蘩之樂天子則以備
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
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
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體有虧則黜其地
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禮也其大矣哉今
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中為
能考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乞今一箭偶中是
費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慚色跳奔罷
之至二十一年八月勑下大射及禮先王册儀雖淤

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求鑿大典
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
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比三九射禮即宜依
舊通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安福樓下自此以後其禮又廢
其射侯儀注開元禮說曰按易𣪠氏弦木為弧剡
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射義曰男子以桑弧蓬
矢六射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男子生設弧於門左三日
負之人射之射乃卜食子者是故周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
子試之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中多
者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益以地其容體不
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

不與於祭而君有讓削以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
以習禮樂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宮名澤者所以
擇士也又曰射之為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己志也故心
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射有三焉一曰大射
以其有事大故謂之大射禮天子將行郊廟之事與其來朝諸侯
及畿內諸侯王之子弟卿大夫士及諸侯所貢之士
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事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
弟卿大夫所選鄉中之俊者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已
宗廟之事亦率其家臣而行之二曰賓射謂列國諸
侯來朝於王或諸侯自相朝聘或孤卿以下禮賓而
射謂之賓禮皆行之於朝或行於廟三曰燕射天子

諸侯無事之日燕息燕遊或燕勞來朝聘使之賓或
從臣與己臣其相勞息若天子諸侯之射則先行燕
禮以明君臣之義卿大夫則先行鄉飲之禮以明長
幼之序大二射行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合於樂故
謂之禮射其樂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
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
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度也采蘩者樂
不失職也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
德行立德行立無暴亂之禍而國家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
德也樂官備者騶虞詩云一發五豝喻得賢衆多也樂會時者貍首詩云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
度者采蘋詩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所謂以采藻以是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采蘩詩云被之僮僮

風俗通云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服遠卑者所制近也按鄭玄說射禮入嘉禮今按五帝三王之時天下萬國迭相征伐士之志整以射為首是以我國家開元中修五禮以射禮入軍禮焉古者天子之大射曰射侯者射中則能服諸侯以下中之則為諸侯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以流亡者未之有也能故也禮記曰流亡工於射是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斯之謂歟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七終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八

禮三十八 軍三 沿革三十八

天子合朔伐鼓 附諸侯

冬夏至寢鼓兵

馬政 附馬祭

時儺

天子合朔伐鼓 諸侯附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齊 大唐

○周制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會也不合則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也瞽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也庶人走共救日食之百役之人也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樂素服置五麾陳五鼓五兵以救日之弓矢又以朱絲縈社而伐鼓責之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縈之日蝕者陰侵陽也以陰侵陽故鳴鼓而攻之夏官太僕掌軍旅田役贊王鼓日月蝕亦如之通鼓佐擊其餘面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幾旅眾也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蝕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其兵戟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其兵未聞曾子問曰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不迎尸諸侯救日蝕置三麾陳三鼓三兵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蝕祝史請

子曰日蝕諸侯用幣于社上公伐鼓于朝退自責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太廟火日蝕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漢制天子救日蝕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兵以朱絲縈社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便伐鼓太僕贊祝史陳辭以責之聞鼓音侍臣皆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馳繞宮警察守備日復常皆罷此儀按晉摯虞決疑云約當昭公時叔孫昭子說天子救日之法○後漢制朔前後各二日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事冠長冠衣阜單衣絳領袖緣中衣絳袴襪以行禮如故事

獻帝初平四年正月當朔南郊尚書八座議欲却郊日又定冠禮而月朔日蝕博士孫瑞議按八座書以為正月之日太陽虧見于天而行者必有禳災之儀金石之樂饗宴之娛獻酬之報是為開災不祓見異不怵惕也及建安中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朝當日蝕朝臣議應會不侍中劉邵建言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時尚書令荀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著名○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太史奏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主者奏宜勅有司為救日蝕備既時過而不蝕大將軍曹爽推史官不驗之負答以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光祿大夫領太史令晏言典曆者按曆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重問典曆周晃等對曰曆候所掌推步遲速可以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以知薄蝕深淺合朔之時或有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或日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若於日月相掩必蝕之理無術以推是以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以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

不得終禮自漢故事以為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侍中鄭小同議史官不務審察推度綜緊密謬推交會以為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效則委於著數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日始有謫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於前矣此為古有豫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惰職考察無効此有司之罪又答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晉武帝咸寧二年

四年並以正朝合朔却元會○東晉元帝大興元年
四月合朔有司奏議按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
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
日有變便擊鼓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
勑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
疑應却會與不庾冰輔政寫劉劭議以示八座蔡謨
著議非之曰劭論災消異伏又以寵愼猶有錯失太
史上言亦有不審此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
變異先廢朝禮此則謬矣灾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
王者之所重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
幣伐鼓躬親救之夫敬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順

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行故日
蝕而止柩曰安知不見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
不蝕夫子老聃先行見星之防而劭逆廢日蝕之誡
是反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
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
聞天眚將至而行慶樂之會於理乖矣禮記所云諸侯
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先言諸侯既入見蝕乃
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劭引此文失其義
旨劭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
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劭所善漢朝所從遂
令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以為準則

故正之云爾於是爰議從之穆帝永和中殷浩輔政
又欲從劉劭議不却會王彪之議曰禮云諸侯旅見
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皆謂卒暴有之非謂先存
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先廢朝禮又從彪
之議○宋因晉制○齊武帝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
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
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準尚書令王儉
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
唯天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
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
齋初日乃值薄蝕則不廢祭按漢初平中博士孫瑞

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母地
郊社不殊此則前準謂不宜廢詔可○北齊制日蝕
則太極殿西廂東向東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群官
公服晝漏上水一刻內外戒嚴三門者閉中門者掩
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衛如常不省
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帢單衣侍臣
皆赤幘帶劍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劍出戶
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太
社鄴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
匝太祝令陳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板上尚書
門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鼓如嚴鼓法日光復乃

止奏解嚴○大唐合朔伐鼓具開元禮

冬夏至寢鼓兵

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義曰以冬至陽氣萌生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洩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先天下靜而不擾也夏至陰氣始動而未達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助微氣之養也晉劉遐議曰以為陽貴在道是以微陽初興慶其方盛寢鼓息兵不欲震盪也陰理無二君當助陰豈二之義何以明之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月食無救之道明矣何能以為二節陰陽升降之極會通交代之日二氣既接剛柔始分

君子遠慎諸物近慎諸己在冬欲靜在夏無躁百官靜事無刑以定寢鼓息兵其宜合同張僕曰冬夏二至慎微不異左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所重所慎於是在矣周禮太僕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左傳又曰非日月之眚不鼓皆正經也日長則賀君父道也下慶上會陰交接也日短則不賀臣子道也鼓以動衆是以二至訖送同寢之也劉泓謂寢鼓不出經傳或以漢與日食陰侵鼓助陽則冬至助陽不應寢鼓也于瓚又云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政事鄭瑗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夫天之德貴生惡殺冬至以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方奉順動靜之象以順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後代擬議至殺之非為助陽也夏至以陰氣起殺氣已興否則將至大戚方來宜有鳴鼓開兵以懾兹旅施命四方詰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休戚有殊寢鼓之教不宜同也若以夏至俗人所重文武可息之二日不可前二後二等於冬至也

馬政 周馬祭附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 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 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 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邦國六閑馬四種 家四閑馬二種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皂皂一趣馬三皂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良善也良馬五物之馬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變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騋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者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

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匹矣趣音促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贊佐也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為六等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仲春通淫仲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於牧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價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皆有物色及價值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價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旬之內死者償之以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者入馬耳償以毛不以齒價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者不任用非用者罪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鄭衆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鄭玄云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衆云攻特謂騬之騬音繩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臧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習其餘祭大澤用仲月剛日甲丙戊庚壬為剛日乙丁己辛癸為柔日○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大唐馬祭因隋之制其儀如開元禮

時儺 周 後漢 北齊 隋 大唐

周制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毆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儺四時作方相氏以儺卻凶惡也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洪範傳六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屬金也故磔之於九門所以抑金扶木畢成春功東方三門不磔者木德所在無所攘也此儺儺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亦將及人故儺以通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此儺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故儺以通氣恐人及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大儺儺陰氣也旁磔於四方之門也於十二門也出土牛以送寒氣令以為木○後漢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一居若水為魍魎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所以助陰也逐疫所以送故而迎新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鞀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疾殃薛綜曰侲之言善也善童幼子也侲音振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殄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

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竒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
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
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
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
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野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
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劉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山繰罔兩山精好學人聲
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埤倉曰獝狂無頭鬼委蛇音逶獝音休律反埤
蹉移次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
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立門疫於四裔注曰煌熾火如星熾
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二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
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曰衛士千人在端門
外五營千騎在衛六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輸逐澠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
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壘
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
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
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壘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葦
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進諸侯云是月也立土牛
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
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北齊制季冬晦
選樂人子弟為侲子如漢法合二百四十人百二十
人赤幘皁褠衣執鼗鼓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
相氏執戈揚楯又作窮竒祖明等十二獸皆有毛角

理其國事今諸王公侯受任天朝而嫡子攝其君事
則車服禮數國封大小領兵軍數自當如本制而王
公侯選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合於古議今之車服與
古禮不同依禮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
印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令而嫡子但知其政不
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國相以下見嫡子宜如
臣而不稱臣又禮非其臣則荅拜國之命士上達於
其君者嫡子宜荅拜其文書稱嗣子宜曰王嗣子某
公侯嗣子某繫於父爵明不專國也其餘則稱第下文
書表疏皆臣禮而不稱臣今之監司上官文書皆為
記告嫡子監國其下羣臣官文書宜稱皆不言命稱
教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八終

杜氏通典卷第七十九

禮三十九 沿革三十九 凶禮一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并附周以下哭及不視事附）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陳 大唐

周代尚書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不懌，不悅懌也。有疾。）禮：僕人扶右，射人扶左。（僕人、射人皆平常時贊正君服位。）始崩，太僕戒鼓，傳達于四方。內宗掌敘哭者。（次序外內宗及命婦哭位。）外宗敘外內朝莫哭者。（敘內外宗及外命婦。）世婦掌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呵罰之。（呵，譴也。）小宗伯懸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大僕掌懸喪首服之法于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廣長短之數。懸其書於宮門，示四方。）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病。）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凡諸遭之服服杖也。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斂也。然不視服，故子亦三日而斂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令殺遠者為言耳。）三宮正掌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內張綿絮以障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風俗通云：俗說，易稱四海為家，雖都二京，巡有方嶽，文曰行在所，由以行為辭。天命有終，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宮在殯，太子已即位，存亡有別，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曰大行皇帝。宮車晏駕。周康王一朝晏起，詩人深刺，如今崩殯，則為晏駕。其喪葬儀無聞。（魏臻議曰：禮記告喪曰登遐，告訃之辭也。或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此即非告訃之謚法者。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諭未謚，而副帝已立，臣下所稱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君稱謚也。）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除。（具喪期篇。）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晉灼曰：不施輕車介士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也。軍以備非常也。）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便房以次百官藏畢。

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耶劍伏弩設伏火以營陵餘地爲西園后陵餘地爲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也謂也奏以頭向內所以馬圖也從房藏中使出也）後漢制天子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五嶽四瀆群祀并禱求福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

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衾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飯含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槃冰如禮（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爲大信）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秘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

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群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群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人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群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典瑞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衆云駔外有捷盧也駔讀爲沙蒲

珇璋璧琮琥璜皆爲開渠爲眉瑑沙祢以斂尸令相得充也）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人說幻石蓋用漆三東郡久吐比小腰一衽）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群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

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
臨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
祀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
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奉朝
依前漢制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
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
馬露布奏可葬儀以木爲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以葦席
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布
褠幘太僕四輪輈爲賓車大練爲屋幰中黃門虎賁
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
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

○續志卷二十九　三

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
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之制
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
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
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
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
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
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群臣
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
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
殿端門太常上禮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

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卻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
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
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
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
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
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
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絲
參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爲挽六行行五十人公
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
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
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

○續志卷二十九　六

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
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
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
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
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
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
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
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
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
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爲明器知喪道也備物而）
（不可用也鄭玄註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爲上也）筲八盛容三升（鄭玄註既夕曰）

（筲畚猶也）黍一　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注既夕曰屑薑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桁所以庋苞甕甒也）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輖矢四貫短衛（既夕曰猴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云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猴音侯）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無虡鎛四無虡（爾雅曰大嘂謂之壎）（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閒亦名鏄）磬十六無虡（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簨虡鄭玄曰不縣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既夕禮く役器鄭玄注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註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封奉入藏房中太常跪

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郭藏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騶（吕拼切）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凡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已下皆去麤衣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虞禮畢祔於廟如禮先大駕已游冠衣下諸宮諸殿群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釋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釋小紅服纖釋纖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皂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有司從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及太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長樂宮太后所居在西京後漢都洛陽無長樂宮或有當時便借稱名為太后耳）典喪事三公奏制度他皆如禮儀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大哭止如儀辭太常出導中常侍受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如立主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安帳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閣室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群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

鍾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
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
車鸞輅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車大將
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
儀後和熹鄧后葬按以爲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
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曰有
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晉初
二年文帝又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爲椑存不忘亡也
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無造園邑此詔藏
之宗廟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

毓奏武宣皇后崩不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
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
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
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
天子同號至於后崩夫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
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
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也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
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殯于九龍殿尚書訪曰當
以明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
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玄說皆云天子
諸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既葬容衣還

儲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
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衣尸服卒者
上服之制生時襲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
孔子曰祭之以禮亦謂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令服也
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
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服也
尚書又訪容衣還群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
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
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之
時蔡邕以爲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填
衛之禁而令於如事存之意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

臨乃除服○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
在何殿博士卞榷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
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
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又問既殯之後別殿下
室之饌朝夕轉易諸邑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
按禮具荅榷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
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常用也朔望則
奠用太牢俗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
上東廂今御倚廬爲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何
所榷以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於翼室先儒
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

入臨朝夕則就位哭臨按禮天子七月葬新禮以日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遏密八音豈有釋其縗絰以服玄黃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駁尚書顗命成主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服吉也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玄衣裳此鹵簿所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摯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

生存此無有吉駕明文既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凶導從其凶服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書日月星辰杜佑云九仞旒委地杜元凱按服要飾云遣車易以繖紈與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明端陽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為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盛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記廣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

人出門之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吊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宋崔元凝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諡梓宮將發轀輬侍中版奏已稱其諡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

博士知禮儀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諡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轀輬版奏皆稱其諡皇帝登轀輬伏奏今祖奠也哀策諡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大唐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在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秘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壟珍物必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

遣廷呂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毅上
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
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
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無可欲雖
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
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
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
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
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
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
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

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為棺椁足以藏骨為衣衾
足以朽肉而已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
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
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
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
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改變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
重死不孝不忠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
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今為丘壠如此其
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
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
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既平不可不起

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
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
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
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
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壠又以
長陵為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書
奏不報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
近者十餘歲遠者十五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日之間
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漢家大郡五十
萬戶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
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

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朕臣子之心
不忍頓為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
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
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
司詳議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
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
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
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為攸宜伏願仰
遵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敬愛罔
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依故
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杜氏通典第七十九卷 終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

禮四十 凶二 沿革四十

總論喪期 奔大喪 奔山陵附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天子為繼兄弟統制服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天子為皇后父母服議 皇后父服附

總論喪期

虞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易云古者喪期無數。賈公彥曰此黃帝時也是其心喪終身也虞書稱二十八載四海遏密八音。堯崩舜諒闇二年故稱遏密八音使百官攝行心喪更三年為服二二王乃制服○殷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歡悅之也讙喜說也言乃言則民臣望其言久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冢宰大官之卿貳王理事者也二年之喪使之聽朝。喪服四制曰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周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祝雍作頌文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皆既葬除

[illegible]也○漢文帝遺制革三年之喪其令天下吏
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頒詔吉曰令謂詔文殿中當臨者皆以
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
臨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常言
大功也小功布也纖細布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師古
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
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日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
之思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此詔古扎無言
文者皆以比而行事擲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喪期之制自後
遵之不改宣帝地節四年詔令百姓或遭縗絰而吏徭事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
父母大父母喪者勿徭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

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
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章天下河間惠王行
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是以喪制三年
能行者責之矣及王莽篡位欲眩惑天下示忠孝
使吏六百石已上皆服喪三年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弔而再會
而已令天下新都侯宗服喪三年又元后崩莽亦自服三年顛倒為謬若此○後漢鄭玄云
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曰然而曰言不文者謂
臣下也注引孝經說文言不文指士人也陳鑠問高
宗諒闇三年不言乃謹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
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言而後

事行者杖而起注六謂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行
士人也義纔不同引之何明趙商答曰三年之喪天
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
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辦為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
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人注引
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安帝初長吏多
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
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光元年尚書孟布奏宜
復如建元永平故事謂光武明帝時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
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
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

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魏文帝遺詔百官當臨殿
中者十五舉音葬訖便除文帝崩國內服三日蜀劉備臣
下發喪滿三日除服至葬復加禮此則魏蜀漢也吳孫權令諸有居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
代者定大辟之科又代未至不得告去抵罪一等後吳令孟仁聞喪奔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
自此遂減○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
三年喪者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
故葬除服按文帝以咸熙二年八月辛卯崩九月晉內外咸除以十二月庚寅受禪改元
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
聞禮典豐殺隨時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
上古也陛下俯遵漢魏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
行之於殷代未足以踰方今荊蠻未夷萬機事殷臣

等以爲宜割哀情以康時俗輒御府太官易服御膳如舊詔曰每念幽冥不終苴絰一朝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矣等重奏不戢天下至衆陛下察愚欵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剴三年之喪自古達禮不宜汲汲輕重傷其心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文帝之崩也（皇太后王以太始四年三月崩）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毀禮喪義今上至孝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除服何爲若因此與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代替薄不能國君之喪故因而除已數百年一朝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猶爲善乎

通典卷八十 四

玄曰若主上不除而臣下除此謂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晉蔡謨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無父子之爲重且漢廢君臣之喪不崇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理天下乎僕射盧欽尚書魏舒等奏謹按天子之與群臣雖哀樂之情若一其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廢書曰三載遏密八音至周公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周景王有后嗣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燕樂已早亦非禮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議其喪而議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道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也摯虞以爲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機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喪非三年也杜元凱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除葬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率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文帝見其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典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中制

通典卷八十 五

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下群臣皆不得除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嗣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袁准曰周禮大祝柎練祥掌國事若無縗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縗麻之言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縗麻可知也凡春秋傳諸稱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是心喪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無逸云高宗亮陰

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以亮陰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縗麻躬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曰天子居喪齊斬之情非杖絰帶當其遂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國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坊音防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諒闇爲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鄭玄之所依傳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禪時爲諒闇漢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爲得之也

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爲凶廬者按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爲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難曰禮葬後飲食之服皆有降殺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既葬王政入於國即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益惑耳暢引僖王崩未再周惠王享晉號失禮以名位不同不議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籩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

授玉兩楹此聞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徹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客職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示儀有等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有急迫王室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宜事訖反服於禮何傷於卒齊示儀而信以爲食旨亦比昏矣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而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爲王殯再周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得卒哭除喪即位而祭廟矣所謂蒸嘗禘於廟也宣曰大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所施不必一也禱類祈禡豈一道

乎武王出師以燎告是常祭耶天地猶然況宗廟乎禮不蒸祭而出祭于文不於宗廟而死在墠室墠音善鄭玄云除地之壇且禮有祓禳增去壇爲墠而周公請命告太王以下而三壇同墠此豈非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逼于王子帶不敢發喪猶使告于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爲權禮於文武告請之祀非其常典故云有事于文武而不稱禘祫于宗廟也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段暢引經傳以爲諸侯諒闇申議云按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付發宋公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任葬訖卒哭已除縗麻故不復名在喪此諸

侯除服之證也按禮記諸侯元子既葬見於天子
類見將嗣父位除喪見王以受瑞命由嗣而見故曰
類見於是天子禮之大斂賜以命服此諸侯不以麻
終三年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
采諸侯既卒哭即位則有聘享朝會之禮既執玉服
絲不宜復以服麻故去縗麻服縞素縞之制可以
雜於吉也此除縗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君既葬
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
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然則大夫士
皆以縗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絰帶以服金革之
事諸侯以上卒哭除縗麻諒闇故特不言弁絰此諸

侯縗麻除之證也又春秋魯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
來歸惠公仲子賵左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
既卒哭除服諒闇此為免喪之後來故曰弔生不
及哀此諸侯卒哭除縗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
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以為
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為信也然則皆
得行吉禮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
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
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也僖公之喪未三年嫌於不
可以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以正諸侯之禮也春秋
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

悼公三月公會晉侯于溴梁左傳曰葬晉悼公平公
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
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便葬遂
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皆非喪禮也羊舌肸祁奚韓
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尚幼宰傅相之命諸賢傅
幼君而若此者蓋繼好繼信講事補闕禮之大者故
傳其行事也晉子墨縗絰征秦遂墨縗以葬春秋
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縗墨文明其服也弁絰金
革禮無權許皆為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
侯杵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
朝又禮會於陳乞之家明皆其免喪無復所制也博

士謝況議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
除喪至於當其練祥之日必設位而哭畢不復禫也
且先朝故事無有禮儀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博
士徐禪意欲以六月二十二三大祥二十五六而禫
三日之中衣服無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易
之法也忠曰舉哀如前成制禮云除喪者卜其遠日
避不懷也謂當擇月末以還大祥除而起縞冠受以
白帽從月後吉不宜立異異改也仲尼曰三年之喪
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
豈不喪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天地已易四時
已變是以象之而欲二十二三日除縞弁二十五六

日禫哭禮毛漢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所謂大祥
而素縞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則黃衣玄冠矣既
祭乃服禫朝服綅冠踰月玄端以居復乎常焉如士
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日時未改忌月未過便復常
節恐非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今無受禫之服又無
改易之祭三日之間哀樂未變而立無名之哭近背
先帝晝一之美遠違仲尼殊月之說議曰詳按前儀
則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聞服制
所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來再周賜齊
侯胙皆可爲明徵當以萬機至繁百度須理如同臣
庶喪制唯記與戎多闕漢文獨留之際不詳前代舊

規深慮大政之廢遂旋易月之令若儀同軌畢至嗣
君然後免喪俗薄風澆或生縱執古道者則云齊
斬三年適權宜者遂稱以日易月禮經雖云七月而
葬漢魏以降多一兩月內山陵禮終窀穸之期不必
七月除服之制止於反虞爾史足徵可無致惑臣情
禮兩得政教無虧矣○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
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
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
魏之與寧元年章太妃薨哀帝欲服重江霦啓先
王制禮應在緦麻服詔欲降周羣又啓厭屈私情所
以上言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孝武寧康中崇德太

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
爲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
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
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后及靖后之禮致
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宜
服齊縗於是帝制周服安帝崇安四年太后李氏崩
即帝之祖母李氏生孝武帝服齊縗三年百寮宜所服尚書左僕
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
盡情禮合仲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宜
從正故成風著夫人之號僖公服之三年子於父之
所生體尊義情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

情立制禮文不顯則宜從重應同爲祖母後齊縗周
宋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制詔可於西
堂設旅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武帝永初元年黃
門侍郎王淮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
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
來唯晉朝施行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
體詔可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文帝
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有司徒給事中劉溫持
節監喪神武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宮
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
解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禮無成文代或兩

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按禮有禫以
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綅縞也心喪已
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
應復有禫宜下以爲永制詔可○後魏自道武及
諸帝悉依漢魏既葬公除文帝太和十四年祖母文
明馮太后崩將營山陵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詣闕表
曰臣等聞先王制禮必隨代變三年之喪雖自上古
中代以後未之能行陛下欲依上古萬機事殷不可
暫曠三代以下豈無至孝之君皆以義存百姓是以
君葬即位踰月而葬葬而即吉詔曰自遭禍罰恍惚
如昨山陵遷厝未忍所聞十月又表曰伏惟大行皇

太后明誥垂於典冊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
元何詔曰仰尋遺旨何聞所奏山陵可依典冊衰服
情所未忍又表曰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
至重莫重於萬機今山陵告終百禮咸畢願陛下縣
億兆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謹依前式求定練日
以備禫禮詔曰古不除服於上臣則釋服於下從
服之義有虧爲臣之道盡衰麻朝政吉凶事雜詔曰公
卿所議皆依終三旬之難衰襲吉情實未忍遂服三年
重違旨告今將至周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按禮卒哭
之後將授服於受日庶人及小官皆令即吉內職羽
林中郎已下虎賁郎以上及外職五品以上無衰服

者變從練禮官三八除諸王三都尉及內職至來年
三月朕之練也除而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
此雖奪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庶明根
曰聖慕深遠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
改又近遺詔詔曰若不許朕縗服則當除縗閉嘿委
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東陽王丕曰臣與太
尉光歷事五帝自聖代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
神於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詔曰太尉國老誠如所
陳恐是先朝萬得一失朕情未忍遂號慟群官亦哭
而辭出壬午詔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朕仰
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今依既虞卒哭訖此月二十

日授服以舊易麻既表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
故於朕之授變從練以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
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使及變禮也延昌四年正月
宣武帝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
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朝陽殿哭踊久之欲待
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
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
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袞冕之
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群臣立於庭中北
面稽首稱萬歲孝明帝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
於瑤光寺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徽符月景萬

一化奄至遐崩但朕幼集荼蓼夙遵德訓乃戢疏定難
是賴深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為齊衰三月以
伸追仰之心有司奏按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魂斂葬
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妄俗損華遵居道
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宇庭宮掖非容百官之位
但因葬日衢路奉接成義君臣始終情禮理無廢絕緣
立儀如別內外群臣權改常服單衣衰巾奉迎之墓列
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後周武
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群臣表請
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陵所行三年之制五服內並依
禮斯近古無儔天元帝宣政元年令天下遭父母喪許

終制○隋制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
父母諸官正一品喪帝不視事三日本服五服內百官
正二品以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日本服小功緦
麻親百官三品以上喪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為本
服五服內親一舉哀皇太子為本服五服內親及東宮
三師三少宮臣三品以上一舉哀○大唐元陵遺制其
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錦綵飾天下
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祀祭之禮亦從
節儉其天下人吏敕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
祠祭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夕各十五舉音禮固從
宜喪不可久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

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皇帝本服用者凡二朝哭而止
本服大功者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

奔大喪 奔山陵附 周 後漢 魏 晉 東晉 大唐

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
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
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
成康為未久君道尚明疑於不往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者近
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
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為之斷夫孝子之恩
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後漢許慎異議云按左
氏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

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鄭玄
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是
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
含且賵又王使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
如京師葬襄王則傳無譏焉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
葬為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
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
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詞
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
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豈
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也大鴻臚

時睢音雖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奪私之義
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
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
於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王者
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
亦孰之不加服禮耶睢生之說非也鄭玄按孝經資
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同嗣
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制曰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
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
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

成君猶繫於文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且從者在
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魏時禮官議
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
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
肅曰既言除喪者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斂髮袒經言除斂
髮袒經耳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
踰年雖無服猶哭之豈有天子之喪未踰時始奔赴
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無本三年之喪也故
三年之後行禘祫之禮又遠方岡貢表皆宜通若有
禁乃止此不得於哭陵相妨害也又答難云前說遂
除謂除斂髮袒經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髮也責

以玄衣冠又其所不能具白可服深衣白帢也○晉
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湯陰
之役群寮先奔義兵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
歸罪至于安駕之日山陵即安而尤不到自黃郎御
史以上應受義責加貶絕注列黃紙不得叙用至於
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隔遠山澤者
宜與上牒異制春秋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寇孫
之變遷出闘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也及
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
褒貶依王政而正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
宜于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爲分別遠近則典而不

煩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議今事
遠官名聞時通者過期不到宜依退免法注列黃紙
三年乃得叙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用
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不以家事辭
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應赴之人而
失令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伐之法應在犯令凌政
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制點○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
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
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
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
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土者削降

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叙於義爲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卽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服責幽里外以所周爲限自此以内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身不與黃門郎徐㪤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叙哀則在庭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

準若不計遠近同限内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晉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得居之毋妻居處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誣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爲不盡矣今宜以議者既衆不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爲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爲名教與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若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恭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

子弟詣陵唯湯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爲其制以爲一時顏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與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開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醨薄及之何期況以今日之弊而欲廢準式於頹俗求慈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文重啓依王濛所上爲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吊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内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

吊魯人不吊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吊也○大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按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奔赴山陵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後漢

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從大夫禮可也孝順皇帝永和中詔公卿校尉

尚書曰昔者周公攝天子事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
動變更以天子之禮天即反風歲即大熟北鄉王親
爲天子而以王禮葬故天數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
穆群臣皆疑謂當如帝司隸校尉周舉議以爲北鄉
本非正統姦臣所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
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昔周公有請命之
功太平之勳故變之曰天動威以彰其德故成王以
王者禮葬之以應天命北鄉王無他功德恐非所以
應天消災北鄉本侯也已加王禮於禮已崇不宜追
加尊謚詔從之

天子爲繼兄弟統制服議東晉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立瑯琊王丕哀帝也儀曹郎王琨議今上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
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以仰參昭穆存同繼
統在茲一人不以私害義尊以所後爲正今皇太后
德訓弘著率母儀於內主上既纂洪業承統亦何德不
述遵於禮尚書謝奉議太常位次自以君道相承至
是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爲後則義也今應上繼康
帝竟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僕射江虨議曰
議兄弟不相爲後雖是舊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
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爲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
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
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臣於子既明尊之道不得
後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穀
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
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
而上下洽通於義允應繼大行皇帝揚州刺史藍
田侯臣述議推崇上古以爲人極上古風淳必托有
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居正守位以塞
爭競非私其親或時艱難而嗣胤幼劣故有立長成
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弱無嗣遞統業
恆同康皇帝既受命於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於
所授主上宜爲康王嗣謝奉又議五帝之道以天下

爲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光武遂嗣同則繼代承業雖百
王迭建而典不易所以維繫人心閑邪息亂今大
晉宗祀配天成帝以皇子幼沖深惟社稷遷于康
皇執同虞唐義大行天祚不求遂嗣本位考之先
典求之人情成謂主上應繼成帝太常臣彪等五人
議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成皇帝捨胤嫡之受而
義重天倫道崇光代康皇帝承明命正統既移至
尊應繼康帝嗣詔從述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
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按白虎通云天子

爲諸侯絕期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謝云
謝云天子之子封爲諸侯天下皆不服也
天子爲皇后父母服議皇后爲父母服附　東晉　宋　陳　後魏
東晉王朔之問范甯云至尊爲后之父母服不意謂
雖居尊位亦當不以己尊而徒降也甯答曰王者之
於天下與諸侯之於一國義無以異今謂緦可依准
孝武泰元元年正月王鎮軍薨按即后父也勉舉哀
而不成出制服三日僕射以下皆從服○宋孝武建
安三年有司奏議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爲服緦麻
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服除服與不
又皇后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
○通典卷八十　三二
喪當著何衣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
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
依舊更服爲但釋心制著布素而已勅禮官詳正太
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
厭則異禮天子正降旁親外舅緦麻本在服例但衰
絰不可以臨朝享故有公除之議雖釋縗麻襲冕尚有
緦麻月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又議
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三紀之服
已釋哀哀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
按禮爲兄弟既除喪及其葬也反服輕喪雖除猶齊
衰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禮可知也愚謂王右光祿

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又議喪禮則遠變除漸輕
情與日殺服時變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制
之日而更重服乎按晉泰始二年武帝以周除之月
欲反重服拜陵朝議不遂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
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
制膺之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是權制既除衰麻
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
舊反服未公除服以申臣子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
助教蘇瑋生議按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
日禮無其文皆並謂之公除則可緦相依准凡諸公
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
○通典卷八十　三三
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奪斬重制猶爲功緦除喪
夫公除蹔奪豈可遂以即吉耶愚謂至尊三月服竟
故應准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
衰尚書令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緦制終止舉哀而已
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大明二年有司奏故光祿
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周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
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
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
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
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并尋禮文
心喪不應有禫皇代考檢已爲定制元嘉季年禍難

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遂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三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為永准詔可○陳文帝天嘉元年尚書儀曹謂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洙謂至親周斷加崇故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纖縞已割不可便仍故猶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至情如父在為母出嫡從之子則屈降之以周周而除無復衰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絰可除不容復改玄綅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宜禫杖周者十五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正斷以再周止二十

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為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按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准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為王逡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按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月為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周宜除於再周無復心喪之禮詔可○後魏神龜二年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為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為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

公親為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初日還家哭臨至尊與駕奉慰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是則朋友有周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回之喪饋祥肉夫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君子之喪則容一周不舉樂也孔子曰既祥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是弟子喪夫子猶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恩之尊是則一周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齊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看禮去太極不為太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

何痛如之智悼子之喪未葬杜蕢所諫晉平公也今國用雖已安君緣三月矣陵墳未乾譬以理益為然乃從雍議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終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二

禮四十二 凶禮四 沿革四十二

天子為庶祖母持重服議
天子立庶子為太子喪服議
天子為母黨服議　天子弔大臣服議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國有大喪使者章服及不爵命議
天子諸侯之庶兄弟及妾子為母服議
公主服所生議
諸王子所生母嫁為慈母服議
諸侯及公卿大夫為天子服議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議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以下為天子服杖議
諸王女孫女為天子服議
宗室童子為天子服制議　童子喪服議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皇后為親舉哀議
為皇后大祥忌日哭臨議
皇后親為皇后服議
諸侯及公卿妻為皇后服議
藩國臣為皇后服議 女侍史為皇后服附

天子為庶祖母持重服議 東晉 宋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朝臣並重服○東晉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母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若嫡禮文不存則宜從重同為祖母服齊縗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文所生薄太后亡朝臣亦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為安徐廣又云若以春秋所行失禮者左傳不具譏責而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所以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求俱無明文然從之所言專據春秋也車胤答云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譏革耶於是安帝服

齊縗三年百寮並服周於西堂設孫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庾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嫡子則妾之子為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貴豈謂可得與嫡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穀梁以自為通小記云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此謂凡庶子故鄭玄云祖不厭孫耳非謂承祖之重而可得申其私服也庶子為後不得服其母以厭祭故也則己卒己子亦不得服祖庶母可知矣小記言妾子不代祭穀梁傳言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古今異禮三代殊制漢魏以來既加庶以尊號微旗章服為天下小君與嫡不異故

可得服重而廟祭傳祀六代耳非古有其議也

天子立庶子爲太子喪服議 晉 宋

晉惠帝愍懷太子以庶子立爲太子及薨議疑上當服三年司隸王堪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踐祚之初拜于南郊告于天地謁于祖廟明皇儲也正體承重豈復是過司隸從事王接議愍懷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說制服不得與嫡同應從庶例天子諸侯不爲庶子服聖上於愍懷無服之喪難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旣爲太子而復非嫡乎答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喪服庶子爲其母緦不言嫡子爲其妾母而曰庶子

○通典卷八十二　三

爲其母許其爲後庶名猶存矣○宋庾蔚之謂王堪以爲拜爲太子則全同嫡正王接據庶子爲後爲其母緦庶名不去故雖爲太子猶應與衆子同天子不爲服可謂兩失其衷嘗試言之按喪服傳通經長子三年言以正體乎上又將所傳重明二義兼足乃得加至三年今拜爲太子雖將所傳重而非正體安得便同嫡正爲之斬縗乎旣拜爲太子則是將所傳重寧得猶與衆庶子同其無服乎天子諸侯絶傍周今拜庶子爲太子不容得以尊降之旣非正嫡但無加崇耳自宜伸其本服一周庶子爲後不得全與嫡同庶名何由得去已服祖曾與嫡不異是與嫡同者也

祖曾爲已服無加崇是與嫡異者也天子諸侯大夫不以尊降又與衆子不同矣

天子爲母黨服議 後漢 魏 宋

後漢光武舅光祿大夫樊宏薨帝親臨喪送葬和熹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緦百官服素○魏太和六年四月明帝有外祖母安成鄉敬侯夫人之喪（即甄后母也）太常韓暨奏天子降周爲外祖母無服尚書奏漢舊事亡闕無外祖制儀三代異禮可臨畢御還寢明日反吉便服尚書趙咨等奏又敬侯夫人張帷幕端門外之左群臣位如朝皇帝介幘進賢冠皁服十五舉哀則罷詔問漢舊儀云何散騎常侍繆襲奏後

○通典卷八十二　四

漢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緦百官素安帝繼和帝後鄧太后母即爲外祖母也但太后臨朝安帝自蕃見援立故也又按後漢壽張恭侯樊宏以光祿大夫薨宏即光武之舅也親臨喪葬往前代宜尚書侍中以下弔祭送葬博士樂祥議周禮王弔弁經錫縗禮有損益今進賢冠練皁衣又詔當依周禮無事更造（蜀譙周云天子諸侯爲外祖父母小功諸侯嫡子爲母妻及外祖父母妻父母同服如因人舊說外祖父母己族之正統妻之父母妻族之正統也母妻與己尊同母妻所不服降亦不降）○宋庾蔚之謂禮父所不服子不敢服嫡子爲妻之父母服則天子諸侯亦服妻之父母可知也妻之父母猶服況母之父母乎

天子弔大臣服議 大唐附 魏 晉

周制，司服職掌王之吉凶衣服。王為三公六卿錫縗，爲諸侯緦縗，爲大夫士疑縗，其首服皆弁絰。君爲臣服弔服。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也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也疑衰十四升也鄭玄謂無事其縷哀在內也無事其布哀在外也疑之言擬也擬其吉〇魏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云前日故鎮軍朱鑠喪，自卿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於服爲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爲弔去冠，甚違禮意。」下博士杜希議，以爲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玄冠代以素弁，漢去玄冠代以布巾，亦吉者相變之義，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常弁冠，今著亦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及古，今宜因漢氏故事。又按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曰：「天子下達于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是以漢中興臨喪之事與禮合，自是之後，或言臨喪使者常占服布巾，以爲使者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詔從希議。吳譙周喪服圖天子弔三公弁絰錫縗弔大夫士皆弁絰疑縗弔諸侯弁絰緦縗服〇晉摯虞云：「凡使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異姓者服色器用皆不變。」〇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天子爲大臣及諸親舉哀議 後漢 魏 東晉 大唐 晉

後漢明帝特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〇魏大司馬曹真薨，王肅爲舉哀表云：「任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於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修，暨光武頗遵其禮，于時群臣莫不競勸。博士范升上疏稱揚，以爲美可依舊禮，爲位而哭之，敦睦宗族。於是帝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及鍾太傅薨，又臨弔焉。」〇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決疑注云：「國家爲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爲異姓公侯都督發哀於朝堂。」〇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二日小會。臣以爲廣昌君喪未殯，聖恩所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循答云：「按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縗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蕢譏之。咸寧詔書宜爲定制。」〇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國有大喪使者弔服及不賚命議

魏氏故事問今以宗室爲監公主喪使者著何服
卞𢮦荅國有大喪使者所服禮無正文事義相准以
爲奉命監喪宜服練素又問博士濟北嗣王甄鎮封
今有大喪爲故應遣使者拜不𢮦荅按春秋之義國
有喪未葬不爵大夫白非有故不得已皆須葬畢

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及妾子爲母服議 漢 晉

漢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
庶子爲其母大功九月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晉
賀循喪服要記曰公之庶兄弟父卒爲其母大夫之
庶子父在爲母皆大功九月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
月又天子諸侯庶妾子爲其母厭於父不得制緦麻

之服三月而葬葬已而除居處飲食言語心喪三年
劉智釋疑曰凡係不得服者皆有心喪之禮小功以
下不稅服乃無心喪耳

公主服所生議

宋庾蔚之云公主爲其母應周何以言之在室有餘
尊之厭服不得過大功故服母及兄弟不得有異既
出則無厭故爲母得周所以知既出則無厭者禮尊
降出降親疏不服尊降惟不及其嫡妃至於厭降唯
子而已在室父在爲母周既出服母與父同是故知
既出則無厭也又正尊不報禮之大例而女子適人
父報以周使其移重於夫族推旁親也以此推之出

則無厭理據益明

諸王子所生母嫁爲慈母服議 晉 宋

晉譙王司馬恬問范甯曰妾有一子而出嫁君命他
妾無子爲其母所命妾今亡子當有服不荅曰昔男
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教子何服之有恬自斷云禮
疑從重篤至敬也存同所生沒成路人於情未可今
勒小功長齊衰以同子道再周乃祭吉事言制則
不虧禮文言情則不乖師資也徐邈云此庶子所生
出嫁受命爲他妾子便當始終如所生其親母則同
出母耳若尸古禮當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車胤云大
夫爲其庶母慈已者小功也○宋庾蔚之云母出無

相鞠養便爲無母不必限以母亡譙王所命不爲非
禮此子何宜依慈母如母之服按晉制諸王用上禮
則應附父在爲母之條凡慈母以功勤致服本無天
屬之愛寧有心喪之文乎

諸侯及公卿大夫爲天子服議 周 漢 晉 大唐

周制喪服斬縗章諸侯爲天子天子至尊也馬融曰天下所
至尊也○漢戴德喪服變除云臣爲君斬縗不徒跣
始死深衣素冠以餘與子爲父同鄭玄變除云臣爲
君不笄纚不徒跣[illegible]高問士服天王云何要記唯
道大夫服君及家臣服大夫耳不說士恐有脫誤鄭
云士服君小斬縗無明文而雜記云士居堊室此則

士制周耶士下吏服士恐亦應同謝沉答曰朝廷之士服天王斬縗禮之明文也王畿外任之士依臺省制周喪記非脫誤是簡爛耳○晉尚書問天子崩于今臺書令史以上爲皆服斬縗之服不悖士下推應琳議禮命士以上皆服斬臺書令史列職于朝皆應服斬又問天子崩今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導從應易服制不卞摧答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縗三月又邊臣服斬導從出入皆應從服又問服隨君輕重今司隷服斬下吏服齊爲合禮意不摧答凡吉從君皆降一等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隷爲君斬縗義服也下吏爲從不

每降一等當謂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云何推答禮庶人爲國君齊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上有職司於喪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縗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稱導從指謂近臣魏晉故事云又問諸二千石長吏見在京城皆應制服不悖士卞摧楊雍應琳等上云禮臣爲君斬縗自上以上見在官者皆應制服○大唐元陵遺詔天下人吏敕到後三日釋服晉制諸侯云百官有所依以公卿百寮不同人吏准禮臣爲君服斬縗三年按高宗實錄昭陵臣下喪服皆准漢文帝故事三十六日又按高宗崩服紀輕重亦依太宗故事中宗睿宗時

臣下喪服並所遵守按禮及故事今百官並合准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其小祥內百官並無假日每日平明詣延英門進名起居不入正衙至臨時赴西內哭訖各歸至小祥日去首絰著布冠其日早集於西內哭望日及大祥又赴西內哭大祥日除縗冠杖等服慘公服至山陵時却服本縗服事畢除之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議 周 漢 東晉

周制喪服繐縗裳牡麻絰既葬除之馬融曰絰帶從大功制度小功言衣麻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既葬除上服天子七月葬不言七月者言同時而除也繐者小功之繐以理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繐細其縷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恩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也繐縗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此繐縗其服在小

功之上欲著其縷之精麤升數在繐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縗也諸侯之大夫接見于天子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人不服可知○漢戴德云繐縗七月之服諸侯之大夫始聞天子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從諸侯哭於朝張帷爲次於官舍門外別外內食既食有鹽酪之和凡再不食既成服服繐布縗裳下一升白布冠纓緣皆十一升帶亦如之一辟屬三寸偶結於前絰用枲麻首絰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右本在上五分寸之三七月而既葬已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故○石渠禮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大夫之臣爲國君服何戴勝

對曰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緦縗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君也閭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爲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閭人通漢對曰記曰仕於家出鄉不與仕庶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之爲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勝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貢乃非常也不得爲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待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爲有接見義謝

慈云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十五升布深衣從其君哭太廟阼階下袒免即位成踊襲絰吉屨無絇張帷爲大於其所舍別內外蓋食飲水牡麻絰至成服服四升半纏布縗績叢細而陳其冠八升纓帶中衣領袖緣亦如之七月而除受以朝服素冠餘月復吉又徐邈問謝慈曰諸侯之大夫時會見于天子故爲緦縗七月不知此大夫時以何事而得見也遠國大夫在藩荒服者未當及見天子亦爲服不答曰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吉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士以下則無服〇東晉問文

帝崩鎮軍府問參佐綱紀服邵戢答曰禮臣爲君服皆斬縗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又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先儒以爲非達官謂官長所自除人在官者也庶人在官服天子與畿內之人同齊縗三月按參佐無除者宜用此禮又禮諸侯之大夫會見天子者爲天子服緦縗七月按今綱紀雖或被除勑猶古諸侯

之卿命於天子比耳見北面時君無二君之道宜依緦縗之制其無除勑又未嘗會見則宜無服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已下爲天子服杖議 魏 晉 東晉 宋 大唐

魏晉故事問皇太后三夫人以下皆服斬諸長公主及諸君崇陽園循容服制之宜卞摯等議按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依禮則公主宜服斬而不杖禮君夫人爲長子三年妾爲君之嫡子與夫人同則崇陽園循容宜三年又問太后及公主應杖不卞摯應琳議禮爲夫杖自天子達皇太后應杖明矣婦爲舅姑禮無杖文皇后不應杖也君之喪夫人世婦在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如禮三夫人以下皆杖〇東晉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〇宋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也〇大唐天寶十載五月宗正卿褒信王璆奏皇妹及女雖禮出嫁後各降本親一等今並降爲第二等臣以爲執禮故親有虧恒典伏請一切依服屬等第爲定不在降服限仍請永爲恒式奉勑依

諸王女孫女爲天子服議

魏晉故事博士卞推應琳等議按禮諸侯之夫人爲天子其服齊縗本無服者也猶從夫而同今王始於大行皇帝本服周以輕明重依諸兄弟之義所服至

尊疑當服重王諸女依諸侯兄弟禮則應服斬也孫女幼未及於禮若欲服宜依諸侯之制

宗室童子爲天子服制議（魏 晉 大唐）

魏晉故事曰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爲祖服周當爲臣服從本親服皇弟吳王年十章郡王年七又當倚廬服成人禮著何幘服應琳議按禮喪服諸侯爲天子斬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又禮童子不居廬不杖不菲廣陵王未冠吳王章郡王年幼不應居廬古但有冠無幘漢始制幘可如今服卷幘○大唐元陵之制孫爲祖齊縗周年臣爲君斬縗三年今伏准遺詔皇帝服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

祥二十七日釋服臣下並從釋服皇孫既是齊縗周年服禮有嫡子無嫡孫其服並合從皇帝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釋服後以慘公服至山陵時却服初齊縗服事畢即吉服

童子喪服議（周 晉 宋 梁）

周喪服經曰童子唯當室緦（馬融曰童子未成人也鄭玄云童子未冠之稱宗室之猶子）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未成人者不能備禮當室則杖）○漢戴德喪服變除曰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爲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爲未成人制服者爲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縗絰不以制度唯其所能勝○晉劉智釋疑曰嬰兒無知然於其父母之喪則以縗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七歲曰悼過此有罪則入於刑必致之於禮故在下殤之年爲之制服按小功章昆弟之殤服昆之下殤是巳下殤之年則行服也（譙周喪服圖童子不降成人所服以上皆服本親之縗童子不杖不廬不絻不麻當室著絰麻十四以下下殤麻則不殤以除整周年姑姊長殤在大功下殤在小功爲姊下殤以下殤七歲孝成童子爲父母不杖不廬不菲不杖重衛何今此何以越得爲齊縗服備大功小功之衛半十七八尚可忽六七歲兒謹能服此重麻謝慈答六七歲雖不爲童其姊死牧宜著布深衣）○宋庾蔚之謂馬融以童子爲未成人鄭玄以爲未成人之稱並不明下至幾歲戴德以童子當室十五至十九譙周云十四巳下不堪麻則不記云十五成童舞象豈是經所

云童子當室者耶按禮稱童子參差不一以事推之則大小可知矣愚謂當室與族人爲禮均是八歲以上及稚之人以其當室故令與成人同若謝慈以爲未八歲者服其近緦布深衣或合禮意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魏 晉）

魏田瓊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爲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爲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耶○晉賀循云諸侯女以爲天王后以尊遠降其族人（吳謝慈云諸侯之女爲天子后爲天王之親服降一等諸侯之女爲后爲其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服齊縗其宗子亦不

擊徐邈云諸侯女嫁國大王后為外祖
尊同則知邦人為君之妾子三年也

皇后為親屬舉哀議 晉大康 宋

晉褚太后為從弟舉哀博士王彪之等議於至尊是族
舅雖不及舉哀可從太后舉哀於朝堂又云太后前
為褚衛軍劉夫人舉哀於式乾殿至尊於朝堂今宜
依故事尚書王彪之議若至尊自應舉哀外族於朝
堂是也若昔不舉哀唯應從太后還出朝堂未諭其
禮謂從舉哀之禮付中朝訖于中興朝廷已頒行常
儀至尊為內族於東堂舉哀則三省從臨為外族及
大臣於朝堂舉哀則八座丞郎從臨至尊之奉太后
既承劉氏之儀又盡宋人之禮二三情敬實無塗臣

子今不應自舉哀者謂應從太后臨於式乾殿太后
位西面東向至尊位北面南向○晉制皇太后皇后
為本服內親及賓一舉哀○大康制如備六禮

為皇后大祥忌日哭臨議

晉博士徐禪上恭皇后大祥忌日臨哭事太學禮官
謂至尊行先后之喪亦同齊縗今再周及忌日無復
祥變之事謂不可朝行臣按無經傳明文則不應出
若晦日東堂舉哀由朝廢祭議而事無指條按侍中
徐邈衆議按博士議恭皇后再周欲依三年之議至
尊東堂舉哀群臣詣陵哭臣按禮為王后服無三年
之制左傳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三
年而後娶達子之志耳禮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
禫而內無哭者文子之喪既除越人來弔受於廟門
之外垂涕洟而不哭明喪既過無哭禮不詣墓而接
於廟外今后服既過至尊無緣舉哀群臣不應詣陵
而哭也博士許翰等議按禮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
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玄云有三年者謂妻
若子幼少也再祭謂練祥也凡人子之生必有天地
父母之道故記有君薨而生子之禮今二皇子之育
雖在恭后崩後於禮是為有三年子幼少者也則必
為之有二祥之祭杜元凱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服
其練祥皆必有位矣今皇子出承國嗣故王后喪諸

侯卑不得為主夫喪無主禮有正文至尊統天承重
則為主在聖躬也乃同先帝先后於考妣哀禮終於
今晦日哭始於衆期非人臣之所立也記云為王后
周服諸侯之義庶於百姓如喪考妣三年遏密恭后
母儀天下臣子有喪妣之恩古門人於師無服心喪
三年祥日之哭所以終哀非服發三年矣今聖代不
可守以循常之名例常博納同異斟酌而用焉

皇后親為皇后服議 晉 宋

晉國子博士王聞之按禮無明文依准鄭制并緦諸
侯誠非五屬然緣成親夫為子道則妻亦婦道矣不
得不制親為之服按皇后崩宜家方服博士王聞議

五服之內一同臣妾宜准小君服周侍中高崧答以爲皆准五屬爲夫人周祠部郎孔恢云庾家男女宜齊縗庾家諸婦雖非五屬女今見在五屬之內亦服周護軍江霦(音彬)云按賀公記天子諸侯五屬之內雖不服職爲臣皆斬縗爲夫人則齊縗周天子諸侯旣同后夫人亦不可得異但文有詳畧耳子姪服周諸婦非復五屬之例謂當從降夫一等鄭彌云諸婦宜從夫若其夫自同人臣婦亦宜同於臣之妻與王后無准雖欲爭成於大與有闕○宋庾蔚之謂與天子有服旣爲之斬縗與王后有服則宜齊縗周也雖婦亦宜以有服爲斷應如孔恢議

通典卷八十一 十七

諸侯及公卿妻爲皇后服議(晉 宋)

晉孝武帝泰元中琅琊王納妃栽登車而定后凶禍至即依在塗遭喪改服即立哭徐邈以爲有服記有其證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又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吳徐整問上爵言爲大人君不遵爲其妻然則公卿諸侯之妻不爲皇后服耶邈答曰皇后天下之母則宜服周禮君命其夫后夫人亦宜命其婦其受命則不宜服無服)○宋庾蔚之謂服問云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按鄭玄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周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周按王肅注云外宗外女之嫁於卿大夫者也爲君服周令鄭王雖小異而同謂夫服君斬縗故妻從服周耳未聞王妃服后與不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爲君服斬縗夫人齊縗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外宗謂姑姊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親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按先儒皆以有親服之故成以君臣之服琅琊王妃者是司馬道子妻於孝武定后本娣姒小功之服王者絕旁親故宜成以臣妾齊縗之周

藩國臣爲皇后服議(晉 宋 天子齊衰爲皇后附)

晉恭皇后崩時東海國臣弘據刺問禮官太學博士謝詮按儀禮諸侯之大夫爲周王繐縗至葬除有正

通典卷八十一 十八

文傳曰諸侯之大夫時接見於天子也至於周王后崩無喪服之制周王天下父周后天下母諸侯大夫宜服繐縗稱情爲得又刺問云昔元明二帝崩時朝臣皆服斬縗諸國臣繐縗七月今朝臣旣爲皇后齊周則國臣宜有差降不得亦繐縗也謝詮答曰繐縗止於七月故無降錯綜記例亦謂應有服正疑於無降耳按伯叔母與伯叔父恩義有深淺而服亦同齊曾祖與宗子母妻服無差降推此則何必皆降乎將以取節於旣葬故無等邪○宋庾蔚之謂經但云諸侯大夫爲天子而不及后則知於后無服也若有服則當連言且云時接見乎天子益知后不在其例矣

弘據引大夫之制不成禮者凡后之喪在其載以明
后必有服尉之按記云士之所以異緦不祭鄭氏云
然則士不得成禮諸侯之乚亦不得服天子及后而
亦不成禮明不成禮不必爲服止以君有天王及后
之喪以宜隨例衰至故亦同廢祭耳文明皇后及武
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禮四十二 凶禮四 沿革四十二

皇太子降服議

皇太子爲太后不終三年服議

皇太子爲所生母服議 皇子附

諸王持重爲所生母服議

諸王出後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議

爲皇太子服議 爲太子妃服議 諸王妃附

爲太子大孫殤服議 爲諸王殤服議

王侯世子殤服議 繼殤後服議

皇太子降服議 晉 宋

晉孔安國問徐邈云皇太子爲新安公主當何服邈答云禮父母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諸侯之嗣子及大夫之嫡皆降絕旁親唯父母之所服子乃敢服王侯絕周不爲姊妹服太子體君之尊亦同無服皇子厭其君又不敢服○宋庾蔚之謂今惟太子從君所服皇子公子則無厭降

皇太子爲太后不終三年服議 晉

晉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楊太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群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爲今制所施若漢文權制與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

者今宜因自宜終服詔更詳議尚書杜元凱以爲古
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
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其議並見喪禮卷中博士
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
道有汚崇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
逵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
自上達下是以今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
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
而縗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尚書
魏舒等奏以爲靖逵等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
居喪古今之通禮也皇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

無事也喪服妻爲夫妾爲君皆三年按孝景即吉於
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齋縗斬於別宮此可知也况
於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宜遠遵古禮近同時
制屈除以寬諸下今將吏雖蒙二十五月之寧至於
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
六日不敢踰國典而况於皇太子耶謂皇太子宜如
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
制除縗麻諒闇終制杜既申皇太子諒闇議於盧欽
杜書曰僕以爲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
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
稱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

而言非未有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亦
近之從時皆未足爲准蓋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
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
其哀情以宜奪制何必附之於古歟以舊議哉于時
外內卒聞杜議或者謂其違禮以合時杜亦不自解
說退使博士段暢採典籍爲證令大義著明足以垂
示將來暢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爲定
證○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
年禮心喪有禫無成文代成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
使博士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頓除
即吉故其間服以縓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

五月禫縗除禮畢餘情一同不應服有再禫宜下以
爲永制詔可

皇太子爲所生母服議皇子附

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所生陳淑媛薨尚書疑
所服徐邈以爲宜依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既葬除之
殷仲堪以爲當依庶子爲後服所生母緦皇子服爲
練冠比按緦麻章中行庶子爲後爲其母傳曰與尊
者爲體今皇太子繼體極正位儲宮猶可同稱庶
乎當與尊者爲體徐邈又曰嫡子服所主禮無正文
者蓋不異於庶子故總以公子爲言推義可知既曰
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服則正嫡何以於降儀雖並詔

宮而上厭所天尊不異也至於既孤則餘尊之所厭略
矣故庶諸子服其母大功而為後者服其母緦此存
亡異禮何可一其制邪殷又曰伯父與尊者為體諸
無子者立宗人為子便當降其本親尊為後之言將
關於存亡也徐文按喪服傳三月不舉祭因而服緦
明巳主蒸嘗非復嫡子之時也姜輯議渤海王服范
太妃事喪服云君為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尊同
則得服其親服然則君之庶子有封為君者其父亦
不降之明矣士之妾子不降母者以其與父貴賤不
足殊也然則尊與父同不見厭者亦宜伸其情盡禮
於其母渤海王既不承安平之祀而母巳受王命之

寵成太妃之號愚謂太妃之尊但當自降於渤海不
得配食於安平之廟臣母於渤海三王自宜盡為母
之制不復厭於安平以從公子降等之禮按薛公謀
議皇子以封為王列土守藩不得厭於天子者父卒
為母三年

諸王持重為所生母服議　晉　宋

晉穆帝永和中尚書令顧和表云為人後者降其所
生尊大屬之性明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
濟南王統昔為庶母居廬持重違冒禮度肆其私情
宜以禮奪服奏可至孝武泰元中太常車胤上事禮
庶子為後為其母緦麻三月自頃公侯卿士庶子為
後為其庶母同之於嫡禮記云為父後為出母無服
無服也者不祭故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
私廢蒸嘗之事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胤又上事云經
年未被告報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明文若以古今
不同則晉有成典又升平年中故太宰武陵王所生
母喪表求齊縗三年詔聽依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
月興寧中故梁王逢所生母喪亦求三年詔書依太
宰故事同服大功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謹以重上請
臺參詳尚書奏依樂安王大功為正詔可○宋庾蔚
之謂庶子為後為所生服緦此禮之正文近遂為三
年失之甚也按晉樂安王所生母喪議者謂應小功

孝武詔令大功乃合餘尊之義但餘尊之厭不言為
後者也即今循皆三年

諸王出後降本父母及所生母服議　東晉　宋

東晉琅琊王為前太宰武陵王服郎中令王輿問徐
邈曰此弟俱仕一人為大夫一人為士使降太宰是
為庶人諸侯而令降庶人之服乎元皇帝入承大統
孝王出嗣宗國殿下亦後孝王於元帝故得為子不
邈答曰議者多謂瑯琊孝王應從出為人後例降一
等今瑯琊當為武陵王服大功按禮受重必以尊服
服之而降本親此誠然矣今所疑者元皇帝本瑯琊
嗣上　光啟中興命孝王委重傳祀實受之於元帝

非別有承繼者不旁繼而內自脊其無所天也今宗
王繒以子道制位本國宜與出爲人後者同哉按漢
宣帝雖上繼昭帝而史皇孫猶稱皇考父子之道全
即一代成事又曰如疑武陵出嗣既以廢疾不成爲
人後則當還服本親若以武陵先王祀不宜絕自應
更命承繼侍中孔汪問徐邈曰漢宣帝謂史皇孫爲
皇考此是稱謂耳未足以明服之輕重也假令宣帝
繼昭後有本父母喪自當不得行重服父君服父祖
廢疾不立者故斬而不降宜衛云雖不立位在嫡正
父之所繼已之所承故爲三年恐此與出後祖徐邈
答曰祖考之名非可詭立且于時並非一帝德皇恭

皇皆不得稱考明史皇孫稱考當實有義君超繼上
代猶爲父祖之重無別所承故不親不降也元皇孝
王所承既異則大制宜降故論者據此爲斷子之離
父父之捨子其所承繼不同何得復令其本故吾無
易殺議穆帝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乞麻
縗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太常江
虨上博士孔恢議禮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又
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九月鄭云君卒子
爲母大功大夫卒子爲母三年經云則一而鄭有二
疑太宰若從三年之制爲重則應從九月無應從緦
麻之理且太宰以天子之庶出繼諸侯本無應服降

之道太宰今承諸侯別祀又不同庶姓相後有承繼
太宗之義應從降一等之制從九月亦降一等應服
五月出後者之子亦皆還降其本親祖父母伯叔一
等文禮無蕃王出後本親與庶姓有異之制尚書謝
奉按禮爲人後者三年必以尊服服之厭于爲後爲
其母服緦傳曰何以緦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
禮唯大宗無繼支屬之制太宰出後武陵受命元皇
則纂承宗廟策名有在禮制既明豈容二哉夫禮有
仰引而違情者故有君服而厭私喪屈伸明義非唯
一條所謂以義斷恩況貴賤之禮既正豈得不率禮
而矯心當依庶子爲後之例服緦而已倉部郎許穆

議毋以子貴王命追崇夫人況公爵秩比諸侯凡諸
侯之禮服斷旁親以國內臣妾並卑故也姑姊妹女
子子嫁於諸侯則各以其服服之尊同故也卑則服
闕等則禮行太宰封王繼於舊國出離其本仰無所
厭夫人諸侯班爵不殊緣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厭薄
出禮之降服周可也吏部郎孫嵩議云考之禮文太
宰應服齊縗周今以春秋條例以廣其論母以子貴
庶子爲君母爲夫人薨卒赴告皆以成禮不行妾母
之制夫人成風是也此則身爲父後服厭緦麻猶以
子貴得遂私情經有明文三傳不疑況於太宰貴同
古例不爲人後者耶且禮有節文因攝不一自濱以

來皇室皆為始封君始封君則私得伸設令太宰大
出後必受始封服無厭降出後降一等復何嫌而不
開乎祠部郎曹處道云禮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緦與
尊為體不敢伸恩於私親為人後以所後為父亦是
尊者為體其所生母俱是私親為父後及為人後義
不異詔常侍敦喻太宰從緦麻服制衰至切又遣
敦喻太宰不敢執遂私懷以關王憲乃制大功之服
咸和中瑯琊王昱（簡文皇帝）母鄭氏薨王服重朝以出繼
宜降國相諸葛顧坐不正諫被彈王表曰亡母生臨
臣宮沒留臣第雖出後而上無所厭則私情得伸昔
敬后崩時孝王先亡後出亦還服重此則明准也臣

寔宜也二年徙封會稽追贈建平國夫人鄭氏為會
稽太妃○宋庾蔚之謂簡文愛其勝下之慈不尋
為後移天之重

為皇太子服議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
按喪服經為君之長子同齊縗周今至尊既不行三
年之典正服周制群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
縗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
縗裳減其月數並同服齊縗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
中南郡國臣宜備齊縗周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
得稱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又奏按從

服者雖有妾為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七
久廢晉因循前世不復追行詔曰既久廢宜停又奏
依舊御服文惠太子周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周
亦除皇子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婚娶便應並
通疑謂二事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
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代周喪降在大功者婚禮
不廢樂以伸私戚以從前典詔依議又奏按禮祥除
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日乃設祭（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按今則祥日朝服臨而除之也）尋比代服臨然後改服於
禮為乖今東宮公除日　七刻皇太孫方易服臣
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吉服）除庶應公除者皆於府

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尉之禮詔可

為太子妃服議（王妃附後）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
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
者若二御哭臨應著縗者從服者著縗非其日如常
儀太子既有妃周服以終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
哭臨日幸東宮太子以下如常宮臣見至尊皆著朱
衣大明五年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
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三御何當得作鼓吹
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按禮齊縗大功之喪三月不
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

□謂皇太妃祔廟之後[illegible]不爲
亦徐爰議謂皇太子妃雖未山塋[illegible]軒[illegible]宮猶不爲
頭柱宮在殯雖懸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作矣使學
官據禮上與之又議按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
哀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
吉唯懸而不樂今准[illegible]其作其降殺則下流大功
不容徹樂以終服夫金石簨簴之禮[illegible]之衛
實人君之盛典當陽之盛節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
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
制服成喪雖懸終喪亦足以甄崇冢正標明禮嫡矣
爰議皇太子周服內不合作樂鼓吹○後魏宣武帝

延昌三年司空清河王懌[illegible]叔母北海王祥妃劉氏薨
司徒平原郡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並上言未
知出入猶作鼓吹不[illegible]請下禮官議太學博士
封祖胄議禮云鼓無當於五聲[illegible]不得而不和[illegible]
惟今者加台司之儀[illegible]若有哀用之[illegible]
發於言使是一人之身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
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整作亦以[illegible]已
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宜從[illegible]戚
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
齊[illegible]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節者所以明[illegible]
別之至貴彰宰輔之爲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宜殊[illegible]

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宜令陳之以
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准禮即情愚謂爲允詔曰可

爲太子太孫殤服議

晉惠帝無嫡子以熙子爲太子亡謂應降未爲中沖
太孫亡議者謂應爲殤中書侍郎高命議太孫亡是
無服之殤不應制服比禮之明義宜從以日易月之
制博士蔡克議以爲臣子不殤君父者謂臣子尊
其君父不敢殤之耳非謂有臣子使爲成人不服殤
也按漢平帝年十四而崩群臣奏臣不殤君宜加元
服後漢許慎鄭玄論立廟亦唯謂臣子不上殤君父
長子自以正體於上不以命數也又命應孫四歲則

體之古嫡子何獨十九不[illegible]喪服言爲嫡子長殤大
功鄭玄曰天子[illegible]如之[illegible]言臣不殤君者自謂如太
孫等之臣不殤耳太子[illegible]宮臣不殤之
耳今太孫未冠婚四歲[illegible]成人之禮於太廟愚
謂不可懸慢若往太孫[illegible]殤不祭

爲諸王殤服議

晉新蔡王年四歲而亡東海王移訪太常博士張亮
議聖人因親以教愛親不同而殤有降殺蓋由知識
未同成人故也七歲以下謂之無服之殤記曰臣不
殤君子不殤父東海與新蔡別國旁親尊卑敵均宜
則同殤制而無服也國子祭酒杜夷議諸侯體[illegible]

物與事不異成人宜從成人之制○宋庾蔚之謂諸
侯之體不以成人爲義故經有諸侯嫡子之殤服臣
子不殤君父宮臣得服斬自餘親自依其本服記
云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以成人服之先儒又推年
未二十而冠婚及爲大夫者皆不爲殤至若諸侯繼
體象賢君臨一國事過大夫遠矣而可反殤之乎孝
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天年
始及殤追贈謚東平冲王哭制未有准輙下禮官詳
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按禮有成人道則不爲殤今既
追祚土宇遠崇封秩珪紱備典成就大爲典文式昭
殤名去矣夫爲備在室凡服表身猶以免孫子之制

通典卷八十二　十二

全丈夫之義安有名從爵行而可服以殤禮有司尋
澄議無明證郎使承上更上詳重議謚謂贈之爲義
所以追加名器故贈公者使成公贈卿者使成卿贈
之以王得不爲王乎然則在生而封或既歿而爵俱
受帝命不爲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
璽策咸秩是成人之禮既居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
用未成親以殤服未學含疑未之或辯左丞羊希參
議者澄議既無然前例不合准據按禮云子不殤
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
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准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
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大明五年有司奏故永

陽縣開國侯劉升子年始四歲旁親服制有疑太常
丞庾蔚之等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冲王服殤實
由追贈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
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
不關成德君父名正臣子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
子不殤父推此則知旁親故依殤制東平冲王已經
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爲大成故都陽哀王追贈太常
親戚不降異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
無服之殤以登官爲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
旁親宜從殤禮詔可○梁天監十四年舍人朱异議
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侯年

通典卷八十二　十三

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服殤服帝可之於是諸王服封
陽侯依成人之服

王侯世子殤服議　宋晉

或有問者曰某國中尉虞某名按本爵無國名亦無虞名諮訪太常王
彪之答國王第二郎年在殤爲世子臣當有服不
答云禮無從君服殤之文夫臣從君而服以其體尊
承統繼體非繼成人與殤也苟爲代嫡君爲之服則臣
以尊而不從服乎若以禮無文者亦可不服長子之
下殤也○宋庾蔚之謂臣以義服故所從極於三年
經無重服以從則輕不從可知也若從服世子之殤
亦可從服嫡婦豈其然乎唯小君非從以與君同

繼殤後服議

晉劉系之問荀訥禮喪服小記爲殤後者服以其服按鄭玄云言爲後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按禮殤後或可緦麻之親或五服之內若如鄭旨各從本親則爲殤後者可有無服之理殤雖無爲人父之道今既承之不得不稱之爲父稱之爲父而無服之處喪即情尋義無服之理有疑訥荅曰今相承繼在殤者既歿之後主人近親皆以殤服服之疎族爲後更當斬縗三年輕重殊致非稱情立文也且後大宗當爲祭主於先人輕降之服不可久廢祭祀若應重服者記當曰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當以爲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從殤耳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二 終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三

禮四十三沿革四十三凶禮五

喪制之一

初喪終稱附　復始卒事位及奠訃告等附

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議君遣使弔他國君哭

三不弔議

初喪終稱附○東周敗喪諸侯踰僭戎已去周典重遭秦皇焚書禮制遂多湮滅漢氏以降儒者乃推士禮制當時之儀耳他皆類此

周制天子之制具大喪初崩卷國君大夫疾病外內皆掃疾困曰病外內皆掃爲賓客來問疾掃悉報反徹懸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也寢東首於北牖下病者恒居北牖下也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也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屬纊以候絕氣纊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也屬音燭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爲其相褻士死於適音的室幠音呼用斂衾適室正寢之室疾者齊故於正寢焉待處此牖下死而遷之當牖有牀枕幠覆也斂衾乃大斂所用之衾小斂衾當陳也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於寢內子卿之妻下室其燕處天子死曰崩崩者自上顛墜之名諸侯曰薨薨頓壞之餘聲大夫曰卒卒終也君子曰終士曰不祿不祿不終其祿庶人曰死死之言澌也精神盡也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也王曰兵死也漢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

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
死皆不能明哉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
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
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
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
孝子諱死曰卒五經通義云春秋說題辭曰大夫曰卒
精耀終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不祿爲言削
名章也白虎通曰天子稱崩何別尊卑與王公也崩之
爲言㷟然僵天下也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爲言澌精氣
窮也又曰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亡不復得見不可[illegible]
死稱喪者孝子之心不忍言也魏明帝詔王侯以上稱

薨夫爵命等級貴賤之序非徒偏制蓋禮關存亡故諸
侯大夫既終之稱以薨卒爲別今縣鄉亭侯不卒稱卒
非也禮大夫雖食菜不加爵即縣亭侯既受符策茅土
名曰列侯非徒食采之比也於今適存亡之制豈得同稱
卒耶其亭侯以上當改卒稱薨二府上事博士張敷等
進議諸王公大將軍縣亭侯以上有爵土者依諸侯禮
皆稱薨關外侯無土銅印當古稱不祿千石六百石下
至二百石皆詣臺拜受與古士受命同依禮稱不祿尚
書崇議諸侯曰薨亦取隕墜之聲也禮王者之後公及
王之上公九命爲二伯者侯伯皆執珪子男及王之公
皆執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二王後公及諸國王執珪
大將軍縣亭侯有爵土者車騎衛將軍辟召掾屬與三
公俱執璧者卒皆稱薨禮大夫曰卒者言陳力展志功
成事卒無遺恨也今大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
秩皆六百石此正天子之大夫也而使下與二百石同
列稱不祿生爲大夫死貶從士殆非先聖制禮之意也
士不祿者言事業未卒不終其祿也尚書曹訪云官寮
終卒依禮各有至於其間令長以下通言物故不知物
故之名本何所出高堂崇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
言無復能於事者也

復（始死事宜及奠訃告等附）

周　大唐

周制司服供服隸僕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始祖曰大寢）也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求之王平常有事之處也乘車王輅於太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四郊以綏出國門此行道也鄭司農云復謂始死招魂復魄也夏采天子之官也故以冕服太祖始祖之廟也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旌於竿首者也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之復去其旒異之於生也）復曰天子復矣（始死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告喪曰天王登遐（告赴也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言仙去）諸侯大夫復其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復者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也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也階梯也鞮鞻之類）諸侯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衮夫人以闕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祿衣復者以篋裳于衣左荷之扱領于帶皆升自前東榮中屋履危北面招以衣三號曰皋某復捲衣投於前司服受之用篋升自阼階以

衣尸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神也君以衮謂上公也夫
人以屈狄互古之耳乚公用衮夫人用褘衣侯伯用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闕狄亦也
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雜記所云内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
其餘如士注云内子卿之適妻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榮屋翼也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
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皐某復也北面招求諸幽之義皐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司服以篋待衣于堂
前衣及者覆之若復得魂魄然復者降自後西北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因徹屋西北扉若
云此室凶不可居然其薪用爨木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私館卿大夫之
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寢其在野則升其乘車左轂以左轂象車屋東榮凡復衣
不以衣尸不以斂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
相反婦人復不以袡袡嫁時上服非事神之衣也凡復男子稱名婦
人稱字婦人不以名行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謂招鬼且

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
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向其所從來禮者升屋北面也復唯哭
先復復而後行死事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始卒主
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既遷
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
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綴拘也為將屨恐其辟戾也校脛也尸南首凡脛在
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牀謂所設之牀第當牖者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也
楔齒為將含恐其口閉急也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即
牀而奠當腢五口反又五侯反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鬼神
無象設奠以憑依也有頭也用吉器未變腢檀弓云始死之奠其餘閣也
與不容改新也閣庋藏食物處凡喪奠之禮始死未設黍稷為死者不食糧故也士卽日而斂其奠不

易大夫以上則明日而襲是經宿奠也自始死至殯凡奠皆經宿而日所徹為憑神故也帷堂事小
說也乃訃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訃者拜送曰君之臣
某死赴告也至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檀弓云父兄命赴者注云謂大夫已上也士主人親命之
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在者君訃
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大夫訃於同
國敵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
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不祿使某至訃於士亦曰
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至訃於同國大
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
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
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既正尸諸侯之喪子入坐于東
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
北面夫人坐於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
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正尸者為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
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
姊妹之女也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
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弟子婦姑姊妹子
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之喪主人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
後西面婦人夾牀東面衆主人庶兄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亦適妻在前也親
者在堂親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也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
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別尊卑也衆婦人戶外北面衆
兄弟堂下北面衆婦人衆兄弟小功以下者衆婦人謂姑姊妹及內外之親也大書

元陵儀注將復於太極殿內高品五人皆常服以大行皇帝袞冕服左荷之外自前東霤當屋履危北面西上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自阼階入以覆大行皇帝之上復者徹殿西北扉降自後西霤其復衣不以襲斂浴則去之既復乃設御牀於殿內楹間去腳箱單簟置枕遷大行皇帝于牀南首以衣覆體去死衣楔齒用角柶綴足以燕几校在南其殿內東西哭位嗣皇帝以下舒草薦為奠用酒脯醢器用吉器如常儀其告喪之禮使至所在集州縣官及僧道將吏百姓等於州府門外並素服各以其方向京師重行序立百姓在左僧道在右男子居前婦人居後

立訖使者立於官長之左告云上天降禍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奄棄萬國刺史以下撫膺哭踊盡哀止哭使者又告云大行皇帝有遺詔遂宣訖刺史以下又哭十五舉聲使者又告皇帝伏准遺詔以今月某日即位刺史以下再拜稱萬歲者三百姓及州縣佐史朝夕巷哭各十五舉聲三日釋服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並斬縗絰杖諸文武官吏服斬縗無絰杖大小祥釋服並准遺詔其有敕書使者宣告如常禮其三品以下儀制並具開元禮

天子諸侯大夫士弔哭儀 君遣使弔他國君附　周　漢　後漢　魏　晉　宋　大唐

周制凡弔事弁絰服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司服云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純衣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純音側其反或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也爲之不以樂食蓋殯斂之間諸侯使人弔他國之君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賓立門外不當門也主孤西面立阼階下也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之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欲使人知嫡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出反位子即于也大夫

士之喪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牖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牖南面立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賓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縗而往弔之擯者進當贊主人也處立門東北面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諸侯弔必皮弁錫縗所弔雖已葬主人必絻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縗必統者尊人君為之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矣凡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使人大夫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使者至使人

入將命乃出迎之賓帷屋之也事畢則下云內門也徽音差據反弔者入升自西階
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寡君聞子之喪使某如
何不淑也主人哭拜稽顙成踊稽顙頭觸地也成踊踊三者三賓出主人拜
送于門外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
夫不當斂則出父母始死悲哀非慮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出門凡主人之
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弔雖不當絻時主
人必絻不散麻雖異國之君絻也親者皆絻不散麻者自若
絞垂之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親者大功以上也尸在室有君命衆主
人不出不二主大夫之喪大夫弁絰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
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也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猶告也辭者以告主也
人有事告也無事爲大夫出也主人出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不以賤者爲有喪者

主喪公弔之必有拜者之拜謂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事亦云爲執事來主人曰臨臨君之辱某之喪君遇
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人臣有父母之恩也孔子曰路人於臣當時弔之於家其哉
小臣見君使人先次遇柩於路人必使人弔知之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
君爲主不君爲之主敢當主中庭比面哭巳不也拜手滕成公之喪魯
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進書奉君弔書可也子服惠伯
爲介惠伯慶父玄孫之子介副也魯哀公使人弔蕢尚蕢尚魯人音苦怪反
遇諸道辟路畫宮而受弔焉畫宮畫地爲宮象也曾子曰蕢
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弔禮於對非也知生者弔知死
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
不弔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云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

如何不淑者此施於生者也傷辭未聞若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也蓋
闕本殤始死羔裘玄冠易之而已矣羔裘玄冠夫子不
以弔不以吉服弔喪三年之喪雖功縗不弔自諸侯達諸士
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縗既葬之服也諸侯服新死
者之服謂所不臣也練則弔父在爲母功縗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弔也凡齊縗卄
一月皆可以出者也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縗而往哭之或
曰齊縗不弔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
哭之非弔者也凡弔者也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聽猶待也事謂襲斂
執紼之屬也周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
縗弔待事不執事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無族者也小功緦執事
不與於禮禮謂饋奠也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

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
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而來會喪事也相揖謂嘗相揖會於他也相問謂嘗相惠遺也
相見謂嘗執贄相見也弔於人是日不樂君子哀樂不同日也於是日哭則不歌五
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氣力始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弔於葬者必執紖
若從柩及壙皆執紼示助之以力也車曰紖柩曰紼司徒敬子死司徒
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
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皆以明友之禮而往二人異也子夏曰聞之
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漢戴德曰君
弔於卿大夫錫縗以居不聽樂弔於士皆服弁絰疑
縗君弔臣疑縗素弁加絰明日主人縗絰拜謝于朝

君若使人弔其服疑縗素裳素冠諸侯會遇相弔則
錫縗皮弁加絰不舉諸侯弔於寄公亦錫縗諸侯相
弔其同國大夫相弔錫縗十五升抽其半素冠加絰
朋友弔服有絰絰大如緦麻絰同素冠素帶既葬而
除皆在他國則袒絻同國大夫命婦相服錫縗素總
加麻同國之士相爲朝服加絰其妻相爲亦如之朝服
不絰。後漢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于門外又拜送于
門外大夫弔不迎于門外今時縣令長弔主人待之當
依國君來弔禮歟依大夫來弔也又當去杖其至者如
故無可捨耶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答曰
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

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於禮但見去杖哉杖其餘不見
也今於君弔以首絰貫臂遺人則不釋之而已劉表
後定喪服云既除喪有來弔者以縞冠深衣於墓受
之畢事反吉又云君來弔臣主人待君到脫頭絰貫
左臂去杖出門迎門外再拜乃厭還先入門東壁向
君讓君於前聽進即堂先哭乃止於廬外伏哭當先
君止君起致辭子對而不言稽顙以答之。魏明帝弔
陳群詔曰司空今遭母憂當遣使者弔祭如故事尚書
司馬孚奏案故事自魏興無三公遭母喪弔祭輒詔常誕
王肅高堂隆秦靜等云漢大傅胡廣喪母天子使謁
者以中牢弔祭送葬王肅議曰臣有父母之喪計君

弔之所諸臣之母當從夫爵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
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領軍朱鑠喪自卿以上皆去冠
以布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
之表於服爲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非之人
去冠其餘禮儀雖齊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爲弔去冠
甚違禮意下博士評議博士杜希議以爲論語曰羔
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玄冠代以素弁漢去玄冠代
以布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
巾古者軍禮常弁冠今者苟憤此則轉相變易不可
悉還反古今宜所因漢氏故事又漢儀注諸侯王薨
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達于士

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
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漢中興臨喪與嘗今儀自
後或言臨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爲使者亦宜去玄冠代
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者會喪亦宜去玄冠代
以布巾詔從希議王肅云禮有親喪而君來弔則免
絰貫左臂去杖迎拜于大門之外見馬首不哭先入
門右庭中北面君升自東階南面哭主人乃哭君出
又拜送大門外又按禮三年之喪終服不弔期之喪
既練而弔大功之喪既葬而弔蜀譙周云國君爲卿大夫皮弁錫縗以居
他事出亦如之其弔則皆錫縗亦弁而絰三月後吉其弔士則服弁絰疑縗亦絰則服出則不公及大夫
弔服妾如君弔他國卿大夫皮弁錫縗不絰君使人弔送主人迎於寢門外見使者不哭先入門右北面

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前至中庭弔者致君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弔者出去主人拜送于門外君使襚者左執領右執要致命訖入室衣尸乃出也皆如弔禮斂之後不衣尸委于尸東席上凡主人出送凶賓所來者拜訖皆即位西階下東面哭踊哭訖反室大夫弔服以錫縗弁絰麻弁而夾理之曰錫士弔服以疑縗州錫布爲衣所素裳擬於吉也其冠者以其縗錫其家備弔服弁絰以居其以位事出則既經二月既葬服吉五代見象相爲弁然凡人夫弔其臣異背主人不迎于門外主君入即位堂下西面主人北面哀主人南面〇晉摯虞決疑云凡使弔宗同姓者素冠
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異姓者服色器用皆不變陳
舒議至尊臨溫公夫人喪按禮天子哭諸侯則弁絰
錫縗哭大夫士則弁絰疑縗此皆當時殯葬之間服
耳今溫公喪已久遂主人本應改葬之服今之所服
大夫喪耳天子於諸侯之妻醮變今以白帢深衣當

古弔服今至尊臨喪謂素深衣而已若深衣者不復
變服其餘付官謂當公服者猶不應後哭〇宋崔凱
云禮君自弔其臣主人出迎于外見君馬首不哭先
入門右北面衆主人俱即位升自阼階西面主人前
至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先出君去主人哭
拜送于外門外明日主人縗絰拜謝于朝今代人君
弔主人出迎見馬首拜君遣吏弔主人布席於喪庭
孝子左貫首絰待於席南北面不哭也吏持板弔於
席北面向孝子再拜訖伏吏跪讀板孝子再拜有弔
賓主人迎即位中門外西面北上衆賓東面者北上
門西北面者東上主人拜賓旁三拜衆賓不答拜

人入即堂下朝夕哭位衆隨入如外位也知生者弔
知死者傷主人哭弔者皆哭退出主人拜中門外如
初弔辭至主人前曰聞君有其之喪如何不淑傷辭
詣喪前曰子遭離之如何不淑此各主於其所知也
若有知生又知死者傷而且弔也一曰同僚賓客相
弔也因主人朝夕哭而往弔也又曰凡賓客來弔孝
凡言孝者即喪主也皆當位東階下西面不得廬中長吏自弔
其人左貫首絰出迎還入門君至門謝孝還位仍從
命還位若不謝還者君向柩哭則孝當代孝當後哭
先止所以不使君甚哀也哭訖君遣還位乃從命還
位則哭不得入廬也哭位在東階下辭去孝子哭也

君先出孝後出於門外見馬而拜訖哭而還也若有
命止令勿出亦使隨從命也廬可使人自扶若病不
能者君至自杖而已樂廣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
於禮亦審皇子之弔受弔為當迎送及拜不以當於
廬室主當別施位耶若別施位者應在何處即位為
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人必繞此禮已廢並未詳
既小祥重服已除正當即以練冠功縗受弔耶徐廣
答曰皇子之儀揖而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縗迎立
於戶側皇子向戶揖訖伏廬室而哭及皇子前執手
時乃可長跪受之去出室還至戶更哭〇大唐之制
如開元禮

三不弔議 周 魏 宋

周禮檀弓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玄曰畏者爲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者也孔子畏於匡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者也○魏王肅聖證論難鄭玄曰孔子畏匡以聖德能自全也設使聖人卒罹不幸可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宋崔凱服節云有不弔者三謂畏壓溺死也欲弔者不變服哭之已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三 終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四

禮四十四 沿革四十四 凶禮六

喪制之二

沐浴 含 襲 設冰 設銘 懸重

始死服變 始死襲斂 小斂

沐浴 周 大唐

周制大喪肆師以秬鬯築鬻以浴尸 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 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 始卒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爲垼于西牆下東鄉 廣尺輪二尺深三尺 新盆盤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 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實于筓 櫛實于簞 浴衣於篋 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管人汲不脫繘屈之 盡階不升堂授外御 外御者入浴主人皆出戶外北面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 浴禮第之 浴用絺巾挋 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弃于坎 婦人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汲授御者差 沐于堂上士則祝淅米于堂

戶出用瓮管人盡階不升堂授潘煑于垼甸人出重鬲甸人以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盡階三等之上也淅飯水也取其潘以為沐也喪禮士大夫以粱天子之士也幸而天子則沐粱也既夕記也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管人授御者沐乃用夷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渜濯棄于坎渜濯沐浴餘潘水巾櫛浴衣亦并棄之既夕記云甸人築坽坎注築實土其中坽坎之名一曰坽音五錦反君大夫鬊爪及斂實于角中土埋之鬊亂髮也角謂棺內四隅也將實爪髮於棺中以為小囊盛之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用組束髮鬠音膾又音括也主人入即位既設衣入也○大唐元陵儀注將沐浴內有司為塗于殿西廊下累塊為竈東面以俟焚沐浴新瓮盤瓶鬲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掘坎於西階之西陳明衣裳於其側

通典卷八十四　三

帛巾一方尺八寸沐巾二浴巾四皆用帛綀櫛及浴衣各實於篋將沐浴內掌事者奉米潘及湯各盛以瓮瓶浴盤升自西階授浴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楹間北面西上內命婦以下在殿西間北面東上俱立哭既沐而櫛將浴內執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挋用浴衣設牀於大行東袵下莞席上簟浴者舉大行易牀設枕理其鬢髮斷爪盛於小囊大斂即內於棺中也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其三品以上沐用稷四人浴六品以下沐用粱二人浴餘具開元禮

含周　大唐　襚

周制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䶗及口中䶗音顛舍人共飯米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諸侯以璧大夫以珠士以貝實于笲貝水物古者以為貨笲竹器名也米君以粱大夫稷士粱一豆實于筐四升一豆士喪將含商祝襲祭服祿衣次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敬於接神襲布衣牀上也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祿衣黑衣裳赤緣大記有皮弁素服次含牀之東也禮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於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宰入戶西鄉也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當牖北面直尸南為飯之遺落米也設巾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不敢從首前也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

通典卷八十四　三

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于右口之右也唯盈取滿而已主人襲反位襲服衣也位在牀東商祝掩瑱設幎目掩者先結頤下既瑱設幎目乃結既夕云注云宰北貝反于尸象盛堅也音祭下同夏祝徹餘飯乃襲夏祝夏禮者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也凡諸侯有相含之禮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主人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是也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告鄭國之禮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諸侯使人吊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是也言五者相次同時也左傳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會魯成公十三年自盧卒于

也
諸侯諸含（以則夷檢也 啖食之道也）○魏文帝黃初四年制曰
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押昔者季孫以璵璠斂
孔丘譬之暴骸中原○大唐元陵儀注內有司奉盤
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於帷外洗玉若貝實笄執以
入西面坐發巾撤枕實玉貝於口中之右大臣一人親
納粱飯次含玉既含訖皇帝復位執服者陳襲衣
十二稱實以箱篚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訖設充耳著
握手及手衣納舄乃襲既襲覆以大斂之衾乃開帷
內外俱入復位哭其三品以上用粱及璧四品五品
用稷與碧六品以下用粱與貝其儀具開元禮

襲 周 大唐

周制天子十二稱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
三稱（士喪禮陳襲衣禮記言）上公衮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
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
於上（朱綠帶者襲衣之帶也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
（以凡襲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又備此帶也 士襲三稱禮記引子羔襲五稱此上公襲六稱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歟）
一冠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先聞襲尸之大帶也率緣之不加鏤於上更飾以朱綠之不於大帶也或以朱綠是成之於功所去以其素也）
於生 士爵弁服純衣（古者以爵弁服之冠也純衣絲衣也）
音 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其衣白布衣素裳也）禒衣（禒衣黑衣裳赤緣之謂禒言緣也所以表之）
緇帶（黑繒之帶 音 韎韐一（韎音妹韐音閤 縕韍也縕音溫））竹笏（笏所以書思對命者 笏音忽）
爲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綦屨係也 音其）

退廢綴陳不用之（剔也不用不服者也多陳之為榮少納之為貴也）既含乃襲
三稱（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
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
齊殺三尺（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 上曰質下曰殺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士喪將沐浴陳襲事于房
中西領南上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為圭絜也）鬠笄用桑長四寸
纋中（桑之為言喪也用為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纋笄之中央以安髮也）掩練帛廣
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裹首也析其末為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瑱用
白纊（瑱充耳纊新綿）布巾環幅不鑿（環幅廣袤等也不鑿者士之子親含反其巾而已）
（大夫以上賓為之含當口鑿之嫌有恐也）幎目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
組繫（幎目覆面者也著充之也組繫為可結也）握手用玄纁裏長尺
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牢讀為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也）決用
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 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纊又二）
（設決麗于掔 以組繫連於掔也 所以設握者 以纊掔握之）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
（手後節中也以大指本也決以韋為之 設握者以綦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 此謂右手也）
冒（小）之無用衾（衾被也始死斂衾今死者事名）以 埋于坎
之坎（坎至此築之）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中帶若今之襌衫）明衣裳
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
（裳於蔽下體深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穀（不辟積也穀足跗也）

鬢不被纚紒揚一子也鬠之縧在縧今之紒也下同紐紒為紒十八
以組實以縧已黑也縫衣曰紐與秋衣 設握裹親膚繫鉤中
指結于掔從手上自尸反以握繫一端繞掔還結之 既襲宵為
燎于中庭○大唐之制五品以上襲三稱六品以下
襲一稱餘並開元禮

設冰 周 大唐

周制大喪淩人供夷盤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盤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
寒尸也尸之盤曰夷盤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為言也 君設大盤造
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
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
士一也凡事皆於含之後也造猶內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 席如浴時牀也襢第袒簀謂無
內冰盤中乃設牀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 綜而上士不用冰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耳 上有冰用
夷盤可亦謂君賜冰也用夷盤 大唐之制諸職事官三品以上散
官二品以上暑月薨者給冰

設銘 殷 周 晉 宋 齊 北齊 大唐

殷制從頭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
婦人書姓與伯仲喪服小記文 鄭玄云此謂殷禮也 ○周制大喪司
常供銘旌司常周大 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
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
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亡無也無旌不命之士也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在指曰䞓亦曰握 竹杠長三尺置
于宇西階上宇梠也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爾雅曰檐謂之樀 杠銘橦也 ○[illegible]

后崩繆襲議銘旌曰自殷以前復與銘旌皆書姓男
名女字無書國者周之復天王稱天子諸侯稱某甫
且字某甫 蔡漢皇帝皇后太后復書銘置之柩旁舊禮書銘
皆不書國號后亦不書氏魏為天下之號無所復別
臣子所以稱魏故其侯某者皆以自別耳明太后不
宜復稱魏按左氏云天王崩不言周劉邵議王生稱
魏不稱姓據漢律使節稱漢今魏使節亦稱魏及二
千石諸竹使符皆稱魏以類推之其義宜同今太后
之旌宜稱魏趙怡奏祖號所以稱廟不宜以題旌禮
未有王作軍既葬而埋之故銘旌宜與重俱埋廟門
外之左尚書奏祖宗之號所以表德題旌古今異儀
令列祖之號宜改旌新銘旌故旌故不所埋如怡等
議與重俱埋於廟門外之左○晉杜元凱云諸侯建
大旂畫龍虎章文曰旂也 杠七仞旂至地徐邈議云王之上
公八命出為二伯加一等謂九命作伯建九旂按上
公之上服袞旒冠珮山玄玉宜與三公同建八旂諸
位從公者三公八命應建旐八旂侯伯同七命建旂
七旂元凱又云卿建旃六旂至軫帛為旃孤卿大夫公世通亦通也
宜封云王之卿六命建旃六旂王之上大夫五命建
旃五旂○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旂○
齊王儉議旂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
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秋同上公九命之

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然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大明舊事不經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吉部自有旂輅凶部別有銘旌詔從之○北齊制旌一品九旒二品三品七旒四品五品五旒六品七品三旒八品以下達於庶人唯旐而已其建三品以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輅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九品至較勳品達于庶人不過七尺○大唐元陵儀注大斂既所司設太常畫日月十有二旒杠九仞旒委地大斂之後分置殿庭之兩階又設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曰某尊號皇帝之柩立於殿下其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以下七尺皆書某官封姓君之柩具開元禮

懸重 周 宋 齊 大唐

周制士喪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重木也懸物曰重刊鑿之為懸簪孔士三尺差而上之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夏祝習夏禮者夏人教以忠於養宜鬻餘米鬻飯以飯尸餘米以為鬻食重鬲者也大夫四鬲諸侯六鬲與簋數同差故也冪用疏布久之繫用幹懸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幹賁之結于後久讀為灸謂以蓋塞鬲口幹蓋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賀加也幹音舉琴反祝取銘置于重祝習周禮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懸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孔穎達云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主訖所綴重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

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也孔穎達云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懸於廟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抗舉也出自道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及變於恒出入也道左主人位也奠時有死者鑿木置食於中封於道側由大也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倚處埋之○宋崔凱云鑿木為重形如禮有簨設於中庭近南以懸之士重高三尺竟而上之天子當九尺矣萬以葦席南向橫覆之辟屈兩端於南面以蔑之今喪家帳胡其遺象也古者喪家無幕蓋是倚廬棟耳今人倚廬於喪側因是為帳焉按蔡謨說以二尨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遺象也禮既虞而作主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

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外以表喪俗逐行之薄帳吊幕之類也○隋文帝開皇初定與禮太常卿牛弘奏曰諸重一品懸鬲五六品以上四六品以下二○大唐元陵儀注設重於殿庭近西南其制先刊鑿木長丈二尺橫者半之取沐之米為粥盛以八鬲冪以疏布懸於重內橫木上以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上綴以竹篾其三品以上至六品以下懸重降殺如開元禮

始死服變 周 漢 後漢 晉 宋 大唐

周制親始死笄纚徒跣扱上衽衽裳際也扱於腰中哭踊便也○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縗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

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襲三稱杖
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屨之飾如刀衣鼻在屨頭）
（遠以喪行戚毀無節遠惡故無絇其俱反）孫爲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
天子達於士與子爲父同父爲長子自天子達於士
不笄纚不徒跣不食粥（餘與子爲父同）妻爲夫妾爲君笄纚
不徒跣扱上衽既襲三稱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屨（餘與
男子同也）齊縗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
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
章甫冠白麻屨無絇父卒爲繼母君母慈母孫爲祖
後者父卒爲祖母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爲
人後者所後之祖母母妻（以上與父卒爲母同）母爲長子妾爲

○通典卷八十四　十

君之長子繼母爲長子皆不笄纚徒跣也女子子在
室父卒爲母始死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
素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爲母同也）齊縗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喪
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白布深
衣十五升素章甫冠吉白麻屨無絇爲出母慈母繼
母君母自天子達於士父卒爲繼母嫁及繼母報繼
子（以上並與父在爲母同矣）夫爲妻始死素冠深衣不笄纚不徒
跣女子子在室爲母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
總齊縗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
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哭踊無數既襲無變（其餘應服者並
同）其齊縗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

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其餘應服者同）女子子適人者爲曾祖
父母素總（餘與男子同）大功殤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
昆弟長殤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成人
九月從父昆弟之喪與殤同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
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
其餘與士爲從父昆弟相爲服同爲人後者爲其昆
弟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哭泣飲食
思慕以上並猶周也天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
王後者諸侯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命婦
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卿
大夫者與士之爲姑姊妹適人者服同天子之昆弟

○通典卷八十四　十一

與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者
爲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始死素總小功五月無受之
服者如有叔父下殤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
屨無絇天子諸侯大夫爲嫡子嫡孫嫡玄孫（以上下殤並）
不爲次飲食衎爾爲姑姊妹女子子之昆弟之子夫
昆弟之子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
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夫之下天子諸侯之昆弟
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爲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母）
爲孫（以上並殤同）與叔父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爲昆
弟姪之殤與爲從父昆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
祖祖父母之喪與下殤小功服同餘應服者並同總

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絇婦為夫曾祖父母異於男子者以素總也○後漢鄭玄云子為父斬縗始死笄纚如故（斬縗者斷其布不緝也吉者無幘）（以六尺纚韜髮其狀如一幅以笄貫之加冠其二後漢時謂髮巾幘即以笄纚之存象也）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古有深衣上下殊此深衣帶時草衣也）扱上衽（以深衣上衽扱於帶中以便事）徒跣交手哭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不徒跣為次於內不歠粥臣為君不笄纚不徒跣餘與為父同女子子嫁及在父室者及妻為夫妾為君不徒跣不扱上衽發胸拊心哭泣無數絰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為長子齊縗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為母與為

為長子同齊縗杖周者父在為母不徒跣哭踊無數九四不食（禮三年之喪五不食者是常日二食自死至三日既殯服後可食是三日五不食）（矣周之親全三日不食故四不食也）為曾祖父母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滅其月則當大功九月但三日耳始死哭泣三日為舊君之母妻為曾祖父母同（恩無周云為父始死去冠及素衷大帶其笄纚華帶）（者亦故安布深衣扱上衽徒跣拊心號死而無常聲哭踊無數始死者至小斂大功以上皆袒室大夫在）（尸牀東西面婦人夾牀東面諸父兄姑姊不踰主人告坎依其後眾婦東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諸侯之喪皆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鄉大夫之喪在室外命婦之戶外北面有司庶士堂下北面大夫之喪）（主人主婦父有命夫命婦者皆坐無者皆立室老立室老之妻戶外北面眾臣堂下北面士之喪父兄）（子姓婦人皆坐他皆如前父為長子不徒跣不散九父兄雖往哭不拜子弟之宮設哀次出女子子不）（嫁為父始卒去彩飾之笄纚及帶如故深衣不扱上衽不徒跣吉冠之麻屨無絇拊心哭泣無數不）

（趨其難不變地父卒為母始死去冠纚其笄纚而加素冠其餘與為父同哭踊云大為變）（去吉冠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衣十升白布深衣吉屨無絇髮之時亦哭踊）五○晉杜元凱云父在為母冠縗裳絰帶皆疏縗（疏麤也）三年者始死之制如不杖周○宋崔凱云禮孝子始有親喪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窮未可以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及客弔及祭事皆三踊君來弔則九踊踰皆有儐相詔導之者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首飾卷幘頭之屬也卷笄頭類）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女子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為母始死去首飾而骨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不踊哭拊心無數素總髽以麻母為長子繼世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與在室女子

子父卒為同母伯叔父母為女子子長中殤始死骨笄纚○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始死襚（大斂附）　大唐附

周制大喪少宰受其襚（喪荒受其含襚）與（云喪古禮）諸侯相襚以後輕與冕服先輕與褻衣不以襚（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為不正也後施於二人）車也士喪將襲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請如君初使人弔時也上）（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委衣於牀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曰君使某襚（襚之言遺也衣服曰襚也）主人拜如初（亦如初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主人進中庭襚）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唯君命出外降自西階遂拜賓（惟君命出大夫以下不出）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大功以上有同）

朋之襚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命於主人則陳在房中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庶兄弟則衆兄弟也變衆言庶容同姓也將命曰某使某襚拜於位室中之位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親以進親之恩也退下堂反賓位也主人徒哭不踊別於君之襚者也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凡於襚者出有司徹衣也既小斂將大斂有襚者則將命儐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喪禮畧於威儀既小斂儐者乃用辭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襚也儐者出告須矣以賓入須待也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謂尸足也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背主人襚者以

○通典卷八十四　二四

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制爲褶無絮雖複與襌同有裳乃成稱不用表也末服以待事○大唐王公以下之喪贈襚衣服出當時恩制乃不著於令典

小斂　周　隋　大唐

周制大喪大斂小斂小宗伯帥異族而佐斂司服供斂衣服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屍駔讀曰組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屍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也諸侯大夫士襲將小斂皆厥明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天子之士衣皆十有九稱天子至士皆同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皆左衽結絞不紐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

衣纁袡爲一是也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褻也衣十九稱法天地之終數凡斂者要方散衣有倒者也左衽衽向左反生時紐而右反三日小斂於戶內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通死日爲四日也士死與往日通死日爲三日也君以簟席絞布錦衾大夫以蒲席緇衾士葦席緇衾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綪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也以布爲之縮縱也橫者三幅縮者一幅析其末者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不擘禮緯曰天下五日諸侯三日大夫士二日而小斂綪音爭庚反緇衾赬裏無紞音膽紞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凡衾制同皆五幅祭服次爵弁服皮弁服散衣次褖衣以下袍繭之屬凡十有九稱祭服與散衣陳衣繼之庶襚也不必盡用平稱而已不務多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立俟舉尸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有司布斂席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

○通典卷八十四　二五

者在中斂者趨方顛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自後布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所服非一稱也士舉遷尸反位也尸於服上設牀第於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衽寢臥之席亦下莞上簟卒斂徹帷尸已飾也主人西面憑尸踊無筭主婦東面憑亦如之憑服膺士則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侇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堂謂楹間牀第上也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面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拜賓向賓位拜之即位踊東方位也襲絰于序東東夾室之前乃奠祝與執事爲之凡斂者袒遷尸者襲袒者於事便也君之喪大祝是斂衆祝佐之大夫之喪大祝爲侍衆祝是斂士之喪小祝爲侍士是斂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

夫之喪常斂上士禮商祝士斂凡斂者六人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一不食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褻之○隋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著喪紀令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以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周親以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以朝服有封者斂以冕服未有官者白袷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內不得置金銀珠玉○大唐元陵儀注內外各隨職備辦尚食先具太牢之饌厥明而小斂於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御府令設小斂牀於大行西南皆枕席備焉加以幄帷周以素

帷主衣先率所司陳小斂之衣十九稱及絞衾於殿中間之東席上南領西上小斂前二刻閤門宮諸門諸衛各勒所部仗衛如常式設百官位次及二王後三恪等位又設內外命婦等拜哭位小斂前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即位從臨者哭內謁者引諸王等進就位百官亦入就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侍御小臣升殿先布衣於絞上乃遷於衣上舉衾而斂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絞而衾焉近侍扶嗣皇帝哭進跪憑大行興哭踊無數扶引還次其百官以禮去職而薨卒者聽斂以本官之服無官者介幘單衣婦人有官品亦以其服斂

恩聚者皆川螺代玉綦以金玉珠寶而斂也餘如開元禮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四終

杜氏通典卷八十五

禮四十五 凶七 沿革四十五

喪制之三

既小斂斂髮服變　小斂奠 附代哭　棺槨制

大斂　國君視大夫士喪之大斂　大斂奠

殯 附設熬　將葬筮宅 附卜日　啓殯朝廟

既小斂斂髮服變 周 大唐

周制士喪將小斂斬縗者以苴絰大搹下本在左腰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齊縗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苴麻者其貌苴以為絰服重者尚麤惡也饌于東方東坫之南苴絰為上搹音厄婦人亦如之饌於房中既小斂主人斂髮袒眾主人絻于東房始死將斬縗者笄纚將齊縗者素冠今小斂變又將初喪服斂髮者去笄纚而紒主人絻者齊縗將袒以絻代冠冠服之尤尊不加袒也絻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著之自額而卻交於項中結其末覆紒而前繞達之如冠升象婦人髽于室始死婦人將斬縗者去纚而笄將齊縗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纚而紒也齊縗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於斂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幓音蕭卒斂主人袒脫髦斂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之禮也士既殯與諸侯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既徹帷男子奉尸夷于堂降拜主人即位襲帶絰踊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斬縗斂髮以麻為母斂髮以麻免而以布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也齊縗惡笄以終喪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男子冠而婦

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髽別男女也○大唐之制男子斂髮袠巾帕頭女子斂髮而髽餘如開元禮

小斂奠 代哭附 周 大唐

周制諸侯大夫士喪將小斂陳衣訖陳饌于東堂下諸侯少牢上大夫特牲下大夫士特豚皆有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功布鍛濯灰理之布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為奠設盥也喪事略故無洗也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坫或云南第簀也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西方盥如東方為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盆巾設於西堂下陳一鼎及素俎于寢門外當東塾素俎喪事尚質將小斂辟奠不出室不忍神遠之辟襲奠以辟斂也既斂則不出室設序西南也畢而去也無踊節其哀未可節也

既斂舉者盥右執匕左執俎入阼階前西面錯舉者盥出門舉舁者也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乃朼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於中皆覆進柢而俟乃朼以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為塵也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執事諸執奠事也巾功布也執者不升階不敬也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尊也立而俟者也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巾之為塵也東反其位也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適寢門之外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其反切踊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也賓出徹帷帷上卒斂即徹帷也君與大夫之禮也大喪挈壺氏懸壺

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代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諸侯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疲倦既小斂可以為水漏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為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挈壺氏所掌爨音九千反）大夫官代哭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為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宵為燎於堂上下皆有燭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面（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由東西耳）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大唐元陵儀注尚食奉饌入列於殿東太常博士引司徒省饌訖奉饌升設於大行東齋郎取爵於篚受酒跪奠興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諸行事者應退者降退奉禮郎稱止謁者引諸王還內省禮使奏嗣皇帝哭止近侍扶引退便次內外侍臨者代哭不絕聲諸官退位如常式其百官以下儀具開元禮

棺槨制 虞 夏 殷 周 大唐

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尚陶也）○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殷人棺槨（槨大也以木為之棺槨大於棺殷人尚梓）○周制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國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棺之在表者也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四事也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趙簡子云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屬音燭椑步歷反辟音甓）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鐕所以琢著裏也鐕子南反）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天子柏椁長六尺諸侯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椁周棺者也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也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大唐制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椁及石室其棺椁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戶牖欄檻棺內又不得有金寶珠玉

大斂 周 大唐

周制諸侯大夫士喪大斂斂明國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斂於阼以簟席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紞余者或覆或薦之也如朝服者謂布精粗如朝服十五升）主人升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眾人命婦

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
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
人東面亦如之子馮尸者未成服也夫人之喪子亦如之大夫陳衣
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不絞大夫士畢主人之祭
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不以即陳者不欲以斂用蒲席士
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
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紟單被也
褚也小斂大斂衣數自天子達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
軸輁軸也其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
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大斂變也不言髽
君士盥位如初於西階下布席如初
也

於楹間少南也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至此乃
士舉遷尸於斂上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
徹帷主人馮之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于棺踊
如初乃蓋○大唐元陵儀
注其日大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內外皆哭御
府先設大斂牀於大行皇帝西南首枕席帷帳如初
所司先陳大斂之衣百二十稱及絞紟衾并六玉於
殿兩楹之東席上南領西上衣必朝祭及五時正服
前二刻閤官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儀設
皇帝位於殿東間西向前一刻引諸王以下就位皇
弟於皇帝位東稍北南向西上皇子於皇弟之東亦
南向西上皇叔在皇帝位北稍西南向西上皇叔祖次皇
叔之東皇從父兄弟在皇子北稍東南向西上諸公主長
公主大長公主以下並於西間北牖下西上通事舍
人引百僚並入依班序立侍中版奏外班內高品扶
皇帝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
哭踊再拜在位者皆哭踊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
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內高品扶皇帝就次諸王公主以
下百寮各就次中官內官掌事者皆盥訖升斂如小
斂次加衣畢乃以紅纏珪璋璧琮琥璜六玉而加焉
所司以梓宮龍輴綿等入陳於殿西階下至時司空
引梓宮升自西階置於大行皇帝西南首加七星版

於梓宮內其合施於版下者並先置之乃加常褥於
版上以黃帛裹表仰畫日月星辰龜龍之屬施於蓋
陳衣及六玉斂訖中官掌事者舉大行皇帝即梓宮
內所由先以白素拭梓宮應入梓宮內一物以上稱名
進入梓宮然後加蓋等畢覆以夷衾百官儀制具開
元禮
國君視大夫士喪之大斂
周制王弔視則與巫前巫祝前王大夫之喪將大斂既
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君
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
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

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先入門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傳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于尊行升視斂士喪將大斂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矣賜恩惠也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縗也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巫掌招彌以除疾病周禮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也春官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所以異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先後君升則夾阼階北面凡宮有鬼神曰廟君釋菜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向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祝南面房中東

向君也牆謂之墉主人中庭進益北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出者不敢必君之卒斂事也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大斂事也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命主人使之升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公大國之孤四命也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逆降者後升者先降也位如朝夕哭弔位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撫按也凡悉尸親之痛也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以君將降也南面則當坫之東君降西向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君必降者欲孝子盡其情也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肂在西階上入門左由便趨疾不敢久留君也肂音以二反埋棺之坎也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

命之反奠入門右亦衛中庭位也乃奠升自西階君在阼卒奠主人出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讙囂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貳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君弔蓋乘象輅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後至布衣而後來也賓出拜送自君出以下如君不在之儀

大斂奠 周 大唐

周制大喪豆人供其薦羞士喪將大斂陳奠事設於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兩其實葵菹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籩實栗芋擇脯四脡挺今之祭也既白也縢緣也詩曰竹閉緄縢布巾籩巾也籩豆具而有巾盛之也擇音於樸反

飛苦入反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也小斂奠無席今大斂奠有席足作彌神是之也又有席席是彌神也之奠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體升於左合升合右也其他皆如初謂豚體七體之陳如小斂時及燭俟于饌東祝徹盥於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奠也小斂設盥於饌東有巾大斂設盥於門外彌有威儀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也為大斂奠又將巾之祝還徹醴徹饌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為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堂謂尸東几筵既殯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設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于奧東面執燭者先升堂照室出自是不復奠於戶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為安神位也凡室中祝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祝反降及執事執饌之東饌方上盥

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如初如小斂舉鼎執匕俎扃鼏朼載之儀魚左首設而在南鬐脊也左首進鬐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先升如初祝奠由楹內入于室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巾奠而室事已祝闔戶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為神馮依賓出婦人踊主人踊拜送於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既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可眾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存焉異門別居揖就次次謂斬縗倚廬齊縗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笫可也既殯主人脫髦兒生三月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也

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去髦音毛說曰凡殯大斂於阼即遷尸於棺而殯訖乃於室中設大斂奠天子諸侯之喪斬縗者奠大夫齊縗者奠士朋友奠主人不親奠以孝子悲哀思慕不暇執事也牲牢如小斂之奠布席而禾有几人君禮奠則有几按周成王乙丑崩癸酉牖間南向西序東向東序西向皆仍几即殯前已有几之文也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大夫士葬前下室無几降於人君也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檮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也祭於廟同几精氣合凡喪事仍几謂仍因也因其事也萑音丸反燾覆報反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大唐元陵儀注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太祝酌酒進授皇帝執爵進奠於饌前少退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太祝跪讀文曰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考大行皇帝日月過速奄及大斂舉號擗踊五內屠裂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祇奠其後祝文約準此讀訖皇帝再拜哭踊在位者皆再拜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止哭左右高品扶皇帝還次諸王公主以下各還次百

寮序出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殯 設熬附 夏 商 周 大唐

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制殯於西階之上天子柏椁以端方尺長六尺題湊四注相題湊謂頭相湊也合上如屋蠹塗之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欑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言欑置于西序者為欑不欑於棺也其欑周則兩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達於天子皆然衽小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祝設熬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黍稷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

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也士黍稷各二筐有魚腊乃塗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也卒塗幕人張帝王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張帝柩上承塵也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席燭俟于餞東餞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暗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乃奠○大唐元陵儀注既大斂內所由執龍輴左右紼引梓宮就西間將監引所由并柏暫等升自西階所由設熬黍稷盛以八筐加魚腊等於龍輴側南北各一筐東西各三筐設訖於西面壘之先以綉黼覆梓宮又張帝三重更以柏木方尺長六尺題湊爲四阿屋於白泥四面塗之攢事訖所司設靈幄於攢宮東東向施凡常服御如常儀侍臣捧緣紫冠經杖盛以箱就次進皇帝

服訖諸王公主以下及百寮亦各服其服光祿卿率齋郎捧饌入禮儀使引升陳設訖禮儀使就位奉引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其百官以下儀如開元禮

將葬筮宅 卜日附 ○周 大唐

周制大喪小宗伯卜葬兆士喪將葬筮宅冢人營之宅葬居也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禁度也既夕篇記云冢人物土鄭玄注曰物相也相地可葬乃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爲葬將北首故也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也命筮者在主人之右命尊者宜從右出也少儀篇曰詔辭自右也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韇藏筮之器兼與筴執之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某甫且字也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言爲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爲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也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中封中央壤也卒筮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從由吉也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更擇地而筮之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易位而哭明非常也既備器用明器之屬而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族長莅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莅臨也吉服玄端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兆在塾西者南面東上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也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闑西閾外爲卜者席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莅卜即位于門東西面莅卜族長

史西面當代主人命卜也卜人抱龜燋宗人命受卜受卜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者乎許諾卜人坐作龜興以作灼出兆也興起也宗人受龜告于莅卜與上人占曰某日從告于主婦主婦哭使人告于衆賓衆賓僚友不來者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縗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緌占者皮弁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縗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冠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筮者筮宅謂下大夫若上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緣以素者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大唐元陵儀注既定陵地擇地使就其

所卜筮之將卜使者吉服掌事者先設使以下次於
陵地東南使者至陵地位以於次太常卿蒞卜服祭服
祝及卜師筮師凡行事者皆吉服掌事者布筮席於
玄宮位南北向西上贊者引蒞卜者及太祝立於筮
席西南東向南上卜師立於太祝南東面北上贊者
引使者詣卜筮席南十五步許當玄宮位北向立贊
者立於使者之左少南俱北向立定贊者少進東面
稱事具退復位蒞卜者進立於使者東北西面卜師
抱龜筮師開櫝出策兼執之執櫝以擊策進立於蒞
卜者前東面南上蒞卜者命曰維某年月朔日子哀
子嗣皇帝某謹遣某官某乙奉為考大行皇帝度茲

陵兆無有後艱卜師筮師俱曰諾遂述命於右旋就
席北坐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命筮曰假爾泰筮有
常遂卜筮訖興各以龜筮東面占曰從還本位贊者
進使者之左東面稱禮畢贊者遂引使者退立於東
南隅西面若不從又擇地卜筮如初儀其百官以下
儀制具開元禮

啓殯朝廟 殷 周 大唐

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謂遷柩於廟也喪祝及朝御柩
乃奠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設奠為柩節七喪既夕哭既出門哭止也謂
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將葬當遷柩於祖有司於是乃請啓肂之期於主人以告賓
宜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

亦如之大斂既殯之奠夷牀饌于階間夷之言尸也
也記夷牀饌于祖廟輁軸饌于西階東云明其二廟則饌于禰廟
輁軸亦饌如小斂奠乃啓山祖下亨異廟下士事其廟二燭俟于
殯門外早闇以為明也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為將啓變也其節
以祖見婦人之變婦人不哭將有事止讙譁也聽外內不哭也商祝免
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
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以接神為有所拂拭也聲三三有聲噫歆也所以警神也舊說以為聲
燭入照徹者與啓殯者奠祝取銘置于重遷之神踊無筭商祝拂
柩用功布幠用夷衾拂去塵也幠覆之為其形露也遷于祖用軸
也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輁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
重先奠從燭從

柩從主人從行以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親疏為先後各從其昭穆男
賓在前如賓在宮也記曰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
奠俟于西階下東面北上俟正柩也升自西階道柩也不由阼階
正柩于兩楹之間用
夷牀兩楹間象鄉戶牖也是時柩北首主人從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
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設如初東方之位如初不由阼階入室者記云
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
升降自西階如初設于柩西當西階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不設奠於
東面席西祖行待奠之過也之俟
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西南面後
東非神位也當東序也燭以照奠
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照升堂也
也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降自西階主人踊如初
燭亦然互記於此先也後先後相適時也如其
降不拜賓至此不要節而踊乃奠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降柩

從序從如初適祖此謂朝祖明日奠適祖之序也祝執醴先酒脯醢從之巾席爲後既正柩席升設奠如初祝受巾巾之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矣序從主人以下以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哀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也○大唐元陵儀注啓前十日皇帝不坐以過山陵前啓一日門下省奏其日時啓太極殿攢宮啓日之晨奉禮郎設御位於太極殿之東間當帷門西向諸王位在後以南爲上典儀設酅公介公皇親諸親文武九品以上及前資常參官都督刺史版位於太極殿中庭又設蕃客酋長位於承天門外之西僧道位於承天門外之東並以北爲上左右金吾與諸軍計會量抽隊仗隨便設禁其日質明

皇帝服初縗絰杖入就位晨哭諸王具縗絰去杖就位哭酅公介公皇親諸親等及文武九品以上各服初喪服去杖入就位哭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郡縣主等亦縗服入就內位哭中官皆布巾喪服侍衞晨哭並再拜退位通事舍人引蕃客酋長及僧道分位於承天門外之位啓前二刻內所由設奠席及香燭於帷門之外奉禮郎設罍洗於東階下西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設太尉版位於東南西向設司空位於太尉位之南少退禮生一人執拂梓宮之巾陪其後設禮儀使位於太尉之北少退禮官等陪後設監察使位於禮儀使之下光祿卿具太牢之

饌俟於東階下又於饌上設罇坫位於奠席東南北向加酌羃禮儀使立於罇坫東御史立於罇坫西太祝奉禮郎立於罇坫南爲位禮官在禮儀使後啓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禮官贊執事官入就階下位禮儀使等横行以西爲上再拜訖升就位禮官省饌訖贊光祿卿引饌升自東階列帷門外席上近侍引皇帝具縗絰入就位哭踊禮儀使前進跪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諸王妃主等並各就位晨哭禮生引太尉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各入就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及一人贊群官再拜哭十五舉聲禮官各贊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自升東階詣罇坫所太祝舉

羃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皇帝之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醴齊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及禮儀使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訖皇帝退就次禮生引司空執巾升自東階於攢宮南北向立司空跪啓曰謹以吉辰啓攢塗告訖太尉哭群官皆哭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序出掌事者升徹攢塗徹訖司空以巾拂

扶梓宮殺以東衾絹幕內所由周廻設帷及施常食之奠如常儀訖禮儀使升就傳位禮官陪後皇帝縗絰就哭位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入就位皇帝稽顙禮儀使請再拜皇帝哭盡哀禮儀使跪奏請止哭降出辭官再拜哭十五舉聲訖又序出太極門外北面重行立班奉慰如常儀退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通典卷第八十五 終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六

禮四十六 凶禮八 沿革四十六

喪制之四

薦車馬明器及飾棺 祖奠 賵賻 遣奠 器行序 挽歌 葬儀 合葬附

薦車馬明器及飾棺 周 後漢 晉 北齊 大唐

周制大喪及祖喪祝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為行始也乃奠也飾棺設柳也謂之為其次序載而後飾既飾當旋車向外設飾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却行為節度也諸侯大夫士喪柩既朝乃薦車東榮北輈主為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謂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旃皮弁服纓轡貝勒懸于衡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幦覆笭也干[illegible]上齊車[illegible]約直于幦也笮矢箙也靾也旌旗之屬通帛曰旜孤卿所建亦攝也皮弁服者視朔之服也貝勒貝飾勒也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也靾[illegible]音息列反道車載朝服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以日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也槀車載蓑笠槀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蓑笠備雨服也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縣於衡也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駕車之馬每車二疋纓今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絲也其著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絛纓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為其踐汙廟中也凡入門者三分庭一在南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算卒束襲祖為行變也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束棺于柩車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謂此車也降奠當前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柩車西東有前後也腢五口反商祝飾柩一池紐前䞓後緇齊三采無貝飾柩為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

偽帷荒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一池縣於柳前上不揄絞紐所以結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蕤矣三采絳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月

縫人縫棺飾 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矣 衣翣柳之材 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之所聚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不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二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眾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以竹爲之如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懸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檀弓曰池視重霤如堂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君大夫以銅爲魚懸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綵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讀當爲緌如冠緌之緌蓋五采羽注於翣首

設披 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君旁牽之以備傾虧也 屬引 猶著也引所以引柩車在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 陳明器於乘車之西 陳明器東乘之西則重北也

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 抗木橫三縮二 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 加抗席三 席所以禦塵也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 茵所以藉棺者翦淺也幅緣之亦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 器西南上綪 器明器也 茵苞二 筲三黍稷麥 甕三醯醢屑 冪用疏布 甒二醴酒 冪用功布 皆木桁久之 桁所以庪苞筲甕甒也久當爲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每器異桁 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 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 匜實于槃中南流 流匜口也 無祭器 有燕樂器可也 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 役器甲冑干笮 此皆師役之器甲鎧冑兜鍪干楯笮矢箙 燕器杖笠翣 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簑蓋也翣扇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 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材椁材也 說曰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人無知也 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也所謂致死之 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 所謂致生之 周人兼用之示人有疑也 言使人疑於無知與有知 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非其說之非也 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 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 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知與無知爲了也

古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斵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也味當爲沬沬靧也讀皆無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有鐘磬而無簨虡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言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乎哉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於邪人口冷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爲人馬也謂之靈者神之類明器之道也古者明器陳器之道多陳而省納之可也省陳而盡納之可也多陳之謂賓客之贈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後漢制諸侯王列侯槥櫝甲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中空功令而未之知從侯即塗後載飾以畫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輬左龍右虎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加布蓋牆龍首魚尾而已黃綬以下至于處士皆以蓬布爲牆蓋其上妃夫人亦皆如之○晉賀循云飾棺衣以布玄上纁下畫帷荒雲氣不爲龍形帷易布以緇繒池以象承霤以竹爲龍如今車弩帷以青緗代布紐玄纁二其明器憑几一酒壺二受六升以功布漆屛風一三穀三器黍稷麥瓦唾壺一脯一篋以三牲之肉爲一篋收所遣奠之祖以爲藏物也屨一瓦罇一履一瓦杯盤杓杖一瓦燭盤一箸百副瓦奩一瓦竈一瓦香爐一釜二枕一瓦鐙一手巾贈幣玄三纁二博充幅長尺瓦爐一瓦盥盤一○此

御三品以上喪者借白鼓一面喪轝准輸三品以上又有挽歌方相九品以上四品以下達庶人以魌頭魌頭與方相同○隋文帝初定禮轜車三品以上油幰朱絲絡網施襈兩箱畫龍幰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以上油幰施襈兩箱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以下達於庶人鼈甲車無幰襈旒蘇畫飾○大唐元陵儀注前二日所司設文武羣官次於太極門外東西廂下又設帳殿於庭帳內設吉幄幄內設神座南向又設龍轜幄於殿庭吉幄之左前一日午正後一刻除殿上至階下凶庭奠版減少府所由移施附於重北未正後一刻典儀設羣官夜哭版位如殷奠哭儀又設挽歌帷位於嘉德門內設挽郎挽士帷位於嘉德門外並左右序設鼓吹位於鉦鼓設鼓吹鉦鼓位於承天門外晝漏未盡三刻有司設遷座奠終後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就次位定禮官贊與哭止就次挽詞竹蓋二點上三點發五點上三更羣官哭各挽辭試吹鼓繁如上儀其二更四更五更並准此其一日前二刻奉禮郎設御府所由設席藉於禮如會禮儀使太尉版位於東階下光祿卿具大牢饌並如常奠之儀前一刻侍中進外辦禮官祠光祿卿引饌禮生引太尉禮儀使等橫陳北拜訖升殿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入就位亦如殷奠之儀禮儀使跪奏

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詣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
止哭大尉以醴授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授跪
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
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
庭中文武官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
止禮儀使跪奏禮畢請皇帝還復位禮官引太尉降
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內所由徹殿上帷
帳唯南北施素帷於舊帳座所以為障蔽前設常食
少府監進輴車於西階下禮儀使跪奏皇帝奉靈龍
輴奏訖降出近侍扶皇帝就龍輴前哭踊盡哀旁後
位執事者以纛旒及童先導捧官一人朝服發尚輦

奉御帥腰輿繖扇至神座前侍奉如常儀內侍捧几
置輿上繖扇侍奉至殿庭帳殿下神座前跪置座上
內謁者帥中官設香案於座前繖扇侍奉如儀禮官
一人引符寶郎一人主寶二人以赤黃褥案進取謚
寶文禮生二人亦以赤黃褥案進取謚冊禮官授之
並隨禮官先詣冊車安置其寶冊准次置於車侍
中當龍輴跪奏請龍輴降殿太常卿帥執翣者升
以翣障梓宮中官高品等侍奉其側司徒帥挽士升
奉引龍輴降殿禮儀使引近臣及宗子三等以上親
進捧梓宮少府將作所由並挽士奉梓宮登于龍
輴上遂詣帳殿下素幄皇帝哭從諸王等陪從公主

內官等周以行哭踊而從群臣立哭於庭中位
以候祖奠其百官之制將監甄官令掌凡喪葬供明
器之屬（別敕葬者供餘並私備）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
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壙當野祖明地軸鞁馬（鞁馬帶鞁也鞁音皮義反）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與童
僕之屬威儀服玩各視生之品秩太極元年六月右
司郎中唐紹上疏曰孔子曰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
也謂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傳曰俑偶人也有面
目機發似於生人以此而葬殆將於殉故曰不仁也
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眩曜
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產傾資風俗流行

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請王公以下送葬
明器皆依令式並陳於墓所不得於衢路舁行開元
二十九年正月勑古之送終所尚乎儉其明器墓田
等令於舊數內減三品以上明器先是九十事減至
七十事七十事減至四十事四十事減至三十事庶
人先無文限十五事皆以素瓦為之不得用木及金
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繡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
獸魚龍化生其園宅不得廣作院宇多列侍從其輔
車不得用金銅花結綵為龍鳳及旒蘇畫雲氣其別
勑優厚官供者准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為華
飾餘具開元禮

祖奠（大唐附）

周制士之喪柩既朝廟遂賓有請祖期（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每一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曰日側（側昳也謂過中之時）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東前而降奠席於柩西（將於柩西當前束設之）巾奠乃牆（牆飾柩）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筭卒束襲（[illegible]乃匠納柩車於階間謂此車）降奠當前束（下[illegible]亦在柩東也[illegible]前後）商祝飾柩設披屬引陳明器商祝御柩（還柩執功布居前為節也）乃祖（還柩向外為行始）踊襲少南當前束（則主人當前束也）婦人降即位於階間（為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祖還車不還器（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器之陳自已南上）祝取銘置于茵（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二人還重左還（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車已祖可以為之奠也是之謂祖奠[illegible]）柩於輴未明而行遷於祖廟者乃將告辭於先君也登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北首納轄車於階下載之以適墓啟奠從設於所方實闕滅燭更設遷奠如啟奠○大唐元陵儀注祖前一刻奉禮郎設御位於龍輴幄之東南西向所由設奠席於龍輴幄前奉禮郎設鐏坫於幄東南又設太尉位於鐏坫東南西向禮儀使在其下監察御史次之又設盥洗篚於太尉位西南北向光祿卿郊祭郎捧饌俟于橫街之北西面

上禮官進詣皇帝前奏（請）止哭禮生贊光祿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郊祭郎捧饌隨列於席上禮生引禮儀使及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又一人贊群官哭又各稱止哭禮儀使導皇帝立於龍輴之東南西向禮生引太尉詣盥洗盥手洗爵執詣鐏坫所太祝舉幂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哭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拜諸王妃主及群官在位者皆哭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訖禮儀使跪奏請復位俛伏興皇帝退復位禮官各稱群官止哭通事舍人分引出就承天門外位以俟光祿卿郊祭郎徹饌以出禮官一人引腰輿繖扇郊祭郎所由以腰輿繖扇詣神座前各以序由內謁者中官昇香案出內侍捧几置輿上內所由舉繖扇侍奉以出中宮副土屬舁衣箱以從遂詣于輅所禮官入輅後立特登車內所由進與當輅後繖扇分散左右內謁者帥香案進於輅前內侍奉几杖於輅其腰輿亦進居輅前中官以衣箱授尚衣奉御置於輅及副車內侍並乘馬從輅於是侍中進當輅前跪奏稱請進發俛伏興退司徒帥挽士六引次出執事者以太常先建之於東靈㚒

之公主內官以下應令衆官者並先升東以俟序從其官以下儀制具開元禮

賵賻 周 大唐

周制諸侯大夫士之喪賵賻之禮者所以知死者賵知生者賻（各主於所知也。賻者，助也。貨財曰賻，以助主人之送葬。非...）（馬曰賵）公賵玄纁束馬兩（公，國君也）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在重南）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賓，使者也。幣，玄纁也。輅，轅縛所以屬引者也。由西，當前輅西，於是北面致命，得鄉柩與奠也。輅有前後）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飾。左服，象生時車）

右（服出）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以東，藏之也）士受馬以出（此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受馬於賓，以出也）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賓賵者將命（賓，卿大夫士也）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初，公使者）主人拜于位不踊（柩車東位也。既與在宰...）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奠，謂可以奠者）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上介謂賵（將命曰寡君...）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主人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諸侯相...）凡將命鄉殯將命于拜稽顙西面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宰夫，宰之佐）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上客臨者也）（執綍，明賓禮... 不足而給助）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入門右，而...）（不自同於賓客）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復位客三辭不待命遂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拜客與其...）（客意...）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出者，主人之...）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在主人之... 受之... 明受... 反位... 哀...）（後贈者將命之...）擯者出請納賓如初（如其入告出告須）賓奠

幣如初（亦於棧）凡將禮必請而後拜送（雖知事畢，猶請，君子不必人意）兄弟賵奠可也（兄弟有服親者，可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賵奠於死生兩施）所知則賵而不奠（所知通問相知也。降於兄弟，奠施於死者爲多，故不奠）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與其幣大帛兵車不入廟門（以其於生人）（... 兵車革輅... 服雖... 非盛... 故不入也）以賻者既致命坐委之（...）若衆之主人無親受也（事... 不親... 尸柩...）以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書遣於策（策，簡也。遣猶送也。謂所當藏物茵以下）乃代哭如初（...絕聲... 如物... 謂小斂時...）宵爲燎于門內之右（爲哭者爲設）

大唐制諸職事官薨卒文武一品賻物二百段粟二百石二品物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三品

百段粟百石正四品物七十段粟七十石從四品物六十段粟六十石正五品物五十段粟五十石從五品物四十段粟四十石正六品物三十段從六品物二十六段正七品二十二段從七品物十八段正八品物十六段從八品物十四段正九品物十二段從九品物十段（行者守者）王及二王後若散官及以理去官三品以上全給五品以上給半若身沒王事並依職事品給其別勅賜者不在折限諸賻物應兩合給者從多給諸賻物及粟皆出所在倉庫服終則不給

遣奠

周　晉　宋　大唐

周制大喪巾車氏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廞興也謂陳駕之行次使人舉之以如墓也）喪祝御柩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于四隅（輤其蓋也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也四隅椁中之四隅也）凡包牲取下體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其差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象既饗而歸賓俎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也又取貴之終始也士包三个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也君）之嫡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嫡長殤車一乘（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大功以下殤中從上）士喪祖奠之翌日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牲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新設者如初如大斂奠時也）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脾讀為雞脾肶之脾脾析百葉也蜱蜯也蜱音步佳反蠃力禾反）四籩棗糗栗脯（糗以豆糗粉餌）醴酒（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也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陳器（明器也夜斂藏）滅燎執燭俠輅北面（照徹與葬奠）賓入者拜之（明自啟至此主人無出禮）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猶階升時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設於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鼎入（來入奠之也陳之蓋於重）東北西向北上如初乃奠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亦以往來為節也奠由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而東）徹者出踊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無哭哭者相止也（喪大記云大夫命無哭士哭者相止）唯主人主婦哭公史自西方東面命無哭主人

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公之典禮書者也遣者入壙之物君使史書之以成其禮之至終也雖非上以終乃包奠而讀書）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既遣奠而又包之是與食而入已而裹其餘以將去何異君子豈為是乎言傷為）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見饗于家親之去）賀循曰祖奠畢厥明又大奠大奠者加於常一等士以少牢大夫太牢盛饌禮也是謂遣奠畢苞牲下體以為藏備大夫苞五士苞三遂行如其初設遣奠士陳五鼎用少牢庶物備苞之以葬今雖不能備禮宜加一等以盛送終也此以牲

門旅門設之○宋崔凱云朝於祖廟一宿明日載柩
將至墓柩將還南向少牢之奠於車西名曰用薦遣
奠尚饗大夫以上太牢其祝辭曰哀子某敢用絜牲
剛鬣用薦此遣奠者也○大唐元陵儀注前三日所
司設皇帝奉辭次於承天門外之左西向其日金吾
仗衛如常儀鹵簿使先進玉輅於承天門外東偏稍
南輿輦鼓吹吉駕鹵簿並序列於玉輅前又進轀輬
車當承天門中稍南凶儀則依序列於轀輬車前奠
前一刻奉禮郎布文武群官位於承天門外異位重
行如太極庭中儀光祿卿具遣奠之饌以俟執事官
位並先俟於門外之東北輅轍至承天門外禮官贊止

哭侍中進龍輴前跪奏稱請升轀輬車俛伏興司徒
帥昇梓宮及所由奉梓宮升轀輬車所司設奠席於
轀輬車東西向奉禮郎設罇坫於席東南設盥洗又
於其南設太尉版位又於東西向禮官進省饌訖禮
生贊光祿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俎隨列
於席上禮生引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在位者皆哭又
贊止哭在位者皆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盥洗盥手洗
爵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齋禮儀使就次奏請皇
帝出就次皇帝出就次立於奠東西向太祝以醴齋
授太尉訖禮儀使奏請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
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齋於皇帝之左跪

奠皇帝授醴齋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
版進於北向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
哭踊禮儀使贊皇帝再拜諸王妃主及在位群官等
皆哭禮儀使跪奏請皇帝少退近侍扶皇帝少退於
位少府監設讀哀冊褥於奠東禮官引冊案進舉冊
官舉冊進至褥東西面以冊東向禮官贊太尉及群
官止哭中官承傳諸王妃主皆止哭禮官引中書令
進跪讀冊訖俛伏興退復位舉冊者以授祕書監以
授符寶郎皇帝哭踊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太尉群
官諸王妃主皆哭再拜少府徹褥光祿徹饌訖禮儀
使跪奏稱轀輬車將發皇帝前哭盡哀禮儀使稱請

再拜奉辭俛伏興皇帝稽顙哭踊再拜轀輬車發禮
儀使跪奏請皇帝還宮俛伏興近侍扶引皇帝入次
太尉以下於次南橫行通名再拜奉辭訖各就本職
如諸王有故不赴山陵者俟皇帝奉辭入次後諸王
進至轀輬之左以北為上哭盡哀再拜辭妃主內官
不去者於轀輬車後帷中哭再拜辭訖禮生贊侍中
於轀輬車前跪請進發訖俛伏興百官以下儀制如
開元禮

器行序 周 晉 大唐

周制大喪大司徒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鄭司農云六引
謂喪車中小司徒帥邦役治其政教役謂役使也正治政教遂人帥

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綍舉棺索也六綍執之者天子千人遂師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使以幄帟先者太宰也其餘則司徒帥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座也磨者柩路也蜃者先過歷執紼者名也遂人陳之遂師抱持校之名字校錄之上喪既遣與行器葬行明器在次道之苞器序從之，如其陳之前後車從，器次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卬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士執披八人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五百人一黨之人也諸侯之大夫邑有三自戶之外綍引同耳柩中曰綍在塗曰引言之也鄭注者名前導止之大夫士皆二綍帀非從

主人也。四十者執紼。言者必助主人之事從循下隨節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以下壯時也必也泥紆主人袒，乃行，踊無算。行謂部招車行也凡乃從柩者先後左右如遷于祖之序出宮踊襲次哀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邦門城門也贈送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柩車前輅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升柩車之前實其幣於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復位反柩車後○晉賀循云：「葬柩車前後四引，引十人，合四十人。十人一帳，合四帳，四人皆素服，白幘，帳手執練幡，以部五所主，禁止嘩遊戲。四帳一吏主之也。」○大唐制：鴻臚寺司儀署令掌凡引、披、鐸、翣、挽歌、靈車之屬。三品以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翣；五品以上二引、二披、四鐸、四翣；九品以上二鐸、二翣。凡執引、披者，皆布幘、布深衣。其下帳，五品以上用素繒，六品以下用練。婦人用綵。至邦門，三品以上贈以束帛，一品加乘馬。既引，又遣使贈於郭門外，皆以束帛，一品加璧。餘具開元禮。

挽歌　周　漢　晉　宋　大唐

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元凱曰虞殯送葬歌曲也公孫夏示必死故命其徒歌之凡預送日虞殯者葬隨將葬之歌也今人謂之挽歌○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敘哀，而後代相承，以為挽歌。蓋因於古也。○晉咸帝咸康七年，有司聞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人為挽郎。詔又停之。摯虞云：「漢魏

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辭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不宜以歌為名。按挽歌傳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停選挽郎。○大唐元陵之制：劉三繆練紼於轀輬車為挽，凡六紼，各長三十丈，圍七寸。執紼挽士虎賁千人，皆白布袴褶，白布介幘。分為兩番，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幘，助之挽。兩邊各一紼，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為列，執翣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褠衣，白布介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

下俯布（白布幘）無領緣並執鐸代哭百五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於轀輬車之前後其百官制鴻臚寺司儀署令掌挽歌三品以上六行三十六人五品以上四行十六人皆白練褠衣皆執鐸披

葬儀（晉附　大唐附）

周制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木石之怪）旅賁氏掌執戈楯夾王車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止則持車輪）執蓋從車持旌（從車隨路持旌）

（蓋所以覆王生時車建旌則有蓋今柩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喪祝掌勸防之事（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戲）及辟令啟（辟除衆[illegible]）[illegible]小祝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illegible]五祀王七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illegible]）及壙喪祝說載除飾（[illegible]荒去也）司几筵設葦席右素几其椁席用萑黼純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供闉壙之蜃（互物蚌蛤之屬[illegible]）遂入藏凶器既葬小宗伯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云凡諸侯及諸臣葬於王墓授之兆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

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並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柩行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面北上（統於壙）茵先入（當藉柩也元士則葬用輁軸加茵焉）屬引（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君葬用輴車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illegible]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illegible]）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為位）乃窆主人哭踊無算（窆下棺）襲贈用制幣玄

纁束拜稽顙如初（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主婦亦拜賓女賓也即位反位也）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柩不復見矣）藏苞筲於旁（[illegible]）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illegible]）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illegible]抗木在上茵在下[illegible]三綴）實土三主人拜鄉人（謝其勤勞）即位踊襲如初（[illegible]）乃反哭檀弓云合葬非古也自周以來（以古謂殷）季武子曰周公蓋祔（祔謂合葬也[illegible]）孔子曰衛人之

門也。離之（離之，有以間其椁中。祔謂合葬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夫（善魯人也）孔子合葬於防（防，魯地也）。說曰：記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國北也）。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絰），有敬心焉（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服有飾，敬也）。殷人冔而葬，周人弁而葬（弁，周冠；冔，殷冠。祭冠而葬，服有飾也。凡殉）

葬非禮也。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子亢，孔子弟子。下，地下也。之不能止，以所言折之也，已猶止也）。於是不果

用（果，決也）。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婢子，妾也）。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言子善於不義）。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國子高，成子高也，齊大夫也），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反覆也，不如大古也，而周禮在於儉）。又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不耕之地）。

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齊音劑，齊限也）？夫子曰：有無過禮，苟亡也，斂首足形，還葬（還，便也），懸棺而窆（不設碑繂，不備禮也。窆，下棺也），人豈有非之者哉（言所不責於不能）？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覆謂門廡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焉（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馬鬣封之謂也（俗間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斷止之，以其數），

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曾子問：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堩，道也。變謂異禮。堩音古鄧反）？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日蝕也，反復也），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記已止也，數讀為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舍奠，舍其行道之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暮宿（侵晨夜則近姦寇）。

春秋左氏傳曰：魯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多埋也，猶椁）。

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棺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毋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言君何用為臣）？魯昭公八年，左傳曰：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毀廟用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避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堋（補鄧反，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

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土周，聖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舉尸之牀也。以繩組其中央，又以繩從旁鉤之，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禮）。今也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之於墓與成人而墓塗殤遠其葬當殺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云：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又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武王時賢史也，賢猶有不知）。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欲其棺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側葬當載也棺音古患反下棺衣同）？史佚曰：吾敢乎哉（畏知禮者）？召公言於周公（為史佚問），周公曰：豈不可（言是豈於禮不可也不許之）？史佚行之（史佚指以為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

棺自史佚始也（棺為斂於棺也）。曾子問曰：并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並為父母若親問者同月死也）？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不奠，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不哀次也，於待賓者），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辭於殯，謂告將葬啟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晉賀循葬禮云：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婦人東向。先施幔屋於埏道北，南向。柩車既至，當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畢，柩進即壙中，神位既窆，乃下器壙中，薦棺以席，緣以紺繒，植翣於壙左右，挾棺如在道儀。○大唐元陵儀注：山陵日，依時刻，吉凶二駕備列，訖，尚輦帥腰輿、繖扇入詣神座前，內侍捧几，內謁者捧香爐，各置輿上，

中官帥其屬舁衣箱以出，神輿至王輅後，內常侍捧几置輅中，輿等退就列。中官以衣箱傳授尚衣奉御，置於王輅及副車中。神駕動，警蹕如常。二十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禮生贊侍臣上馬，侍臣上馬訖，夾侍於前，禮生在供奉官內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神駕，動鹵簿官以黃麾麾之，鼓吹振作，警蹕如常。當陵門以赤麾麾之，鼓吹不作，侍臣下馬，步導於前。神駕至吉帷宮迴車南向，尚輦帥腰輿、繖扇至輅後，內常侍奉几，置輿上，繖扇侍奉至帳殿下，內侍捧几置座上，內謁者捧香爐置座前，輿等退就列。王輅及鹵簿侍衛之官停列於吉帷宮門外，吉駕引禮

官贊侍中進轀輬車靈駕前奏請靈駕發引俛伏興
退司馬執鐸挽郎執紼挽歌振作及挽以進內外哭
從以赴山陵靈駕至陵門西凶帷幄下迴駕南向
公主及內官以下並降車障以行帷哭於凶帳殿之
西東向北上群官皇親哭者序立於帷門外東西相
向北上哭十五舉聲止各退就次前三刻奉禮郎於
隧道東南量遠近設皇親諸親奉辭位又於其南設
應從文武官五品以下奉辭位又於其南設六品以
下奉辭位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奉禮郎位於
其北禮生二人立於其南差退內謁者於隧道西南
稍北帷內設公主王妃及內官以下奉辭位東向北

上前一刻所司設奠席於轀輬車前設罍洗於東南
罍在洗西篚在洗東於是群官列位序立光祿卿帥
其屬以饌奠於席上禮官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
詣罇坫所大祝酌醴齊訖太尉跪奠於饌前俛伏興
太祝持版進太尉之左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太尉
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發引至南城神門將作監進龍輴
於靈駕之後禮官贊侍中進轀輬靈駕前跪奏稱請
降靈駕御龍輴俛伏興退昇梓宮所由乃奉遷梓宮
至龍輴昇梓宮官左右捧從司空以巾拭梓宮訖升輴
畢絭少府屬紼於龍輴禮官贊侍中進龍輴前跪奏
稱請引龍輴即玄宮俛伏興退挽郎執紼承[illegible]

左迴北首禮官贊司徒前導自懸啓素帷大殮之
後皆依次引而近侍於進如禮官通事舍人引
太尉先奉於龍輴之左主節官帥持節者脫節在太
尉之前差退代哭者及挽歌皆序立於門外之西重
行東向抑官排比以俟皇親諸親群官等哭從公主
王妃及內官等障以行帷龍輴至羨道停於帷下南
首以俟時妃主內官以下於羨道西南帷內就位東
向哭通事舍人分引群官皇親諸親各就奉辭位所
由各贊哭在位皆哭其吉凶鹵簿侍奉官少前序立於
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哭皆三十舉音止再拜奉辭至
時內官以下吉服奉遷梓宮入自羨道奉接安於御

榻褥上北首覆以御衾訖鹵簿退出其押吉凶鹵簿官並
服白布衫巾就哭將掩玄宮並依前服吉服初梓宮
降自羨道奉禮郎設太尉進寶冊贈玉幣位於羨道
東南西向設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位於太尉之南又
設祕書監位於北俱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
俱吉公服各就位又導持節者服節衣引太尉之前禮
部侍郎奉寶綬案詣樂案四人對舉九用
品以上負官舉清立於太尉之西府少府監奉贈玉置於匣
帥其屬捧立於禮部侍郎之西太府卿奉幣玄三纁
二置於篚帥其屬捧立少府監之西俱北向各立於
寶冊玉幣之後案玄衣纁裳周制也當時所服以為常服近代及今則皆不用從情俗

右儀之復有斯小斂禮既畢又爲制之禮北具於禮將行復重載立定禮官導謚冊
舍人引禮部侍郎取寶綬於案進綬太尉又禮生一
人引祕書監取謚冊哀冊進授禮儀使其冊以知半禮官助舉
又引少府監取玉於庭拜薦中又引太府卿取幣進
授禮儀使以幣承中玉禮部侍郎以下並往龍輴既
出禮儀官分贊太尉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並降自羨
道至玄宮太尉奉寶綬入跪奠於寶帳內神座之西
俛伏興禮儀使以謚冊跪奠於寶綬之西又以哀冊
跪奠於謚冊之西奉玉幣跪奠於神座之東並退出
復位禮生引將作監少府監入陳明器自[illegible]素信
幡翣等分樹倚於牆大幡宜於戶內其明器位之自飾明器各以次

還便殿陳所設之行內官以下並出羨道
贊內外哭群官在位親者拜訖吉儀仗等從出二十
舉音再拜又哭拜奉辭訖引退以出中官諸公主王
妃並退出以行唯至西乘車以屍從禮上下節
官師持節者引太尉及司空山陵使將作監御史一
人監錄閉玄宮司空復土九鍤所司鈔作工積以終事其先除
服者並改服凶儀仗解嚴退散輴車龍輴之屬
於柘城內預坑焚之其道人臣用者則不於神龍元
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
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
合於後開入今復開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

然以則天皇后卑於天皇大帝若欲開陵合葬即是
以卑動尊事既違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宮其
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
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加功
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玄宮即往者葬
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爲害益深伏以漢時諸陵皇
后多不合葬魏晉以降始有合者然以西漢積年尚
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
魏晉之頹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
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
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循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

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伏望少迴
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
稷長享天下又安疏奏令百寮詳議尋有勅令從遺
詔合葬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宣安公主初降王同皎
後降韋擢又降博陵崔銑銑復先卒及是公主薨其
子駙馬王繇請其父合葬勅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駁
之曰公主自昔降婚梧桐半死逝者再期琴瑟兩亡
則生存之時已隔死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經
令若依繇所請卻祔舊姻必恐魂而有知王皎不納於
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
越原繇此意雖申罔極之情本禮而行或致不稽之

詔詰諮博敏正敢暉司任請旁移禮官詳求指定下太常寺請議曰觀十一年十月詔曰諸侯列將陪周文創陳其禮大臣陪陵飄武函申以制安病佐沸從奉茂陵之塋奏吾相齊終託於山之葉斯令往聖垂範前賢遺則在昔之義必為始終之大義也皇運之初時逢交喪謀臣武將等家先朝得選者自今以後身喪之日所司宜即以聞並於獻陵左側賜以墓地并給東園秘器發葬令凡五品以上薨卒及葬祭者應須布深衣幀素藤等皆官借之其內外命婦應得圖葬者亦如之其墓田之制一品塋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丈八尺減至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今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丈六尺減至丈二尺三品先方七十步今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丈四尺減至丈二尺其四品先方六十步今減至四十步墳先高丈二尺減至丈一尺五品先方五十步減至四十步墳高一丈減至九尺六品以下先方二十步減至十五步墳高八尺減至七尺其庶人先無文其地七步墳高四尺其送葬祭盤不許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其百官葬儀具開元禮

杜氏通典卷八十六 終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七

禮四十七　沿革四十七　凶禮九

喪制之五

虞祭　既虞餞尸及卒哭祭

祔祭　小祥變　大祥變　禫變

五服成服及變除附　五服縗裳制度

五服制度變

虞祭　周　宋　大唐

周制士喪既葬送全三主人拜鄉人即位踊襲乃反哭有司修虞事特豕饋食（有司謂其有事者饋猶歸也特豕饋即葬反日中而虞）側亨于廟門之右東面（側亨一胖也亨于爨用鑊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以虞易奠祭以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以虞易奠吉祭也）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几席在西序（…）陳三鼎于門外之右（門西主）…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宗人…祝…執事…也…祭祀…）宗人請拜賓主人即位于堂眾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東席上東縮（…）主人倚杖入祝從（…）

祭不丈則舉於人功以入者鼎入設西階前俎豆敦鉶入設
羮也敦音對黍稷器祝酌醴既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
首祝從在上人之右祝饗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
曰饗饗辭也祭者顯相助祭者詩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明相不寧悲思不安也敢用絜牲
剛鬣敢昧冒之辭也豕曰剛鬣香合黍也嘉薦普淖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明
齊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釀此酒也齊音咨溲音搜哀薦祫事始虞謂之祫事
者主欲其祫於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為安也適爾皇祖某甫爾女也女死者告之以
適皇祖所以安之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饗勸強之也告神饗此祭也命佐食祭祝取奠
觶祭亦如之主人再拜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
位祝迎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有先後尸入主人不降
者喪事主哀不主敬婦人入于房辟執事也尸卒食主人洗廢爵酌

酒酳尸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
主人獻祝獻佐食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
主人儀亞獻日內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兩籩棗栗設于會南賓長洗
繶爵三獻燔從如初繶口足之間有篆文又彌飾也繶音憶婦人復
位復堂上西面位事已尸將出當哭踊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西面
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成於尸猶嫌也皆哭丈夫婦人於主人哭斯
哭矣祝入尸謖謖起也不告尸者無遵尊者之道也尸則知起也祝前尸
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導也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初
如初者悲哀同也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席
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所以為厭飫也几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漸也厞隱也
厞隱之處或諸遠人乎尚幽暗也贊闔牖戶佐食者

主人降賓出宗人詔主人降賓則出廟門主人出門哭者止皆復
位門外未入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賓拜於大門外者明
門外也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使為尸者也
謂大夫服則位升降如有尸也既饗祝祝卒不綏祭綏當作墮許規反
無黍羹湆胾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復位
于門西門西北面位男女拾踊三拾更也三更踊如食間其所更踊
隱之如尸一食九飯之頃也祝升止哭聲三啟戶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神也主
人入祝從啟牖鄉鄉牖一名也如先闔後啟扇在內也卒徹祝佐食
降復位祝復門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也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褻之始虞用
柔日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柔日陰陰取其靜也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
事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其祝辭異者一言耳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

曰哀薦成事當祔於祖廟為神安於此後日虞改用剛日剛陽也取其動也
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不及時而葬者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
之間有祭事者亦因其名謂之卒哭祭無時之哭言假設之日其尸虞天子九諸侯七
大夫五士三虞祭之數尊卑之差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大夫五士三當以日祭日一虞明日
至後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虞以次
用柔日者取其安靜也凡日之數甲丙戊庚壬為剛乙丁己辛癸為柔剛日陽動以其言者
曰孔子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者以幣送死者於壙也
人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也有司
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歸乃虞也
孝子為其父母形體在此故其精氣無所不之也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是日也以虞易奠虞祭也將虞沐浴不櫛沐浴者為清潔也

（饋祔在於餘也三年之喪不辦自則以丁辦可也）男則男尸女則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為庶孫之妾也尸祀尊者必使嫡孫之）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為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也士之妻則綃衣）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日虞閑安神也卒哭之祭猶寢設也）既窆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絻（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絻自主人至緦麻也）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絻反哭之（墓在四郊之外者）曾子問曰並有喪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也）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後漢鄭玄云子為父三月而葬腰經散垂如始時也葬日日中而虞及哭升自西階虞祭於堂杖不入室凡葬以平明日

中反虞者安也棺柩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祭以安之也（蜀譙周云為父至葬經散垂如小斂時反哭於廟升自西階虞祭於寢）（杖不入室射慈云為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為卿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別子為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皇考廟皆升自西階東西哭踊虞祭於殯宮）○宋崔凱云子為父三月而葬將啓出柩皆絻散帶垂既啓祖哭踊無數日中虞絕無時之哭矣○大唐元陵儀注將啓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啓匱於前捧出神主置於座上東向諸侍奉官各退就位輿繖等亦退通事舍人引羣官俱退於太極殿門外就次以俟虞祭所由陳侯衛如式典儀設太尉司徒宗正卿禮儀使及諸行事官位於東階之東設太祝等位於公卿之前少西（如不敘行事中書門下差奏攝）又少南設典儀位俱西向典儀帥禮生二人先就次立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祭服立於延明門外之南北向西上光祿卿帥其屬捧饌立於太尉司徒之東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饌東立定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入就位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皆素服各入就位侍中版奏中嚴皇帝素服就次（龍一升就位如不敘祝黃卯式則行事如常）光祿卿帥其屬捧饌入俟於東階之前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其內光祿卿帥其屬升設醴饌酒罇於帷門外前楹中間之東北向西上設篚於罇西實觶一杓一措有冪設罍洗於東階之東北向罍水在先東篚在洗

西南肆實爵二巾一有冪執罍洗者立於其後侍中版奏外辦近侍扶引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替羣官在內外位者哭拜禮生引禮儀使省饌訖升就禮官升位後光祿卿帥進饌俸饌司徒捧俎光祿卿引饌及諸執事官並升自東階設於帷東門外席上訖降復位太尉捧祝版升立於罇所執罇篚者各立於罇篚之後禮儀使導皇帝於饌東西面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奠承傳內外皆止哭太祝以觶酌醴齋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南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禮儀使導皇帝復位跪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禮

生引太尉亞獻訖降復位終獻訖降復位如常儀
事舍人分贊內外哭再拜禮儀使又跪奏請再拜俛
伏興皇帝哭再拜奉禮郎傳贊內外再拜禮儀使跪
奏禮畢俛伏興近侍扶皇帝還閤奉官等俱退太祝
乃跪置神主遂閉帷門降出內侍之屬及行事者皆
出祝版焚於延明門外百寮乃於太極門外奉慰
如常儀每虞日朝哭禮皆准此如不親行事則宗正攝亞獻光祿卿攝終獻
其百官之制既葬而虞其儀具開元禮

既虞餞尸及卒哭祭 周

周制士喪三虞獻畢未徹乃餞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之酒也尸出宿于廟餞尸將祔於皇祖以餞送之也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餞
籩豆四脯脡酒宜脯也有乾肉折俎乾肉牲體之脯尸出執几從
席從祝亦告利成入前尸尸乃出也尸席素几尸出門右南面俟設席也席
設于尊西北東面尸在南賓出復位將入臨之位也主人出
即位于門東少南西面婦人出即位于主人之北皆
西面哭不止婦人出者重餞尸也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
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脯醢設俎于薦
東胸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
尸如主人儀踊如初賓洗繶爵三獻踊如初佐食取
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
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也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尸出大門哭則止以餞於外大門猶廟門也賓出主人送拜

稽顙送賓拜於大門外也主婦亦拜賓丈夫送賓於門外婦人送之於闈門內也丈
夫脫絰帶于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以葛也婦人脫首絰不脫
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也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
初拾踊三以餞尸者本為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丈夫婦人更踊哭止告
事畢賓出凡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
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
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尊卑之差將旦而祔則薦薦謂卒哭之祭
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
饗卒哭之祝辭也隮升也尚庶幾也女子曰皇祖妣某
氏女孫祔於皇祖姑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差疏也

其他辭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饗饗辭勸強尸之辭也主人稱孝子吉祭之饗尸也曰孝子卒哭曰成事既葬之後卒哭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明日以
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
芐翦不納君既卒哭而後王事大夫既卒哭弁絰帶
金革之事無避也此謂禮服也弁絰帶者喪服變而輕可以執事也

祔祭 殷 周 晉 大唐

殷人練而祔孔子善之期而神之人情也○周制卒哭而祔
士喪既卒哭之明日沐浴櫛搔翦鬄也用專膚為折
俎取諸脰膉專猶厚也折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故折骨以為之今以脰膉貶於純
吉也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也用嗣尸虞祔尚質未暇筮尸也曰孝子

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吉）

（祭也）用尹祭（尹祭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之）嘉薦普淖普薦溲酒（普薦鉶羹不稱牲記其異者）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欲其祔合兩告之也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祔之明日[illegible]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illegible]其祭告之于）

說曰卒哭明日祔於祖父（祔祭之告於）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illegible]用剛日者也其祭接日文爲成事也）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昭穆（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爲大夫者也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之也祖父謂其先君爲祖者兄弟之[illegible]）

（[illegible]中猶間也）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illegible]不得上祔其祖[illegible]）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者也）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其妻則以大夫牲（其妻爲大夫[illegible]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也）

（[illegible]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又云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之爲士者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也）

（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illegible]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illegible]）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從其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也）

公子祔於公子（不敢戚君）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illegible]不配祭辭如一祔二者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謂凡適婦庶婦也其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王父未練祥嫌未可祔[illegible]既祔[illegible]可祔於禰）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偕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賓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祔兄弟之殤則練冠[illegible]親之殤也其字[illegible]尊神不名爲人之造字[illegible]）

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illegible]之者自以爲）主妾之喪則自祔（其祭於祖廟也）

上大夫祔太牢下大夫少牢（[illegible]）明反之喪虞祔而已〇晉賀循云卒哭祭之明日以其班祔於祖廟各以昭穆之次各有牲牢所用卒哭今無廟其儀於客堂設亡者祖坐東向又爲亡者坐於北少退平明持饌具設及主人之節皆如卒哭儀先向祖座

拜次向祔座拜訖西面南上伏哭主人進酌祖座祝
曰曾孫某敢用絜牲嘉薦于曾祖某君以隮祔某君
之孫某又酌亡者座祝曰哀子某夙興夜處不寧敢
用絜牲嘉薦祔事于皇祖某君適明祖某君尚饗畢
起再拜伏哭盡哀復各再拜以次出妻妾婦女以次
向神座再拜訖南向東上興等少退哭盡哀各再拜
還房遂徹之自祔之後唯朔月日半殷奠而已其饌
如來時儀即日徹之○宋崔凱云祔祭於祖廟祭於
祖以令亡者祔祀之也以卒哭明日其辭曰哀子某
敢用絜牲剛鬣普淖薦醴酒用薦祔事適爾皇祖
某甫以隮祔女子祔於祖姑此皆於今亡者為祖姑

也令代皆無廟堂於客堂設其祖座東面令亡者在
其北亦東面而共此饌也若祖父母生存無亡祖可
祔者當中一以上祔高祖父母姑也○大唐元陵儀
注祔廟前二日告遷其禮如常告之儀祝冊正起什申所內祝文
出祕書省所由先備腰輿等并舁人帝以二人先后以中宮人告訖大
祝先置代祖神主奉遷於西夾室埳中鐩閉如式次
腰輿遷第三室神主二主各一腰輿几帛主先出其入室几后七先入入
第二室宮闈令捧后主先置於埳室太祝捧帝主復
置於埳室俱東向次遷第四室入第三室次遷第五
室入第四室次遷第六室入第五室次遷第七室入
第六室室有一后隔或於前隔門於後次遷第八室入第七室次遷

第九室入第八室皆如上儀入埳室皆鐩閉訖次所
司移幄帳等物依次各遷入本室訖其九室應緣幄
帳香案祭床席褥等所司先造其日陳設於室中其
代祖室舊幄帳等物並移於西夾室中虛設鐩閉如
式將遷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所司先擇日奏定散下
所由各供其職應用法駕鹵簿黃麾大仗前一日陳
設及太廟四門量設方色兵仗如儀將作監先清掃
廟之內外京兆府修路從承天門向南至太府寺南
街向東入太廟三門又向南又向東至廟南門宗正
具祔饗料差三公及應行事官齋戒如常饗儀其祝文具
祔饗意出祕書省又中太極殿告靈座料如前式其祝文出祕書省

太樂一設登歌於太廟殿上並如常式尚舍於廟南
門道西設神主幄座東向幄內設床席褥蔽扆香案
如式內中尚先造栗木主并匱及趺其制度並如常儀祔前
一日盛以箱覆以帕置於腰輿詣廟南門幄帳中太
祝捧置於座上乃下簾帷內侍省量差中官侍衛禮
儀使奏請差題神主官即以饗前一日尚舍具香湯
并題神主席褥內中尚具浴神主盆并白羅巾光漆
筆墨等詣於幄帳中禮儀使與題神主官等其日質
明詣幄下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栗主官
盥洗捧栗主就褥題云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神主畢
其日訖以光漆重模之遂捧授太祝受詣帳座置於匱

中所侍衛如式前一日尚舍於西內使計會鴻臚除
太極殿上白幕並以吉帳代之殿中省除版城太僕
進玉輅於承天門外當中南向及諸革輅羽儀仗衛
繖扇陳設於玉輅前左右金吾引駕所由陳布如式
太常奏前一日之夕嚴警於承天門外之南皇城留
守奏祔發日質明開朱雀門大內留守與內檢校使
奏開太極殿門嘉德門承天門衛尉於太極殿門外
廊下量設文武百官次又於太廟南門外量設百官
次於道東如在太極殿庭儀先奏靈座祔之日質明
宗正卿帥執饌齋郎光祿卿帥太官良醞實鑮俎籩
豆升應行事官皆祭服序列於左延明門以俟至祭

○通典卷八十七 十二

時應行事官詣太極殿東階下西向序立典儀於太
極殿庭布文武官皇親諸親位如常儀俟祭官欲升
殿行事時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僚等常服入就位禮
生贊衆官再拜在位者皆拜尚輦帥腰輿香案繖
扇入詣殿庭階下分東西立侍從官攝侍中中書令
以下並列位於左右序立太僕進玉輅於嘉德門外
當中南向禮生引祭官等行告禮如常儀告訖宗正
卿光祿卿帥齋郎長祠徹饌禮官引侍中升尚輦帥
腰輿升詣版座前其繖扇侍從等次於階間侍中進
跪於幄前西向奏請降座升輿祔廟內侍捧几升輿
上太祝匱神主捧置輿上几後扶侍降自西階繖扇

侍臣夾引以出自太極殿門中門出在位文武百官
及皇親諸親等便從神輿而出至嘉德門分左右序
立神輿至玉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輿升輅內侍捧几
置輅中太祝捧匱升輅其太祝便於輅中侍奉千牛將軍夾輅
而趨出承天門五十步侍中進當輅前跪奏請勑侍
臣上馬侍臣等皆上馬鼓吹振作其文武百官等候
玉輅出承天門各遂便路先赴太廟南門次以俟神
輿鹵簿至廟門西三門鼓吹止分左右以俟饗訖退
其儀仗等並於廟南門分左右列位俟饗禮畢退玉
輅既發赴廟尚舍收折殿上帷幄及版城等應合收
者與檢校使計會處置其兩宮內入繖扇其日並焚之其日太廟祔

○通典卷八十七 十三

饗應緣齋戒官陳設樽罍酒醴坫爵省牲告潔進饌
祝版陳設樂器並如時饗常儀玉輅將至廟西門尚
舍奉御設幄禘位於廟庭橫街南當中北向奉禮
郎於廟南門外稍東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如
太極殿庭之儀又於廟庭橫階南設文武百官及皇
親諸親位亦准此其六品以下非當參官並列位於廟南門外通事舍人
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等常服就南門外位禮生引
應饗官俱祭服立於廟東門外北面西上位立文禮生
引禮儀使御史以下執事官等先入當中階北向立
於禘位之南禮生贊再拜禮儀使御史以下皆再拜
訖引自東階升各就位次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掃

畢訖降復位禮官與太祝自西第一室開埳室捧神
主匱置於幄中近東啓匱出神主捧置於座几後趺
上次宮闈令入室捧后主匱置於幄中近西啓匱出
后主置於座几後趺上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皆如上
儀訖並齋郎室長各於本室依儀出入須知次序太
祝退立於鑮坫所宮闈令退就階下執事位于輅既
至廟南門迴輅南向侍臣等序列於輅前神輿入幄
則侍臣列於幄門外尚輦師服輿進輅後侍中跪奏
請降輅升輿詣幄座内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神主
匱置輿上几後遂昇詣幄座内侍捧几置座上東太
祝捧匱置几後訖禮生次廟東門引行事官太尉以

下入就廟庭位西向立其殿上御史禮官太祝樂官
等各遂便自東西階下相向序立候神主升殿訖復
階下位侍中進於幄座前跪奏請降座升輿祔謁内
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栗木神主匱置几後禮官引
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自南門外分左
右從入就東西班位立神輿至廟門繖扇分左右立
於門外神輿至廟庭禘位侍中各退就本班其侍中未退
太祝捧匱跪置於禘座啓匱出神主置於趺上訖侍中
進於禘位西北向跪奏稱以今吉辰代宗睿文孝武
皇帝祔謁奏訖俛伏興退少頃侍中詣禘之西東向
跪奏請升輿祔饗俛伏興退降就本班太祝進跪於

畢位捧神主匱於輿其匱並幄上近後置腰輿既升禮官奏
引中嚴請入宗室太祝跪捧神主匱置於東壁下祔
於禘座西南退立戶外少頃太祝進就禘跪東捧神主
置於輿奉引入第九室至帷座前内侍捧几置於座
如幄中則有几其几竟於腰輿内退太祝捧神主置於曲几後趺上以題
此處白几其匱置於几東近後腰輿退於帷座之西近北
昇腰輿所出並降自東階由廟東門出神主置座訖
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應在位官並再拜禮生詣
太尉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登歌奏永和之樂九
成畢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在位者皆再拜禮生
引太尉盥洗執瓚升詣從西第一室酌鬱鬯登歌作

太尉入室神座前祼訖奠瓚於饌席俛伏興退出戶
北向再拜次引詣第三室次引詣第四室以至第九
室皆如上儀訖登歌止引太尉降復位太祝奠毛血
之豆禮生引司徒執俎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
樂作饌升階樂止禮生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
諸太祝取蕭蒿焚於爐炭饌升設訖齋郎降自東階
由廟東門以出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爵奉自第一室
至第八室各奏本室樂至第九室奏保大之樂行饗
禮亞獻並如常饗之儀訖降復位終獻登歌作太祝
各入室徹豆還鑮所登歌止禮生唱賜胙又唱再拜
以皆應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獻官不拜永和之樂作禮生又

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禮生進太尉之左白禮畢禮生引饗官自東門出通事舍人引在位羣官南門出太尉入室各匱神主納於墻室如常儀禮官御腰輿詣廟門南幄下太祝捧桑木主升匱置於輿遂自廟門南西偏門舁入詣廟殿北簷下兩階之間將作先具鍬钁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匱遂埋之而退明日百寮及皇親諸親詣延英門進名奉慰如常儀其百官之制如開元禮者祔曾祖姑則不告祖若父在不可遣先祖祔祖姓先妣宜於廟東北別立室拔其主待後者同祔也一嫡殤者時饗皆祔食祖別無祝文亦不拜設祔食之座於祖座之左西向一獻而已以其從祖祔食祝辭來云饌米祔食庶子不祔食庶子之嫡祔如嫡殤

小祥變 周 大唐

周制士喪周而小祥小祥祭名祥吉也筮日筮尸視濯皆服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此事去杖敬也禮謂練祭君也辭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於事柑者也言祭者期而祭禮也古文常為也周之禮二年也故周祭禮也周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周周則宜除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云周之喪十一月而練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啐嚌皆嘗也至齒啐入口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外寢中門之外大門之內為之不塗塈謂之堊室

無時者在殯朝夕哭也或殷日朝夕哭戴德云哭將隨其哀殺五日十日可哭矣寢有席練冠縓緣腰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除服者先重易服者易輕者婦人首經不葛帶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五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經去一耳又云練練衣黃裏縓緣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為飾者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也明外除也葛腰經繩屨無絇角瑱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也鹿裘衡長袪衡當為橫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為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為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也袪裼之可也裼表裘也不裘而裼之當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練喪亦用絞衣也○大唐元陵儀注前二日之內所司先具八升練布冠縓裳腰經等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設廬為堊室高七尺五寸長丈二尺闊一丈將作監勾當尚舍奉御設靈幄於

外內所由陳冠練於別次其日依時刻內所由先入整拂几筵焚香燭於靈前內外及百寮供服練服去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縓裳絰去杖近侍扶就位西面哭內外在位者皆哭十五舉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近侍扶皇帝就次所司以練布冠縓裳進內服訖內外及百寮各服其服有首五品以上及御史大夫中丞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正員長官准禮令除首絰練八升布為冠以六升布為練衰令刊削布也其幞頭及衫袴等小祥此議其所換衣服以俟山陵時祔服通事舍人引百寮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內外百寮皆哭踊光祿卿引饌升於靈幄前太祝以爵酌醴酒禮儀使奏請止哭

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爵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
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跪
於饌前近南北向讀祝版曰維年月日子哀子嗣皇
帝臣某敢昭告于考大行皇帝夭禍所鍾攀號無及
以日易月奄及小祥煩冤荼苦觸緒摧裂謹以一元
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祗薦
祥事尚饗讀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內
外在位者皆哭踊再拜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
退其奉慰如常儀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

大祥變 周 大唐

周制自小祥又周而大祥吉服而筮尸祝曰薦此祥

事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
朝服祥因其故服為期筮祭期也朝服以王明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而
又曰祥而縞素冠縞紕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祭猶縞冠
未純吉既祭乃服十升素縞麻衣大祥有醯醬居服綅素縞麻衣
除衰杖禮既祥口發無約素冠縞纓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時譏其早上有子有若也
尸酢主人主人卒之眾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卒爵也卒入口
也凡侍祭設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薦脯醢也祭薦賓既祭而食
之喪祭賓不食之○大唐元陵儀注祭前二日內所司先具
大祥服黑縿幞頭白子巾大麻衣衫白皮靴帶麻鞋光祿卿具太牢饌
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將作塗堊室內所由陳
大祥服於別次其日未明內所由先整拂几筵薦香

爐於靈幄前內外百寮俱服縗裳去杖至傳點時通
事舍人各引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縗裳去
杖侍扶就位西向哭踊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十五
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
者皆再拜訖禮儀使奏請止哭就次變服奏訖與禮
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就次變大祥服內外百寮皆
就次變服素服訖墨縿幞頭腰帶白衫麻鞋各入就位立定近侍
扶皇帝就位哭踊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設靈幄
前太祝本官五品以上一人攝供執爵酌醴酒禮儀使奉引皇帝
行進詣饌前禮儀使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
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又受酒跪奠於饌前

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
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
皆哭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畢與禮官等趨出
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序立太極門奉其
慰如儀百寮奉慰訖以素服詣延英門起居謹按皇三大祥素編
麻衣又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今所司具衰服墨縿
即古之縿冠也按禮云禫而纖墨經白緯曰纖則宜
服之於禫今於大祥其
疏之蓋從當時宜

禫變 周 大唐

周制士喪既大祥中月而禫鄭玄曰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
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禫而纖無所不佩舊說纖冠者采纓也
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黑經白緯曰纖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禫月也四時

之祭月則祭猶未以其純吉也即祭亦有尸少牢饋食禮日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月禫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尚不復寢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周之喪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為母○大唐元陵儀注其日百寮早集西內入就位侍中進辦孟如大祥之儀皇帝服大祥服近侍扶就位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百寮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就次變服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細大麻衫帶細麻鞋黲纑幞頭巾子等百寮趨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入哭踊內外百寮皆哭踊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陳設酌奠亦如大祥之儀

太祝讀祝文登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內外百寮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豪與禮官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寮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條公服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條吉服淺黃衫細黑紘幞頭巾子麻鞋吉腰帶伏准貞觀永徽開元故事服此服至山陵事畢則純吉服其中間朔望視朔及大禮並純吉服百寮亦純吉服自後朝會如常儀其百官條公服至山陵事畢乃服常公服今上初欲禫服終制下詔曰朕聞禮貫緣情因心展孝高宗得說其代亨言今朝有股肱濟為舟楫出納惟允足以保邦況荼蓼在懷日時猶淺欲遂權奪抑就公除攀號痛心實所未忍朕將從禫服以終喪紀百辟卿士宜悉哀懷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曰哀號在疚開闢所無誠懇尚遺庶察增懼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無制臣子殊儀伏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孝順時即吉屈已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臣典司儀注不敢輕移犯冒宸嚴無任懇迫又下詔欲以素服練巾聽政詔曰昔高宗諒陰三年舜為堯禹為舜亦服喪三年故禮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知罔極之恩昊天難報朕庶奉遺詔又迫於羣議將欲從吉未忍割哀其百寮宜以今月十七日釋服朕以素服練巾銜哀聽政凡百在位知朕意焉禮儀使又奏曰孝德動天事

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即吉更服練巾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寮無以覲見伏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實大孝不匱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遵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議曰祥禫之義按儀禮云中月而禫鄭玄云以中月為間月王肅以中月為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禮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為之者也按鄭學之徒不云二十五月六月七月之中無相當之樂也但論非是禫後復吉所作正樂耳亦則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云爾以存樂也君子三年不為樂樂必崩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禫日而存之非存也以恩過而惜之三年之哀君子居之若駟之過隙故難以存者之時猶不能忘成禫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所云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絰與堊室二年餘哀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為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為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為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周而禫不在周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此特為至喪加之以禫非論其正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其如

開宗王者按禮記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文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按王肅之徒難曰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作樂則二十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三月之中不得作樂者何得還宮

云禫之日鼓素琴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又喪大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比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皆禫月有樂之義當合二十八月然如樂乎費寧之徒樂祥禫同月不消日無中月之義者祥禫之祭雖用遠日若卜遠日不吉則卜近日若近得吉便有中月之義也所以知不違不得吉得用近日者以吉祭之時卜近不得吉得卜遠日故禮記云旬之內日近某日旬之外日遠某日少牢饋食云近日不吉則蓋表日吉吉事得用遠則凶事得用近故有中月之義也禮記作樂之文或在禫月或在異月者正以祥禫祭之或在月中或在月末故也喪事先遠日不吉則卜下旬而禫在月中則得作樂此哭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孟獻子禫縣而不樂之類皆是也祥之日鼓琴者特是存樂之義非禫後之樂也

夫人倫之道以德為本至德以孝為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滅性其衆庶有朝喪暮廢者則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中人之情為作制節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縗以周斷後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駒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於祥禫之節焚爇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遂使歷代習禮之家翻為聚訟各執所見四海不同此皆不本禮情而求其理故也夫喪本至重以周斷後代崇加以再周豈非君子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而不加之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或云孝子有終身之憂何須過聖人之制者二十七月之制行尚矣遵鄭者乃過禮而重情遵王者則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為孝乎且練祥禫之制者本於哀情不可頓去而漸殺也故閒傳云再周而禫大祥素縞麻衣中

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中猶閒也謂大祥祭後閒一月而禫也據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俗所行禫別六旬餘著縞衣闕而不附禮諸制度失之甚矣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變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變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五服成服及變除附 周 大唐

周制喪服斬縗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謂既殯成服斬縗裳三升苴絰大搹首圍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腰絰大七寸二分絞帶兩結間相去四寸

竹杖大如腰絰長齊心本在下絞帶大五寸七分半偶結如前皆三重三重四股服故之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右縫屨外納納其餘也縪者必外居倚廬中門外東壁下北向開戶寢苫枕凷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寢不脫絰帶義服所異者縗裳三升半纓絰餘與正同斬者不緝也苴者麻之有蕡也服上曰衰下曰裳在首在腰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爲制此服焉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腰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縗以下用布五分一以爲帶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以五分一以爲殺者象五服之數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爲升小記曰苴杖竹也吉冠左縫凶冠右縫以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大夫士也公卿大夫於天王

諸侯及卿大夫亦有衆臣其布帶繩屨也公卿大夫室老貴臣也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采地者皆曰君衆臣杖不以即位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一尺髽縗三年女子子者子女也別於男子也在室謂已許嫁者此女子子之加服也箭笄篠竹也總束髮之本六寸謂出紒後所垂也髽露紒也以麻六升布爲之其長六寸髽者去纚而紒亦如男子括髮也其象則以麻爲之不言縗裳者婦人之服連衣裳而不殊也婦人無帶下殊裳則別裳無縗故不言衣裳也一升者當有緣而言之也上縗下裳其緣在首爲卒哭受服也男子受以六升布爲縗裳七升布爲冠纓帶亦如之三月而卒哭一辟博三寸促結於前蔽縪內納苴絰首絰大七寸五

分寸之一右本在上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腰絰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參繆之食麤食水飲翦屏柱楣寢有蒲席翦而不納朝夕即位哭婦人亦以六升布虞受衰七升布爲總首共云丁爲父三月既葬草屏時內總廬以柱楣翦屏屏者廬前屏所爲起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爲之作廬先柱一也其廬不爲頂着此因立細木於上以出綴東楣以草謂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之拍地柱楣一之名柔既舉此柔乃得於此柱起此横於廬外作障作不可既之諸侯始作廬者更有屏而未及既葬乃作不見之既柱起復又立小障以辟風雨事轉輕十三月小祥而練除首絰受以七升布爲縗裳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縓爲領袖緣以練帶繩屨無絇其腰絰縮一股去之飯素食練的素蔬食也至有菜茹鹽酪之和未有醯醬居堊室之室在中門外屋下西向開戶婦

子在前庶子在後哭無時寢殺十日五日可也葛洪云小祥中衣黃爲裏縓爲領袖緣者紅之多黃者也宋云小祥祥者吉也故練衣黃裏縓緣無頭緣及心前衿領則去首絰自餘雜精小祥祭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袖緣皆然素冠縞紕素中衣領袖緣帶皆然長腰絰衆杖白麻屨無絇食醯醬乾肉出堊室始居內寢杜元凱云二十五月大祥祭主人夕爲期朝服縞冠祭訖而受以布深衣十五升素縞冠素紕者以素祥居外無哭者謂外寢事也即位而哭也縗者以素縞冠素紕也縗二寸兩邊各二十七月而禫玄衣黃裳而祭祭畢更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爲冠而綵纓縞帶緣中衣吉屨無絇革帶得佩紛帨之屬如其平常寢有牀猶別內始飲醴酒踰月復吉三年之禮成矣疏縗裳齊牡麻絰

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謂齊衰三年旣殯成服以麤縗四升爲縗裳六升爲冠纓布帶代絞帶牡麻絰大七寸二分右本在上五分去一大五寸六分以爲腰絰削桐木爲杖杜元凱云員削之象竹取其便也王肅云削爲四分長與心齊下本大如腰絰藨蒯爲屨食粥居廬與爲父同五不食齊者緝也牡麻者麻之無子者馬融曰在上指右故曰右本鄭玄云齊縗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也王肅曰遐以名數似乎斬也斬不可致粗可知也承以齊制而後齊也因緣以斬而後緝也疏絰曰右本在上者麻本從右來加右之上也藨蒯草名也孔倫曰右本在上爲母本於陰而統外也女子子在室白布總七升長八寸一笄博一寸惡笄用榛木長尺用白布約之博五分白布七升爲帶無腰絰深衣不裳居房中張帷爲次至虞不寢苫者三年總帶也旣卒哭受以八升布爲縗裳冠九升布纓帶中衣領袖緣亦然服葛絰首絰大五寸七分半腰絰四寸六分十三月小祥除首絰練九升布爲冠纓武亦如之其他祥禫變除與斬縗同踰月復平常疏縗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謂齊縗杖周降服四升爲縗裳冠纓皆七升正服五升爲縗裳冠纓皆八升義服六升爲縗裳冠纓皆九升冠皆右縫內縪絰帶與三年同不杖麻屨者謂不杖周成服五升布爲縗裳八升布爲冠纓絰帶大小與杖周同居堊室疏食水飲寢有席薦不納斷木爲枕不脫絰帶朝夕卽位哭殤

大功布縗裳牡麻絰無受者謂殤降大功成服七升布爲縗裳十升布爲冠纓帶中衣領袖緣牡麻爲首絰大五寸七分半腰絰四寸六分不絞其帶唯中殤七月者不纓絰縕縗張帷爲次於內門外屋下哀至而哭素食有醯醬旣葬除絰帶食菜果寢居內凡殤大功以上中從上小功以下中從下大功布縗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縗卽葛九月者謂成人大功成服八升布爲縗裳冠十升義服九升布爲縗裳其冠十一升絰帶與殤同旣葬皆受以十升布爲縗裳冠十一升變麻絰服葛絰絞之九月除朝服素冠吉屨無絇踰月復吉殤小功布縗裳澡麻帶絰五月者謂殤降小功十升布爲縗裳冠十二升澡麻去莩垢也絶本如本爲忌漢也爲絰大四寸六分腰絰大三寸七分散垂唯周之下殤降在此者其帶不絶本屈而反至腰而絞之帳帷爲次哀至而哭食有醯醬菜茹葬而除絰食乾肉飮醴酒寢有床五月除小功布縗裳卽葛五月者謂成人小功成服十一升布爲縗裳義服十二升布爲縗裳冠同十二升亦澡麻絶本爲絰帶寢有床哀至而哭旣葬除麻受葛絰大三寸六分腰絰大二寸九分縗裳如故寢居內至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緦麻三月者謂緦麻之喪成服降正義同以七升半布緦而疏之爲縗裳及冠纓帶首絰亦

澡麻絰本大三寸七分腰絰大二寸九分吉屨無約寢有床飲酒食肉不至變色既葬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大唐之制杖絰升縷皆約周禮直書其儀歷代通儒皆有著述開元之制最稱詳備

五服縗裳制度 周 大唐

周制凡五服在上曰縗在下曰裳縗縫外殺裳縫內殺經云凡縗外削幅裳內削幅鄭玄云削猶殺也太古衣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代聖人易之而以此為喪服是用其制身長二尺二寸合前後為四尺四寸兩邊凡八尺八寸經云衣二尺有二寸鄭玄云衣自領至腰二

尺二寸是也鄭亦以此為袂中之數則袂亦正方二尺二寸也以古布幅廣二尺二寸禮記所云端縗謂此也縫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布謂之袪經云袪尺二寸馬融云袂末也尺二寸足以容拱手也衣拱上右手下又衣下施腰取半幅橫綴身下長短隨衣經云衣帶下尺鄭云謂腰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又於腰兩傍當縫各綴一衽經云衽二尺有五寸鄭云衽所以掩裳際其制上正方一尺於方一尺之下角斜向下長尺五寸末頭闊六寸今但取三尺五寸布交解相背裁之即可亦謂之燕尾令闊頭向上取象與吉服之衽相反又取布方尺八寸置背上上縫著

領下垂之謂之負經云負廣出於適寸鄭云負在背上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也今據辟領廣尺六寸負各出一寸故知尺八寸其開領處左右各開四寸向外辟屈之謂之適經云適博四寸出於縗鄭云適辟領廣四寸則兩闊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又取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衣外衿上謂之縗經云縗長六寸博四寸鄭云廣袤當心也負在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不在其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故以衽蔽之於腰上每一幅為三辟積其辟積相向為之謂之絢若假其約大小隨人腰麤細為之經云裳內削幅幅三絢鄭云絢謂辟兩側空中央也凡

裳前三幅後四幅（按禮記深衣不殊裳全幅蓋中破幅以應之故[illegible]二[illegible]足六文之也）若斬縗即縗與裳不縝緝若齊縗以下縗則外縝之裳則內縝之謂之齊經云若齊裳內縗外鄭云齊緝也凡五服之縗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縗者外展之展則緶緝也（按其本文甚難曉悟歷代著述皆不寫本經今先引其制次引經文所載後學易為詳覽）○大唐之制一據喪服之文其開元禮

五服制度變 晉

晉魏休寧云以大功之縗易既練之服是中祥宜緝其縗也若不緝爲重大功不得奪之魏顗云按卒哭更以六升布爲縗但齊 葬還服既虞之縗若如斯

言以大功之喪奪既練之服尋詳三年之喪及大功
之服皆喪之重者也而使斬縗但止三月殆非立禮
之意禮大功以上服降皆以布升數爲差故大喪初
縗三升既虞六升中祥七升縗以三變非不降也何
必期於緝縗然後爲殺然謂當相易奪正以升數重
輕不係縗之齊斬休寧又言三年之喪斧杖不易其
餘皆變中祥緝縗足輕之也且爲父初以三升之縗
既虞受六升之布輕於母也齊縗既葬而虞以七升
布爲縗輕於爲父也顗又難同禮云女子子適人有
父母之喪既成齊縗之服而夫出之不改服而待既
虞更服斬縗之服受并總履帶如故終三年以此徵

之不緝縗亦可知也緝與不緝別齊斬耳今斬止一
周稱爲三年未爲無兄休寧又云三年之喪再周耳
數月不合稱三年斬者舉大數之名一周大喪之正
禮自轉降中祥安行不緝不緝則無變明不應終喪
斬者可知也虞喜云斬縗因喪之稱非爲終三年也
按禮爲母喪縗四升而父喪既虞縗六升此爲齊制
不復斬也今代人既葬之後無改易唯小祥而變故
緝任此月父母情等服俱三年父斬縗母緝縗以別
尊卑斬止三月未爲憾也女子出待既虞受以斬縗
之受非更斬也魏顗又云受以三升爲長子齊縗三
年其服節如父爲子者未有明徵而便緝之斬名何

於禮斬衰餘皆易不言以斬衰
爲齊縗若不言齊其下悲母
年非謂明終斬之議孔注
既虞縗緝行者往往不同意嘗以斬衰
應有變降爲便後喪服斬釋析非漸殺
答曰凡喪服禮備載經記而以緝都
證此服之大節皆記所遺篇其制也
縗三年此不易之文也禮大功等先儒
以爲降服七升正服八升又同則不易此變受之通
例故謂大功不得變斬周續之釋禮或問曰斬縗終
三年乎答曰不也卒哭而服齊縗又問若不終三年

則喪服禮何故云髮三年又云三年之喪若斬則是
去情理之極所謂制喪者也焉得卒哭而奪情答曰
但尋名教者宜求其本本正則條目自明聖王雖總
企及俯就以爲之制要以滅性爲深憂是以節哀順
變每受以輕也宋庾蔚之謂昔賀循以爲夫服緣
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心有殺是故以細代
麤以齊代斬耳若猶斬之則非所謂殺也若謂以斬
縗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縗之受復可得猶用疏
布乎是知斬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喪耳不
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七終

禮四十八 凶十 沿革四十八

五服年月降殺之一

斬縗三年　孫為祖持重議

孫為庶祖持重議

嫡孫亡無後次孫為祖持重議

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議

斬縗三年

周制子為父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天子至尊也晉尚書問天子崩今尚書令史以上為皆服斬縗之服不傳士卞摧應琳議禮命士以上皆服斬尚書令史列職天朝皆應服斬又問天子崩今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尊從應易服制下摧又答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縗三月又近臣服斬尊從出入皆應服又問從服隨君輕重今司隸服斬下吏服齊為合禮意不摧又答凡從君服皆降一等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隸為君斬縗義服也下吏為從不每降一等當為君從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從如何又答禮庶人為國君齊縗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事司隸司於丞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稱尊從指謂近臣不謂吏也

周制臣為君君至也馬融曰君一國所尊也故曰至尊也斬縗三年子為父本周制自後歷代更漢魏迭作更撰臣為君亦二年若同入前科非明所以重言周制以顯之他皆類此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君卿士公卿大夫服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也其餘皆衆臣也君有菜地者皆曰君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謂君也斯此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魏尚書左丞王煚居永反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以為宜齊縗或以為宜無服王肅云王國相本王之丞相按漢景帝時貶為相成帝時使理人王則國家所以封王相則國家使為王臣但王不與理人之事耳而云相專為理人不純臣於王非其義也今煚至許昌而聞王薨姓名未通恩紀未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不能於義未正服君臣之服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若夫未策名未委質不可以純君臣之義也禮婦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於其黨不得以六禮既備又以入室遂成夫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質者亦不得備其臣禮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煚為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煚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諸侯為親者服斬雖有親為臣則服斬縗也臣為其君

服之惑曰宜齊縗不亦遠於禮乎詔如肅議司空陳羣議諸王相國不應爲國王服斬衰古今異制損益不同古者諸侯專國子人至漢初患諸王子強暴率之權食租而已乃選賢能代王居國相王爲善否則譽糾問家置王以下之吏非陪臣之謂也禮記雖有與諸侯爲親服斬者蓋有與於國臣與有親於王斬耳雖陪臣不親猶不爲服豈尊帝臣而爲蕃王服斬未有實不爲臣而名稱臣若欲假虛名以優王者欲崇君臣而復糾其罪名實既錯君臣義乖違禮失教難以爲典近侍補小吏尚不濟臣況剖符帝臣而稱臣妾於蕃王若使正名爲王臣則尚書當稱陪臣則

王正臣不可不服則不宜還糾王罪若不稱陪臣但言臣者此爲王與天子同臣也詔曰若正名實司空議是也且謂之國相而不稱臣制服則亦名實有錯若去相之號除國之名則傷親親之恩也宜釋輕從重以彰優崇之大義也𠅘差令云王及郡公侯之國者喪其國相官屬長史及內史下令長丞尉皆服斬縗居倚廬妃夫人服齊縗朝晡詣喪庭臨以喪服視事葬訖除服其非國下令長丞尉及不之國者相內史及令長丞尉其相內史吏皆素服三日哭臨其雖非近官而親在喪庭執事者亦宜制服其相內史及以列侯爲吏令長者無服皆發哀三日晉惠帝元康

中秦王柬薨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因王葬訖除服被貶御史中丞傅咸表云秦王柬薨含悲慟之哀感於人心含俯就王制如令除服葬後十七日乃親中正職時議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而復聞於天子之喪既葬而除便云天朝殊尊援以爲準非所宜言若王者之喪既葬不除蕃國之喪既葬而除蕃國欲同不除乃當云天朝殊尊援以爲準非所宜言耳天朝釋乎上而欲蕃國服乎下此爲蕃之義崇而天朝之禮薄本論此旨又云諸公皆終喪禮寧盡乃叙明喪制宜崇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叙以其哀慟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

漢魏迄乎聖晉皆所共行文皇帝升遐武帝崩殂陛下毀頓率土臣妾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逾天王之喪釋於上蕃國之心獨遂於下甚不可安復秦王無後含應爲主既使含應爲喪主於令之制既葬應除而祔則應吉服以祭因曰王未有廟主無所還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即便爲廟不問制云何而以無廟爲必貶含也今按放勛之殂四海遏密八音至於三載太宗之崩曾不數旬釋然即吉引古繩今闕代皆應有貶但李含不應除服令也無貶王制故也前以含有王喪上請差代尚書勑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葬訖

含猶躊躇不時攝職司徒廢擯訪問以點含含乃
視事含承天臺之勑適司徒之符然後攝職含之適
職隨而擊之此爲臺勑府符陷含於惡也若謂臺勑
府符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而含是貶含之
困躓何足惜乎但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之人
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欲見使爲中正反覆言之司
徒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自以選
官引臺府爲比不應爲中正讓常山太守蘇紹辭旨
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中正龐
騰便割含品臣見含爲騰所侮不勝其憤遂表以聞乞
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濫行刀尺臧又言臣以國

之大制不可而偏奉國郎中令李含承尚書之勑奉
喪服之命既葬除服而中正龐騰無所據伏貶含二
品等謂此未值漢魏以來施行之制共以表聞未嘗
朝廷當云何騰等之論以秦王無後前又有詔以此
謂令不應除服愚謂諸侯之制不得與於天朝就秦
王有嗣於制亦自應除且秦王無後乃前有詔朝野
莫不聞知而尚書下勑若云含自應攝職不應差代
尋舉爲臺郎又司徒擯罰訪問催含攝職如此臺府
亦皆謂令既葬應除也相是純臣羣臣之首奉令含
釋服亦無餘疑至於令除使得爲罪竊謂有負於情
臣之任事小大欲盡使其優崇況國之大制當爲將

衆心所不安而不敢寫誠謹重以聞乞中書見詰猶云
慮當一得也
問制父爲長子不言嫡子適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也正體任乎上又
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玄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於禰此但言祖答祖禰其嫡馬融曰體者嫡也承也正謂體在長子之上上正於高祖體重其正故服三年庶子賤爲長子服其不得隨父服三年故言不繼祖也當次宗曰父子[illegible]體也而長嫡爲正故[illegible]體[illegible]爲[illegible]貴又其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自[illegible]記[illegible]無之情體俱盡豈可陵大[illegible]況尊[illegible]也
漢戴聖聞人通漢皆以爲父爲長子斬者以
其爲五代之嫡也馬融注喪服輕用之鄭玄注小記
則以爲已身繼禰使得爲長子斬自後諸儒皆用鄭

說爲禰五經然否曰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古祖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不言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而言之也故知其疑亦何此繼祖今晉虞喜廣林難譙
周曰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
三年何緣須祖煩而失要合子於父含經就迂非
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不必繼祖今連禰
於祖以己繼之是繼祖者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
於連禰於祖以別高祖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嫡也
宋庾蔚之云按禮鄭注曰用恩則父重用義則祖重
父之與祖各有一重之義故聖人制禮服祖以至親
之服而傳同謂之至尊也已承二重之後而長子正
體於上將傳宗廟之重然後可報之以斬故傳記皆

據禰而言也若繼禰便得為長子斬則不應云不繼喪服傳及大傳皆云不繼祖以明庶子雖繼禰而不繼祖則不服長子斬也賀氏要記云庶子父雖歿不得為長子三年以己不繼祖也是亦明己身繼祖乃得為長子斬也既義由於繼祖則不以須云及禰或者疑記之言是適庶子之長故此記特言不繼祖於禰以明據庶子言之也

孫為祖持重議

周制為人後者三年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馬融曰受人宗鄭之重敍二年當大宗門但言為人後考文似不足下章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當言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今此五字以所後者或為祖父或為高曾文不可不備設一以包二則凡諸所後皆備乎其中也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為所後者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為所後之親如親子也○晉侍中庾純云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代爵代國諱改為代下同士大夫代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今無國土代祿者防無所施又古之嫡孫雖在仕位無代祿之士猶承祖考家業上供祭祀下正子孫序理昆弟敘親合族是以宗人男女長幼皆為之服齊縗今則不然諸侯無爵邑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攝宗主祭嫡孫以長幼齒無復殊制也又未聞今代為宗子服齊縗者然則嫡孫於古則有殊制於今則無與等今王侯有爵土者其所防與

古無殊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既與古禮異又古不統家凶則統喪考之情禮俱亦有違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劉智以為為此說非從古制也魏晉二代亦自行之劉寶以為孫為祖不三年喪服云孫為祖周按小記為祖後者為祖母三年二文不同何以為正答曰經無孫為祖三年之文小記所云為祖母三年自謂無後養人子以為孫者耳喪服云為人後者三年為人後者或為子或為孫故經但稱為人後不列所後者名所以通人無貴賤為人後者用此禮也若荀太尉無子養兄孫以為孫是小記所謂為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神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故聖人稱情以定制為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喪服傳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此謂嫡孫為祖喪主當服斬不解傳意小記與傳但解經意小傳稱者此祖後為父之長子祖之嫡孫也以己厭於父父亡然後乃下為長子斬非孫上為祖斬也王敞難劉寶曰喪服小記祖父卒為祖母服者三年此謂孫為祖後也喪服父亡為母三年言為祖母三年祖父三年可知也為人後者以當收族而嚴宗廟也必以同宗支子擇其昭穆之倫而立之不得高祖無子而立玄孫之序嚴宗廟者亦可以在繼養使鬼神有所享也按士二廟若立玄孫

則所嚴之祖不及曾高而祖禰無鬼神何所饗乎荀
太尉秋尊其統遠親且廟有四孫之所得祭高祖也
則於太尉為祖子所得祭高祖也今立孫但得祭祖
而使曾祖不食是則先人將恐於為厲故知非立後
之道也又臣從君服每降一等喪服為君之祖服周
制君服三年明之也若如論意謂小記所言是為長
子服者又當言父卒然後為子三年不得言祖父卒
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又養人子為己孫與己自有孫
豈異哉國子博士吳商答劉寶議曰按禮貴嫡重正
所尊祖禰繼代之正統也夫受重者不得以輕服服
是以孫之及曾玄其為後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且

絕屬之宗來為人後者服之如今嫡孫為後而欲使
為祖服周與衆孫無異既非受重之義豈合聖人稱
情之制也且孫為祖正服周祖為孫正服九月嫡孫
為後則祖為加服周孫亦當加祖三年此經之明據
也今欲使祖以嫡加孫孫以庶服報祖豈經意耶又
欲使絕屬之孫同於嫡孫豈合人情成洽論云使嫡
孫傳重不服斬也夫服以三年為至重故以至尊至
親者處之自此以往上下降殺一等經之例也服父
三年服祖宜周而傳云父卒為祖後者服斬嫡孫者
依此為制若其必然越於常例為後祖服異禮之重
事宜見斬縗之經不應闕而不記也且子為父三年

父為長子亦三年若嫡孫為祖如子則祖為嫡孫亦
當如父為長子不得為之周也吳商曰凡人為後者
尚如父今孫為祖後而欲使為祖周與衆孫無異豈
是為後之謂乎且祖為孫正服九月今嫡孫而後祖
加之周孫亦加祖三年經之明義也今使祖加孫服
而孫不加祖服豈經義哉且經云臣為君祖父母服
周從服例降一等則君為祖服斬矣此非經義耶何
責闕而不記也論又云孫為祖如子為父則祖為孫
亦當如父為長子者且孫為後加一等服三年祖亦
加孫一等服周如論之意欲使祖加孫二等而孫加
祖一等此豈經例而云傳不通乎試評曰庾純云古

者重宗防其爭競今無所施矣又云律無嫡孫先諸
父承財之文宜無承重之制也劉寶亦云經無為祖
三年之文王敞難曰小記云祖父卒而為祖母後者
三年則為祖父三年可知也博士吳商云禮貴嫡重
正其為後者皆服三年夫人倫之道有本為重本所
以重正也重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
豈獨爭競之防乎是以宗絕而繼之使其正宗百代
不失也其繼宗者是曰受重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若不三年豈為尊重正祖者耶傳曰為人後者同宗
支子可也下云為嫡孫言不敢降其正也是乃宗絕
則嫡孫無孫則支子承重其所承重皆三年也而議

者或云嫡　孫不以孫繼以其次長攝主祭者則昭
穆亂矣又云今代無孫爲祖三年之文言不統家凶
則統喪禮所遺也者是時失之非無其義也又云傳
言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是父亡乃下爲長子斬非
孫上爲祖斬也者亦非義也何者凡孫父在不得爲
斬父亡則爲祖斬傳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其文甚明
而云下爲長子斬者則經不但言爲祖後者斬矣成
洽云若嫡孫爲祖如父三年則祖亦爲孫如長子三
年也且祖重嫡孫服加一等孫承重而服祖不加是
謂報服何乃孫卑反厭祖尊非禮意也以情求理傳
士吳商議之當矣

孫爲庶祖持重議

晉劉智釋疑問者曰禮孫爲祖後三年者以其當正
統也庶子之長孫既不繼曾高祖此孫爲庶祖承重
三年不答曰繼祖者不惟謂大宗也按喪服傳與小
記皆云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所繫之
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其所繼者於父
則禰於子則祖也父爲已當繼祖故重其服則孫爲
祖後者不得輕也然則孫爲祖後皆三年矣且甲衆
子也生乙乙生丙而乙先卒丙爲以子孫而後甲甲
亡丙爲甲三年則甲是庶子無嫡可傳若不三年則
丙爲乙之嫡子而闕父卒爲祖後之義也傳士杜琬

云曾祖是庶而祖父是嫡又是嫡孫矣若庶祖無嫡
可傳則非正體乎上傳重之義也既無大夫士之位
無嫡統之重孫爲庶人父雖士而有諸父嫡其孫生
不主養祭非所及而所攝一家之重居諸父之右祖
無重可傳而孫以重自居爲父長子而以嫡孫繼祖
推情處禮於義爲乖凡祖是庶而父爲長宜制齊縗
主敬議曰凡所重明是先祖之體蓋非爵土財計之
謂至於庶子之子爲繼禰之宗則得爲其子三年矣
父尊其禰而子替祖服不貴正體而必云爵土忽其
敬宗而重其財計承財計則爲之服斬縗無產業則
廢三年此非義矣又經有爲君之祖服周是爲臣從

君服從服例降一等此則君爲祖三年矣既爲君而
有父祖之喪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
於曾祖者也祖不受國無重可傳而猶三年斯蓋正
統貴體之義不必以爵土傳已也體存則就養無方
亡則庶子不祭所以達孝明宗吉凶異制故知生不
主養者無言死掌其祀也而云祭非所及非乎周孔
之意爾斯人無祖矣束晳義曰經云臣服君之祖周
此君爲祖三年也是祖有廢疾不襲統也然則無爵
可傳身不主祭與庶子何異而孫服斬義例昭然大
宗之地　稱祖立廟而白爲其子孫所奉即所謂小
宗之緒士其祖父之祀豈可自同衆孫不服三年哉

○宋庾蔚之謂祖祢父嫡已承父統而不謂之繼祖則祖誰當祭之所謂繼是承其後爲之祭故云傳重而服之斬若杜琬所言祖父俱嫡乃是繼曾祖耳祖雖非嫡而是已之所承執祭傳統豈得不以重服服之乎已服祖以斬故祖亦服已之周長子之服義則不同要須已身承祖禰之正乃得爲長子斬按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是明庶子不繼祖禰故不得爲長子斬非據子之身若據長子身不得云不繼禰也必須身承祖禰之正乃得服長子斬者以尊加卑異於卑加尊也劉智分此不繼祖與禰之言以爲庶子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繼祖書記未有此

連言之比且庶子不繼禰其子居然不繼祖矣

嫡孫亡無後次孫爲祖持重議

晉萬寧問范宣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不宜答曰禮爲祖後者三年不言嫡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況見有孫而不承之耶庶孫之異於嫡者但父不爲之三年祖不爲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

嫡孫持重在喪而亡次孫代之議

晉或人問徐邈嫡孫承重在喪中亡其從弟已孤又未有子姪相繼疑於祭祀邈答今見有諸孫而祖無後甚非禮意禮宗子在外則庶子攝祭可依此使一孫攝主攝主則本服如故禮大功者主人之喪猶爲之練祥再祭況諸孫耶若周既除當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宋江氏問甲先兒亡甲後亡甲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何承天答曰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以制齊縗今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堊室耳昔有問范宣云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裴松之答何承天書云禮嫡不傳重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若應爲服後次孫宜爲喪主終竟三年而不

得服三年之服也何承天與司馬操書論其事操云有孫見存而以疎親爲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疎豈可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耶嫡不傳重傳重非嫡自施於親服卑無關孫爲祖也按庾蔚之謂嫡孫亡無爲後者今祖有衆孫不可傳重無主次子之子居然爲持重范宣議是也嫡孫已服祖三年未竟而亡此重議已亡正是不得卒其服耳猶父爲嫡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也次孫攝祭如徐邈所答何承天司馬操並云按服三年未見其據

周制妻爲夫夫至尊也馬融曰婦人天夫故曰至尊王肅曰言夫則可知妻者嫌妾之文也孔倫曰以父服服之故曰至尊雷次宗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其斬所以服[illegible]尊也妾爲君

至尊也 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周也以女君猶如君也 故不得稱夫言妾以見其猶稱君也稱爲皆有所同於人臣也 次

女子子在室爲父 子女子子也言在室者謂已許嫁也女子許嫁於男 及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馬融曰遭喪而出還在父母之家爲始服齊縗閨出而虞則復服三年 鄭玄云 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謂遭喪後而出者也始服齊縗周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 鄭玄曰於旣練而反則遂之未練而反則周既練而反則朞也以在室未嫁者女子子也嫁未三年旣練反則三年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周 小祥之後不得反也 言子者不歸宗見其不忘義以盡子道女子上弘也

〔○通典卷八一八〕

禮四十九 沿革四十九 凶禮十一

五服年月降殺之二

齊縗三年

後妻子爲前母服議 前母卒在異國

前妻被掠沒賊後得還後妻之子爲服議

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 齊縗杖周

父卒母嫁後還及庶子爲嫡母繼母改嫁服議

父在爲出母服議 父卒爲嫁母服議

齊縗三年 周

周制父卒爲母 馬融曰父卒無所復屈故伸重服 鄭玄曰一年今與父在同義見杖周章

〔○通典卷八一九〕

繼母如母 言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慈母如母 猶也 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爲子命子曰汝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也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者之服可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周矣父卒則皆得伸也 禮如母所謂云父卒三年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養之子當孔子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 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父卒不服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 字良 及其死也公弗忍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 君禮也

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
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代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
練冠以燕居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也公弗忍遂
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後妻子為前母服議前母卒在異國 後漢 晉

後漢末長沙人王毖上計至京師值吳魏分隔毖妻
子在吳身留中國為魏黃門郎更娶妻生昌及式毖卒
後昌為東平相至晉太康元年吳平時毖前妻已卒
昌聞喪求去官行服東平王楙上臺評議博士謝衡
云毖身不幸去父母遠妻子妻於其家執義守節奉
宗祀養舅姑育稚子後得歸還則固為己妻矣既為

妻子豈不為母昌宜追服三年博士許猛云絕有三
道有義絕者犯七出也有法絕者以王法絕有地絕者以殊域而絕以且夫絕妻如紀
叔姬其適以王法隔以殊域而更聘嫡室者亦為絕
矣是以禮有繼母服制無前母服制是以前母非沒
則絕也以昌前母雖在猶不應服若昌父在則唯命
矣依禮記昌唯宜追服其兄耳尚書都令史虞溥言
臣以為禮不二嫡重正也苟正嫡不可以二則昌父
更娶之辰即前母義絕之日固不待言而可知矣議
者以昌父無絕遺之言尚為正嫡恐犯禮虧教難以
示後按 父既冊名魏朝更納後室豈得懷舊君於
江表存外妻於讎國乎非犯時政之所禁乃古道所

宜絕設使昌父尚存今使會同必不使兩妻專堂二
嫡執祭以此驗之故知後嫡立宜前嫡廢也即使父
有兩立之言猶將以禮正之況無遺命可以服乎淳
以為宜如猛議博士秦秀議云按議者以禮無前妻
之名依名絕之不為之服斯乃是也今兄弟不同居
而各以路人相遇其母恐一體之愛從此絕矣古人
之為未必按文唯稱情耳以為二母之子宜各相事
皆如所生雖無成典期於相睦得禮意也若前妻之
子不勝母之哀來言曰我母自盟禮於事夫為夫先
祖所歆享為父志所嘉為人倫所欽敬便迎父喪歸
於舊塋以其母祔葬則後妻之子寧可以據儒者之

言以距之耶禮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而三年之恩
便同所生矣昌父何義不令二嫡依此禮乎然禮無
明制非末學者所敢用心必不得已從其意而絕之
不若意而事之故以為昌宜追前母三年二母之祔
以先後為叙侍中程咸言諸侯無更娶致夫人之制
大夫妻死改室不拘立嫡昌父前妻守德約身幸值
開通而固絕之此禮不勝情而漸入於薄也昌婦後
聘本非庶賤橫加抑黜復不然矣若令二母之子交
相為報則並尊兩嫡禮之大禁昔舜不告而娶婚禮
蓋闕傳記以二妃夫人稱之明不足立正后也聖人
之弘猶權事而變而諸儒欲聽立兩嫡並未前聞且

趙姬讓叔隗以爲內子黃昌之告新妻便避正堂猶
欲以正家統而分嫡妾也昌父已亡無正之者若追
服前毋則自黜其親交相爲報則固非嫡就使未達
追爲之服猶宜刑貶以匡失謬況可報掛施行正爲
通例則兩嫡之禮始於今矣開爭長亂不可以訓臣
以爲昌等當各服其母有著作郎陳壽等議春秋之
義不以得寵而忘舊是以趙姬請逆叔隗而已下之
若昌父及二母於今並存則前毋不廢有明徵矣設
使昌父昔持前婦所生之子來入國中而尚在者恐
不謂毋已黜遣從出毋之服若昌父無棄前妻之命
昌兄有服毋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司馬李苞議禮

重統所以正家猶國不可二君雖禮文殘缺大事可
知昌父遇難與妻隔絕大得更娶妻當更嫁此通理
世令之不去此自執節之婦不爲理所絕矣適可嘉
異其意不得以私善亂廢已絕之大義者以趙姬爲
比愚以爲不同也重耳適齊志在必還五月之間未
爲離絕哀納新寵於禮爲廢嫡於義爲棄舊姬氏固
讓得禮之正是以春秋善之明不得並也古無二嫡
宜如溥駁中書監荀勗議曰昔鄭子羣娶陳司空從
妹後隔呂布之亂不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州平後
陳氏得還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元疊爲陳氏服嫡母
之服族兄宗伯曾責元疊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

疊爲合宜

前妻被掠沒賊後得還後妻之子爲服議

晉成帝咸康中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爲妻
產四子而遭賊姊投身於賊請活姑命賊將姊去詵
更娶嚴氏生子暉等三人繁後得姊歸詵求迎李氏
還更育一女子詵籍母張在上以妻李次之嚴次之
李死詵疑暉服以其事言於征西大將軍庾亮府評
議司馬王愆期議曰按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
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
本實繼室稱繼母者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
遠慮避難以亡其妻李氏非犯七出見絕終又見逆

養舅姑於堂子爲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也爲詵
也妻則爲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詵雖不應娶
嚴氏爲妻妻則繼室亦非庶也若能下之則趙姬之
義若云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倉曹參
軍王羣議李氏投身於賊則名義絕矣辱身汚行喪
禮違義雖有救母之功宜以路人之恩相報不可以
奉承宗廟嚴子不宜以母服服之李子宜以出母居
之倉曹參軍虞胗議庶人兩妻不合典制裁之
法則應以先婦爲主服無所疑漢時黃司農爲蜀郡
太守得所失婦便爲正室使後婦下之載在風俗通
今雖貴賤不同猶可依准行參軍諸葛瑒議詵既不

能庇其伉儷又未審李之吉凶徂感離之條便欲命納妻悖禮傷教皆此之由又詵協嚴迎李歸注二妻李亡之日乃復疑服若小人無知不應有疑及其有疑明知妻不可二生亂其名沒疑其服畏亂以來多有此比宜齊之以法戶曹掾談彪等曰奉教悖議互有不同按禮無二嫡之文李爲正嫡應服居然有定

周制母爲長子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馬融曰父不敢重無五代之義而服三年爲父從於夫也不在斬縗章者以子當服母齊衰也又曰不敢降者不謂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也雷次宗曰父之重長以居正嫡之孫當爲先祖之主故也母亦以此義而嘉崇尊大夫之服長以其卿述禰當攝斯猗母所以其承大夫謂業三從是寄父尚不以大夫之嚴降祖禰之主母亦妾敢以婦人之尊降所天之嫡故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以父況母明父猶屈體母宜無嫌

如舊曰妻從服則當云夫所不降妻亦不敢降今言父母者非自子而言也妾爲女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不服以畔殺服君之正體瓚曰與女君喪長子俱三年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盧植曰謂俱有母而出女君爲其子服姊妹亦當從服故言不也鄭玄曰妾與女君與出女君猶爲子服問妾於義絕無施服也王肅云非屬從故不服孔穎達云姪娣從女君而服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漢戴德云父卒爲繼母君母慈母孫爲祖後者父卒爲祖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祖父母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繼母爲長子並於父卒爲母同

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

周制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後漢荆州牧劉表云表字景升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

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已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不乎劉智荅云嫡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爲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爲已服周此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周已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特爲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嫡子則無嫡孫然則已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沒則已父受重於祖

父已不受之於祖父母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理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未見其驗但以父在無二嫡父沒祖存己位則正不得爲祖父後乃爲祖母嫡也宋崔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已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爲之齊縗三年者凱以爲祖母三年自謂已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縗三年祖母齊縗三年今已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縗周耳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之不可踰夫既已非矣按成粲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於祖爲祖母不應三年可謂殊途而同謬

者矣○晉劉智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與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尊不昔魯僖妾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穀梁說云妾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宋庾蔚之謂婦從夫嫡曾高祖母正體所傳並有重何緣其亡先後復服○後魏永平四年尚書都令史陳終德祖母之喪欲服齊縗三年以無代爵之重不可上陵諸叔若下同眾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士孫景邕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劉芳議按喪服乃士之正體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其中時後下同庶人者皆別標明正嫡

孫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繼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先儒多云嫡孫之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何以明之傳重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代承嫡方得為嫡子嫡孫耳不爾者不得繼祖也按鄭玄云為三代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按喪服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唯有為長子三年嫡孫周故傳及注同說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附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唯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士秩庶人在官復無斬禮考之舊典驗之於今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周焉尤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大夫以上每條標列逮於庶人會無不述此同士制不復疑也唯有庶人之為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疾廢之祖父亦無所傳而猶三年不必由重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為嫡孫周豈祖以嫡服己與庶孫同為祖周其義可服祖三年此則近代未嘗變也准古士官不過二百石也終德即古之士也且官族者謂有其功食舊德者謂德繼於位興滅繼絕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金貂七珥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代祿乎按晉太康中令史殺遂以父朔不及所繼未還為祖母三年時政以

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則晉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詔曰嫡孫為祖母禮令有據士人通行何勞致疑請也可如國子博士孫景邕所議

齊縗杖周

周制父在為母周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馬融曰屈者子自屈於父故周而除母服也至尊子不敢伸母服三年○大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為母服止一周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所以禽獸之情猶能知母三年在懷理宜崇報今請父在為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開

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准禮父在爲母一周除
靈三年心喪太后請同父没之服三年然始除靈雖
則權街有紊彝倫今請仍舊章庶叶通禮於是下制
令百官詳議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議云降殺之差貴
賤無隔以報免懷之德思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
期無數暨乎中葉方有歲年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
刊經已來方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
斟酌隨時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爲同母異父
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縗之制此等並四科
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
致疑即明自古以來升降不一今去聖漸遠殘缺彌

多會禮之家名爲聚訟寧有定哉而父在爲母三年
行之已踰二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后
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宮獻書之日往時參議將可
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
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與伯
叔母姑姊妹同焉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制則古臣
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贄羔鴈珪璧今何故不依乎周
之用刑也墨劓宮刖今何故不行乎周制侯甸男衛
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乎周制井邑丘甸以立征稅
今何故不行乎周制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
行乎周制冠冕衣裳乘車而戰今何故不行乎周

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不可
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謂痛
心可謂慟哭者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既崇
晉代之英才分外之尚上以爲母重於父按齊縗升
數麁細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減至於周豈後代之士
盡愚於枯骨往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履冰又上
疏曰上元中武太后上表請同父沒之服初亦未有
行用垂拱年始編入格場氏之後俗乃通行臣於開
元五年頻請仍舊恩勑幷嫂叔舅姨之服諸司所議
同異相糅臣竊見新修之格猶依垂拱之爲至有祖
父母安存子孫之妻亡殁下房几筵亦立再周其無

謂也按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則喪服四制
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所以
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臣恐後代復有婦奪政
之敗者謹奏未報履冰又上表曰臣聞夫婦之道人
倫之始自家刑國牝雞無晨四德之禮不愆三從之
義斯在故父在爲母服周者見無二尊也准舊儀父
在爲母一周立靈再周心喪父必三年而後娶者達
子之志焉豈先聖無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家國者矣
原夫上元肇言天后請升慈愛之喪以抗尊嚴之禮
雖齊斬之儀不改而几筵之制遂同數年之間尚未
通用垂拱之杪始編入格臣謹尋禮意防杜實深若

不早圖刊正何以垂於後戒且臣所獻者豈謂正夫
婦之綱豈忘母子之道復云母屬所謂與伯叔姑姊
服同者伯叔姑姊豈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齊斬
是爲升降者母齊父斬不易之禮故父加至再周父
在爲母加三年心喪今者同父歿之制則尊厭之律
安施臣前狀單畧議者未識臣之懇誠左散騎常侍
元行冲奏議古之聖人徵性識本緣情制服有伸有
厭天父天夫故斬縗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極也生
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妻
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爲嫡子
三年斬縗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

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罷職縗
周而心喪三年罰之尊厭者則情伸而禮殺也斯制
也可以異於飛走別於夷狄彝倫堯舜莫之易也文
武周孔所同尊也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
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謹
詳前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自是百寮議竟不決至
七年下勑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爲傳乃
孔門所受格條之內有父在爲母齊縗三年此有爲
而爲非尊厭之義與其改作不如師古諸服紀宜一
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爲母行服不同或有
既周而禫禫服終三年者或有依上元之制齊縗三

年者議者是非紛然元行冲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
禮豈不知母恩之深也但尊祖貴禰欲其遠別禽獸
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搖淺俗者衆一紊其文度其
可正乎二年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
依元勑父在爲母齊縗三年爲定遂爲成典
周制爲妻妻至親也鄭玄曰嫡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嫡婦父在爲妻以杖即爲庶子也謂焉獻曰夫與巳共承宗廟所以至親也東銓曰以其至親故服同於母當次宗曰不直云至親而言妻者明其齊體配合之親以別至極之稱而言出妻
之子爲母鄭玄曰出猶去也馬融曰犯七出爲之服周書大宗曰不直言爲出母婦妻子爲前夫之子爲之服子無出母之義故係夫而言出妻之子爲母周則爲外祖
父母無服也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也出妻之子爲父

後者則爲出母無服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在答
和及曰施親者屬也母子至親無絕道也施音以豉反晉束晳問嫡子爲出母
無服母爲子有何服女能答但爲父後故不得服耳
母爲之服周嫡子雖不服外祖猶爲服緦麻也袁准
正論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其以出
不得不降安有母子至親而無服乎釋服而祭可也
大唐神龍元年五月皇后表請天下出母終者全制
服三年至天寶六載正月赦文五服之紀所宜企及
三年之數以報免懷斬縗之紀雖存出母之制顧復
之恩何伸孝子之心其出嫁之母宜終服三年

父卒母嫁復還庶子爲嫡母繼母改嫁服議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貴終也馬融曰繼母爲己父三年喪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繼母不終己父三年喪則不服也鄭玄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也三年之服也則報不報則不報雷父何□乃言報者繼母服亦如此魏王肅云從乎繼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吳射慈云爲慮當就繼母之家若老不得往者則別爲異室亦有虞變除靈室及禫如親子也亦報子同不言服者凡經中之文各殊也晉束晳問曰繼母嫁從服當在廬不步能答曰父卒繼母嫁如母應倚廬堊室云經稱繼母如母者蓋謂配父之義恩與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傳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以出母服周而繼母無服不同之驗也夫一與之齊則終身不改故死則同穴無再醮之義然則禮許其嫁謂大功之親已稚子幼不能

自存故攜其孤孩與之適人上使祖宗無曠祀之闕下令弱嗣無窮屈之難故曰貴終也若偏喪之日志存爽貳不尊共姜靡他之節而慕夏姬無厭之欲輕忽先亡棄已如遺無顧我之恩何貴終之有也如禮之旨則子無不從且非禮而嫁則義之所黜何服之有哉宋庾蔚云母子至親本無絶道禮所親者屬也出母得罪於父猶追服周若父卒母嫁而反不服則是子自絶其母豈天理耶宜於出母同制按晉制等假二十五月是終其心喪耳大唐龍朔二年所司奏同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據令嫡母改嫁不解官既而有勅雖云嫡母終是繼親據禮緣情須有定制付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大常伯隴西郡王博乂等奏稱緬尋喪服唯出母制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已則皆無服是以令云母嫁又云出妻之子言其子以者所生嫁則言母通包養嫡俱當解任並合心喪其不解者惟有繼母之嫁繼母爲名止據前妻之子嫡於諸子禮無繼母之文甲令今既見行嗣業理伸心制竊以嫡繼慈養皆非所生並同行路嫁雖比出稍輕於父終爲義絶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絶豈合心喪今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杖周並不心喪一同繼母有符情禮無紊舊章又心喪之制唯施服屬杖周之服

不悉解官而令文三年齊斬亦入心喪之例杖周解官亦有妻服之舛又依禮庶子爲其母緦麻三月既是所生母服准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於是終須條附既與嫡母等嫁同一令條總議請改理謂允愜者依集文武官九品以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解官詔從之也

父在爲出母服議

晉賀循云父在爲母厭尊故屈而從周出母服不減者以本既降義無再厭故也父在爲母既已杖矣若父在母出宜重降者則宜在不杖條今在杖條明不非

降杖者必居廬居廬者必禫 吳徐整問曰出妻之子爲其母及父卒繼母嫁爲之服報皆周也二母既出則爲絕故令子爲之服當於何處爲位有廬堊室不出母亦當服其子不嫁母報子於何處制服豈止所適者之家爲哭位乎又當有稟不謝慈荅曰當就出母之家苦遠不得也可別爲異室亦有廬變除子及禫女服子也母亦報子周也

父卒爲嫁母服議

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爲父殁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不下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石渠禮議又問夫死妻穉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爲子無絕母應三年 蜀譙周周服母嫁猶服周以親母可知故無絕也

杜氏通典卷第八十九終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

禮五十 凶十二 沿革五十

五服年月降殺之三

齊縗不杖周

齊縗三月

齊縗不杖周

周制爲祖父母周至尊也 鄭玄曰此言甚遠於杖周耳王肅云言與杖周同制唯杖與不杖爲異 爲伯父母叔父母周與尊者一體也 馬融曰與父一體故不降而服周陳鈴曰尊者父也所謂昆弟一體也 爲兄弟之子亦周旁尊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夫婦判合昆弟一體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有餘則歸之於宗不足則資之於宗 鄭玄云宗者代父爲小宗典家事者資取也在室户知之貴公彥曰昆弟之義無分者言兄弟如人身之手足不可分 解 爲伯母叔母亦周以名服也 賈公彥云以其配父而有母名故服之如父 父 大夫之嫡子爲妻周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 鄭玄曰大夫不以尊降嫡婦者重嫡也其不降者謂如其嫡子也代之降有四爲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大功子許嫁不以其妻故服周也鄭玄曰昆兄也爲姊妹在室亦如之 爲昆弟 鄭玄曰昆兄也爲姊妹在室亦如之下無兄弟父下無姊妹文於宗子者 爲衆子 長子之者下無女子子者以人則爲下殤之成人則當出故以[illegible] 弟及妻子女子子也[illegible]之未[illegible]遠別也大爲人則爲庶子又降之爲人功[illegible]出則不[illegible]也

昆弟之子周，報之也。（鄭玄曰：故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東於門男女同耳。）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周。（鄭玄曰：兩言之者，嫡子或為兄，或為弟。馬融曰：大夫為眾子大功，嫡子周。）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大夫尊，下敢服其嫡。嫡子為庶昆弟，庶昆弟為嫡昆弟，宗相為，亦如大夫為之。）嫡孫周，不敢降其嫡。有子者無嫡孫，孫婦亦如之。（周之道，嫡子死則立嫡孫，是嫡孫將上為祖後者也。長子在則皆為庶孫耳。孫婦亦如之，嫡婦在亦為庶孫之婦。凡父於將為後者，非長子皆周。）為人後者為父母報。何以周？不貳斬也。（馬融曰：為大宗後，為小宗降。□□□□□□□□□□□□□□□□□□□□□。問故曰不貳斬也。王肅曰：月□□□以加尊也，故以不貳斬，降一等出為人大宗後，其父母不待服以加也，為之降於門。大宗尊之統，正宗故後之也。敬之無所厭，則不可以二尊，婦言報者明子於父母不得以私恩申也。於此以服之，然無尊遂之以報服，之受於人，持之於父子之名，故尊加尊而降之。）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

為父後者周。（馬融曰：婦人以適人降，故服父母周。為昆弟之為父後者，為之服周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為昆弟之為父後者周。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周。（馬融曰：歸宗者，婦人父母之宗也。昆弟之為父後者曰小宗，宗子為族人主，王肅曰：繼所宗者，唯大宗也。人宗故曰小宗，明其為父後者自宗其為父後者也。故曰小宗者，君子也。婦人雖卒，猶自歸宗也，小宗者，亦繼其族也。一自絕其族，小宗有四，大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者五世則遷之宗也。婦人之為小宗各如其親之服，非一也。）繼父同居者周。夫死妻稚，子幼，無大功之親，與之俱適人，（馬融曰：妻子幼小，無大功之親，以為子幼小也，無大功之親，故母與之俱行適人。鄭玄曰：妻稚，未五十也。子幼，十五以下也。大功之親，謂同財者。）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

而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縗周，異居則服齊縗三月，必常同居，然後為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為異居也。（鄭玄曰：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也。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之。馬融曰：不敢與者，不敢與知其祭也。以有宗廟，同居者謂有大功之親也。王肅曰：昔同居，今不同也。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子無大功之親，與母俱適人，後有大功，不可以同財也。異居者不可以專財也。）為夫之君周，從服也。（馬融曰：夫為君服三年，妻從夫，降一等。□□□□□。）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無主者為其無祭主故周也。（鄭玄曰：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杜預曰：若無主者，蓋有受我而厚之者，可降其情。無祭主者，不可以降服也。我無受之者，則姑姊妹無主者，我厚於人也。王肅曰：我於無祭主者，不降其本服。今則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我不降其服，故有此恩也。）

（無適二途，俱從此兼遂，故父母兄弟在室姊妹成人，學者服也，雖亦出，至乃自以義絕也，族叔本宗受我之斷，義或以受服於室，非從則家宜莫所安，受姊妹適之不得已……則不得為昆弟者服，何也？云君謂身受服於君。□□□□□□□□。相遇者及其服已則不復服，無主之恩。今寡無先服者無所降，此義之）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周。（馬融曰：此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小君也，服周。故從服降一等。）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此為君也。君之父早卒，君為祖後，則服斬也。父卒者，謂父若祖之喪不立者也。鄭玄曰：嗣君也，君之父早卒，宜為嗣。）妾為女君周。妾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也。（鄭玄曰：女君，適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馬融曰：女君當次宗嫡，報無服。）

妾使同婦尊女君使同姑女君於妾不得同姑之降婦不降則恐報所以不報者欲伸聖人抑妾之旨諸後報之則並后之誠意無所後故報之則遠之抑妾之義降之則有男姑之嫌故使仰無服無並嫌之貴

婦為舅姑周。從服也。馬融曰從夫而為之服也降一等故夫服三年之喪婦服周也劉智曰今之制舅姑為婦既周舒衣仰背納吉衣曰婦為姑既周除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吉衣也

為夫之昆弟之子周。報之也。馬融曰伯母叔母報之鄭玄曰男女皆是也陳銓曰同於女人者宜服大功乃周者報之也今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周。雷次宗曰嫌二妾從於君尊以降其子故明之所嫌者尊故降不言士妾也為二諸侯也

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鄭玄曰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為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與君同體以尊降其子之與公子同也大夫之妾無體事之尊於君故不敢降其子遂其親也妾不體君為其子得遂言得遂物也

女子子為祖父母周。不敢降其祖也。經直言女子子在室似女在

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也馬融曰不言女孫言女子者婦人歸宗故不言孫也鄭玄曰言不敢降祖也已嫁女子得與兄弟同在室之服不敢降其祖也賀循曰婦人出於男族歸於外宗故降其本親以示有所繫也此經當言女子子適人者明雖適人不敢降其祖也傳已見斬章之亂論曰婦人歸宗故降不敢降其祖

大夫之子為伯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鄭玄曰命者加爵服之名也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婦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為主謂女子子大功以為無主者為之周女子子亦以報之矣以王肅曰女子子不報父以其服女子故亦為之周雖無主者如衆人報之言其為大夫以父母周女子子之今周與女子之為二服其本一服父母為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周以報之也亂為父母周其報與外別其別報也

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

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之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

祭主也何以言唯子不報女子子適人者謂其父母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周也父之所不

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為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

妻貴於室也大夫尊於朝則以尊降於小功大夫之妾於從夫爵也女子為父母以不降命在室人夫婦於姑姊妹功服其室於士者

又以尊降在小功大夫爵於朝已同也妻貴於室從夫爵也與大夫為祖父母嫡孫

為士者周大夫不敢降其祖與嫡也。馬融曰嫡孫重也自尊者也尊祖故不敢降則可降也鄭玄曰不降其祖與嫡也不降者以尊嫡父母

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周。鄭玄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

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鄭玄曰此著是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

馬融曰女君者與大夫之妾為其父母之服也以大夫之妾亦為大夫之妾服其父母之服也

傳以妾之卑賤不得體君

妾以卑賤不得體君為其父母遂也所不及故得為其父母遂也所

齊縗三月

周制寄公。寄公者失地之君也鄭玄曰所寓之國君服三月者寄在所國有服之宜敬於所主人之禮蓋與大夫同也

為所寓。齊縗三月也。與民同也。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

母妻齊縗三月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

義也宗子之所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鄭玄曰婦人為宗子亦服於大宗子之母妻謂大宗子之母與妻也丈夫婦人之無歸者男女之族百代不遷所謂大宗之子也馬融曰丈夫婦人為宗子服雷次宗曰此謂族人敬宗故為五服之屬者也已服其宗子服也雷次宗曰無由施於尊者但以宗敬之心故

尊為舊君之母妻舊君者仕焉而已者也服

齊縗三月者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鄭玄曰

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illegible]君服以恩深於民也陳鈴曰仕焉而已者致仕也[illegible]以宗身以反昔服亦同人盡達謙者之前居身之體廢[illegible]道也無忽絕因綃實異於人故數又自更也

議云或問曰喪服經傳為舊君謂仕焉而已者鄭注曰仕焉而已謂老若廢疾而致仕者也今致仕與廢疾理得同不專正之曰廢疾沉淪閭同人伍不論臣道齊衰三月可也老而致仕臣禮既全恩紀無替自應三年不得三月傳言仕焉而已者謂既仕而去議同人伍耳咸康末服景源問天子諸侯臣致仕服有同異范宣答云夫禮制殘缺天子之典多不全具唯國君之禮往往有之臣之致仕則為舊君齊衰三月天子之臣則亦然矣天子之與國君雖名號差異至

於臣子奉之與君者無殊矣何以明之公羊傳曰以諸侯踰年稱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稱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此例如此則臣服之制同矣穆帝崩前尚書郎曹耽等各赴皆服齊衰治書侍御史喻希表彈其失禮博士孔恢等議云禮無解職厭降之文今有去官從本官之品典律並從耽訓有違按耽等並以凡才何緣榮飾或濯纓清波不能仰遵王度自同隸人懲義違則虧騏王狀請以凡事免耽等所獲除官聽耽上表自理曰臣聞居喪之禮貴賤不同禮臣為君斬衰仕焉而已為舊君齊衰爵祿既絕朝見以替蓋以疎賤於親

貴故降其服也又喪服注居職者朝夕臨去職者朔望臨禮哭泣之節各稱其服哭輕則服不得重據今去職之臣朔望哭宜為舊君服齊衰是以臣前率而行之不敢有加臣服齊衰哭臨殿庭踰月歷旬外內監司莫之或譏及至梓宮將葬山陵諸官來赴服斬者多此皆意存於重而不顧於制遂使親疎貴賤無有等差僉以參狄勿除父母之喪仲尼患其過制今去官者服在官者之服因為過制非聖哲所許而不推古今正禮對臣若斯者有證臣望無據甘受違制

○周制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鄭玄曰不言民而言庶人或有在官者謂工匠之屬也天子畿外人服天子亦如之馬融曰人以為君服齊衰三月也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

為舊國君齊衰三月妻言與人同也長子言未去也鄭玄曰在外待放已去者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illegible]長子去可以無服[illegible]之女也長子去[illegible]有無服令後漢石渠禮議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為文[illegible]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為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illegible]

[illegible]

喪服云凡妻從夫降一等夫合三月則妻宜無服而

猶三月者古者大夫不外娶其妻則本國之女也雖從夫而出婦人歸宗往來猶人故從人服也長子有服謂未去者也循以爲以道去君非罪之重其子尚可以留仕君所則服也戴逵謂鄭玄注喪服不通何者婦人義無二尊故出嫁則降父而服大功何至爲人去國乃兼服二君乎若果宜兩服夫經紀旣見將謂大夫於君之母妻本有齊斬之殊乃仕焉而已則俱在三月蓋其義也鄭玄荅曰按禮妻爲國而長子三月今夫雖在外妻尚未去恐或者嫌有宜服故言與民同則出國無服可知也所以別言之者明夫旣去位妻使同於民耳崔氏問曰齊衰三月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君大夫去適他國使爲其所適國君服於本國絕矣妻從夫當爲後君服禮以爲長子以爲宜與長子未去者同耳庾氏荅若妻未去自若人也不爲舊君也○周制繼父不同居者

大唐聖曆元年太子左庶子王方慶嘗問太子文學徐堅曰女子年幼而早孤其母貧窶不能守志攜以適人爲後夫之撫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夫亡欲制繼父服不可不知人間此例甚衆至於服紀有何等差前代通儒若爲議論徐堅荅曰儀禮喪服經繼父同居齊衰周謂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亦無大功之親而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

廟歲時使之祀焉者也鄭玄曰大功之親同財者也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神不歆非族也以恩服耳未嘗同居則不服也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於馬融王肅賀循等並稱大儒達禮更無異文唯傅玄著書以爲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此則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准作論亦以爲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妄假繼以他人哉然而藐爾窮孤不能自立旣其隨母託命他宗本欲無絶之人因託得存其繼嗣在生也旣假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故

袁傅之駁不可爲同居者施爲昔朋友之死同爨之喪亦制緦麻詳諸經典比之於此蓋亦何嫌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攜重適人寄養他門所適慈流情均於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緦麻之儀無不必備與築宮立廟然顯然蓋有繼父之道也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云女子子適人者服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今爲服齊衰三月猶爲折衷服○周制曾祖父母何以齊衰三月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鄭玄曰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緦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

孫遺之服齊也重其義麻則高之義也減其日月恩孫也已下祖父周則曾祖大功存降以小功 [illegible] 祖高祖之父曰曾祖言從祖父小功者其兄弟之子從祖父與己之父為從父昆弟者曰從祖祖父 從族祖己之父小功從父昆弟者也從祖兄弟之父則與父為 兄弟小功之子故服小功之者 [illegible] 服服至等

晉袁準正論按禮喪服云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何天子至于士一也祖周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云三月者此通遠祖之言也今有彭祖之壽無名之祖存焉爾雅有來孫昆孫仍孫雲孫若相及者故也十代之祖在堂則不可以無服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非五代祖也蒯聵禱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曾孫然則高遠之祖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言之也故三月以者遠祖之服故齊衰以凡高祖以上之服與祖齊故以重服服之恩殺故減其月數故以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也儒者或以為高祖無服五服之文而云無服乎族祖祖父緦麻而曾祖三月乎大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議按曾祖高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開元禮大夫為宗子不敢降其宗也 [illegible] 繼孫雖為大夫不敢降宗子旨故服齊衰大夫為舊君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也言以道去其君而猶未絕謂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

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妻子自若民也 大夫為舊君掃其宗廟不敢忘先君於是比於民故自同 於庶人也書大宗曰自經已何為舊君今復有此舊 為傳所以知前經是自為已後經是待放未去者 蓋以服小君知恩有服罪也何為服足君道不是 恩義既盡乃及冊婁今被放有去名義盡矣昔君 此得同於庶人但不為服而已以其猶未絕 故得同於庶人則但以及服於君不被及其親也

晉賀氏問淳于睿曰凡大夫待放於郊三月君賜環則還賜玦則去不知此服已賜環玦未答曰其待郊已三月未得環玦未適異國而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或難曰今去官從故官之品則同在官之制也故既為其君服斬王肅賀循皆言老疾三諫去者為舊君服齊則明今以老疾三諫去者不得從故官之品可知矣今議者欲使解職歸者從老疾三諫去者例為君服齊失之遠矣釋曰按令諸去官者從故官之品其除名不得從例令但言諸去從故官之品不分別老疾三諫去者則三諫去得從故官之例王賀要記猶自使老疾三諫去者為舊君服齊然則去官從故官之例故見臣服斬皆應服齊明矣夫除名伏罪不得從故官之例以有罪故耳老疾三諫去者豈同除名者乎又解職者嘗在於朝今歸家門與老疾三諫去者豈異而為難者殊其服例哉又難曰按禮先儒說為君服齊唯年老廢疾與待放之臣而已老歸者無復為臣之道放退者終身不復入君之朝臣之義絕宜降而服齊衰解職者後將復仕無離絕之

事訖應服斬二者各異豈得相准釋曰古者年老廢疾乃得致仕閔子騫曰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此非老而致仕之例禮亦當為舊君服齊衰不准年老廢疾待放而已也夫君退臣苟非壁諸淵之虐臣雖去此致仕彼亦無絕道況以老疾歸家不出國內而可絕乎禮臣三諫不從不得已而去若君能悔過納諫聞命駿奔何為終身不入君朝乎君為人父母人於君有子道尊君之義臣人一耳而禮臣為君服斬民為君服齊者別親疏明貴賤也老疾待放之臣與民同服者亦以疏賤故也而難者不察疏賤服降乃云絕其舊君悖於禮矣解職者既已疏

賤與老疾去者無異寧可必已後可還仕與自同於見臣為其君服斬乎如令後可還仕使得同見臣之制三諫去者時能還後可還仕方於解職未始有殊二臣之服例皆應齊而難者偏許三諫去者服齊使去職者服斬難以言通論矣又難曰王者無外天子之臣雖致仕歸家與在朝無異不得稱君為舊而服齊衰也釋曰京師方千里之地謂之畿其餘以封諸侯畿內之人服天子齊衰畿外之人則不能以為天子有內外之差王者以天下為家夷狄之土亦莫不統故曰無外之義非所以論服也書曰臣為股肱耳目宣力四方言君臣相與共政事有一體之義

親而貴故君臣之名生焉致仕者疏賤不得復託體至尊故謂之舊君凡在職稱君而俱服斬去職亦宜稱舊而俱服齊左丞鄭襲曰君非天子之稱傳士答曰天生蒸人而樹之君天子非君君將焉在○周制諸侯大夫之臣為舊君服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鄭玄曰君大夫尊卑異也違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反服王肅曰所適尊卑同反服舊君晉武帝泰始中尚書令史恂本文姓闕等是故少府鮑融故吏假詣喪所行服散騎常侍何遵駁以為禮云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之天子亦不反服矣恂等已登天朝反服舊主典禮和嶠荀顗表云禮臣為君斬衰三年與子為父同

以進登天朝絕無舊君之心廢反服之禮非所以敦風崇教令使仕者反服舊君於義為弘詔曰可重下禮官評考尚書吳奮議以為皆不應服尚書何偵議以為禮為貴臣貴妾緦麻三月夫貴之施賤猶論恩紀以制服況嘗為臣受禮遇恩紀優劣不同焉可同之一例令以為辟舉正職之吏宜依古為舊君服不論違適之異皆齊衰三月其餘郡吏聞喪盡哀而已衛陽內史會環議以為古者失地之君託身造次感一時之惠猶齊衰以為報嘗為臣吏禮待優備故依禮托情而弘教訓矣國子祭酒孔恂議應從弟子服師之制昔夫子既喪門人若喪父而無服吊服加麻

今縗不能爾自宜三月加以環絰未聞深淺之制白袷布衣是今之吉服君弔其臣猶錫縗況臨故君而可奪情服乎范經議當今刺史郡守幕府事任皆重與古諸侯不異也按漢魏名臣爲州郡吏者雖違適不同多爲舊君齊衰三月范甯議云弔服加麻輕末之服臣爲君服斬衰舊君齊衰三月此古今所以得異甯謂臣有貴賤禮有降殺州郡綱紀察舉辟命之吏聞舊君喪應即奔赴在官之人亦宜棄職而去雖不皆與禮合稱情立文也或曰州郡守牧長官吏爲之齊衰以終喪故服舊君緦麻所以爲輕重之殺也臣爲君服斬三代之達禮秦罷侯置守雖不繼位皆

有吏臣不得准古諸侯也虞道恭問曰舊君齊衰三月今見爲人吏舊君喪今同在此未知禮猶得服不徐邈答曰若更仕一君便絶前君足下疑於今爲人吏是也吾謂仕者豈以後絶前耶正使仕於此君之朝而追前君亦何不可況爲前君服舊君之服也○爲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服齊衰三月大夫不敢降其祖也馬融曰曾祖故不降也鄭玄曰大夫不敢降其曾祖爲衆者如衆人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服齊衰三月者不敢降其祖也鄭玄曰言嫁於大夫明雖尊而不敢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著不別嗣有所降也馬融曰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服也嫁者嫁爲大夫妻也成人謂十五以上許嫁未行者也以祖名曾明婦人雖爲天王后不降其祖宗也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終

通典卷第九十二

禮五十二（沿革五十二　凶禮十四）

五服年月降殺之四

大功殤服九月七月（不為殤議附）

大功成人九月

為衆子婦

大功殤服九月七月（為殤議附）

周制，喪服：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大功小功皆謂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則齊衰之殤中從上也；小功之殤中從下，則緦麻之殤中從下也。此主謂丈夫之為殤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又曰：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齊衰大功皆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則小功之殤中從下也。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下殤（謂者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凡男子未冠而死，可殤；女子許嫁，不為殤也。）已夫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亦不為殤。（十五而笄，許嫁之女，雖未服，不為殤也。大夫嫁人之長殤，服其成人之服。傳曰：成人者其文縟。以笄許嫁，字而言之也。）戰於郎，（魯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不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乎？凡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妻不殤夫。）大戴禮云：七歲以下至生三月殤之，以日易月。

哭之朝夕即位哭，葬於園，既葬止哭，不飲酒食肉，舉喪各如其日月。此獨謂父母為子與昆弟相為耳。（按徐整問令：八歲以上為殤，謂七歲以下無服者，以日易月。或以元年正月生，七歲十二月死，猶不滿八歲，此死者何得以其七歲少年而全無服？但以八年為限也，若元年十二月生，以八年正月死，計其日月適六歲餘，得二年，其月日猶八歲也。凡死於生之月，計日以為殤，有父母之恩者，如有八歲，得以服，以閏為之，是猶有之數也。哭之日，無位無禮之葬，以日易月，於殤之中則其無服之殤，則不於閏也。）○晉袁準喪服傳曰：按孔子家語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女子十四而化育，此成人之一例也。人成有早晚，又按左氏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然則十五、十六可以為成人矣。女七歲，男八歲而齔齒，此隋齔之大例也。以是而處殤之義，則七歲至九歲宜為下殤，十歲至十二宜為中殤，十三至十五宜為長殤，合古十六成人、十五生子之義。十九以下四歲之差，傳所記，言非經典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是無不冠不娶之限耳，君必三十則娶為得禮，哭奚為稱？鮮哉宗氏問云：舊以日易月，謂生一月哭之一日。又學者云：以日易月者，易服之月，殤之周親者，則以十三日為之制。二義不同，何以正之？淳于睿答云：按傳之發正於周年之親，而見服之殤者，以周親之重，雖不成殤，應有哭之差。大功以下及於緦麻，未成殤者，無行哭日也，何以副之？按長殤中殤俱在大功下殤小功，無服之殤無容有在緦麻

以其幼稚不在服章雖月多少而制哭日也大功之
長殤眞在小功下殤緦麻無服之殤則已遐絕無復
服亦不應制哭故傳據周親以明之且緦麻之長殤
服名已絕不應制哭豈有生三月而更制哭乎范甯
與戴逵書問馬鄭二義逵答曰夫易者當使用日則
殤月可得言易尊鄭以哭日准平生之月而謂之易
且無服之殤非唯周親七歲以下也他親長中降而
不服故傳曰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也如馬
義則以此文兼關諸服降之殤者若如鄭義諸降之
殤當作何哭耶若復哭其生月則緦麻之長殤哭不
可二百餘日哭鄭必推之於不哭則小功之親以志

學之年成童而夭無哭泣之位恐非有情者之所允
也甯又難逵曰傳云不滿八歲爲無服則八歲已上
不當引此也尋制名之本意父之於子下殤小功猶
有緦麻一階非爲五服已盡而不以緦麻服之者以
未及人次耳長史裴輯議安平嗣孫服曰諸侯繼國
嗣孫至重欲其繼嗣早繼者文王之爲世子在於王
季之時亦猶凡諸侯之世子耳而十五便生武王推
此而言則禮許世子以冠禮男子冠而不爲殤既
冠婚姻不復得以殤服服之謂以爲嗣孫年已十八
備禮冠娶當從成人之例○宋庾蔚之謂漢戴德云
獨謂父母爲子昆弟相爲當不如鄭以周親爲斷周

親七歲以下容有緦麻之服而不以緦麻服之者以
其未及於禮故有哭日之差耳他親有三殤之年而
降在無服者此是服所不及豈得先以日易月之例
耶戴逵雖欲申馬難鄭而彌覺其蹟范甯難之可謂
當矣按東晉通論無服之殤云禮緦麻不服長殤小
功不服中殤大功不爲易月哭唯齊衰乃備四殤焉
凡云男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而笄二十
而出並禮之大斷至於形類夙成早堪冠娶亦不笄
之二十哭笄冠有成人之容婚嫁有成人之事鄭玄
曰殤年爲大夫乃不爲殤爲士猶殤之今代則不然
受命出官便同成人也○周制子女子子之長殤中

殤馬融曰子者男子之已出子父女子子之殤服也成人服周長中殤降一等故大功也不書男子女人者男女與長也男子二十冠不爲殤女子十五許嫁笄而不爲殤也其未嫁如男子二十乃不爲殤
叔父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嫡孫大夫
之庶子爲嫡昆弟公爲嫡子大夫爲適子以上並長
殤中殤皆馬融曰公爲諸侯也重嫡也大夫亦重嫡故不降服大功也鄭玄曰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嫡殤重嫡也天子亦如之
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
纓絰馬融曰長殤以成人其絰有纓中殤服略其絰無纓也鄭玄曰絰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絰有纓者以一條繩爲之小功已下絰無纓王肅曰大功已上以繩爲絰之纓也陳銓曰長中殤雖以絰有纓無纓爲異耳

大功成人九月

周制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大功已出也出必降之者蓋

所以代尊之旨而為從父昆弟（其姑姊妹在室亦如之）為人後者為昆弟何以大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馬融曰以昆弟在同而降之以所後參）也為庶孫（鄭玄曰男女皆是也陳銓曰自非嫡孫一人皆為庶孫也）適婦（適子之妻）大功不降其適也（馬融曰重嫡故不降之乃服大功也女曰婦言嫡婦者從夫名也陳銓曰）婦為舅姑服周舅姑為婦宜服大功而庶婦小功者以尊降之也此為婦人功成轉深不降大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周制女子子適人者為眾昆弟（父在則同父沒乃為父後者服）姪丈夫婦人報（鄭玄曰為姪男女服同則人降其昆弟故大功也嫁姑歸口）謂吾姑者吾謂之姪也（嫁姪服也與出也陳銓曰言昆弟之子非父後者也此兩留服周事所報故謂之姪不別兩為舅母加小功情無出之故為之子而名不嫌帝馬夫人以男女皆同也人服所服嫁女何知失故人於甥不服之文大姪人也為）

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大功從服也（馬融曰從夫服降一等也）大夫為伯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為士者大功（陳銓曰凡從夫皆降一等馬融曰大夫尊降士不服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也（馬融曰大夫服尊同者亦）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妻昆弟大功（鄭玄曰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馬融曰言諸侯妾子為母大夫妾子父在為母服大功所以不降也周服為母已周父沒為母大夫貴支子）先君餘尊之所厭服不得過大功（云國君以下公子則得服之父在為不以降大夫之庶子也馬融曰諸侯大夫言妾子為其母）大夫之庶子則從大夫而降之矣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鄭玄曰於大夫之所不降也陳銓曰是以其人雖有其國猶以有餘尊以服不降故國人昆弟從此昆弟以上而同之從父昆弟所不在降者皆降之義）

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馬融曰此四人皆大夫之尊也嫁於大夫故其服大功也不以尊降與大夫同尊）大夫之妻（為夫之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同也故不在姊妹適人者皆服大功也故於大夫服不以尊降也陳銓曰為婦人大功也馬融曰嫁於大夫則成人）

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馬融曰國君諸侯也不言諸侯言國君者國君尊同也天子亦如之）尊同則得服（大夫之女上嫁國君與己尊同皆服大功也言國君者與己同故於其姑姊妹在室無服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服周服之）

諸侯之子稱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代代祖是人也不得祀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得禰不得祖不得祖其不得立其祖之廟而祭之也不得以高祖以下為後代不是公子之祖其始封之君不得祀公子之廟也君者為其後以君臣之服服之代代以尊降其親故此說義此說謂諸侯大夫之子為君之親此說不以為）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鄭玄曰女君同以其指為此也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其服為其子周君之庶子為其子從君之服）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伯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合大夫之妻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同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爲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伯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鄭玄曰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耳女子子成人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魏王肅云大夫之妾爲他妾之子大功九月自諸侯以上不服晉孫畧議以爲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夫家也妻體夫尊降其夫伯叔父母姑姊妹小功妾賤不敢降也張祖高難以爲妻爲夫之黨服降夫一等夫之姑姊妹宜小功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豈以貴賤之故而異之從妻之黨而可以畧君之姑姊妹者則應妾服每當與君同並君之爲父三年妾何以無其制乎按孫畧云妾賤不可以恩輕從畧故宜在大功耳夫不敢與君同服何三年之制乎又有公子之妻服其皇姑不嫌過夫者以各其義故也周制同母異父昆弟相爲服檀弓云公叔朱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曰身親友者屬大功者是王肅云母嫁則外祖父母無服所謂絕族無施服也唯母之身有服所親者屬也異父同母昆弟不應有服此謂與繼父同居爲繼父周故其子大功也禮無明文是以子游疑而答也盧植曰子游爲近是也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

之齊衰狄儀之問也盧植曰未聞有服也齊衰非也游之以爲當在小功馬不繼門大子是以疑也禮家推以明親極於小功魏明帝景初中尚書祠部問曰同母異父昆弟服應幾月太常曹毗述博士趙怡據子游鄭注大功九月高堂崇云聖人制禮外親正服不過緦麻異外內之明理也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皆小功舅緦麻而已外兄弟異族無屬疎於外家遠矣故於禮序不得有服若以同居從同爨服無緣章云大功乃重於外祖父母皆實先賢之過也王肅聖證論云孔子但說宜服與不未說服之輕重故子游庶以大功也所執如前注又引孔子家語曰邾人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將爲之服因顏亥而問禮於孔子曰繼父同居者則異父昆弟從爲之服不同居者繼父且猶不服況其子乎劉蔡周云兄外還正皆緦加者休還功今異父兄弟父及母嫁所生者皆服敢○晉淳于睿以游夏文學之俊也游習於禮者曰大功夏廣學者曰齊衰二者推之明非無服與緦可知也繼父無親立廟祭祀尚爲之周以比夫共胞豈有絕道而欲絕之謂其無親據繼父同居異居有輕重同母昆弟蓋亦宜矣異居大功同居有相長養之恩服齊衰似近人情矣按魏尚書郎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以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言氏之子達於禮乎繼父同居服服周則子宜大功也宋庾蔚之謂白以同生成親繼父同居田

有功而致服之服之來其禮殊乖以為因繼父而有服者失之遠矣馬昭曰異父昆弟恩繫於母不於繼父繼父絕族者也母同生故為親者屬雖不同居猶相為服王肅以為從於繼父而服又言同居乃失之遠矣子游狄儀或言齊衰或言大功趣於輕重不疑於有無也家語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習禮從之不亦可乎齊張融云與己同母故服大功而鄭云從繼父而降豈人情哉

為衆子婦

大唐貞觀十四年加與兄弟子婦為大功九月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一　終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二

禮五十二 沿革五十二 凶禮十四

五服年月降殺之五

小功殤服五月　小功成人服五月

嫂叔服　緦麻殤服三月

緦麻成人服三月　舅之妻及堂姨舅

兩妾相為服

小功殤服五月

周制為叔父嫡孫昆弟大夫之庶子為嫡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馬融曰本皆周服下殤降二等故小功也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馬融曰成人服大功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為夫之叔父之長殤鄭玄曰不見中殤者明中從下也馬融曰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服小功也為昆弟之子女子子為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馬融曰伯叔父與為之服道成人在周下殤降二等故服小功也譙周曰妻為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與夫同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馬融曰適人故還為姪祖為庶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言丈夫婦人者以姑與姪同與孫踈遠故以遠辭言之雷次宗曰前大功章為姪已言丈夫婦人今此自指為庶孫言不在姪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馬融曰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尊服大夫子以父尊厭名降在大功長殤復所一等故從小功也大夫與昆弟之殤此言殤名閑有罪君畏厭溺當殤服之鄭玄曰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在小功謂仕者皆不仕者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母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嫡子亦服此殤也文云公之昆弟為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也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

殤馬融曰衆婦子一人其餘皆衆子也男女有成同在大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不言君者殤見妾亦得子也鄭玄曰君之庶子也

小功成人服五月

周制為從祖祖父母馬融曰曾祖之子祖之昆弟也正服小功從祖父母報馬融曰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云報者見輕欲見兩相為服故云報鄭玄曰祖父之昆弟之親也為從祖昆弟馬融曰謂曾祖孫也於已為再從昆弟同出曾祖故言從祖昆弟正從服小功也鄭玄曰父之從父昆弟之子陳銓曰從父祖之孫同出曾祖也從父姊妹馬融曰伯叔父之女孫適人者鄭玄曰孫者子之子也女孫在室亦大功也馬融曰祖為女孫適人者降一等故小功之也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馬融曰在室者猶周適人大功以為入宗後降之降二等故小功也不言姑者明降緦小降姑也鄭玄曰不言姑舉其親者而姑恩輕者降可知也陳銓曰累降也姑不見者同可知也猶為人後者為昆弟而不載伯父同降不姊為

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也馬融曰母之父母也本服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故曰以尊加為從母丈夫婦人報馬融曰母之姊妹也言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皆以丈夫婦人成人之名名之也小功者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鄭玄曰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馬融曰外祖父母其親皆緦也以尊名加故小功也雷次宗曰大一親恩等而中表服與君子類族辨物本以姑分為言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緦於義未當人情未愜苟微有可因則加服以伸心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皆得因此加以小功也實情同二人而名聖闡無因故有之而不獲遂也然情不止於緦亦以是於懸服矣至於餘人雖有尊名而不得加者服當其義情無不足也為夫之姑姊妹娣姒婦服爾雅云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鄭玄曰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以嫁因恩輕累從嫁降也馬融曰妻為夫之姊妹服也娣姒婦者凡弟之妻相名也長稚自相為服不言長者婦人無所專以夫為長幼不自以年齒也妻雖小猶隨夫為長也之娣後姒者則長等以出嫡者如報姪婦也言婦者廟兄成婦少九為服上

娣姒長婦為姒婦此婦二義之不同者今按傳文與曰娣左氏傳曰魯之穆姜謂子容之母皆有聘婦左氏王今宜即而按之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蜀譙周曰父母既沒兄弟異居或故娶則婦姒有初而異室者矣若不本夫為論唯取同室而已則親婦姒與堂婦姒不篤有殊緦之服以夫之親疏者是本夫姒為倫也婦人於夫之從父昆弟本有大功之倫從報其婦有小功之倫於夫之昆弟有小功之倫從服其婦有緦麻之倫也猶自而不服故婦從無服而服之然則初而異宗以其倫服晉徐邈答范甯問以為報服在娣姒下則知姑姊之服亦是出自恩紀非從夫之服報也所發在於姑姊耳○宋庾蔚之傳謂以同居為義蓋從夫謂之同室以明親近非謂當須共居設夫之從父昆弟以長興鄉二婦亦有同室之義聞而服之緦也今又謂

從父昆弟為同室取於此也婦從夫服降夫一等故為夫之伯叔父大功則知夫姑姊妹皆是從服夫之昆弟無服自別有義豈非知徐邈之言出自恩紀者

○周制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鄭玄曰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為士者馬融曰上三各自為其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也從父兄弟庶孫正親大功也以尊降故姊妹女子適人大功適士降一等故服小功也大夫之妻為君之庶子女子子適人者鄭玄曰女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功馬融曰嫡夫人庶子也在降一等故服小功王肅曰適士降一等在小功庶婦鄭玄曰夫將不受重者馬融曰庶子婦也為之服也

○大唐貞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服大功九月○周制

母之父母從母小功鄭玄曰君母父之嫡妻也從母君母姊妹也馬融曰君母者妾之所君妻者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妾子為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服緦麻外無二統者從服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鄭玄曰不敢不服者恩輕也凡庶子為君母如嫡子馬融曰從君母為親服也君母亡無所後厭則不為其親服也自得伸其外祖小功也王肅曰君母庶子之嫡母

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鄭玄曰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嫡妻子也馬融曰為慈養己者服小功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小功以慈己加也鄭玄曰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卒不服之以慈己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為庶母緦也內則曰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其所謂擇於諸母謂傳御之屬者其不慈己則緦可也其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養其子三年而後出見於公宮則劬劬勞也人母也士妻自養其子世偶

融曰貴人者嫡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己加等小功也為父賤貴賤緦父殁之後貴賤妾皆小功也喪鄭曰君子子者大夫之美稱也貴人者謂公卿大夫也謂貴人之子父殁之後得行士禮乃庶母緦也有緦養己者乃加服小功當大宗子大夫不服凡妾父小不服子亦不敢服安得為庶母緦哉大夫雖服婢婢今所服者將妳妳之庶母

漢石渠禮議戴聖對曰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大夫之嫡妻之子養於貴妾大夫不服賤妾慈己則緦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後漢陳鑠問汜閣為庶母慈己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君之庶母尚無服何以為慈母服乎君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汜閣荅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按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遂左旋授師師子師也喪服有庶母慈己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慈己

嫂叔服

周制嫂叔不相為服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理之大者也可無慎乎道猶行也言婦人棄姓無常秩嫁於父行則為母行嫁於子行則為婦行弟之妻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母嫂亦可為之母乎言不可謂嫂猶叟老人之稱也是所以作男女之別也若以己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為之妻以母子之服服己則是亂昭穆之序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也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是也無服

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無服猶弔服加麻祖兄為父位也正言嫂叔尊嫂也也凡婦於弟之妻不無如嫂魏太尉蔣濟萬機論以禮記嫂叔無服譏堯小功章娣姒婦此三字嫂叔之文也古者有省文互體言弟及兄弁嫂矣娣姒者兄弟之妻相名也蓋云夫之昆弟昆弟之妻相與皆小功者尚書何晏太常夏侯泰初難曰夫嫂叔宜服誠自有形然小功章娣姒婦為嫂叔文則恐未是也禮之正名母婦異義今取弟於娣姒婦之句以為夫之昆弟雖省文互體恐未有及此者也凡男女之相服也非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敬愛重之報今嫂叔同班並列無父子之降則非所謂尊卑也他族之女

則非所謂骨肉也是以古人謂之無名者豈謂其無嫂叔之字或無所與爲體也夫有名者皆禮與至尊爲體而交與正名相接也有其體有其交故以其名名之故服之可也苟無斯義其服焉依夫嫂叔之交有男女之別故絕其親授禁其通問家人之中男女宜別未有若嫂叔之至者也彼無尊卑之至敬故交接不可不疎彼無骨肉之不殊故交疎而無服情亦微矣將荅曰記云小功無位是委巷之禮也子思哭嫂有位蓋亦謂知禮制禮者小功當有位也然則嫂叔服文統見於經而明之可謂微而著婉而成章也中領軍曹羲申蔣濟議以爲敵體可服不必尊卑緣

情制禮不必同族兄弟親而伯叔疎周服者何以尊服也伯叔母無有骨肉之親有緣尊之義故亦服周何獨不可緣親而服嫂乎苟以交報數然後服則妻從異域交亦疎矣緣愛制服恩亦微矣豈若嫂叔共在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緦之制豈不詭哉且防嫌之道推而遠之孰與制服引而重之推之則同他人引之則親親者矣吳徐整問射慈子思哭嫂爲位任何面加麻和兄爲位不當服也有日數乎慈荅云凡喪位皆而面服加麻者謂大殮及殯之時畢而釋之己晉傅玄云先王之制禮也使疎戚有倫貴賤有等上下九代別爲五族骨肉者天屬也正服之所經也義立者人紀也名服之所緯也正服者本

於親親名服者成於尊尊親尊者服重親殺者轉輕此遠近之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轉薄此高下之敘也記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人紀準之兄不可以比父弟不可以爲子嫂之與叔異族之人本之天屬嫂非姊叔非弟也則不可以親親理矣校之人紀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五服體無正統定其名分不知所附袁準正論云或人云嫂親者也長嫂少弟有生長之恩而云無服者近非古也殆秦焚詩書之所失也太常成粲云嫂應有服作傳者横曰無服將濟引姊姒婦證非其義論云喪服云夫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則專服

夫之兄弟固已明矣尊卑相仵服無不服由此論之嫂叔大功可得而從宋庾蔚之云蔣濟成粲排棄聖賢經傳而苟虛樹已說可謂誣於禮矣大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爲之周未嘗同居則不爲服又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不相爲服或曰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係於名亦緣恩之厚薄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

深淺寧可同日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不可生而共居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兄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此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按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開元五年刑部郎中田再思議同爨之服緦禮經明義嫂叔遠别同諸路人引而進之

觸類而長猶子咸依舊泉季父不服緦麻推遠之情有餘雖親之義未足左常侍元行沖議曰嫂叔不服避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謂難從至二十年中書令蕭嵩奏依貞觀禮為定

緦麻殤服三月

周制為庶孫之中殤鄭玄曰庶孫者成人大功也其殤中從上此當為下殤言中者字之誤耳諸言中者皆連上下馬融曰祖為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言中則有下文不備略者耳王肅曰此見大夫為孫服之興也士為庶孫大功則大夫為之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從祖昆弟之長殤馬融曰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服也中下殤無服故不見也鄭玄曰不見中殤者明中從下也從父昆弟姪之下殤馬融曰降一等故服緦也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馬融曰妻為之服也成人

在大功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也鄭玄曰言中殤者明中從下也陳銓曰本服與從父昆弟同從母之長殤報馬融曰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也從父昆弟之子及弟之孫長殤馬融曰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馬融曰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緦也中下殤降一等服服也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關有異叔弱者陳銓曰夫未有三十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嫂未二十則成人孔倫曰蓋以為違禮早娶者制非施畏嚴弱也吳徐整問射慈曰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緦文特為上作若說國君皆別言居若公慈答曰三十而娶禮之常制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雖年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

緦麻成人服三月

周制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鄭玄曰祖父之從父昆弟父昆弟之親族祖父母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馬融曰族祖父者之從父昆弟也族父從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亦高祖之孫

為從祖父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馬融曰從祖姑姊妹於己再從宰皆小功適人降一等故緦也在庶孫之婦馬融曰祖父母為嫡孫之婦小功庶孫婦降一等故服緦外孫馬融曰女子子之子庶子為父後者為母緦以其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馬融曰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無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鄭玄曰君卒庶子為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眾人馬融曰緣先人在時家傷臣僕有死宮中者為缺一時不舉祭因是服緦也是為庶母緦以名服也大夫以上庶母無服馬融曰以有母名為之服緦也雷次宗曰為五服之名不稱其人者皆士也若有天子諸侯下及庶人則指其稱位未有言士為者此稱言士何乎蓋大夫以上庶母無服庶人無妾則無庶母為庶母者唯士而已故庶說常例以名稱獨一人也晉賀循云庶母士父之妾也服緦麻大

夫以上無服按馬融引喪服云大夫以上庶母無服
○宋袁悠問雷次宗曰喪服大夫爲貴臣貴妾緦何
以便爲庶母無服又按檀弓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
之齊衰有若曰諸侯爲妾齊衰禮歟鄭注云妾之貴
者爲之緦耳左傳云晉少姜卒明年正月旣葬齊使
晏平仲請繼室叔向對曰寡君以在衰絰之中按此
諸侯爲妾使有服也次宗答曰大夫爲貴妾緦按注
貴妾姪娣也大夫姪娣實貴而大夫尊輕故不得不服
至於餘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又天子諸侯一降旁親
豈容媵妾更爲服也鄭注喪服無服是也又注檀弓
哀公爲悼公母齊衰云妾之貴者爲之緦耳此注謂

諸侯爲貴妾緦旣與所注喪服相違且諸侯庶子爲母
卒無服皆以父所不服亦不敢服未喻檀弓注云何
以服言諸侯爲貴妾緦耶左傳所言云少姜之卒有
衰絰之言者是春秋之時諸侯淫侈至於甚者乃爲
齊衰此蓋當時之弊事非周公之明典也○大唐顯
慶二年修禮官長孫無忌等奏庶母古禮緦麻新禮
無服謹按庶母之子即是己之昆弟爲之不杖齊衰
而己與之無服同氣之內吉凶頓殊求之禮情深非
至理請依典故爲服緦麻制從之具開元禮○周制
貴臣貴妾緦馬融曰君爲貴臣貴妾服也天子貴公諸侯貴卿大夫貴室老貴妾與姪娣也
陳銓曰天子貴臣三公貴妾三夫人諸侯貴臣卿大夫貴妾姪娣大夫貴貴妾亦爲娣姪則天

子諸侯絕周於臣妾無服明矣大夫非其同尊降一等而已爲上妾貴者有緦麻三月也以其
貴也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爲乳母緦鄭玄曰謂養子者有
他故賤者代之慈己者也馬融曰士爲乳母服以名服也馬融曰以其身養於己有母名大
夫之子有食母喪服所謂乳母服也漢石渠禮議問曰大夫降
乳母耶聞人通漢對曰乳母所以不降者報義之服
故不降也則始封之君及大夫皆降乳母魏劉德問
田瓊曰乳母緦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
今時婢生口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答曰
婢生口故不服也○晉袁准云保母者當爲保姆春秋
宋伯姬侍姆是也非母之名也母者因父得稱且保
傅婦人輔相婢之貴者耳而爲之服不亦重乎先儒

欲使公之庶子爲母無服而服乳母乎此時俗之名
記者集以爲禮非聖人之制觀所云爲乳母緦三月
上與大夫皆同不以尊卑降功服故也梁氏云服乳
母緦者謂母死莫養親取乳哺之者故服之報功也
○周制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爲之服也從兄弟之子者也再爲曾孫
孫之子也爲父之姑謂孫爲祖父之姊妹爲從母昆弟馬融曰姊妹子相爲服也
甥緦以名服也馬融曰以從母有母名己子有兄弟名爲壻緦報之也
馬融曰壻從女而爲己服緦故報之以緦也爲妻之父母緦從服也馬融曰壻
從妻而服緦也爲姑之子緦外兄弟也報之也爲舅緦從服也從於
母而服也晉袁准論曰從母小功五月舅緦麻三月禮非
也從母緦時俗所爲姨母者也舅之與姨俱母之姊

妹兄弟焉得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凡稱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父列姨非母列故舅不稱父姨不稱母也可稱姨不應稱母謂姨母爲從母者此時俗之亂名書之所由誤也春秋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此本名者出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卒而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以蔡侯爾雅言之穆姜焉得言姨此緣妻姊妹之姨因相謂爲姨也姊妹相謂爲姨故其子謂之姨子其母謂之姨母從其母而來故謂之從母從母姨母爲親一也因復

謂之從母此因假轉辭而遂爲名者也左傳又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會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先儒曰彌遠也姊妹之孫爲彌甥此臨時說事而遂可爲名乎亦猶從母之相假也或曰按准以經云從母是其母姊妹從其母來爲已庶母其親益重故服小功非通謂母之姊妹也宣舒曰二女相與行有同車之道坐有同席之禮其情親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觀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別斯異矣同者親之本異者疏之源也然則二女之服何其不重邪兄妹之服何其不輕邪曰同父而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故二女不敢相與重然則舅何故三月邪從母何

故小功邪曰故母取其愛是以外王父之尊禮無厭降之道爲人子者順母之情親乎母之類斯盡孝之道也是以從母重而舅輕也曰姑與父異德異名叔與父同德同名何無輕重之降邪曰姑與叔父斯王父愛之所同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此叔父與姑所以服同而無降也○宋庾蔚之謂傳云以名服及云以名加皆是先有其義故施以此名尋名則義自見矣外親以緦斷者抑異姓以敦已族也緦服既不足以申外甥外孫之情故聖人因其有仲之義而許其加也外祖以尊加從母以名加者男女異長伯季不同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近情故許其因母名

以加服兄弟姊妹同氣之懷不異故其服不得殊由若同在他鄉小功加一等而大功以上則不加也○大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舅之與姨親踈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爲得集學者詳議於是侍中魏徵等議曰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與姨雖爲同氣然則舅爲母族之本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文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稱舅甥之國秦伯懷晉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爲姨居喪五月徇名求實逐末棄本蓋古人或有未達謹按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小功制可凡開元禮○周制爲甥（姊妹之）甥者何也謂吾舅

者吾謂之甥何以緦報之也馬融曰甥從其母而服已緦故報之○大唐貞觀年中八座議奏舅服同姨小功五月而律疏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按傍尊之服禮無不報已非正尊不敢降也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報修律疏人不知禮義舅報甥服尚循緦麻於例不通理須改正今請修改律疏舅報甥亦小功制可具開元禮○周制爲舅之子緦報馬融曰姑之子爲舅之子服今之中外兄弟也從服也馬融曰從其母來服舅之子緦爲夫之諸祖父母報馬融曰妻爲夫之諸祖父母服所服者四其報者一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緦不報也從祖祖父等尊故報也鄭玄曰夫之諸祖父母者夫之所

爲小功爲從祖祖父母即祖之兄弟也從祖父母即父之堂兄弟也曾祖外祖父母或可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緦於夫皆有名於己從輕遠故不復修見而總言之也唯曾祖外祖父母不服爲君母之昆弟緦馬融曰妾子爲嫡夫人昆弟服緦君母卒則不服也從服也鄭玄曰從於君母而服之母在則不敢不從卒則不服馬融曰從母在爲之服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緦賈公彥曰此同堂娣姒降於親娣姒故服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馬融曰娣姒同室則親生以緦之服

舅之妻及堂姨舅

大唐開元二十三年制曰朕以爲親姨舅既服小功五月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服是受而厚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也宜服緦麻堂姨舅今古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禮記云同爨緦者比堂姨舅於同爨親則厚矣及喪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緦是以不隔於堂姨舅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等奏曰臣等謹按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參於本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則羣儒風議徒有稽留並望准制施行制從之

兩妾相爲服

晉秘書監謝靖問兩妾相爲服否徐邈荅云禮無兩妾相爲服之文然妾有從服之制士妾有子則爲之服緦也妾可從服緦麻又有同室之恩則有緦服義也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二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三

禮五十三 沿革五十三 凶禮十五

王侯兄弟繼統服議　未踰年大喪不立廟議

未踰年君稱議　三公諸侯大夫降服議

諸侯大夫子降服議

諸侯夫人及大夫妻降服議

貴不降服議　諸侯為所生母服議

公子為其母服議為妻附

王侯兄弟繼統服議晉宋附

晉武帝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詰靖曰：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周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為兄弟服斬，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從父昆弟來為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

於禮皆當三年，此為有三年者。敦當為主之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據已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命於帝，為祖，今於王為從祖父，有司奏應服周，不以親疏尊卑為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東晉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為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為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失之大者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為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綵素之制并存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宋孝武大明二年，有司奏古侯伯子男代子今無嗣，未達次息為代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晉齊北侯荀勗長子濟卒，以次子輯拜代子，先代成准，宜為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降，仲子捨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易于舊。今君存而代子卒，既嗣未育，非捨孫之謂，愚以為次子有子，自宜紹為嗣孫，若其未有，無容遠捜輕屬，以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禮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按春秋傳立代子死有母

者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
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為代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
孫武所據皆嫡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採
比竊所允安謂宜聞許以為永制案議為允詔可大
明四年有司奏陝留王曹虔嗣薨以弟虔秀紹後秀
又薨今依例應拜代未詳應以秀長子銑為代子為
息立次子鍇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並謂應以銑
紹正嗣太常丞陸澄議為立鍇有乖徐爰謂禮歷大
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代及春秋正議虔嗣承家傳爵
身為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即
纂國統于時既無承繼虔秀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

饗故自與代數而遷豈容虔秀自無繼嗣横取他子為嗣
為人後嗣又應奉祀先父長嫡虔秀公子不得稱諸侯遠
嗣無緣降廟統復既不得拔祭先王繼嗣者專遠
嗣不應立後銑本長孫還為虔秀代子詔如澄議

未踰年天喪不立廟議 後漢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曰未踰年之君立廟否春秋公
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君葬立廟無子則不君葬
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錄
君父有子則為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許君按禮
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為立廟是背義
棄禮罪之大者也鄭玄駁云未踰年君若無子殤
恩是也皆不稱公書卒此謚不成於君也廟皆當序
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漢
近漢諸幼小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大
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
冠引殤欲以何耶也蔡邕云兒孝殤孝沖孝質皆帝
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於廟太尉司徒分祀三陵
皆宗廟典制也

未踰年君稱議 漢 後漢

漢白虎通云父在稱代子厭於君也父沒稱子某者
屈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
人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

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人臣之心也三年然後
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魯僖公十二月
乙巳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
葬韓詩內傳曰諸代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
所以名之為代子何古代代不絕也何以知天子之
子亦稱子也春秋傳曰會王代子于首止或曰天子
之子亦稱太子尚書傳曰太子發升于舟代子三年
喪畢上受爵命於天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無自爵
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而命之明王
者不與童子為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童子為
禮者諸侯會公不見經以為魯恥明不與童子為禮

代子上受爵命依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云韎韐有奭謂代子始行也天子大歛之後稱王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歛之後何以知不是後於王也以上言逆子釗不言逆王既殯而即繼體之位者緣人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祭嚌乃受宗人同明為繼體君也緣於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繼體為王也釋冕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稱即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記事也而未發號令也

何以知踰年即位改元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又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統事發號施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後漢許慎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稱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未爵議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代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鄭玄駁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邪未踰年之君繫父不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君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為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按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制於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

三公諸侯大夫降服議 漢魏晉

周制諸侯絕傍周卿大夫絕緦○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魏制縣侯比大夫按大夫之庶妹在室大功適人降一等當小功○晉制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周而傍親為之服斬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摯虞以為古者諸侯臨君之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不同于古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周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服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

則小功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不皆施行施行者著在魏科大晉採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又尉衛邑侯洪瑋問淳于睿曰庶妹亡有服否睿曰喪服諸侯以尊降不服孔瑄議天子諸侯誠不應服又大夫降緦麻與己敵則不敢降傍親降一等緦麻絕也凡以尊所降而不服者服加緦之經帶而往弔之姜輯議云三公列國雖尊班重諸侯摶在王朝上厭天子有由而屈義不得伸耳以例言之宜依卿大夫降之服司空荀顗議以爲諸侯絕周大夫絕緦然則尊同周以及緦皆如本親喪服經曰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又曰大

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尊不同也然則尊不同則降不得所臣乃絕之諸侯尊重大夫尊輕以大夫尊降旁親則知諸侯雖所不臣絕不服也有司奏如顗議又姜輯議安平王嗣孫壟諸侯應降服云禮公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安平嗣孫雖已誓於天子猶在臣子之位五服之差君臣殊制其間豈復容他禮哉君薨未踰年而代子卒者猶稱子而名不成君春秋之正義也苟不成君則羣臣親戚必不得服其重服明矣況安平王見在而使諸王服嗣孫以諸侯之禮未之敢安也然諸侯以尊絕周今嗣孫見在臣子之例諸王公宜從尊之

之禮不應爲制服也昔秦滅五等更封列侯以存舊制稱列侯者若云列國之侯也故策命稱國終沒稱薨漢魏相承未之或改大晉又建五等臺章舊物雖國有大小輕重不倅遇同大體其義一也故詔書傳侯以上與王公同又以爲列侯以上策命建國者皆宜依古諸侯絕周服瑯琊中尉王與問國王爲太宰武陵服事云太宰降爲庶人諸侯貴與庶人不敵當不降耶昆弟俱仕一人爲大夫一人爲士便降況諸侯而全持庶人服乎徐邈答云按禮以貴降賤王侯絕周以尊降卑餘尊所厭則公子服其母妻昆弟不過大功以嫡別庶則父之所降子亦不敢降也此

三者舊典也喪服傳又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先儒以爲不臣則服之漢魏以來王侯皆不臣其父兄則重與於周故厭降之節與周不同繼猶不降況其親乎既不以貴降則餘尊之厭故五服內外通如周之士禮而三降之與不限同矣昔魏武在漢朝爲諸侯制而竟不立荀公定新禮亦欲令王公五等皆旁親絕周而摯仲治駁以爲今諸侯與古異遂不施行此則是近代成軌也記又云古者不降故孟武孟皮得全齊衰然則殷周之制已自不同所謂質文異宜不相襲禮大晉世所行遠同斯義孔彭祖昔諸簡文帝諸王所服聖旨以爲近代以來皆服相降虞喜

徐邈曰漢魏以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親爲上者一等時人或班駁行之自謂合禮按喪服經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始爲大夫便降旁親尊者就重而卑者即輕輕重顛倒豈禮意哉然當有意此爲據諸侯成例包於大夫以相兼通也如此則一代爲大夫不降諸父二代爲大夫不降兄弟三代爲大夫皆降之古者貴大夫有采邑繼位不上一身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自此也或問曰今大夫雖不繼位亦有三代皆爲大夫者名例相准必當遵古乎荅曰古重今輕位無常居使吾處之忌不存降

諸侯大夫子降服議 魏

魏田瓊曰公子以厭降公子厭於君降其母妻昆弟練冠麻衰謂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瓊又曰喪服經不見大夫嫡子爲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爲庶子爲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蜀譙周云大夫之子父在降旁親亦如大夫從父厭也大夫庶子爲妻父母無服爲其母妻大功父沒皆如國人矣徐整議謂者云若父已卒已未爲大夫故猶士耳未審庶子父昆弟當服降否荅云大夫之子從乎大夫而降至於父卒則如國人也

諸侯大夫及大夫妻降服議 晉魏

魏田瓊曰大夫女嫁於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升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爲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夫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夫人何緣獨得服之又大夫妻爲大夫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於大夫還爲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雖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於大夫者亦降其族親尊不同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爲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適於士小功此爲大夫之妻尊與大夫同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爲士者以尊降一等爲之大功其妻服大功吳射慈曰諸侯之女爲諸侯夫人服諸侯之親隨諸侯等差還爲族親則皆降之蜀譙周曰諸侯夫人亦隨其君降旁親無服爲其族亦降旁親非諸侯自尊以

下殺服爲其父母及祖如國人又大夫命婦爲其旁親以大夫尊降又降一等其爲父後者不以嫁降但以尊降等○晉賀循曰大夫妻其姊妹以夫爲上者服亦降一等

貴不降服議 魏

魏田瓊云大夫之妻爲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吳射慈云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言尊何者諸侯爲卿大夫母適本親則不降也諸侯女爲諸侯夫人不降父母昆弟之服及父後者大夫妻爲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不降也蜀譙周云諸侯降旁親旁親若爲諸侯及女子嫁於諸侯者服如國人諸侯諸子爲母妻及外祖父母妻父母皆如國人國子雖無正爵與君爲體其曾孫天子則下其成人等未皆次小國君其妻君爲之主故嗣子之所爲服服如國人善說外祖父母母族正親也妻之父母妻姊正親也母妻與己尊同其所當降亦不降也故嗣子亦不降妻之父母諸侯夫人爲其父母祖如國人大夫命婦爲其昆弟爲父後者大宗則服如國人也○

以處尊猶滑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此服以何也降殺之禮始之於周然先所未臣不忍即臣之故爲之服也此當出逸禮採之以爲義滕伯文爲叔父齊衰既周代諸侯而從殷禮也若殷時諸侯通備非獨一人指論滕伯欲以何明明其在周遠追於殷引古證今耳賀循云諸侯於其旁親一無所服唯父母妻長子長子之妻及爲父之後者姑姊妹嫁於諸侯夫人始封之君所未臣諸父昆弟皆以其服服之大夫與其外親爲士者尊雖不同亦不降大夫女爲國夫人唯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不降士女爲大夫妻者不降高祖曾祖祖父母兄弟爲父後者及大宗而已

諸侯爲所生母服議後漢晉

後漢許愼五經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譏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之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爲君義如左氏鄭玄駁云喪服緦麻庶子爲後其爲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僖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成風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已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得爲之三年於典爲通乎其服之問其出朝會無正事與鄭伯代許何異鄭志趙商問云按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其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按禘祫注稱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鄭玄答云春秋經所譏非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宜有善之文歟辝公諱議曰按春秋庶子爲君則母稱夫人故昭公之母齊歸卒經書曰夫人歸氏薨言母以子貴也及至國猶大喪昭公不戚叔向曰公室其卑乎君有三年之喪

而無一日之戚明孔子以叔向以禮譏也○東晉穆帝永和中尚書令顧和奏按江夏公衞崇本由疎屬繼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宜以禮奪服奏可

公子爲其母服議

周制練冠麻衣縓緣公子爲其母鄭玄曰公子君之庶子也爲其母謂妾子也麻緦麻經帶也此麻衣者小功布深衣不制繞裳衣也許云二衣如宜練淨緣也縓練冠麻衣之餘而練之緣得用練冠次服入父不得餘也制黃裳不緣諸侯之冠年練之米以爲禮引此服練麻侯也于不入日本一其母曰恐正服奪其思也世以在不以升伸練亦若不也而得用練冠不周外非服布爲可服也緦爲其駁曰公子諸侯之庶子其本重也惆爲妻亦同爲其妾輕故緦冠葛帶庶子皆既葬而除之爲服曰不見小者既非而除之無日數也鄭玄曰諸侯之妾貴者視卿大夫

以大功三月禫也 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爲服子亦不敢服也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三

○通典卷九十三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四

禮五十四 沿革五十四

凶禮十六

奔喪及除喪而後歸制

七爲所生母服議 父爲兩妻子相爲服附

庶子父在爲出嫁嫡母服議

爲父後出嫁母還依已爲服議

爲人後爲出母及出祖母服議

爲父後爲嫁母及繼母嫁服議

爲出嫁母不服議

繼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服議

出母父遺命還繼母子服議

○通典卷九十四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繼子爲服議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爲服議

大夫士爲慈母服議

奔喪及除喪而後歸制 周 晉

周制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哭盡哀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避害也則遂行者不爲位也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謂以君命有所爲者也成服待服行則行過國至境哭盡哀而止感此念親哭避市朝爲驚衆也向其國境哭此哭新哀也且遂行也自是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歛髮袒[illegible]

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也成服者因自喪服也降堂東即位西向哭成踊已發者位征下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襲服衣也不於東日又哭乃絰者發喪也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也不散帶不見尸柩也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大倚廬也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深哭成其服成於序東也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總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不升哭者非父母之喪總於主人也賤衣絰常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若奔母之喪西向哭盡哀斂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總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又哭不斂髮爲母又哭而總麻於

哭也其禮說同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爲嫁女升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自闈門東墓髽於東序也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哭踊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斂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即祖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斂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於又哭斂髮成踊於三哭猶斂髮成踊三日成服爲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斂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一斂髮謂歸入門哭時也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

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也總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三日成服凡奔喪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奔喪哭親疎遠近之差也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斂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者東即主人位不及殯者除之於墓所也主人之待之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變於服自若拜服也亦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也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總麻○晉董勛答問或人問曰已在遠聞喪除服乃歸至家之禮云何勛按奔喪禮若除服而後歸先之墓斂髮袒絰不制粗衣及杖也哭盡哀遂除於墓歸不哭也家

人待之自如常不變服也自齊衰以下至墓哭盡哀而歸若服未除而歸不及殯先至墓及歸斂髮如今人椎髻以麻爲慘頭繞以布闊一寸或問曰已在遠初不聞喪或日月已過乃聞或至家乃聞其禮云何勛按奔喪禮不及殯先至墓乃成服檀弓曰小功不稅稅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也小功緦麻在遠聞喪服制已過但舉哀而已不復追服也大功已上聞喪日爲始不計死者初亡之日數也若兄弟及從父兄弟大功已上降緦麻小功者雖日月已過乃以聞日爲服制亦不計初死之日數以不親重也范堅答問周大功服既終而奔赴云何范云未葬者反服而

臨喪已葬者素服而之宜

上爲所生母服議兩妾子相爲附 周 晉

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鄭玄曰妾子父在厭也士蔬以子士庶○晉解遂問司徒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輕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濟所生母喪自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按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春秋傳曰大夫有側室士有二宗晉斯之謂是以庶子有母之喪自居其室而遂其情經載其命爲慈母且猶三年况親所生乎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妾子也

○通典卷九十四　四

謝奉問范宣云無兄服所生至今四月應大祥禮云庶子爲其母無禫如此當以四月下旬祥踰月便除居心喪耶王治禮自天子達于庶人也虞喜答云從兄益子昔遭所生喪服惟爲次諸弟居廬未知此何所依今兄子先有居喪今服緦麻如即先服則情重而無變若釋齊衰著緦麻又是以輕奪重又不稱家子以不賀循答云時人所行皆是士禮大夫庶子父在以尊厭降其母其士賤故庶子爲母則不降若士庶子一身有君在堂唯可杖不得居廬稱家子也不縗齊衰緦麻共喪之義也 徐邈答謝靜云漢魏以來通用士禮庶子父在爲所生周心喪三年如諸侯大夫之子及厭降而近代所不行夫爲有子之妾緦而妾有從夫之制又兩妾之子依禮宜兩相爲庶母緦

庶子父在爲出嫡母服議

晉徐邈答劉閭之問庶子服出嫡母邈以經言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邈又答范甯問曰若但言出母嫌妾子亦服故言出妻之子則非所生也殷仲堪答宗氏庶子服出母按王賀以父在服齊衰周父沒不服故以爲父喪之服父在齊衰周本自心喪終二十五月今雖無服當不應減三年之節也

爲父後出母更還依已爲服議 魏 宋

魏嘉平元年魏郡太守鍾毓爲父後以出母無主後

○通典卷九十四　五

迎還輒自制服郡丞武申奏云禮出母與父母在爲母周記曰爲父後者無服按如此言蓋謂族別家異自有主後者無服非謂毓出母無緦麻之親還毓家者也禮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不爲降袁其無繼也成洽難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經爲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爲父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也出母之與嫁母俱絕族今爲嫁母服不爲出母服其不然乎經證若斯其謬耳吳商答曰出母無服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乎爲繼父服者爲其父沒年幼隨母再適已無大功之親與繼父同

財共居爲築宮廟四時祭祀其先此恩由繼父所以爲服耳且妻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於嫁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又引繼父云經謬也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應服之豈可復同乎○宋庾蔚之問謂爲父後不服出母爲廢祭也母嫁而迎還是子之私情至於嫡子不可廢祭鍾毓率情而制服非禮意也禮云繼母從爲之服非父後者也

爲人後爲出母及出祖母服議

晉步熊曰已出爲人後而母在後見出應服不已爲人後所後之母出得與繼母出同不復與親母同耶

父亡已爲祖後祖母見出服之云何祖父亡與在服之有異不許猛答曰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若子則不應復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爲人後者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言若言如者明其制如親其情則異也繼母如母則異親母爲人後者若子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爲父後者不得服出母則足明祖後母子至親母絕道則非母子者出則絕矣是以經文不見出祖母之服若苟無服則無繫祖存亡又問爲人後者爲母出妻之子爲母皆至親何以有不杖耶許猛云爲人後者爲父猶不杖何嫌母乎本雖同於至親已出與母出義則異也

爲父後爲嫁母及繼母嫁服議晉宋

晉袁準云爲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據劉智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衰訖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按譙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爲之服周可也又石苞問淳于睿曰聞嫁繼親凶諱使制服議者所難以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爲嫁與見出者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爲詳正也睿答曰按禮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之禮如子公子聖人之後即父後也如此

經文父卒爲繼母嫁者服報已聖人之後爲父後者服嫁母也二者分明無可疑○宋崔凱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玄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也按王肅云若不隨則不服凱以爲出妻之子爲母及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此皆爲庶子耳爲父後者皆不服也傳云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不獨爲出母言爲繼母發繼母嫁已隨則爲之服則是私也爲父後者亦不敢服也鄭玄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不別嫡庶王肅云隨嫁乃爲之服此二議時人惑焉凱以爲齊衰三年章繼母如母則當終始與母同不得隨嫁乃服不隨則不服如此者不成如母爲父後者

則不服庶子皆服也庾蔚之曰王順經文鄭所傳說王即情易安於傳亦無礙繼嫁則與宗廟絕爲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

爲出繼母不服議 後漢 魏 晉

後漢鄭玄荅趙商問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魏王肅云無服季祖鍾云繼母在如母出則爲父所去不服也○晉范宣曰夫繼母之所以出者非身有穢釁則必犯逆於父是以致此斥黜恩不生已義距於父非恩非義何以得服河內從事史麋瓚議曰夫禮緣人情而爲之制雖以義存親然實以恩斷義按繼母如母謂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之所生齊服下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此明父在繼母出則不服矣繼母出自他族與己無名從以配父有母之尊親撫養已故亦喪之如母及其出也既不終養育之恩又棄爲母之名若不從而見育則不服亦其宜矣

繼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服議 晉 宋

晉東晳問有婦人再嫁爲人繼母而亡前家子取母柩父與之去繼子之服如何步熊云當爲服周亡取去亦服周○宋庾蔚之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是則子亦應服之如母若父與去而不服之則子宜依繼母出不服也

出母父遺命令還繼母子服議 晉 宋

晉傅玄曰征南軍師北海嬀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取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時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嬀氏婦也今將依汝居然不與嬀氏家事夾氏來至王氏不悅脫衰絰而求去夾氏見其如此即還歸夾舍三年喪畢王氏果嫁夾氏乃更來爲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拜姑亡夾氏並不爲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嬀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嬀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爲服

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無順父命竟不爲服博士劉喜云公智之父棄夾納王其在戶庭尚爲己配苟有變悔自由可也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嬀父所得制乎故出妻之禮夫使人致曰某不敏不能從而供粢盛使某也敢告主人曰某子不肖不敢避誅又曰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然則相與之禮於是絕矣少府劉克義以爲父者子之天違父與違天同公曜父臨亡知其母無守志故勑公智遂其母此爲臨死悖正處審也公曜幼小在此母懷抱其見慈長以至成人過於所生而母之亡哀不過惆悵之頃衣不釋綵食不損味居處自若古今未之

有也夫孝子事其親事亡若事存也女子從人出之
則歸命之則反上奉夫母以爲姑下育夫兒以爲子
制鎬氏之家政脩母氏之教命而怡然無感是非我
命也○宋庾蔚之謂臨亡使之返母自是申子之私
情耳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母之服非也公
權不服當矣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爲服議 晉

晉摯虞理疑云父亡服竟繼母還前親子家當爲何
服比有問有夫婦生男女三人遭荒亂離散不知死
生母後嫁有繼子後夫未亡得親子信請還親子家
後夫言可爾後數年夫亡喪之如禮服竟隨親子去

別繼子云我則爲絕死不就汝家葬也而名戶籍如
故母今亡繼子當何服服之三年則不來葬服之周
則無所嫁博士淳于睿等以爲當依繼母嫁從爲服
周博士孫綽議曰生存雖有可爾之語夫妻祔廟相
順之意固非決絕之辭也繼母與父如禮服竟之後
不還私家踰歲歷年情養無二母恩不衰適見親子
專亡任意無所關報私隨其志絕亡夫背繼子違三
從正義亦爲大矣今母雖不母子何緣得計去留權
輕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謬施施之爲出出
義不全施之於嫁嫁義不成欲降服周於禮何居名
在居籍私歸親子喪柩南北禮律私法計共可知便

決降服許令制周頗在司徒博士弟子北海徐叔中
難孫云以前出不立甲乙爲名稱於義不便令以母
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子爲戊丙言
可爾必慮事宜順其至情非虛欺也臨終不命知死
之後制不在已故也而不中求信之前言也本有未
還之計去葬未還葬之辭生則已不得養死則不奪
已父同穴施不成嫁當爲去母附之於嫁不亦宜乎
○宋庾蔚之謂繼母持服竟後乃去不得謂之爲遣
比之繼母嫁於情爲安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爲服議 晉

東晉元帝大興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先嫁有

繼子後嫁式父式父臨終繼母求出式父許有遺命
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子家及亡與前夫
合葬式追服周國子祭酒杜夷議以爲宰我欲短三
年之喪孔子謂之不仁今王式不忍哀愴之情率意
違禮服已絕之服可謂觀過知仁伯魚子路親聖人
之門子路有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有既除猶哭之失
以式比之亦無所愧厭薄之義矯枉過正苟在於厚
恕之可也博士江泉議曰繼父昔同居而後別者繼
子猶制齊縗三月按王式母之事式父存則崇敬妻
道無愆歿則制服畢葬乃歸抗儷之義大較爲舉但
不能遂居哀次以此爲失方之繼父恩義爲篤式以

人子愼終志篤豈忍以母節而不行服哉是以
俯仰寧從其重令報以周推心乃安觀過知仁式近
有也昔季路服姊周而不降仲尼抑而不聽爲得子
以情恕物謂式之所行免於戾矣大常興陵公荀崧
承騎都尉荀輪議曰禮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其他出
者無服按式母之求去式父之遺並無名例若以父
母之過非式所得言及式奉親盡禮而母自求去者
過在母矣式之追服可謂過厚若乃去親有違夫統
非禮宜訪之中正宗老非禮官所得逆裁御史中丞
卞壼議王式繼母前嫁夫終後嫁式父式父終持服
葬訖還前夫家前家亦有繼子養至終遂合葬於前

夫式爲制出母周服式辭以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
就如其辭必也正名從禮爲無所嫁若父在與亡臧
否有命名七出之責則當存時受遣告宗廟而棄之
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不及禮義或以
情相許或疾在困亂聽去留自由者爲相要非禮相
要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䂓顯從其
理命陳乾昔屬其子尊已殉殯一婢子尊已以非禮
不從春秋善之況其母乎禮婦人三從式母於夫事
生奉終捨棄以禮非爲既絕之妻及亡制服不爲無
義之婦不絕之驗彰於制服自去守節非爲更嫁者
行無絕於夫雖絕繼在夫沒之後夫既沒是其從子

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比則何以乎出其母而使有無
所從以居沒無所歸以託終命於他人之門埋屍於
無名之塚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不可以出明
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於同居之時至沒於前子
之門所處不同而以爲出母母依前子非爲更嫁日
月漸近理不有異禮長子不爲出母服出繼母亦不
應服式長子也又母非所生不應服坦然而式乃制
服明前絕無微違禮莫據內愧於心欲以詐眩視聽
託過厚以制節非尋其事情者之正禮義不容恕式
母再嫁前後俱繼何緣於彼不戀於此事受之者應
有過禮之敗出之者且受與大之責式禮義之闕發

於事親傷孝敬之道虧損時教不可以居人倫銓正
之任式宜請議罰下禁止司徒揚州大中正陸曄淮
南大中正胡弘等並奏免官宋庾蔚之謂式父
許後妻之請是無相宜之情不得謂之爲遣妻制服
依禮葬畢乃還家積年方託前家子比之繼嫁不亦
可乎然式是長子則不得服繼嫁以廢祭

大夫士爲慈母服議

後漢鄭志趙商問鄭玄曰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
不鄭玄答慈母服何得如繼母耶蜀譙周云妾不得有繼母名慈母但
慈祀無杖論也晉淮諒父命妾視撫養諒爲子祝亡
鉅鹿公裴頠議依禮服慈母如母劉智釋疑或問曰

喪服傳云妾之無子妾子無母父命爲母子是名慈
母今一妾自有子一子以無母父命爲母子當如慈
母服齊衰三年不答曰父有兩妾一妾無子一妾有
二子分其一子令爲無子妾作子不敢違命也父而
終不得爲子之道按熊周集圖云喪服齊衰三年條
曰慈母如母父在爲慈母則條不見今有載所說慈
於貴妾父在齊衰周慈於賤妾父在大功九月古文
鄭氏說此主大夫士之妾子父命爲母子者也大夫
之妾子以父在爲母大功士之妾子爲母周矣其大
夫降爵一等士無爵降例也父卒皆伸按經大夫之
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不別貴賤自非祖嫡大夫以
爵降一等故妾之子從父例降母一等爲大夫妾雖
有貴者不得體君何得亦爲爵降凡此之類今文說
不如古也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四 終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五

禮五十五 凶十七 沿革五十五

前母黨爲親及服議　親母無黨服繼母黨議
母出有繼母非一當服次其母者議
從母被出爲從母兄弟服議
繼嫡母黨服議
妻已亡爲妻父母服
從母適族父服議　爲內外妹爲兄弟妻服議
族父是姨弟爲服議　妾爲先女君黨服議
庶子爲人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

前母黨爲親及服議 晉

晉蔡謨荅王蒙問曰前母之黨爲親不宜喪服但
問尊卑長幼拜敬之禮代多此疑經所不同嘉當
時尚書令淛武秋是曾侯前母之兄而不爲內外
之親相見如他人吾嘗以問江思悛悛以爲人不疑
繼母之黨而疑前母者以不相及也繼祖母亦有不
相及者而皆與其黨爲親何至前母而獨疑之吾謂
此亦是魏時長沙人王毖身在中國遇吳魏隔絕更
娶妻生昌昌父母亡後吳平聞其前妻久亡昌爲前
母追服時人疑之武帝詔使朝臣通議安平獻王
孚以爲禮與祖父母絕服相隔未嘗相見者不追如獻王
之議則前母之黨不應爲親也獻王所據是鄭氏之

於斯謂鄭義爲失。時下人劉叔龍議謂宜爲服三年，吾以下劉議爲允。何琦前母服議曰：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者，理道之本，禮典之大者也。文條或闕，而附例可明。禮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不稅」。若與祖班遠，父既殁而聞喪，豈可拘以本制不稅而廢其正服乎？若未生而伯叔母終，今爲伯叔父後，繼嗣之道雖同，原情之實則異，今必從於所養而反疑於爲本乎？諸侯國人生不及先代之君，於其陵廟亦必曰君也。此公義之正名也。前母之與母，同家人正稱也。其易了檄曰：太康物故，議王昌前母服云：府下粹(?)以爲母之非親而服三年，若非一也。前母名同尊正，

義符配父，蓋以生不及故無其制，非於義不可也。元康中有改葬前母，而疑其服。司徒左長史胡濟以爲前母，父之元妃，所生親之嫡長，服制如改葬之服。于時二代無曰不允，自茲以來，行之不殊。禮，母卒，自爲母之黨服；母出，則不爲母之黨服，而爲繼母之黨服。故尊其所從，則不敢不服；服有所適，則不得自伸。外服無二，而必宜有一，如向所論，必所繼不及伯叔母之黨，居然可見矣。何以名禮爲制者？不計恩逮與否也。荀訥曰：人有與前母家爲親者，有否者，訥直率意而答之，謂不應親。又問傅玄曰：繼母之配父，與前母同，然則前母之配父，理不異於繼母，何以不爲親也？

答曰：所以不與前母之黨爲親者，恩情不相及故也。縱令有母之父母尚存，父執子壻之禮而敬事之，則其子固不可以不拜之，猶不得以外祖父母爲名，名之不正，則非親也。

親母無黨服繼母黨議　後漢　宋

後漢鄭志，趙商問鄭玄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二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已所未服，服繼母黨不？玄答曰：此所謂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黨，何所服耶？權者出心。○宋庾蔚之謂：母亡，禮應服其母之黨，不服繼母之黨，不可以母黨先已滅亡，而服繼母之黨。若服繼母之黨，則亂

於己母之出也。

母出有繼母非一當服次其母者議　晉　宋

晉劉智釋疑曰：親母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既卒，則不服也。虞喜通疑曰：縱有十繼母，則當服次其母者之黨也。（蜀譙周云：其母沒，自服其母之黨，則繼母之黨無服；出母之子，其繼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無服也。）○宋庾蔚之曰：禮，己母被出，則服於繼母之黨。繼母雖亡，己猶自服，不得捨前以服後，當如虞議。服次其母者之黨也。

從母被出爲從母兄弟服議　晉　宋

晉王愷與楮粲兩姨兄弟。王愷母被出後，愷亡，粲疑於服，因東亂以問博士宋濤之。曰：據禮爲服否？答曰：母出

問前繼母之黨服褚服當無疑也車胤難曰爲其母
黨服則不服繼母之黨明無二外氏王今服繼母黨
則不得服出母黨明矣王既不服周氏（周氏二母之姓）褚無
服王之禮府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不必要以相報
爲名王不服褚以其母被出絕於外族褚之從母在
王之室及傳庾之家（王恒母更褚庾氏）同曰從母禮云以名
服不答以報服褚若不服王則是卒不爲其母黨服
便成爲禮王既一絕周氏不得服褚母故其子亦然
褚今服王之母何得不服王乎○宋庾蔚之曰已母
絕族唯親若屬毋子無絕道於親不得有服此禮之
閒文褚所以服王由乎周氏王既絕周不復服褚矣

何容獨服王無禮有從無服而有服蓋是厭降所
不得與義絕其同也從母昆弟以名服者蓋亦服
之由不關義絕也從從母在王及母在庾誠無以異
但在庾則絕王無褚不得從親者服而服王也褚以
王絕已故不服無嫡褚母亦出也不服之理各有其
義者也

繼嫡母黨服議　晉　宋

晉車胤問臧壽曰今此妾子既服先嫡之黨又服繼
嫡母之黨不壽答曰庶子以賤不敢不從服耳既服
前嫡母黨則後繼母黨義無以異疑於三四也壽又
問徐藻藻答曰庶子若先及嫡母則服其黨若不及

則服後嫡母黨外服無二此之謂也賀循問徐邈曰
若嫡母爲從從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
服所生外氏亦以嫡當爲徒從乎答曰古者庶子自
服所生之黨故以嫡母黨爲徒從故嫡母亡則不服
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其外氏而叙嫡母之親矣謂
宜以名而服雁推重也古今不同何可不因事求中
○宋庾蔚之按禮嫡母之黨徒從徒從者所從亡則
已嫡母雖有三四應服見在者之黨但令人復服所
生之黨則嫡母之黨非復徒從嫡雖沒猶宜服之但
外氏無二統不可悉服宜以死生所遇嫡母之黨若
已生悉不及宜服最後者之黨也

娶同堂姊之女爲妻姊亡服議　晉　宋

晉李脩行事記云有娶同堂姊子爲婦婦母亡不制
婦母服循制同堂姊服常謂三公之義不可得而無
服多以內外姊妹爲婦則絕其本服服絕而情重何
嫌不減從妹之服月數作婦母之服耶又以謂沈匪舅
外甥爲訪魏君思難云甥本緦麻與外舅之服自可
得同然娶姑之女姑亡豈可累降爲三月耶太常劉
隆祖云禮如父母服本斬衰至於改葬而制緦麻也
近年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著改葬
之服此其以緦麻爲重也蓋禮所謂以輕爲重者正
此類也

妻已亡爲妻父母服議　晉　宋

晉穆帝永和中司徒下問太常云若妻已沒猶應服其父母不太常杜潛等荅曰何以總從服也明伉儷判對蒸承宗廟推此言之恐謂不以存亡爲異也司徒又問國子博士按禮云君母之父母服小功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喪服小記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服其黨又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徒從者所從亡則已也若母猶然妻可知矣今云不以存亡爲異何所

據耶博士張憑議曰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按鄭玄曰謂君母之黨又云有從重而輕者鄭玄曰妻之父母也然則從重而輕與徒從者本別禮天子諸侯服妻之父母明其義重也若謂徒從服必同者則妻從夫明與夫從妻其正對寧可復夫沒則已乎所據君母爲異否且外祖之服本是親假而恩疏妻之父母本由義合劉系之問荀訥曰禮云母黨不二服親無二統故也以例准則妻黨不二服明矣然母有親疏之別又有出有卒故服外氏有降殺之理今妻義一也無繼之殊今服其黨孰先孰後耶訥荅曰妻黨不二服禮所不載母黨有出有繼情事不同謂前妻雖卒終當同穴今妻配已理無異前不以存亡爲異也凡禮無其文當俱有服也或以爲同於徒從妻沒則不從服若夫所不服妻何得於徒從君母之黨耶步熊曰妻死更娶爲前妻父母服不荅此皆徒從服耳所從亡則已不服也季祖鍾駁曰夫婦應從也又夫婦合葬爲　妻之父母不得不服也曹述初問范甯

曰有人再娶後妻無父母而前妻父母亡當有服不甯荅曰禮小記云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今妻既卒則無所從不應服也述初又難曰妻爲夫黨既爲屬從至於夫卒服之無虧妻之父母而妻卒則已統例准情不見其義若以妻之父母不得准夫之旁親實所疑也小記所稱自謂臣爲君黨妾子爲君母黨服其甯又荅曰世間行事鮮有同者此亦無准據殆是率心而行也○宋庾蔚之謂夫妻一體之親而謂妻之父母徒從失之甚矣言應

叔者辨之已詳或疑外氏二統則妻之父母亦不宜二意以爲母之附三親假不同妻之三四於己猶一非其例也

一 從母適族父服議

晉鄧戢議按禮記同姓從宗各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從母嫁於絕屬族父則無服從母之名謂不宜有服戢以爲理際會者患班序易位及嫂叔無名耳矣服以恩生班以義斷雖門外之事義掩恩至於門內之事恩掩義矣同宗之道處恩義之間故宜資之恩義今彼此獲中據易位無名便發有內之服且是所

疑既有屬從鄭玄說子爲母黨服按屬從者自非出母黨及庶子受重自於其所生之黨則初無厭降之文又記云六代親屬竭以鄭說六代之外記旣斷雅族昆弟之子爲親同姓按從母嫁於無屬名者即與嫁他姓不異則宜服從母嫁於他姓之服矣又嘗見賀公書稱賀新渝夫人爲從姨母尋所以不主名於際會者亦是有恩掩義謂宜服也

爲內外妹爲兄弟妻服議 晉 大唐

晉徐衆論云徐思龍娶姨妹爲婦婦亡而諸弟以姨妹爲嫂嫂叔無服不復爲姨妹行喪右丞徐宿謂本不合議者以嫂無服不得爲姨妹服不解服之所義耶爲傷情耶爲尊卑耶所謂尊卑者父有爲母尊卑體異故可得厭耳今嫂妹一人之體兼此尊卑何所厭耶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皆兩服之所以敘親親之情今以嫂叔之嫌不爲姨妹制服絕親親之義傷因親之道殆非聖人爲服之本意乎徐彥難曰本雖中外姨兄弟之親一爲嫂叔便當以公義厭私不謂尊卑之厭也衆曰女人外屬以夫氏爲公以公厭不爲叔服可也叔以嫂是姨妹復何公厭而不服耶彥重難曰若以此服爲私則不問親服無報又公義在於夫氏豈在姊耶衆曰就如難旨制公在叔不在嫂雖有姨妹之親並於公義不得服之猶可也若叔

有厭則嫂能厭之叔嫂以服之爲叔之姨兄亦見服則姊爲嫂之姨何故不見服哉若以宋不絕宗則絕此正況聖人之意乎姨妹得服姨兄兄亦應服何無報哉彥重難曰姨妹爲嫂而爲之服以也正名將謂之何衆答曰今姨妹爲嫂可服者以正名故也言嫂則姨妹不從焉言姨妹則嫂不與焉名別若此故可服也嫂自無服吾不爲之服姨妹有服吾爲之緦麻吾自服姨妹豈爲強謂之服嫂也哉見嫂應拜見姨妹不拜也今嫂妹同體今我自拜嫂而謂我拜姨妹不亦惑哉彥重難曰彥以爲姨妹爲嫂而不服者正以無復姨妹之名故耳衆答曰不解姨

妹爲嫂使無復姨妹之名則比氏族滅其名號可爲變化分離嫂留而妹去耶爲我姨者是姨妹也何不得兩全哉彥雖曰若如告言嫂則姨妹不從言則嫂不從未審定言嫂耶言姨妹耶衆答曰一人合兩親似一人兼兩官當其事則舉其名以應其義何拘以一名一稱哉言嫂則拜之言姨妹則服之各有所施不以此而滅彼耳彥曰平存許其稱嫂而拜則非姨妹也至於亡殁便稱姨妹不拜則非復嫂也懼一人之身不得以昨日平安爲嫂明日終亡爲姨妹也衆曰吾得存之與亡爲嫂爲妹不復異也爲氏嫂故拜之是姨妹故服之情理自通何以云拜便不得

制服制服便不得拜乎彥重難曰若隨其名別其義則著服臨尸不復拜也衆答曰見姨妹之尸不可以不服臨亡嫂之喪不可以不拜拜自爲嫂服施爲妹服隨其親拜應其名別其義斯之謂矣○大唐之制兩姨姑舅姊妹並不得通婚嫂叔相爲小功議按妻準正論云中外之親親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婚而況中外之親乎誠哉斯言何者按婚禮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附遠者欲令敦睦異宗厚別者蓋以別於禽獸則姨舅之女於母可謂至親矣以之通婚甚黷情理然有若晉徐恩龍者或識昧一時不詳典次姨妹既納之爲婦諸弟安得不謂之嫂乎且男女之際必在正名名正而男女有別安有存時拜之爲嫂殁則服之爲妹徐衆乃云一人兼兩親似一人兼兩官誠如所見兩名並行是則公私名稱況清婚姻無別矣或者以服疑從卑亦謂不然按喪服有或引或推各存正義故庾蔚之云外姨妹而爲兄弟之妻宜用無服之制兄弟之妻無服乃異於姨妹之有服也況彼既棄本親來爲人族之婦我安得棄正禮而強徇私服哉徐彥之論當矣

族父是姨弟爲服議　晉

晉蔡謨答族父爲姨弟問者曰乙是甲族兄子也二人之母則姊妹也以外親言之則是從母之子應服

緦麻以同宗言之則六代之親知復無服今甲亡乙應制服否乙者使元嫡甲者使之適謨按禮記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先儒說曰異姓謂來嫁者也正其母與父之名也記又云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今甲之父與乙於班爲祖族則其妻亦有祖母之名不復得爲從母也凡親屬之名妻從其夫子從其母不得爲從母則子亦不得爲從母之子也親名正服亦隨之謂乙應從同宗六代之制不應服也難者曰禮所云異姓主名理際會不是他人唯以來嫁爲親故尊卑親疏從其所適至於從母者骨肉之親小功之服也今以所適無服之親便從無服之制是爲

以踈奪親也適他人者猶爲之服來適同宗而便絶之豈其理乎答曰禮大夫之娶皆有姪娣而大夫之子於庶母無服若論不親則此庶母亦是從母也皆令來爲父妾則廢從母之名而從庶母之稱緦小功之服而從無服之制此禮之成典也推此而論之適他人者從其本親來適同宗則從其所適不得係本此所謂異姓主名理際會之者也或有族父絶服而又之姨弟今叔親當云何徐邈答曰書稱以親九族禮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故上極四代旁親四等每服有降自五代以往則是九族之外謂之同姓而已其長幼之班拜起之節有時

所可攻無必不移之道也姨弟爲無服之宗人今若以踈宗服外之名以奪當有服之親則未見其義也謂宜從姨弟例服散騎常侍徐衆論云庾左丞孫見禮族父喪父已絶服又是姨弟見問當服不徐答以爲當服右丞徐彥卿難曰禮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則收族收族者序以昭穆也何得以姨弟之服加於宗父乎於情乃可無傷於義實爲有當也衆答曰禮爲曾祖高祖三月又改葬緦麻服所尊又臨至親之喪而服之最輕者豈損所尊之服乎今族父無服姨弟有服自爲姨弟服何爲輕服服宗父乎難云於義有害者不解害何義耶天生族父爲吾姨弟非吾所退所爲何不敬宗之有族父應拜而姨弟不應凡今族父爲姨弟今不可以姨弟不應得拜而不爲族父拜也猶不可以族父無服而不爲姨弟服也若姨弟犯過吾不顧族父與姨弟共身同體恕而容之此不可也於其死亡以姨弟服之正合禮記絶族無施服而親者屬文

妾爲先女君黨服議

晉有問者曰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此爲妾子爲徒從妾身爲屬從於理通否虞喜通疑凡稱妾者皆大夫之禮非天子諸侯文也按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

黨服明屬從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此攝當爲相代攝是爲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復服先女君之黨者以當服後女君之黨故也荀訥答劉系之問曰禮妾從服女君之黨如女君此則同於近臣君服斯服不與服君母黨同也

庶子爲人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

晉賀循云庶子爲人後爲其母緦麻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禮尊所不降也仍天子達於大夫皆然孔瑚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之妻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爲身爲宗主奉脩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轉而服重禮

於皇姑則人情所許過制不得以公子庶例責皆謂庶子爲人後上繼祖禰此則厭於承重不得伸其私情故爲所生止服緦麻其妻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哀帝興寧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至尊緦麻三月皇后服齊衰周禮有從輕而服重公子爲公所厭故不得伸舅不厭婦故得以本服朞母遂厭父子不繼祖禰故妻得伸皇姑夫人致齋而饗於太廟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緦麻也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五終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六

禮五十六 沿革五十六 凶禮十八

總論爲人後議

夫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

出後者却還爲本父服及追服所後服議

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

出後子爲本親服議

出後子爲本庶祖母服議

父爲高祖持重子當何服議

爲庶子後爲庶祖母服議

所後之母兄出服議

爲曾祖後服議

總論爲人後議 晉 魏

周制爲人後者子夏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也（[illegible]）

大祖始封之君也始祖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illegible]

（所以收族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代而婚姻不通也）直知也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
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嫡子不得
後者不得先庶矣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漢
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
也○魏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
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
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
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晉
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
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漢家求三代之後弗得

此不立大宗之過也豈不以宗子廢絕則籍失紀若
常有宗家設要有存理或可分布掌錄或可敎之於
名正使不盡存不立大宗則姓百代不婚周道也
而姓自變易何由得知大宗不知或容有得婚此大
違先王之典而傷自然之理由此言之宗子之重於
天下久矣此行之以爲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三千之
罪無後爲重矣立大宗所以銓序昭穆彌綸百代繫
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禮盛于此義誠重
矣方之祖考於斯爲薄若今捨重適輕違親就疏則
是生不敬養沒不敬享生人之本不盡孝子之事廢
矣非以通人子之情爲輕當代之典夫嫡子存則奉

養有主嫡子亡則蒸嘗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
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繼
大宗則義以暢矣不應復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
小宗不可絕之明文矣若無大宗唯不得收族耳小
宗之家各統昭穆何必亂乎注又曰大宗者人之本
也尊之統也人不可以無其本所以立大宗也上理
祖禰尊尊之道著矣下理子孫親親之義明矣傍理
昆弟夫倫之理達矣存則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導以
德行別以禮義沒則禘祭太祖明其親疏殊其服
章不咸在此則孝子之事終矣立人之道竭矣小宗
之家五代則遷安知始祖之所從出宗祀之所由來

敬宗所以尊祖禰不爲重乎然要當以穆繼昭繼明
大宗不可以絕則支子當有繼祖是無父者也
　天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晉宋）
晉賀循云其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
（齊周劉也）孔瑚問虞喜曰假使玄孫爲後玄孫之婦從服
周曾孫之婦尚存纔緦麻近輕遠重情所有疑虞喜
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
子婦以此推玄孫爲後若其母尚存玄孫之婦猶爲
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宋庾蔚之謂
舅沒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
嫡所謂有嫡婦無嫡孫婦也祖以嫡統唯一故子婦

尚有其孫婦以下未得為嫡孫得以加服之孫婦及曾玄孫婦自隨夫服祖降一等故宜周也

出後者却還為本父服及追服所後父議

晉或問許猛云為人後時有昆弟後昆弟亡無後當得還否若得還為若否猛答曰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嫡子不得後大宗然大宗雖重猶不奪已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論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絕矣子不絕父之後本家無嗣於義得還出後者還本追服或曰甲有子景後叔父乙乙死景以降服周洎數年乙之妻又亡景服父在為母之服今叔父自有子宜服還本當追報甲三年服否若遂即吉則於身無斬衰之服傳土曹述初議曰禮大宗無子族人以支子後之不為小宗立後明叙親即伸叔非大宗又年尚少自可有子而以為後非禮也子從父出命不得為本父亡則周叔存死制降服於義謬也今歸本宜制重以全父子之道或難曹曰禮日月過而後聞喪則有稅服當聞喪之日哀情與始遭喪同是以聞喪或在數十年後猶追服重由死景即知喪哀情已叙為出後降周者服制且三年之喪稱情而立聞父喪積年哀戚久除今更制重是服非稱情之義若依稅服非其類矣且子為父不過再周景曾為甲已服周矣今復制重是子為父服三周也豈禮

意乎又曰景於甲係後乙之義既不得以重制於乙又則父子之道人子之情豈得無追遠之至戚乎就使得稅於日月已過而後聞喪服父之禮寧可廢今以哀戚久除方制重服為難過矣父之於子然貽親之至重禮制斬衰三年明其無重也亦宜周制非所以崇餘親之至重景雖嘗為甲服周豈禮也哉而數以為父三周乎或難曰禮婦人有父喪未練而夫家遣之則為父服三年既練而見遣則已猶如為人後者亦為所後斬衰三年為父服周服制既同則義可相准若甲死未練而景歸則應為三年今喪已久於禮不應追服答曰禮婦人適人則降父服周為夫三年既練而見遣父服除矣重制已於成夫故雖及父母之家父亡不得復為父服三年不二斬之義也婦人於禮得成其重於夫景於禮無後乙之義雖甲未久除而景歸猶不得成重於乙今又不為甲追制重服是為人子終無服父之道也張湛謂曹曰禮所稱為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乙雖無子於禮不應取後於甲甲之命景後之後甲皆為違禮若如前議則兄弟以子相養者代代有之此輩甚衆時無譏議蓋同禁一祖兄弟所生猶如已生于非禮違義故也雖非禮之正義亦是一代成制由來故事

豈可以甲命猶爲非禮景從便爲失道此之得失自當與代人共之耳今所疑於景既當持服與不議者以爲景歸宜制衆引稅服爲例恐非明論夫稅服者自謂日月已過而後聞喪之日即初死之時爲制服之始今月數得全哀情得敘爲人後者父終則盡心極哀但通於所後抑情降服以尊父命及其還歸論喪則已積年即事則必有降殺而方復追所謂不稱情者矣適時而不知喪則平吉之人既稱聞知則同於始死於喪過而歸何得爲例若謂景既不得全重制於乙又闕子道於甲故更服重耶所謂全父子之道猶非稅服乎又設難云婦人父喪既練而見遣爲

父服周以準爲人後者既還所生父喪已久於禮不追此議何疑答曰止以婦人得成制於夫家不得成重制於乙今景於禮誠爲後乙之義於受父命爲人子與婦人出適者亦爲本親降服一等爲所後及夫制服三年其義正同也今以婦人既練見遣重制已成於夫故不爲父三年今謂景本不應爲乙後然景既奉命爲乙子則許其降本親之服及其喪過而歸則重制成於所後矣若不服重制其本親乃其可終身無斬衰之服由是年懷而言無所依據耳又范寧問孔德澤云甲無子取其族子乙爲後所生父沒降服周甲晚自生子乙歸本家後甲終乙當有服否若服當制何服孔答曰代人行之似當無服繼母當爲母乙既出服周推此粗可相況范又難必當有服未辨服之定佳云繼母既出服周此理所出爲分明稱耳孔又答云繼母出爲嫡嗣是父沒而嫁猶要說亦謂之出當以喻此適彼不獨在嫁可以意領故不必繫於本也江熙難范云往問禮親反因禮路御總頓盡乎未若相遺於江湖既還宜名反服也○宋庾蔚之曰當爲父子愛敬無加豈得以改使同疏族方之繼母嫁於情爲安

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　曾

晉王㫋按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按經傳爲人後者固自降其親也所

以降其親者以其重於大宗必爲所後之父服斬故也制其禮例若受重於大宗而不爲所後之父服斬則自非輕所謂爲人後者之義也凡既受命出於人後而不爲所後之父制服則固非禮也還其爲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也而遺傳無居禮既故失恩由義厭於爲禮是以在成之踈屬有相爲重者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爲輕者矣仲尼進退有自來也今奉義則不爲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敢所生之與二者並闕未知其詳將何所居且傳敘經意但爲既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談者不疑爲後而不爲所後制服爲非禮乃謂反服其親爲傷教斯蓋惑也大

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宗不因貢是凡爲後之子更有不服三年之也愚謂爲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爲所後制服則宜還爲其親服斬衰之義側即知人心在可通矣

出後子為本親服議　晉　[illegible]

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史遂殷表云父翔少繼叔父榮榮早終不及持重今祖母姜氏亡主者以翔後榮從出降之制繼殷爲大功假二十日愚以爲翔既不及榮持重服雖名戶別繼本蒼姜故如親子便依降例情制爲輕且殷是翔之嫡子應爲姜之嫡孫已得假今遂寧去職尚書奏禮無不及還重之制翔自應降姜殷無緣還重詔可賀循爲後者議按喪服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等致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非人論者多以爲後者子孫皆計本親而降意所不安或曰嫡子不爲人後者直嫡已嫡不以出後當以支子且兼時於後者之子見捨本親何以其不得爲人後而答曰五服之制其屬有六一曰本屬以名爲正名正則男女有別上下不悖若假之以號者則輕其權定之以名者則重其統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何爲言無正以不得名之不得名之則卑其服皆得名之則重矣制此之有無尊卑之宜則是彼之後者嫡庶之例也又云於庶子爲後稱名不言孝爲壇而祭

以其尚有二志不專故也其子則定名而處廟以爲後尚可制此重宜降故也是非領本行已復統有所哉或曰所後在五服之外父制周年而已無服疎親戚之恩非先賢之意也答曰何爲其然禮有節權屈義抑亞爲所生無絕道其餘皆有權制也夫初出後者雖至親之例爲別宗之胄斷長養之勤廢終養之道屈復之恩所報罔極之情莫伸義雖從於爲後恩實隆於本親故有一降之差若能專心所繼後者之子已有所承於今爲同宗之名須本有異門之疎若以父服輕當後者至於生不及其父母諸昆弟父有重制而已無服又出母所生而杖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於父母乃爲不杖之周其子不得從重也禮定於始故約以服從之以後者之子出母之孫其禮闕而不載生在他所恩已[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以不疑父之出母何獨疑其所之祖耶服之所降其品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嫁者以出降四降之名同止一身出之者子豈當獨以爲傳代稱乎生長於外不得言出猶繼父未嘗同居不爲異也又報父出子誠是疎已稠役于以父爲旁尊則之所天在此初出情親故不奪其親而與其降承出之後義漸輕疎而絕其恩絕其恩者以一其心其心一則所後

親所後親則祭祀敬祭祀敬則宗廟嚴宗廟嚴則社稷重重社稷以尊百姓齊一身以明家道此殆聖人之意也（宋崔凱喪服駁云代人或有出後大宗者還為其祖父母周與女子出適不降其祖同義凱以為女子出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為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父母報之周所謂尊祖故敬宗也又曰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還當為其祖父母大功耳又云代人有出為人宗後還為其父母周其子從服大功者凱以經文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周為其兄弟降一等此指謂後者身也不及其子則當

以其父所後之家還計其親疏為服紀耳按賀循[illegible]釋疑或問[illegible]出[illegible]一身還本[illegible]也魯國孔正陽等議以[illegible]人後者服[illegible]之親[illegible]其本親降一等不言代[illegible]一等者以[illegible]其子以義斷不復還本親故也禮云為人後者則於本父母不若子矣劉智又按禮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比出子及其子孫亦為人後者也甲無後故乙為之後乙之子孫皆去其親往為甲後皆當稱為人後服本親不傷於後者若子則其親亦然矣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得絕之矣儒林掾謝襲難學士張擔之從祖母丁與士本是親祖母亡父

出後求討禮典甄勑勸教以議當諸出為人後者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自為後者之身及為後者之追服大功如禮議則擔之不應廢崇王尼之答如所云族人後大宗者出後者子於本祖父母孫不服祖於情不安是以諸儒之說義旨總謂為人後者雖在五服之外皆降本親一等無孫不服本祖之條按記云夫為人後其妻為舅姑大功鄭玄云不二降也其妻於舅姑義服猶不二降況其子孫骨肉至親便可無服乎禮義則重義例亦明如嘗之例諸出後者及子孫還服本親於所後者有服與無服皆同降一等謂擔之當服大功

出後子為本庶祖母服議

晉劉氏問曰弟子適所生得疑弟子有兒出後伯父承嫡當心喪三月否徐邈答曰[illegible]往年臨川王服太妃已[illegible]今出後承嫡者當依為人後降本親一等宜制大功九月〇宋庾蔚之謂庶子為父後不得服其所生以服廢祭故也已出伯父即為祖嫡何由得服父之所生乎

父為高祖持重子當何服議

晉徐爰人問殷仲堪曰禮服高祖父母齊衰三月若其父承重者為當服周為故自服其本服耶若服其本服不以父重而增者假如玄孫持高祖重玄孫之子

子之孫本屬無服父服三年而子[illegible]

降之義若來孫本無服而今有服則曾玄孫宜以次

承重而加也進退迷惑不知所行殷答曰祖父在而

祖母沒則父服厭周祖父後亡則父服三年而[illegible]

服一定無變是知孫之於祖自有正服不以父服爲

升降又疑玄孫承重來孫無變按禮記有子姓之服

荀恩蓋親畢緦冠玄武非爲無變矣徐又問曰父在

爲母雖服以周斷至練禫廬杖大制無虧故孫得以

其本服若父出後降祖在不杖周則孫不得同父之

服明矣若父受重久又當後父升亦明矣如此升降

由父不得自定也未有斬服不異至親而子正制[illegible]

三月之外或有無服者也他人同服而爲之緦冠

玄武[illegible]五服政爲無緦他人之不[illegible]

所大武也[illegible]答曰父在爲母先王[illegible]

服而情未有異也哀親[illegible]而後起

創巨痛深故可頓奪故漸之以祥練申之以禮[illegible]

此蓋有由不變其本則降矣子有降而孫得遂伸其

所謂不隨父升降者也

為庶子後為庶祖母服議 晉 [illegible]

晉王彪之答劉系之問云凡不繼大宗而立後及爲後

而不爲所後制服皆非禮也然拔已爲後則不得不

爲後之制若庶子立後不繼祖宗已服無重可傳

亦同然而不服庶母若先受重承事則制有疑謂當

與庶祖母同○宋庾蔚之謂所後服若承祖後則已

不得服庶祖母也父不承重已得爲庶祖母一周庶

無傳祭故不三年也

所後之母見出服議

晉步熊問許猛曰爲人後而所後之母見出當何服

猛曰爲人後者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言若如者明其

制如親其親則異也繼母如母則異於親子矣

為曾族祖後服議

晉何琦議以爲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絕若

兄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illegible]不繼事而與不應

拘常以爲疑也魏之宗聖[illegible]遂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繼

族祖[illegible]以兄孫爲嗣此成比也○宋庾蔚之

謂間代取後禮未之[illegible]以尊先[illegible]

不許數代不得引以比也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六 終

禮五十七 沿革五十七 凶禮十九

並有父母之喪及練日居廬堊室議
父未殯而祖亡服議
父喪內祖亡作二主立二廬議
居重喪遭輕喪易服議（變除附）
長殤中殤變三年之葛議
居親喪既殯遭兄弟喪及聞外喪議
居親喪除服議（旁親附）
婦人有夫喪而母亡服議
為所後父母有本親喪服議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
祖先亡父後卒而祖母亡服議
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議
既練為人後服所後父服議

並有父母之喪及練日居廬堊室議（並親服議 晉 宋）

周制，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也）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不奠，務於當事也）行葬不哀次，（不哀次，於位哭不次者，輕也）反葬奠，而後辭於賓，遂修葬事。（辭，告也，告將葬啟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晉杜元凱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附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至虞訖，反服父之服。既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而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服未竟，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竟之日，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服母之喪服也。」又荀訥答問云：「代人有伺曙毀廬作堊室，合畢居堊室見客者，或有於廬前設位，謂今可於廬前設位，若練服畢，服母服居廬。」庾氏問徐廣曰：「母喪已小祥而父亡，未至母十三月，當伸服三年，猶服祖而祥耶？」答曰：「按賀循云，父未殯而祖亡，承嫡猶闕此，不忍變父在也。故自用父在服母之禮，虞庭不得終三年也。禮云三年之喪既葬，乃為前

喪練祥，則猶須後喪既葬訖，乃得為前喪變服練祥也。」○宋庾蔚之謂：「前喪既練，後喪既殯，宜居堊室，而後喪猶應居廬者，[illegible]堊室自是練之所，今雖以廬堊室為喪之位，然自表於練衰。既練而父亡，為母伸服，乃開劉表諸儒及太始制，皆云父亡未殯而祖亡，承祖嫡者不敢服祖重，為不忍變於父在也。況父在之日，母久已亡，寧可以父亡而變之乎？意謂立服之宜，皆定於始制之日。女子大功之末，可嫁，既嫁，必不可五月而除其服；男子在周服之內，出為族人後，亦不可九月而除矣。父為大夫，子為父後，降伯叔父大功，或已兩三月日而父亡，豈可得伸服

周乎是知凡服皆以始制為斷唯有婦人以夫氏之
親被遣義絕出則除之

父未殯而祖亡服議 晉 宋

晉虞喜按列衛喪服記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
以周既殯而祖父死三年此謂嫡子為父後者也父
未殯服祖以周者父屍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
也蓋以為二禮無有此條殆是脫失祖父正統非為
旁親若父死未殯服祖但周則祖無所厭傳重在誰
假使祖為國君已為嫡孫祖薨已嗣此受封於祖相
之君臣服祖三年而已為嫡孫則服一周齊縗送死
判杖無主也父死在未忍如大父何大父祖也○宋庾蔚

之謂禮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孝思未斂入門
升自阼階明以生奉之也父亡未殯同之平存定父
為傳重正已攝行喪事無所闕虞喜何謂無所厭
乎孝子之所寢處不關於主國之何嫌若祖為國君
五服皆斬則孫無獨周之義按衛所記謂大夫士也

父喪內祖亡作一主立二廬議 晉 宋

有韓伯為殷浩作問或人答云昔亡伯喪未除而祖
母見背從兄不攘父喪主而為祖母居廬孫太尉衆
首不以為非禮也○宋庾蔚之謂父喪內祖又亡則
廬應上二喪今代以廬為父而為之處則立二廬是也
人為父喪來弔則在父廬之所祖喪來弔則在祖

祖廬之所

居重喪遭輕喪易服議周緦除附 晉 宋

周制閒傳云斬縗之喪既虞卒哭遭齊縗之喪輕者
包重者特 [illegible]
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illegible]
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illegible]
喪既練矣有周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周
服其功縗 [illegible]

（練之葛經，五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其大[illegible]）三年之喪既練矣，有

大功之喪，服其功縗，經帶如周。（大功之麻，[illegible]小功於練之葛也。[illegible]）小功無變也。（[illegible]）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illegible]）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illegible]）

（[illegible]）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illegible]）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illegible]）

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illegible]）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總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illegible]）

（[illegible]）間傳云：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illegible]）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illegible]）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illegible]）

○晉謝奉議曰：夫孝子之處喪，服勤三年，不懈不息，情思所主，無不在焉。曾子問三年之喪可以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蓋以為彼則哀，則不專於所重也。而禮云卒哭既練遭

大功之喪，皆隨所服而變。代行喪者咸從此制，竊有所懷。夫人子之道，天屬之恩，可謂重矣，終身之憂，非一朝可消，故有祥練之節[illegible]。夫以資於事父之道，在公尚有奪私服之制，況無愛敬之重而更屈於支屬乎？奔喪之禮，赴哭[illegible]，備其經帶，歸于本宮，即反正服，於權宜為適，然可知無大過矣。○宋崔凱云：斬縗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著大功之冠及麻，麻謂男子首經，婦人腰經也。又易其故既練之葛，以麻謂男子腰，婦人首也。大功之喪既葬卒哭，男子復其練冠，帶周之葛帶，男子首經，婦人腰經，皆言周者，斬縗練男子除首，婦人除腰，今大功之喪既葬，首腰皆當有

大功既葬之葛絰則小功之絰也大四寸六分小不
可以居三年之喪故皆絰周絰也

長殤中殤變三年之葛議 周 宋

周制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
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不謂小功之親殤在緦小功者也
問傳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
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
功之葛與緦之麻同則兼服之此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喪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服皆與殤爲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爲大功之殤長中殤也吳射慈曰謂大功之親殤在小功緦麻者若殤緦爲姜殤絰帶以終殤之月數而及二下之兩消若緦父兄弟姪無殤之長殤中殤在小功婦人爲夫叔又長殤在小功中殤

在緦麻者也此殤所以斷本變三年之葛者正以親也下殤則不言賤也○宋庾蔚之謂
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
於緦絰之次云小功不易殤之緦冠同說麻之有本
乃能變上服之葛云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
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
殤則不當是謂殤之大功若是大功之殤記當明
之周殤最在上所以不言周耳鄭玄謂周殤長中已
自大功不復指明殤服之且不於卒哭而變上服之
葛又明下殤之麻雖不斷本以其幼賤亦不能變上
服之葛問傳大明斬縗變受之節因備列五服麻葛
之分緦小功之麻不變上服之葛已自別見故比雖
連言而在兼服之例是以不復曲爲若如鄭說謂大
功親之殤者其如緦小功之絰麻既斷本文與三年
之葛大小殊絕安得相變耶

居親喪既殯遭兄弟喪及聞外喪議 周 魏

周制禮記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有父母之喪也遠兄弟者有兄弟也
親亦遠也哭于側室辟哭殯也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近南者爲
之送位也未右乱之以位同國則往哭之又曰有殯聞遠兄弟
之喪雖緦必往骨肉親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雜記曰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之爲變也入奠出奠改
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謂後日之哭也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如他室如始
哭之時也○魏王肅云往哭而退不待斂也鄭記問曰或

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及雜記云三
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何弔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
亦當服其服不王瓚答曰鄭言往哭不言輕重適
三年當往也雜記斬緦言功緦乃服其服而往則齊
緦亦有功緦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兄弟明皆
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吳射慈云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雖緦不往疏親曰謂周云禮哭于門內之右爲變位也後日之哭既朝奠其殯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初亦三日五哭者也
○晉束晳問曰有父母之喪遭外緦麻喪往奔
不步能答曰不得也若外祖父母喪非嫡子可往若
姑姊妹喪嫡孫皆宜往奔也傅純云禮先重後輕則
輕服臨之輕服臨者新亡新哀以表新情亦明親親

不可無服及其還家後若重者輕情輕服已行故也
今新死者在千里表應服者以官役爲限奔臨無三
乃以重包之夫重服自前亡非關新死則新死無服
也豈應服之親卒爲無服宜制新輕之緦以當往臨
之服若新亡除既了則又服之重自然包之前後一
喪人情與服得兩濟乎或難曰服以禮爲主禮有往
臨之緦而無便制之服如便制輕緦恐非禮也答曰
禮是經通知變而魯築王姬之館于外春秋以爲得
禮之變明緦又合禮者亦經之所許也

居親喪除旁親服議 周 晉

周制雜記曰端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

諸父昆弟之喪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若當大功之喪者除之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除殤則不除殤長中乃除○晉賀循云大喪服若父母之喪當爲周大
功之服祥除各服其除喪之服知殤除之節小功已
下則不除轉輕也降而爲小功則除之服名有兄弟喪
應除兄服與徐邈云其緦當着吉服除服不當著
此日以吉服接客當兄舊服見客耶又云禮曰服其
除服卒事反喪服庾太尉大喪中除妾服白帢對客
終日今齊服既同上下通無嫌於變吉服也竟此
一日然後反喪服耶

婦人有夫喪而母亡服議

晉鄭祖延問曰外生車騎婦先遭車騎喪斬縗服也
後遭母喪齊縗服也世爲兩制服有所變易耶按曾
子問已葬而出殯臣有父母喪歸家殷事即往應依
此不往服何服家服何服賀彥先即循也答曰禮女子
適人服夫三年而降其父母傳曰不貳斬既不貳則
不得捨其所重服其所降有分明矣周妃有車騎斬
縗之服宜以包母齊縗無兩服之義唯初奔當有母
初喪之服以明本親之恩成服之日故宜反斬縗之
服此輕重之義也又禮君不厭臣君既殯又有父母
之喪與君俱三年故有歸家之義而猶云有君喪者
不敢私服何暇之有以此言之雖周文兩服當其無

喪以君緦爲主而不以已私服爲重也

爲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議 晉 宋

晉鄭康伯問荀訥云有人養其伯後後制未除復有
本父喪當使後還所生廬作喪位不若作堊室今當
服斬先斬以居堊耶答曰今身有所後重服未練雖
有所生之喪無所改易既練則當服周布冠幘首絰
麻緦先服既練已有變降唯當服周以居之耳不復
還本家作喪位歸東閤既爲人後先服重制豈當有
改然今要當有時還本哭臨其本親赴聞不設喪位
情猶不安可於本親兄弟以作堊室歸來處之不苟
重答荀訥身有所後重服當不得復於本兄弟廬室

作暨室歸可設其位而已○宋庾蔚之謂禮所緦斬緦之受服大功變既練之間計緦升數從其麤者若升數同則不變絰帶而已今代則不然應別制本親周服還本家則著之時代不同不得全依禮今以室室為斷帛之所故應還本家立靈室在諸弟之下以受弔設使本家遙便當於別室不得於所後靈前受本親後之弔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

宋孟氏問曰嗣子人為孟使君持重先祿喪庭便無復主位於禮云何周續之答禮無晚然之文然或謂嗣子宜兼持重可位之喪宮可闕三年正主耶又問曰若嗣子應持重者先祿喪次親有廬耶又答曰禮之倚廬在東壁下蓋見親苦抱魂之處非接賓之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之殯宮於光祿殯宮若須宜頓異凡是有事然後之喪所已則還廬次然今代皆以廬為接賓之位位則一處從禮之變亦宜兩設耶又問葬奠之禮何先何後又答禮云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其葬服斬緦以例而推光祿葬及虞宜皆先祖於情則宜輕於尊則宜重

祖先亡父後卒而祖母亡服議 周　後漢

周制後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後漢劉表及侍中成粲云父母亡在祖後則不為祖母三年吳商駁之曰嘗見表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為婦人之服不論男子孫為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為祖母服而云不得論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為已自受重於祖祖母服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為人後為本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已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得論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已為小功五月而已後為從父後從父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已先為祖父小功今為祖母不論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衆不可具此不得論夫之說經傳無據循行無服義又不通祭又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今服祖母亦當周又齊縗章臣為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為三年也據為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此義如此則凡為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斬

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議 晉　宋

晉雷孝清問曰為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制云何別開門更立廬不言稱孤孫　為稱孤子范宣曰按禮

八叔　嫡居諸父之上一身爲兩喪之主無
緣更別開門立廬以失居正之意至祖母練日則縗
除所築室事假及後喪之服禮無其跡稱孤子孤孫
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稱孤孫於傳重之日宜至
祔此乃服然後稱孤子○宋庾蔚之謂若如鄧說非
爲反後喪之服亦應還殯宮室立廬在諸父室室之
上但一喪共位廬堊室經紀熟非適時之禮謂宜時
有後喪便別室爲廬無主一喪

既練爲人後服所後父服議

宋何承天曰婦人夫先亡無男有女已出嫁婦人
亡後夫同宗族之家乃以子繼其後今既更制廬杖

未知當及亡月一周便練爲改出後行制服之始
荀伯子答曰出後晚服於周期服也應以亡月
爲周不以出後日爲制服之始假使甲有婦及男女
甲死甲兒持重服已練甲兒復死甲妻乙方以子爲
後甲弟亦爲伯持周年服設使更制二十五月服甲
婦久不合先爲除服何容持二周服邪婦若或疑待
使甲服得除而爲始出後爲使是服斬制日而除爲
未若服持設此待除服爲出後亦不可使甲婦女制
四周服也何異周出適之女因而除心制既過即吉
之後而來繼之弟不爲退始門庭凶喪尚未毀外
錯涼淺宜稱人情今謂宜待除服爲後是也今問不

時亦可若不服其殘月使當如知喪晚特一人未
吉二條何者殤安荀重答曰意未出後未及練者且
服其殘月以亡月爲周若將服竟出後宜延待服竟
至於夫族服練縞從輕自此降殺以漸所謂送死
有已復生有節非明出後始爲喪主也又謂爲人後
者在練則練在縗則縗何疑服旬使除然謂此語不
通設使甲死其父女持服已在周甲弟乙持二子從
遠還始聞喪以其長子爲後甲爲弟丁爲伯父追周
服爲以出後之故更總縞旬日除所爲深淺舛錯不
是故也無如知喪降此人未即吉此又所疑也凡
出後既服知喪既已制未服今日月已過無緣

更存情周然後之始父雖喪未終而來繼之子則疑
凶喪已終又復哀吉此以吉制卜吉宅又不可
女改於內而繼子以亦於外而離服則以周年爲斷
爲人後者猶繼於彼而發降於此所以令受重之道
成若子之養首以服假殊其制後其制哉豈不
以父子之名定於受命之後加宗之紀起於辭親之
日大義昭然無所疑之而使情節俯仰而有餘哉月
服於不足未知輕重將欲何所論云甲死甲兄持服
已練甲兄死甲弟乙方以子爲後云無緣爲伯持
周服復更制二十五月服雖日久以甲爲後方來
後甲彼退殺我更自始更制遠月於義何傷且皆

以旁等服不踰於今欲其子禮窮於制事同義異深淺殊絕豈宜相蒙共爲三年若是大功小功之親本服已訖乃爲衰之亦可計本服之月以充再周之限若無服之親今爲甲嗣其義云何論云甲婦女無緣持三周服又不合先是除服難曰甲婦女三周終訖何事三周吉凶有期何必顧景亦猶曰遠之兄始及祖絕其居室之第久已笙歌豈得同一論云或爲甲服垂除景出後景應服斬旬日而除意謂延待服除而出後且難曰景以禮而行不及甲始喪若由喜趣且夫堂階絕構喪位無主行路悽愴骨肉傷心既爲置後宜及三年之內情事有寄豈得持疑以俟吉祀

再周之後過哉論曰甲死婦女持服再周弟乙二子遠還以長子景後甲景爲丁緦伯父道從服周而景以後出之故更居緦麻旬日而除外婦猶淺衰不復是過難曰乙之子景今於後甲既不可與弟丁同稅周服又不可變居緦緦旬日而除則景於甲之喪終闕微服親緦甲子而反不如丁有周月之制處之於三年之地而絕之於一日之哀待吉之義於此爲贖論曰甲婦女無緣避此凶居別卜吉宅又不可婦女歌於內嗣子哭於外難曰甲婦雖復衰麻去身號咷擗響然素服發哀與代長戚夫何圖于吉宅何務於諠歌荀伯子答曰馬操難曰爲人子者本生事存知所

生不虧禮於彼而致降於此答曰向所生者謂出後及所後並不謂並除而追責使同也設使所繼者是絕服之親而繼父有兄弟喪未周豈可忘追制伯叔周服乎故知反喪則同已死則異若本服大功之親雖數十載之後猶離緦稅服至於出後之子在三年之外便不爲繼父追服明既往不可得同也難曰乙子景今來後甲既不可與其弟丁不稅周服又不制居緦緦旬日而除既爲甲子而反不如丁豈有處三年之地而絕於一日之哀乎答云禮無應先稅周服然後可出後耳設使甲死已三十年乙將景丁從絕域還始聞甲喪豈可使景丁二子俱稅周服

然後景出後之事乎若修從景居重服婦女年及已來或是朝廷改易豈可方絕一孝居喪乎雖復三十年而丁猶稅服景不可以反不如丁復不得稅服乎手設使周公更生不能易此言也

兼親服議

宋庾蔚之謂一人身而內外兩親論尊卑之敘當以己族爲正昭穆不可亂論服當以親者爲先親親之情不可沒也或族叔而是姨弟若此之類皆是也禮云夫屬父道妻皆母道夫屬子道妻皆婦道此言本無親也若本有外屬之親則當推親其尊親之宜外親不得從父之例但姻非昭穆之亂故可得從上親

親而服之若外甥女爲己子婦則不用外甥之服是從親者服也外姊妹而爲兄弟之妻亦宜用緦服之制兄弟妻之無服乃親於外親之有服也至若從父昆弟之子婦則不可以服禮待之而外親之爲近而尊也其餘皆可而推之矣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七終

禮五十八　凶禮二十　沿革五十八

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

小功不稅服議

庶祖母慈祖母服議

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

父母乖離知死亡及不知死亡服議

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　周　晉　大唐

周制喪服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盧植曰謂父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恩淺不追服也鄭玄曰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己己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餘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己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喪者與服不相當之言王肅云謂父與祖離隔子生之與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祖父母若至長大父稅服己則不服也諸父伯叔也昆弟諸父之昆弟也○晉賀循云生於他方不及見其父母諸父昆弟若聞喪之月日已過不爲稅服以未嘗相見恩情輕也若日月未過服之如常按魏時諸儒問云日月已過或父已亡獨聞喪當稅之不若宜稅稅何服答曰父卒而爲祖後服斬與父在異者也淳于纂問淳于睿云按小記生不及祖

父已殯父昆偶而父稅喪已則否注云不及此親存
時則見之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服已則否若
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蔡謨云此注皆前賢聖
失之甚矣鍼膚而總小功者稅之蓋亦親而骨肉
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以親若但以不
見則割其正親之本愛而恐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昆
弟同制此其可乎傳祖之義於是乖矣又禮為慈母
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吾不及者慈母之父母
則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見祖而以為非時之恩豈賢
不厭除答曰賢聖及先儒初無疑在此者以其緣人
情而恕之除在小功不稅自正也非不相識者也聽

當依就莫不厭也禮記明文先師之議可信者也不
信聖賢而欲意斷直而無有正方此董周三年者傳
重為故也而不識見何所得乎何所重乎劉智按禮
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兄弟而父稅喪己則否
智以為生不相及二文相寄必有誤字昆弟相連之
語宜用為衍字衍者至親並代不得以不相見而無相
服之道也若今生不相及者稅其服則父雖已除後
生者不得追服也凡不服者不服則父雖稅其子孫
無緣服也以此推之弟衍字可知也虞喜通疑曰按
文乃父稅子不當其時則服之可知也當時雖服猶
生不相見則恩義疏不責非時之恩於人以情恕之

也若父以他故居異邦告已復還居一外生[illegible]後
不稅服以生不相見故也又上言不及而下有弟字
者明生不及相見理中可有弟矣已死而兄亦不稅
此義兩施非衍也蔡謨以為禮大功猶稅此三親
情以於所生服豈於斬衰雖不相見或者音問時通
而絕其稅服豈稱情乎夫言生不及者謂彼已沒己
乃生耳豈是同時並存之名哉皆鄭說不以生年為
主但不相見便為不及則此祖父即復可言生不及
孫而父亦生不及子兄復生不及弟也此辭不順亦
已甚矣今未有此言也即稱記禮文有弟弟
不得先兄生不知所以通其疑故因而立此說非禮

義也吾謂此直長一弟字耳兩長首尾歷千載又更
昆弟傳寫非一巨氏說云己生之時祖父母已亡也
諸父謂伯叔也兄弟者從叔之子也此於情為允文
生不及之名下得通謂諸父為從叔而復稱伯
叔之兄弟於文煩重又不說己與兄弟當稅與否於
制亦闕未能盡然徐廣卿氏以同時並存為生
不及首劉答曰別不親者主據其長兄在南娶妻
亡已三年北兒子孩等未嘗相見一旦應服否記云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先儒以
為父與邦而生己不及祖在時歸見之故過時則不
服也己云不及自謂論以為不見文義分異然則不

及當謂生不及此親在時也意謂計聞既追情已若
雖未相見禮疑從重猶稅服孫略議曰記云不及祖
謂不及並代而不相服略皆親行其事特人咸不見
許○此孫張亮云小功兄弟居遠不知曾子猶歎之
而況祖父母諸父兄弟恩親至近而生乖隔而鄭君
云不責人所不能此何義也生不及者則是以未知
前已及矣乖隔斷絕父始奔歸居服而已否者尋此
文意蓋以生存異代後代之孫不復追服先代之親
耳豈有並代不服者哉

小功不稅服議 晉 宋

晉元帝制曰小功緦麻或在道或聞問在今服否得服
此殘月以爲未制束晳問於所能答曰禮已除不追
耳未除當追服五月假令已小功不稅者謂喪月都
竟乃聞喪者耳若在喪內則自全五月徐邈答王詢
曰鄭玄云五月之內追服王肅云服其殘月小功不
追以恩輕故也若方全服與追何異宜服餘月○宋
庾蔚之謂鄭王所說雖各有理而王議容朝聞夕除
或不容成服求之人心未爲允愜若服其殘月人心
得寧則應多少不計今要心寧制既無其條則是前
朝已自詳允無服殘月之制

庶祖母慈祖母服議 晉 宋

晉劉系之問爲庶祖母服經無其文不知爲此服否

王昱答曰庶祖母服經無其文然亦不可無服之制以
情例推之謂宜服周以言之禮妾子爲父後爲其母
三年子既得伸孫無由獨屈假令嫡孫有禮文人不
然則無復所以援禮所有祖同文無適庶之別蓋以
明尊尊之義而人莫敢卑其祖也禮記云爲慈母後
者爲庶母可也爲庶祖母可也此謂妾無子父命
子爲之後或子或孫唯其班第既受爲後則服之
無嫌由此言之妾之無後者命爲之後者猶爲之服
況親之子之孫而可有不服者某以爲服議允又劉
智疑問云按喪服小記慈母之父母無服孫宜無
服慈祖母矣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代祭孫不祭慈祖
母何服之有智曰禮爲慈母黨服爲繼母之黨不服
不妨孫服繼祖母也禮孫爲祖後者上至高祖所言妾母不
代祭者據承之者身終則止耳若有妾子先亡孫持
喪事而終喪便不祭也庾蔚之謂旣云慈母雖賤服之
如母明矣其父先亡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周
可也不得從傳重三年同於繼祖母也○宋庾蔚之
云按喪服傳釋慈母如母以爲妾之無子妾子無母
父命以爲母子然後慈母之義全也智云有子之妾
有母之子並無經傳所說如母之義何由而生子不
違父之命豈從失禮之命小記云慈母之父母無服
令子服慈母如母猶無所從況可得從父服慈祖母

乎且先儒所云婦人不服慈姑者以婦從夫而猶不服
則子不從明矣

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 魏 晉

魏劉德問云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
得婚否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
玄駮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祀也除而成婚禮是
權也○晉博士徐宣瑜云君亡宜從令子喪將軍人
役所至不得者按代子即位鄭玄注云君父亡令臣
子心喪終身深所甚惑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謂從玄
心喪可也荀組云至父年及壽限所得行喪制服立
宗廟於事為當禮無終身之制

父母乖離知死亡及不知死亡服議 晉 東晉

晉蔡謨議曰甲父為散騎侍郎從駕沒於賊中甲窮亡
一子相隨殯葬如禮已先與母俱在洛陽聞喪行
服三年而道險未得奔喪而其弟沒在賊中服可除
不宜以婚姻者謂因喪之制除此非禮之非行矣且
男女之會禮之所急故小功卒哭可以娶三年之
喪言祭而復寢會文於祥可而納幣文於卒哭長
而納室春秋左氏傳曰婦養姑者也又曰娶婦從配
以奉粢盛由此言娶妻者所以為大矣所本事重矣
又夫冠者加己之服可也婚娶有事親奉宗廟繼
嗣之事而冠有金石之樂婚則三日不舉金石之樂
孰若不舉之戚加己之事孰若奉親之重今議其然
而許其冠斯何義也不亦非乎文曰或疑甲當某稽
留者欲以為奔喪者雖孝子罔極之情然實無益之
事非立身之所也故禮奔喪不可夜行避危害也今
中州喪亂道路險絕賢泉散發名家人士皆有之而
無一人致身者蓋以路險體弱有危亡之憂非孝子
之道故也而曾無譏何至甲獨云不可乎且甲尋
已致身非如不赴之人也塋兆平安非無殷發之難
也又是時甲祖姑篤疾醫藥而不可違闕侍養投身
危險必貽老姑憂勤故昔鄭有尉止之亂子西子產
父死於朝子西不儆而先父見譏於典籍子產成列

而後出見善於春秋此經典之明義也按吳當思進
參方傳東曹亡任心沒為賊夾焉失喪其子不奔迎
禮云父喪不奔匹人不奔喪者得往依賓者耳不得寇
於所聞左右不能遠怒云父宮死河北淵中如宴國乎
陽可依此制若王化所被人跡所及可往而不往非
以篤孝道也今人喪焉猶求之林下不得漫依東關
號平之初如則例皆詣東關遠求唯相陵不往求宋
代不逾母並加清議其為制日有准則又司徒李循
祖父徵浮淮避公孫度不知存亡尋求積年不得亂
父見鄉里與父同年者亡乃制服徐景山勸娶而生
冏劉智釋疑曰遇亂離析計父母之年已過百年可

終卒矣而不得者問訃同邑里同年者其死日便制
喪服或以爲終身或不許者如何知答曰父母死生
未定則凶服不宜在身繼祀爲重然則言不宜制服
必繼代祀者吾以爲得之矣凡服喪而無哀容得以
不孝譏之處猷降不得服其親而哀情至者吾得以
孝篤稱之雖虞喜通疑云或以爲終身服喪如曾
閔所能備行非凡人所逮也謂宜三年求之不得乃
制服居廬祥禫而除孔衍乖離論曰聖人制禮以爲
經常人之教宜備其文辨彰其義即今代父子乖
離不知自處之宜情至者哀過於有凶情薄者禮習
於無別此人倫大事禮所宜明謂莫測存亡則名不

定名不定不可爲制若終身憂危在心念至則然矣自
然之情必有降殺故五服之章以周月爲節況不聞
凶遽得過之雖然身不知存亡無緣更有於三年之
喪也故聖人不別爲其制也御史中丞劉隗奏上諸
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榮官歡樂皆使心
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征南
大將軍王敦上言自頃中原喪亂父子生乖或喪靈
客寄奔迎阻隔而皆制服將向十載終身行喪非禮
所許稱之者難空絕聘娶晉東關之役事同今日三
年之後不廢婚宦苟南北圮絕非人力所及者宜使
三年喪畢率由舊典也太常賀循上尚書二親生離

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尚存心憂
居素壹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有承誤引奔喪禮
有除喪而後歸者自謂喪葬如禮假於君命者耳若
葬靈不收葬禮不成則在家如在遠但不得除也況
或不須求死以代喪禮待已而成者邪若別以爲義
未足以服人心也直以禍難未銷不可終身者服故
議特立制爲之義斷使依東關故事大將軍上事詔
可從也帝告下曰若亡於賊難求索理絕者皆依東
關故事行喪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也唯親生
離吉凶未定心憂居素出行人情如此若非官制所
裁晉下奉行中郎李幹自云父母分離不知所在今

婁亡不婚吉事不接承祖王道上今情事雖奪可更
選代詔曰前勅衛所奏生闕不得仕者作制知李
幹比竟未決之宜然[illegible]六親相失及
不知父母没地者以未宿得亡死之日没地處所情
慮無異然以未審信猶荷萬一之存未忍舉哀則有
終身之戚不涉吉事或推一身承一宗之重傳祖考
遺體無心婚娶遂令宗祀絕滅於一人及祀不孝莫
大無後之罪此實難處然宜以爲此非聖人不以死
傷生之教也兩路相通久無音問殯可知也但不了
死地耳如此之徒宜以王法斷之令舉哀制服勤三
年凶不過三年此近亡於禮者之禮也詔曰組所陳

不知父母存亡者令行服比於有情其尚有疑然要
當詳議此理令可經通不得以難安遽而直置爾皆
一代事理道所疑先明杜夷議曰苟紀雖慮宗備示
絕寬靈爽而莫祀亦何可不念父母之或餬口於四
方或已死而不服視死循生也或未死而服之視生
猶死也恐視死猶生賢於視生猶死也且又死之與
生非意所度春秋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則傳信疑
則傳疑謂此宜疑之以避不諱博士江泉議流逝隔
便令行喪按舊事未覩其例昔宰咺致賵春秋譏其
豫凶事子路死衛仲尼雖知必死須使者至而哭之
然則吉凶事大存亡慎審方今正道始通各另辭求

之理進乃後行喪於禮未失虞預議曰子當越他境
以求其舟楫所經人跡所至可前而進見難而退若
山川之險非身所涉然欲致命則孝道不全宜廢棄
利之勢居憔悴之感純參恆之行表德義之所先也
征西司馬王行其義今雖父子分離存亡不定昔宋
伐與母離隔吳平其母尚存推此安可以其無異乎
故先王授受不廢謂宜使婚宦及時也孫約議云三
千之責莫大於不祀之痛必後何時而婚或有節絕
嗣之門也虞讚議曰諸失父母者疑行服之制以禮
除喪而歸未有者無不除之制若廢祭絕嗣皆不可
行宜詳條制萬代可述蔡謨議父子流離存亡未分

吉凶無閒人道不可終凶宜制權立禮其過盛年之
女可聽許嫁其男宜求理極道窮仍得聘娶魯文
公以大祥之月納幣於齊春秋尊之傳曰孝也今班
離之子不廢婚禮而末俗多有歡宴之會致貽譏議
以成疑惑令慎行之士莫之所從求下禮官詳示
爲典式博士還濟議云春秋之義納室養姑承繼宗
祀聘納事在可許仕進須候清平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八終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九

禮五十九 沿革五十九 凶禮二十一

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
叔母寡姑遺還未嫁而亡為服議
寡叔母守志兄迎還家受聘未知而亡服議
已拜時而夫死服議 夫父母附
郡縣守令遷臨未至而亡新舊吏為服議
吏受令君使聞舊君亡服議
與舊君不通服議
秀孝為舉將服議
郡縣吏為守令服議

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 周 漢 晉 宋

周制齊衰不杖周章曰男子為祖及服及姑姊妹適人無主者為祖父母姑姊妹報同天子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王者後及無主者其服與士為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天子之卿大夫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及卿大夫無主者與士為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天子元士及諸侯卿大夫無主者與士為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諸侯之卿大夫為姑姊妹女子子為命婦無主者亦如之命婦人無主者為其昆弟之為士者亦如之○漢石渠禮議曰經云大夫之子為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哉以為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為之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為父母當是也吳射慈云士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齊衰周○東晉征西庾亮府倉曹參軍王群從父姊喪無主後繼子依而又卒群以為姑姊妹無主後者及歸服經雖不及從設教必自親始以經言則宜不降以記論例在加服又與此姊同在他邦無餘親情所不忍准經不降不亦可乎通諮府主及僚案評斷荀訥曰若從姊夫及無子無主後及服可也今已立之後寫葬有主矣之下制小功之服方以為後者沒更與本親之情尋其始則喪非

無主論其終則五月之末繼以大功之受於制則情禮已降於服則非輕重之準庾亮答曰存沒禮終而喪其嗣此之無後雖復有哀然非復本宗之所知矣故不得以小功之末以已立後而反服大功也○宋庾蔚之謂王群從姊喪亡之初有繼兒群已制小功之服凡服皆定於始制之日豈得以繼兒亡方欲追改其服乎異於女子為夫所出申服於父母也經文多略可以類推舉近親之有服則疎者知無服凡經於五服之內文有未備皆於公子兼發凡以明例無主後之不降文不及從父所發凡以明之是知相矜止於周服而已晉朝喪亂遷都于江南鄉之卿

士同奉天子何他邦之有乎
叔母寡姑遣還未嫁而亡爲服議 晉
晉王景平問婦人夫沒無男其姑愍其少寡欲令更
出要其兄迎歸未有所適而亡伯叔之子應爲服否
谷士風議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出之義今姑
愍彼無嗣令還其黨欲令更出則衛莊姜遣陳嬀之
比也於兄弟之家者兄弟宜服周受姑命而歸宗夫
之餘親不應有服虞子卿駁曰士風所議婦人夫沒
無子有歸宗更適之義昔姜氏以殺嫡立庶歸齊怨
魯陳嬀以子死君卒於禮宜歸此婦非姜氏杖絕之
倫無陳嬀應出之事其姑愍其守寡欲令更適此蓋
○通典卷九十九 三
代俗之常弊非教訓之道也衛共伯之妻父母欲奪
而嫁之誓而不去就令姑命未可爲而之必出也季
思龍以爲谷氏所據之微雖失然所議之意未爲非
也婦人之體執箕箒奉舅姑供祭祀者也今歸母氏
缺此二事何婦禮之有姑以宜出而遣兄以可出而
迎辭姑從兄是猶欲出之意定也李珍仲以爲婦有
嫁婦之文故令歸母氏之黨者已絕之理理自灼然
寡叔母守志兄迎還審受聘未知而亡服議
晉 宋
晉有問曰甲叔母乙寡守節十餘年其母在兄壬迎
乙還家景求婚於壬壬意許定已剋吉日而乙悉亡

甲應有服否裴士㝡議凡秉節遂志義不二醮者固
必杜漸慮始尊於夫家何得假蹤扶疑以之媒幣余
以爲景壬交幣之辰則甲乙義絕之日許榮重駁曰
乙長夫無子勵操十載心期同穴志固金石雖潛交
媒幣而乙不與知苟聘至之非我則無愧於幽明矣
昔宋姬守志采寡高行焚身毀形焉知景至之時乙
無若人之絜疑必從重則宜服于固以爲不應絕
也○宋庾蔚之云甲叔乙母便是執操之人直是母
欲奪而嫁之乃逼貞杜漸防微古皆不足貴也許君
之言當附於理
已拜時而夫死服議 夫父母喪附
○通典卷九十九 四
晉鄭滲問弟女當適武氏孫兒留去年白將兒來拜
時其兄令卒不知弟女當奔喪否若當奔者何服范甯
答曰禮曾子問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
壻齊衰而往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斬衰也
謂既親拜舅姑當重於吉日耳鄭又問若拜舅爲重
於吉日應服斬哉如來告若拜後親復云何昔荀替
拜時而卒庾家女不往弔不被識何也甯答曰三代
殊制禮有因革意爲娶女有吉日理輕於拜舅復重
於拜餘人荀氏海內名族庾則異行之門想其不奔
弔必有所據又陳仲欣拜時婦奔喪議曰夫拜時出
於末代或恐成有忌而吉日不辰難與言禮記皆有此變

禮既無文於古及其情　故當從今之情御不失乎
之義乎亦宜以前事之得中者爲後事之元龜輒乎
今人拜時得身發蒙交拜者往往長迎而盡婦人之
禮按記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夙興沐浴質明
見婦於舅姑則與拜而長迎然後婦禮乃備若而相
依準至於三月廟見鄭玄云以舅姑沒者耳若以三
日擬三月施之二親沒則可若其親尚存豈容借言
乃以衆人所行失禮之事及議許長迎而爲非則是
賢於準禮而貴於衆失可得然乎又記云娶女有吉
日而死壻以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塗
之女而夫父母沒布深衣以赴喪又記云女未廟見

通典卷五九　一千

而死雖不祔於王姑而壻不杖歸葬于女氏示未成
婦鄭玄云雖不備喪禮猶爲服齊衰依准古義無不
赴哀之文若苟以今失爲是而以古禮先儒爲非人
則未知之何夫拜時雖非古既文交拜亦敬慎重正
但未見婦於姑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謂猶非定則女
子可別繹紗使他丈夫發而相見拜以爲壻輒可委
去女子之分因若見乎夫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
有姑舅之辭凡娶妻誠當婦禮所以事其所生而代
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親不存
娶妻雖已三日無可致敬又未奉牲則與拜時未敬
舅姑事殊而理同豈謂今人以爲非妻乎由此而言

迎婦入家後家交拜夫妻之禮定致敬舅姑爲婦之禮
畢以亦婦得之古禮不相背故可推情以言禮凡人有
喪循或從禮況已入夫門而不許其奔乎若謂與古禮
有準而合情者入家尚中祥祥可赴哀赴哀而情敬
伸矣仲欣又昔日使楊州以拜舅姑疑之廟見同先配
而後祖鄭陳鍼子之譏鄭忽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鄭
云配謂同牢食後祭無其敬神心故曰誣其祖未有三
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入牢食沐浴後明乃見舅姑
以明婦順今思禮俯所以同異而謬以拜時爲先配後
祖未是乎且之意也凡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婦禮
不以爲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婚已交禮

通典卷五九　一六

未及三日故也云有婚未三日而夫有大喪以繼衰而
婚義已成矣既以拜時爲婚未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
禮同未致敬則始備義赴哀之例不得云異

　邵縣守令遷臨未至而亡新舊吏爲服議魏
魏河南尹丞劉綽問曰七孫德祖以樂陵太守被書
遷陳留已受印綬發遣迎吏雖未至左右已達未入
境而亡不知樂陵送故吏當持重乎陳留迎吏當持
重乎河南尹司馬芝答曰德祖見陳留太守故樂陵
守耳樂陵吏以舊君服復何疑也劉綽難云雖去樂
陵其義未絕陳留雖迎其恩
小今使恩未加而服
重恩未絕而服輕于禮娶女
有日而女死壻齊衰

而吊既葬除之謂繼從宜三年矣又答德祖已受帝命君名已定乃欲以已成名之君比未成之婦何耶純文雖陳留之吏既未相見而使三年是負非時之恩禮云仕而未有祿違而君薨弗爲之服明服以恩不以名也○宋庾蔚之曰爵位以受命爲判德祖已受陳留之印則於樂陵爲舊君矣未俟迎至乃相見也陳留君吏之名雖判而恩實未接同吉日之婦於情爲安令吏爲君齊衰以吊接死令遷爲元城已來在道元城左右奉圖籙主簿衆吏在後未到令死二縣吏疑所服焉博士以爲死君臣未絕舊吏不得不服元城宜吊服加麻賀博士以爲已正名元城然未

入境可依女在塗之服死當爲舊君之服或問長吏遷在傳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吏服誰當輕重孫叔然答曰古者諸侯以國爲家衛出其君于襄牛不書出奔以未出境也衛侯奔死烏傳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雖出傳舍固當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斬衰而既葬除之

吏受令君假聞舊君薨服議 晉

晉范甯答問者曰禮衛將出使而君薨在道則反入境則遂其事然則聞舊君之喪反命而後赴也又問曰仕今君之朝欲奔舊君之喪而今君不許可以輒去乎甯答事君當盡義以爭之三諫不從去之可也君有戎役之事士命所制此禮權也

與舊君不通服議 周 晉

周制檀弓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爲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兵主來攻伐曰戎首也言人君往臣不以禮不樂兵將行附之首謂之則善矣又何反服之有戰國時齊宣王問孟子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答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君使人導之出疆導之云有他故不得已以戎避怨先者也又先安其所往如此則爲之服若諫不行又搏執若逐而後然也此之謂寇讎何服之有耶○晉或問云君無道而臣見黜放君薨爲服否許猛答曰君無道則有三諫不從則適他國若既亡不越境君雖無道猶有以臣禮惠帝元康中趙郡吏蘇宙不奔吊於郡將中郎關中侯曹苞移冀州大中正臣以元康四年爲先府公薨曾還濟北穀城墓宅安厝大學博士趙國蘇宙皆先公臨趙以宙爲功曹後爲察孝而臣遭難宙爲鎮東司馬趙之故吏有致身叙哀者有在職遣奉版者唯宙名諱不至宙今典禮學之官口誦義言不可廢在三之義於宙應見論貶博士蘇宙移國子博士披符不省請議郡將曹公昔臨敝國見接有布衣之交而避離歡謂十年可

畢不宜復有違此功曹鍾被州召不爲公除孝也欲
深此罪崇勵浮名以惑朋時宜黜不德數受教於君
子宰有故將之喪而亡奔赴之哀過禮殊恩恭佳方
岳銜命守制無因致身禮聞父母喪不得奔赴爲位
斂髮成踊衰絰制孝子之心以終君之命謂之禮也
往聞喪設位臨哀仰則愆於俯頂王度儀刑古典不
失社物若此爲罪不敢逃刑[illegible]則因發旋出書帛
嫡孫徒步冠說喪門還表行弔若有其從子綜宙章
被召爲博士上事敦我不追啓處如宙凶薄大討其
罪孤獨無子代之哀人也彼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
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魯人曰吾君親之者也使

通典卷九十九　　九

大夫則不可周人喪魯人不弔是其下成康未爲久
也[illegible]禮無臣祭君之文時俗之
所行非先王之令典也然子不得祭父臣之祭君也
求之禮傳無臣祭之文因子博士謝徽議云大夫夫
國其妻長子爲君服傳曰妻言與人同長子言未
去也言夫則繐服矣是當諸侯之天子不反服遺天
子之諸侯亦不反服以在外也今之官長皆有外來
假借一時共相君臨去則在外體遠事絕[illegible]義違
至於死亡隔限道路或有疑故不得時往奔赴之義
無所施也時與士尚哀議云事君之道資於事父委
質之日貳乃辟也苗受署而退義已同矣諸侯五月

而新同盟至所以哀其喪矜其孤也若能致書弔
祭蹶之可也河南太守孫兆議曰泰罷侯置守漢氏
因循郡守喪官有斬衰負土成墳此可謂過禮之不
中過猶不及者也至於赴奔弔祭故將非禮典所載
是末代流俗相習姦巷之所行耳非聖朝之明式也
今之郡守內史一特臨宰轉移無常君還於上臣易
於下猶都官假合從事耳又當故將未臨之前已受
天子爵命之任王事敦我經營所職詩不云乎王事
靡盬不遑將父孝子之情猶不得將養父母而況遠
是弔祭故將乎其議喪者可謂行人失辭仲尼所以
非子路由何責於人終無已也元康中又南陽張觀

通典卷九十九　　一

告太常稱其父昔爲丹陽郡有二臣毛清劉宣皆領
等理罪除名今觀父亡居在郡下二臣[illegible]不來臨喪又
不奔葬凡人有喪尚匍匐救之況於君臣之義乎而宣
等敢懷離君之心公肆夷狄之行[illegible]
[illegible]博士馬平議
云按禮君臣之道有合離之義宣等昔爲君所棄是
以義絕義絕之臣責其有親於君已見放逐求還親
臨喪事於事則近偶於禮無此制也又辭陶爲章郡
太守孫虛爲功曹虛快快不欲時有賊何僞避賊焉
賊至陶及虛皆散走既知非賊今乃還陶大怒書佐
還晚欲斬之虛就據不聽陶後移召虛諸郡自理聚

陶七弟戚戚為州者依太守事繼入司從官為從事中郎不復助相和臨品組領校向雄議以不至孫太守吳奮遣牛值天大熱多渴死奮召雄欲杖雄不受曰牛亦死耳下雄獄後雄為黃門郎奮為侍中同省不相見武帝勑雄詣奮修君臣之禮雄云君不猶臣不可以不臣之為小恩也云云不從出不見答於其君則不敢立其朝至如仲子稱人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人以凡人遇我我以凡人報之此猶輕於戎首則可遂而避之至死不往可也雄無詔勑逢避不可非也

秀孝為舉將服議 魏 宋

○通典卷九十九 十二

魏景元元年傅玄舉將僕射陳公薨以吳舉孝廉時為光祿鄭小同云在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出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司徒鄭公云昔王司徒衛瓘喪服大夫遺舉將喪雖在不反服今不同者使制齊衰三月漢代名臣皆然○宋庾蔚之謂白衣舉秀孝既未為吏故不宜有舊君之制尊卑不同則無正服而服加麻可也今人為守相刺史又無服但身蒙舉達恩深於常謂宜如鄭小同而服加麻為允今也適逢與舊君不通議論不合而故舉將喪

郡縣吏為守令服議 魏 宋

魏令官長卒者官吏皆齊衰葬訖而除之謂周制古大夫受畿內之采邑有家臣隸又別典職惠之事其皆上相屬非吏非正也泰始復宋邑之家臣部屬吏雖假恢安之言長短代至則除之今曰長吏卒官吏皆斬衰以喪服終事若代者至皆除之武昌太守徐彥與征西相溫嶠云發徐州與主簿服斬王征北薨於京都主丞相時在長廣徐州主簿以服諮諸公公謂輕重可依蔡侯時北中郎劉公薨於淮陰州主簿相承持重至郡太守虞州主簿陵以為表中興以來江南皆從之公卿以下至治邑吏服以齊衰則無從服之文而由來多有從服者陶太司馬遭兄子喪府州主簿從服時卞光祿紀適自說為太傅主簿太傅喪母已不從服此是用晉令也郡太守遭姑喪吏服為疑郡

○通典卷九十九 十三

進秀之云不應從服吏也應從便從服不服者旁親門服君使服吏女乃三公之府州主簿服齊衰○宋庾蔚之謂昔今六代吾而除施之州郡縣長吏官用齊周之制禮代殊事異理有大斷今州府之君既不久君其從裝來之吏不得以為純臣則齊周之制不為輕也府齊寮有從乎子女其猶不從本無議於傍親卞光祿所行是也二公使吏從服姑姊可謂疎闊其乖違矣

杜氏通典卷第九十九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

禮六十 沿革六十 凶禮二十二

喪遇閏月議　忌日議　納后値忌月議

喪遇閏月議 東晉 宋 齊 梁 後魏

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日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

喪閏在始末者用捨之論時有不同唯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繫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有也唯魯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宗肅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耳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蒙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爲明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而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長音直兩反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

謂不唯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令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令者用閏並合遠日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丘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閏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於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

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
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禫咸用遠日斯所
以即順物情因可伸之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
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或祥用閏月晦既合經
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事從重古今
所同詳尋理例謂此為允太常丞殷合議請忌不可
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求月首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
十八日為忌閏月晦而祥尚書右丞戴[illegible]博士
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
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
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

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
歲者不數閏是為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
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除之
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
略周忌之月不可而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
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
於此而復延月耶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
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爲前之說按
推考分度積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
繫以名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
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

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
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為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
其為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
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因閏在三月後附於三
月喪紀無遺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
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
否用捨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耳若遷
一月當其遠月豈遠日之義耶卜葬之遠不出於月
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
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日不得數大較粗同
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為閏之日者較經傳未之詳

耳吳商據平使為正義不亦謬乎吳在喪中略而不
計祥除在閏外而不取其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
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鄭氏所疑雖從緣曰以
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為忌日答
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
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
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二月小祥二十五
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
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
安得有忌日耶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為忌是五年再
有忌日也雖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感罔極之恩不離

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恬議云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臣請以術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寧循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茲言之可不爲兩月耶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三無據義實致疑愚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郄愔書云省別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既爲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五月而畢明

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應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忘周年於忌則時尚乎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許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且如足下所論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未本乎曆數若本乎曆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閏宜一且齊衰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以論至於凶事尚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

期故不得即伸物情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生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令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即復進退致閡按鄭玄云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又謝慈云三年喪則不數閏九月以下數閏也尚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准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即吉詔可○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三十

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博士丘邁之議謂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謂三閏論雖各有所執而議爲允且以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按晉代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皆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年七月爲祥忌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孫休議尋三禮喪遇閏以月數者數閏在周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按晉元明二帝並以閏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

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變人情亦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周月爲限而閏亡者明年無此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無節候亦殊縱然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歲之義又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今年末月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若其不然則閏亡者亦可知也通閏並用閏附於正而正不假閏得周使祥

何得於閏且祥忌異月亦非禮意○齊尚書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妃穆以去年九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數閏月爲應以閏附正月若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按數閏則小祥服十至於祥月不爲有疑否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先儒咸謂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含閏以正周閏允協情理今杖周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

限者於倫例則相法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周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任言先縱然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前准例益復爲妨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因之大典八座丞郎研盡同異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伸今以十一月而祥從因可知既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與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當以祥之閏月數相懸積分餘閏曆象所私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包含故致盈積據理從制有何不可儉又答曰三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周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

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包之周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伸屈伸兼者二途且舉經紀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三月是爲十一月以象前周二朔以放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正之明義也郎謝王賀唯云周則沒閏初不復區別杖周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體甫云大祥後當禫有閏別數之明杖周之祥不得方於緦縞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屈

祥名猶存與於餘復計月爲數追慕之心以寄綴近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則全制於情唯允僉議據理詳博謹所附同褚淵始雖議難再經往反末同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爲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理下內詔可○梁天監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後魏宣武帝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武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龍武數閏月詣府求仕領軍將軍元珍上言按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武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宥衞刑五歲三公郎郎中崔鴻駮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武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珍復上言龍武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自仕求榮是爲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杜祥禫同月全班鄭義喪凶尚遠而欲謀除鴻又駮曰按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武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

原其本心非貪榮求仕而欲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案事尚遠曰議如鄭議龍武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宥衞宰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之致乎正如鄭義武罪宜科

忌日議 古議 子卯日忌 大唐

周

周制曰檀弓云忌日不樂謂死日也言忌日不用舉吉事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亡之日忌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言志有所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也忌日必哀○漢翼奉上疏曰北方之情好行貪很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

必待貪很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方北 [illegible] ○大唐武太后天冊萬歲中郭安之欲宜平契丹迴欲以十二月入城時以爲凱旋今有樂既犯先帝忌月請備而不奏王方慶議曰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愈無理據樂見百篇

納后值忌月議 晉

晉穆帝納后值忌月范汪與王彪之書云尋起居注九月康皇帝忌月禮正云忌日不樂卻無忌月語不

審是疑不若當疑於九月建八月其閒當下六禮使
爲至通不復展如此當俟至十月忌不應以爲忌耶
足下可以示曹諸賢取定也博士曹耽爲不見禮有
忌月學淺不敢以所見便言無之博士荀訥按禮唯
云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所謂忌日當是子卯今代
所忌更以周年日數此事與古不同上曰若有忌月
當復有忌時忌歲輒共視禮無忌月今者所據正當
以禮經爲明僕射周閔等云禮止有忌日不樂了無
忌月語王者當伏經典存遠體君舉必書動爲代法
故當如皇太后今旨觥此九月宜以爲定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

禮六十一 沿革六十一 凶二十三

爲廢疾子服議
罪惡絕服議
師弟子相爲服議
朋友相爲服議
除心喪議
周喪察舉議

爲廢疾子服議 晉 宋

晉劉智釋疑問曰今有狂癡之子不識菽麥不能行步起止了無人道年過二十而死者或以爲禮無廢疾之降故父當正服服之邪以爲殤之不服爲無所知耶此疾甚於殤非禮服所加也禮之所不及以其從例所知故也不宜服矣先二者舉義從智答曰無服之殤未至於成人以其於生性自然未成因斯而不服以漸至於成人順乎其理者也至於廢疾多感外物而得之父母養之或不盡理而使之然仁人痛深不忍不服故禮不爲作降殺不得同殤例也王徽之問劉玢廢疾兒女服記云凡夫有廢疾又無子傳重者身爲之服小功又云長子有廢疾降傳重也此二條皆以其廢疾降嫡從庶謂如此雖非嫡長而又廢疾既無求婚許嫁禮且廢而不昏皆不得同之於

人不知嘗有服否劉玢答云若有嫡子有廢疾不得受祖之重者則服與衆子同在齊衰蓋以不堪傳重故不加服非以廢疾而降也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若夫有廢疾則居然小功亦非降也喪服經齊衰章為君之祖父傳曰從服也鄭注曰為君有祖之喪者祖有廢疾不立也從服例降本親一等君服斬故從服周唯孫不敢降祖此亦是廢疾不降之一隅也○宋庾蔚之以為疾病者不愈而亡彌加其悼豈有禮無降文情無所屈而自替其服者耶殤服本階第以至成人豈可以病者准之萬非愛者以病彌可悲夫尚其因者以病則宜棄矣病有輕重

參差萬緒故立禮者深見其情杜而不言無降之理略可知矣嫡不為後正其去傳重之加非降其本服劉智劉玢所言可謂得禮矣

罪惡絕服議 周 晉

周制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盧植曰公族諸侯同姓也磬縣縊也鄭玄曰甸去天子城百里郊也不與國人同處兄弟故繫之甸人鄭玄曰不於市朝隱之也縣縊之曰磬公三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刑已殺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盧植曰變飲食終其月如其倫之喪也鄭玄曰素服於凶事為吉吉事為凶非喪服也皮弁大夫加朝服皮弁錫衰以弔同姓則緦衰以弔今無服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親哭之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晉劉智釋疑問曰兄弟骨肉以罪惡徙流死者諸侯有服否智答曰凡以罪惡徙者絕之國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也傳說諸侯於兄弟有弔服服吳經此不服則無哀經素服而已不弔臨其喪也諸侯之身體先君本奉祀是以不得私服行於所絕耳然則不為之後者則服之矣御史中丞裴祗兄弟等乞緦叔弟曹郎耽喪服表曰耽受性凶頑往因品第未了忿恨親親言語悖慢骨肉其兄司空秀二息從祭祀以下並亡耽皆不制服發哀其二叔放流鄭段不赤皆經典所絕耽應見流徙未及表聞之頃耽發逸荒越遂成狂病前即檻閉今以喪亡罪惡章聞檻牽宗門耽兄弟以下皆宜追服素不到孝次請

處斷於時為韓壽議云祗表稱二叔放流鄭段不弟大義滅親至公之道然猶作鴟鴞之詩成王封其子胤于祭明王篤愛親親不忘之意也今耽正由狂疾神故有悖言非營恐鄰毀之元惡宜許祗等心棄引致不加痛傷於禮不喪於情不安求聽祭酒李充議曰公孫敖為亂而亡襄仲猶哭兄君而哭不廢親愛春秋所許也耽狂疾積年亡殁之後追論往意絕不為服竊所未安王簿劉維議以為先王制禮因情而興五服之議以恩為主是以明親親之分正恩紀屬恩宗則制重恩殺則禮降昔周公誅管蔡鄭伯克叔段皆正以王法不為親屈況耽狂疾行義忘親存無

敘接之恩絕無禮服之制循名責實不服當矣宜如
祇所上包聖怿田琨議以為五服之制本乎親屬故
賢不加崇愚不降禮昔公孫敖仮納襄仲之妻又以
幣奔莒至其卒也仲欲勿哭傳曰喪親之終也情雖
不同無絕其愛親親之道也敖雖為逆納弟妻為亂
亂逆之罪猶不廢喪故衛子啟涉而尚免不絕象之
傲狠有寡加矜周公戮弟義先王室鄉伯滅段傳不
全與議者稱皆非所據又諸侯絕周公族為戮然
猶私喪之也私喪猶[illegible]禮大制動為典式與此必疑
學居於重學官令徐邈議云昔閔伯貫流親尊于戈
有死於商叟未象[illegible]傲以弟害家然猶無絕姓之文

通典卷一百一　四

虞有封庳之厚斯以重天性篤所承也周公刑叔罪
在黨協誘父欲問之亡[illegible]以流言毀公
為戮也召公猶惟天下未勝[illegible]兄弟之義薄乃作
棠棣之詩以示恩親也[illegible]以所哀夫
行過乎仁喪過乎哀[illegible]之謂大聖
人設教莫不敦風尚俗增親糾宗者也毋抑其後[illegible]
之路深仁弟之道公族有罪素服不舉恩無絕也[illegible]
凶悖陷於刑則廢除[illegible]不服而已[illegible]
狂病致卒無罪可論田琨之議是為允也

師弟子相為服議　周　晉　魏　宋

周制禮記檀弓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illegible]

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
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illegible]又
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
年[illegible]
門外○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
之哭之於寢[illegible]
若朋出行於經所以尊師也按禮記夫子之喪門人
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
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門人廬于墓所心喪三年

通典卷一百一　五

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蓋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
喪二三子皆絰而出[illegible]
者出則經服矣[illegible]肅駁曰
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illegible]之師匪學之
徒不可皆為之服或有廢與[illegible]禮無
服如往[illegible]日吾哭諸於廟門外孔子曰師
吾哭之寢何邪徐邈答曰[illegible]周禮典也○宋庾蔚
之謂今受業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唯師氏之
官王命所設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祭酒猶似
依古禮弔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

朋友相為服議　周　漢

禮記檀弓云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王肅曰謂過期不復哭又曰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魏劉德問田瓊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士死而為虞祔也若都無主後伸不欲非類當為虞祔否田瓊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故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去備也但後日不當祭之耳又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柩還已館者當停柩於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於已館而殯之若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晉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携養積

○通典卷一百一　六

年為之制服當無疑耶徐邈答曰禮無緣情耳同爨緦又朋友麻

除心喪議　晉

晉祭邨之間徐野人云從祭心喪當除此月不知猶應設祭者為應施床席邪其人先昔在西知朝喪既心制乃應除服月此外但除不知使可著緣衣否徐邈答曰禪者喪事之極也故於此日設祭而告終自斷之後將哀在心故謂之心喪外無節文故服制並從也將曰惟哭以紓哀而已除各盡服其從禮而除矣若緣衣無所疑

周喪察舉議　晉

晉武帝太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天水中正姜鈇言大中正楊旌遭伯母之喪殯葬而被孝廉舉又已葬未及為人後不按旌以去六年十二月遭伯母喪其年十一月葬十二月應舉不為人後鄉閭之論以孝廉四科德行為首始清白純誠必不留在哀之人禮之所貴也博士秦秀議禮周之喪卒哭而從政進賢進士為政之務也此散君之命為下之順禮周殺而順君命可也今旌十二月被舉過既葬之後因情哀殺而順君命三年之喪則終其服周之喪一月而已則情有重輕也又按律令無以喪廢舉之限博士張靖議按禮周喪之末可以弔人也君子

○通典卷一百三　七

之仕行其義也今以喪在周外之一雖無嘗稱亦應無咎博士韓光議孝廉清白兒讓為稱旌本周喪之戚猥當貢舉不能辭退以人任身尚無讓旌應貶矣晉陵內史論王吉言與郡從江表初附未與華夏同貢士之宜與中國殊其舉孝廉不辭喪孝亦受行不辭以為宜訪問餘郡多有此比按天水大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為孝廉有周之喪而行甚致清議今欲從舊則中夏所禁欲不樂則江表所聞嫌義淺甚以為疑○衰議本論無姓孝舉古之名貢尋名責實擬格宜高夫以宜高之資必以過俗為稱動擬清流行顧禮典况衰麻之喪身有伯叔之痛服麻其經對而不言

不廢大夫之位不絕邑宰之官將無數代無窮哉
不受聘使之命不率師旅之役喪禮宜備哀情宜畢
古者喪過三月而從政謂若今之職司有公除也
公除之制蓋由近者多事在官不復從例備宜之事
耳今當舉者或出布衣或在吏次且貢賢之道在不
拘之地推讓之宜得順其心官無相求之刑禮無必
行之制平日且猶遜讓況月年之變乎若從公除則
非正官之例也若從高貢之舉於情為慢慢於舉為
昧榮考之於禮義則未聞今戎車未息禮制與古不
同令諸王官司徒吏未嘗在職者其高足成行一舉
便登黃散其次中尚書郎彼名有周喪正假一月耳

何至孝廉獨不可且為孝廉之舉夫於黃散耶如所
論以責孝廉之舉則至於臣復何以恕之宜依據經
禮分別州國之吏與散官不同又議以王官同
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貢而後升在王庭用名委質列
為帝臣選任唯命義不得辭故雖周喪得從公奪之
制周則白命備從至於州郡之吏未與王官同體其
舉也以孝順為名以廉讓為務在不制之限於時可
得因讓於宜可得不行況兼周喪為可得乎據情責
實於義不通若有容挺之處則小必不謂在不嫌之
域雖大不辭是黃散可受而孝廉可推也故孝在得
申之位動則見怒是以州國之與王官不同之理在

乎此矣若乃權時制宜越常從變則并非特命之徵
舉非應務之荀廢代無縱橫之務校禮則不覩其事
惟宜折之以理從其優者也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

禮六十二 沿革六十二 凶禮二十四

改葬服議

嫡孫有父喪未練改葬祖服議

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議

改葬父母出適女服議

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議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

改葬反虞議

父母墓毀服議 晉賀循 徐邈 蔡謨附

改葬服議 周 漢 魏 東晉 宋 後魏

周制喪服曰改葬緦馬融曰[illegible]棺物有[illegible]改設之如[illegible]尸柩故[illegible]奠如大斂時不[illegible]三月[illegible]除者不必[illegible]緦[illegible]不得有[illegible]有故三月葬之[illegible]春秋穀梁傳魯莊公三年葬桓

王傳曰改葬也[illegible]

葬故謂之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illegible]改葬當皆反其故服[illegible]禮之緦以舉其五服之文[illegible]葬之[illegible]

○漢戴德云制緦麻具而葬

而除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其

奠之禮其餘皆弔服[illegible]

答曰經云改葬緦三月一期[illegible]旣緦無因便除故於三月除以非緦之數○魏王肅

云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

母改葬緦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肅又云本有三

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待有三

月之限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吳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緦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邪從[illegible]從何廟牲物何用答云如大斂奠士大夫以特豚[illegible]朝廟從故塋之新塋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推之大夫奠用特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晉袁準正論云喪無再服然哀

其不可無服者終月數是再服也道遠則過之可也

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服緦大功以上可也○東

晉賀循答傅純云鄭玄云三月者以親見尸柩故三

月以釘其餘懷但遲速不可限故不在三月章也王

氏虞卑而除且無正文鄭得從重故要記從之殷仲

堪問范甯曰從兄道林營遷改事先儒並不疑緦服

代所多用且當依行至於釋除王鄭不同何者爲允

甯答曰改葬者非常故不在五服之章葬遲者自當

以畢事爲斷亦猶久喪服踰三年又云父喪未葬主

喪者不除當其爲主五服皆然皆有事故葬必踰期

此非常之通服也成帝咸和四年太尉庾亮改葬服

晉蔡咸康三年司空何充改葬亦然蔡謨以爲改葬

斬衰禮言緦者謂緦親以上皆反服也邑汪與江惇

書曰孝子重覩靈櫬哀慟踊何以緦服臨至親之喪

三月而除此乃儀禮數字舉首尾令人有疑孫放
改葬其祖放問墳服斬衰一門反服從行皆行禮至
以冤繹迎於郊二月亦且放父四月晦除放兄弟二
月晦除此皆反服孟陋難放曰未嘗有斬服旬月而除者放答曰禮亦有祥年而變久役則父以成喪以未哀親屬臨壙見也或旬月而除先從吉是也或服重而哭服衰三月是也何
寄云皇祖恩遠猶不敢以輕服服之況以緦臨父母
之葬乎今何得遠之孫改葬其父則為二斬於禮亦違
順鄭玄三月之義則進退有疑從王肅除之文則
詭吉若夫從察議則關於二斬且喪服齊衰三月之
例而緦無異條也王滌曰改葬緦奪之以斬可也今
若極重制於旬月至於始哀而就吉不漸於禮

有疑乎滌答曰經云為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
者乃始發之服也且衰衣之不便自緦麻衣乃輕
於緦麻然猶以服至親發迹曰斬衰既葬則布同
於大功既練則同大祥之後略以緦麻禮之次
序也安得反服始服不從其變又改葬緦麻服三月
者非也直葬緦斷矣若改葬不逾一旬安可便脫
乎但云一時情哀變故服節為若道遠難故不得
時葬則猶禮云久從不葬亡喪者不除可待葬訖而
除元帝建武初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
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詔曰溫嶠不拜以未
得改卜葬送輒識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存亡
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腰絰而服金革之役者豈嘗不
耶隨王事之緩急也今雜迹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
君猶未得從進嶠於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關
自疑不服王命耶其令三司八坐詳議昔伍員挾弓
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志在報讐不苟滅身也溫嶠
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讐恥萬里投身歸赴
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濟積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
志也有司奏按云建武元年辛未詔書依禮久喪未
葬唯主喪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
除故期於且葬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
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同從未葬之例也按

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私情不服王命以
虧法憲今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宋中丞司徒諮如
嶠比者依東閣故事並不今古之制會不得已乃拜
○宋庾蔚之謂改葬所以緦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
已復生有節若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緦以
示變吉既有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玄說至緦之
俟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為葬設
故也○後魏明帝神龜元年侍中國子祭酒崔光上
言被勑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子
群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同議按喪服記雖云
改葬緦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又太常博士

稱謂鄭玄得服緦之旨該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
服緦既葬爲除賁以爲允詔可

嫡孫有父喪未練改葬祖服議　晉

晉段暢問嫡孫居父喪未練而改葬祖當何服又出後子居所生父喪齊衰改葬合當何服荀訥云禮父母喪偕葬先輕後重謂便當以重服而葬也若服重可以臨葬則爲人後者亦當以齊衰臨禮無的文此意決於步熊問改葬但言臣子妻爲君父夫三者而孫爲祖後亦宜緦否答受重於祖父亡後祖墓崩不知云何許猛云按經文以謂諸有三年者皆當緦如注意承此二者明矣斬者耳今父卒孫爲祖後而葬

通典卷一百三　一五

祖雖不受重於祖據爲其雖不爲祖斬亦制緦以葬也

有小功喪及兄弟在殯改葬父母服議　晉

晉荀昱云有小功喪服改葬父母服以重包輕宜便服小功王嚭以爲宜服改葬緦卒事反故服　晉蔡謨答或問改葬服緦今甲當遷葬而先有兄喪在殯爲當何服謨答亦應服緦禮三年之喪既練而遭緦麻之喪則服其服往哭之兄喪相易皆以重易輕至於此事則以輕易重所以然者臨其喪故也卑者猶然況至尊乎謂申臨葬應改服緦麻

改葬父母出適女服議　晉

晉庾蔚問女子適人今改葬兄既服緦女子當有服否王彪之云喪禮改葬緦鄭氏以爲臣子妻以例推之女子雖降父母而亦子也今男女皆緦於義自通

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議　晉

晉胡濟改葬前母服議云今禮無其章不服將爲之法故取繼母服往事以下得申孝養之情推此所奉前繼一也以爲前母改葬宜從衆子之制又劉鎮之問父尚在母出嫁亡今改葬應有服否徐廣答云改葬服緦唯施極重此既出嫁未聞兒有服之文然緣情立禮今制服奉臨就從重之義合即心之理亦當無疑於不允也

通典卷一百三　一六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　晉

晉王廞上言與其叔徵南將軍起共亡母少修婦道爲姑所忌二十餘年不至父亦遣出會東郡君（廞祖母）父初到官而李夫人亡（廞叔母）李夫人是時亡母所苦日劇不得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待嘗藥而婦宜親侍疾而不得婦終之情責載病大歸（按大歸謂被遣還本也）遂至殞亡東郡君後深悼恨之慈愍存無遐行及行出名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塋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思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鑽亡靈無負之恥博士謝議以爲春秋原心定罪仲尼稱父有爭子然則論罪不可以不原心爲子不可以不義

許叔重云尊親以不幸遘疾不任理役禮疾則飲酒食肉蓋急於性命而權正禮也夫厚親忘哀權之所許況尊親嬰沈篤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向使叔時家有莊子明正本末直道而爭必令慈母以非罪受不義哉考諸典禮稽之原情其以告先〔舅郭君〕靈東還安兆域使叔父無違理之累慈母雪沒代之恥不亦可乎沈重與叔禮書述辭議其叔答許之沈祭先考東郡君文云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沈亡母郭氏恪勤婦道齊孝之節克順于先姑天年氣亂爲門大夫人遘疾麻句郭特又篤疾弗獲〔侍養〕夫人不幸遂至殞沒烈考卒承大變憂慟荒迷未〔詳〕聽察謂郭供養有闕遂載病大歸尋傳郭亡烈考祭用悼恨潛及沈仰唯烈考舊心亡妣素行不爭之議考禮度褒未及施行遭不幸沈敢述烈考之遺懷之通備答之郭庶殿以爲亡妣宜改葬沈謹以令于南征君〔按君謂叔〕王謹詣南征郭靈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順烈考之舊心全祖親之慈愛者也

改葬反虞議 晉 宋

晉尚書下問改葬應虞與否按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緦既虞而除之傅純難曰大葬以臧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以之於寢則當復還祔於廟不得但虞而已謂子祭酒荀訥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鄭有主訥誚純言爲當葬虞問賀循曰按傳純問曰鄭氏謂改葬三月而除王氏以既虞爲節改葬之神在廟久矣不應復虞見府君所答唯云宜三月謂王氏爲短鄭爲長而不答應虞之議此爲應虞否也循答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塚從墓至墓皆設奠如將葬朝廟之禮意亦有疑既設奠於墓所以終其事必爾者雖非正虞亦似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宮耳故不甚非王氏但不許其便除然禮無正文是以不明言也殷仲堪問范甯曰荀訥議太尉改葬既據言不虞又朝廷所用賀循說云三月便

止何也甯答曰賀無此文以意事者爲之耶不虞焉鄭義亦說改葬有虞神已在廟虞何爲哉〔其說葬虞於墓所歟合〕〔葬虞非在殯宮又不祔廟何以虞之有〕○宋庾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窆而奠事畢而祭靈還殯靈座若棺毀更斂則宜有大斂之奠若宜喪遂葬又有祖奠遣奠也

父母墓毀服議 〔曾祖從祖墓毀附〕 東晉 宋

東晉大興二年司徒荀組表言王路漸通士人得祖塚墓多聞凶問朝野所行不同或有輕重斬杖者復有制齊衰三月緦麻三月者宜暴服盡哀者人生不幸此有禍辱是以聖人制禮居中使賢者俯就不肖

者亦及臣謂墓毀之制改葬緦麻當之矣鄭康成
王子雍皆云指毀見屍痛之極也太廟見毀埋無
輕重也以禮無明文行者致異臣以為宜使明禮大
臣議為正制詔司徒表禮雖無墳墓毀廢正文然依
附名例不為無准吾謂改葬緦通制也已修復不臨
尸柩素服可也而士大夫孝意輕重不同其下太常
議定國子祭酒杜夷議墓既脩復而後聞問宜依春
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博士江淵議凡所以改葬者
必由丘墓崩壞露殯其痛一也愚以為發墓依改葬
服緦三月漢時有盜高廟寶器者違禮之士以為其
罪輕於盜長陵之土雖同主於敬事實有異愚以為

○通典卷百三　一

墓毀更復不應比廟災而不行服也侍中荀闓侍郎
江啓表按據鄭玄云親見尸柩不可無服如鄭義以
見而服不見不服也司徒臨潁公荀發之緦不以
吉臨凶今聽其墳墓毀發依改葬服緦麻不得奔赴
及已脩復者唯心喪縞素深衣白幘哭臨三月孔衍
墓毀論曰按禮聖人制殯葬之意蓋以死者不可復
存而孝心不忍棄其親故為棺槨葬埋推其本同在
不忍棄之中為禮節以順孝子之心原聖人之意蓋
以無知處之形骸故以幽閉長安以有知為神
靈故以清揚傅廟尊嚴而顯尊以可修潔隱故不
祀比之生時同之自然而不敢其遺棺發露可以

修復其外而不可改內哭泣之日以事訖為節故廟
災存三日哭之文墓毀無制哭之日竊推天理恐
不加異於廟災也苟以無知處之則雖加開發不能
益死者之苦但人情不忍見聞見聞之日有哭泣一
日五日或十日過者不足褒不及不足貶故聖人不
為之禮永和十二年脩復峻平四陵大使開陵表至
至尊及百官皆服緦尚書符皇太后應何服博士曹
耽胡訥議為人後者為之子元帝繼武帝於景帝為
曾祖禮為曾祖後斬衰三年小記與諸侯為兄弟者
斬衰則無嫌皇太后宜正服斬衰改葬當緦鄭注止
於臣子妻王氏通謂三年者王氏近情則宜緦領國

○通典卷百三　二

子博士荀訥議如鄭玄注則皇太后不應有服緦謂
今皇太后上奉宗廟下臨朝臣宜有變禮不得准之
常制太常王彪之上言二博士荀訥曹耽等議如
有臣雖與之同議或以今皇太后臨朝稱制體同皇
極則亦宜服緦議有二者之嫌尚書范汪亦同彪之
云太后臨朝君禮有何不盡而若何疑於服遂上皇
太后緦服或問曰曾祖墓從祖墓毀發哭制云何范
宣曰禮不見在遠直聞墓發制唯經見改葬緦此施
臣子妻是承嫡者當依此禮非嫡有降但三日哭從
祖一日哭可也○宋庾蔚之謂人子之情無可輟聖
人以禮斷之故改葬所服不過於緦緦服雖輕而用

情其重遠謂聞其親屍柩設露及又葬便應制服奔
往縱已脩復亦應臨赴苟途路阻礙猶宜制緦依三
月而除豈可以不及葬事便宴然不服乎○梁天監
元年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埏門蕭子晉
傳重禮官何佟之議以爲改葬服緦見柩不可無服
故也此止侵土墳不及於槨可依新宮火災三日哭
服而已帝以爲得禮也

杜氏通典卷一百二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三

禮六十三 沿革六十二 凶禮二十五

假葬墻壁間三年除服議
三年而後葬變除議　久喪不葬服議
父母死亡失屍柩服議　婦喪久不葬服議
禁遷葬議　招魂葬議
疑葬議 偃葬附

假葬墻壁間三年除服議 晉

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郗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爲征東參軍或以爲城寺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今欲明罪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詵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illegible]依外祖舅爲縣悉將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墓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病疾遂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濤答言詵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爲平輿長史論者以爲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詵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詔問應清議與否濤云自爲不與帝同便令人并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

論兗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郗詵至孝中閒去郎正爲母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遂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間嘗爲舒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爲疑璀書云凡以意相是非者不可輕以相貶也

三年而後葬變除議 周 宋 晉

周制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必再祭盧植曰謂遭變三年後乃葬者虞祔後必行小祥大祥祭也鄭玄云再祭練祥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王肅云不同者異月也謂葬後一月練練後一月大祥也除重服宜有漸間一月若異時失故言不同時者但不同月耳鄭玄同○晉杜元凱云自天子諸侯以下若赴時速葬則赴虞至於卒哭必須其哀殺也若過時不葬則以麻終喪而除至葬復脩服至祔明一月練而祭又明一月大祥而祭以再祭者家不當再成故也若二十五月而葬則便祥除不復練也宋哲問步熊曰三年喪不葬五年後復葬當練否熊答曰禮云練祥之間必與月與此同也袁準正論曰先儒以爲葬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不應服禫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禫在喪終不在早晚故宜禫不宜祥虞喜釋疑曰若如鄭意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此則葬至祥合爲三月適足爲一時何得言不同時而除練祥皆周之正數再祭當爲練祥不得闕

而用禫又按袁准云有練無祥失之矣鄭玄言練祥是也余謂喪服既終葬已踰月然猶再祭者存其大制耳此二祭蓋同日而異時時謂日也非三月之時禮亦有一日再祭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王蒼問范甯曰人有父在遭母喪十七月乃得葬便當頓除更復練祥耶答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練祥之祭也主喪不除未葬不變也十七月既祥即除服不禫可知也○宋庾蔚之問答曰有葬在小祥之月此月復有虞祔之禮使計晦祥於理爲速此與久喪復異取後月祥練於情允否答曰三年後葬祥不在葬月耳今未爲絕久祥禫取後月也又問曰葬與練祥三事各月猶未足申衛叔之情況乃練祥三變而可共在一月耶虞喜之言不近人情盧王皆以此不同時日良有由也言各有當亦不嫌同辭春夏秋冬既各爲一時一日有十二時然十二月何爲不得各爲一時之言耶

久喪不葬服議 周 漢 晉 東晉 宋

周制禮記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鄭玄曰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盧植云子孫出不除以喪主爲正耳其餘旁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漢石渠禮議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爲衛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反服庶

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否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鄭志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別為改葬緦之例乎猶久不葬也或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偽反可以難禮乎吳徐整問射慈曰久喪不除小祥練可知耳有故未得葬至二十八月服制已過可得變否對曰十年五年至葬乃止乎答云主葬不得變其餘旁親亦不除日月竟自釋之耳○晉陳氏問劉世明曰其餘以麻終月數者注云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然人皆分斷之於意否耶劉答

云父謂衆子為庶子庶子不謂父為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姑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衆子及女雖不承嫡猶非旁親也故記云兄弟之喪內除親喪外除外除者謂由外設飾以散其哀也故寢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未衰之喪不可卒除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又問久而不葬葬後幾月日便可除世人有踰月者有既虞便除者夫改葬猶三月乃除情為不輕於改葬也若應三月乃除者廬倚亦當三月乃毀復有

先後耶答曰記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記此亦得三月不為輕於改葬也禮虞而柱楣翦屏練而毀廬居堊室祥而席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雖為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又問云三年而後葬及父在為母過期乃葬亦當復日中反虞安神位與否答云凡久而不葬則包諸過葬節者也為母既周亦為久而不葬矣夫虞所以安神也葬者動棺壞柩新離常寢魂神無所依歸所以將容之間冀於莫在成壙而節虞於殯宮不忍一日未有歸也今久而不葬棺柩動移鬼神不

安無以為異練祥皆追此亦宜然又記云葬日虞是明文也毀除之節在於虞練祥後遷廟不復在殯宮今此既葬明月練亦宜以其月遷廟○東晉徐廣期問張憑云親喪未葬出適女應除否答曰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又云主人不除此服緣猶施男子正嫡一人故當繼謂男女衆子耳又無明文別言已出之女猶當除也今論者據已服周故謂宜從除例然緣情處禮竊有所疑女隨外出降從周制於居喪之例同於重者誠以天性難可盡奪不重不可頓輕何必既降盡與周同禮者人情而已疑則從重若夫釋衰絰以處殯宮襲吉服以對棺柩非孝子之所安

也○梁劉昭難劉世明云喪無二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喪主拜稽顙餘人哭踊而已諸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拈衆子世明答云若棺柩無所葬者則爲後者與同除矣

父母死亡失屍柩服議 後漢 晉

後漢桓翱問汜閣云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邪故質焉耳答曰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閣復云無庶子當何以又曰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閣復云又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晉劉智釋疑云問者曰久而不葬喪主不除若其父遠征軍敗死於戰場亡失骸骨無所葬其服如何答云此禮文所不及也以理推之凡禮使爲主者不除不謂衆子獨可無哀誠以既變人情必殺喪雖在殯不爲主者可以無服然則爲主者之服何以獨哀多也以喪柩在不可無凶事之主故也今無所葬是無尸柩也凶服無施則爲後者宜與衆子同除矣旣葬而變者喪之大事畢也若無屍柩則不宜有葬變喪一周正服之終也是以除首絰而練冠也亡失親之骸骨孝子之情所欲

宗也可令因周練乃服變衰絰雖無故事而制之所安也

婦喪久不葬服議 晉

晉夏侯純議曰婦喪既周而未葬服當除否答云凡婦喪夫爲主子不以杖即位避尊也主喪不變禮有明文衆子亦不除魏孟叔難曰嫡子婦死舅亦爲喪主家貧經年不葬舅及子孫並不得除耶豈可爲一嫡婦使三代累載不釋服乎盛答仲由傷貧之言啜菽飲水盡其懽遂葬而無椁豈有非之者哉若知禮者何當不久淹魏又難曰舊時夫爲妻杖君倚廬服並如三年之制今人通所不行即自宜隨時而除何應以喪主爲斷盛答曰棄先王之教而以隨俗意所求可令人不禮不杖甚失禮意顧氏問王虞云從外弟婦亡未葬今服訖又無子其夫便是喪主當時除服否答曰禮云主喪者不除其文不別喪之輕重須俟葬訖不知世人有妄喪用此禮否杜挹問徐邈曰亡姊遂未得葬挹服便周既無別喪主多云未應得除今定云何答曰無子爲主按禮夫不應除即於下流多不能備禮今且宜變至葬反服亦無不可之理也○宋蔡廓問雷次宗云禮稱唯主喪不除恐此止施於嫡傳重者耳按漢蕭太傅云主喪獨謂子也又按王肅云斬衰之喪未葬經云主喪不除而

上殺重為言明止謂孝子不變餘皆除也今世人為
妻亦不除主喪將宜除耶雷次宗曰不言三年而云
主喪是不必唯施子孫也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殯柩
尚在豈可弁冕臨奠夫主妻喪以本重故也謂不宜
除庾蔚之曰喪服小記云為兄弟既除喪及葬反服
其服此是至葬反服之明文未解漢宣帝何故復為
祥制朱禮論者不記至葬反服之禮而載諸變除以
明之可謂棄本逐末雜記云姑姊妹之夫死而夫黨
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為主夫若
無族則東西家若又無則里尹主之喪大記云喪有
無後無主此皆謂喪事之主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

妻太子適婦此謂君雖尊統一家但有嫡若主喪耳
而小記又云久喪不葬者人除是大功之喪也若
女子適人及男子為人後者皆降其服而釋除緣其
出有所屈故也素服以送喪以至過葬後世輕於下流
之喪妻猶去其杖禮不容復有未葬不除也議者疑
不得以下流之未葬以廢祖禰之烝嘗且未葬亦可
十年五歲常識言之夫子許貧者還葬而無槨是明
亡者急於送往不容甚久可知若事遲過於服限亦
不得停殯在宮而樂在廟凶吉不可以相干亦
在心所不忍也

禁遷葬議 魏

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玄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也鄭衆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則俗謂之冥婚也○魏武帝愛子倉舒沒司空
掾邴原女早亡時常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
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
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
為哉帝乃止

招魂葬議 東晉 宋

東晉元帝建武二年袁瓌上禁招魂葬表云故尚書
僕射曹馥殁於寇亂嫡孫胤不得葬尸招魂殯葬伏
惟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故椁周於棺棺周於身然則

非身無棺非棺無椁也今亂無喪而葬招幽魂於德
為衍義於禮為不物監軍王崑太傅司馬劉洽皆招
魂葬請臺下禁斷博士阮放傅純張亮等議如瓌表
元興元年詔書下太常詳議賀循等合議詔宜如瓌所
上自今以後禁絕犯者依禮法荀組非招魂葬議據
亦如前或引屈原招魂答曰屈原本非折衷或引漢
之新野公主魏之郭循皆招魂葬答曰末代所行豈
禮也又引周易戴鬼以為證答曰此可以定有神未
足以通招魂也或引喬山有黃帝之冢是葬神也答
曰時人思帝葬其衣冠非葬神也治中黃棠同組意
棠引墓中靈座為證以形神未相依而設座不謂靈

可藏也今無形可依則當唯存於廟耳組子奕附組
意云夫葬既下柩將闔戶還迎神反虞則墓中之座
無神可知干寶駁招魂葬議云時有招魂葬考之經
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薨於亂施柩不反時奕議
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令衆國周生以爲宜衛啟陳其
議皆多無證實以爲人死神浮歸天形沉歸地故爲
宗廟以賓其神衣衾以表其形棺周於衣槨周於棺
今失形於彼穿塚於此知亡者不可以假存而無者
獨可以僞有哉未若之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
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筵設於窔寢
豈唯斂屍亦以寧神也答者曰古人有言失禮者其

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君子重於禮儀夫別嫌
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爲制有以順鬼神
之性有以達生者之情然則塚壙之間有鑽席木施
骸骨未有寓神也若乃釘魂於棺閉神於槨居浮
精於沉魄之域匿游氣於壅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
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於逆矣周生又
云昔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懷本斂其衣冠殯而葬
焉則其證也答曰孔子論黃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
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神百年此黃帝
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議於葬孔衍禁招魂葬
議云時有沒在寇賊失亡屍喪皆招魂而葬吾以爲

出於鄙陋之心委巷之禮非聖人之制而爲愚淺所
安遂行於時王者所宜禁也何則聖人制殯葬之意
本以藏形而已不以安魂爲事故既葬之日迎神而
反不忍一日離也況乃招其魂而葬之反於人情而
先其禮虛造師事以亂聖典宜可禁也李瑋宜招魂
葬論難孔衍引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於
墓中有靈座几筵飲食之物非唯藏形也又周武尚
祭于畢季子復命于墓成公夢康叔相奪余饗既葬
迎神而返博求神之道孝子未忍離其親耳且宗廟
是烝嘗之常宇非爲仙靈常止此廟也猶圓丘是郊
祀之常處非爲天神常居此丘也詩曰祖考來格知

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
安神也伯姬父死而叔弓如宋葬宋共姬皆其證也宋
王先賢光武明王伏恭[illegible]琅邪公主亦招魂
葬豈皆委棄乎孔衍答曰祭必立尸不可謂神必依墓
中也若神必墓中則成周雒邑之廟皆虛設也又帝
丘及許來格卦歸皆所以明魂無不從耳既葬三日
祭墓亦猶飯含不忍其虛耳其猶之焚以明窮而獨
正不必灰燼也既後灰燼骨肉雖亡灰則其實何緣
含埋灰之實而反當葬魂乎此皆末代失禮之舉非
合聖人之義也北海公沙歆宜招魂葬論云神靈止則
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綴意彰顯

耳若俱歸形於地歸神於天則上古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質宮不重仞墓不封樹則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龍旂事存送終班秩百品即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則近代之數容招魂之理通於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東晉武陵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生沒虜場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按禮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憑新蔡王招魂葬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殁沒寇虜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按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衣冠以奉終則非原形

之實埋魂爽於九泉則失事神之道愜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博士江淵議凡葬之亡感所以閉藏形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無死而殯式無殯而窆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劉珣問論或曰有人死於他土其冤者招魂葬何如曰夫葬所以藏形也非以寧氣也亡身之鬼何為術）議○宋庾蔚之論葬以藏形廟以饗神孝子所云魂氣無不之寧可得招而葬乎

疑墓議　周　修墓附　魏　晉　齊

周制禮記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後叔梁紇死徵在恥焉未告）殯於五父之衢（由所微在而問於...也孔子亦為隱焉殯於五父之衢家則知之者由陬人）人之見

者皆以為葬也（見柩於路）其慎也蓋殯也（之談也）（飾棺以輤葬引飾柩以不以輤人見者謂以為葬孔子是時殯引以不知禮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在曼父之母與徵在...）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墓謂兆域也今時封也土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高四尺蓋周之制也）也（志識）孔子先反（修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後行）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言所以遲者修之而來）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三（三言之以孔子不聞）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魏王肅聖證論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肅解曰聖人而不知其父死之與生生不求養死不奉祭斯不然

矣○晉賀循論以為防是墳墓也夫子葬父新其墳故謂之脩非墓崩後之言也新雨甚故頹毀頹毀故悵恨不應耳所以言不修墓者言由已修之故倒毀也又蔡謨論曰學者疑此久矣王氏又以為不然謨以為聖人雖聖不於訓言行皆不聖之事也故咨四岳訪箕子考墓問學皆其類也不知墓者謂兆域之間耳防墓崩者謂墳土耳言古不修墳者謂本不崩無所修非崩而不修也今崩亦後修故譏焉此自譏崩非譏修也夫子言此者稱古以責躬也又范宣禮二墓論司史記及孔安國說皆為實錄未生之前不可以逆責夫子也既長謁墓因以識墳

外矣但母不告其內義無强請然衍葬宜詳是以闕焉記但言不知其墓非都不知也所以不應者欲言非禮則弟子有忘敬之情欲言是禮則墓不須防而固然言及宅兆是以流涕耳此亦防廣此豈地名猶傳言文公之入者也無稽非無康叔之國也○孫宗融評孔子既得合葬于防言既得明未葬時未知墓處也雖仲由之言亦孔子不知其墓若徵在見婥則當言墓以告孔子何得不知其墓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三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

禮六十四 沿革六十四 凶禮二十六

帝王謚號議 皇后謚及夫人謚議 國妃命婦附

太子無謚議 國君諸子附

君臣同謚議 單複謚議 諸侯卿大夫謚議

卒哭後諱及七廟諱字議

上書犯帝諱及帝所生諱議

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

已遷主諱議 上表稱太子名議

父諱與府主名同議

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議

內諱及不諱皇后名議

帝王謚號議 有熊氏 顓頊 堯 舜 夏啟

黃帝之號按白虎通云先黃後帝者古者質生死同稱各將行合而言之美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代不易後代雖盛莫能與同後代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黃也 黃者中和美色黃中天德 以盛美大戴爲謚也 ○顓頊按五經通議曰顓頊者顓猶專也頊猶愉也幼少而王以致太平 時年十三 常自愉愉 恬淡之意 故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爲謚○帝堯帝舜並號後謚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謚雖美終不過天也故如其次道之○周制春官太師掌大喪帥瞽而廞作柩謚

家興也與言王之行謂其始功之詩也臧許金反文王武王先諡後號王者
忠信者上與子賢不肖同稱工能者所說共諡者乃專故上諡下號上其美者說曰按大戴
禮云諡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樂記曰聞其諡
知其行白虎通曰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諡
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是以大行受大名細
行受小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五經通義曰號者亦
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諡之言列陳列所行善有
善諡惡有惡諡亦以爲勸戒也問曰天子有天下大
號諸侯尊有國大號乎答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
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
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趙商問鄭志曰

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而武王即位追王太
王王季文王改諡爵何也答曰周道之業興於二王
之功德由之王迹初起尼爲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
禹殷湯則不追諡矣郊特牲云死而諡之今也古者
生無爵死無諡諡者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謂之爵死有諡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諡也
諡之當殷此時質家兩言爲諡成湯是也文者一言
一諡文武是也號無質文諡有質文號者始也爲本故不可變周以
後尤文以爲本生習事善故有惠諡奴合言文下武王或以名配者德薄因名
配諡祖甲是也質家不連號諡故生則爲號死則言諡不連號成湯是也
文家連號諡以言號之諡故言文王武王是也桀紂先
號後諡者別誅絕不嫌也禮記曰唯天子稱天以誄

之以其無尊也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至尊故稱天以誄之又白虎通云
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諡之五經通義曰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
諡之以爲臣子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故於郊
明不得欺天也〇大唐元陵諡冊文維某年月日哀
子嗣皇帝臣諱伏以聖德之大上與天合人道近曬
鮮克究知敢盡其所見泣以叙冊成之業伏惟大行
皇帝紹休七聖臨照八極以至道御群有以至化懷
遠方登假于上敷聞在下登加元服頃昇儲闈生知
之敏動與神并承順玄宗也齊栗之容著奉養肅宗
也愛敬之禮深復丕業躬親與不絕馳道日朝寢門
此則首冠百王大舜周文之孝也其於崇儒尚齒尊

道貫儒窮理盡性之學經天緯地之文包荒含垢之
量通哲允恭之美斯又廣遠不測同符乎三五無得
而稱也當祿山叛亂陷覆二京以天人之命授元戎
之律師之所及狂寇殲夷復宗社之阽危拯生靈於
禁燎則乾維重構宸極以安及史盜竊釁二河屢梗
在撫軍之際思明殞命桀殘祚之初朝義授首則梁
陳底定朔易從風其或屈強於大梁背誕於南越莫
不朝拜梟稅夕爲鯨鯢此高光之功神武之略也自
是肅勿群后賓延崗叢漱樹沒之刑寢焚痊懸沉
之禮備衣冠有倫於勝從者擇而靡問靈祇有闕於
禋祀者秩而致享即讓說求讜言闢以祥風浸以膏

澤九垓奉貢四夷將賓不冒日出罔不率俾彷後啟恭寅畏顧省厥道兢兢業業日昊不暇故得玄功廣運協氣旁流靈昇畢發元符洊至則瑞碑出於泗清瀾變於河則其餘見祉鱗羽呈祥草木者不可殫記方議泰亏偃武臻于太和告禪於石閭鏤功於金版遽承憑几之命奄遘綴衣之酷號天扣地罔所依歸今龍攢就路蜃輅將駕採鴻儒碩生之議考公卿百辟之請僉以盛德大業匪號謚莫足用虔奉古訓發揚茂實謹遣攝太尉某奉冊上尊謚曰睿文孝武皇帝廟曰代宗伏惟明靈降格膺茲典禮誕錫純嘏貽宴後昆嗚呼哀哉

皇后謚及夫人謚議 國妃命婦附 東晉

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定之或曰出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由君而已人本無外事是故卜於知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恭姬是也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群下以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有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爲太妃卒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爲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秦始以來藩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謚琅邪琅邪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烝之至不追謚今彭城太妃不應謚

太子無謚議 國君嗣子附 周 東晉

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謚是知太子無謚以未得有所施行故不得設謚○東晉琅邪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琅邪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爲君既無君謚時未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以仁孝遭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爲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之義過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冲二帝皆以踰年方立謚按哀冲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即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其天下之名至重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琅邪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爲謚之證也

諸侯卿大夫謚議（周 東晉 魏）

周制，諸侯薨，臣子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大夫會其葬，因謚之。（春秋魯文公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也。）春秋魯桓公七年，葬蔡桓侯。然得桓謚者，明謚天子所加，非獨臣子也。又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喪，卿大夫也。）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謚為節，事相成也。）曲禮曰：既（葬見天子言謚）曰類。（[illegible]曰謂勤事其謚人字以求其謚也。）又曰：公叔文子卒，（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也。）其子戍請謚於君，（君，衛靈公也。）曰：日月有時，將葬矣，（[illegible]者其時。）請所以易其名者。（盧植曰：易其名，故以謚易其號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謚法曰：愛人好與曰惠。）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魯昭二十年，齊豹作亂，衛公子朝作亂，靈公奔死鳥，是時文子從公克復衛國，故曰以其死衛寡人。謚法曰：外內用情曰貞。）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次也，謂位祿之制也。）（謚法曰：道德博聞曰文。）故謚貞惠文子。（衛人言[illegible]之意者以為之謚。）白虎通曰：卿大夫老歸有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魏劉輔等啟論賜謚云：古者存有號，則沒有謚，必考行迹，論功業而為之制。漢不修古禮，大臣有寵，乃賜之謚。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為今諸侯薨于位者，可有謚，主者宜作得謚者秩品之限。尚書衛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

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為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迹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勳於國，及未冠成人，皆不應賜謚。黃門侍郎荀俁議以為：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令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例。侯自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薨，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莅官理事，則當宿衛中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八座議以為：太尉荀顗所撰定體統，通定五等列侯以上，嘗為郡國太守、內史、郡尉、衛門將、騎督以上薨者，皆賜謚。○東晉元帝大興二年詔：古者皆謚，名實相稱，有爵乃謚，非聖賢本意。通議之。有司表云：劉毅宜謚，以申毅忠允匪躬。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考績以著勳之美事也。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其高行，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傾

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舊服

君臣同謚議 東晉 晉

周桓王時蔡侯卒謚桓侯五經通議曰有德則善謚無德則惡謚故同也○晉武帝大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議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有司議奏以爲大晉受命祖宗謚號群下未有同者蓋因近代淺情習於所見也奕謚與景皇帝同可改論曰穆侍中王濟等議曰按主者議謚避帝而不避后既不脩古典不嫌同稱復班近代不襲帝后之例至於無窮之祚若皆有避於制難全侍中成粲等議以爲謚號國之大典使上下遵德同有龍息宜遠稽聖代同符堯舜不

宜遵襲魏氏近制詔賜謚曰簡○東晉孝武大元四年光祿勳王欣之表伏尋大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號竊聞父子祖孫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範奕爵從邈議按郭奕謚景實不以犯帝謚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尚書奏文武殊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之不恥下問所以爲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王欣之所表抑實稽典宜如所陳詔可

單複謚議 東晉 大唐

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謚議云博士曹耽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徒左長史孔嚴與王彪之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世之事穆誠實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則是爲二字相考行定名議存實錄不可不詳彪之答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目殊爲不輕太始初張皇后太寧庾太后並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循皆名士也並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復謚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並

單謚曰頃複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複謚也蓋是近來仕官相承近意耳皆公今重動或公陝或慶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懷不當此仕于今以之所以不複謚欲令異於數公所以標沖虛述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皆居師傅及錄臺事者亦皆不複謚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凱周光祿覬或曾師傅或曾總錄並不複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翻改按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遠准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諸北山濤荀凱周覬謚康羊祜荀勗同謚成比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謚簡時尚書符郎

已不應與和嶠同謚繆為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
義義便施行蔡家固當有此故事准例如此復撰所
為疑。大唐之制太常博士掌凡王公以下擬謚皆
跡其功德而為之褒貶諸謚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佐吏錄行狀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擬謚訖申省議定奏聞無爵稱子沈約謚法云晉大興三年始詔無爵者謚皆稱子
養德丘園聲實名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則大名小行
則小名舊有周書謚法大戴禮謚法又劉熙謚法一卷晉張靖撰謚法兩卷又有廣謚一卷梁沈約總集謚法凡一百六十五稱告贈謚於柩而開元禮武德以來
通太常所謚有異議者略件如後。咸通三年太常
博士袁思古謚贈揚州大都督高陽郡公許敬宗曰
繆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

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
於黷貨白珪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敬
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訴於戶部尚書戴至德問博士
王福畤其故答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
食萬錢所以貶為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
男女之累過之而定謚為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尚
書省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尚書楊思敬議稱按謚法
既過能改曰恭請謚為恭。景雲元年太常謚贈荊
州大都督舒國公韋巨源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駁
曰三思引之為相阿韋託之為親無功而封無德而
祿同族則醜正安石佗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

恐未當博士李處直請依前定。開元七年太常博
士張星謚贈工部尚書宗慶禮曰專議曰慶禮大剛
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凶
於國按謚法好功自是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駁
之曰營州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
為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尋罷海運克廣歲儲
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
優劣孰為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繆哉安有踐其
迹以制實貶其謚以徇虛採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
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乃謚
曰敬。十八年太常寺謚贈太師燕國公張說為文

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駁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
激厲風俗檢束名教謂無虛美是存實錄惟張說罷
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須垂肅順之言又致仕制云
行虧平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貽眾多之口
且王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得違諸謚曰文
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
九齡又立議請依太常為定未決玄宗為製碑文賜
謚曰文貞。永泰中太常博士獨孤及謚贈涼州都
督太原郡公郭知運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厦駁之曰
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
謹按禮經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及非禮也昔衞

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沒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諡今乃申請竊將有爲而作嗣子英文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册勳位參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合無妄之求况今唯有司披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將不可及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若知運合諡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諡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重

議及答禮將爲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諡順也公叔戍當諡當葬前請按三百禮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不追諡况三王殊途不相沿禮新禮則死必有諡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三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何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爲節制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子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者承分閫重寄列位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儔飾終之禮宜加於佗將一等豈待因嗣子之德然後作諡今之征鎮者多起屠販皁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爲王侯而其間有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諡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廢禮竊謂近誣竊考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獨孤及又諡贈吏部尚書呂諲曰肅度支員外郎嚴郢駁曰今所議荊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齪齪無匪躬之能名乃抉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諡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盛烈宏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諡擬於形容請諡呂公曰忠肅及重議曰謹按

周儀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諡於尚書省尚書考行定諡則有司存朔望于今合宜作服議人駁議撰論異同之說並故吏導之狀志所從人所視之分遺公器不私之誠且非所以懲勸令同之道諡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曰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諡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文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顯禮甚矣然猶稱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泰之制以魏徵爲文貞蕭瑀爲貞褊杜如晦封德彝陳叔達溫彥博

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並當時赫赫以功名
居宰相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
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褒一字不必爲貶若褒
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
愼靖也蔡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
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
肅者以謹之從政威能開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
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審命之不稱文宣必因而
重之然後爲美魏晉以實謚之爵寵遷之忠壯張
既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顧恩之發重王渾之器量劉
放之驂戟庾翼之智略彼八君子者方之宋平宜無

懸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徽一字
二字之降乎上精前與下操申今於之禮經而究其
往事請依前定○大曆十三年太常謚贈司徒楊綰
曰文貞工部郎中蘇端駁曰夫道德博文曰文清白
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外深推爲長者首衆
清要人莫與爭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偪旋又知
載蔽壞綱紀心貳於君既懼其疑因爲疏簡有口皆
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惡諮告未明抱
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棄
陳詞全志士之命露兇狡之私而乃宴安自棄俾得
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飭

不隱邪豈懷道無毒耶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當恩
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虜入
無弔災之恵磁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
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使王澤
不及於下爲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惟新之日居
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啓
悟嘿嘿閉謀飮食萬錢之賜中承一心之顧豈慈惠
愛人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
謂之貞乎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
下以庇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
立家又無私廟祭使人老闕敬祖之禮位極亡祭稱

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就愍仁接禮
之義矣曰文與貞固可以議聖人立謚盡公而無私
之謂也所以聞宜不敢私於其父謚曰厲漢臣不敢
私於祖謚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
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謚爰及太
宗勅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公瓌有保
安不奪之節所以請賢旌與謚文貞者不過數公至
於燕國公張說先朝輸能名節昭著皆尚不可至
今人故稱之猶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常更詳他
謚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冤
免慙於蘇魏別勑謚爲文簡○贈司空陳國公賀抗

謚曰博贈左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初謚爲恭黃門侍郎劉洎駮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爲恭竟謚爲縱工部尚書楊昉謚曰恪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濟謚曰果廣州都督謝乃叔謚曰勤以上五人按謚法並無乃有司之時之議所以不其其年

卒哭後諱及七廟諱字議 周曾

周制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曰敬鬼神之名也諱避也生者不相避名衞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非王肅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於死者故卒哭乃令諱禮不諱嫌名鄭玄曰爲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王肅曰音相似者也二名不偏諱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父母猶諱祖君無所私諱盧植曰但爲公家諱不得私家諱臣於君所不諱家諱也鄭玄曰謂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教學臨文不諱盧植曰教詩書與禮執文皆言古故不諱禮文也鄭玄曰爲其失事正也廟中不諱盧植曰不諱新君下於祖禰也鄭玄曰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大功小功不諱入門而問諱盧植曰鄰國之君也鄭玄曰諱主人之所諱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盧植曰生事既畢神事始以生事之道事之者虞而立尸是也朝夕奠食生時之禮鬼事始者從死卒哭之辭也鄭玄曰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之也卒哭已辭也鄭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鄭玄曰木鐸金口木舌也以命於宮夫盧植曰周禮宰

爲下人大小宰之副也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師事而治之大喪君也小喪夫人宮也戒令所以給故而常新之歸曰捨故而諱新鄭玄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新謂新死者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代王天之賜命鐸名王以下故謂五世自寢門至于庫門盧植木鐸徇於宮門內庫門在門也天子五門寢門也鄭玄曰庫門外也路門室位在門內路門之外也明雜記曰王父母兄弟從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玄曰父爲其親諱子不敢不從爲王父母以下之親諱謂王父母也天子諸侯爲其君父叔父姑姊妹皆父祖之所諱也○晉孫毓七廟諱字議乙丑詔書班下僻諱唯從宣皇帝以來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別著按禮士立二廟則諱王父以下天子諸侯皆諱群祖親盡廟遷乃捨故而諱新故者統遠卑者統近貴者得申賤者

轉降益所以殊名位之數禮上下之序也先代創業之主唯周追王夏殷以前未有聞焉親考以下謂之親廟月祭禰禮崇周武王時諸爲親考廟周人以諱事神固不以遠所不及而闕正廟之諱也禮大夫所有公諱又曰子與父同諱明君父之諱臣子不可以不諱也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此時獻武已爲遠祖鄰國大夫猶以犯諱爲失辭而作戒者於春秋大晉隆興弘崇遠制損益因改思臻其極以爲京兆府君以上雖不追王列在正廟臣下應諱禮有明義宜班下帝子使咸知所避上崇寅嚴之典下防僭同之

緣束晳不得避諱議云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爲訓詁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若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常玉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一語詭牒副避而已太常博士華頤云按周禮大宗伯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此禮文正稱如內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左府博議賊曹屬束晳議按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行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以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爭變唯雨師之名實由避諱宜

如舊稱○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旨近代以來曲爲節制兩字兼避廢闕以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續者並不須諱避顯慶五年正月詔孔子設教正名爲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抄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易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上書犯帝諱及帝所生諱議　晉

晉博士孔晁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詔曰晁自理頃所稱引雖不與今相值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則自今以後三帝諱情亦體然長吏以上足閑禮法可如舊科其餘散官以下但有謬語者不可其責文古者內諱不出宮但勿聽以爲名字至於書名但在見避過禮其或過謬皆勿郤問以煩簡書也文都官曹奏以吳興郡上事有叔字犯會稽鄭太妃諱下制書推之王廆之謂今皇太后臨朝奏事語太后爲故應復犯會稽太妃諱不都官郎專讓尚書王劭議亦謂不應復諱尚書陸納等並謂故應諱王尚書謂朝臣所諱君之母妻諸者以是小君故耳君之所生非小君也

亦不上諱榜非群下所應諱且瑯琊夏侯太妃章郡恭惠君並皇太妃諱並不須下令天下同諱宜更詳之右丞戴謐議云朝臣所諱君之母妻施於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諱不上諱榜非群下所宜諱也竊謂如此則不唯奏事太后不應諱而已恐門號縣名亦不宜改須于天下而合朝之臣陳事不避悠悠人吏犯者不問官號獨易於覽之諱將於大體有不通邪父之所諱子無不諱君之所諱臣其不諱乎施於小君誠有其文所以子貴亦有明義若以事經至尊應諱但奏御太后不諱一朝之事諱不並行復是所疑衆官皆從尚書令王彪之議凡訓體憲章經典無

文者則曾准已行之舊令議　所從是右丞議也按
右丞議云門縣改名既須天下則朝臣不得不諱意
以爲門縣名以犯先帝所生之諱故先帝時改之與
明穆皇后臨朝除光祿勳字義體同爾並皆須下者
令知官名之改非爲下令人皆諱之也謂尚書奏事
誥先帝令上書爲諱耳太后及朝臣並應諱之義今
者奏事誥太后何諱之有而乃稱太后制書避君之
乎議又喻以父之所諱竊以父子天性君臣與族君
之所諱何必盡同元明成三帝之朝無以所生之諱
頒行天下令人皆同諱則臣不同子之一隅也明臣
之所諱君之母妻諱者諱小君之諱耳且四海之人

皆小君之臣妾非所生之臣妾也以小君之諱列于
諱榜故天下同諱所生之諱不列諱榜故天下不同
諱于時主相賢明朝多儒彥今所應依而議云非今
所議竊所未達又云臣以子貴三帝之母不以子貴
耶議又云章皇太妃之喻殆非今嬪既不解哀帝所
生何以獨非今嬪又今上即位所生李淑妃諱何以
不頒下天下與簡文皇帝順皇后諱率已同諱之乎
中興有八帝迄今上五帝有所生豈可四帝所生普
天下不諱而簡文帝所生獨率土同諱乎謂王尚書
博郎議爲允

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　東晉

東晉康帝諱岳太學上言被尚書符解列真諱撫舊詁
是五山之大名按釋山篇曰山大而高曰嵩今取諱
宜曰嵩如辭體訓宜詳其嵩議未允當更精詳禮文
正上徐禪議諱按輒關博士王質切納許翰議按爾
雅無正訓非可造立五山之名取其大而高也其詩
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高山則岱衡華恒也周禮謂
之五岳詩人謂之高山字無詁訓而任二名今若舉
名別之宜曰高取義爲訓宜如前曰嵩

已遷主諱議

魏王肅議高皇諱明皇帝既祔儒者還高皇上尚書
來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乃或同名答曰殷家以甲

乙爲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捨故而
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
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
復爲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
名禁改禁中爲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爲稱非能爲元
后諱徒以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
二山自以爲不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爲一名諱而獻
子自以爲犯其諱道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
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
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

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按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壝乃不諱諱二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國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大唐永徽二年十月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奏言依禮捨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皇祖弘農府君神主當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上表稱太子名議 東晉 大唐

東晉孝武泰元十九年七月義興太守褚爽上表稱太子名下太學議助教臧燾議按禮記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云君之於世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如此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同於臣列以君前臣名之義言則爽表未爲失禮然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太子名者今省無先比即其驗也晉武皇帝代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式其不稱名當有理趣將以皇太子儲君名諱所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異儀禮有損益今依倣前賢因循先比則爽表所稱爲違舊准

徐乾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按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文禮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稱武王名益可明矣徐邈議云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記云卒哭而諱皆周禮也名之與謚並是人倫所以相稱殷尚質無諱議其過名字如姓位耳箕子答武王而國其臣知于時未有諱也周公於成王六年始制周禮曲備節文而諱名稱謚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故周頌有克昌厥後先儒以爲宗廟詠歌上不諱下即是父前子名也○大唐武太后長安二年正月麟臺監兼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謹

按典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准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觸犯臨事論啓廻避甚難孝敬皇帝爲皇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則成例並爲軌模伏請改換從之

父諱與府主名同議 晉

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暠父名遐暠求解職事博士謝銓曰按禮諸侯諱祖與父大夫士并諱伯父母及

姑又父母之所天尊無以比宜聽解職博士許乾議曰按禮君子不奪人親故孝經云資父以事君而敬同是以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義自別父與將軍同名聖朝垂恩不許禀解可使換官

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議 東晉 大唐

晉江統上言臺選臣叔父春爲安成郡宜春縣令與縣同名故事皆得改選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以臣子開地不爲祖父之身也今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吏人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典諱尊之義若托辭迴避則有廢官擅犯憲制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吏人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名嚴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改易私名以避官稱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職官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合於義爲弘元康七年尚書勅自今以後諸身名與官職同者與觸父祖諱同例○東晉康帝咸康八年詔以王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允之表郡與祖會名同乞改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耶下八座詳之給事黃門侍郎譙王無忌議以爲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國之典憲亦無以祖名辭命之制也○大唐延和元年賈曾除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同音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名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內諱及不諱皇后名議 周 晉

周制曲禮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對也婦諱不出門婦親遠於宮中言避之耳檀弓曰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雜記曰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禮記曰母之所爲其親諱子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之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自其中人父輕不爲諱與母之親同名重則諱之王父曰同名者則從祖昆弟所諱之名也從祖昆弟之父小功之親也於禮不諱與名重則諱之○晉武帝太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而近代諱之非也勿下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

禮六十五 （凶二十七 沿革六十五）

喪禮雜制

禮廢

喪禮雜制

周制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也；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從服有六：有屬從，（子為母之黨。）有徒從，（臣為君之黨。）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謂若為君母之黨……）徒從者所從亡則已。（謂若為君母之父母……）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小功以下左。（……）大功以上散帶。（大功以上……小功以下……）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布總。（……）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

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笄以榛木為之，或曰以榛為笄。首者將以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可以歸於夫家，宜著吉笄，折其首為其大飾也。……婦人之義，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也者，終子之恩也。……）君之長子惡笄首布總，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因事適墓不登壟，（……）不歌。（……）執紼不笑，（……）臨喪不笑，（宜有哀容。）升柩不歌，入臨不翔。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君子已孤不更名，（重本也。）已孤……不為父作諡。（……）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食雖……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孔子曰：「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

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往父母之
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人來求見己可也。不避涕泣，言至哀無飾）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
既葬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既殯而從政（以王制言之也謂庶
人也從政從為政者教令謂給繇役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
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所謂哭不偯也）孔子
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此殷之喪拜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
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三年
之喪吾從其至者（重者尚哀戚以下則可也）自大功廢業或曰
大功誦可也（習其故也）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
也（譏之也，委巷猶街里，委曲為之，以親疏為位）子思之哭嫂也為位

三

（善之也，禮嫂叔無服）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
焉（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以為薑桂之謂也高子皐之執親之
喪也（高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
君子以為難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
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
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
如不欲還然，識音志）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
識之我未知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
尚右二三子亦尚右（效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
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也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無節）孔子曰哀則哀

矣（此誠哀也）而難為繼也　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
故哭踊有節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
於衛）柳若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
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
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
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可）
[illegible]季武子寢疾（魯大夫）蟜固不說齊衰
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illegible]）
（季孫之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illegible]）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
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

四

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illegible]）曰噫毋（[illegible]）
（[illegible]）我喪也斯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婦人從男子皆西鄉（[illegible]）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
（[illegible]）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
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
（[illegible]）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
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
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也）子路去魯謂
顏回曰何以贈我（贈送也）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
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也，展省視也）文謂

子路曰何以處我處我罪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祀若有主者敬也有焚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新宮謂新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言其日月欲其盡心備之附於身謂衣衾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君家若有其事則往於公門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哭歸而反送君言反送君者哭君服既啓則而歸殯不敢私服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家亦然於君惟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

事大夫士其非君所也謂其事也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謂大夫之妻也妻為夫之君服齊衰如婦為舅姑之服者內子大夫妻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輕服以重服執事也孔子曰非此之謂也非謂其所為人執所為之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斬衰為君服者皆執之大夫齊衰者奠齊衰者不莫其兄弟王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大功者不莫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言不足者謂殷奠時祭謂既葬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諸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助所相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除喪新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故也以擯相可也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黨無兄弟無子孫寡而死也夫之親族使族人為喪主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

里尹主之里尹閭胥里宰之屬也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初貞觀中以呂才為太常博士與諸陰陽學者十餘人撰陰陽書凡五十三卷并舊書行者三十七卷詔頒行之才病其有穿鑿拘忌者故著論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于殷周之際乃有卜擇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擇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天下萬姓悉配屬之行事吉凶依此為法至於張王等為商武庾等為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

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後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
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
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經云黃帝對於天老乃有
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
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
郇並是姬姓子孫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
裔自餘諸國准例皆然因邑授官分枝布葉未知此
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
水族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
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
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又敘祿命曰謹按史記宋
忠賈誼司馬季主云夫卜筮高談祿命以悅人心矯
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
祿此則命祿之書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
更研尋本非實錄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
惡餘殃豈由劫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福之所
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孛
夜移學也祿在其中豈得生當建命文王憂勤損壽
不關月值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
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
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祿而貴賤懸殊共命
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

今按長曆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
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勾絞
六害背驛馬生身剋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
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尫弱身合矮陋今按齊詩
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
有向命一條灋當長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
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
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爲此名政依
檢襄王四十八歲在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
灋無官爵假得六合奴婢尚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
驛馬三刑身剋驛馬灋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
絕下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
乃是有始無終老而彌凶唯建命生灋合長壽計其
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檢漢武故事武帝以
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明時生亦當祿空亡下灋主無
官爵雖向驛馬尚隔四辰依祿命灋少無官爵老而
方盛今驗漢書武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以後戶口
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驗後魏書云孝文皇帝皇興
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
文背祿背命并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檢祿命書灋
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灋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
文身受其父之禪禮云[illegible]王位定任於初喪踰年之

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爲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倒云不合見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留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驗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隆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祿命墓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

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愼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生人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利害遂令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通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

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則踰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旣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葬）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曰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

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堋不壞其室即日中而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傳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若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近半夜此即反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壽命延促亦由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逮而人無
援以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
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
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
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
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
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業大墓其義安在
及其子孫富貴不絕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
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
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

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卞
塋一定更不迴改墓塚既成曾不暫易何因名位無
時暫安故知宮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
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僥
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
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問
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
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禮廢周

周制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幾旅衆也孔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

廢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廟也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
禮廢者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
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
陳天子崩后之喪則廢既陳謂夙興陳祭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
孔接逮曰闕通也接周法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今舉中五則兼上下
廟火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諸侯
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
喪則廢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
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
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

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
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祭子孫之者
妻父母成婦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
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
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同門內喪
也不醴不醮也其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
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
至也也及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
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酒為醮
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父沒而冠則
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

者體之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

禮六十六 纂類一 序例上

大唐開元禮一

五禮篇目

擇日

神位

五禮篇目 謹按斯禮開元二十年撰畢，自後儀法續有變改，並具沿革篇。為是國家修纂，今則悉依舊文。不敢輒有刪改，本百五十卷，類例成三十五卷。其與周禮事節相同，蓋臨之者，宜為取捨之際焉。

大唐開元之制五禮，其儀百五十有二。〇一曰吉禮，其儀五十有五：一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二正月上辛祈穀于圓丘，三孟夏雩祀于圓丘，四季秋大享于明堂，五立春祀青帝于東郊，六立夏祀赤帝于南郊，七季夏祀黃帝于南郊，八立秋祀白帝于西郊，九立冬祀黑帝于北郊，十臘日蜡百神于南郊，十一春分祀朝日于[illegible]

[illegible]

奠于孔宣父四十八諸縣祭社稷釋奠于孔宣父四十九諸太子廟時享五十三品以上時享其廟五十一三品以上祫享其廟五十二三品以上禘享其廟五十三四品五品時享其廟五十四六品以下時享其寢五十五王公以下拜掃寒食拜掃附

○二曰嘉禮其儀有五十

一皇帝加元服二納后三皇帝正至受皇太子朝賀四皇后正至受皇太子朝賀五皇帝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六皇后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七皇帝正至受羣臣朝賀八皇帝正至受羣臣賀九皇后正至受羣臣賀十皇帝千秋節受羣臣賀十一皇后正至受外命婦朝賀十二皇帝於明堂讀春令十三讀夏令十四讀秋令十五讀冬令十六養老於太學十七臨軒冊命皇后十八臨軒冊命皇太子十九內冊皇太子二十臨軒冊命諸王大臣二十一朝堂冊命諸臣二十二冊內命婦二十三遣使冊授官爵二十四朝集使禮見及辭二十五皇太子加元服二十六皇太子納妃二十七皇太子正至受羣臣賀二十八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二十九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三十親王冠三十一親王納妃三十二公主降嫁三十三三品以上嫡子冠三十四四品五品嫡子冠三十五六品以下嫡子冠三十六三品以上婚三十七四品五品婚三十八六品以下婚三十九朝集使於尚書省禮見四十朝集使謁見太廟四十一遣使詣諸州宣制勞問四十二皇帝遣使詣諸州宣撫四十三諸州上表四十四諸州使人朝見四十五諸州宣赦書四十六鄉飲酒四十七正齒位四十八宣讀詔書四十九皇帝遣使宴番國主五十蕃主奉見

○三曰賓禮其儀有六

一蕃國主來朝二戒蕃主見三蕃主奉見四受蕃國使表及幣五皇帝宴蕃國主六皇帝宴蕃國使

○四曰軍禮其儀二十有三

一親征類於上帝二宜於太社三告於太廟四禡於所征之地五軫於國門六告所過山川七親征及巡狩告廟八告所過山川九宣露布十勞軍將十一講武十二田狩十三射宮十四觀射十五遣將出征宣社十六遣將出征告廟十七合朔伐鼓十八合朔諸州伐鼓十九大儺二十諸州縣儺二十一諸州祭馬祖二十二諸州祭先牧二十三諸州祭馬社馬步

○五曰凶禮其儀一十有八

一凶年振撫諸州水旱蟲災二勞問諸王疾苦三勞問外祖父母疾苦四勞問諸大臣疾苦五勞問都督刺史疾苦六皇帝為小功以上舉哀七敕使弔八會喪九冊贈十會葬十一致奠十二皇后舉哀十三皇太子舉哀十四三品以上喪十五四品五品以上喪十六六品以下喪十七王公以下喪十八

卜日

國有大祀中祀應卜日者（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嶽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並為中祀）及冊命大事（加元服納后冊皇太子）及出師命將（親征巡狩太子納妃）並卜日於太廟南門之外（其萬物之與有殊吉凶之體龍見而雩自周以來旁宜變今之見乃在仲夏之初以其年用節氣前三日後十日也）將卜前一日以右校掃除太廟南門之外守宮設太常卿以下次於門外之東皆西向其日平明太卜令卜正占者（其占者明於占者為之）俱就次各服公服（謁者贊引）守宮布卜席於闑外西閾外西向謁者告事具謁者引太常卿升立於門東西面贊引引太卜令卜正占者門西東面卜正先抱龜奠於席上西首灼龜之具於龜北執龜立於席東北面太卜令進受龜詣太常卿前視高太常卿受視訖太卜令受龜少退俟太常卿曰皇帝來日某祇祀于某尚饗（若將有冊命及有冠命）太卜令曰諾遂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曰假爾太龜有常遂授卜正龜負東扉正坐作龜訖興太卜令進受龜示太常卿卿受示反之太卜令退復位東面與衆占之訖不釋龜進告于

太常卿占者曰某日從授卜正龜謁者進太常卿之左曰禮畢謁者引太常卿以下還次卜者徹龜守宮徹席以進若卜命以事太常卿以北東向闕也若上旬不吉即卜中旬中旬不吉即卜下旬皆如初禮若卜吉日及非大事皆太卜令涖卜卜正占者視高命龜作龜

筮日禮

國有小祀應筮日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州縣社稷釋奠及諸神祀並爲小祀應筮日及諸王冠婚公主降嫁等並筮日於太廟南門之外將筮前一日右校掃除太廟南門之外守宮設太卜令以下次於門外之東皆西向其日平明太卜令卜正占者其占者以太卜官之明筮者爲之也俱就次各服公服贊引降守宮布筮席於闈西閫外西向贊引引太卜令升立於門東西面卜正占者立於門西東面卜正開櫝出筴兼執之東面受命於太卜令太卜令曰皇帝來日某祭某神於某尚饗若將有所祈禱則云某事日某事從之卜正曰諾遂又還西向以櫝擊筴[illegible]曰假爾太筮有常皇帝來日某祭某神尚饗乃釋櫝筮遂筮訖興執卦以示太卜令太卜令受視反之卜正退復位東面與衆占之訖進告于太卜令占者曰某日從贊引引進太卜令之左曰禮畢贊引引太卜令以下還次卜正櫝筴守宮徹席以退不吉即筮中旬下旬如初其王公以下筮日各附

於本篇

神位用樂及豆等數禮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壇上座每籩豆各十二簠簋登俎各一都六百八十九座壇之第一等祀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皇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及大明夜明等七座籩豆各八簠簋登俎各一也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北辰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皆列在十二陛間每座籩豆各二餘如上也第三等祀中官市垣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及二十八宿並差在前列餘百四十二座皆列十有二陛間每座籩豆等如二等也外官百五座籩豆各一簋俎一也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籩豆等與外官同所謂昊天上帝者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蓋此舉其之位蓋准儀制圖聖人配象義和所職推步有徵律下帝物之精上爲星故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星北布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是之與物各有所主垂依郊壇圓爲也今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都也又祀五方帝於壇第一等籩豆等數如冬至國家以禮祀生帝於南郊後[illegible]昊可覺也祈穀之禮於正月上辛於祈穀之壇祭五方帝夫五方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令二徵並行六神咸祀也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籩豆等如冬至制十九座也

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籩豆各四，簠簋、甄俎各一也。）又祀五官於內壝之外（[illegible]）

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大聖真皇帝配座。又以五方帝、五帝、五官從祀。（籩豆等同於[illegible]）

（[illegible]）

立春日，祀青帝於東郊（[illegible]）○立夏日，祀赤帝於南郊（[illegible]）○季夏土王日，祀黃帝於南郊（[illegible]）○立秋日，祀白帝於西郊（[illegible]）○立冬日，祀黑帝於北郊（[illegible]）

以上樂各用本音，以黃鍾為均，三成。准周禮六變，圜鍾之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記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准周禮樂八變，則地祇皆出。今改用六變。（[illegible]）祀日月、星辰於（[illegible]）

（[illegible]）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illegible]）並用黃鍾之均，三成。新改用大神之樂，圜鍾之均六成。○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南○立秋後辰日，祀靈星於國城東南○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illegible]）○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壇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illegible]）祭神州地祇於壇第一等（[illegible]）祭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五山、五川、五林、五澤、五丘、五陵、五墳、

五衍、五原、五隰於內壝之外，各依方面（[illegible]）○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illegible]）樂用姑洗三成。准周禮云函鍾為宮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鄭玄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為皇帝祇，則宗伯黃琮所祭者；一是王封域內之神州，則兩圭有邸所祭者。國家後禮則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禮為定，既曰地祇，皆非樂合用函鍾之均八變。

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配后土）、太稷（配后稷。[illegible]）

舊用樂沽洗之均三變，社稷之祀於禮為陰，宜同方丘。今
唯只用二變，今依地祇用函鐘之均八變之樂。
五岳四鎮四海四瀆，每年五郊迎氣日各一祭。東岳岱山祭於兗州界，東鎮沂山祭於沂州界，南岳衡山祭於衡州界，南鎮會稽山祭於越州界，中岳嵩高山祭於河南府界，西岳華山祭於華州界，西鎮吳山祭於隴州界，北岳恒山祭於定州界，北鎮醫無閭山祭於營州界，東海祭於萊州界，東瀆大淮祭於唐州界，南海祭於廣州界，南瀆大江祭於益州界，西海及西瀆大河祭於同州界，北海及北瀆大濟祭於河南府界，以上四祭，每歲各一。
太廟九室，每歲五享。四時各以孟月及臘日，每室籩豆各十二，簠簋各二。
又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祫禘之時不停時享。
祫禘之日，功臣配享於廷。高祖室配：殷開山、劉政會；太宗室：房玄齡、杜如晦……高宗室……中宗室……

睿宗室……○每時享則祭七祀。
孟春吉亥，祭帝社……季春吉巳享先蠶。
仲春之月，享先代帝王：帝嚳享于頓丘，帝堯享于平陽，帝舜享于河東，夏禹享于安邑，殷湯享于偃師，周文王享于酆，武王享于鎬，漢高祖享于長陵。
周公、召公配……
仲春仲秋上丁，釋奠于太學，孔宣父為先聖，顏子為先師。

……仲春仲秋釋奠于齊太公，
以留侯張良配。……仲春興慶宮祭五龍壇。
寒……
章懷太子廟、懿德太子廟、節愍太子廟、惠莊太子廟、
惠文太子廟……
仲春祀馬祖，仲夏祀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以上四祭，皆於大澤，用剛日也。凡有祭祀，皆準前例。若封禪之禮，則
依圓丘方澤神位為定。若巡狩告祭親祀禱祈
昭告，並各依本位為定。

凡祀昊天上帝及配帝，用蒼犢各一；五方上帝、五人
帝各用方色犢各一；大明青犢一，夜明白犢一；皇地
祇及配座用黃犢各一；神州及配座用黝犢各一……
代帝王、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
廟並用太牢。若冬至祀圓丘加羊九、豕九，祭方丘加
羊五、豕五。蜡祭神農、伊耆、五星以下，各方各用少牢，其
方不熟則闕之。若行幸祭大山川用太牢，中山川及
州縣社稷、釋奠用少牢，其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

司人司祿及行幸祭小山川及馬祖馬社先牧馬步各用羊一軷祭用羖羊一凡肉皆實俎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臑後節二肫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凡供別祭用太牢者人並羊各一從猪首一偏而正之脅一骨一偏投山酏凡四合若與少牢者去橫脊三成酒酒並見本篇中也五齊三酒並見本中）凡用籩豆各十二（石鹽乾魚乾棗栗黃榛子人菱人芡人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餈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豚胉酏食糝食）用籩豆各十（籩去糗餌粉餈豆去酏食糝食）用籩豆各八（籩又減白餅黑餅豆又減脾析豚胉）用籩豆各四（籩實栗黃棗乾鹿脯豆實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用籩豆各一（籩實鹿脯豆實鹿醢）用簠簋各二（簠實稻粱簋實黍稷）用鉶俎各一（鉶實羹加芼滑凡實俎者亦通用羊豕）（凡實器之物古今異名皆有所據其宜附於開元禮者考而附之）

大唐開元禮纂類一

通典卷一百六　十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

禮六十七（開元禮纂類二　序例中）

大駕鹵簿

皇太后　皇后鹵簿

皇太子鹵簿

皇太子妃鹵簿

親王鹵簿

群官鹵簿

内命婦四妃九嬪婕妤美人才人鹵簿

外命婦鹵簿

大駕鹵簿

通典卷一百七　一

道駕先萬年縣令次京兆牧次太常卿次司徒次御史大夫次兵部尚書（自縣令以下並正道威儀各乘輅其鹵簿各依本品給之）次清遊隊白澤旗二（分左右各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也）金吾折衝二人（各領四十騎分左右各二騎從並執槊帶弓箭橫刀其執槊者二人引二人夾也）次金吾大將軍二人分左右（各二人執戎服分左右並帶弓箭橫刀）次金吾果毅二人（各領四十騎並分左右各自槍旗佽飛並從也）次外鐵甲佽飛二十四騎（各分左右各六重引前）次朱雀旗一（二人執二騎引二騎夾）次金吾折衝都尉一人（領四十騎横刀弓箭前二人執大槍旗二人騎護後）次龍旗十二（各一騎執副竿二分前後亦二人騎執左右又金吾果毅二人領也）次指南車次記里鼓車次白鷺旗車十二旗次辟惡車次皮軒車（並駕四馬駕士各十四人）次引駕十二重（並二人行並帶橫刀白皮將軍步以次常服四人）

[illegible]次鼓吹令二人次㭎鼓十二面
金鉦十二面次大鼓百二十面次長鳴百二十具次
鐃鼓十二面歌簫笳各二十四次大橫吹百二十具
節鼓二面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各二十四次㭎鼓
十二面金鉦十二面次小鼓百二十面次中鳴百二
十具次羽葆鼓十二面歌簫笳各二十四（自㭎鼓以下二人）
（皆分左右每鼓皆二人）次殿中侍御史
二人次黃麾一人執（…）次太史令一人次相風輿
（…）次刻漏（…）各一司辰一人典事一人刻漏生
四人分左右次行漏輿正道（士四十人）次鈒戟前隊
左右武衛果毅各一人騎（分左右）次稱長一次金節十

二次罕畢各一（左罕右畢）次朱雀幡一次左青龍幢右白
虎幢各一次導蓋一叉次稱長一次鈒戟（各百四十四人分左右）
一次左右衛將軍各一次御馬（分左右二十四疋）次尚輦奉
御二人（分左右）次左青龍旗右白虎旗各一左右衛果毅
各一人（各領三十五人騎分左右）次通事舍人（八人騎分左右）次侍御史
二人次御史中丞二人次御史二人次拾遺二人次
補闕二人（並騎分左右）次起居郎（一人在左）次起居舍人（一人在右）次
諫議大夫（三人在左）次給事中（二人在左）次黃門侍郎（二人在左）次中
書侍郎（二人在右）次左散騎常侍（二人在左）次右（常侍二人騎在右）次
侍中（二人在左）次中書令（二人在右自通事舍人以下一人皆步從之）次[illegible]
一次左右衛將軍（各一人分左右）次班劍儀刀（十二行）次

左右衛郎將各一人（…）次左
右驍衛郎將各一（…）
門（…）次左右衛供奉中郎將四人（…）
（…）內也次[illegible]
人（…）次左右衛大將軍（…）次千牛將軍一
人次中郎將二人分左右次千牛備身（分左右）次御
馬二疋次左右監門校尉各一人（在內…）次牙門（一人）
人（…）次左右監門校尉各十二人（騎…）
次左右驍衛翊衛各三隊（…）次左右衛
（…）
夾轂隊各六隊（…）次大繖二

（…）次孔雀扇各四（分左右）次[illegible]一次小團扇四次方
扇十二花蓋次大輦一（…）次諸司侍
奉官二人（分左右）次御馬二十四疋（分左右）次尚輦直長
二人（分左右）次大繖二孔雀扇八夾繖次小扇十二次
朱畫團扇十二次花蓋又畢十二次玄武幢一次
絳麾二次細矟十二次後黃麾一次殿中侍御史二
人（騎分左右）次大角百二十具（…）次後部鼓
吹羽葆鼓十二面工人十二歌簫笳各工人二十四
次鐃鼓十二面工人各十二歌簫笳各工人二十四
次小橫吹百二十具工人百二十笛簫篳篥笳桃皮
篳篥各工人二十四次芳亭輦（…）次小輦一（…）

出次小輿一 [illegible] 次尚輦直長 [illegible] 分次左右武
衛五牛旗幷五 [illegible] 次乘
黃令一人丞二人 [illegible] 次金輅 [illegible]
[illegible] 次象輅 [illegible] 次革輅 [illegible]
[illegible] 次五輅 [illegible] 次
新根車 [illegible] 次安車 [illegible]
次四望車 [illegible] 次羊車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次屬車十二 [illegible] 次門下中書省秘
書省殿中監等局官各一人 [illegible] 次黃鉞車 [illegible]
[illegible] 次豹尾車 [illegible] 次左右威衛折衝都尉各
一人 [illegible] 次左右領軍

將軍各一人 [illegible] 次前後左右廂步甲隊四十
八隊 [illegible] 次左右廂黃麾
仗 [illegible] 左右領
軍黃麾仗 [illegible] 廂各鼓十
二重 [illegible] 次左右衛將軍各一人驍衛武衛威
衛領軍衛各大將軍一人 [illegible] 次安化左右廂各
十八人 [illegible] 次諸衛馬隊
[illegible]

之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終獻東北
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奉禮 [illegible] 於埋
坎東北南面東上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上前楹之間
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北向 [illegible]
[illegible] 設從享官七品以上位 [illegible]
於樂懸之東當執事者 [illegible] 向監官學官位於樂懸之
西當宮官之東向 [illegible] 設學
生位於宮官監官學官之後俱重行北上 [illegible]
[illegible]
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執事位於後每等異位俱北向
西上 [illegible] 監官學官位於獻官東

[illegible] 學官位於獻官之東俱重
行北面以西為上設酒樽之位於廟堂之上先聖 [illegible] 象
樽二象樽二山罍二在前楹間北向先師犧樽二象
樽二山罍二在先聖酒樽之東俱西上 [illegible]
[illegible] 一洗設於東階東南亞獻之洗
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illegible]
[illegible] 執樽罍篚冪者各位於樽罍篚冪之後 [illegible] 二
名於樽坫之所典設郎設皇太子座於學堂之上東
壁下西向監司設講榻於北壁下南向又設執讀者
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守宮設太傅少傅座 [illegible]
太子西北南面東上 [illegible] 侍

講者座於執經西南北向(執經者一人坐於侍講之西)三館學官非侍講者座於侍講者之西皆北面東上若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設座於侍講之北南面東上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近南北面設脫履席於西階之南東向掌儀設版位宮官七品以上東階東南西向北上執經侍講執讀於西階西南監官及學官非侍講者於侍講者之後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位於執經之北少退重行皆東面北上學生分位於宮官學官之後皆重行北上又設掌儀位於宮官西北贊者二人在南皆西向(國學無設皇太子座下至此儀)輔後郊社令帥齋郎以樽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堂者自東階)謁者引祭酒司業詣廚

視濯漑(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贊引御史詣廚省饌具(祭酒司業以下各還齋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先聖明大牢二正座及先師首組皆升右胖十一體餘分將以下升之國學太公並同)未明五刻郊社令帥其屬及廟司各服其服升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國學設神座於西楹間東向太公廟室內)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西上(不若前容則)又於堂外之東西南北以東行南上至其從祀(?)以下設先聖神座(?)皆七人十公二儀無先聖以下以此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儀同國學)

出宮(國學太公無此儀同)

前出宮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官

六十(正道儀仗三品各乘軺)次清遊隊旗一(人執一人引二人夾)(領三十人)次左右清道率府率各一人次外清道直盪二十四人(騎分左右單行)次龍旗六各一人騎執(每一旗前二人引後二人護)(每旗後亦二人騎護)次細引六重(每重二人並正道)次率更丞一人掆鼓金鉦各二面(左鼓右鉦)次大鼓三十六面(騎橫行正道)次長鳴三十六具(騎橫行正道)次鐃吹一部(騎執鼓二人面二騎夾)次簫笳各六(騎並橫行)次掆鼓金鉦各二面一騎執(左鼓右鉦)次小鼓三十六面次中鳴三十六具(並騎橫行正道)次駿馬十疋(二人分左右執)次廐牧令一人(在左)丞二人(在右)次左右翊府郎將各一人(領府執刀)次左右衛翊衛二十四人(執弓矢刀劍)次通事舍人四人(騎分左右)次司直二人(騎分左右)次文學四人

(騎分左右)次洗馬二人(騎分左右)次司議郎二人(騎分左右)次太子舍人二人(騎分左右)次中允二人(騎分左右)次中書舍人二人(騎分左右)次左右諭德二人(騎分左右)次左右庶子二人(騎分左右)次左右副率各一人親勳翊衛廂各中郎將一人並領儀刀六行(第一行親衛二十三人第二行親衛二十人第三行勳衛二十三人第四行勳衛二十二人第五行翊衛二十九人第六行翊衛三十二人皆騎執曲折三十一人陪後)次三衛十八人(騎分左右)郎將二人(騎分左右執儀刀陪行內)次金輅(駕赤騮四馬金飾)(朝祀享廟正冬大會則供之)僕一人馭左右率一人執儀刀陪乘駕士二十二人次左右衛率各一人夾輅次左右率各一人副率各一人騎(領細刀弓箭)次千牛騎執細刀弓箭次左右監門府直長各六人監後門次左右衛率

府各隊儀二隊並騎任執儀刀行外前後過三佛仗厭角隊各二六騎執分弩一人領各次繖二扇四次腰輿一團扇二小方扇八次內直郎二人檢校導從次誕馬十疋分左右次典乘二人分左右次朱漆團扇六紫曲蓋六次諸司供奉官人次大角三十六具橫行六重次鐃吹一部鼓二面簫笳各六並騎橫行次橫吹一部橫吹十具節鼓一面笛簫篳篥笳各五並騎橫行次令行師二人次副輅駕四馬駕士二十二人次軺車金飾駕一馬駕士五日常朝饗宮臣出入行道則乘之駕士十四人次四望車金飾駕一馬弔喪則乘之駕士十人次左右廂步隊十六隊隊別三十人果毅一人皆執弓箭刀楯相間次左右司禦率各一人檢校步隊次儀仗左右廂各六色色九行行六人鍮石裝弓箭銀裝刀楯儀五色幡油戟相間儀廂各獨揭鼓六重重二人儀仗外皆

次左右廂各百五十人執弩矢並分前後在步隊儀仗外馬隊內前後六旗後清游隊旗一執一人主帥七人騎領分前後次左右廂馬隊廂各十隊引主帥以下三十一人並戎服帶刀弓箭弩矟隊引旗一果毅一人領之次後拒隊旗一領三十騎果毅一人領所當正道安仗內開牙門次左右廂各開牙門三前第一門左右司禦率府步隊後左右率府步隊前間第二門左右衛率府步隊後左右司禦率府步隊間第三門左右衛率府儀仗後左右率府步隊前每門皆二十人執四人夾左右監門副率各二人直長二人騎檢校此次左右清道率府副率二人仗內檢校并糾察非違不應得者並不得擅入儀仗內次少師次少傅次少保隊仗引盡則以次陪從正道乘輅儀仗各去本品文武官以次陪從君常行及常朝去仗諸馬隊鼓吹金鉦四望車家令率更令詹事太保太傅少師刀騎馬各減半少保步隊鼓吹具隊仗三分減一乘輅人車駕若太傅加清游三人導引其內從過十人若太傅加清游

三師少師有故及無其人則闕之攝不須他官有事故及無其人則以他官攝行若皇太子在學則少傅導從如式

皇太子妃鹵簿

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騎分左右引帶弓箭橫刀三重次青衣十人分左右次導客舍人四人分左右引道次內給使六人朱衣分左右內人中次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八各分左右宮人執並間綵衣次行障四具分左右宮人執次坐障二具夾車宮人執次典內二人騎分左右次厭翟車駕三馬駕士十四人次閤帥二人領內給使十八人分左右次六柱二扇內給使執次供奉內人乘犢車繖一行正道次雉尾扇二團扇四曲蓋二並分左右內給使執各次戟九十分左右內給使行前與青衣齊執畫戟內人車

親王鹵簿

清道六人為三重次幰弩一騎次青衣十二人分左右次車輻十二人分左右次戟六十分左右次絳引幡六次內給使左右廂各三行行二十人各執刀弓箭及矟並戎服次棡鼓金鉦各一面一騎人執次大鼓十八面騎執正道行次長鳴十八具騎執正道行次小鼓十面中鳴十八具分左右革行中鳴在小鼓外節一夾矟二次告止幡四次傳教幡四次信幡八次儀鍠二次儀鍠六次油戟十八次儀矟十次細矟十次儀刀十八次誕馬八次府佐六人騎分左右次象輅一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次繖一扇一次朱漆團扇四曲蓋二次麾幢各一次大角八騎行二重橫行止次鐃吹一部鐃鼓一面簫笳各

大駕鼓吹次橫吹一部（橫吹六節鼓一篳篥笳四十騎一人夾騎橫行正道）

羣官鹵簿

一品清道四人（爲三重，四品已上並二人）幰弩一騎，青衣十人，車輻十人（三品八人，自下遞減一人）戟九十（二品七十，三品六十，四品五十）絳引幡六（二品已下遞減之）刀楯弓箭矟各八十（二品六十，三品五十，四品四十）棡鼓金鉦各一，大鼓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四品八）長鳴十具（四品已下闕之）節一，夾矟二，告止幡二，傳教幡二，信幡六（三品具信幡二，四品二，餘同一品）誕馬六（二品四，三品二，四品二）儀刀十六（二品十四，自下遞減二具）四人夾（四品陪衣）革輅一（四品木輅，並駕四馬，駕士十六人，自下品別減二人）繖一，朱漆團扇四（二品至四品各二）曲蓋二（二品已下二）僚佐本服陪從，麾幡各一，大角八（各自二品至四品各減二）鐃吹一部（鐃、簫、笳各四，二品三品四品各一）橫吹一部（橫吹六，二品三品四品四）節鼓一（二品已下並闕）笛簫篳篥笳各四（四品已下各一）

通典卷百七　十

右應給鹵簿者，職事四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爵郡王已上及二王後，依品給。國公准三品給。官爵兩應給者，從高給。若京官職事五品，身婚葬并尚公主，娶縣主，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並准四品給。凡自王公已下，在京拜官初上，正冬朝會及婚葬，則給之。（婚及拜官初上、正冬朝會，去刀楯、弓箭、大小鼓、橫吹、大角、長鳴、中鳴也。）凡應導駕及都督刺史奉辭至任上日，皆依品給。（奉辭去矟、弓箭、刀楯、金鉦、棡鼓、大小鼓、橫吹、大角、長鳴、中鳴。）

內命婦四妃九嬪婕妤美人才人鹵簿（太子良娣同上，下同）

清道二人，青衣二人（青衣九嬪已下人並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六（九嬪十四，餘並十）行障三具（九嬪已下二具）坐障二具（九嬪已下二具）厭翟車（九嬪翟車，婕妤已下安車，並駕三馬，取人十八，九嬪十四，餘並十人）內給使十六人（九嬪十八，餘並十人）從車六乘（九嬪四乘，餘三乘）繖一，大扇二（九嬪已下無大扇）團扇二，內給使執戟六十（九嬪四十，餘並二十）

外命婦鹵簿

一品清道二人，青衣六人（二品四人，三品四品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四品八）行障三具（二品三具，三品四品二具）坐障二具（三品已下一具）厭翟車（從人十六，夾車駕一馬，取人八，並公主王妃乘之，白銅飾犢車，駕牛，取人四，人十四已下各減二）從車六乘（二品三品四乘，四品三乘）繖一，大扇一（二品已下無大扇）團扇二，戟六十（二品四十，三品二十，四品無戟）

通典卷百七　十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

禮六十八（開元禮纂類三　序例下）　大唐開元禮三

皇帝冕服冠衣制度

皇后王妃內外命婦服及首飾制度

齋戒　祈禱　雜制

皇帝冕服冠衣制度

大裘冕，無旒，金飾玉簪導，以組為纓，色如其綬。（今云冕長一尺六寸，廣八寸，玄表纁裏，以下冕皆准此。）裘以黑羔皮為之，（今云玄領、褾、襟緣。）朱裳，（後有詔夏月以冕代裘。）白紗中單，（今云皁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䚢，大帶，（今云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紐約用組。黻隨裳色，以韋為之。）以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綬，六綵，（今云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舄。祀天神地祇則服之。衮冕，金飾，垂白珠十二旒，（今云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今云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領為升龍，皆織成為之。龍、山以下，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十二。）白紗中單，（今云黼領，青褾、襈、裾，黻加龍、山、火三章，鷩冕以上山、火二章，絺冕山一章，玄冕無章。）革帶、大帶、劍、玉佩、綬與上同，舄加金飾。享廟及朝、遣上將、征還、飲至、踐祚、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及臨軒冊拜王公則服之。○鷩冕服七章，（今云三章在衣，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餘同衮冕。有事遠主則服之。○毳冕服五章，（今云三章在衣，宗彝、藻、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也。）餘同鷩冕。祭海岳則服之。○絺冕服三章，（今云一章在衣，粉米；二章在裳，黼、黻。）餘同毳冕。祭社稷、先蠶則服之。○玄冕服，（今云衣無章，裳刺黻一章。）餘同絺冕。蜡祭百神、朝日、夕月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玉若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今云朱領、褾、裾。）白裙襦，（今云亦裙衫也。）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劍、佩、綬與上同，白韈，黑舄。（今云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也。）諸祭還，冬至受朝、元會、冬會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同前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弁服，（今云弁以鹿皮為之。）十二琪，（今云琪以白玉為之。）玉簪導，絳紗衣，素裳，革帶，白玉雙佩，鞶囊，小綬，白韈，烏皮履。朔日受朝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白裙襦，革帶，素韈，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今云亦烏紗也。）白裙襦，白韈，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則服之。○平巾幘，金寶飾，導簪冠支皆以玉，紫褶，（今云亦白褶。）白袴，玉具裝，珠寶鈿帶。乘馬則服之。○翼善冠……及白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則與平巾幘通著之。○皇太子衮冕，白珠九旒，（今云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犀簪導，玄衣纁裳，九章，（今云五章在衣，龍、山、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九。）白紗中單，（今云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今云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紐約用組。）黻隨裳色，火、山二章也。玉具劍，（今云金寶飾，玉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今云四彩，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一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舄。（今云舄加金飾。）侍從祭祀及謁

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具服遠遊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犀簪導絳紗袍紗中單（令云皂領褾襈裾）白裙襦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劍珮綬與上同白襪黑舄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朔望日入朝通服朝服五日常朝亦準此）公服遠遊冠（簪導以上並同前）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瑜玉隻珮方心紛鞶囊（令云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大綬）白襪烏皮履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則服之。烏紗帽白裙襦白襪烏皮履視事及宴見賓客則服之。弁服犀簪導組纓玉琪九絳紗衣素裳革帶鞶囊小綬雙珮白襪烏皮履朔日及視事則兼服之。平巾幘金飾犀簪導紫裙白袴玉梁珠寶鈿帶靴乘馬則服之。進德冠九琪加金飾其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則與平巾幘通著之。羣官冕青珠九旒以組為纓（令云色如綬）（以下旒纓皆如之）青纊充耳簪導（令云五品以上乃通用犀）青衣纁裳服九章（令云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九五章在衣山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繡一行冕以下旒數章為行亦每）白紗中單（令云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鉤䚢大帶（令云二品以上素帶朱裹外以上以朱下以綠皆純其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其冕以下以上火山二章繡冕山一章玄冕無章）蔽膝隨裳色（令云三品以下不得加珠寶）金飾劍山玄玉珮綬（朱綬）朱襪赤舄第一品服之。鷩冕八旒服七章（章數已具前）水蒼玉

珮朱綬金飾劍餘同袞冕第二品服之。毳冕七旒服五章水蒼玉珮紫綬金飾劍餘同袞冕第三品服之。絺冕六旒服三章水蒼玉珮青綬金飾劍餘同袞冕第四品服之。玄冕五旒衣無章裳刺黻一章水玉珮黑綬金飾劍餘同袞冕第五品服之。爵弁色同爵無旒無章玄纓簪導青衣纁裳白紗中單（令云青領褾襈裾也）革帶鉤䚢大帶（令云以緇紐約用其實）爵韠赤舄九品以上服之（凡服冕者若私家祭祀及親迎皆服之其爵弁服助祭亦服之）（及聖節祭孔宣父凡冕制以羅為之其服用紬為之其六品以下服皆準冠冕制）（用繒也）○遠遊冠三梁黑介幘青綾（以下文官准此皆青綾）諸王服之親王郎加金附蟬。進賢冠三品以上三梁五

品以上兩梁九品以上一梁（三公太子三師三少尚書省秘書省諸衛[illegible]）（省諸衛諸州縣監太子詹事府[illegible]）武弁平巾幘（武官及太子諸坊[illegible]）（以上服之若侍則加貂蟬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角為簪導御史以上象之形）○高山冠（[illegible]）（以門下[illegible]以上[illegible]）獬豸冠（一名法冠）朝服亦名具服（[illegible]）（[illegible]大事[illegible]）公服亦名從省服（[illegible]）（品以上[illegible]）（前官[illegible]）弁服（[illegible]）

朱衣素裳革帶鞶囊小綬雙珮烏皮履一品二品九珮三品八珮四品六珮五品五珮六品以下去珮及鞶囊綬文官職事九品以上
冠常公事服之著常服則通服平巾幘緋褶五品以上六品以下
下通用角冠文令云皆金玉五品以上紫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
並白大口袴起梁帶三品以上金梁寶鈿五品以上金梁六品以上金
烏皮靴武官及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文官又通服之騎馬
令云武官陪位大朝會則服之袴褶也○進賢冠三品以上附山雲珠數
准弁以金飾梁靴跌加三品已上金飾也內外百官文武官九
品以上十月以後二月以前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
之五品以上有六品以下冠去珠皆平巾幘著緋褶五品以上通用
以下通用小綾及襽六品以下諸凡與諸武弁絳公服學生黑介幘青

襟服即介幘服外州品子等皆平巾幘緋衫大
口袴朝集從事則服之若外官拜表受制皆朝服凡
職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聽假以四品冕
服若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及五品以上爵皆聽
弁服若庶人婚聽假以絳公服若刻漏生漏童服青
介幘絳褠衣之服令云諸公服外官行署三品已上介幘
品以上絳褠制同公服袖狹形直如褠不垂緌褶九
去方心曲領紛鞶諸公服袖作形首接衣名州府
史贊引流外官及諸書算生及大學四門俊士等服
春坊掌儀内侍尋常客舍人諸贊王公以下舍人公主
謁者皆令等各自依品服著公服並在朝官作少官品
者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具鞶囊革帶白靴自為有二服總角
學朝集從事則服之品官有事謁若不用此制
介幘絳褠衣青襟之服前代未常有冠者雙童
舊空頂黑介幘去革帶太常學生皆介服流學生
凡州縣學生律學書學算學士人等官者白裙襦見

通典卷一百八　五

爵者受制皆服本品無爵者公服謁見以及諸公事
官二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禮亦得命服
品冕服若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及五品以上爵
品聽假以爵弁服若庶人婚聽以絳公服諸州縣倉
習内令及錄事佐史里正等並視史所服
情衣平巾幘緋褶大口袴尚食局主食
太官署監膳史食官署掌膳之平巾青
褶尚食局主膳典食太官署食官署供膳
男子樂工服之五等品正官品前者良
角戴青帽緋衫生品官在其事小吏服之
於本品者
從公服

皇后王妃内外命婦服及首飾制度

皇后服首飾花十二樹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也褘衣深青織成
為之文為翬翟之形素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
令云皆以朱色褾襈大帶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
約用青組青衣革帶青韈舄加金飾白玉雙珮玄組雙大

綬令云章綵尺二寸受冊助祭朝會諸大事則服之○鞠
衣黃羅為之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舄隨衣色餘與褘衣同唯無翟從蠶則服之○
鈿釵禮衣九鈿服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加雙珮小綬去舄
加履宴見賓客則服之○内外命婦服花釵施兩博鬢寶鈿飾
翟衣青質羅為之繡為翟編次於衣一品九樹翟九等二品八樹翟八等三品七樹翟七等四品六樹翟六等五品五樹翟五等
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素紗中單
一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
緋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文繡大帶以青衣
革帶青韈舄珮綬内命婦受冊從蠶朝會則服之其外
命婦及受冊從蠶大朝會亦準此○鈿釵一品九鈿二品八鈿
三品七鈿四品六鈿五品五鈿禮衣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加雙珮小
綬令云去舄加履内命婦尋常見外命婦朝參辭見及禮會

則服之○六尚寶林御女采女女官等服禮衣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唯無首飾珮綬七品以上有大事則服之尋常供奉則公服（公服去中單蔽膝大帶）九品以上大事及尋常供奉並公服東宮准此女史則半袖裙襦○凡公主王妃珮綬同諸王縣主內命婦各准品服外命婦各從夫及子若不同及子而加邑號亦准品

花釵（施兩博鬢任以金銀雜寶所飾也）大袖連裳青質素紗中單（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大帶以綠為其外上以朱下以青紐約用青組）帶（[illegible]）舄履（[illegible]色也）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妻及九品以上女嫁則服之○花釵（以金銀琉璃等塗飾之）連裳青衣革帶韈履（[illegible]色也）庶人女嫁則服之○凡百官女嫁聽服毋

服制見本已於前者准兄弟凡王公以下及婦人服飾等級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齋戒

凡大祀齋官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其誓各隨祭享之事言之）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散齋理事如舊夜宿止于家正寢不得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預穢惡致齋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凡大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其致齋日三公於都省安置所司鋪設其餘官皆於本司若無本司者於太常郊社太廟齋坊安置皆日未出前到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五刻向祀所仍令平明清所行之路道次不得見諸凶穢縗經及聞哭泣之聲其行事官任從其便[illegible]）

凡大祀中祀接神齋官祀前一日皆於本司沐浴九品以上皆給明衣齋一宿於本司及[illegible]（[illegible]通攝事行致齋之日給潔服齋官所習本禮[illegible]亦權給不食公糧及無本司者大官准品給食祈告一日清齋者設食亦之凡散齋有大功以上喪致齋有周以上喪並聽赴試郎告緦以上喪者[illegible]不行宗廟之祭其在齋所同房不行事也）

祈禱

京城孟夏以後旱則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於北郊望而告之（又[illegible]不雨還祈宗廟如初旱甚則修雩秋分以後雖旱不雩[illegible]雨足皆報祀[illegible]）霖雨不已禜京城諸門（門別三日每日一禜不止乃祈山川岳鎮[illegible]）

海瀆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其州縣禜城門[illegible]）

雜制

皇帝天子（夷夏通稱之）陛下（對敭咫尺上表通稱）至尊（臣下內稱）乘輿（服御所稱）車駕（行幸所稱）皇太子以下率土之內於皇帝皆稱臣皇后以下率土之內於皇帝太皇太后皆稱妾六宮以下率土之婦人於皇后同稱妾百官上疏及對太子皆稱殿下（百官及自稱皆稱臣名）文武官朝參（[illegible]一品以下五品以上[illegible]）

[illegible]

史書度蠢起居皇太子欲行先一日官供下文武官職事三品以上諸官奉辭還日明朝詣供奉凡
京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假使者去皆奉辭還皆奉見六品以上奉勅差使亦如之凡[illegible]加
元服冊皇太后皇太子及元日升巡狩視延[illegible]禮拜
郊及諸大禮外諸州刺史都督及京官五品以上並拜表疏賀皆禮部爲奏也每年
二時遣三公分行諸陵太常卿爲副也太陽虧有司先奏其日置五鼓五兵六
月蝕於太社皇帝不視事百官各守本司不理務過時乃罷所司奏擊鼓救之於五嶽四
瀆崩竭及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祖父母后父母
百官一品喪皇帝皆不視事三日國忌日皇帝本服小功緦麻
親百官五品以上喪皇帝不視事一日凡祥瑞依圖書大
瑞者隨則表奏百官詣闕奉賀自外諸瑞並申所司元日以聞位版
制皇帝方尺二寸厚三寸題云皇帝位皇太子方一尺厚二寸題云皇太子位百官一品以下各七寸九

厚一寸半題云某品位籍田所收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粢盛及五齊三酒之用餘樣皆供祭也凡祭器祭服有破弊者不任修理則焚之與埋之凡祭
天神柴焚地理瘞埋祭川沈之皆有所司預脩理者並官給凡祭
可當以人守八日不得破上前三日若大祀胙肉
理者人等大享若破毀凡祀者並先令所司視其坊
牒於上取後貴於凡前祝版題請先進及牲肉
贊盡給時後官並令祝題所令先行事
數日若署時餘皆禮部令有司設料一人年所用
五陵上食節皆祭其日差官上食若祭如
日陵進衛此日外食每園丘郊社諸壇人差守衛
廟合祭臨時遣兩京及太常郎以常服從事若已雨行
則不服也立春前兩京及諸州縣門外並造土牛耕人
祭服也季冬晦行儺各隨大宮門三大諸州縣日官致教凡文武官三品以上

尺品二十品以上事以九品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
四品以上神廟十事長大方祭以五品尺不得過三
父方上並尺五十尺以上七尺五十人五品以上長長過九
十七下以方上長人八十六五品長七十十二
宅三方方寸尺分五尺四十十三八方方二二
以尺奴奴尺四尺方十尺不過十五十人十大僕長長
後二十方二尺四人三十尺不方九十尺以上
長二年若從三品十人僕長四二方
居喪官葬其禮
官家婦人其闕殯其有死以三代
宮喪中其闕殯且長三寸七年若女子其斬若
爲其祖之長人後若人長以其周者及中父七
年以上並不舉官人也長若其周大功
除爲服二日服十三日給假五日
祥除二十日二日給假除服
服日一十日三日給假

方相蕃等凡五品以上以上七明長六
四品以上碑首碑跌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碣碑石獸
有以上以碑身上高品以上七品以下
以五品以上高品上碑以石獸
關高不過八尺
高五品
三品十步
人品三十步
下父墳高一丈四尺
子孫建之於墓所

凡百官葬聽三品以上立碑五品以上不得過九尺
以五品以上
凡有官終品
官五品以上
凡百官家廟不得於京城內外私立
以上並得立廟以四品以下
一品以上五品三品以上三師
本司四品以下拜本司長官五品以下拜本屬長官
官四品以上三師三少自餘內外
一品官於本司

葬假三日
婦假五日給
功假五日給
二日給大功
周假十日給
緦麻一日給
假五日給
遠以給假
凡內外官
年程親給

一給定省假三十日五年一給拜墓假十五日并除程凡豐假伏起者以假內忌日給假……每月朔望各一日獨假給假月……七日假五日
前給五日四時
祭給假一日

通典卷一百八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 [illegible]

禮六十九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齋戒 祀前齋戒如別儀

前祀七日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其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俱北向尚舍直長張帷於前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如常儀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褲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俱詣閤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帝服袞冕（若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結珮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即御座東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祀所其無本司者皆於郊社署）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祀群官諸方客使各於本司館清齋一宿

通典卷一百九

[illegible]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布各習禮於齋所(皇帝[illegible])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於陰鑒取火於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尊)前祀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以配神作主[illegible])前祀一日諸衞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器服守壝(每門二人每隅一人)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焉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於東壝[illegible])尚舍奉御鋪御座衞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illegible])設諸祀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西壝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西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其褒聖侯位於文官三品之下[illegible]攝事無大次[illegible])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illegible])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設十

二鎛鐘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懸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壇上近南北向磬簴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壇下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為上南方北方以西為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illegible]內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門內攝事[illegible])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上辛[illegible]以下皆然)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以上位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位於中壝(北上[illegible]內壝)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以上位於介公酅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於文武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之後攝事無褒聖以上各[illegible]從祀位)又設祀官及從祀群官等門外位於東西壝門

之外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向以
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黃牲一白
牲一玄牲一雩祀五方色犢各二又赤牲一白牲一上辛雩祀無日月牲
在南皆少退以北為上又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
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
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
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向俱南向設酒罇之位上
帝太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
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
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於上帝
酒罇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罇二在第一等

上辛則五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一在第一等神座之左而右向然日月以下諸壇罇亦然也
內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
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陛間各概罇二在壇下眾星
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內壝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
左而右向罇皆加勺冪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置爵配帝爵一等以下無其五帝太罇犧罇各置
二罍一在第一等五人帝各二犧罇各二在第二等五官象罇各二在壇下設御洗於午陛
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俱北向洗罍篚午陛東設
南北向雩祀設亞獻之洗於御東南五帝以下以北設分獻罍洗篚冪洗罍水在洗東
篚在洗西南肆以上篚實爵篚罍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
內向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玉幣之篚
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後上辛雩祀日未明五刻焉

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
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雩祀則以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焉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
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
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
陛之西雩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亦五方之陛位又設五官座於壇下東西南北上與日月
以下諸位大明於東陛之南明以下位上辛雩無大夜明於西陛
之北廂皆以莞席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
十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座皆
內向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
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

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並差在行位前又設二十八
宿及中官一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
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
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並差在
行位前又設外官一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眾星三
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皆
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所司陳異寶及嘉瑞等於
樂縣之北東西廂所設昊天上帝及配帝五星日月之座設施却收至祀日未明五刻社令太史各服其服升壇重設少其內官中官外官眾星座一設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二刻去壇二百步所享明堂則於明堂所享廟則於

宮[illegible]衛之屬禁斷行人（[illegible]）晡後二
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諸儀二人（[illegible]）及齋郎
以罇坫篚冪入設於位（[illegible]）
（[illegible]升壇者各自東陛[illegible]）晡後二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
公卿以下俱就東壝門外位（[illegible]）諸太祝與
廩犧令以牲就榜位謁者引司空（[illegible]）贊引引御
史入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出
（[illegible]）初司空將升又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
入詣壇東陛升視滌濯（於視濯[illegible]執尊者皆舉冪告潔）訖引降
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請省牲退復位太常
卿省牲廩犧令又前舉手曰腯還本位諸太祝各循

牲一匝西向舉手曰充其還本位諸太祝與廩犧令
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鼎鑊
申視濯溉（[illegible]）謁者贊引各還本位
凡祭（[illegible]）祭日未明五刻
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
於饌所遂烹牲（[illegible]）
（[illegible]）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尚舍設行宮
於壇東南向（[illegible]）前一日尚舍從祀官五品以上次於
承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

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鼓吹不作）其日晝漏上水五刻鑾
駕發引發前七刻槌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也）
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槌二鼓為再嚴
侍中版奏請中嚴奉禮郎設從祀群官五品以上位
文官於東朝堂之前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
俱重行北上從祀群官五品以上依時俱集朝堂
次各服其服（其六品以下及[illegible]公[illegible]使[illegible]之日便赴祀所）
所司陳大駕鹵簿於朝堂發前二刻槌三鼓為三嚴
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通事
舍人引從祀群官各就朝堂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
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階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黃

令進玉輅於太極殿西階之前南向千牛將軍一人
執長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
贊者二人在黃門之前（[illegible]）太僕卿攝衣
而升正立執轡皇帝（[illegible]服[illegible]）乘輿以出
降自西階稱警蹕如常（[illegible]）皇帝升輅太
僕卿立授綏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如常黃門侍郎
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進發
俛伏興退復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鑾駕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鑾駕
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
夾路而趨鑾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退
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

官各督其屬左右廂儀仗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勑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不得諠譁其從祀之官在玄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諸祀官俱朝服結珮謁者引立於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立皇帝降輅乘輿入行宮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

儀宿衛如式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群官集行宮朝堂文左武右舍人承旨勑群官等各還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及從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樽罍玉帛凡六樽之次太樽為上實以汎齊著樽次之實以醴齊犧樽次之實以盎齊象樽次之實以醍齊壺樽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配帝著樽為上實以汎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象樽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五方帝日月之樽實以汎齊其內官中官外官之樽實以清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玄酒各實於上樽上帝以蒼璧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日月以圭有邸其幣昊天上帝以蒼配帝之幣以蒼其日月內官以下各從方色各長[illegible]

史凡上辛則五方帝各太罇[illegible]大之實以禮神之玉[illegible]帝以圓以[illegible]內官以下幣各從方色[illegible]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也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壇東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掃除於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升行掃除於下上辛雩祀贊引引御史諸太祝掃除於上令史祝史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

從祀群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攝事無從祀群官客使上辛雩祀同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壇者皆脫舄於下降納如常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謁者贊者各引祀官及從祀群官客使等次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位列大駕仗位陳設如式侍中版奏請中嚴鑾駕警蹕如式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皇帝升輅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進發還侍立鑾駕動稱警蹕

如常千牛將軍夾路而趨（若行宮太廟例應奏升輅如式）駕至大次
門外迴輅南向（將軍升輅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奏
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立皇帝降輅乘
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郊社令以祝版進
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皇帝停大次
半刻頃通事舍人各引從祀文武群官介公酅公諸
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
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改服大裘
而冕（上辛雩祀服袞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官陪從如式）博
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中壝門
外（上辛雩祀至內壝門）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

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illegible]）華蓋仗衛停
於門外禮部尚書與近侍者陪從如常儀（大非如搢不使請立）
（定承奉焉）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
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illegible]）
（上辛雩祀同）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
不拜）太常卿前奏（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上辛雩祀同為之）有司謹具請行
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他皆倣此）鼓柷奏豫和之樂乃以圜鍾為宮
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作文舞之舞樂舞
六成（圜鍾三奏黃鍾太蔟姑洗各一奏）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
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

拜（攝則太尉至皇帝再拜上辛雩祀同也）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在位
者皆再拜上帝配坐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鐏
所諸太祝俱以玉及幣亦各立於鐏所太常卿引皇
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以下皆謁者引太尉太和樂）
（上辛雩祀同也）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
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攝則太尉升南陛北）
向樂止上壇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
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授物皆搢鎮珪跪奠訖執珪俛伏興太尉則
搢笏）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
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
立於西方東向配坐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

向進（攝則[illegible]）皇帝受幣太常卿引進（[illegible]）
神堯皇帝神座（[illegible]）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
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
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太尉行謁立無樂也）初皇帝將奠
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
於第一等神座（上辛祭謁者五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奠五方帝座攝事同雩祀五人帝）
（[illegible]）餘星座之幣謁者各引獻官進奠於首
座餘皆祝史齋郎助奠訖引還復位（[illegible]）
（[illegible]）初眾官拜訖祝史各奉
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
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

西向退立於鐏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太官令先饌……）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攝事則於太祝奠毛血，其太官令引饌入，上辛雩祀同）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黃鍾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皆奏黃鍾）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陛，青帝之饌升自寅陛，赤帝之饌升自巳陛，黃帝之饌升自午陛，白帝之饌升自酉陛，黑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五星以下之饌，各隨便升。攝事同。上辛無大明夜明以下饌，雩祀五人帝各隨其陛升）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簋簠既奠，却其蓋於下也）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鐏所。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相次而畢。（上辛無外官以下饌，雩祀退設五官以下無衆星饌也）

初，壇上設饌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攝則謁者引太尉詣罍洗，下倣此。雩祀同也）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黃門侍郎又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樂止。（攝則太尉洗拭爵如常，以下準此）

〔通典卷一百八〕

謁者引司徒陞自東陛，立於鐏所，齋郎奉俎從其後。太常卿引皇帝詣上帝鐏所，執鐏者舉冪，侍中贊酌泛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升自南陛，詣太常鐏所，執事者舉冪，太尉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向北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攝云：天子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雩祀同）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長晷初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彝典，慎脩禮物。（上辛云：惟神化育羣生，財成品彙，云云。雩祀云云）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祗薦潔誠，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凡攝事祝版，皆御署訖，北向再拜，侍臣奉版，郊社令受，奉出）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鐏所，執鐏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前，（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上辛又謁者五人各引五方上帝太祝，皆取爵於坫，酌汎齊，各奠於神座訖，還鐏所。雩祀同）太祝持版進於神位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攝則云：天皇帝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履長伊始

〔通典卷一百八〕

肅事郊禋用致燔祀于昊天上帝伏惟慶流長發德
冠思文對越昭升永言配命（上辛云[illegible]）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侑
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
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
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
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
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
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加
於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奉俎

西向進（攝則太尉）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太尉受以授左右）謁者引司
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
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
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
文舞退武舞進鼓柷作舒和之樂退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
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自此以下凡攝皆太尉為初獻其儀依皇帝行事贊佐皆謁者太祝齋郎）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攝則太常卿為亞獻自下皆放太尉為太常卿）
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謁者引太常
自陛升壇詣昊天上帝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
醴齊訖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
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訖謁者引太

詣配帝犧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
齊訖謁者引太尉進高祖神堯皇帝座前（雩祀太宗）東向
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訖（上辛[illegible]）
（攝則供奉[illegible]行雩祀同）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
向立跪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
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
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興再拜訖謁者引太尉還復
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則光祿卿為終獻）詣罍洗
盥手洗拭匏爵升酌盎齊終獻正座配座（雩祀五方帝）
獻如亞獻之儀（上辛五帝祀各配獻方帝並獻也）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
位初太尉將升獻（攝則太常卿為亞獻）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

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訖各由
其陛升（[illegible]）
（[illegible]）詣第一等俱酌汎齊訖各進跪奠
於神座前興各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
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各由其陛升壇詣
第二等內官酒罇所俱酌醍齊各進跪奠爵於內官座
首興餘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各引獻官
還本位初第二等獻官將升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
詣罍洗盥手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三等中官酒罇所
俱酌沉齊（[illegible]）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
洗盥洗詣外官酒罇俱酌清酒（[illegible]）以獻贊引四人

次引獻官詣罍洗爵洗訖詣衆星酒罇所酌古酒（攝祭則泛齊）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者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引贊各引獻官還本位（上辛雩祀無日月已下獻儀也）諸獻俱畢武舞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也）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樂作一成止（攝則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白請就望燎位也）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也）於群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幣祝版日月已上齊即以俎載牲體黍稷飯及爵酒各由

其陛降壇南行經衆官前當壇西過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諸祝史又以內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上辛無日月已下禮幣雩祀真五帝禮）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則謁者前白禮畢遂引太尉出）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上辛雩祀出內壝門）殿中監前受鎮圭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圭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鑾駕還宮（上辛雩祀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捶一鼓為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二刻頃捶二鼓為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乘馬者服袴褶）五刻頃捶三鼓為三嚴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客使等序立於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黃令進玉輅於大次門外南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右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乘輿出次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儀黃門

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路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權停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敕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發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群臣導從如來儀諸方客使便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右鐘皆應鼓柷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敔樂止

入太極門鼓柷奏太和樂駕至横街北當東上閤迴
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
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繖扇侍衛警蹕如
常儀侍臣從至閤還發鼓樂止初文武群臣官至承天
門外通事舍人承旨勑群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
奏請解嚴叔釦將士各還其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十

禮七十 吉一 大唐開元禮纂類五

皇帝季秋大享于明堂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進熟

奠玉帛

皇帝立春祀青帝於東郊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皇帝臘日蜡百神於南郊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皇帝季秋大享于明堂 攝事附

將祀有司卜日如別儀前祀七日戒誓百官皇帝散
齋致齋並如圜丘儀 百官齋亦同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明堂東之外道北上
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
官在左武官在右俱朝向諸祀官次於壁水東門之
外道南從祀官文武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東方
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
公酅公於壁水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
公酅公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

位北向東上（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文官之後惟攝事無大次）已下儀守宮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壁水東門外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壁水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明堂前庭如圓丘之儀右校清掃明堂內宮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樂縣之南）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堂之東南西向設祀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攝事設祀官公卿位於明堂東南）執事者位於公卿之後近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北上設御史位於堂下一位在東南西向一位在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縣東贊者二人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堂上午陛之東

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北縣之間（攝則於此下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每太祝已下褒聖侯之位也）太祝奉禮位於燎壇之南皆北向設從享文官九品已上於執事之南東方南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酅公之後西方北方蕃客於武官之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其褒聖侯於文武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位各於文武之下）又設祀官及從祀群官等門外位於東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南上牲數如雩祀之儀設酒罇之位明堂上之下昊天上帝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室內神座之左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堂下東南西向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二）山罍二在堂下神座之左五方帝各大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各於室內神座之內左向五帝各著罇二在堂上各於神座之左俱內向五官各象罇二在階下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堂上之罇皆於坫階下之罇皆有坫以冪加勺冪設爵於罇）設御洗於東階東南（攝事設祀官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設五官罍洗篚冪各於酒罇之左俱右向其執罇罍篚冪者各於其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堂之上下罇坫之間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明堂太室之內中央南向席以槀秸設睿宗大聖貞皇帝神座於上帝之東南西向席以莞設青帝

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席皆以槀秸設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顓頊之座各於五方帝之左俱內向差退（若其下則圓丘壇座之禮皆如）設五官座於明堂之庭各依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如圓丘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設罇罍玉帛升行

於除門外位儀鍾入就位皇帝出宮行之次群官入就位近侍臣將從儀並同圜丘（儀亦如圜丘）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位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獻官俱詣東陛升壇立於罇所太祝與諸太常皆跪取玉幣於篚立於東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位並配帝太祝立於西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之祝諸太祝及獻官又取幣於篚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凡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幣以授（太尉奠玉帛）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帛（凡受物皆搢鎮珪跪奠訖執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太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五方帝之前太祝奉玉帛各跪奠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訖太祝又以配帝之幣授侍中（太尉上下皆然）侍中奉幣西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向跪奠於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座前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立帝之獻官各奠幣於神座各還五官之祝次奠幣神座各還罇所皇帝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群官拜訖

祝史皆奉毛血之豆立於壇下於樂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訖受鎮珪盥洗罇爵一如圜丘之儀（攝則太尉既奠）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一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攝事云天子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惟神覆燾群生勤陶庶類不言而信皆無私謹擇元辰式恭禋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禋祀以敷誠敬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所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睿宗大聖真皇帝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謁者五人引五方帝之太祝詣罍洗盥手俱取爵於坫酌汎齊各進奠於神座前還罇所樂止配帝太祝一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祗率常典恭備禋禮敬致禋祀于昊天上帝惟

於德光宇宙道叶乾元申錫無疆實曆天祚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東方北向立樂作其飲福受胙如圜丘儀（攝事同圜丘祀儀也）

皇帝立春祀青帝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季夏土王日祀黃帝於南郊立秋祀白帝於西郊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及攝事並附）

齋戒

（攝事祀官齋戒如圜丘儀）

前祀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祀青帝於東郊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如圜丘郊

陳設

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衛尉設祀官公卿以下次於道南北向西上）衛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壝之內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各如圜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之南外壝之內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攝事設三公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以北為上）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位於其後設祀官及從事群官位及門外等位一如圜丘（攝則位於壝上）又設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配帝牲牓少退南上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青帝（夏赤帝季夏黃帝秋白帝冬黑帝）酒罇於壇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壇下皆於南陛之東北向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二在壇上於青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歲星三辰句芒氏（夏祝融季夏后土秋蓐收冬玄冥已放此）下俱象罇二各設於神座之左皆向右七宿壺罇二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上帝配帝之罇置於坫星辰以下罇藉以席皆加勺冪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星辰以下罍洗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篚冪者各於其後又設玉幣之篚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設青帝靈威仰神位（夏赤帝赤熛怒季夏黃帝含樞紐秋白帝白招拒冬黑帝汁光紀）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帝太昊氏神座（夏炎帝季夏軒轅秋少昊冬顓頊已下放此）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歲星三辰之座於壇之東北七宿之座於壇之西北各於其壇面向相對為首設句芒氏之

座於壇之東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率其屬入實尊罍玉幣。（凡六尊之次，太尊為上，實以汎齊；著尊次之，實以醴齊；犧尊次之，實以盎齊；象尊次之，實以醍齊；壺尊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禮神之玉，……東方以［illegible］，南方以赤璋，中央以黃琮，西方以騶虞，北方以玄［illegible］。其幣各以方色，長丈八尺。）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尊罍篚冪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尊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諸方客使，先至者各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通事舍人各引文武九品已上從祀之官皆就壝外位（［illegible］）。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illegible］）

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陳掃除訖，出復位，如常儀。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贊引各引從祀群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攝則初司空入，謁者引祀官，贊引引執事官就門外位；司空掃除訖，各引入就位，贊再拜，謁者進太尉之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事。」無皇帝傳大次下至太常卿奏請具儀。）皇帝服大裘而冕（夏服袞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內壝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角音（夏徵音，季夏宮音，秋商音，冬羽音），乃以黃鍾之均，文舞之舞，樂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則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拜）。上下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尊所。其奠玉幣及毛血，並如圜丘儀。（攝則太尉為初獻，受玉幣，登歌作肅和之樂，餘亦如圜丘攝事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與洗奠爵如圓丘之儀唯無
如圓丘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
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某日子嗣天子臣某攝事云天子之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青帝靈威仰獻春伊始時維發
生品物昭蘇式遵恒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
恭燔祀暢茲和德帝太昊氏配神作主尚饗訖興夏云昭告于赤帝赤熛怒朱明戒序長嬴馭節庶品蕃碩明慶怡與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敬禋祀肅昭養炎帝神農氏配神作主季夏云黃帝含樞紐爰茲溽暑實惟土潤成□統位黃鍾在宮敬以玉帛犧粢盛庶品恭脩常祀式資帝軒轅氏配神作主秋云白帝白招拒素秋伊始庶品收成祇率舊章其相禮帝少昊氏配神作主冬云黑帝叶光紀玄冥戒序凝冱安寧資始歲祇率恆典帝顓頊氏配神作主
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

前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
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
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當太昊氏神座前東向跪奠爵
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
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
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帝太昊氏爰始
立春盛德在木用致燔燎於帝靈威仰惟帝布茲仁
政功叶上玄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配
神作主尚饗訖興夏云昭告于帝神農氏時維孟夏火德方融用致明禋于赤帝赤熛怒惟帝長功中德紀載作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季夏云告于帝軒轅氏時維季夏位膺土德式奉明禋于黃帝含樞紐帝功施覆迪道合上玄謹以云云秋云告于帝少昊氏時維立

秋金德行用致禋燎于白帝白招拒惟帝立德義同收功云云冬云告于帝顓頊氏時維立冬水德在取用致禋燔于黑帝汁光紀惟帝道合教元冥茲升聖謹以云云其飲福受胙
至還宮並同圓丘終獻攝官同圓丘攝事

皇帝臘日禮百神於南郊攝事附

齋戒如圓丘儀從祀官及攝事齋亦並如前儀

陳設

前禮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
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衛尉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
衛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西向東方南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方北方之饌陳於西門之外設文武侍臣
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群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事無文

武侍臣客等次前禮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歌鐘歌磬如圓
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
於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方三尺右校
為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
陛前禮一日奉禮設御座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群州
使人蕃客等於壝門外皆如圓丘之儀攝事如圓丘之儀設
日月酒罇之位太明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於
東南北向夜明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西南
隅北向神農氏伊耆氏各著罇二各於其壇上五星
五官后稷各象罇二十二宿田畯龍麟朱鳥騶虞玄武
等各壺罇二鱗羽嬴毛介等散罇二俱設於神座之

位丙各句五方岳鎮海瀆俱山墅二山林林澤俱儉
壇三位陵墳衍原隰井泉溝坊郵表畷於菟猫等俱
散罇二各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伊耆氏以上之爵置於坫星辰以下爵以席皆加勺冪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
又於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西南肆（實以巾爵）設
分獻罍洗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右俱內向執罍洗
篚冪者各立於罇罍篚冪之後設玉幣之篚於壇之
上下罇坫之所踊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溉又
謁者引諸祀官詣廚省鑊供訖還齋所祀日未明十
刻太樂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
於饌所遂烹牲（日出前一月牲一其饌方各小牲一）未明五刻太史令

宋史卷一百三

郊社令升設日月神座於壇上大明於北方少東夜
明於大明之西俱南向席皆以藁秸神農伊耆神座
各於其壇上俱內向設后稷氏神座於壇東西向設
五官田畯之座各於其方設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
五官岳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神座
各於其方之壇其五方神獸鱗羽羸毛介水墉坊郵
表畷於菟猫等之座各於其方壇之後俱內向相對
為首自神農伊耆已下百九十座席皆以莞設神位
各於座首

奉祀出宮（如圓丘儀）

奠玉幣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
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神農伊耆實以醍齊七星之壺罇實以盎齊五星三辰以五官后稷田畯之象罇俱實以醍齊七星之壺罇實之凡罇五方岳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醍齊川林澤之罇實以清酒諸座之上禮神之玉大明夜明以圭璧大明之幣以青夜明以白神農氏幣以赤伊耆氏幣以玄星以下幣各從方色）卽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內壝之
饌幔內其日未明二刻奠玉幣毛血等如圓丘儀（皇帝服衮冕太樂令奏永和之樂一成俱以文舞如圓丘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奠爵並如圓丘儀（撰事）

宋史卷一百三

初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
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名某謹遣太尉封臣名）皆虔致昭告于大蜡（神農伊耆等千百神）
寶黎烝化成品彙今則定序齊還五緯和平六府孔
脩百禮斯洽謹以玉幣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
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
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
詣夜明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匏爵於坫進皇帝
受爵侍中贊酌醴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夜明
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
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臣某敢昭告于夜明惟
神貞此光華恒茲盈減表斯榮茂節以運行對時育
物發成是賴豐年之報式備恒禮謹以制幣犧齊
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饗訖興皇帝再拜讀祝文訖
樂止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
止太常卿引皇帝少退當兩座前北向立樂作其飲
福受胙並如圜丘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太尉〔夜明則謁者別引太
常卿下放此〕詣罍先盥手洗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
升壇詣大明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
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
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夜明罇所取匏爵

通典卷一百十　十六

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泛齊訖謁者引太尉詣夜
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illegible]〕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
者太祝少東當兩座前〔[illegible]〕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
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
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引光祿卿〔[illegible]〕
〔終獻〕謁者詣罍洗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升壇謁者一
人分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酌酒一獻帝伊耆氏
一獻神農氏跪奠爵神座前俛伏興向神立太祝持
版立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謁者
引降還本位初伊耆氏獻官將升謁者五人各引獻
官詣方獻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歲星一

獻熒惑一獻鎮星一獻太白一獻辰星各奠於神座
少退向神位於獻官奠訖七星皆祝史助奠相次俱
畢太祝各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祝文讀
每一番獻酒從東方祝文各依次讀訖次南方次西方讀祝酬神亦同也〕獻官再拜訖太祝
各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謁者各引五星等獻官
詣罍洗盥手洗爵各詣罇所酌酒一獻東岳一獻南
岳一獻中岳一獻西岳一獻北岳俱奠於神座少退
向神立岳鎮海瀆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皆
祝助奠相次俱畢太祝持版詣神座之右跪讀祝文
訖興獻官再拜訖太祝奠版於神座還罇所謁者各
引獻官還本位初酌酒俱酒爵引五人各引獻官詣

通典卷一百十　十五

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酒一獻句芒氏一獻祝融氏
一獻后土氏一獻蓐收氏一獻玄冥氏俱奠於神座各祝
史助奠訖祝史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
〔東方右獻同此〕獻拜祝史奠版於神座訖謁者引五官獻
官等詣罍洗酒罇所酌酒分獻五官以下[illegible]羽毛介
貓於菟坊水墉昆蟲等皆齋郎助奠相次俱畢祝史
持版跪讀祝文訖興拜奠版各引還本位訖武舞六成
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還罇所〔[illegible]〕
多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眾官先在位者皆再拜
〔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禮畢〔[illegible]〕拜退位
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

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事謁者引太尉詣望燎位太常卿引
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群官將拜
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位前跪取玉幣祝版齋郎
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燔
內當柴壇東行自南陛登壇以玉幣饌物祝版置於
柴上戶內諸祝以星辰七宿已上之禮幣皆從燎神
農伊耆氏岳鎮已下之祝俱詣瘞埳以玉幣饌物置
於埳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炬燎初唱可燎
埳東西廂各四人置土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事
謁者白太尉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
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

通典卷一百十　二六

珪華蓋侍衛如常儀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祀官
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
御史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
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神農以下祝
版燔於齋所
伊耆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
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帝伊耆氏惟帝
體仁尚義崇本念功爰創嘉祀息農報物今九土攸
宜百穀豐稔備茲八蜡式太族四方謹以制幣犧齋粢
盛庶品明薦于帝尚饗
神農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帝神農氏惟帝肇
興播植粒此黎元時和歲稔神功是賴謹以制幣犧
齋粢盛庶品明薦于帝尚饗
東方歲星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
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東方歲星七宿惟神列
位出象叶贊蒼昭晰孳生蕃阜庶類令昭時和歲
稔恒禮是舉謹陳嘉薦庶神饗之南方中央西方北方准此
東方岳鎮海瀆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
子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東方岳鎮海瀆惟
神宣導坤儀興降雲雨亭毒四品實賴滋液年穀順
成用大蜡謹薦嘉祀洎及一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

通典卷一百十　二七

原隰井泉庶神咸饗南方西方北方准此
勾芒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
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勾芒氏惟神贊陽
出滯發生品物前者畢達仁德以宣用陳明薦神其
臨饗
后稷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
皇帝某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后稷氏惟神誕
降嘉種播茲百穀蒸庶以粒乂此萬邦爰及田畯實
勑農穡謹薦明祀庶神饗之
祝融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
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祝融氏惟神典

司火上淳曜昭明式贊南訛厥功以致豐年之慶庶
神臨饗
后土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
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惟神是
贊黃道典司土正居中執信是興稼穡年穀既登庶
饗嘉薦
蓐收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
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蓐收氏惟神典
司金正式贊西成紀知懷莊尚義趨力豐年之報饗
茲嘉祀
玄冥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

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玄冥氏惟神典
司水正贊序幽都服務安寧積藏斯在豐年之祀庶
饗明薦
蒼龍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
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蒼龍之神惟神體備幽明質
兼水火實爲鱗長贊明品物歲稔年登寔資弭思式
陳嘉薦五靈是爲最宗鱗羽羸毛介衆族猶於
苑坊水牖昆蟲諸神咸饗 其朱鳥騶虞玄武祝文首尾並與此同
同六
朱鳥之神惟神肇自火精冠茲羽族輔時宣化效祥
瑞禮年和歲稔有賴厥功

麟之神惟神體信爲質惟和是歸作長毛宗表靈
毛牒年穀豐稔寔資宣助式陳嘉薦庶神歆饗
騶虞之神惟神神樹至仁稟靈金宗質育生類實參
利物爰茲報功用率恒祀
玄武之神惟神誕稟辰精長茲介族先知稱貴誠行
攸底伊此豐年有憑寔慶
鑾駕還宮 如圓丘之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十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十一

禮七十一（大唐開元禮纂類六 吉禮三）

皇帝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及攝事附）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

立秋後辰日祀靈星

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皇帝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及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一日如圓丘儀諸應

祀之官齋戒如別儀

陳設

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攝事衛尉設祀官公卿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事無御座及文武侍臣至蕃客等次）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設歌鍾歌磬於壇上如圓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方三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位於

內壝之內皆如圓丘之儀（攝則設祀官公卿位於內道北執事位於南）設酒罇之位大罇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象罇設罇於壇下）設御洗於南壇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各立於罇罍篚冪之後設玉幣之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溉又謁者引諸祀官詣廚所省饌具訖俱還齋所祀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大明青牲夜明白牲）一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大明（朝日）夜明（夕月）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神位於座首

鑾駕出宮如圓丘之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罇之次太罇為上其玄酒各實於上罇大明以青圭有邸夜明以白圭有邸）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壇下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

謁者引御史太祝詣壇東升陛，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
行掃除於下。訖，引降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祀
官及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先至者俱就門外位。駕
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
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
皇帝降輅之大次。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祀
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
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就
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
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出就位。皇帝停
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分引從祀文武羣官、介公、酅公、

諸方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
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大裘而冕，出次，華
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illegible]）。太常卿引
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珪，
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
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
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
西面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
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
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
謹具，請行事。」（[illegible]）

[illegible]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
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鍾之
均，以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
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
（奉禮[illegible]衆官再拜）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
拜。太祝取玉帛於篚，立於尊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
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
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
向立，樂止（[illegible]）。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
中奉玉帛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帛（每受物，搢珪；奠訖，執珪）。
（[illegible]）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

帝進，北向跪奠於大明（[illegible]）神座，俛伏，興。太常卿
引皇帝少退，北面再拜（[illegible]）。太常卿引皇帝，樂
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illegible]）。初
羣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祝
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
座前。太祝與祝史退立於尊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illegible]），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
饌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奉俎。初，皇帝既至
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
鍾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

以出俟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若…）
（先徹乃升醴進既奠卻其盞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
復位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之）
（儀…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樂止
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
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所執罇者舉冪侍
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
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
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
某臣（攝則云…太尉封臣名…遣）敢昭告于大明惟神赫奕照
臨下土勤植咸賴幽隱無遺時惟仲春敬遵常禮（…明）

（云…）謹以玉帛犧齊粢
盛庶品祇祀于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
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
祝以爵酌上罇福酒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
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
俎太祝減神前胙肉加於俎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
徒奉俎西向進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太尉受…）謁者
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
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
太常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
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

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皇帝獻將畢謁者
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匏
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罍罇所執罇者舉
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
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太祝以
爵酌罍福酒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
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
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
詣罍洗盥洗匏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
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
獻俱畢太祝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

賜胙再拜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太
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
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
奏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
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群官將拜太祝執篚進神
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
興降自南陛南行經懸內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
柴壇以玉帛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
燎東西各四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太
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內壝門殿中監前
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仗

衛如常儀守宮舍入次第止謁者贊引引祀官及從祀
羣官諸國蕃客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
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俱再拜贊引引出工
人二舞以次出

鑾駕還宮如圜丘之儀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

前祀三日諸應祀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並如別
儀前祀一日未後一刻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
守衛壝門俱清齋一宿所司設祀官次於東壝之外
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
南北向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五尺

高五尺開上南出戶祀日未明三刻奉禮郎設祀官
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
俱重行西向北上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
設御史位於壇上西南隅東向令史陪其後於壇下
設奉禮位於祀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
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北上設祀官門外
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
郊社令帥齋郎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置於
坫北向西上設幣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
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以爵巾執罇罍篚
羃者各位於罇罍篚羃之後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於廚祀日未

明一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風師神座於壇上近北
南向席以莞設神位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祀官各服
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實以醴齊）
（其玄酒實於上罇）太史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
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
引御史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羃者入當壇南重
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
詞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
所執罍洗篚羃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壇東
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行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贊
明謁者引祀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謁者贊

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眾官再拜在
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
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門外初太官令出太
祝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
進當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進獻官受幣進
北面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訖謁者引
獻官降復位太官令引饌入詣南陛升太祝迎引
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太
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
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自南陛升壇詣罇所執罇
者舉冪獻官酌醴齊訖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

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
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
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于風師含生開動必佇振
發功施造物是彰祀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
薦于神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
興還罇所獻官拜訖謁者引獻官立於南方北向太
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
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獻官俛伏興
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神前胙肉加俎興以俎
西向進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復位太祝
進跪徹籩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

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謁者進獻官
之左白請就望燎位遂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太
祝執篚跪取幣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
興自南陛降壇南行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
以幣祝版饌物置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
各二人以炬燎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
引獻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
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
引出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

有司行事祝文曰百昌萬寶式仰膏澤率遵典故用
備常祀其首尾與風師文同

立秋後辰日祀靈星

有司行事祝文曰維九穀方成三時不害憑茲多祐
介其稼穡

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有司行事每座象罇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皆有坫
以西為上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神座於壇上近北
南向以西為上○初獻司中祝文曰百為攸寧億兆
康乂用率常禮致茲祉福○次獻司命祝文曰赫茲
正在黎庶康寧資此良辰用申常禮○次獻司人祝
文曰生祀已司兆庶寧阜備茲嚴告式薦馨香○次
獻司祿祝文曰玄英紀時歲事云畢聿遵典故脩其
常祀飲福及行事如風師之儀

杜氏通典第一百十一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十二

禮七十二 吉四 大唐開元禮纂類七

皇帝夏至日祭方丘 后土同 攝事附 孟冬祭神州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祭五岳 四鎮
祭四海 四瀆

皇帝夏至日祭方丘

齋戒

前祭七日戒誓百官節服參見前祭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 告以配神作主 孟冬祭神州則告太宗文武聖皇帝廟餘並如圓丘之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 攝事衛尉設祭官公卿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 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祭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於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於祭官之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南壝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東向皆北上諸國之客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西向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東向皆北上武官三品以下七品以上於西壝之外道南北向東上 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攝事無

酅座北向以下 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 壇上及神州東方南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向西方北方之饌陳於西門外東向神州無西門 之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設靈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餘如圓丘儀又為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御位 攝事無御位 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之南當瘞埳北向設祭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正位於東南隅西向副位於西南隅東向設奉禮位於樂縣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西南東向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祭之官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位於道西北向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執事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上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向皆北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北面東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壝南門之外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

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三師位於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介公酅公於道西東向皆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壝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東面俱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俱皆北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牲牓於東壝之外

當門西向蒼牲一居前又黃牲一在北少退玄牲一在南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皇地祇酒罇於壇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一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一在壇下皆於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一在壇上皆於皇地祇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孟冬北郊）（酒罇於神州酒罇之東如之及至之儀）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嶽鎮海瀆俱山罇二山川林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以上）俱概罇二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神州以上之罇置於上）

（以下之罇俱加勺冪有坫以爵丘陵以下壝上之罇置於坫壇下之罇皆以席）設御洗及設玉幣之篚等並如圜丘儀（孟冬祭同）祭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孟冬神州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州地祇神座於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藁秸又設嶽鎮海瀆以下之座於內壝之內各於其方皆有原隰丘陵墳衍之座又設中嶽以下之座於壇之西南俱內向自神州以下六十八位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如圜丘之儀）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神州太罇為上實以醍齊山罍為下實以沈齊五方嶽鎮以山罇實以醍齊山川林澤以蜃罇實以沈齊丘陵以下以概罇實以清酒玉皇地祇以黃琮神州以兩圭有邸其幣以黃配帝亦如之神州之幣以玄孟冬同嶽瀆以下之幣各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實饌及禮官就位御史太祝行掃除等並如圜丘儀（孟冬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從祭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左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

侍中臣某言請降就俛伏興還侍位五品以上從升
之官皆就壝外位（攝事無儀至）大樂師令帥工人二
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
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皇帝停大次半刻
頃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介
公酅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
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
冕（孟冬神州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
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
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皇帝搢大珪執鎮
珪華蓋伏衛停於門外侍者從入謁者引禮部尚書

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太常卿請再拜
及請行事並如圜丘儀（攝事如圜丘儀）協律郎舉麾工鼓
柷奏順和之樂乃以林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
南呂爲羽作文武之舞樂舞八成（林鍾太蔟姑洗南呂各二成）偃
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
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奠玉幣及
奏樂之節並如圜丘（攝事則太尉爲獻下放此）登歌作肅和之
樂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皇地
祇（孟冬神州）神座俛伏興及奠配座並如圜丘儀（攝事如圜丘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陳饌之儀如圜丘俎初入
門奏雍和之樂以太蔟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皆用太蔟）饌至陛樂
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皇地祇之饌升自南陛）
（自兩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神州之饌升自北陛孟冬神州升自南陛）諸太祝迎引於
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
饌者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還罇所又進
設嶽鎮以下之饌相次而畢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
樂作其盥洗爵獻跪奠奏樂之儀並如圜丘（攝事如圜丘
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
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臣名下放此）敢昭
告于皇地祇乾道運行日躔北至景風應序離氣效

時萬物至和穠若舊典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
茲禋瘞式表誠慤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訖
祝俛伏興（孟冬神州云運函區夏載挺生靈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明獻備茲禋瘞皇祖太宗文武聖皇帝配神作主攝則讀）皇帝再拜（太尉
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
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
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
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前東
向立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
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某年歲
次月朔日子孝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

祖考皇帝時維夏至肅敬訓典用祇祭于皇地祇
惟高明德叶二儀道兼三統禮備光配敢率舊章孟冬云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德被乾坤格于上下昭配之儀欽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
粢盛庶品肅雍明薦作主侑神尚饗太祝俛伏興皇
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興還
罇所皇帝飲福受胙及亞獻終獻盥洗酌獻飲福並
如圜丘儀唯皇地祇太尉亞獻酌醴齊時武舞作合六律六同爲異耳初太尉將
升獻贊者一人引獻官詣罍洗盥洗爵訖升自巳
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酌泛齊進奠於神州座前
引降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魚醢葵菹豚拍若土無者各以類充之凡祭官各
服其服一品袞冕三品毳冕四品繡冕五品玄冕六品以下爵弁若有二品以下各衣令岳令瀆

通典卷一百十三　七

令帥其屬入詣壇東陛升設岳神瀆神座於壇上近
北西南向席以莞又實罇罍及玉幣凡罇一實醴齊一實盎齊一實清酒
其玄酒各實於上罇玉以兩圭有邸祝版置於坫岳令瀆令又以幣
置於篚齋郎以豆血皆設於饌所其幣長丈八尺各從方色贊唱
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南向
以西爲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執罇
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祝詣壇東
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掃除於下訖贊引掃除於門外位各就
位質明贊禮者引祭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定一刻頃
贊禮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
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

右再拜祝跪取玉幣於篚興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
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掌饌者帥齋郎奉饌陳於東門之外
贊禮者引初獻詣壇升自南陛進神座前北向立祝
以玉幣東向進初獻受玉幣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
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少退北向再拜贊禮者引初
獻還本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祝迎引於壇
上設於神座前掌饌者帥齋郎降自東陛復位祝還
罇所贊禮者引初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陛詣
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詣
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
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

通典卷一百十二　六

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敢昭告于東岳岱宗惟神贊養
萬品作鎮一方式因春始南岳云夏始中岳云季夏西岳云秋始北岳云冬始
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東岳岱宗尚饗○
東瀆大淮惟神源流深泌潛潤溥洽阜成百穀流潦
三川吉伊始用遵典秩○南瀆大江云惟神總合
大川朝宗于海功昭潤化德表攸敬用有脩其
常典○西瀆大河云惟神上承云漢光啓圖書分導
九枝旁潤千里素秋戒序用率常典○北瀆大濟云
惟神泉源清潔浸彼遐遠於以時氣作紀一方玄冬
肇節修其典制訖興初獻再拜祝進奠版於神座還
罇所以爵酌清酒進初獻之右西向立初獻再拜受

酌跪祭酒啐酒奠爵祝率齋郎以俎進減神座前三
肉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受以授齋郎
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初獻興再
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於初獻飲福酒贊禮者引
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陛詣罇所執罇者舉
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詣神座前北面跪奠
爵興少退北面再拜祝以爵酌清酒進於亞獻之右
西向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虛爵
復於坫亞獻興再拜贊者引亞獻降復位初亞獻將
畢贊禮者引終獻 洗作獻引飲福如亞獻之儀訖
贊禮者引終獻降復位祝進神座前徹豆還罇所贊

通典卷百十二 一九

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獻官以下皆再
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唱者引初
獻就望瘞位西向立於獻官將拜祝令進神座跪取
幣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詣瘞坎以幣物置於坎
祭每讀祝拜訖讀令及齋郎以幣自瘞於坎貴令退就位 東西廂各二人寘土
半坎贊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初獻以下出祝
與執罇罍篚冪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
再拜訖遂出祝版燔於齋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十二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十三

禮七十三 吉五 大唐開元禮纂類八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 攝事附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奠玉帛 進熟 鑾駕還宮 季冬蜡太社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 攝事附

齋戒 如前祭方丘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社宮西門之外道北
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
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祭官次於齋
坊之內 攝事無設大次儀御史設祭官次 三師於北門之外諸王於

通典卷百十三 二

三師之北俱東向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
於齋坊南門之外重行東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北門
之外道東西向以南為上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
王西北東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東北重行俱南
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於東門之外道北南向
以西為上諸國之客於東門之外東方南方於武官
東北南向西方北方於道南北向俱以西為上 攝則無三
師以下皆此儀 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壇北東方
西方磬虡起南鐘虡次之南方北方磬虡起東鐘虡
次之設十二鎛鐘於編縣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於
北縣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縣內

（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各於壇上近北南向皆磬虡在西其匏竹者各立於壇下南向相對為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南為上南方北方以東為上右校清埽內外又為瘞埳二於壝門之內於後壝西（南向以坎東北懸之北）方深取足容物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北門之內當社稷之壇北南向（將祭帝禮四一人以之在門外隊東北上五步所南向）又設望瘞位西門之內當瘞埳南向（攝事無御位下至此儀）設祭官公卿位於西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其後少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南為上設御史位於壇上正位於大社壇東北隅西向副位於大稷壇西北隅東向（攝事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

樂懸西北贊者二人在北差退俱東面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西北東向北上（攝事無奉禮贊者位）設協律郎位各於壇之上東北隅俱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南懸之間南向設祭官位三師位於北門之內道西俱南面東上設介公酅公位於道東南面西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執事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方值文官每等異位重行西向皆以南為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北門之內道西於諸王西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西方北方於道東於介公酅公東北重行南向以西為上諸蕃客位於北門之內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

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南面以東為上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俱重行南面以西為上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西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東為上三師位於北門之外道西諸王於三師之北俱東向介公酅公位於道東西向皆以南為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西門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門之外道北每等異位重行南面以西為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西北重行東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東北西面俱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武官東北每國異位俱重行

南向西方北方於道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皆以西為上（攝事無三師北門外位此儀但設祭官位至外之位）設酒罇之位太社太罇二著罇二山罍二壇上西北隅南向設后氏象罇二著罇二山罍二於太社酒罇之西俱南向東上各置於坫皆加勺冪（爵置於罇下）設太稷后稷酒罇於其壇上如太社后土之儀設御洗各於太社太稷壇之西北南向亞獻之洗又各於西北南向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饌具訖還齋所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攝事齋郎取毛血）置

於饌所遂烹牲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太社太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設后土氏神座於太社神座之右后稷氏神座於太稷神座之左俱東向席以莞設神座各於座首

鑾駕出宮 如方丘之儀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樽罍玉幣太樽爲上實以醴齊著樽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爲下實以清酒配座之樽亦如之齊加明水酒加玄酒各實於上樽配座之玉太社太稷俱以兩珪有邸幣色皆以玄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皆設於神厨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樽罍篚冪者入自西門當太社壇北重行南面以東爲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樽者各升自西陛立於樽所執罍篚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太社壇西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又詣太稷壇行掃除如太社之儀訖各引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群官客使先置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奏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謁者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祭群官皆就

門外位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就位皆依此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北道東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西陛升行掃除於上升稷壇亦如之訖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就門外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文武群官介公酅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絺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社宮西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侍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儀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南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祭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謁者白太尉下放此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順和之樂乃以應鐘爲均文舞八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樽所太常卿引皇帝

太和之樂作（凡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西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珪，奠訖執珪，俛伏而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於太社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向跪奠於后土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南向立，

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西向進，皇帝受玉幣，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於太稷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皇帝還版位，南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配座之饌入自左闈。饌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太簇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各進徹毛血之豆，降自西陛以出。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陛，復位。諸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之儀並如圜丘。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社壇，

升自北陛，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西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社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座前，南面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攝事云謹遣具官臣名，下同），敢昭告于太社：惟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弘庶類。謹因仲秋仲春，祇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備茲禋瘞，用申報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興，皇帝再拜。初讀祝

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罇所執罇者舉羃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后土氏爰茲仲秋擇日惟吉恭脩常事薦于太社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惟通典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陳于表位作主侑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座前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東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太社神座前三牲胙肉各置一俎上太祝以俎授司徒司徒持俎東向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詣罍洗樂止謁者引司徒降壇西陛以從皇帝至罍洗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常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樂止

謁者引三公三公與齋郎奉俎升自西陛立於罇所皇帝詣太稷酒罇所執罇者舉羃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敢昭告于大稷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羣黎恭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式陳瘞祭備修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饗訖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罇所執罇者舉羃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式揀吉辰敬脩禋祀薦于太稷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陳于表位作主配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立樂作皇帝飲福受胙如太社之儀訖樂止太常

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還版位南向立樂止謁者引司徒降自西陛復位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皇帝獻后土氏將畢謁者引太尉太常卿下引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西陛升壇詣太社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土氏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土氏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向立太祝各以爵

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東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自北陛詣罍洗爵詣太稷壇升獻如太社之儀訖引降復位初太尉獻后土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則太僕卿為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太祝各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順和之樂作太常卿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

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南向立樂止羣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從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　如方丘之儀

季冬蜡太社

太社祝文曰維神降[illegible]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薦于太社以[illegible]后土氏配神作主尚饗○后土氏祝文曰今時和年登恭薦禋祀于太社惟神功協水土作主配神謹以　云云○太稷祝文曰惟神主茲百穀粒此黎元謹率常禮恭以玉帛　云云○后稷祝文曰今時和年登敬薦禋祀于太稷惟神功協稼穡作主配神　云云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十三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十四

禮七十四(吉禮六) 大唐開元禮纂類九

皇帝時享於太廟(凡一歲五享，謂四孟月及臘。宗廟二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及諸享攝事並附)

(齋戒 陳設 省牲器 鑾駕出宮 晨祼 饋食 享七祀 鑾駕還宮 祫享 禘享 以功臣配享)

齋戒

將享，有司卜日如常儀。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太極殿，服通天冠、絳紗袍、結佩，並如圜丘儀。應享官齋，具序例儀。(祫禘儀同)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廟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享官次於齋坊之內(攝事左校清掃內外，享官公卿以下次於齋坊)，九廟子孫於齋坊內近南，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於齋坊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又於其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廟西門之外近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朝集使之後。攝事無大次及九廟子孫以下至此儀)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廟庭，如圜丘儀。(內設路鼓及設歌鐘於廟堂上前楹間耳)右校清掃內外。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廟東陛東南，西向。(攝事無御位，下放此)設享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攝事則公卿位於道北，執事位於道南)設御史位於廟堂之下，一位於西南，東向，一位於東北，西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之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南，北向。設從享之官位：九廟子孫於享官公卿之南，昭穆異位(若有自外來者以齒)，文官九品以上位於子孫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南，少西，當文官，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位於朝集使之後)設門外位：享官公卿以下皆於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子孫之位於享官公卿之東，少南。文官九品以上於子孫之東。東方西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設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西，少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

於其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以下諸州使人分方位於俱集使之後攝事無九廟子孫從以下至凡陳設牲榜於東門之外
當門西向以南為上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
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各陪
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
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饌幔之位於廟堂上
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春夏每室雞彝一鳥彝
一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秋冬每室斝彝一黃彝一
著尊二壺尊二山罍二皆加勺冪凡宗廟尊皆以冪皆西上
各有坫焉祫享設尊於有堂上下每座一尊一貫設犧尊二象尊二著尊二山罍二在堂上皆於中座之左太祖大宗中宗肅宗穆宗禘在前楹間北向祭陳代祖大宗中宗肅宗彝在戶外南向

其室彝一大尊二山罍四在堂下階間北向西上禘享則雞彝鳥彝餘同祫享設簠簋鉶籩豆
之位於廟堂之上俱東側階之北每座四簋居前四
簠次之次以六㽅次以六鉶籩豆為後每座異之祫享
攝事簠簋鉶與正數半之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設御洗於東
階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
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篚內實以珪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
篚冪之後祫禘儀享日未明五刻太廟令服其服布昭穆之座於戶外自西序以東皇八代祖獻祖宣皇帝皇六代祖太祖景皇帝皇高祖高祖神堯皇帝皇祖高宗天皇大帝皆北廂南面皇七代祖懿祖光皇帝皇五代祖代祖元皇帝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座於南廂北向每座皆設黼扆莞席紛純藻席畫純次席黼純左右几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廟所禁斷行人太廟令整拂神
幄祝史各取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又洗肝於鬱
鬯又取膟膋共實一豆俱置饌所餘並如圜丘儀
禘祫同祫時祝史先於鬱鬯餘並如圜丘儀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
官五品以上次於承天門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
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鑾駕出入不作享日未
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侍中奏開宮
殿門及城門餘並與圜丘儀同唯祭官稱享為異耳

晨祼

享日未明四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各
帥其屬入實罇罍斝彝及禘象罇著罇壺罇之上罇者實以明水下罇壺之上罇實以玄酒鳥彝黃彝實以鬱鬯犧罇著罇實以醴齊象罇壺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以上罇實以明水山罍上罇實以玄酒以上罇實以醍齊以上罇實以沈齊大罇實以盎齊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
豆簠簋未明三刻奉禮帥贊者引御史博士太廟令
史太祝宮闈令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
東門當階間重行北面西向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
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
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
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祫禘及太廟令帥其屬陳

（瑞物於廟庭大階之西上瑞爲前中下相次及伐國所得寶器上次先後亦然俱藉以席攝事不陳瑞物寶器）未明二刻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詣東陛升堂詣獻祖室入開埳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置於座（祫禘則未明二刻陳腰輿於東陛之東每室各二皆西向北上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帥內外執事者以腰輿自東陛升詣獻祖室入開埳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各置於輿出詣座前奉神主置於座訖以次奉出懿祖以下如獻祖儀）訖引太廟令以下次奉出懿祖次奉出太祖次奉出代祖次奉出高祖次奉出太宗次奉出高宗次奉出中宗次奉出睿宗神主置於座如獻祖之儀（皇祖妣以下神主皆宮闈令奉出俱並而處右）訖引太廟令以下降還本位（攝事贊引各引享官俱就門外位鑾駕將至下至從享官位儀）鑾駕將至謁者贊引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廟子孫從享羣

官諸方客使先至者俱就門外位鑾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太廟令以祝版奉御署訖近臣奉出太廟令受各奠於坫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享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堂座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東陛升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初司空行樂懸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

方客使次入就位（攝事無九廟子孫以下至皇帝拜儀但享官再拜耳）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攝事無）皇帝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珪皇帝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行事凡攝事皆太尉行獻）請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乃以黃鍾爲宮大呂

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作文德之舞樂舞九成（黃鍾三奏大呂太蔟應鍾各再奏）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如常樂）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搢鎮珪（凡授物則搢珪跪奠執珪俛伏興）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瓚於篚興進皇帝受瓚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拭瓚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中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阼階樂止

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太尉
盥洗升殿酌獻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尊彝所執籥者舉
羃侍中贊酌鬱鬯訖登歌作肅和之樂以闡鍾之均
自後登歌皆同此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
以鬯祼地奠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祫禘少退偶事
同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次祼懿祖次祼太祖
次祼代祖次祼高祖次祼太宗次祼高宗次祼中宗
次祼睿宗並如上儀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
皇帝降自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皇帝拜訖祝
史各奉毛血及肝膋之豆於東門外齋郎奉爐炭蕭
稷黍各立於肝膋之後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肝膋

與奉爐炭蕭稷黍者以次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
祝各迎取毛血肝膋於階上俱入奠於神座前祝史
退立於尊所齋郎以爐炭置於室戶外之左其蕭稷
黍各置於爐炭下降自阼階以出諸太祝以取肝出
戶燔於爐炭還尊所

饋食

皇帝既升祼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
外重行西向以南爲上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
奉獻祖之俎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自正
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無射之均自後饋神之樂堂下皆奏
饌至太階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阼階

以出饌升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前籩豆蓋羃先徹
乃升籩豆俎其蓋羃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阼階復
位諸太祝各取蕭稷黍濡於脂燔於爐炭還尊所太
常卿引皇帝詣盥洗位樂作皇帝至盥洗位樂止皇帝盥
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晨祼之儀訖太常卿
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阼階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
詣獻祖尊彝所執尊者舉羃侍郎贊酌醴齊訖光大
之舞作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
爵少東俛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坫酌醴
齊訖太常卿又引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少西興
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面立樂止祫享樂終八節止諸室皆然太

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
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于
獻祖宣皇帝攝事云謹遣太尉臣名下放此祖妣宣靖皇后張氏
氣序流邁時維孟春孟夏孟秋孟冬永懷罔極伏增遠感謹
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
齊恭脩時享以申追慕尚饗讀訖興以下諸室祝文儀並同祫捨祝
云歲度云門及承緒繼伏帝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就期及不備合其嘉薦嘉齋庸
維明備祫享除以字丁並稱臣云低屬冲事太祖以同稱享
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出還尊所
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尊彝所執尊
者舉羃屬事太尉詣爵所執爵者舉羃太尉執爵以酌他放此訖侍中取爵

於戶內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訖長發之舞作太
常卿引皇帝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俛
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坫酌醴齊訖太常
卿引皇帝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少西興太常卿
引皇帝出戶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戶之右東
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
神武皇帝諱敢昭告于懿祖光皇帝祖妣光懿皇后
賈氏云云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出還鐏所皇帝拜
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祖鐏彝所如上儀太政之舞
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太
祖景皇帝祖妣景烈皇后梁氏餘如上儀次代祖太

成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
于代祖元皇帝祖妣元貞皇后獨孤氏訖太常卿
引皇帝詣高祖鐏彝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
高祖鐏彝所如上儀大明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
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
太穆皇后竇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太宗鐏所如
上儀崇德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
諱敢昭告于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曾祖妣文德
聖皇后長孫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高宗鐏彝所
如上儀鈞天之舞作祝文曰孝孫開元神武皇帝臣
諱敢昭告于皇祖高宗天皇大帝皇祖妣大聖天

后武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中宗鐏彝所如上儀
文和之舞作祝文曰孝姪開元神武皇帝臣
諱敢昭告于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趙氏
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睿宗鐏彝所如上儀景雲之
舞作祝文曰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于皇
考睿宗大聖真皇帝皇妣昭成皇后竇氏訖興皇帝
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出還鐏所
所皇帝拜訖即終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東序西向
立壽和之樂作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司徒詣東階升
立於楹間北面東上皇帝既拜訖諸太祝各以爵酌上
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北向

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諸太祝
各帥齋郎持俎進太祝減神座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
加於俎又以籩豆取稷黍飯鐏所以胙肉各置一
俎上以飯共置一籩以飯授司徒司徒奉進皇帝受
以授左右太祝又以胙肉授司徒司徒授俎以次進
皇帝每受以授左右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
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以授太祝受爵復於坫
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
自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
樂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止立定
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

爵訖謁者引太尉升自阼階（攝事則太尉後位謁者引太常卿下放此）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又引太尉取爵於坫酌盎齊訖謁者引入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訖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次詣懿祖罇彝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汎齊謁者引太尉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又引太尉取爵於坫酌盎齊訖謁者引入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訖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訖謁者引太尉次獻太

祖次獻代祖次獻高祖次獻太宗次獻高宗次獻中宗次獻睿宗並如上儀訖謁者引太尉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左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詣罍洗盥洗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止登歌作雍和之樂諸太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一成歌止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

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樂止殿中監受鎮珪華蓋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廟令與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

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惟中霤季夏別日祭之如臘享）

司命戶以春竈以夏中霤以季夏王日門厲以秋行以冬

祭日未明一刻太廟令帥其屬入布神席於廟庭西

門之內道東南向以北為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酒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太廟令與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如常其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初太祝以下入祝史與執罇罍篚者次入就位遂於堂上設饌訖太官丞引饌入祝史迎引於座首各設於神座前於光祿卿將升獻（太常卿）贊引引獻官詣罍盥洗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攝事獻官）酌酒贊引引獻官進西面跪奠於司命神座少退西向立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告于司命三陽肇初

四序惟始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司
命尚饗戶云時惟歲首升陽贊端竈云時惟夏始盛
陽作統門云時維孟秋升陰紀物厲云時屬貞沉氣
序清肅行云時惟冬首盛陰作紀讀祝文訖興獻官
再拜祝史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其七祀祝版祝獻
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詣酒罇所酌獻並如上儀訖
贊引引獻官位於堂上徹豆祝史進徹豆還罇所胙
享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
帝某敢昭告于獻祖宣皇帝祖妣宣莊皇后張氏肅
承靈祐錫茲介福祥和年登率遵典禮以一元大
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虔恭齋
栗備茲清祀尚饗餘室以次文並准此臘享祭七祀文維

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
告于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令時和年豐式遵常禮
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
尚饗獻官唯獻司命餘座齋郎助獻餘如上儀

祫禘以功臣配享

享日未明一刻太廟令布功臣神座於太廟之庭吏
部尚書贈司空鄭國公殷開山光祿卿渝國公劉政
會開府儀同三司淮安靖王神通禮部尚書贈司空
河間元王孝恭
右配享高祖廟庭大階之東少南西向以北
為上餘如此
司空贈太尉梁國文昭公房玄齡特進司空鄭國文
貞公魏徵各州都督贈尚書左僕射蔣國忠公屈突
通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申國文獻公高士廉
右配太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司空太子太師贈太尉英國貞武公李勣中書令贈
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馬周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
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右配享高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
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玄暐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配享中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贈司空許國文貞公蘇瓌尚
書左丞相太子少保國公劉幽求
右配享睿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為上
諸座各設版於座首其版文各具官爵姓名每座各設壺罇二
於左北向玄酒在西加勺冪置爵於罇下設洗於終
獻罍洗東南北向太廟令與良醞令以齊實罇如常
堂上設饌訖太官令帥進饌者出奉饌入祝迎引於
座左各設於座前太官令以下出祝還罇所亞獻將
畢贊引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

舉爵獻官酌酒諸助奠者皆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首座前東面跪奠爵授贊引引還本位於獻官進與諸助奠者各進奠於座還爵所於堂上徹豆祝進首座前徹豆還饌所

鑾駕出宮（如圓丘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十四 終

（通典卷一百四）

五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十五

禮七十五 吉七 大唐開元禮纂類十

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耕籍附）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饋享 耕籍 鑾駕還宮 勞酒）

皇帝季春吉巳享先蠶（攝事附）

（齋戒 陳設 車駕出宮 饋享 親桑 車駕還宮）

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一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餘同上辛儀

陳設

前享三日陳設如圓丘儀（通典卷一百十五）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如圓丘儀唯樂縣樹路鼓為瘞埳於壇壬地外壝之內為異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如圓丘儀唯設望瘞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埳西南東面南上為異（攝事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前享一日衛尉設享官公卿以下次於外壝東門外道南北向西上設饌幔於內壝東門外[illegible]）又設御耕籍位於外壝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設從耕位三公諸王諸尚書諸卿位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各依推數為列其公

[illegible]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西向俱北上。公卿公位於御位西南東向，以北為上。尚舍設御耕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位於御耕席東少南向西面。廩犧令於司農卿之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面。[illegible]設酒罇之位於壇上：神農氏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東南隅北向；后稷氏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神農酒罇之東，俱北向西上。[illegible]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於東陛之南，俱北向。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幣篚於壇上各於罇坫之所。晡後，郊社令帥齋郎以坫豋先篚冪入設於位。[illegible]光祿卿詣廚視濯溉。[illegible]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illegible]

[illegible]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農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后稷氏神座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鑾駕出宮

乘耕根車於太極殿前，餘同圓丘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illegible]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入實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其御史及禮官等入再拜，掃除及就位，如圓丘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就門外位。司空行掃除，及從享群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圓丘儀。[illegible]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外辦，請中嚴。乘黃令進耕根車於宮南門外，迴車南向。[illegible]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服衮冕，乘輿以出，繖扇侍衛如常儀。[illegible]皇帝升車，訖，乘黃令進耒，太僕受載，如初。黃門侍郎中奏請鑾駕發，引還侍位。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圓丘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如圓丘儀。初，皇帝降車，訖，乘黃令受耒耜授廩犧令，而橫執之，於左其耜之耜，所置於籍[illegible]守之。[illegible]

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其奏辦出，次太常卿請行事，並如圓丘儀。[illegible]協律郎舉麾，工鼓柷，以角音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illegible]作文武舞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奠玉幣，奏樂之

節並如圓丘儀（攝事謁者引太尉升奠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神農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又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面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群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配座升自東陛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進立於鐏所皇帝既升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神農之俎皇帝既至版位樂止（攝事無）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神農氏之饌升自南陛配座之饌升自東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各還鐏所太常卿引皇帝（攝事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樂作其盥洗奏樂及齋郎奉俎並如圓丘之儀太常卿引皇帝詣神農氏酒鐏所執鐏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

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帝神農氏獻春伊始東作方興率由典則恭事千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常祀陳其明薦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攝事太尉再拜下放此）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鐏所（酌獻樂作並如神農氏唯皇帝東向奠爵興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后稷氏土膏脉起爰脩耕籍用薦常事于帝神農氏惟神功協稼穡是允昭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鐏福酒（攝事太祝酌罍福酒）其飲福神胙樂舞並如圓丘儀（攝事如圓丘攝事儀）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攝事謁者引太常卿為亞獻）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神農氏象鐏所執鐏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稷氏象鐏所取爵於坫執鐏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稷氏神座前東向跪奠爵

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同攝事）降復位武舞止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奉禮帥贊

者就望瘞埳西南位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群官將拜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各由其陛降壇詣埳以幣置於埳太常卿前奏禮畢請就耕籍位（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禮畢享日執事者出如圜丘攝事）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耕籍位南向立樂止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攝事無詣耕籍位）

耕籍

皇帝將詣望瘞位謁者引三公及應從耕侍耕者各就耕位司農先就位諸執耒者皆就位皇帝初詣耕位廩犧令進詣御耒席南北面跪伏搢笏解耒韜出執耒起少退北面立司農卿受耒以授侍中侍中奉耒進皇帝受以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於司農司農反於廩犧令訖還本位廩犧令復耒於韜執耒起復位立皇帝初耕執耒者以耒耜各授侍耕者皇帝耕訖三公諸王五推尚書卿九推訖執耒者前受耒耜退復位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入自南門還大次樂作皇帝出自內壝東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授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群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常卿率其屬以次耕於千畝

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圜丘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設會於太極殿如元會之儀（惟不賀上壽爲異）

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攝事附）

齋戒

先祀五日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尚服設御幄於正殿西序及室中俱東向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尚服帥司仗布侍衛司賓引內命婦（陪祀者）位並如式六尚以下各

服其服詣後殿奉迎尚儀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后服鈿釵禮衣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即御座東向坐六尚以下侍衛如常一刻頃尚儀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輿退復位皇后降座乘輿入室六尚以下各還寢直衛者如常司賓引陪位者退散齋之日內侍帥內命婦之吉者使蠶於蠶室（諸執事與以上儀）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於其寢致齋二日一日於其寢一日於享所（亞獻終獻則致齋二日皆於所）其六尚以下應從升若及從享內外命婦各於其寢清齋一宿諸應享之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尊）前享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每門二人每隅一人享一日未明詣使代與女工人等俱清齋一宿攝事同）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尚舍直長設內命婦及六尚以下次於大次之後俱南向守宮設外命婦次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以下於南壝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俱重行每等異位東向北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向北（攝事守宮設享官次於東壝內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如圜丘儀諸女工人各爲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爲上南方北方以西爲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爲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又爲採桑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尚舍量施帷帳於外壝之外四面開門其東門使容厭翟車前享一日內謁者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之西南當瘞埳西向設亞獻終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北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使各陪其後設司贊位於樂懸東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司贊掌贊位於埋埳西南東面南上設典樂

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內命婦位於終獻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外命婦位於中壝南門之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東西向當內命婦位差退太夫人以下於道西去道遠近準公主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又設御採桑位於採桑壇上東向設內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外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執御鉤筐者位於內命婦之西少南西上（尚功執鉤司製執筐）設內命婦執鉤筐者位各於其採桑位之後（尚功下四典執鉤司製下女史執筐）設門外位享官於東壝之外道南從享

內命婦於享官之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西上。從享外命婦於南壝之外道西，如設次之式。（攝事內謁者設二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以北為上。又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當瘞埳西向。又設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女史各位於其後，差退。又設掌贊位於樂縣西。女史二人位於南，東向。設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司樂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酒罇之位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攝事設於壇下。）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攝事無。）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幣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內謁者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自外設者，陞自東陛。）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肉及諸亡升事使，大宰官與宰相之屬於壇東張設。）享日未明五刻，司設設服其服，升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車駕出宮

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集壇所者，並聽夜行。其應採桑者四人，各其女侍者，進筐鉤載之而行。監門先奏請享日未明四刻開所由苑門。諸親及命婦以下，以次入詣壇南，次所各服其服。其應採桑者筐鉤，各其女侍者執授內謁者監，內謁者監受之，以授執鉤筐者。享日未明三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奏裁。）內侍未明二刻，搥二鼓為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內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車駕鹵簿。未明一刻，搥三鼓為三嚴，司賓引內命婦入立於庭，重行西面，以北為上。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供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如式。）內僕進厭翟車於閤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詣升車所，侍衛警蹕如常。內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司製進筐鉤載之，仗衛如常。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陪從如式。其內命婦應採桑者四人，各服其服，與其女侍進筐鉤載之。諸翊駕之官皆乘馬駕動，警蹕如常，不鳴鼓吹，從官位前後，所攝如常。內命婦、宮人以次從。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尚儀及司醞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罍實以醴齊，山罍實以清酒。醴齊加明水，各加於上。籩豆簠簋之屬，各實以其饌。）太官令實諸籩豆簠簋等，內謁者帥其屬詣廚奉饌入，設於饌幔內。（內侍之屬，擬籩豆之實以次入，其牲之內不上者，以其餘自陳烹之，物皆其事請。）將至，女相者引先置享官、典內引引命婦以次入就門外位。（尚儀以下女史執事者以下，以次入就位。史、宮官亦入，次向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女史、典贊、女史以下，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女祝及女史、祝史以次入，皆就位。典贊帥女史先入就位，女史、典贊以下各就位。）之人詣壇。饋至大次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

儀奏姓名請降車輿還侍衛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華蓋繖扇侍衛如常儀尚儀以祝版進御署訖奉出奠於坫皇后降車訖尚功司製進受鉤筐以退其內命婦鉤筐內命婦降車訖典製等進乃受之典贊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俱就門外位司贊帥掌贊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儀典正及女史女祝史女祝史以下尚儀女史先典女執鐏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尚儀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贊引亞獻終獻次相者引執事者司贊引內命婦典引引外命婦俱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尚宮立於大次門

外當門北向尚儀版奏外辦皇后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尚宮服擬皆如式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凡尚宮前導司言先引入自東門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后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尚宮司言退立於左尚宮與立定尚宮前奏稱請再拜享官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尚宮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女相者各引享官入就位定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司樂跪俯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俯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俯伏而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壇上享神之樂皆奏姑洗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

曰眾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壇上尚儀跪取幣於篚興立於鐏所攝事掌贊曰再拜女祝史跪取幣於篚興立於鐏所尚宮引皇后正和之樂作皇后每行皆作正和之樂皇后詣壇升自南陛攝事女相者引尚宮升壇以下皆尚宮行事六尚以下從入升從以下升者皆如之皇后升壇北面立樂止尚儀奉幣東向進皇后受幣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尚宮引皇后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再拜訖登歌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內外命婦拜訖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內壝東門之外於登歌止女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進跪奠於神座前

興女祝史退立於鐏所皇后既升奠幣攝事尚宮既升奠幣下放此司膳出帥女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皇后既降復位司膳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攝事自後酌獻皆用雍和之樂饌至陛樂止女祝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攝事女祝史迎引設訖司膳帥女進饌者降自東陛復位尚儀攝事女祝史還鐏所尚宮引上設於神座前攝事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皇后詣罍洗樂作攝事女相者引尚宮無樂皇后至罍洗樂止尚儀跪取匜興沃水司言跪取盤興承水皇后盥手又司言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后帨手訖司言受巾跪奠於篚司言跪取爵於篚興進皇后受爵尚儀酌罍水

司盥奉盤皇后洗爵司言受巾皆如初皇后拭爵訖尚儀與匜司言奠盤巾皆如常尚宮引皇后樂作詣壇升自南陛樂止尚宮引皇后（協律郎事與皇后至壘以下至此儀但女用）詣酒尊所執尊者舉冪尚儀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壽和之樂送事奉皇后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立樂止尚儀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后某氏敢昭告于（攝事女祝持版云：女官某氏謹遣云云升皇后某）先蠶氏（先蠶姓氏）惟神肇興蠶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饗訖興皇后再拜初讀祝文訖樂止尚儀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尊所皇后拜訖

樂止尚儀以爵酌上尊福酒西向進（攝事女祝以爵酌罍福酒進）（神座之右西向立）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尚儀帥女進饌者持籩豆進尚儀減神前三牲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各置一俎上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尚儀先以飯籩西向進皇后受以授左右尚儀又以胙俎以次進皇后每受以授左右皇后跪取爵遂飲卒爵尚儀進受復於坫皇后興再拜訖樂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自此以上若攝事則尚宮行事女相者贊）（祝贊之下敬此）以皇后獻將畢典贊引貴妃詣罍洗盥手洗爵（亞獻攝事則引尚儀為亞獻）典贊引貴妃自東陛升壇詣象尊所執尊者舉冪貴妃酌盎齊典贊引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典贊引貴妃少退北向再拜尚儀以爵酌罍福酒持爵進貴妃之右西向立貴妃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尚儀進受爵復於坫貴妃再拜典贊引貴妃降自東陛復位如初貴妃獻將畢又典贊引昭儀（攝事女相者引尚儀為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典贊引昭儀降復位尚儀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尊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司贊曰賜胙掌贊唱衆官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賜胙則掌贊唱賜）（賜胙女史皆再拜也）永和之樂作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尚宮前奏（攝事則掌贊者）自請就望瘞位司贊帥掌贊就瘞

埳西南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至望瘞位西向立樂止於衆官將拜尚儀執篚進神座前取幣自北陛降壇西行詣瘞埳以幣置於埳訖司贊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尚宮前贊禮畢請就採桑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詣採桑壇升自西陛東向立樂止初日禮畢司贊帥掌贊還本位

親桑

皇后將詣望瘞位司賓引內外命婦採桑者俱就採桑位（內命婦一品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外命婦一品各二人）諸執鉤筐者各就位皇后既至採桑位尚宮奉金鉤自北陛升壇進典製奉筐從升皇后受鉤採桑典製以筐受之皇后採桑三條

止尚功前受鉤典製以筐俱退復位皇后初採桑典製等各以鉤授内外命婦皇后採桑訖内外命婦以次採桑女史執筐者受之内外命婦一品各採五條二品三品各採九條止典製等受鉤執筐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内外命婦採桑者退復位司賓引婕妤一人詣蠶室尚功帥執鉤筐者以次從至蠶室尚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切之以授婕妤婕妤食蠶灑一簿訖司賓引婕妤還本位尚儀前奏禮畢退復位尚宮引皇后還大次樂作入大次訖樂止司賓引内命婦内典引引外命婦各還其次尚儀興正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司贊曰再拜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出女工人以次出其視蠶於齋所

車駕還宮

皇后既還大次内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后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二刻頃搥二鼓爲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皇后服鈿釵禮衣五刻頃搥三鼓爲三嚴内典引引外命婦出次就門外位司賓引内命婦出次序立於大次之前六宮以下依式奉迎内僕進厭翟車於大次門外南向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乘輿出次華蓋侍衛警蹕如常皇后升車鼓吹振作而行命婦以下乘車陪從如來儀車駕過内典引引外命婦退還第駕至正殿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當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名請降車與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入侍衛如常内侍版奏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内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儀唯不賀不上壽爲異

宋史卷第一百一十五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十六

禮七十六（吉八）大唐開元禮纂類十一

皇帝拜陵　皇后拜陵
太常卿行諸陵　薦新于太廟（薦新物附）
有司享先代帝王　季夏祭中霤
孟冬祭司寒（納冰附）　興慶宮祭五龍壇

皇帝拜陵

將拜陵所司承制內外宣攝隨職供辦前發二日太
尉告太廟如常儀將作先脩理拜謁之所及寢宮務
極潔敬不得喧雜尚舍直長於陵十里所設行宮奉
御鋪御座齋室如常儀守宮設從駕百官及皇親諸

客使位及次如常儀尚舍又於拜陵所道西量設小
次又於寢宮前之西南設大次東向如常儀守宮量
設侍臣次於大次西南設羣官應陪位者次於侍臣
次之西南隨地之宜皆東向北上文官在北武官在
南朝集使於武官之南尚食先備太牢之饌珍羞庶
品務極豐潔（太常牒接牲牢及粢盛太祿司農及長稽人供辦如式）拜謁前一
日皇帝至行宮詣齋室仗衛如式陵令以玉冊進御
署訖近臣奉出陵令受訖奉禮設御位於陵東南隅
西向（其有山谷隱狹則隨地設位望陵而拜）又設位於寢宮之內寢殿
東階之東南西向又設一品官位於陵所行從官及皇
親諸親并客使等分方位於神道左右（相對為首設）

宮所於大次之前分方序立如常非陪從之官拜謁
日未明五刻諸衛量設黃麾仗於陵寢隊仗（其陵寢舊宿衛
人各依本職掌不得移動）未明三刻行從百官及諸王親五等以
上諸親二等以上并客使等應陪位者俱就位侍中
版奏請中嚴（其奉位及進嚴與儀相贊設之）近仗就陳太常未明一
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素服乘馬以出勑侍臣上馬
曲直華蓋繖扇衛如常儀詣陵西南小次所控馬以
入少頃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步出次博士引太常卿
前導皇帝至位太常卿前奏請再拜（初博士與太常卿退立於位）皇
帝再拜太常卿又前奏請再拜皇帝又再拜奉禮曰
再拜贊者承傳陪位者皆再拜又再拜訖（凡贊拜退皆通事）

（舍人贊相以後准此）少頃太常卿前奏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
奉禮曰奉辭贊者承傳陪位者再拜又再拜太常卿
引皇帝還小次乘馬出次勑侍臣上馬儀仗侍衛詣
寢宮皇帝從陵廻詣大次乘馬以入其仗衛等各立
以候其行從百官及皇親諸親并客使等並依位序
立於大次之前所司嚴潔具酒饌侍　版奏外辦皇
帝步出大次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前導皇帝至寢
宮南門所仗衛停於門外（其從入之官臨時奏請進止）博士引太常
卿太常卿前導皇帝入內門取東廊進至寢殿東階
之東南西面立定太常卿前奏再拜訖引皇帝升東
階當神座前北面再拜訖又當皇后神座前再拜訖

入進省服訖閤外拭木帳外所出也太常之饌加備於
羞陳設（若在大廟正公主陵殿則以內官並於殿下所司致祭如臣禮者於東廊下）各奠饌布位畢（定就官行事）太常卿引皇帝出詣酒罇所酌酒進（具饌皆陳於當戶外之東南如常儀）皇帝入奠酒三爵訖當神座前北
向立太祝二人對持玉冊於室戶外之右東向一太
祝東向跪讀祝文訖皇帝再拜又再拜若更進食服
齋門外自就陳訖太常卿引皇帝出戶當神座前北
向立太常卿奏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訖太常卿奏
皇帝出中門太常卿前奏請權停（其從官及行事官並出大門外奉候）
其守官使內侍官引內官樂入寢宮內人謁見訖皇帝
出侍衛如常儀還大次少頃若猶宿即乘馬還行宮

若更詣前陵即於大次更進發（皆近侍奏取進止其設位計會）

皇后拜陵

所司先設大次於寢宮之東隨地之宜東向鋪御座
如常入設先朝妃嬪次於大次之南守宮設大長公
主長公主及諸親婦人命婦等次於妃嬪之南皆東
向及拜謁之處皆障以行帷前一日內謁者設中宮
御位於寢宮東次前近東東向又設先朝妃嬪以下
位於御位西南各於其次之東皆重行東面以北爲
上司贊位於妃嬪東北東面掌贊二人在南差退皇
帝發行宮後皇后乘四望車如常行之式發行之大
次改服假髻內謁者衣服內典引各引妃嬪以下就

位立訖尚儀版奏外辦司賓引內命婦尚宮引皇后
（每事尚宮前導司宮先引）出就位（尚服負寶從之如式）立定尚儀前奏再
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賓曰再拜掌贊承傳諸陪位
者皆再拜少頃尚儀又前奏請再拜辭皇后再拜司
賓曰再拜掌贊承傳諸陪位者皆再拜尚宮引皇后
還大次初寢宮如常儀皇后初還大次內典引各引
陪位者退皇后拜陵訖於寢宮東大次改服鈿釵禮
衣（若服常服臨時候旨）乘輿詣寢宮司服負寶以從侍衛
如常先朝妃嬪大長公主長公主陪後如常式至宮
北門降輿入大次皇帝既入寢宮尚宮奏皇后侍從
如常詣寢殿前西階之西東面立其妃嬪公主等陪

從立於皇后之南皆東面北上又設司贊位於妃嬪
東北東西掌贊二人在南差退在位者立定尚儀前
奏請再拜皇后再拜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妃嬪以
下皆再拜訖尚宮引皇后自升西階入室（妃嬪公主等仍立於階下）
諸先帝神座前北面再拜訖尚宮又引皇后詣先
帝皇后神座前北面再拜訖復引皇后進省先后服
翫訖引退西廂東面立進食訖皇帝出尚宮引皇后
從出降自西階復階下位尚儀奏再拜訖司贊曰再
拜掌贊承傳皇后之大次更衣妃嬪以下皆更衣
皇后出寢宮北門乘四望車還行宮侍從如來儀

太常卿行諸陵

所司先擇七日行日之期車府令具輅車駕一馬清道青衣團扇與蓋繖扇俱詣太常寺門布列以候守宮先於陵南百步道東設次西向北上右校令具鍬除剗器以備灑掃太常卿公服乘車奉禮以下公服陪從到次降車停便定奉禮設卿位於北門外之左西向陵官在卿位東南執事官又於其南俱西面北上設奉禮位在陵官之西西面贊者二人在南少退謁者引太常卿出次就位贊引引諸官以次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俱再拜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諸官以次入於行畢謁者引復位奉禮曰再拜贊者皆再拜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諸官各就

便坐少頃乘車發行次詣諸陵奉行如上儀若應須灑掃及芟薙修理皆即隨事處分

薦新于太廟

薦新之日太廟令帥齋郎灑掃廟之內外太官先饌所薦之物于神廚（其行官自廟司設饌皆盛洗如式）謁者引太常卿入立於門東之內道北西面謁者贊引引齋郎再拜太常卿再拜進（饌詣）自奉饌入自正門升自大階各詣於神座前（籩豆其薦徹之如式）訖降自東階以出謁者引太常卿升自東階詣太祖室戶前盥洗酌獻訖再拜又再拜（若無）（齋郎再拜）俱訖謁者引太常卿復位謁者於拜訖謁者引出

薦時物

冬魚蕨笋蒲白韭葵小豆秫苴穀榆莢人子藷蔞芡秦酒桑落酒竹根黃米粳米糯米粱米稷米茄子甘蔗芋子雞頭人首蓿青州瓜冬瓜瓠子春魚水蘇枸杞芡茨子藕人茶匏瓜油麻麥子椿頭蓮子栗冰甘子李櫻桃杏林檎橘梴菴羅果棗兔脾麞鹿野雞薦新物皆品物時新堪供進者所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揀擇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皆如上儀

有司享先代帝王

前享五日諸享官各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其廟所如別儀（無廟者於壇其壇制如州社壇其祭官以當州長官充無以次通取也）

諸享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前享一日所在縣官清掃內外整拂神座（無廟者享日未明縣官帥其屬入詣壇東陛升設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以莞以後陛設行事位在壇之位次序言）配座於神座東南西向席以莞又為瘞埳於廟後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贊禮者設初獻位於東階東南亞獻終獻如初獻之南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贊唱者於終獻西南西向北上設望瘞位於廟堂東北西向又設贊唱者位於瘞埳東北南向東上設享官以下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無廟者即設享官以下位於壇壝門之外道南東行北面西上）祭器之數每座尊六籩十豆十簋二簠二鉶三

俎二十縣官帥其屬升設罇於廟堂上前楹間室戶之外北向正座之罇在西配座之罇在東（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幣篚於罇所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在篚加勺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篚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牛羊豕皆載右胖前脚二節節一段肩臂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下節又取正脊直脊橫脊代脅長脅短脅各二骨以餘皆不設簠實稷黍簋實稻粱籩十實石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豆十實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拍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諸享官以下各服祭服（一品毳冕四品繡冕五品玄冕六品以下爵弁）縣官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每座之罇一實醴齊一實盎齊一實清酒其玄酒各實於上罇幣用帛長丈八尺色用白也）

祝版各置於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執罇者升自東階（壇則升自東陛以下放此）立於罇所執罇罍篚者各就位升自東階行掃除於上降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贊唱贊禮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少頃贊禮者引享官以下以次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祝跪取幣於篚各立於罇所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南門之外（壇則奉饌陳於東壝門之外）贊禮者引初獻升自東階（其壇則升自陛以後初獻升降皆准此）進當神座前北向立祝以幣東向進初獻受幣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入跪奠於神座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初獻入當配座西壁下東面立祝以幣北向進初獻受幣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進東面跪奠於配座興退復位東面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壇則升自東陛）祝引迎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掌饌者帥執饌者各復本位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入詣神座前跪奠爵興出戶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帝嚳云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謹遣具官姓名敢昭告于帝高

辛氏惟帝能序三辰功施萬物式遵祀典敬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薦于帝高辛氏尚饗○帝堯云敢昭告于帝陶唐氏惟帝則天而行光被四表式遵祀典敬以制幣云云配座云敢昭告于唐司徒惟公敬敷五教弘贊彝倫率由舊章配享于帝陶唐氏云云○帝舜云敢昭告于帝有虞氏惟帝道先七政績宣五典式遵舊章云云配座云敢昭告于皐陶氏惟神爰定五刑載敷九德率由舊典云云○夏王禹云敢昭告于夏王禹惟王克平九土功施萬代式遵故實云云配座云敢昭告于伯益氏惟公贊敷下土克蕃庶物率由舊章配享于夏王禹云云○殷王湯云惟

匚華命黜暴功濟天下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于伊尹氏惟公弼諧政道功格天地率由故實云云○周文王云惟王受命作周經緯天地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于太公惟公純德孔明翼成周室率由舊典云云○周武王云應天順人克定禍亂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于周文公召康公惟公道光王治功著分陝率由舊典云云○漢高帝云神武應期撫安區夏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于蕭相國惟公贊成漢業厥功惟茂率由舊章云云初獻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官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初獻

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入東西跪奠於配座前興進立於西壁下東西立祝持版入立於配座之左北面跪讀祝文訖與初獻再拜祝進跪奠版於配位興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出戶北向立祝各以爵酌清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進於初獻之右西向立初獻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祝各帥執饌者以俎跪減神座前三牲胙肉各取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初獻受以授掌饌者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禮者引初獻者降復位於初獻飲福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

齊贊禮者引亞獻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入詣配座前東向跪奠爵興退於西壁下東面再拜出戶北向立祝各以爵酌清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於亞獻之右西面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爵復於坫亞獻興再拜贊禮者引亞獻降復位初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盥洗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贊禮者引終獻降復位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 再拜訖贊唱者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

白請就望瘞位贊禮者引初獻就望瘞位西向立贊唱者轉立於望瘞東北位初獻官再拜訖祝各進神位前跪取幣興降自西階[illegible]詣瘞埳北南面以幣置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埳東西面各二人填土半埳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初獻以下出贊唱者還本位祝與執罇罍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祝版焚於齋所

季夏祭中霤

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太廟之庭前祭二日請祭官散齋一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所如別儀前一日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丞具特牲之饌

未明一刻太常令帥其屬入布神座於廟內西門之內道南東向席以莞設神座於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又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巾爵也）以奉禮設太廟令位於神座東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北向西上設門外位皆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向以西為上質明諸行事之官各服其服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太官丞監實籩豆（簠簋）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先入詣神座前西向再拜訖各就位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入就位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饌所贊引進

通典卷一百八　十二

太廟令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於座首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所贊引引太廟令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廟令酌酒贊引引太廟令進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中霤賴茲保養旺庶以安式荷神功祗率常禮爰以特牲時藏薌合薌萁嘉薦醴酒明祀于神尚饗訖興太廟令再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進太廟令之左北面立太廟令再

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罇所太廟令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太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禮畢遂引太廟令以下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孟冬祭司寒（藏冰開冰附）

前三日諸祭官散齋二日於家正寢致齋一日於祭所右校掃除祭所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丞以特牲之饌未明一刻郊社丞入布神座於廟北南向設神位於座首又帥其屬設酒罇於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

通典卷一百十六　十三

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上林令設桃弧棘矢於冰室戶內之右（祭訖留之）奉禮設上林令位於神座東南執事者陪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質明上林令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丞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太官丞監實籩豆（簠簋）贊引引上林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立定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先入立於神座前北向俱再拜訖各就位贊引引上林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位立定贊拜上林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饌所贊引進上林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於座首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罇所贊引引上

林令詣罍洗酌罍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上林令酌酒贊引引上林令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大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開元神武皇帝謹遣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玄冥之神順茲時令增冰堅厚式遵常典輒納凌陰謹以玄牡秬黍虔薦清酌明祀于神尚饗訖興上林令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上林令之右西向立上林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罇所上林令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太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引上林令以下皆再拜贊引引進上林令之左白禮畢贊引引上林令以下出其祝版焚於齋所

興慶宮祭五龍壇

將祭有司筮日如別儀前祀三日凡應祭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祭二日守宮設祭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太樂令設判縣之樂於壇南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前祀一日晡後一刻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清齋一宿奉禮設獻官位於壝東南西向執事位於獻官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帥齋郎設版罇五龍各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罇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洗於壇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祀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於廚牲以少牢未明三刻郊社令帥齋郎各服其服升設五龍座於壇上近北南向東上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以上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太祝以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設於饌幔內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執罇

罍篚冪者當壇南重行北向以西為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執罇罍篚冪者皆再拜訖自東陛升立罇所各就位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工鼓柷乃以姑洗之均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訖復位太祝取幣於篚立於罇所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謁者引獻官詣南陛升北向立太祝以幣授獻官獻官受幣登歌作以南呂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向跪奠幣於青龍座前諸座皆太祝助奠俱畢獻官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太官

令引饌入升自南陛太祝引迎於壇上設饌於神座前訖降復位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引升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清酒謁者引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於青龍之座太祝等助奠諸座俱畢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青龍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祝文臨時撰)讀訖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罍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神前胙肉以授獻官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獻官再拜謁者引降復位太祝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獻官不拜)奉禮又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太祝以下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再拜訖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如祝五嶽川瀆別取進止)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一十六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十七

禮七十七（吉九　大唐開元禮纂類十二）

皇帝皇太子視學　出宮　視學　車駕還宮

皇太子釋奠于孔宣父（國學釋奠仲春仲秋　釋奠于齊太公廟附）

齋戒　陳設　出宮　饋享　講學　還宮

皇太子束脩（國學束脩附）

皇帝皇太子視學

視學前一日所司灑掃學堂之內外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大次之東皆隨地之宜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上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西向設文官三品以上座於皇太子之南少退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三品以上座於講榻西南當文官重行東面北上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前東向北上(其執如意者一人立於侍講之南東面)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西階下典儀設版位於皇太子於東階東南西面執經於西階西南東面文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執經西南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行東面北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南

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應從駕
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諸衛陳設仗衛侍中版奏外
辦皇帝乘馬文武侍從並如常行幸之儀駕將至祭
酒師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迎於路左學生青衿服駕至大
次門外降入如常

視學

皇帝既入大次執經侍讀侍講執如意等及學官各
服公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謁者贊引引文武三
品以上及執經以下學生等入就堂下位皇太子立
於學堂門外之東西向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

大次升自北階即御座南向坐侍臣及近侍量人從
升典儀量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舍人引皇太子就
位立諸衛率庶子等量人從入立於皇太子東南西向北上奉禮曰再拜贊者
承傳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侍中跪奏稱請勑
皇太子及公王等升坐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
階上西面稱勑皇太子及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
階下贊者又承傳皇太子以下應坐者皆再拜訖通
事舍人引皇太子及群官坐者各升座訖其公服者脫履於階下及降納皆如常
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遂行如意侍
講者執如意執論議座以次論難侍中跪奏禮畢群
官皆起通事舍人各降堂下位若有勑賜會則侍中

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東壝
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三師位於南壝
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介公酅公於道
西東向皆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
壝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武官三
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
行北面東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重
行西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東面俱北
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
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
重行東面俱皆北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設牲牓於東壝之外

當門西向蒼牲一居前又黃牲一在北少退玄牲一
在南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
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
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皇地祇酒
罇於壇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一在壇上
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壇下皆於南
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
罍二在壇上皆於皇地祇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孟冬北郊
酒罇於神州酒罇之東如夏至之儀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嶽鎮
海瀆俱山罇二山川林澤俱蜃罇二丘陵墳衍原隰
俱概罇二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神州以上之罇置於坫

（以下之罇俱藉以席皆加勺冪設爵於罇下孟冬饌壇上之罇並於坫上下之罇藉以席）設御

洗及設玉幣之篚等並如圓丘儀（孟冬祭同）祭日未明五

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地祇神

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

座（孟冬神州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州

地祇神座於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藁秸又設嶽鎮海

瀆以下之座於內壝之內各於其方皆有原隰丘陵

墳衍之座又設中嶽以下之座於壇之西南俱內向

自神州以下六十八位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如圓丘之儀）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

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醍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以上孟冬同神州太罇實之宅犧瓦方色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醍齊山川犧瀆之醯罇實以齊丘陵以下之祇罇實以清酒玄酒各實於諸罇之上罇禮神之玉帛皇祇以黃琮色幣以黃帝配之皆亦如之神州之玉以兩圭有邸其幣以玄以祇嶽以下之幣各從）

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具實饌及禮官就位御史太祝

行樽除等並如圓丘儀（孟冬同）鑾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

祭官從祭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鑾駕至大次門外迴

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左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

之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

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奉禮贊者位於埋

埳東北南面東上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上前楹之間

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北向（以下御史位與國

學同太學）設從官七品以上位（國學則館官位太公儀設贊官位）

於樂懸之東當執事西南向監官學官位於樂懸之

西當官官東向（國學則設學官位於懸西當學官東向太公廟設廟官位同）

生位於宮官監官學官之後俱重行北上（國學學生位於學官）

（館官役觀者於南門內道左右相對太公無學生）設門外位為亞獻終獻

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執事位於後每等異位俱北向

西上（國學設二館門外位如常依太公廟學則監）官學官位於獻官東

南（國學則館官學官位太公廟廟官位）從享官位於學官之東俱重

行北面以西為上設酒樽之位於廟堂之上先聖犧

樽二象樽二山罍二在前楹間北向先師犧樽象

樽二山罍二在先聖酒樽之東俱西上（樽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

（其先師之爵同置於一坫太公設留樽則同上）先設於東階東南亞獻之洗

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

執樽罍篚冪者各位於樽罍篚冪之後設幣篚二

各於樽坫之所典設郎設皇太子座於學堂之上東

壁下西向監司設諸侍從座於北壁下南向又設執讀者

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守宮設太傅少傅座於皇

太子西北南面東上（若有令詹事以下生則設坐於皇太子西南北向東上）侍

講者座於執經西北執如意者一人立於侍講之西三館學官非侍講者座於侍講者之西皆北面東上若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設座於侍講之北南面東上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近南北面設脫履席於西階之南東向掌儀設版位宮官七品以上東階東南西向北上執經侍講等於西階西南監官及學官非侍講者於侍講者之後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位於執經之北少退重行皆東面北上學生分位於宮官學官之後皆重行北上又設掌儀位於宮官西北贊者二人在南皆西向國學無設皇太子座此儀晡後郊社令帥齋郎以樽坫罍先從西階升入設於位升堂者皆由東階謁者引祭酒司業詣廚

視濯溉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太公儀引一獻祝既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訖各還齋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牲用太牢以下二座正座及先師首各升右胖分餘體升之國學太公並同未明五刻郊社令帥其屬及廟司各服其服升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國學設神座於廟室內西楹間東向太公儀同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西上[illegible][illegible]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illegible]

前出宮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

出宮國學太公儀無此

宮官次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重明門外奉禮設從享宮官位於東宮朝堂如常文武宮臣七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於次各服公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宮臣各就位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左庶子負寶如式俱詣閤奉迎僕進軺車於西閤外南向若須乘輦聽臨時進止內率一人執刀立於車前北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中允之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出正立執轡皇太子著具服遠遊冠乘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內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車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儀中允進當車前跪奏稱請

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當車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車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內率夾車而趨出重明門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稱請車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庶子以下夾侍於車前贊者在供奉官入內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內率升訖中允奏稱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車動大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出延喜門不鳴鼓吹從享宮臣乘馬陪從如常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諸陪祭之官皆公
服學生青衿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樽罍
及幣犧樽實以醍齊象樽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玄酒各實於上樽其幣以白各
長一丈八尺太官令帥其屬實諸籩豆簠簋俎等未明二
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者引御史太祝及令史
祝史與執樽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向
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辭贊者皆承傳御史
以下皆再拜訖執樽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
太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
下訖引降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國學掃除於下訖引就位
謁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學生就門內位太公儀無學生位餘同國學皇太子將至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七　八

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學官等俱就門外位學
生皆入就門內位皇太子至廟門外迴車南向率降
立於車右左庶子進當車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
請降車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車乘輿之便次侍
衛如常郊社令以祝版進皇太子署訖近臣奉出郊
社令受各奠於坫國學無皇太子將至以下至此儀太公並同未明一刻
謁者贊引引享官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
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國學無謁者以下儀太公同太常令
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
懸南道西其升堂坐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謁者引祭酒入就位立
定奉禮曰再拜祭酒再拜訖謁者引祭酒詣東階升

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還本位初祭酒
行樂懸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及陪祭之官次入就位
國學則謁者引司業太公儀引亞獻皇太子停便次半刻頃率更令於
便次門外東向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便次侍
衛如常儀率更令引皇太子至廟東門中允進笏皇
太子執笏近侍者從入如常儀皇太子至版位西向
立每立定率更令進立於左率更令前啓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
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其先
拜者不拜率更令前啓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國學初則業行
掃除訖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學官以上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及學生皆再拜先就
拜者不拜謁者進祭酒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餘皆倣此以下儀太公儀亞獻掃除訖位至入

永樂大典卷一百一十七　九

拜訖贊者白初獻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跪
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堂下接神之樂皆奏
黃洗作文武之舞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
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率更令前啓再拜退復位皇太子
再拜國學無率更令以下至再拜太公儀並同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及
學生皆再拜太祝各跪取幣於篚立於樽所率更令
引皇太子永和之樂作皇太子每行皆作永和之樂國學引祭酒升東階無樂下
倣此太公廟謁者引初獻官皇太子自東階升左庶子以下及左
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者如之皇太子升堂進先聖神座
前西向立樂止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北
向進皇太子搢笏受幣每受物搢笏奠訖執笏俛伏興登歌作肅和

之樂以南呂之均率更令引皇太子進西面跪奠於先聖神座前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再拜訖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立又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西向進皇太子受幣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北向跪奠於先師首座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再拜登歌止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降自東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群官拜訖各奉毛血之豆立東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升自東階太祝迎取於階上進奠於先聖及先師首座前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初皇太子既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初

皇太子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自後酌獻奏雍和之樂饌至階樂止祝史各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饌升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率更令引皇太子詣罍洗樂作皇太子至罍洗樂止左庶子跪取匜沃水又左庶子跪取盤承水皇太子盥手中允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太子帨手訖中允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於篚興進皇太子受爵左庶子酌罍水又左庶子奉盤皇太子洗爵中允又授巾皆如初皇太子拭爵訖左庶子奠盤匜中允受巾奠於篚皆如常率更令引皇太子

樂作皇太子升自東階樂止詣先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左庶子贊酌醴齊訖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國學云開元神武皇帝謹遣祭酒某封姓名同太公儀云謹遣某官某封敢昭告于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配座尚饗訖興太公祝云爰定六韜載成七德功業昭著生靈欽仰俾茲末學克奉儀章云至以張良等配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

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太子拜訖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詣先師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左庶子取爵於坫進太子受爵左庶子贊酌醴齊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立樂止皇太子既奠首座爵餘座皆齋郎助奠引相次酌畢其亞獻終獻齋郎助奠亦如之太祝持板進於先師神座之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聖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聖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訖興其太公廟配張良侯等祝云惟子等

（豈冊武戩光賛聲盛大齊生靈貽範千載云云）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所皇太子拜訖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詣東序西向作樂太祝各以爵酌上樽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左庶子左庶子舉爵北向進皇太子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先聖及先師首座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又以籩取稷黍飯興以胙肉各共置一俎上又以飯共置一籩太祝以飯籩授左庶子左庶子奉飯北向進皇太子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俎授左庶子左庶子以次奉進皇太子每受以授左右訖皇太子跪取爵遂飲卒爵左庶

子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太子俛伏興再拜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降自東階還板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初皇太子將復位謁者引國子祭酒（國學謁者引司業下皆放此太公同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祭酒升自東階詣先聖酒樽所執樽者舉冪祭酒酌盎齊訖武舞作謁者引祭酒進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祭酒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祭酒詣先師酒樽所取爵於坫執樽者舉冪祭酒酌盎齊謁者引祭酒進先師首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祭酒少退北向再

拜訖謁者引祭酒詣東序西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祭酒之左北向立祭酒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祭酒興再拜謁者引祭酒降復位初祭酒獻將畢謁者引司業（國學謁者引博士下放此太公儀引終獻）詣罍洗訖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司業降復位武舞止太祝等各進跪徹豆（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興還樽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率更令前啓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國學無率更令至再拜太公儀同國學）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樂一成止率更令前啓請就望瘞位率

更令引皇太子就望瘞位西向立（國學謁者引初獻祭酒太公儀引初獻）奉禮帥贊者轉就瘞埳東北向初在位者將拜大祝等執篚進神座前跪以篚取幣降自西階詣瘞埳以幣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廂各四人窴土半埳率更令前啓禮畢（國學太公儀初獻之左白禮畢）率更令引皇太子出門還便次樂作（國學謁者引初獻出太公儀同無皇太）子出門樂止中允進受笏侍衛如常儀（國學無皇太子出門等儀）（太公儀同）謁者贊引各引亞獻以下以次出初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贊引引出學生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坊

講學（國學儀無齊太公司）

皇太子既入便次改服常服執經侍講執讀執如意等及三館學官並服公服學生仍青衿服餘皆常服掌儀師贊者先入就位謁者各引群官及學生等次入就位左庶子板奏外辦皇太子乘輿出便次侍衛如常儀至學堂後降輿升自北階即座（左右侍衛皇人從升太傅少傅各就座坐）掌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及學生等在位者皆再拜（執經不拜）左庶子跪奏請令執經等升俛伏興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退降詣西階下立於執經等之前北面宣令曰執經以下並升坐應坐者皆再拜（執經不拜）通事舍人引執經以下升

各就座坐（其升坐者皆脫履如式）訖執經讀所講經釋義訖執如意者以如意授侍講侍講與受進諮論義座北面問所疑執經爲通之訖與退以如意授執者退還本座執如意者以如意次授諸侍講者皆如上儀禮訖左庶子跪奏禮畢群官皆起通事舍人各引降復堂下位皇太子降座降自北階入學堂後便次群官以次出執經以下改服常服（學生仍青衿服）

還宮

皇太子既入便次左庶子板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太子改服公服停便次一刻頃搥一鼓爲一嚴有司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二刻頃又搥二鼓爲再嚴左庶子板奏請中嚴國子祭酒以下學生以上並出就學外左奏辦三刻頃又搥三鼓爲三嚴僕進輅車於門外如常左庶子板奏外辦皇太子乘輿出次學門外降輿乘車侍衛如常左庶子奏請發車右升降侍臣上馬文武陪從皆如來儀車動鼓吹振作如式至國子祭酒以下奉辭旋徒傳車國子祭酒以下皆再拜通事舍人承令宣勞及拜皆如常車至城門以鼓吹止過廟鼓吹作至延喜門鼓吹止延喜門鐃吹作至東明門宮官文武俱下馬皇太子乘車入太傅少傅還皇太子至殿門迴車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車俛伏興皇太子降車乘輿入侍臣從至閤門左庶

子板奏請解嚴將士還本所

皇太子束脩（國學束脩附）

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五脡）

其日平明皇太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博士公服執事者引立於學堂東階下西面相者引皇太子（國學生皆贊相者下做此）立於門外之東西面陳束帛篚酒脩案於皇太子之西南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將命者出立門東西面曰敢請事皇太子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皇太子無辱（若以封王則云某王國學生則云某）將命者出告皇太子曰某不敢爲儀敢固請

將命者入告博士曰請皇太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皇太子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篚者以篚東西授皇太子皇太子執篚博士降俟於東階下西面相者引皇太子執事者奉酒脩以從皇太子入門而左詣西階之南東面奉酒脩者立於皇太子西南東面北上皇太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太子還避遂進跪取篚相者引皇太子進博士前東面授幣奉酒脩者從奠於博士前博士受幣執事者取酒脩以東相者引皇太子立於階間近南北面奉酒脩者出皇太子拜訖相者引皇太子出

通典卷第一百十七終

通典卷第一百十八

禮七十八　吉十　大唐開元禮纂類十三

皇帝巡狩告圓丘（告社廟附）及歸

齋戒　陳設　鑾駕出宮　親告（告社廟玉帛及進熟）

（燔燎及供饌附）　鑾駕還宮

巡狩告圓丘有司攝事（告社廟附）

皇帝巡狩

鑾駕出宮　燔柴告至　望秩於山川

肆覲東后　考制度

皇帝巡狩告圓丘（告社稷及歸格禮並附）

齋戒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攝事同）前一日皇帝齋於太極殿如郊祀之儀凡應告之官散齋於告所（告社於太社告廟於太廟）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官客使等各於本司及公館各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社及宮門廟則廟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

陳設

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社則宮門廟則東門）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社則守宮廟則社）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告官及從駕群官次各於常所陳設饌幔於內

東門之外道南北向（[illegible]）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illegible]）設登歌及麾位於壇上（[illegible]）如常儀（[illegible]）前一日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四尺（[illegible]）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illegible]）設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設告官及從祀群官板位於內外如常儀郊社令（[illegible]）帥府史二人（[illegible]）及齋郎以樽坫罍篚先陳[illegible]之[illegible]入設於位並如常儀（[illegible]）

罍者各位於樽坫罍篚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神座於壇前（[illegible]）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於廚（[illegible]）

皇帝服袞冕之服乘玉輅備大駕及鹵簿時奏請進發外辦皆如常儀（[illegible]）

其日未明三刻諸告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樽罍玉幣（[illegible]）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外饌幔內（[illegible]）未明一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引就位（[illegible]）若贊引各引告官以下及從告官客使先置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領軍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

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協律郎太樂令帥工人各入就位（[illegible]）刻頃謁者贊引引從駕群官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illegible]）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illegible]）至內壝門外（[illegible]）殿中監進鎮珪華蓋侍衛停於門

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illegible]
從，如常。[illegible] 皇帝至版位，西向立。[illegible]
[illegible] 謁者各引從告官及諸王介
公、諸公、諸方客使以次入就位，立定。[illegible]
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奏禮曰：
「衆官再拜。」贊者承傳。[illegible] 衆官在位者皆再
拜。[illegible] 太常卿前，於皇帝前請行事。退復位。協
律郎跪，俛伏，舉麾。[illegible] 鼓柷，
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鍾之均，作文舞之舞，六成。偃麾，
戛敔，樂止。[illegible] 太常卿前奏

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奏禮曰：「衆官再拜。」衆官
皆再拜。[illegible]
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樽所。[illegible]

[illegible] 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illegible]
[illegible] 升自南陛。[illegible] 近侍者從升如常儀。
皇帝升壇，北向立。[illegible] 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
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illegible] 皇帝受玉幣，登歌作肅
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天帝神
座。[illegible] 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
訖，登歌止。樂作。[illegible] 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
向立。樂作。[illegible] 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太官令出帥進
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司徒奉天帝之俎[illegible]

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入門，雍和之樂作。
饌至階，樂止。饌升，於內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
神座前。[illegible] 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
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illegible]

（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每獻俱作壽和之樂入室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出戶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制撰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跪奠版於神座興出還罇所諸祖酌獻皆如初儀不嗣太常卿引皇帝詣[illegible]）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皇帝至

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

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

訖受巾跪奠於篚遂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

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黃門侍郎又授巾皆

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

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

（侍中從升皇帝升壇）樂止近侍者從升如常謁者引司徒升自

通典卷一百八　八

東陛（[illegible]）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

太常卿引皇帝詣天帝（[illegible]）酒罇所執罇者舉

冪侍中贊酌泛齊（[illegible]）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

（[illegible]）和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跪（[illegible]）

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面立樂止太

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illegible]）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

（[illegible]）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

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太常卿引皇帝詣[illegible]）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

（[illegible]）

神座前北面立樂作太祝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

太祝持爵以授侍中侍中（[illegible]）

祖神堯皇帝時維夏至肅敬訓典川祇祭于皇地祇

惟高祖德叶二儀道兼三統禮脩光配敢率舊章

（云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德被乾坤格于上下昭配之儀欽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

粢盛庶品肅雍明薦作主侑神尚饗太祝俛伏興皇

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興還

罇所皇帝飲福受胙及亞獻（太尉）終獻（光祿卿）盥洗爵獻飲福並

如圜丘儀（唯皇地祇太尉亞獻酌盎齊時武舞作合六律六同為異耳）初太尉將

升獻贊者一人引獻官詣罍洗盥洗匏爵訖升自

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酌泛齊進奠於神州座前

引降（醓醢韭菹鹿醢芹菹笋菹兔醢魚醢菁菹豚拍之土無者各以類充之）凡祭官各

服其服（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玄冕六品以下爵弁若有一品以下各依令）岳令瀆

通典卷一百八　七

令帥其屬入詣壇東陛升設岳神瀆神座於壇上近

北面南向席以莞又實罇罍及玉（凡罇一實醴齊一實盎齊一實清酒）

（其玄酒各實於上罇祭神之玉兩圭有邸）祝版置於坫岳令瀆令又以幣

置於篚齋郎以豆血皆設於饌所（其幣長丈八尺各隨方色）贊唱

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南面

以西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執罇

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祝詣壇東

陛升行埽除於上降行埽除於下訖（岳瀆外則埽除）各就

位質明贊禮者引祭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定一刻頃

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

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

皆再拜祝跪取玉幣於篚興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掌饌者帥齋郎奉饌陳於東門之外

贊禮者引初獻詣壇升自南陛進神座前北向立祝以玉幣東向進初獻受玉幣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少退北向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還本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掌饌者帥齋郎降自東陛復位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

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敢昭告于東岳岱宗惟神贊養萬品作鎮一方式因春始（南岳云夏始中岳云季夏西岳云秋始北岳云冬始）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朝薦于東岳岱宗尚饗○東瀆大淮惟神源流深泌潛潤溥洽阜成百穀流滌三川青春伊始用遵典秩○南瀆大江云惟神總合大川朝宗巨海功昭潤化德表靈長敬用夏首脩其常典○西瀆大河云惟神上通雲漢光啓圖書分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戒序用率常典○北瀆大濟云惟神泉源清潔浸彼遐遠播通四氣作紀一方玄冬肇節聿脩典制訖興初獻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以爵酌清酒進初獻之右西向立初獻再拜（受

罍洗設於饌所（[illegible]）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社令一刻廟又贊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升自東階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如儀訖各就位謁者先告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未明一刻（祖廟則贊唱）謁者引告官（廟又贊引引執事者）以下俱就門外位立定又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社稷則謁者[illegible]）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初謁者[illegible]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者

奉饌陳於東門之外（社稷則陳於西門）初太官令出太祝跪取玉帛（社稷取幣）於篚興各立於罇所謁者引告官升自午陛北向立（社稷升自北陛南向立）太祝以玉帛東向授（社稷西向授）告官受玉進北向跪（社稷南向）奠於天帝神座俛伏興（社稷北向）少退北向再拜（社稷謁者入引告官詣太社太稷之儀亦如之）謁者降還本位太祝還罇所（[illegible]）太官令引饌入升自午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illegible]）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復位（社稷自北陛）諸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告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升自南陛詣天帝酒罇所（社稷告官詣太社酒罇升北陛）

訖登歌作樂舉告官酌醴齊謁者引告官詣天帝神位
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
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訖
興告官再拜訖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告
官拜訖謁者引告官進天帝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爵酌上尊福酒
南面立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太官令以下升自東陛各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
太祝各進跪徹豆還鐏所謁者引告官入詣神座前
升自東陛詣太祝各取爵酌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
戶北向立太祝持版進神座前跪讀祝文訖興告官再拜
太祝與告官拜訖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
持所告官再拜謁者引告官以次出
就位謁者引告官入
太祝持爵進告官之右西向立社稷東向告官再拜受

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告官俛伏
興再拜訖謁者引告官降復位社稷告官拜訖謁者引告官降如太社
之訖太祝各進跪徹豆俛伏興還鐏所奉禮曰再
拜在位者及告官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請就
望燎位社稷望瘞位謁者引告官就望燎位南向立社稷西向
初衆官將拜太祝以篚取玉帛及祝版置於柴上
戶內
柴上謁者進告官之左白禮畢謁者引
告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
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其太廟

納神主太廟令如常儀歸告禮同

皇帝巡狩

鑾駕出宮

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頒告於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
東巡狩各脩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
刑駕將發告圜丘宗廟社稷皆如別儀皇帝出宮大
備鹵簿皆如常儀軷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征之
禮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于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
年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

燔柴告至

將告將作先於太山下依圓壇四出陛若先有封禪之天壇即不

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
帝清齋於行宮應告之官皆於告所清齋一日近侍
之官應從升者及從告群官諸方客使皆於其所俱
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
衛壝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於壇
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贊者協
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酅公
文武九品以上官西方北方蕃客等位並如上辛圜
丘儀其餘並如之設告官以下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
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

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並如常儀升壇

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告曰未明十五刻太官令

帥宰人烹牲於廚（[illegible]）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

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

以槀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

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郊

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玉（天帝太罇二配帝著罇二俱實以汎齊其明水各實於上罇玉以蒼璧幣以蒼一丈八尺）太祝以玉幣置於篚太

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皆設於饌幔內未

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

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袞冕乘輅發

。通典卷一百八　一二二

行宮奉請進入內外出服如常儀將至謁者贊引

各引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群官東方刺史縣令諸

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門次之迴輅南向（其將士之[illegible]）

（大次謁者引告官及從告官入就位皇帝停大次[illegible]並如圖位）初皇帝既升輿王

帶太官令帥進饌者（其奉饌之儀並如圖位天帝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

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

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

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illegible]）

訖與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

座還罇所（其祝文設附並如圖位奏樂之儀如圖位）皇帝拜訖樂止太常

卿引皇帝進太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

（[illegible]）謁者引司徒降復位

太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其衆官再拜皇帝望瘞及太祝[illegible]燔柴瘞玉幣皇帝還大次[illegible]官二人以出等儀並如圖位）

鑾駕還行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改

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宮如常儀

望秩于山川

柴之明日望秩祀于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

原隰將祭所司先為壇於祭所其神皆以尊卑為叙

東行南向前二日守宮設祭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

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

。通典卷一百八　一二三

北南向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設登歌

於壇上皆如常儀右校掃除壇內外又為瘞埳於壇

北之壬地外壝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祭官

各清齋於祭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

服守衛壝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祭官

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俱西向北

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

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

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壇上在西陛之西

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設望瘞位於瘞埳之

東西向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南

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酒罇之位岳鎭海瀆各山罍二山川林澤俱蜃罇二岳陵墳衍原隰俱散罇二於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西上（其岳壇上加山罍二餘於山罇東北向皆加勺冪）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如常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齋郎以豆取牲血毛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入設神位各於壇上北方南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入實罇罍及玉（山罍實以醍齊蜃罇實以沈齊散罇實以清酒玄酒各實）

一〇通典卷百八　二四

於上罇（禮神之玉以兩珪有邸）太祝以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贊明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謁者贊引各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順和之樂犧貴之（自後壇下之樂皆奏姑洗）樂三成

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太祝取玉幣於篚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詣岳壇升自東陛北向太祝以玉幣東向授獻官受玉幣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面跪奠於岳神之座俛伏興謁者引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初獻官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登歌止太官令引饌入自東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岳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以出太祝還罇所其鎭海以下之饌各祝史迎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相次而畢訖謁者引獻官詣

一〇通典卷百八　二二

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醍齊訖樂作謁者引詣岳神座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獻官少退北向立樂止初獻官進奠爵祝史各以爵酌鎭海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訖興獻官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獻官拜訖樂止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腳第二骨）加於俎以授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受爵復於坫獻官興再拜謁者引獻官降復位諸祝各徹豆還

贊者[illegible]所奉禮[illegible]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
拜協律郎舉麾樂作[illegible]文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
拜樂止[illegible]進[illegible]左白請就望瘞位西向
立於衆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幣
齋郎以俎載毛血[illegible]由其陛降壇詣瘞埳以物置
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謁者
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贊引引執事以次出又
贊者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御
史以下皆再拜[illegible]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
於齋所

朝覲壇所

望秩之明日肆覲東后其告至之前刺史縣令皆先
奉見如常儀將作監先於行宮之南為宮壇方三百步面
一門[illegible]於壇外二分壇二在南壇方九丈六尺高
四尺四出陛南面兩陛[illegible]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
樂於壇南如殿庭之儀前一日尚舍鋪御座於上近
北南向又設解劍席於南陛之西南守宮於門外量
設方岳文武東武西以北為上東方刺史縣令次於
文官之南蕃客次於武官之南所司陳幣帛於壇南
如常典儀設群官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
於壇東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武官一品
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西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

東面以北為上東方刺史縣令於壇南[illegible]
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為上若有蕃客則位於[illegible]
刺史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設典儀位
於南陛之東贊者三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奉禮
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東每等
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西
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為上設東方刺史縣令
位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蕃客
位於武官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其日
未明三刻諸衛令以其方器服量設牙旗於壇外四
面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殺戟

陳於壇內如殿庭之儀群官及刺史以下集各就次
服其朝服蕃客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近
仗陳於行宮門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
奉寶俱詣行宮門外奉迎典儀贊者先入就位吏
部兵部主客戶部贊群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
引就門外位刺史縣令俱就[illegible]通事舍人引就門外
位（[illegible]）其餘當土
所貢之物並[illegible]之列於縣令位後近南
舍人引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
版奏外辦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
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出

衮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侍臣夾引以出
自北壝門由北階升輿即御座樂止腰輿退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
華蓋仍侍於御側通事舍人引東方刺史以下入就
位鴻臚引蕃客次入就位初刺史入壝門樂奏
舒和之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
執贄者俱跪奠贄在位者皆再拜訖還取贄興凡執贄
其贄皆侍中前承制降詣刺史東北西面稱有制
承旨宣制訖舍人刺史以下皆再拜宣制訖又再拜戶部
引諸州貢物兩行各入於刺史位前東西陳之諸州
貢列令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美物重行陳於
後訖執物者各退立於東西廂文武前側立通事舍
人引刺史為首者一人執贄詣解劍席跪解劍脫舄
執贄興舍人接引升殿詣御座前北面跪奏稱具官
臣姓名等敢獻壤奠贄說伏興又舍人跪舉以
東授所司舍人引刺史降詣解劍席跪佩劍納舄興
通事舍人引復北面位初刺史為首者詣階通事舍人引
在庭者以次奠贄於位前訖各俛伏興引退復位訖
刺史以下俱再拜戶部尚書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
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
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所司受贄其諸貢
物各進執物所司引退俱出東門初刺史將入門中書
侍郎以諸州鎮表方別為一案俟於西門外給事中

次祥瑞案俟於東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侍郎
給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刺史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
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詣東
階下西面立刺史將升奠中書令黃門侍郎俱降立
於階下刺史執贄升陛中書令黃門侍郎各執所奏
之文以次升初戶部尚書奏退復位訖中書令前跪
奏諸方表訖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各還侍位侍
即與給事中引案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文武群
官刺史以下及諸蕃客俱再拜訖通事舍人以次引
北面位者出就門外位立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
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鍾左
五鍾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乘輿降自北陛警蹕侍
衛如來儀入行宮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
次出設會如正會之儀

考制度

朝覲之明日左右丞相以考制度事奏聞命太常卿
採詩陳之以觀風俗命市納賈以觀百姓之
所好惡命典禮者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
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
為不孝不孝者則長官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
為叛叛者長官討有功德於百姓者加爵賞
明巡狩至于方嶽如巡狩之禮八月巡狩

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
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如別儀若告封禪如別
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十八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十九

禮七十九 吉十一 開元禮纂類十四

皇帝封祀太山 禪社首山附

鑾駕進發 齋戒 制度 陳設
省牲器 鑾駕上山 薦玉幣
山下封祀壇 進熟 燔燎 封玉冊
鑾駕還宮 朝覲群臣 考制度

鑾駕進發 禪社無此儀

皇帝將有事於太山，有司卜日如別儀。告昊天上帝、太廟、太社，皆如巡狩之禮。告太廟高祖祝文加封禪之意，配神作主之意告宗廟。[illegible] 皇帝出宮，備大駕鹵簿，軷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如巡狩之禮。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于境。至太山下，柴告昊天上帝于圓丘壇，如巡狩告至之禮。[illegible]前，祀所司以太牢祭于太山神廟，如常式。

齋戒

前七日，太尉誓百官于（封云：封于太山；禪云：禪于社首山）。齋儀同封祀圜丘。皇帝散齋於行宮後殿四日，致齋於前殿三日。服袞冕，結珮等，並如圓丘儀。百官如別儀。

制度

將作大匠先領徒於太山上立圓臺，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

九尺其臺壇四面各爲一陛玉板長一尺三寸廣五寸
厚五寸刻牒爲字以金塡之用金匱盛其玉牒文中書門下撰取進止
所由承旨請內鐫其名檢等並如後制郊社令積柴爲燎壇於山上圓臺
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
方六尺又爲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陛如圓丘之制隨
地之宜壇上飾以玄四面依方色壝外爲三壝郊社令
又積柴於壇南燎如山上之儀又爲玉冊皆以金繩連
編玉牒爲之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
玉塡金爲字少府監量多以爲之丈又爲玉匱一長一尺二寸并
檢方五寸當纏繩處刻爲五道當封寶處刻深二分方
取容受命寶印以藏正座玉冊制度如玉匱又爲黃金

繩以纏玉匱金匱又爲石礮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
方五尺厚一尺鑿石中廣深令容玉匱礮旁施檢處
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南北各二東西各三去隅皆
七寸纏繩處皆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爲石檢十枚檢
石礮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爲三道廣一寸五
分深四寸當封處大小取容寶印深二寸七分皆有小
石蓋制與封刻處相應以檢擫封印其檢立於礮旁當
刻處又爲金繩三以纏石礮各五周徑三分爲石泥以
封石礮以石末和方色土爲之其封玉匱金匱石礮同用受命寶並所司量時先奏請出之爲距
石十二枚皆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礮
隅相應分距礮四隅皆再累爲五色土圓封石礮上徑

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禪壇制度將作先營社首山禪所爲瘞壇如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闊一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又爲三重壝量地之宜四面開門玉冊石礮玉匱金匱金泥檢距石封石碑等並如封祀之儀

陳設

前祀三日衞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山下封祀壇外壝
東門之內道北皆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
祭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南壝之外
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從一品以
下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皇親諸親五等以上諸親
三等以上於文官之東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
官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南壝之外道西東

向諸州使人於介公酅公之西東向諸方之客東方
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
東向皆以北爲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於西壝
之外道南北向東上設陳饌幔各於內壝東門西門
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之饌陳於東門外
南方及西方之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
懸之樂於山下封祀壇之南內壝之外如圓丘儀右
校淸除壇之內外掌儀祭前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內道北南向尚舍鋪御座
守宮設文武官次於大次前東西相向諸祭官於東壝外文官九品以上於祭官東皇親諸親又於其東
蕃客又於其東介公酅公於西壝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下於介公酅公西諸客又於其西褒聖侯於三品文官
下有諸州使分於文武官後設陳饌幔於內壝東西門外道北南向其壇上及東方饌幔於東門外南方

西方北方設陳於五門外其陳樂懸則如圜丘設右校掃除又爲瘞埳於壇壬地前祀一日奉
禮郎設祀官公卿位於山下封祀壇內壝東門之外
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
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一位於東陛
之南西向一位於西陛之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
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壇
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
向設從祀之官位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
師之東俱北面西上介公酅公位於道西北面東上
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執事之南東方諸州
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俱以

通典卷百十九　　四

北爲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值文官
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下於文官之南每等異
位重行東向諸州使人位於內壝南門之外道西重
行東向皆以北爲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壝東門之
外東方於諸王東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爲上
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
東爲上其褒聖侯文官三品以下諸州使人各於文
武官後攝儀奉禮設御位於壇東南設祭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分獻官於祭官南執事者位於後
設御史位二於壇東南西向令史陪後設奉禮位於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協律郎位於壇上太樂令於
於北懸間並如常設與祭官位於壇東北從祭官於執事南皇親又於南諸州刺史縣令又於南客又於
南介公酅公於內壝西門外差南武官於後衛客於武官南設門外位於東西壝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

式設牲牓於山下封祀壇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居
前正座又蒼牲一配座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
次黃牲一次白牲一次玄牲一以上五方帝大明又青牲一
又牲一夜明也禪壇設牲牓於東壝外當門式正座黃牲一居前配座黃牲一在北少退神州黝牲一在南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
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
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
西俱南向設昊天上帝酒罇於圜臺之上下太罇二
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象
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於南陛之東北面西上
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皆於

通典卷百十九　　五

昊天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其山下封祀壇設五
帝日月俱太罇二在神座之左其內官每陛間各象
罇二在第一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
官每陛間各概罇二於內壝之內衆星每道間各散
罇二於內壝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
日月以上之罇置於坫內官以下罇俱籍以席皆加勺冪勺冪設爵於罇下禪壇設皇地祇太罇二著罇二
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面西上設配座著罇二
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皆於皇地祇罇東北向西上神州太罇二山罍一在第一等每方嶽鎮海瀆俱山罇二
川林澤各蜃罇二丘陵以下各散罇二皆於壇下皆加勺冪各設罍洗各於壇南陛
東南亞獻之洗又於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
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設分獻罍洗篚冪各於其方陛

道之左俱西向執罇罍篚冪者各於罇罍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之上下罇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山圓臺之上北方南向以三秸為神籍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神座皆於座首又大史令郊社令設五天帝日月神座於山下封祀壇之上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之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席皆內向其內官中有北斗北極位南陛之內差在行位前設二十八宿及中官之座於第三等亦如之布外官席位於內壝之內眾星席位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皇地祇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神堯皇帝座於東方西面席以莞神州於第一等席以藁秸東南方岳鎮以下於內壝內各以方其等席以[illegible]方岳以下於壇西南俱內向所皆以莞）所司陳其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東西（府瑞物[illegible]）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諸衛之屬禁斷行人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凡升壇者皆由其陛）贊引引御史諸太祝七人與祝史行掃除於下其五星以下羊豕所司各依令先備如常儀並如別儀（神位無玉[illegible]下有牙餘同）

鑾駕上山（禪山儀無）

前祀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衛尉設祀官從祀群官五品以上便次於行宮朝堂如常儀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圓臺東門外道北又於山中道設止息大次俱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從駕文武群官及諸方使應從升者於圓臺南門之外文東武西並如常儀郊社令設御洗於圓臺南陛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設御洗）其日奉禮設御位於圓臺南當壇北向設群官五品以上版位於御位之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東諸州使人位於武官之後設國客位東方南方於文官東南每國異位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西南每國異位北面東上設御史位於圓臺東西如祀禮設奉禮贊者位於群官東北內設執事位於東門之內道南西面北上前祀一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前[illegible]）（奏設）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從祀官五品以上俱就次各服其服所司陳大駕鹵簿未明二鼓搥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陳於行宮門外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諸侍臣結佩俱詣行宮門外奉迎（侍中負寶）

（如式）乘黃令進輦於行宮門外南向侍中版奏請登山

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進

當輦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發輿俛伏

興退復位鑾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侍中中書令

以下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輿而趨駕至侍臣上馬

所黃門侍郎奏請鑾輿權停勑侍臣上馬侍中前承

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

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衛

輿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

鉞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請鑾輿進發退復位

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儀鼓吹不鳴不得諠譁從祀官在

玄武隊後如常儀（若從九[illegible]聽臨時節度）車輅鼓吹待於山下御

史大夫刺史縣令前導如式至中道止皇帝大次前迴

輦南向侍中奏請降輦如常儀皇帝降輦之大次群官

皆隨便而舍侍大次三刻頃侍中奏請皇帝出次升

輦進發如初駕至壇東門外大次前迴輦南向侍中

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輦俛伏興皇帝

降輦之大次如常儀通事舍人承旨勑從祀群官退

就門外位（同儀鑾駕出行宮如封太山之儀）

薦玉幣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以

玉幣及玉冊置於山上圓臺壇上之所（禮神之玉蒼璧幣以蒼配

[illegible]之）又以玉匱金匱金繩金泥盛於笥置於石𥓓

之側良醞令帥其屬各入實尊罍玉幣（凡六鐏之次太鐏為上實以汎齊著鐏次之實以醴齊犧鐏次之實以盎齊象鐏次之實以醍齊壺鐏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illegible]鐏為上實以汎齊著鐏次之實以醴[illegible]以盎齊山罍為下實以清酒其玄酒各實於五齊之上鐏禮神之玉昊天上帝以蒼璧其[illegible]幣以蒼[illegible]日未明三刻以下實[illegible]也與）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

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

引御史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至掃除自東[illegible]）[illegible]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文武五品以

上從祀之官皆就圓臺南訖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

訖出復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大裘而冕出次華

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

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入自東門殿中監進大珪尚衣

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

執鎮珪繖扇華蓋侍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

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大珪如搢不定近）

（侍從之）皇帝至版位北面立（每立定太常卿退立於左）與謁者贊

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

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

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正座配座太祝

取玉幣於篚各立於尊所太常卿引皇帝進升自

引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大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八下將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珪奠訖執鎮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太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illegible]）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板位西面立樂止太祝還鐏所

山下封祀壇（其日自山下五步立一人直至壇過呼萬歲以爲節候）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以五帝及日月中官外官以下之玉幣各置於坫所（除玉之玉以四珪有邸日月以珪璧幣各依方色）良醞令帥其屬各入實罇罍玉幣（五帝俱以太罇著實以汎齊日月太罇實以醴齊其內官之象罇實以醍齊中官之壺罇實以沈齊其外官之概罇實以清酒衆星之散罇實以昔酒其玄酒各實於五齊之上罇禮神之玉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玄璜[illegible]珪邸五帝日月以下幣皆依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皆就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於

皇帝奠玉幣以封祀壇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鐘之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圜鐘三奏黃鐘太簇姑洗各奏之）舞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七人各引獻官及諸太祝奉玉幣各進奠於神座如常儀將進奠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太呂之均餘星座幣亦如之進奠訖各還本位初群官拜訖後明以上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陛升壇以毛血各致其座諸太祝俱迎受各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

立於鐏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鐘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皆用雍和）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昊天上帝之饌升自午陛諸帝之饌升自卯陛）太祝迎引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饌者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鐏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盥洗爵等並如圜丘儀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訖

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鐏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昊天上帝酒鐏所執鐏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酌獻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玉冊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又太祝一人跪讀冊文訖俛伏興（冊文並中書門下撰進少府監刻文）皇帝拜初讀冊文訖樂作太祝進奠冊於神座還鐏所皇帝拜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座以下至終獻光祿卿降復位並如圜丘儀皇帝將升獻太官令引饌入其山下封祀壇五帝日月以下之饌亦相次而入俎初

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鍾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木帝之饌升自寅陛火帝之饌升自巳陛土帝之饌升自未陛金帝之饌升自酉陛水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眾星之饌所以皆先陳布）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鐏所於山上太尉之亞獻也封祀壇謁者七人分到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各由其陛升俱酌汎齊訖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各由其陛升詣第二等內官酒鐏所俱酌醴齊各進跪奠爵於內官首座與餘座

者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罍洗盥洗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三等中官酒鐏所俱酌盎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外官酒鐏所俱酌醍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衆星酒鐏所俱酌沈齊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鐏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元和之樂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作一成止

燔燎

終獻將畢侍中前跪奏曰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就望燎位太祝奉玉幣等就柴壇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侍中前跪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出贊引引祀官以下皆出其山下封祀壇獻官畢奉禮曰請就望燎位諸獻官俱就望燎位諸太祝各取玉幣等就柴壇自南陛下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訖奉禮曰禮畢獻官以下皆出（禪儀皇帝既升就玉幣下至跪奠爵俛伏興與方丘同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玉冊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又太祝一人跪讀冊文訖俛伏興皇帝再拜祝文並中書門下進少府監刻初讀祝文訖至配座請冊官亦如之其拜訖並可方丘配座初讀升並至奠玉冊的太常卿引皇帝退就位與方丘同）

封玉冊（附封檢）

燔燎畢（禪儀皇帝既前壇座位）侍中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請封玉冊太常卿引皇帝自南陛升壇北向立（近侍者從升如式少）（宮闈具金繩金泥寶玉並所用物立於御側符寶郎奉受命寶立於侍中之側）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禪儀進皇地祇神座前）跪取玉冊置於按進皇帝受玉冊跪藏之內於玉匱中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訖興侍中受寶以授符寶郎通事舍人引太尉進皇帝前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跪受皇帝興太尉退復位側身奉玉匱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入次如常儀太尉奉玉匱之按於石𥖓南北向立執事者發

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於石𥖓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金繩封以石泥訖太尉以玉寶徧印訖引降復位將作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圜封後續今無其方（同禪儀）配座玉牒（禪儀太聖又貴睿宗大聖真皇）封於金匱（奉進跪取玉冊加金匱）皆如封玉匱之儀訖太尉奉金匱從降俱復位（封畢還以金匱內太廟藏於高祖神堯皇帝之右室如別儀）太常卿前奏禮畢（若有祥瑞則太史監跪奏訖侍稱奏賀再拜二稱萬歲內外皆稱萬歲訖又再拜）太常卿前奏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東門（禪位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圭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群官以次出復位立

定奉禮曰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訖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禪禮祭訖以享禽興毀令瑞典名告瘞之神祀所）

鑾駕還行宮（禪儀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一刻頃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皇帝出次升輦降山下至圓壇所權停乘黃令進玉輅太僕升執轡以下入宮並如圜丘儀

朝覲群臣（禪祭訖行此禮）

禪之明日朝覲群官及岳牧以下於朝覲壇如巡狩儀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入自

北門由北陛升壇即御座符寶郎奉寶置於座關樂止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及岳牧次入就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舒和之樂作公至西陛就解劍席樂止脫舄跪解劍置於席興和禮皆與通事舍人引進當御座前北面跪稱具官臣名等言天封肇建景福惟新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萬歲無疆俯伏興通事舍人引上公降詣解劍席跪帶劍納舄樂作通事舍人引復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上公以下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上公之東北西向稱有制上公及群官皆再拜訖宣云封禪之慶與公等同之上公及群官又再拜舞蹈三

禮畢歲訖又再拜引退

考制度 安延行傳

通典卷第一百十九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

禮八十 沿革八十 開元禮纂類十五 吉禮十二

時旱祈太廟　時旱祈太社

時旱祈嶽鎮以下於北郊 報祠附

時旱就祈嶽鎮海瀆　久雨禜祭國門

諸州祈社稷 報祠附　諸州祈諸神 報祠附

諸州禜城門 諸縣附

時旱祈太廟

祈前一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各於當所。右校掃除內外，又為瘞埳於北門之內道西，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廟所。諸衞

令其屬，祈日後一刻，以其方器服守衞廟門。奉禮設版位於門外，並如常儀。設望瘞位於堂之東北，當瘞埳西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埳東北，南向。贊者二人在西少退。太廟令帥其屬以尊坫罍洗篚羃入設於位，制幣篚入設，皆如常儀。執尊罍篚羃者各位於尊罍篚羃之後。太官令先饌酒脯醢。祈日未明二刻，諸祈官以下各服其服。太廟令與良醞令之屬入實尊罍及幣。未明一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太官令、太祝以下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

禮儀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升行樂階於上太廟令以下
升自東階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
於座如常儀訖各引就位贊明謁者引祈官以下俱
就門外位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
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
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於
東門之外初太官令出諸太祝俱取幣於篚各立於
罇所謁者引祈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廟室戶前北向
太祝以幣東向授祈官受進幣北面跪奠於獻祖神
座俛伏興出戶北向再拜訖謁者引祈官次進幣於
懿祖以下諸室皆如常儀訖謁者引還本位諸太祝

續通典卷百三十二　二

各還罇所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
迎引於階上各設神座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諸
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祈官詣盥洗盥手洗爵訖升
自東階詣獻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祈官酌醴齊訖
謁者引祈官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
出戶北向立太祝持板進於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
文（祝文與水旱疾疫各隨時撰之）訖興祈官再拜太祝進
跪奠板於神座前俛伏興還罇所謁者引祈官次詣
懿祖以下諸室皆如獻祖之儀（獻樂止）訖謁者引祈官
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
一太祝持爵進祈官之左北向立祈官再拜受爵跪

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祈官俛伏興再
拜訖謁者引祈官降復位諸太祝各入室跪徹豆如
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奉
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訖謁者進祈官之左白
請就望瘞位贊者轉就瘞埳東北位謁者引祈官就
望瘞位西向立於祈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
前跪取幣興降自太階詣瘞埳以制幣置於埳訖奉
禮曰可瘞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祈官之
左白禮畢奉禮贊者還本位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
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太廟令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板燔於齋
坊（其報謝則用太牢其禮與享同餘與告禮同其文臨時制撰）

續通典卷百三十二　三

祈告于太社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行事齋戒與巡祈告社稷禮
並同太社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
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太社爰以稼穡久闕時雨
惟神哀此蒼生敷降靈液以清酌脯醢明薦于太社
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太稷同）祝后土氏祝文
曰嗣皇帝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餘同社
（后稷文同祈再報同大牢瘞幣以正飲福受胙與正祭祈餘與告禮同太社祝文曰往以久闕時雨敢陳下情敬惟神昭格降茲嘉澍率土霑洽蒼生成賴謹以帛清酌醴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太稷后土氏報祝文與前同報祀並與正禮定）

時旱祈嶽鎮以下於北郊（祈社稷祈宗廟附）

將祈，有司筮日如別儀（祈社及報同）。前二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北，南向。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祈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祈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御史位於壇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祈官西南，贊者二人次之，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西向。又設祈官門外位於東

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以酒罇入設於位：岳鎮海瀆各山罇二，山川各蜃罇二，每方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皆有坫以置爵）。設罍洗篚冪各於其方，皆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罍篚冪之後。祈日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設岳鎮海瀆及諸山川神座各於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祈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岳鎮海瀆實以醍齊，山川實以清酒，其明水各實於上罇）。太祝以幣置於篚，設於饌所（幣各依方色，俱長一丈八尺）。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詣南方山川之西南，當門重行北向，以西為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行掃除如常儀，出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各取幣於篚以授獻官，獻官受幣，詣東岳座。諸太祝各奠幣於諸岳鎮海瀆之座。謁者引獻官再拜訖，降還本位。於獻官初

授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獻官奠幣再拜訖，太官令引饌入，諸太祝迎引於座首，各奠於神座前。施設訖，太官令以下還本位。諸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東岳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東岳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興，少退，東向立。初獻官進奠爵，史以爵酌酒助奠。東嶽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東方岳鎮海瀆，々關時有愆，亢恆暘，惟神宰救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醴明薦于東方岳鎮海瀆。尚饗。」太祝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謁者

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嶽鎭海瀆如東方之儀（祝文同東方）訖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初獻東嶽贊引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詣東方山川酒罇所執罇者擧冪獻官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東方山川首座前跪奠爵興少退東向立初獻官奠酒齋郎酌酒助奠訖還罇所祝史持板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文同）祝與獻官再拜跪奠板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山川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皆同）訖贊引引獻官還本位諸祝各進跪徹豆如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獻官就望瘞位西向

立於在位者將拜諸太祝各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坫奉禮曰可瘞東西廂各二人寘土半坎謁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訖板燔於齋所（報祀用牲幣飲福受胙於東方岳鎭山川首座之前貝山川唯餅諸節不受所埋幣血與正祭同餘肉所盡同祝文與報祀同）

時旱就祈岳鎭海瀆

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祈所淸齋一宿所司淸掃內外又爲埋坎於壇南如常奉禮設祈官位於壇東南執事者位於祈官東南奉禮位於執事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北上又設太祝奉幣位於瘞坎之南北向（海瀆則設奉幣位向北向）又設祈官以下門外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面北上設罇坫罍篚各於常所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之後其日未明祈官以下各服其服所司帥其屬入設神位及實罇罍如常儀太祝以幣置於篚（幣各依方色長丈八尺）掌饌者實籩豆（籩一豆一）一實（簠簋）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及執罇罍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者各就位贊引引太祝升自東陛行掃除於上訖降行掃除於下皆就位贊引引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祈

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祈官拜訖太祝跪取幣於篚以授祈官祈官奉幣詣於神座祈官拜訖降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進設於座前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復執事位謁者引祈官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擧冪祈官酌酒謁者引祈官進北面跪奠於神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與祈社稷同）（其擬）訖祝與祈官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祈官拜訖謁者引祈官降復位太祝進跪徹豆還

式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在位者將拜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坫東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埳每寘則以幣況之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祈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奉禮贊者以次出其祝板燔於齋所得雨報祠用特牲其瘞幣位及飲福受胙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其祝文與北郊報祠同

久雨禜祭國門

將祭有司筮日如別儀前一日諸祭官清齋於祭所

右校掃除祭所大官丞先饌酒脯醢饌贄以其日質明郊社丞帥其屬設神座皆內向設酒罇各於神座之左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巾冪並實以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篚之後奉禮設獻官位於罍洗之左而右向執事者於其後皆以近神為上郊社丞與良醞之屬實罇罍獻官以下俱就位立定謁者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祝與執罇罍篚者各就位太官丞出詣饌所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進神座

前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遣具官姓名昭告于國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佑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庶羞明告于神尚饗祝興獻官再拜太祝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還本位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皆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餘如之祝版皆燔於齋所若雨止報祠用少牢飲福與祈同祝文曰前以霖雨爲災誠惟神祉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少牢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饗

諸州祈社稷縣祭附

前二日本司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壇北如常設上佐以下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隨地之宜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祭所清齋一日掌事者饌酒脯醢設上佐位於稷壇西北掌事以下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重行東向以南為上設贊唱者位於上佐東北東面南上設望瘞位於埳北如常設上佐以下門外位於西門之外道南俱重行南面以東為上其日夙興本司帥其屬守社壇四門去壇九十步所行人掌事者入設神席罇坫罍洗篚冪如常祭之儀每座各一罇每座皆置一豆質明上佐

以下各服其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鐏罍洗以祝板各置於坫又以幣各置於篚設於饌所（其幣各長一丈八尺）贊禮者引上佐以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鐏罍篚者入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鐏者各升自西階立於鐏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入詣稷壇升行掃除訖諸祝出奉幣篚入就瘞坎北位贊禮者引上佐以下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

外祝以幣授上佐贊禮者引上佐升壇北階南向跪奠於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訖復位又祝以幣授上佐上佐奉幣升稷壇跪奠如社壇之儀訖掌饌者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訖掌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鐏所贊禮者引上佐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鐏所執鐏者舉冪上佐酌酒進詣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歲月日子（如常）刺史姓名（縣則縣令姓名下做此）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社神（自社稷以下祝文並與圖經同）尚饗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板於神座興還鐏所上佐再拜訖贊禮者引上佐詣配座酒鐏所取爵於坫執鐏者舉冪上佐酌酒進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尚饗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板於神座興還鐏所上佐再拜訖贊禮者引上佐降自北階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稷壇之北階升獻如社壇之儀訖贊禮者引上佐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鐏所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引上佐就望瘞位南向立祝以篚進於神前取幣及血黍稷飯皆置於坎贊唱者曰可瘞坎東西各二人寘土

半坎贊者進上佐之左白禮畢遂引出執事者以次出諸祝與執鐏罍篚者降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以出其祝板燔於齋所（得雨報祠其以羊豕其祭器之數及飲福受胙瘞幣血皆與正祭同餘與下讀同祝文自社稷及后土體亦與國祈報同）

諸州祈諸神（祈禜附）

前一日本司設上佐（縣則丞以下做此）以下次於祈所隨地之宜又為瘞埳於神座之南方深取足容物諸祈官皆於祈所清齋一日掌事饌酒脯醢（每座酒一甕脯醢各一）祈日質明去祭所七十步（縣五十步）禁止行人上佐以下各服其服祝帥掌事者奉席入設神座於北廟南向（諸座若有更則）以西為上贊禮者帥執鐏者設鐏於神座之左北向設洗

於酒罇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爵）。以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設上佐以下位於神座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贊唱者位於上佐西南，西向。設望瘞位於瘞埳之南，北向，西上。設門外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西上。掌事者入實罇罍洗，以祝版置於坫，又以幣置於篚，設於饌所（其幣各長一丈八尺）。贊禮者引上佐以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當神座前，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各就位。祝進神座前，行掃除訖，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上佐，上佐受幣，跪奠於神座前，俛伏，興，少退，再拜訖，復位。掌饌者引饌入，祝迎引於座前，各設於神座，設訖，執饌者退復位。祝還罇所。贊禮者引上佐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上佐酌酒，贊禮者引上佐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與□同）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若更有諸座，所官奠獻皆如上佐儀，惟不因手奠獻，與此同）。贊禮者引上佐還本位。祝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就望瘞位。上佐就望瘞位，北面立。祝以幣置於埳，東西各二人寘土半埳，贊引者進上佐之左，白禮畢，遂引上佐以下出。訖，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其祝版燔於齋所（若海瀆等，其幣沉之，設奉幣以各於神所一木沉之，節一與瘞同。若祈，沉代帝王，其瘞幣如上瘞之禮）。得雨報祠，牢饌、飲福受胙、瘞幣血，皆同祭社之禮（若岳鎮海瀆先代帝王，但自燔不瘞，若海瀆等沉幣，又片沉血，血及其瘞埳之時節，並仍依舊。若祈祠先代帝王，其瘞幣與祈同）。餘皆與祈禮同，祝文與祈社同。

諸州禜城門（州縣禜）

若霖雨不止，禜祭州城門，設神座皆內向，設瓢齊之罇，各於神座之左，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設司功（縣則縣尉）位於罍洗之左而右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皆以近神為上。贊禮者贊拜無幣，不燔瘞，餘與祈諸神同。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縣則縣令姓名）遣具位姓名昭告于城門之神：霖雨淫溢，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之奠，敬明告于城門，尚饗。若雨止報祠，則用特牲，飲福餘與祭同。祝曰：前以霖雨，式陳祈禱，惟靈降祉，應時開霽（餘同）。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一

禮八十一（大唐開元禮纂類十六）吉禮八（？）

諸州祭社稷（縣祭社稷附）

諸州釋奠於孔宣父（縣附）

州學生束脩（縣禮同）

諸里祭社稷

諸太子廟時享（齋戒）陳設　晨祼

三品以上時享其廟（四品五品以下附）

三品以上祫享其廟（禘享附）

王公以下拜掃（寒食）

諸州祭社稷（縣祭社稷附）

前祭三日，刺史（縣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祭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於祭所。（[illegible]）從祭之官各清齋於公館一日。（[illegible]）

前祭二日，本司先修除壇之內外。（[illegible]）為瘞埳二於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illegible]方深取足容物）設刺史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illegible]）設諸祭官以下次於刺史次西北，俱南向，以東為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四門，去壇九十步所（縣七十步），禁止行人。本司設刺史位於北門之內道西，南向。（[illegible]）設亞獻、終獻位於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東北，東面南上。設州官位於祭官掌事者之北，東面。（[illegible]）設府官位於東方，當州官西面，俱重行南上。（[illegible]）設望瘞位於埳北，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於西門之外道南，州官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illegible]）府官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illegible]）掌事者以罇坫升自西階，各設於壇上西北隅，配座之罇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幂。社稷皆一爵，配座皆爵四，各置於坫。設洗於社

稷北陛之西，去壇三步所，南向，罍水在洗西，加勺幂，篚在洗東北，肆實爵六、巾二，加幂。（[illegible]）

祭日，未明，烹牲於廚。（[illegible]）夙興，掌饌者實祭器。（[illegible]）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陛升，設社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后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illegible]）質明，諸祭官及從祭之官各服其服。（[illegible]）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illegible]）祝版各置

於社祝以幣各置於篚與血豆俱設於饌所（幣皆用黑各長丈八尺）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升自西階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祝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詣稷壇升掃除如社壇之儀降掃除於下訖各就位刺史將至（縣則令將至）贊禮者引祭官及從祭之官與學官皆俱就門外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次贊唱者先入就位（縣則贊禮者引令下同）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自西門就位西向參軍事立於刺史之東少退南向從祭者各祭官以下及從祭之官以

次入就位（先尊者每一位定）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行事退復位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北階升社壇南向跪奠幣於社神座前興少退再拜祝又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升稷壇南向跪奠幣於稷神座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設訖諸祝各取其蓋於下）左（時）祭本司與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罇所參軍事引刺史（縣則贊禮者引令下同）詣罍洗盥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取巾於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社神惟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仲秋）祇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用申報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

作主尚饗（稷祝云）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茲仲春（仲秋）厥日惟戊敬修常事（中）于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稷云配座）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訖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進當社神座前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於刺史之右東向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

以俎進減社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興，以俎東向進。刺史受以授左右。刺史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自北階，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稷壇，自北階升。詣稷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曰：敢昭告于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甿黎。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備茲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饗。訖，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刺史取爵於坫。執罇者

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后稷氏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恭脩常禮，薦于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饗。訖，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立。飲福受胙，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自本階，還本位。初，刺史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如刺史之儀（惟不讀祝文，不受胙）。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終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

各進社稷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參軍事引刺史就望瘞位，西向立。祝以篚取幣及血寘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埋，東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埳。參軍事進刺史之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降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諸州釋奠於孔宣父（縣釋奠附）

前享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下倣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享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

致齋一日於享所（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若刺史、上佐有故，並以次差攝。博士有故，取參軍事以上攝。縣則縣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縣令有故，並以次差攝。若縣官有闕及有故者，以州官攝充）。其日，助教及諸學生皆清齋於學館一宿。前享二日，本司掃除內外，又為瘞埳於院內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本司設刺史以下次於門外，隨地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門。本司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面。設掌事位於三獻東南，西面北上。設望瘞位於堂上之東北，當瘞埳，西向。設助教位（縣學下倣此）於西階西南，掌事學生位於助教之後，俱東面北上。設贊唱者位於三獻西南，西面北上。又設贊唱位於瘞埳東北，南向東上。設三獻

外位於門東西面等其位同西面掌事位於終獻之後
北上祭器之數與祭社同掌事者以罇坫升設於堂
上前楹間北向先聖之罇在西先師之罇在東俱西
上皆加勺冪先聖爵一配座爵四各置於坫設幣篚
於罇所設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
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執罇罍洗
篚者各位於罇罍洗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
掌饌者實祭器祭以[illegible]禮附不本司帥掌事者設先聖神座
於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於先聖神座東北
南向席皆以莞質明諸享官各服祭服助教儒服學
生青衿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及幣每[illegible]

通典卷一百十七　七

爲上一書禮齊久之位神之象用白各長丈八尺祝板各置於坫贊唱者先
入就位祝二人與執罇罍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
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
各就位祝升自東階行掃除訖降自東階各還齋所
刺史將至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助教學
生並入就門內位刺史至參軍事引次之[illegible]
此贊唱者先入就位祝入升自東階各立於罇後刺
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就位
西向立參軍事退位立於左贊禮者引享官以下次
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
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北面白請行事退復

位祝俱跪取幣於篚興各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
跪奠訖俛伏而後興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參軍事引
刺史升自東階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祝以幣北向
授刺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西向跪奠於先聖神
座前興少退西向再拜訖參軍事引刺史當先師神
座前北向立又祝以幣西向授刺史受幣參軍事引
刺史進北向跪奠於先師神座興少退北向再拜參
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引
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籩居右豆居
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特於左設訖本司與執饌者降出
祝還罇所參軍事引刺史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

通典卷一百十七　八

跪取盥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巾者跪取巾於篚興進
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
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巾者又跪取巾
於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
盤興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詣先聖酒罇所執罇
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聖神座前
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
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illegible]
此具官姓名敢昭告于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
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
仰俾茲末學依仁遊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祇

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配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贊禮者引刺史詣先師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贊禮者引刺史詣先師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聖孔宣父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壼奧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贊禮者引刺史詣東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

一爵進刺史之右北向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祝各帥執饌者進減先師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腳第二骨共置一俎上又取黍稷飯共置一籩興以飯進刺史受以授執饌者刺史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贊禮者引刺史降復位初刺史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飲福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不受胙訖降復位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如亞獻之儀訖復位自望瘞至燔祝版如祭社儀唯祝取胙降西階爲異

州學生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脡縣學同

其日平明學生青衿服至學門博士公服若儒服立於學堂東階上西面贊禮者引學生立於門東西面不自同於賓客陳束帛篚酒脯授於學生西南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將命者出立於門西東面曰敢請行事學生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子無辱將命者出告學生曰某不敢為儀敢固以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請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學生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贊禮者引學生就酒脯者從之學生入門而左立於執篚者以篚東面授學生博士降俟於東階下西面西階之南東面執酒脯者立於學生西南東面北上

學生跪奠篚再拜博士答拜學生還避遂進跪取篚贊禮者引學生進博士前東面授篚執酒脯者從奠於博士前博士受幣執篚者取酒脯以東執酒脯者出贊禮者引學生立於階間近南北面再拜訖引出

諸里祭社稷

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一日於家正寢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為瘞埳於神樹之北深取足容物掌事者設社正位於樹座西北十步東面諸社人位於其後東面南上設祝奠位於瘞埳之北南向祭器之數每座樽酒二并勺一以巾覆之籩二籩二豆二爵一篚二

籩二（無祭器者以餘器充之）祭日未明烹牲於廚（以豆取牲血）
（置於饌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分載二俎）
（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　豆實以醢　簠實黍稷　簋實稻粱）掌事者以席入社
神之席設於神樹下稷神之席設於神樹西俱北向
質明社正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以盥水器入設於
神樹北十步所加勺巾二爵一於其下盛以箱又以
酒罇入設於神北近西社神之罇在東稷神之罇在
西俱東上南向（置爵二於罇下）執罇者立於罇後掌事
者入實罇酒訖祝及執罇者（社人有）入當社
神北向南以東為上皆再拜執酒罇者就罇後立其
執盥者就盥器後立贊禮者引社正以下俱就位立

定贊禮者贊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祝詣罇所贊禮
者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饌入各設於神
座前（籩豆簠簋俎）訖掌事者出贊禮者引社
正詣盥器所執盥者酌水社正洗手取巾拭手訖洗
爵拭爵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酒罇所酌酒訖贊
禮者引社正詣社神座前跪奠爵於饌右興少退南
向立祝持板進社神座東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
歲次月朔日子某坊（村則云某村以下准此）社正姓名合社若
干人等今昭告于社神惟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
屬仲春（仲秋）日惟吉戊謹率常禮恭用特牲清酌粢盛
庶品祗薦社神尚饗祝興社正以下及社人等俱再

拜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罇所取爵酌酒訖贊禮者
引社正詣稷神饌前南向跪奠酒於饌右興少退南
向立祝持板進於稷神座西東向跪讀文曰若干人
等敢昭告于稷神惟神主茲百穀粒此群黎今仲春
吉戊（秋云仲秋）謹率常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
于稷神尚饗祝興社正以下及社人俱再拜贊禮者
引社正立於社神座前南向立祝以爵酌社稷神福
酒合置一爵進社正之右社正再拜受酒訖跪祭酒
遂飲卒爵祝受爵還罇所社正興再拜贊禮者引社
正還本位立定贊禮者再拜社正及社人俱再拜訖
祝以血置於坎坎東西各一人寘土半坎贊禮者少

前白禮畢遂引社正以下出祝與執罇者復位再拜訖
出其餘饌社人等俱於此飲如常會之儀其祝板燔
於罇所

諸太子廟時享（攝事附）

將享有司卜日如別儀凡應享之官散齋二日致齋
一日太樂工人等清齋一宿如別儀

陳設

前享三日右校清掃內外守宮設享官以下次於齋
坊之內前享二日太樂令設軒懸之樂於廟庭如式
前享一日奉禮設享官以下位於東門之內道北執
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以北為上設奉

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一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設協
律郎位於廟堂之上前楹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
於樂懸之間北向設門外位享官以下皆於東門外
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前享一日晡後三刻太廟令
帥府史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北饌豆鉶
簋簠陳於廟庭之東加以巾蓋（籩豆各十鉶三俎三簠簋各二）
（各為先之設訖者皆濯而象之）饌後三刻贊引引博士諸廚省
視滌溉還齋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
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牲體骨共置一豆實於饌所

晨祼

享日未明四刻諸享官各服朝服太廟令良醞令各

率其屬入實罇罍（犧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其上罇實以玄酒）（幣以玄色各一幣篚以鳥）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
豆簠簋未明三刻奉禮郎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博
士宮闈令及執罇罍篚者入自東門當階重行北
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引引博士升堂上各就
位宮闈令開埳室出神主置於座訖還就事位未明
二刻謁者引享官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引工人入
就位訖贊引亞獻先入就位再拜訖行掃除復位謁者引
享官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享官等再拜訖謁者
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
俛伏舉麾工鼓柷奏肅和之樂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

禮曰見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初獻詣罍洗
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初獻升自東階詣取爵飲以授
齋郎盥爵俛伏興再拜訖贊引引復位贊引引亞獻
詣罍洗盥手洗爵升堂詣酌所酌酒入奠於神座前
興退戶外再拜訖退（齋郎酌酒）兩爵合置一爵
亞獻再拜跪受爵啐酒遂飲卒爵以爵授齋郎俛伏興
再拜訖引復位次引終獻如亞獻之儀引復位訖奉
禮曰賜胙贊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俱再拜奏肅和之樂一成止
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享官等贊引進初獻之左白
禮畢贊引各引享官以次出贊引引博士以下俱就
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博士以下皆再拜引出宮闈令

納神主如常儀其祝板燔於齋坊

三品以上時享其廟（四品五品以下附）六

前享五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公服立於門東西面
掌事者各服其服立於門西東面北上設筮席於闑
西閾外西面筮者開韇出筴兼執之東面受命於主
人主人曰孝曾孫某來日丁亥祗享於廟尚饗（以某妃配）
（也凡直言年者亦以一日以信之）筮者曰諾進就筮席西面
坐擊某州遂述曰假爾太筮有常孝曾孫來日丁亥祗
享於廟尚饗乃釋韇坐筮訖興降席東面旅占曰從
筮者退若不吉即筮遠日如初儀贊禮者進主人
之左告禮畢掌事者徹筮席先享三日主人及亞獻

終獻并執事者各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凡言主人之長為亞獻其次為終獻無則以親賓為之）子孫及凡入廟者各於其家清齋一宿（四品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若有廟者如五品以上之儀無廟者[illegible]）（於正寢之堂主人公服立於堂上[illegible]西面[illegible]者立西東面北上設位於主人之西[illegible]子孫兼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祫祠其餘並同五品以上儀亞獻終獻親賓為之）前一日之夕清掃內外掌廟者整拂神幄（六品以下無廟）（[illegible]）贊禮者設主人之位於東階東南西向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子孫之位於庭重行北面西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西南西向又設望瘞以下位於門外之東執事者在南差退俱西向設牲於南門之外當門北面以西為上掌牲者位於牲西北東面諸祝位於牲後俱北向設亞獻終獻位於牲前近東西向設祭器之數每室籩二豆二簠二簋二鉶一俎二一品二品各十二三品八（三品五品各六六品以下簠簋各一籩豆各二）掌事者以罇入設前楹下各於室戶（六品以下無廟各不言室戶）之東北面西上皆加勺冪（首罍一坐皆爵四置於坫四品五品六品以下皆置於罇下加勺冪）設祭器於序東西向每座籩豆在前簠簋次之鉶次之俎次之簋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三品以上同六品以下當東榮）將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凡器物[illegible]陳之）執罇罍洗篚者各於罇

罍洗篚之後掌牲者以牲就榜位贊禮者引亞獻入詣東階升堂視濯溉（於祝濯執罇者皆舉冪告潔）訖降就省牲位亞獻省牲掌牲者前東面舉手曰腯還本位諸祝各循牲一帀北面舉手曰充俱還本位祝與掌牲者以次牽牲付廚（[illegible]）贊禮者引終獻詣廚省鼎鑊（[illegible]）（六品以下[illegible]）執饌者入徹饌籩豆遂止俎以出亨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illegible]）（[illegible]）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實罇罍（[illegible]）（二尊一實玄酒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於坫（四品五品）

（[illegible]）諸祝與奄人（四品五品無奄人六品以下於正寢堂內）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皆再拜訖升自東階以次出神主各置於座（[illegible]）（[illegible]）質明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illegible]）

下二俎橫重陳於右腊俎特於左四品五品六品特牲俎橫於前執爐炭蕭稷黍
者各從其俎升設於室戶外之左六品無廟則設於室戶外之左餘同
其俎從各設訖爐炭下施設訖室饌以下降出諸祝
各取蕭稷擩而主反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贊禮者引
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主
人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
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
水主人洗爵執爵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爵
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
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某祖酒
罇所六品以下祖下倣此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酒贊禮者引

主人進詣某祖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出戶北面立四品
五品奠爵興少退西向立六品以下西向
面特牲四品五品六品之右北以西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
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
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六品以下稱孝孫餘同無官者單稱名
敢昭告于某祖某官府君祖妣某邑夫人某氏
時惟仲春夏秋冬云仲夏仲秋仲冬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
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四品五品云柔毛六品以下無柔毛剛鬣
醴齊嘉薦祗薦于某祖考某官
府君以某祖妣夫人某氏配尚饗
訖興主人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
者引主人以次酌獻如上儀唯不讀祝訖贊禮者引主人

詣東序西向立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祖座前近東西向立餘同諸祝各
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祝持爵進主人之左跪祭
酒啐酒奠爵興諸祝各帥執饌者以俎入減神前俎
肉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取黍稷飯共置一籩祝先以
籩進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次授主人每受以
授左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
四品五品六品復於尊所下倣此主人興再拜贊禮者引主人降自
東階還版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
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某祖酒罇所執罇者舉
冪亞獻酌酒贊禮者引亞獻進詣某祖神座前北
向跪五品以上西向六品以下詣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奠爵興出戶北

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如上儀唯不讀祝贊禮者引亞獻詣
東序西向立祖座前近東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
酒如初獻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亦如初獻
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
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
贊唱者又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
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出子
孫以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
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出諸祝
與執饌人匱神主納於埳室如常儀諸祝取版焚於齋所
四品五品以下無匱神主以褒聖侯祀孔宣父廟及王公以下皆用

二品以下祫享其廟儀

前享五日齋於廟門之外齋及設位牲撈祭器省牲

告日如時享之儀享日[illegible]以鋪出入設於廟堂上北於

神座左昭座之鐏在前[illegible]北向始祖及穆座之鐏

在戶外南向俱以近神為上皆加勺冪

依料廟之式其首座前一餘座前四各置於坫其未設廟之鐏坫於前下各於室戶之東皆坫北

西設祭器於序東西向每座籩豆在前簠次之簋次

之鉶次之籩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

為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

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

巾二於篚加羃 此是吉禮內陳之 執罇罍篚羃者各位於罇

罍篚羃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

器 籩豆實如時享 掌廟者設神座於廟室之上

自西序以東始祖座於西序東向昭座於始祖座東

北南向穆座於東序北向俱西上 [illegible]

[illegible]

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illegible]

[illegible]

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掌事者持腰輿從入立於東

階下西面立定祝與奉者[illegible]再拜訖帥腰輿升自東

階詣始祖廟入開埳室出神主置於輿[illegible]詣座前以

訖於座以次出神主如上儀訖還齋所 夫人之主奉出皆如上

[illegible] 贊者引亞獻以下

及子孫俱就門外位掌饌者先入就位贊者引亞與執罇

罍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

下皆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

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

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

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饌

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 籩豆

居左籩蓋[illegible]其間羊豕[illegible] 執爐執燎及蕭稷膟膋者

從其俎升設於神座之左少後其蕭稷各置於爐炭

下施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稷擩於脂

燔於爐炭還尊所贊禮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

水執洗者跪取盤承水主人盥手執巾者跪取巾

於篚興進主人拭手訖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

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水主人洗爵執巾者又

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

者跪奠盤興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始祖酒

罇所執罇者舉羃主人酌醴齊贊禮者引主人進詣

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板進

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

孝曾孫某官某敢昭告于始祖考某官封祖妣夫

人某氏歲序推遷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薦醴齊恭修時事[illegible]始祖考某官府君始祖夫人配座尚饗[illegible]訖興主人再拜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依昭穆酌獻如上儀唯不讀祝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依罇所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主人之左北向主人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諸祝各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籩進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以次進主人每受以授左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主人降自東階

還本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始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進詣始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以次酌獻如上儀贊禮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之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禮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出諸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出諸祝與執事者實神主置於納於坎室如常儀

王公以下拜掃寒食附

先期一日掌事者設次於塋南百步道東西向北上[illegible]贊禮者設主人以下位於塋門外之東西面以北為上其日主人到次改服公服無者常服贊禮者曰再拜主人以下俱再拜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入奉行塋[illegible]至於封樹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荊棘[illegible]草逮接者皆即芟翦不令火田得及[illegible]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復門外位贊禮者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引

之次遂還第若辭謁或遠行辭墓若外官辭謁或京官辭墓哭而後行其寒食上墓[illegible]前拜掃儀唯不占[illegible]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二

禮八十二 嘉一 大唐開元禮纂類十七

皇帝加元服 卜日 告宗廟 告圜丘 臨軒行事
見太后 會羣臣 謁太廟 羣臣上禮 執(?)諸
皇帝納后 卜日 告方澤 告圜丘 臨軒命使
納采 納徵 問名 告期 納吉 告廟
冊后 皇帝表謝 命使奉迎 同牢
皇后受羣臣賀 外命婦朝會 皇帝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廟見 車駕出宮

皇帝加元服 卜日

皇帝將加元服一日如別儀

告圜丘 告位

前一日諸告官清齋於告所其陪衛及設罇坫等前一日陳設如巡狩圜丘攝事儀散齋及告官清齋等日亦如之為瘞埳於壇南內壝之內北出陛未明二刻諸告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入實罇罍及玉幣太罇實以泛齊著罇實以醴齊犧罇實以盎齊象罇實以醍齊山罍實以清酒太罇之玉以四上明水為上有司設以實罇未明一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質明謁者引告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儀至禮畢燔祝版於齋所並同巡狩告圜丘攝事儀告方丘其儀同但改昊天為皇地祇其玉帛瘞之

告宗廟

其儀與巡狩告宗廟儀有司攝事同唯祝文臨時撰

臨軒行事

先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冠席於太極殿中楹間南向莞筵紛純加繅席繢純加次席黼純守宮設群官次於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並如常儀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鼓吹令分置十二案於建鼓之外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並如常儀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

五品以上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南皆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橫街南當文官皆重行東面北上設朝集使位分方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中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蕃客位各分方於朝集使六品之南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九品之後又設太師太尉位於橫街之南道東北向西上又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於東西朝堂皆如元日之儀其日諸衛勒所部屯門列黃麾仗如常儀群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通事舍人引就朝堂前位侍中版奏請中嚴

太樂令鼓吹令帥工人入就位奉禮郎設洗於阼
階東南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巾加
冪尚舍奉御設席於東房內近西又張帷於東序外
殿中監陳袞服於東房內席上東領玄衣纁裳十二
章（六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裳火宗彝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黼領青褾
襈裾革帶玉鉤鰈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紐約用組之）朱黻
二章（龍山火）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珮玄組雙
大綬六綵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
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襪赤舄金
飾緇纚玉簪及櫛三物同箱在服北向尚舍奉御設
莞筵一純加藻席繢純加次席黼純又在南尚舍奉

遼史卷五十二　三

御實醴尊於東序外帷內坫在尊北實角觶柶各一
加冪饌陳於尊西籩豆各十二俎三在籩豆北設盥
洗於尊東罍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實巾加
冪執罍篚者立及在廷禮儀者並絳公服立於其所
袞冕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為纓色同其綬黈纊充耳
玉導於箱太常博士一人立於西階下近西東向諸
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
就位通事舍人各引群官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
卿升西階立於西房外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
帝著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絳紗袍以出侍衛
警蹕如常儀皇帝將出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鍾右五

鍾皆應協律郎舉麾鼓吹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
房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即座御座南
向立樂止（太常博士退立於西階之左）通事舍人引太師太尉
就位（凡太師太尉皆舍人導引）太師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
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臣在位者皆再拜太
師升自西階太師初行樂作至當樂止太師升立於
西階上東面太尉詣阼階下盥洗盥手升東階詣東
房內取纚櫛箱進跪奠於御座西端太師詣御座前
跪奏稱請坐退復位皇帝坐太尉進當御座前少左
跪脫空頂幘（以箱授典事）設纚畢少西東面立太
師降盥初降樂作盥訖詣西階下樂止太常受冕左

遼史卷五十二　四

執項右執前升西階進當皇帝前左樂作太師祝曰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以介景福乃跪冠興
復西階上位太尉進皇帝前少左跪設簪結纓興復位
皇帝興太常卿引入東房殿中監進袞服徹纚箱以退
皇帝著袞服太常卿引即席南向坐樂止太尉請序
外帷內盥手洗觶酌醴加柶覆之面葉立於序內南
向太師進受醴面枋進御前北向祝曰甘醴惟厚嘉
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跪進觶興退降立於
西階下東面於將祝殿中監御進饌者奉饌設於御
座前皇帝左執觶右執脯揆於籩祭於籩豆間太師
取脯一以進皇帝皇帝奠觶於席西受脯卻左手執

本右手執末以條上右手齊之授太尉加於祖降立於太師之南皇帝帨手(帨巾一人)取觶以柶祭醴啐醴建柶奠觶於薦東皇帝初受觶休和之樂作奠觶訖樂止太師太尉俱復橫街南位太師初行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拜太師太尉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禮畢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右五鍾皆應太和之樂作太常卿引入東房侍警蹕如來儀入訖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向位者以次出

見太后

其日冠訖著通天冠服詣太后所御殿如常朝見之式尚宮引就殿前北面再拜訖尚宮引出還宮如常

謁太廟

將謁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太尉以下清齋於廟所近侍之官應從入廟者各於本司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前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太廟南門之外道西東向尚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左武右俱東向設太尉以下次於齋坊內設三師次於侍臣次之西東向前三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廟庭如常儀右校清掃內外前　一日奉禮設御座於樂縣之南道西北向設太尉以下及御史等位於內外如常儀設酒罇之位於廟室上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每室雞彝一鳥彝一犧罇二山罍二皆加勺冪皆西上各有坫(以置爵)設罍洗篚如常(篚實巾爵)其執罇罍篚冪及烹牲並如巡狩告謁儀日未明三刻太尉以下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雞彝上罇實以明水山罍之上罇實以玄酒鳥彝實以鬱鬯犧罇實以醴齊山罍實以清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行掃除及奏出獻祖以下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訖各就位如巡狩告儀質明謁者引太尉以下俱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其升堂至者皆跣履於階下降納如常)

謁者引太尉贊者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尉以下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太尉之左曰有司請行事其行事以次至讀祝文如時享攝事儀(其儀具)(瘞毛血)及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曾孫皇帝某(太祖以下稱臣)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獻祖宣帝祖妣某氏敬導常典禮加元服以令吉辰祇見謹以一元大武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尚饗訖興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尉拜訖樂止謁者引太尉以次獻皆如獻祖之儀(…)備獻訖其飲福受胙如常儀訖謁者引太尉降復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執罇罍篚冪者

皆俯伏興樂止復位行兩拜而退以候皇帝還廟出門太祝等亦復位終獻作雍和之樂諸祀各進入室徹豆出還鐏所登歌止奉禮曰賜胙其賀拜及納神主燔祝版並如時享攝事儀

親謁

前出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守宮設群官五品以上次東西朝堂如常儀前期漏上水三刻鑾駕出宮發引前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刻侍中奏裁發引前五刻搥二鼓為再嚴其鑾駕發引之儀與時享出宮儀同惟陳小駕鹵簿乘金輅為異鑾駕迴通事舍人引文武衙官不從者退就次以候駕至大次迴

輅東向將軍降立於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引三師各就位座各服其服出立於大次門外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西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珪皇帝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三師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初入門太和之樂作至版位北向立樂止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皇帝再拜少頃太常卿又奏稱請再拜皇帝又再拜訖太常

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出還大次初行樂作出門樂止殿中監受鎮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既還大次請解嚴轉仗衛至既入閣侍中版奏請解嚴叩鉦將士各還本所如時享還宮儀

會群臣

皇帝既謁廟之明日會群臣如元會之儀其上壽詞云具官臣某言伏惟皇帝陛下上尊號元服禮備樂和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壽

群臣上禮

前一日守宮量設次於東廟堂如常儀其日應上禮之官依時刻各集於次皆服朝服奉禮先設上禮之

官位於東廟堂之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又設中書舍人位於吏部為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文武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事舍人各引應上禮之官就位立定令史二人一對舉表案禮部郎中引就中書舍人前取表授舍人訖引案退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表入進通事舍人引在位者退

皇帝納后卜日告方澤告圜丘

卜日告圜丘方澤並如加元服儀其辭臨時撰

臨軒命使

將行納采制命太尉為使者宗正卿為副使吏部承

以爪之則（……）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
於太極殿（……）守宮設群官及使等次（……）
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
上一位於懸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
輦奉御陳輿輦如元日之儀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
五品以上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南皆重行西
面北上設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
以下於橫街南當文官皆重行東面北上設朝集使
位各分方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
品之下（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蕃客位各分方於朝集使六
品之南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九品之後設典

儀位於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使受
命位於大橫街南道東副使又於其東少退俱北面
奉禮設門外位於東西朝堂如元日儀其日諸衛勒
所部列黃麾仗如常儀群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位
各服其服（通事舍人）引就朝堂前位侍中量時刻版
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一人就舉
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
寶俱就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
群官入就位又引使副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面
黃門侍郎引主節執幢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
左延明門內道北西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

（……）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
仗動出自西房即御座西南向符寶郎奉寶置於御
座如常通事舍人引使主副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
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
使者東北西面稱有制使主副俱再拜侍中宣制曰
納某官女為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納采等（禮）宣訖使
主副又再拜侍中還侍位黃門侍郎引主節於使者
東北西面授使者使者受付主節主節立於使後黃
門侍郎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使者東北西面
中書侍郎取制書（持案者退自使後）西面授使者使者
受制書付制於案持案者退立於使後中書侍郎退典

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使
者主副出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侍中前跪奏稱
侍中某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乘輿入
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舍人引群官在位者以次
出初使主副乘輅備儀仗而行鼓吹備而不作從者
乘車以從其制書以油絡網犢車載而行自後皆如之

納采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大門外道右南向其
日大昕使主副至於后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凡賓）
（主人及行事者皆如常）十人受於廟（無廟於正寢……）
戶外之西（……）南向右几（……）

副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北上持幡節者
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東面令使二人對舉制案立
於使者之南執鴈者又在其南俱東面主人立於大
門內西向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門東
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受采儐者入告主人
曰臣某之女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
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之南北面主人再
拜使者不答拜主人揖使者先入於階使者及宗正
卿入幡節先導持節案及執鴈者從入幡節立西
階之西東面（副從幡節如之）使者由西階升於兩楹間南
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及執鴈者在使副西南俱
（通典卷一百二十三）
東面主人升阼階詣使者前北面持案者以案進使
副前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副奉制書進授使者
退復位持節者脫節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
畢主人降自西階間北面再拜稽首使者既宣北面
制書退以授左右仍北面立使副取鴈以授使者退
復位使者受鴈主人再拜進受鴈退以授左右仍北
面立儐者引一人對舉答表案進於主人後少西賓
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進授使者訖退復位再拜
持節者加節衣謁者引使者及使副等降自西階以
出

制文（凡大祀皆以版長一尺二寸廣四寸厚八分后家答表亦如之）

皇帝曰咨爾某官某封姓準元妃實始經人倫爰及大婚
以承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爲宜率由舊典
今使使持節太尉某宗正卿某以禮納采

答文

皇帝嘉命訪婚於陋族采擇臣之女（姊則云姊妹則云妹某官某之）
（姪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
封臣姓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問名

使者既出遂立於內門外之西東向北如納采位初
使者降主人降立於內門內東廂西面儐者進受命
出請事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人
（通典卷一百二十二）
曰臣某之子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
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至主人受鴈訖出如納采儀
使者出立於門內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東面初使
者降主人使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
事使者曰禮畢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公奉制至於某
之家某有先人之禮請儐從者儐者出告使者曰某
既得將事敢辭儐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
請儐者出告使者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儐者入告
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者徹几改設（東上）
（初使者將出設筵）設甒醴於東房西牖下加勺冪坫在
鋒北實觶二角柶二各一籩一豆實以脯醢在坫北

又設几於東階東南西向贊者引主人降迎使
於內門外之東西面揖使者先入使者入門而左副
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階主人曰請某位升使者曰
某敢辭主人曰固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辭主人曰
終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辭終主人升阼階使者升
西階副從升俱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使者受
副西階上北面答再拜主人受几於序端掌事者內
拂几三奉兩端西北向以進主人東南向外拂几三
振袂內拂之掌事者一人又執几以從主人進西北
向使者序進迎受於筵前東南面以俟主人還東階
上北面再拜送使者以几進筵北面設於座左

退於西階上北面東上俱答再拜立於階西東面南
上贊者二人俱升取解降盥手洗解升實醴加柶於
解覆之面葉出於南面主人受醴面枋進使者筵前
西北面又贊者執解以從使者西階上北面各一拜
序進筵前東南面主人又以次授醴使者受俱復西
階上位主人退復東階上北面一拜送掌事以次薦
脯醢於筵前使者各進筵前北左執解右取脯擩
於醢祭於籩豆間各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
祭興各以柶兼諸解上攝降筵於西階上俱北面坐
俱啐醴建柶各奠解遂拜執解興主人答拜使者降
筵各奠解於薦東降筵序立於西階上東面南上

[illegible]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上
又掌事者奉幣升東階以授主人主人受於序端進
西面掌事者一人又奉幣篚立於主人之後使者西
階上俱北面再拜主人進詣楹間南面立使者序進
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幣篚授使者使者受
退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又以幣篚授主人主人
授以授使副使副受退立於使者北俱東面主人還東
階上北面拜送使者降西階從者遂受幣使者當庭
實馬出牽馬者從出使者出大門之外西東面立
從者以馬從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送使者退主人
入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告主人曰賓不顧矣主人

及於某使者答表詣闕進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封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
必俟令族重其儀典今使者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
封某以禮明命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問臣名族臣女夫婦
所生先臣故某官之玄孫先臣故某官之曾孫
先臣故某官之孫先臣故某官之孫女年若干
承前嚴謹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
詔[illegible]以上[illegible]文事[illegible]

納吉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以下至主人立於大門內西南如納采儀儐者出請事使者曰加諸卜筮占曰從制使某也納吉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若如人龜筮云吉臣與在焉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以下至使者降自西階以出如納采儀使者出立於內門外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東面初使者降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禮畢主請儐使者如問名之儀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人之龜筮令曰貞吉敬順典禮令

（通典卷百二十三）

十五

使者持節大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納吉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某至止中制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門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臣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納徵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如初其日大使使者副至主氏大門外守宮設次若延入次執事者入布幕於內門外玄纁束帛陳於幕上六馬陳於幕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匣俟於幕東掌事者設几筵如初儀使副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北上

次使者之北少退東面令史二人對舉制案立於使副西南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某祇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之南北面主人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及使副入幡節前導持案者從入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至於內門使者副立於門西東面北上主人立於門東西面儐者引主人揖使者先入門至階使副從入由西階升立於楹間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者在使副西南俱東面主人由阼階請使者稍北面立執事者坐啓匱取珪加於玄

（通典卷百二十三）

十六

纁上多牽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執珪者在馬西俱北面持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退復位使副奉制書進授使者退復位持節者脫節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降詣階前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退授左右仍北面立儐者引主人對東階答表授主人從少西儐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者使者退復位再拜謁者引使者及使副降自西階以出立於內門外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東面初主人受制書也若右受玉帛以庭實馬者自左受之以東牽出者從授馬自前西面北主人降立於東階下西面儐

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禮畢主人儐使者如納吉之儀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璋馬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納徵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冊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告期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以下至出請事如納采儀使者曰制使某告期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以下至禮畢如納采儀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告期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告曰惟某月某日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告廟

有司以特牲告如常告禮祝文臨時撰

冊后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第大門外之西如常尚舍設尚宮以下次於后氏閤外道西東向障以行帷其日臨軒命使如納采命使之儀（太尉為正使司徒為副使）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冊案及寶綬者在南差退持節者在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大門外之南北面設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內門外亦如之設內謁者監位於內門外主人之南西面謁者監設司賓位於東階東南掌賓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內謁者監又

先置一案於閤外近限使主副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至后氏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延入次尚宮以下至客之次內侍從重翟以下大門外道西東向北上諸衛令其屬布后儀仗如常使者出次謁者引使者以下就門外位主人朝服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儐者入告訖引主人出於大門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各就位立定奉冊寶案者進當使副前使副受冊寶持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冊寶進授使者退復位內

[illegible]位者西向受冊寶以次授內謁者監從位內
者監持冊寶入立於閤外之西東面跪置冊寶於案
俛伏興上官以下入閤奉后首飾褘衣（其衣服司先進）傅
姆贊出尚宮引降立於庭中北面尚宮跪取冊尚服
跪取寶綬興立於后之右少前西向司言司寶各一
人進於后右少前東向尚宮稱有制尚儀贊皇后再
拜皇后再拜宣冊訖尚儀又贊皇后再拜尚宮奉冊
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尚服又奉寶綬次授皇
后皇后受以授司寶訖尚儀贊皇后升座尚宮引皇
后升座南向坐內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北向西
上立定（司贊曰再拜）掌事承傳內官以下皆再拜訖

諸侍衛者各升立於侍位尚儀前跪奏（稱禮畢）皇后
降座尚宮引皇后入於宮主人儐使者如告期之儀
前使者乘輅而還詣闕復命

冊文

維某年月日皇帝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司徒封某冊
命某官女某氏為皇后咨爾易階乾坤詩首關雎王
化之本實由內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太任[illegible]
姬周用克昌[illegible]某官某氏[illegible]德以肅承宗廟[illegible]
饋故[illegible]于婦道[illegible]師道于六宮作範儀於四海皇天
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與

命使奉迎

其日晡後將中嚴其時刻版奏（[illegible]）[illegible]後三刻[illegible]
帝服袞冕出升所御殿[illegible]人侍衛如常文武之官五
品以上立於東西朝堂如常儀奉迎前一日守宮設
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設使副及內侍次於使者次
西俱南向[illegible]合設宮人次於閤外道西（[illegible]）奉禮設使者
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位於使者之南[illegible]持案及
執鴈者又在南差退持節者在使者北少退俱東向
奉禮位於使副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東面設
內侍位於大門外道左西向其日司贊設宮人以下
位於堂前使者[illegible]朝服乘輅持節備儀仗至
大門外使者降輅[illegible]者延入位宮人等各之次奉

迎文武官至宮衛及[illegible]尚導如常儀尚儀奏請皇后
中嚴[illegible]時刻[illegible]皇后尚宮前引出升堂宮人等
侍衛如常儀皇后將出主婦出於房外之西南向文
武奉迎者皆立於大門外文東武西北上位立定
謁者引使者詣大門外位使副內侍等各就位主人
立於內門外堂前東[illegible]下[illegible]儐者受命出請事使
者曰某奉制以今吉日[illegible]率職奉迎儐者入告主人曰
臣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門南北面再拜
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使
副及持案執鴈者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
西階使者先升立於兩楹間[illegible]使副在使者[illegible]

持節者在使者西南俱東面主人升東階當
使者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
持案者退復位使副奉制書授使者退復位使者稱
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
拜稽首訖升進北面受制書退授左右訖主人再拜
進受版授左右仍北面立儐者引二人對舉表案
進立於主人後少西儐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以
授使者訖退復位再拜謁者引使者及使副降出門
皆以出使門外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使主副俱
再拜使者曰今月吉日某等奉制[illegible]職奉迎內侍受
以入傳於司言受以奏聞尚儀奏請皇后再拜受[illegible]

再拜訖上人升自東階進西向誡之曰戒之敬之夙
夜無違命主人退立於東階上西面母誡於西階上
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訖騰與進皇后
升輿以降尚宮前導六尚以下侍衛如常皇后升重
翟以几內加幰內宮侍從及引侍導引訖乘車從者
如常導者亦使及至監引從者皆退隨使立皇
后車出大門外以次乘車馬引從如常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成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由典禮[illegible]
遣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迎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詔命令月吉日不備禮以迎
賤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悚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
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同牢

其日內侍之屬設皇后大次於皇帝所御殿門外之
東南向鋪座如常尚寢設皇帝御幄於所御之
殿室內之奧東向鋪地帷重茵施屏幛初昏尚食設
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
東篚在洗西南肆[illegible]設后洗於東篚近北罍
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皆加爵[illegible]鋪於東房西
牖下籩豆各二十四簋簠各二十四簋簠各二甒

各三皆加巾蓋鉶二尊於室內北牖下玄酒在西加
羃勺[illegible]又尊於房戶外之東無玄酒坫
在南加四爵合卺[illegible]皇后重翟入大門
鳴鍾鼓[illegible]內導止於外[illegible]侍應
從者如常皇后從乘其車至大次前回車南向施步障
畢尚儀進當車前跪奏請降車興退復位皇后降車
御輿司輿奉徽冊等[illegible]從傘扇燭者布列於後皇后
入就大次嚴整[illegible]尚宮引皇后詣所御殿門之東
西向立尚儀跪奏外辦訖降座禮迎皇帝降坐尚宮
前引詣門內之西東面揖后以入尚食跪酌爵酒玄
酒三注於罇尚寢設席於室內之西東向[illegible]

……入立於罇西南向……跪于……洗皇后……於北先
尚食率其屬以饌入設醬於席前菹醢於其北俎三
入設於豆東豕俎特於俎北醢在東以醢之東尚食設黍於醬
東稷稻粱又在東設湆於醬南……設對醬於東對
后之饌……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豕俎北其西稷
稻粱設湆于醬北尚食啓會郤于簠簋之南對……
于北……各加匕箸尚食設對席於饌東尚食
西面跪奏饌具興皇帝揖皇后對席西面皆坐尚食
跪取韭菹擩醢授皇帝又尚食跪取韭菹擩授皇后
皇帝及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尚食又取黍實於左手

遍取稷稻粱反於右手授皇帝又尚食取黍實於左
手遍取稷稻粱反於右手授皇后皇帝及皇后俱受
祭於豆間尚食各以胏加於俎以飾二人以巾授皇
帝及皇后俱帨手訖尚食各跪品嘗饌訖各移黍置
於席上以次授胏脊皇帝及皇后皆食三飯卒食尚
食二人俱盥手洗爵於房入室詣酒罇所酌酒進授
皇帝及皇后俱受爵祭酒尚食各以肝從皆奠爵振
祭嚌之尚食各受實於俎豆各取爵皆坐訖尚食俱
進受爵奠於坫再酳如初三酳用巹如再酳尚食俱降
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罇進北面俱奠爵興再拜皇……
取爵遂飲卒爵奠爵興降奠於篚……侍位……

俱北面皆再拜……皇帝皇后俱興尚宮引皇……
入東房釋冕服御常服又尚宮引皇后入幄脫服尚
宮引皇帝入尚食率其屬徹饌設於東房如初皇后從
者餕皇帝之饌皇帝侍者餕皇后之饌

皇后表謝

皇后受宮之日服褘衣出……引尚宮前導及
左右侍從如常升正殿兩楹間北面立又尚儀以謝
表授皇后又尚儀以案候於前皇后置表案上尚宮
皆再拜訖尚儀以表降授於內侍內侍因中書以聞初
內侍出門皇后降還侍從如常

朝皇太后

其日大昕所司設皇太后御座……於所御之殿南
尚食帥司膳設……醴於東房內東壁下加勺冪
設豆一實以脯醢……北又設洗於罇西近北罍
水在洗西篚在北東北肆……其日皇后
夙興沐浴尚儀版奏請皇后……前六尚及諸侍
衛宮人俱詣寢殿奉迎尚儀版奏外辦皇后服褘衣
加首飾御輿尚宮前導降自西階以出侍衛如常至
皇太后閤外……降輿侍從如常立於西廂東
面皇后將至尚儀奏皇太后中嚴皇后既至閤外
尚儀奏皇太后外辦皇太后服……首飾司言引尚
宮尚宮引皇太后出即……座前向坐侍從如常皇

后升就東序脯伏司言引尚宮尚儀引皇后入西堦
階北面再拜跪進酒於皇后座前皇太后飲之尚食
進爵以東司言引尚儀尚儀引皇后入升西階北面
再拜進跪奠爵於皇太后座前皇太后飲之尚食進
爵以東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退北面又再拜司
設設皇后席於戶牖之間近北南向司言引尚宮尚
宮引皇后立於席西南向尚食入東房盥手洗觶酌
醴加柶面出進詣皇后席前北向立皇后進北面再
拜受醴尚食於脯醢於席前皇后升席坐左執觶右
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間以柶祭醴三始一扱祭又
扱再祭加柶於觶司葉興降席北面啐醴建柶興
通典卷一百二十二　　二十五
北面再拜進升席跪奠觶於薦東興降席立司言引尚
宮尚宮引皇后降自西階以出御輿而還從如常
儀初皇后出閤尚儀跪奏稱請皇后伏興侍位皇
太后降座入室如常

皇后受群臣賀

右如正冬賀儀唯辭云具官臣某等言伏惟殿下徽
懿昭備至德惠期凡厥黎庶不勝蹈躍

皇帝會群臣

右如正冬會儀唯樂縣而不作上壽辭云具官臣某
等言皇后坤儀配天德昭厚載克崇萬葉朗嗣徽音
凡厥兆庶載懷欣慶臣等不勝慶忭謹上千萬歲

外命婦朝會

右如正冬朝會儀唯賀辭云某位妾姓等言伏惟殿
下坤象配天德昭厚載率土含識不勝忭舞會辭惟
加謹上千萬歲壽

群臣上禮

右如加元服上禮之儀

皇后廟見

前一日皇后清齋於別殿內官應從入廟者俱清齋
一日於廟所諸衛令其屬誧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
守衛廟門與大祭工人俱清齋一宿前二日尚舍直
長施皇后大次於太廟北門內之西東向用以行帷
通典卷一百二十二　　二十六
尚舍奉御鋪御座尚舍直長又設次內官以下又於
大次之後守宮設外命婦妃主以下次於廟北門外
之西道北南面東上周以行帷設行事太尉以下次
於齋坊之內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廟庭如式前一
日右校清掃內外內謁者監設皇后版位於樂懸之
北道西北向設外命婦位於其次前北面東上奉禮
設太尉以下及御史等位於內外並如常儀設酒尊
於廟堂之上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每室斝彝
彝二（春夏用雞彝鳥彝秋冬用斝彝黃彝）山罍二皆加勺冪皆西
各有坫（以置爵）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以下至太祝
版如加元服禮以依太祝升取以進於室戶外

向殿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嗣臣
神武皇帝某(太祖以下稱廟號)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于
皇祖某謚皇后某氏(太祖以下稱妻某氏)將神祇兒謹以一
元大武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薦尚饗訖
興太尉再拜初讀祝文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
前俛伏興還鐏所太尉拜訖樂止謁者引太尉以下
獻皆如獻祖之儀(廟中無祀則偏獻)訖以下如加元服謁廟
儀唯執事則每事訖還齋所

車駕出宮

前出宮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晝漏上
水四刻取賀出宮發引前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三嚴時刻)

前一日內(侍中奏戒)發引前五刻槌二鼓爲再嚴尚儀版奏請
中嚴司贊從內命婦各服位於皇后所御殿閤外道東
重行西向北上內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小駕鹵簿
發引前二刻槌三鼓爲三嚴司贊引內命婦各就位
六品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室奉迎(服其公服如式)內僕進重
翟於閤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首飾褘衣
乘輿以出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升車侍衛如常六
尚等乘車陪從如式司賓引內命婦退隨近以候諸
翊駕之官皆乘馬翊動稱警蹕如常不鳴角鼓諸衛
前後督攝如常外命婦三品以上及公主縣主皆先
置各就次俱服其服車駕將至內侍之屬守廟四門

內謁者贊外命妃主等出次內典引引就位立駕過
引還次初駕將至內侍之屬守廟四門駕至廟北門
迴車北向南尚儀進當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
興還侍位皇后降車升輿入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
常尚儀內謁停於廟外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
尚宮立於大次門外當門西向尚儀版奏外辦皇后
出次侍衛如常(陪從服其服如式)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
就(凡尚宮前導皆司言先引)奉位北向立尚宮與司言退立於左
皇后立定尚宮前奏請再拜皇后再拜少頃尚宮又
奏請再拜皇后又再拜訖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
還大次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后停大次八

刻頃槌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槌
二鼓爲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皇后改服鈿釵禮衣
五刻頃槌三鼓爲三嚴六尚以下詣大次奉迎內僕
進車於廟北門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
乘輿出次華蓋侍衛如常皇后升車鼓吹振作而還
六尚等升車陪從如來儀皇后將出門內謁者贊引
引命婦等出次內典引引就位駕至位所內侍奏請
駕稍停外命婦再拜訖內侍承令令命婦還外命婦
又再拜車駕過內典引引外命婦各還第駕至所御
殿閤外迴車南向尚儀進當車前跪奏請尚儀妾姓
言請降車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以出侍衛如常於

贊引引內命婦俱就位皇后既入尚宮引
命婦退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各罷其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二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三

禮八十三

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朝賀
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
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賀並會
皇帝千秋節受群臣朝賀並會
皇后正至受群臣朝賀並會
皇后正至受外命婦朝賀並會

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朝賀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設皇太子次於承天門外朝堂北西向又於東宮朝堂設宮臣次如式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如臨軒儀典儀設皇太子位於橫街南道東北面設典謁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奉禮設宮臣版位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依時刻宮官俱集於次各服其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宮臣各就位如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右庶子[illegible]如式俱詣閤奉迎僕進金輅於西閤外南向內率一人執刀立於輅前北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中允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illegible]太子具服遠遊冠若未冠則雙童髻絳紗袍乘輿而出左右

侍衛如常儀內率前執刀皇太子升輅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中允進當輅前跪奏稱中允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如此儀）輅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內率夾輅而趨出出重明門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請輅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左庶子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令率升訖中允奏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輅動三師乘車訓導三少乘車訓從鳴鐃而行文武官臣皆乘馬以從至長樂門鐃

吹止至次前迴輅西向內率降立於輅右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退侍位皇太子降輅舍人引就次坐侍衛如常其日依時刻將士填街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皇太子既就次侍中版奏請中嚴進伏就陳於閣外大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衛之官各服其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閣奉迎典儀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群官四品以下次入就位皇太子出次舍人引皇太子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入立於太極門外之東西面（諸衛率各督其屬舍人少進侍者量人從）入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之服乘輿以出曲直

蹕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工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舍人引皇太子入就位（諸衛率左右庶子以下從入者立於皇太子東南西向）皇太子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舍人引皇太子詣西階初行樂作至階樂止舍人引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稱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陛下與天同休（冬至云天正長至伏惟陛下如日之升）俛伏興舍人引降樂作復位樂止皇太子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皇太子東北

西面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宣制訖皇太子又再拜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皇太子既出公主入朝賀如別儀〇皇太子朝賀〇前一日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崇義門內隨地之宜其日司贊設皇太子版位於皇后正殿之庭懸南北面皇太子朝皇后訖舍人引皇太子從納義門詣崇義門內次權停外命婦朝賀將訖舍人引皇太子出立於肅章門外命婦出訖內謁者監引皇太子至肅章門司賓承引皇太子入就位立定司贊唱再拜皇太子再拜訖司賓又引皇太子詣階升當御座前北面跪賀（辭與朝賀同唯稱殿下）俛伏興引復位皇太

子再拜尚儀前承令降詣皇太子西北東向稱令旨
皇太子再拜宣令訖又再拜司賛唱再拜皇太子又
再拜司賓引皇太子閤內謁者監承引以出舍人引
皇太子乘車還宮如來儀

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

其日依時刻諸衛率各勒所部陳布儀仗如常內
廐尉進車於閤外司則量時刻啓外辦妃服首飾褘
衣乘車以出侍衛如常入至下車所妃降車侍從如
常內侍所司引詣閤外皇帝即御座南向坐侍衛如
常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詞與上同）
（如冊尊號）賀訖起司賓引降復位妃再拜訖尚儀前承

□□卷一百　十三　一四

勅降詣妃西北東面稱有勅妃再拜宣勅訖又再拜
司賓引妃出詣皇后所御殿立於閤外六尚以下各
服其服俱詣皇后內閤奉迎如式皇后出即御座南
向坐近侍如常司賓引妃入立於庭北面立定再拜
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賀詞同上）賀
起訖司賓引降復位妃再拜訖尚儀前承令降詣妃
西北東向稱令旨妃再拜宣令訖又再拜司賓引妃
出乘車還宮如來儀（若諸王妃來朝……）
（入位在皇太子妃南北面西上……與皇太子妃同……）

皇帝正至受群臣朝賀（并會）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鋪

御座如常守宮設群官次以等次於東西朝堂大樂
令展宮懸於殿庭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
於樂懸東南西向鼓吹令分置十二案於建鼓之外
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尚舍奉御設解劍
席於懸西北橫街之南並如常儀典儀設文官三品
以上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褒聖侯位於三品以下）介公酅公於道
西武官三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西少南每等異位
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設文官四品五品位於懸東六
品以下於橫街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諸州
朝集使位都督刺史及三品以上東方南方於文官
三品之東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三品之東

□□卷　百二十三　一五

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三品之西重行北面
東上四品以下皆分方位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諸州
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亦如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
品之南（皇親在東姓親在西）設諸方客位三等以下東方南
方於東方朝集使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
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
上四等以下分方位於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
異位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
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於東朝堂每等異位重行西向
（褒聖侯位於三品之下）介公酅公於西朝堂之前武官於介公之
南少退每等異位重行東面諸親位文武官四品五品

品之南（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諸州朝集使位東方南方於
宗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面諸州使人分方位於
朝集使之下亦如之諸方客位東方南方於東方朝
集使之南每國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西方北方於西
方朝集使之南東面北上其日依時刻將士填街諸
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群
官諸親客使集朝堂就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
中嚴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
侍位之官各服其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典儀
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客戶部贊群官客使
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又通事舍人引

四品以下及諸親客使等應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
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冬至則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
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
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
鼓吹振作以姑洗之均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
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戞敔樂
止通事舍人引公主以下及諸方客使等以次入就
位（皇太子若來朝皇太子就典謁引公主以下入）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
公至位樂止群官客使等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
傳群官客使等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詣
西階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就席脫舃跪解（劍）

劍置於席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升階進當御座前北向
跪賀稱某官臣某言（[illegible]賀詞與太子同[illegible]尊號爲異）賀訖俛伏興[illegible]
舍人引降階詣席公跪著劍俛伏興納舃樂作復
横街南位樂止初公將[illegible]客使等皆再拜侍中前承詔降
詣群官東北西面稱有制群官客使等皆再拜宣制
曰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冬至云履長之慶與公等同之）宣訖群官
客使等皆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訖又再拜侍中還
侍位初群官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別爲一案
俟於右延明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右延明門
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俟就侍臣班）
於客使入戶部以諸州貢物陳於太極門東西廂禮

部以諸蕃貢物可執者蕃客手執入就內位其重
大者陳於廟堂前初上公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
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入詣東階
下西面立上公將升賀中書黃門侍郎俱降各立
階下初上公升階中書侍郎黃門侍郎各取所奏之文
以次升上公賀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訖黃門侍
郎又進跪奏祥瑞訖俱降置所奏之文於案各還侍
位侍郎引給事中引案退至東西階前案退出侍郎
給事中還侍位初侍中宣制訖朝集使及蕃客皆再
拜訖戶部尚書進階間北面跪奏（[illegible]）
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

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禮部尚書以次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禮部尚書臣某言諸蕃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侍中還侍位太府卿率其屬受諸州及諸蕃貢物出歸仁納義執物者隨之典儀曰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右五鐘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其大全受朝見不奏祥瑞貢物又無諸方表

會

朝訖太樂令設登歌於殿上引二舞入立於懸南尚舍奉御鋪群官升殿者坐文官三品以上於御座東南西向東聖之下侯於介公酅公於御座西南東向武官三品以上介公酅公之後朝集使都督刺史及三品以上東方南方於文官三品之後西方北方於武官三品之後蕃客三等以上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後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後俱重行每等異位以北以上設不升殿者座各於其位又設群官解劍席於懸之西北横街之南近知當儀尚食奉御設壽罇於殿上東序之端西向設坫於罇南加爵

太官令設升殿者酒罇於東西廂近北[illegible]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坫冪俱障以帷施設[illegible]吏部兵部戶部主客禮部群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各引升殿者次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改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座如常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通事舍人引公主以下及諸客使以次入就位公主初入門樂作至位樂止群官客

使立定[illegible]侍中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諸公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制延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群官客使皆再拜[illegible]通事舍人引應升殿者詣東西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王以下各脫舄解劍[illegible]俛伏興通事舍人接引上公一人升階少東西面立定以下各立於座後立定光祿卿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臣某言請賜群官上壽俛伏興侍中稱制曰可光祿卿進詣酒罇所西面立通事舍人引上公詣酒罇所北面立尚食奉御酌酒

一爵授上公上公搢笏受爵通事舍人引上公進到
御坐前北面授殿中監殿中監受爵進置御前上公
執笏通事舍人引上公退北面跪稱某官臣某等稱
首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
歲壽俛伏興復位群官客使等上下俱再拜立於席
後侍中前承制退稱敕舉公等之觴群官客使等上
下又再拜殿中監取爵奉進近臣近進皇帝舉酒休
和之樂作群官客使等上下皆三舞蹈稱萬歲皇帝
舉酒訖殿中監進受虛爵以受尚食奉御奉御受爵
復於坫樂止初殿中監受虛爵殿上典儀唱再拜階
下贊者承傳群臣客使等上下皆再拜通事舍人引

上公就座後立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群
官客使等上下俱就座俛伏坐太樂令引歌者及琴
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位坐其笙管者進詣西階間
北面立尚食奉御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
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皆俛伏起立於席後殿
中監到階省酒尚食奉御奉酒進皇帝舉酒太官令
又行群官酒酒至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
群官客使等皆再拜搢笏受觶殿上典儀唱就座階
下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皆就座俛伏坐飲皇
帝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之樂三終尚食奉御進受虛
觶復於坫登歌訖降復位觴行三周尚食奉御進御

食從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群
官客使等上下皆執笏俛伏起立座後殿中監到階省
按尚食奉御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太官令又行
群官按（[illegible]）設食訖殿上典儀唱就座
階下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皆就座俛伏坐皇
帝乃飯休和之樂作群官客使等上下俱飯御食畢
樂止仍行酒遂設庶羞太樂令引二舞以次入作若
賜酒侍中承詔詣東階西面稱賜酒殿上典儀承傳
階下贊者又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皆執笏俛伏起
再拜搢笏立授觶（觶訖）就席俛伏坐飲訖俛伏起立授虛
爵執笏又再拜就座酒行十二徧會畢殿上典儀唱

可退階下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上下皆俛伏起立
席後通事舍人引降階俱詣席後跪[illegible]笏俛伏興納
舄樂作復橫街南位樂止位於殿庭者仍立於席後
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客使等在位者皆
再拜（其位於殿庭者[illegible]）若有敕賜物侍中前承制降詣群
官東北西面稱有制群官客使等　拜侍中宣制
訖群官客使等又再拜通事舍人引群官客使以次
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
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撞蕤賓之鍾
左右五鍾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
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

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若先出皇帝若服翼善）冠袴褶朝集使著公服（升座皆服後如式）若設九部樂則去樂懸無警蹕大樂令帥九部伎立於左右延明門外群官初唱萬歲大樂令即引九部伎聲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如式

皇帝千秋節受群臣朝賀（并會）

前三日所司供備如式前一日尚舍鋪御座內外張設並如常御樓之儀尚舍先陳供辦如式尚食先置壽罇於樓上御座之東又置壽罇於樓前之東南（有者盞等）其日平曉陳引仗衛如常儀百官常服咸就橫街南依東西班序立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常服御座俟

○通典卷一百二十三　一二一

褰簾通事舍人引群官詣橫街北壽罇之南俱北面中書門下及供奉官如常式立定典儀贊再拜橫街南北百官俱再拜訖尚食奉御酌壽酒以授殿中監殿中監以授侍中侍中執酒以立殿中監受侍中之酒侍中執笏稽首跪奏稱千秋令節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奏訖興再拜群官上下皆再拜內所由酌壽罇之酒以進皇帝受酒承制宣示得卿等壽酒與卿等內外同慶皇帝舉酒群官上下又再拜三呼萬歲舞蹈又再拜訖詣座所太官令酌酒以進侍中執酒以出群官等俱出謝酒訖就座大常卿引樂作止如常儀（其橫街群官座有常食者引就座如式）其群官所獻壯

露醇酌尚食等所由

會畢樓上褰簾群官各出就位立定典儀贊再拜群官等俱再拜（若臨時別有處分進止隨事）褰簾群官退

皇后正至受群官朝賀

前一日尚寢率其屬設御幄座如外命婦朝儀守宮設次於宮城門外如常儀其日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肅章門外奉禮設文武群官諸親蕃客使等位於宮城門外如朝堂之式典儀設文武群官位於肅章門外文東武西俱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諸親位於文武五品之下朝集使蕃客等分方位次如常設典儀位於群官東北贊者在西

○通典卷一百二十三　十三

向北上又設內給事位於群官之北南向（若與外命婦同時朝）……文武群官依時刻集列門外俱就次各服其服……尚儀奏請中嚴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內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典謁引文武群官入就位尚儀奏外辦皇后首飾褘衣以出即御座南向坐侍衛警蹕及設琮璧於御座並如常儀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出就南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文武群官等俱再拜典儀引為首者一人進內給事前北面跪賀（稱正至）……（與賀皇帝同唯改稱殿下與賀時同）賀訖俛伏興與謁引退復位群官等皆再拜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入依式……

給事承令出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後出……）
群官等皆再拜內給事宣令（令辭新歲冬至云……）之慶與
公等同之群官等又再拜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入典
謁引群官等出尚儀前奏禮畢皇后降座以入侍衛
警蹕如常儀

皇后正至受外命婦朝賀（并會）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守宮設外
命婦次如常儀尚寢帥其屬設御幄於皇后正殿北
壁南向又設命婦為首者褥席於西階前近西東
向如式司樂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麾於殿上西階
之西東向內僕進重翟以下於肅章門外道東西向

通典卷一百二十三　十四

北上司賓設命婦等版位於殿庭大長公主以下在
東大夫人以下在西諸親婦女之下（異姓在東同姓在西）俱重
行北面相對為首內謁者設外命婦等位於肅章門
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東大夫人以下於道西俱重
行相向北上命婦有從夫之爵無夫從子之爵設司
贊位於東階東南西面掌贊二人位於司贊之南差
退俱西向受朝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
陳布於肅章門外如常儀外命婦等依時刻集到宮
門外至下車所道西東向以車為次北上車次定命
婦等皆降車東向與引引之次各服其服尚儀奏請中
嚴宮官侍衛者皆朝服司寶奉琮寶依式俱詣內閤

奉迎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樂升就舉麾位司贊
先入就位內典引引命婦俱就肅章門外位尚儀（版）奏
外辦皇后首飾褘衣以出警蹕如常儀皇后出自西
房典樂舉麾奏正和之樂即御座南向坐司寶奉琮
寶置於御座如常偃麾樂止（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
止司賓承引命婦以次入就位為首者初入門舒和
樂作至位樂止命婦等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
外命婦等皆再拜司賓引為首者一人詣西階為首
者初行樂作至階樂止為首者脫舄升進當御座前
北面跪賀（某妃妾某氏等言云云(?)）俛伏興司賓引為首
者降階納舄樂作復位立定樂止司贊曰再拜掌

通典卷一百二十三　十五

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尚宮前承令降自西階詣
命婦西北東面稱令旨外命婦等皆再拜尚宮宣令曰履
新之慶（冬至云長至之慶）與夫人等同之司贊曰再拜掌贊承
傳外命婦等皆再拜司賓以次引出為首者初行樂
作出門樂止內典引承引以出尚儀前奏禮畢還侍
位皇后降座樂作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樂止
女工人退

會

朝訖尚寢帥其屬鋪外命婦等之座於座上大長公
主以下於御座東向重行西向大夫人以下於御座
西向重行東向從不升殿者座席於東西廊下皆如

其儀又重設脫鞋席於東西階下尙食設壽酒鐏於殿上東序之端西向有坫爵一於鐏下設外命婦酒鐏於東西廊下近北設廊下者酒鐏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坫幕俱障以帷設訖司樂帥諸樂人就位內典引引外命婦俱詣肅章門外位尙儀奏外辦皇后首飾褘衣以出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出自西房典樂舉麾正和之樂作即御座南向坐司賓奉琮寶置於御座如常儀偃麾樂止司賓承引外命婦以次入就位爲首者初入門樂作至位樂止外命婦立定（其拜合別日贊拜如別）（贊拜）司言前承令降詣命婦西北東向稱令旨夫人等升席坐司贊曰再拜位者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訖

司賓引外命婦應升殿者詣東西階樂作爲首者至階樂止俱就席後爲首於階下以升司賓引爲首者一人升階近東西面立以下各就席後立司賓引不升殿者詣東西廊下席後立上下立定司賓引爲首者詣酒鐏所北面立尙食酌酒一爵以授爲首者司賓引爲首者至御座前北向授尙食尙食受進置御座前司賓引爲首者退北面爲首者跪奏稱妾姓等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妾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俛伏興再拜外命婦等皆再拜訖司言前承令宣令云令旨夫人等同此慶外命婦等又再拜尙食取爵奉進皇后舉酒樂作外命婦等皆三稱萬歲皇后舉

酒訖尙食受虛爵復於坫樂止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司賓引爲首者就席後立司贊曰就座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就位尙食進酒至階司贊曰酒至興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興立席後俟至階省酒尙食奉酒進皇后舉酒樂作如常又行外命婦酒酒至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再拜受觶司贊曰就座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就座坐飲皇后舉酒訖尙食受虛爵復於坫樂止觴行三周尙食進御食食升階司贊曰食至興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起立席後尙食至階省食俟尙食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又行命婦按（舞者不食及命婦按先不設酒典設食）

訖司贊曰就座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就席坐皇后飯樂作外命婦等俱飯御食畢樂止仍行酒遂設庶羞諸從以次作若賜酒司言前承令詣眾階上西向稱賜酒階下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起再拜受觶坐飲訖起立授虛觶又再拜就席坐酒行十二遍會畢司贊曰可起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起立席後司賓引降各納舄樂作俱引復階下位樂止其廊下者仍立於席後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在位者皆再拜若有束帛則尙功部其屬以束帛先立於東西廂司言前承令降自西階詣命婦西北東面稱令旨外命婦等皆再拜宣令訖外命婦等又再

拜尚功帥其屬以次受朱帛訖外命婦等文武拜賓引命婦等以次出樂作出門樂止內典引承引次出尚儀前奏禮畢遂還侍位皇后降坐樂作入白華房警蹕侍衛如來儀樂止

續通典卷一百二十三終

續通典卷第一百二十四

禮八十四 嘉禮二十九

皇帝於明堂讀五時令（陳設 讀令 鑾駕出宮 鑾駕還宮）

皇帝於太極殿讀五時令

皇帝養老於太學（陳設也 鑾駕出宮 鑾駕還宮 其隨上讀令如五用注儀）

皇帝於明堂讀五時令

陳設

禮部尚書先讀令二日奏讀月令承以宣告前一日尚舍孔大施大次於青龍門外道北南向（春於青陽太廟季夏於明堂太室孟秋於總章太廟季秋於總章右个孟冬於玄堂太廟季冬於玄堂右个仲春於青陽太廟仲夏於明堂太廟外道東西向仲秋於總章太廟西門外道南向仲冬於玄堂太廟北門外道東向）尚舍奉御設御座守宮設文武官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夏南向俱西向秋冬俱東向）次於辟水東門之外（夏南門之外秋西門之外冬北門之外）文官在北武官在南（夏在東秋在西冬在東）俱西上（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於青陽左个（仲春於青陽太廟季春於青陽右个孟夏於明堂左个仲夏於明堂太廟季夏於明堂右个中央土於太室孟秋於總章左个仲秋於總章太廟季秋於總章右个孟冬於玄堂左个仲冬於玄堂太廟季冬於玄堂右个）近西東向（夏近北南向秋近東西向冬近南北向）守宮設三品以上及諸司長官座於堂上文官於御座東北南向武官於御座東南北向（夏西南向東北向秋西北向東南向冬東北向西南向）俱重行西上（夏東上秋東上冬西上）

下令判自設刑部尚書讀令座於御座東南北向（仲夏）
（南東向北秋西向冬東向）設文官解劍席於丑階之左（仲春於前）
（陛之左季春於卯階之左孟夏於辰階之左仲夏於巳階之左季夏於午階之左孟秋於未階之左仲秋於）
（於中階之左季冬於子階之左孟冬於亥階之左季秋於戌階之左）設武官
解劍席於卯階之右（仲春於辰階之右孟夏於巳階之右仲夏於午階之右季夏於未階之右）
（於戌階之右季秋於申階之右孟冬於子階之右仲秋於酉階之右仲冬於寅階之右）
（冬於寅階之右季冬於丑階之右）季皆內向太樂令展宮懸於青陽左
个之庭（仲春於青陽太廟之庭季春於青陽右个之庭孟夏於明堂左个之庭仲夏於明堂太廟之庭）
（之庭季夏於太室之庭孟秋於總章左个之庭仲秋於總章太廟之庭季秋於總章右个之庭）
（章之太廟之庭仲冬於玄堂太廟之庭季冬於玄堂右个之庭）
庭設典儀位於堂上東階之南向（仲春於堂上階）

（上階之南西俱北向孟夏於堂上東階之西俱東向孟秋於堂）
（堂之上中俱南向仲秋於堂上東階之東仲冬於堂上）
（階下庭下之東季冬於堂上）一位於樂懸東北南向（夏樂懸於）
（北東向南冬西於向樂懸西北懸東西向）者位於懸東（夏懸西冬懸北秋懸南）文左武右俱重行西向（夏北向秋向）
（南東向向冬）相對為首設升堂者位文官四品五品於懸北
（夏懸東冬懸西秋懸南）六品以下於其東（夏於其南冬於其北）
俱南向（夏俱西向冬俱東向秋俱北向）武官四品五品於懸南
（懸北冬六品以下於其東夏於其西冬於其北秋於其北）當文官俱
北向（夏東向冬西向秋南向）皆重行西上（夏北上冬南上秋東上）設典儀
位於懸之西北（夏於懸東北冬於懸西南秋於懸東南）贊者二人在東

人退俱南向（北向冬俱東向夏俱西向秋俱北向）奉禮設門外位各於次
前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西上（夏北上冬南上秋東上）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駕
之官五品以上次於承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前二
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其日未明七
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侍中奏裁）侍中奏開宮殿門
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
奉禮設從駕群官五品以上位文官於東朝堂之前
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駕群
官五品以上俱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以下從駕之官發駕之前先赴朝）

（堂所俱就大各服其服）所司陳小駕鹵簿未明二刻搥三鼓為
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
謁者引從駕群官各就朝堂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
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閤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
黃令進金輅於西閤外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
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
人又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
正立執轡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夏絳紗季夏之日黃紗秋白紗）
（冬黑紗）佩蒼玉（夏赤玉季夏之日佩黃玉秋佩白玉冬佩玄玉）御輿以出
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
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

祝奏太和之樂千牛將軍前執轡皇帝升輅太僕卿
立授綏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如常儀黃門侍郎進當
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發引俛伏
興退復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當鑾駕前跪奏訖俛伏興）鑾駕動又
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輅
而趨駕至太極門偃麾戛敔樂止出太極門鼓柷奏
采茨之樂出嘉德門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
至順天門外（駕出明堂則至承天門）侍臣上馬所黃門侍
郎奏請鑾駕權停勑侍臣上馬侍中前承詔退稱制
曰可黃門侍郎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
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侍

中中書令以下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
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勑車右升侍中前承制
退稱詔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
侍郎奏稱請鑾駕發引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傳音
如常鼓吹振作而行其從駕之官在玄武隊如常儀

讀令

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青陽左个之
庭如常（仲春青陽太廟之庭季春青陽右个之庭孟夏明堂左个之庭仲夏明堂太廟之庭季夏明堂右个之庭孟秋總章左个之庭仲秋總章太廟之庭季秋總章右个之庭孟冬玄堂左个之庭仲冬玄堂太廟之庭季冬玄堂右个之庭）守宮置群官供奉次各服其服駕將
至典謁各引先置群官供就門外位駕至太次門外

迴輅南向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
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
輅御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典謁引
文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
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
位典謁引群官非供奉者入就位刑部郎中以月令
置於按授以把令史二人俱盛公服對舉按立於武
官五品東南郎中立於按後北面（夏令史對舉按於五品武官西南郎中立於案後東面秋令史對舉案於五品文官西北郎中立於案後南面冬令史對舉案於文官東北郎中立於案後西面）侍
中版奏外辦皇帝常服御輿出次曲直華蓋侍衛警蹕如
常儀入自青陽門（夏入自明堂門秋入自總章門冬入自玄堂門）皇帝初入

門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鍾左右五鍾皆應鼓柷奏太
和之樂皇帝升自阼階（夏升自南階秋升自西階冬升自北階）入即御
座東向坐（夏南向坐秋西向坐冬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侍
臣夾侍如常儀戛敔樂止典儀一人升立於左个東
北南面（夏東南西向秋西南北向冬西北東向）典謁引公王以下入
西向位（夏北面西上秋東面南上冬南面東上）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以下
行皆作舒和之樂）公至位樂止群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
承傳（凡有詞贊者皆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
中臣某言請延公王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
侍中詣左个東北面西向（夏東南北面秋西南東面冬西北南面）稱詔
公王等升堂上典儀承傳堂下贊者承傳 位

皆再拜典謁者以次引東西面位者（夏秋則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引諸各出與諸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王以下俱升席跪解劍俛伏興脫舄置席令人各引升立於座後刑部郎中奉案進立於御座下侍中跪奏請讀月令俛伏興侍中稱有制曰可侍中退復位刑部郎中升詣解劍席跪解劍俛伏興脫舄取令持案者仍立於下通事舍人引刑部郎中奉令升自阼階（夏升自午階秋升自酉階冬升自子階）詣席南北向位跪（夏席西向秋席東向冬席北向）南東（西向冬席）置令於案俛伏興立於席後堂上典儀唱就座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並就座俛伏興坐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絕使上下聲可了讀令訖堂上典儀

通典卷一百二十四　六

唱可起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以令置於案俛群官俱跪俛伏興納舄典謁各引還本位公初行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典謁引西面位者出（東面位者以次出）東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降座御輿以入侍衛如來儀出門樂止典謁引南北面位者以次出（夏引東西面秋引南面冬引東西面）

春令（其文具月令不錄載）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節版奏（請解嚴）……皇帝停一刻頃槌一鼓為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二刻頃槌二鼓為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五刻頃槌三鼓為三嚴諸衛各督其隊引駕官立於次前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大次門外南向（夏北向秋西向冬東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右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御輿出次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黃門侍郎奏稱請發鑾駕引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來儀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權停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

通典卷一百二十四

傳文武侍臣皆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敕車右升侍中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發引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群官皆從如來儀鑾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鑾駕入嘉德門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鼓柷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敔樂止入太極門鼓柷奏太和之樂鑾駕至橫街北當東閣西輅南向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

緋比利文武群官至朝堂通事舍人承旨勅群官還
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嚴叩鉦將士各還其所

皇帝於太極殿讀五時令

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時令承以宣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於太極殿北廂南向尚舍直長設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及諸司長官座於殿上文東武西重行相向北上（無依官者太官一依官不合）設刑部郎中讀令座於御座西南東向有案去御座二丈設解劍席於東西階下如常儀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西階之東西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近如刑部之儀典儀設文武三品以上及在升殿者位

於南橫街之南道東設武官位於道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為首非升殿者位於殿庭文東武西如常設典儀位於北橫街之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近南西面武官於西朝堂南東西每等異位重行北上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次簇杖如常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入服其器符寶郎奉寶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入就位奉禮引群官各就門外位刑部郎中以時令入置於案覆以帊令史二

人仗公以對舉案立於右延明門內道北刑部郎中立於案後東西典謁者引非升殿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座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儀偃麾戛敔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侍臣夾侍如常儀典謁引公王以下入就北面位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群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公王以下等升俛伏興又

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詔延公王等升殿典儀承傳階上贊者又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典謁以次引北面位者詣東西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王以下俱承解跪解劍俛伏興脫舄通事舍人以次引升殿者立於後座刑部郎中引案進立於西階下侍中跪奏（臣某言請讀時）令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退復位刑部郎中再拜就解劍席跪解劍俛伏興脫舄取令持令者仍立於階下通事舍人引刑部郎中奉令升自西階詣席西東向跪置令於案俛伏興立於席後殿上典儀唱就座公王以下坐刑部郎中進就[illegible]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絕

使言聲而下讀令訖殿上再拜訖公王以下皆
起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刑部尚書以下降刑部郎
中以令置於案與群官俱出與
各司還本位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引北
面位者出持令案者出而出侍中前跪奏稱
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
撞黃鍾之鐘左右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降座御
輿入自東房警蹕侍衛如來儀從至閤樂止典謁引
東西面位者以次出
御覽善則群官樂者不

去警蹕

皇帝養老於太學 陳設 養老

陳設

前三日尚舍直長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
三老五更次於學堂南門外之西群老次於其後俱
東向設群官次文官於門外之東重行西向武官於
群老之西重行東向皆北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
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
純設三老席於西序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席於西
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皆
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設眾國老座於國老之後

之東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
北皆蒲筵緇布純凡三國老五品以上致仕者為之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之庶老設庶老座於國老之後太樂令展宮懸於學堂
之南設登歌於堂上及展懸位皆如元會儀之典
儀設文官五品以上位於懸東六品以下在其南俱
重行西向北上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以下
在其南當文官俱重行東向北上蕃客分方位於文
武官六品之南若有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文武官九品之後學生分位於
文武官之後奉禮設門外位如設次之式尚舍奉御
設鑪於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右坫以置爵

鑾駕出宮 如前儀

養老

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
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
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先具牢饌鑾駕將至通
事舍人引先置之官各就門外位俱首服入就
位鑾駕至太學門迴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輅俛伏興
皇帝降輅乘輿入大次繖扇侍衛如常通事舍人引
文官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
人二舞就位如正會之禮通事舍人引群官客使入
就位鑾駕出宮所司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
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俱朝服乘安車前後導從如常儀

其國老庶老則有司先戒之量其所須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群老等俱赴集其次群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群官出次引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侍衛如常侍中負寶陪從如式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太常卿前導博士引太常卿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太和之樂作皇帝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於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皇帝立定樂止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道敦史執

筆以從三老入門舒和之樂作三老五更立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群老隨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樂止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以答再拜畢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如初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揖立樂止侍衛文官量入從升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再拜皇帝西向再拜五更五更答再拜休和之樂作三老五更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太常卿引皇帝詣酒尊所取爵侍中贊酌酒訖太常卿

引皇帝進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國老庶老前國老庶老等皆食皇帝即座太樂令引工升奏韶和之樂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訓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敦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終一舞作於懸中訖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少卿及奉禮引導皆如初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太和之樂作皇帝逡巡立於階前樂止三老五更出舒和之樂作太常卿引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通事舍人引群

官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鑾駕還宮　如前禮令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四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五

禮八十五 嘉四 大唐開元禮纂類二十

臨軒冊命皇后

臨軒冊命皇太子

內冊皇太子

臨軒冊命諸王大臣

朝堂冊命諸臣

冊內命婦二品以上

遣使冊受官爵

朔日受朝

朝集使引見 奉辭

臨軒冊命皇后

卜日告圜丘方丘太廟以上並有司行事如常告之儀

臨軒命使

將行冊禮所司奏請太尉為使司徒為副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庭陳設樂縣內外官次侍衛鑾駕並如納后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自出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樂止通事舍人引冊使副入就位太尉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令群官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東北西面稱有制冊使再拜侍中宣制曰冊某氏為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宣制訖又俛伏興再拜侍中還侍位黃門侍郎持節西面授太尉太尉受付主節立於使後黃門侍郎退中書侍郎引冊案及璽綬案立於冊使東北面中書侍郎取冊持璽綬從後立太尉之左西面授太尉太尉受冊置於案持案者退立於使者後中書侍郎又取璽綬以授太尉太尉受置於案亦如受冊之儀中書侍郎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冊使出持節者前引持案者次之太尉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侍衛警蹕如來儀入自東房樂止通事舍人引群官在位者以次出

皇后受冊

前一日守宮於肅章門外道西近南隨便設太尉司徒等次東向北上又於命婦朝堂設外命婦次如常尚儀帥其屬於皇后正殿設御幄座南向又設皇后受冊位於殿庭階間北向又設命婦等脫舄席於西階前近西東向司樂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並如常內侍典謁以下於肅章門外道東西向以北為上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皇后殿庭門之外如常儀典

儀設冊使位於肅章門外之西東向北上設內侍位
於使副之南舉冊案及琮璽綬者位南向差退俱東
向又設內給事位於北廂南向又設內謁者監位於
其東南西向內謁者設外命婦位於朝堂分左右廂
大長公主以下在東太夫人以下在西並每等異位
重行南向以北為上司賓設內侍及內官非供奉者
位於受冊正殿之庭東廂西向重行北上又設內命
婦等朝位於殿庭御道東行北面西上又設外命婦
朝位於殿庭御道左右近南大長公主以下在道東
北面西上太夫人以下在道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
以東為上又設司賓位於東階東南典贊二人在南

差退俱西向內侍版奏皇后請中嚴外命婦依時刻
俱赴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內謁者監先置二案於肅
章門外近西太尉司徒既受命出至朝堂俱乘輅備
鹵簿鼓吹持節如式其冊琮璽綬各以油絡網犢車
載兩行內侍之屬與所司守之至永安門外降輅
謁者引入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掌次者俱引入
次內典引引外命婦就朝堂位司樂工人入就位典
樂升就舉麾位司賓典贊者先就殿庭位內典引
各引外命婦兩行俱以次進至肅章門司賓接引進
入立於皇后正殿閤外如朝堂之位謁者引太尉就
肅章門外持節者立於太尉之北少退東面內謁者

監引內給事就南面位內謁者監退復位內命婦等
應陪列者各服其服司賓引就陪列位尚儀版奏外
辦皇后首飾褘衣司宮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出自正
殿西房侍衛警蹕如常儀（首飾褘衣所司先進）典樂舉麾奏正
和之樂（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皇后至兩楹間南
向立定樂止初內給事既就南面位太尉進內給事
前北向跪稱太尉封臣某司徒封臣某奉制授皇后
備物典冊訖俛伏興復位內謁者監引內給事詣肅
章門傳言司宮司宮入詣皇后前跪奏訖興還侍位
初司宮入奉冊琮璽綬者以次進當司徒前司徒取
冊琮璽綬以次進授太尉舉案者以次退司徒授訖

退復位內侍進太尉前西面以次受冊琮璽綬東面
授內謁者監（璽綬內謁者助舉之）退復位內謁者監持冊琮
璽綬等進立於肅章門外跪置冊琮璽綬於按俛伏
興初司宮奏訖尚儀贊皇后降司宮引尚宮尚宮引
皇后初行樂作立定樂止初皇后將降又尚宮詣門
取冊尚服詣門跪取琮璽綬興進俱入立於皇后之
右西向司言司寶各一人進立於皇后之左少前東
面尚宮稱有制尚儀贊皇后再拜尚宮宣冊訖尚儀
又贊皇后再拜尚宮奉冊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
言尚服奉琮璽綬以次授皇后皇后以受司寶訖
尚儀贊皇后升座皇后御輿繖扇侍衛如常皇后升

初行樂作即御座南向坐司寶奉寶置於御座樂
止司賓引內命婦等階列者以次進就北向位為首
者初行典樂舉麾奏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司贊曰再
拜掌贊承傳內命婦皆再拜司賓引為首者一人詣
西階初行樂作至階樂止為首者脫舄升進當御座
前北面跪奏某妃妾姓等言伏惟殿下坤象配大德
昭厚載凡厥兆庶不勝大慶跪訖起司賓引為首者
自西階降納舄樂作復位樂止司贊曰再拜掌贊承
傳內命婦等皆再拜司言前承令降自西階詣內命
婦西北東向稱令旨內命婦等皆再拜宣令訖在位
者又再拜司贊曰再拜典贊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司

賓以次從既使出門各還北向位為首者初行樂作至
門樂止司賓又引外命婦以次入為首者初入門舒
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
命婦等皆再拜訖司賓引為首者一人進升奉賀復
位拜樂止及宣令拜拜辭等皆如內命婦之儀訖引
出為首者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司言又奏群官賀訖尚
儀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禮畢還侍位皇后降座樂
作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常儀樂止女工人退
冊命使者承輅詣廟從至降車所降輅入至太極殿
庭大橫街南御道東北向西上立中書令於太極殿
東北西面太尉等而俟復命曰奉制授皇后備物

與冊禮畢又再拜中書令奏聞太尉等退因[illegible]
等還本司

皇后受群臣賀

皇后表稱謝

朝皇太后

皇帝會群臣

群臣上禮

皇后會外命婦

后廟見　右並如納后儀

臨軒冊命皇太子

卜日告圜丘告方丘太廟並有司行事如常儀

臨軒冊命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
守宮設皇太子次於東朝堂之北西向設群官次於
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又設舉麾位於上
下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建鼓之外乘黃令陳車輅尚
輦奉御陳輿輦並如常儀設皇太子版位於橫街之
南道東北向設群官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
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俱西面北上武官一品
以下五品以上於懸西六品以下橫街之南俱東面
諸親於五品以上之南（皇宗親於東異姓親於西）蕃客分方於六
品以下之南皆以北為上並如常儀（若有朝集使分方於文武當品之下）

之下。諸州使人分方於朝集九品之後。設典儀位於樂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皆如元日之儀。

其日，皇太子未出前二刻，宮官應從者俱服其服。諸衛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詣閤奉迎。僕進金輅於閤外，南向。左內率一人執刀立輅前，北向。贊者二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又在中正之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具服遠遊冠，若未冠則雙童髻。絳紗袍，升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左內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輅，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式。贊善進當輅前跪奏稱：「贊善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贊善奏請皆進當輅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

輅動，贊善與贊者夾引以出，左右內率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贊善稱：「請輅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贊善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左庶子以下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贊善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贊善退復位。左內率升訖，贊善奏稱：「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輅動，三師乘車訓導，三少乘車訓從，鳴鐃而行。文武官臣皆乘馬以從。至下車所，鐃吹止；至次，迴輅西向，內率降立於輅左右，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舍

人引皇太子就便座，侍衛如常儀。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殿庭，如常儀。群官、諸親、客使等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通事舍人引群官、客使各就朝堂前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舍人各引群官、客使以次入就位。皇太子出次，舍人引皇太子，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入立於殿外之東，西面。謂師傅在左右舍人也其等輩人從入。又黃門侍郎以冊入，寶綬各置於按，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案，立於門內道北，西面；門按於北，中書侍郎立於案後。侍中版奏

外辦。皇帝服袞冕之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舍人引皇太子入就位。三師、三少以下從入者，於皇太子東南，西面北上。皇太子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典儀曰：「再拜。」群官在位者皆再拜。中書令降，立於皇太子東北，西面。中書侍郎一人引冊按，又中書侍郎一人引璽綬按進，立於中書令之南，少退，俱西面。中書侍郎取冊按中書令，退復位。中書令稱有制。

皇太子再拜讀冊訖皇太子再拜進受冊退授左
庶子中書侍郎取璽綬進授中書令皇太子又進受璽
綬授左庶子中書令以下還侍位持案者以授[illegible]
儀曰再拜皇太子再拜典儀又曰再拜群官在位者
皆再拜舍人引皇太子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臣
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
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
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常
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群官在位者以次
出[illegible]

朝皇后

前一日所司設皇太子次於永安門外道西東向[illegible]
以行帷鋪座如式又設三師三少等位於西南[illegible]
向北上其日諸衛各勒所部屯門列仗陳布於[illegible]
后正殿兩門之外皇太子將至尚儀版奏請中嚴皇
太子受冊訖舍人引皇太子三師三少等從及餘侍
衛皆如常儀詣皇后所御之殿閤外道東西面立六
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皇后內閤奉迎尚儀版奏外
辦皇后首飾褘衣御輿以出即御座南向坐侍衛如
式內謁者監引皇太子至[illegible]司賓
承引皇太子立於庭北向立定皇太子再拜[illegible]
引皇太子至閤內謁者監承引以出舍人引之[illegible]

者如式三師三少以下各從之

謁太廟

前一日右校掃除廟之內外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廟
西南東向又設三師以下及文武官次於皇太子次
之後少近西俱東向奉禮設皇太子版位於廟庭道
東北向其日皇太子入受冊所司陳鹵簿侍衛於永
安門西以俟皇太子朝皇后訖出舍人引之次侍衛
如常儀進金輅於次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
次乘輅奏請發引及侍臣陪從鼓吹警作皆如初儀
至安上門僕當廟門鼓吹止至次前迴輅東向內率
降立於輅左左庶子進當輅前跪稱左庶子臣某言
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乘輿入次侍衛
如常儀皇太子入次一刻頃率更令立於次門之外
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侍衛如常率更令引皇
太子入自南門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庶子二人一人
贊在一人從右舍人二人[illegible]從入皇太子
至位立定率更令奏請再拜皇太子再拜少頃
率更令奏禮畢[illegible]率更令引皇太子
率更令引皇太子出門[illegible]入次侍衛如常皇太子
既入便次[illegible]如來儀[illegible]進金輅於
次前如常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乘輿出次升輅
侍衛如常侍臣上馬陪從皆如來儀輅動[illegible]

而行至重明門宮官文武從下馬皇太子乘輅入三
師三少還皇太子至東閣前迴輅南向左庶子跪奏
請降輅俛伏興皇太子降輅乘輿以入侍臣從至閣
左庶子啟奏請將士各還本所

令群臣[illegible]

群臣上禮

前一日守宮署設次於東西朝堂如常其日應上禮
官依時刻各集於次皆服朝服奉禮先設上禮之官
位於東西朝堂之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爲
首設中書舍人位於文官爲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

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謁者引
上禮之官就位立定令史二人對舉表按禮部郎中
引中書舍人取表按舍人訖引按退奉禮唱再拜
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表入進謁者
引在位者退

皇后受群臣賀 [illegible]

皇后命婦賀 [illegible]

皇太子會群臣 [illegible]

皇太子會宮臣皆如元日之儀

宮臣上禮

前一日守宮署設次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應上禮
之官依時刻各集於次皆服朝服奉禮先設上禮之
官位於朝堂前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爲首設左
庶子舍人位於文官爲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文
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事舍人各引
上禮之官皆就位立定令史二人對舉表按庶事前
承引就太子舍人取表訖引按退奉禮唱再拜贊者
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舍人以表入謁者引在位者皆
退

內冊皇太子

卜日告圜丘告方丘太廟並有司行事如常儀

臨軒命使

皇太子受冊

前一日守宮設冊使位於重明門外道西副使次又
於其西俱南向並鋪床席又設宮臣文武官次於東
宮朝堂如常所司陳設皇太子羽儀車輿及樂懸等
並如元日受朝儀守宮設皇太子受冊位於內殿之
庭階間北向掌儀設宮臣版位於殿庭文官五品以
上於道東六品以上於橫街之南皆西面北上武官
五品以上於道西六品以下於橫街東南文官皆當

已北上奉禮設朝堂前位一如常其日諸衛率勒所部
屯門列仗如式宮官於冊使未到之前量時刻赴集
次改服朝服各就朝堂前位太尉司徒旣受命出至
朝堂乘輅備鹵簿鼓吹持節如式其冊璽綬各以油
絡網犢車載而行至東宮朝堂降輅謁者引就次持
節者前導持案者從之掌次者延入次初冊使將至
通事舍人各引宮臣入就殿庭位左庶子版奏請中
嚴宮臣入訖通事舍人引太尉司徒入立於左閤門
外西面北上持幡節冊璽按者至閤門外立以絳紗使代左庶子版奏外辦
皇太子著雙童髻絳紗袍就受冊位所[illegible]司徒請奏左人引
[illegible]與在承引太尉以下入太尉立於階間南面司徒

○通典卷百卅七

一三

立於太尉西南東面節在太尉東少南西面冊璽按
在司徒西南東面掌書一人立於皇太子之左少前
東面司徒就按取冊進東面授太尉持節者脫節衣
太尉稱有詔左庶子贊皇太子再拜皇太子再拜太
尉宣冊訖左庶子又贊再拜皇太子又再拜左庶子
進詣太尉前受冊退授皇太子受以授掌書司徒又
次取璽綬進東面授太尉左庶子進太尉前受退授
皇太子受以授掌書訖持節者加節衣左庶子贊引
皇太子退與宜各引太尉以下出至閤外通事舍人
承引以出其按及幡節等並付令史主節又通事舍人各引宮臣
以次出太尉司徒乘輅向朝堂至降車所降輅入至大

極殿庭大橫街南御道東北向西上立中書令於大
尉東北西面太尉等再拜復位奉詔冊皇太子禮畢
又再拜中書令奏聞太尉等退鹵簿幡節等還本司

皇太子朝謁

其日冊訖皇太子著雙童髻絳紗袍詣皇帝所御殿
如常日朝之式至閤司賓引至殿前北面再拜司賓
引出詣皇后所御殿前北面再拜司賓引出還宮如
常

謁太廟　皇帝會群臣
群臣上禮　皇后受群臣賀
皇后會外命婦　皇太子會群臣
皇太子會宮臣　宮臣上禮
右以上並如臨軒冊命儀

○通典卷百二十

一四

臨軒冊命諸王大臣

將冊命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大極殿北壁南
面守宮設群臣次於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又
設舉麾位於上下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群官版位
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東六品以下於大橫
街之南俱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西六
品以下於大橫街南俱東面以北爲上並如常儀設
受冊者位於大街之南東重行北面西上設典儀位
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設門

外位文官於東朝堂西面武官於西朝堂東面俱每
等異位重行北上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列仗屯
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受冊者服朝服從鹵簿備乘 於其所宜
與群官俱集朝堂次群官於次
贊者引群官俱出次典謁引就朝堂前位版奏請
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
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
郎奉寶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
人引群官入就位又引受冊者入立於太極門外道
東西向中書侍郎以冊置於按令史二人皆絳公服
對立於左延明門內道北西面侍郎立於按後侍中

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
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
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
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
寶置於御座如常儀樂止通事舍人引受冊者以次
入就位立定受冊者東北西面中書侍郎引冊按進
入於中書令之南退俱西面通事舍人引為首者
一人少前北面中書令前取冊進授訖退復位中書舍人
稱有制受冊者進受訖典謁引退復位又通事舍人
引次受冊如上儀受冊訖中書令以下還侍位
以按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

典謁舍人引受冊者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
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
之鍾左五鍾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輿
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
舍人引群官在位者以次出若冊太師三公親王皇
帝服袞冕之服設十二按乘黃令陳車輅
尚輦奉御陳輿輦諸衛陳鹵簿受冊者初入門舒和
之樂作至位樂止冊畢引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餘
同上儀冊開府儀同三司太子三師驃騎大將軍左
右丞相京兆牧河南牧並如臨軒冊命儀

朝堂冊命諸臣

前一日守宮設受冊者次於東朝堂其日平明受冊
者朝服乘輅發第備鹵簿詣朝堂至降車所降輅謁
者絳公服引就次奉禮設受冊者版位於東朝堂前
近南北向又設舍人宣冊位於其北南向將冊舍人
引受冊者就版位立舍人公服先以冊置於按令
史二人絳公服對舉按又舍人引中書舍人持節前
導持按者次之出立宣冊位持節者立於舍人之東
少南西向持案者立於舍人西南東面持節者脫節
衣持按者進舍人前舍人取冊持按者退復位舍人
稱有制受冊者再拜宣冊訖又再拜又舍人引受冊
者進舍人前北面受冊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典謁

引舍人幡節前導而入謁者引受冊者進受冊者升
輅還第如來儀

冊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特進　輔國大將軍　光祿大夫
鎮國大將軍　侍中　中書令
諸衛大將軍　六尚書　太子詹事
太常卿
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並同上儀

冊命內婦三品以上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及冊按使次於肅章門外及永
安門外省道右東向司言設受冊者位於北殿庭近
南當北向西上其日典儀設冊使位於肅章門外之
西東向北上冊按者位在南差退俱東向內謁者
監先置按於閤門外近限使者公服乘輅鹵簿
內侍鼓吹持節如式其冊以油絡網持車載而行至
永安門降輅謁者引入其冊按從入謁者引
入次受冊者花釵翟衣司言引就受冊位如常謁
者引冊使出就位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持冊
按者立於使副西南俱東向持節者脫節衣持冊按
者以按進使副前使副取冊於按持按者退復位使
副以冊進授使者退復位內給事進使者前西面受
冊進立於肅章門外跪置冊於按俛伏興退司言詣

閤跪取冊興進立於受冊者之北南面稱有制受冊
者再拜宣冊訖又再拜受冊者進受冊以退復位入
閤少頃謁者引使者出就永安門外次更衣乘馬各
還其第鹵簿幡節俱還本司

遣使冊受官爵

前一日受冊之官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西南向其
日使者至守次者引就次以制書置於案使者以下
皆服朝服受冊者朝服非朝服者公服出立於正
寢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贊禮者引使者持節前
導立於大門之西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史
二人退案持按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贊禮者
引受冊者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又贊禮者引使者
持節者前持節持按者次之入門而左使者升自西階
南面立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向持冊按者
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贊禮者引受冊者入立於使者
之前北面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冊按者取冊持按
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受冊者再拜宣冊訖受冊者
又再拜贊者引受冊者進北面受冊退立於階
階東西面持節者加節衣贊禮者引使者持節者
前導以出持按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贊禮者引受冊
者出門東西面再拜送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贊禮
引受冊者入

朔日受朝 其朔日不行則隨時令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設文官次於朝堂如常儀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文官三品以下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設武官三品以上位於道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文官四品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四品五品位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西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西

○通典卷百二十五　一九

面武官於西朝堂東面皆每等異位重行北上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群官依時刻俱就次各服公服吏部兵部贊群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四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有司承旨索扇皇帝升服絳紗衣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俛伏興工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

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儀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以次入就位公初入門舒太和之樂公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訖典儀又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又再拜舍人引群官北面位者以次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本位有司承旨索扇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舍人引東西向位者以次出皇帝若服袞冕冠則群臣皆服袴褶不設樂縣等坐警蹕

○通典卷百二十五　一二

朝集使引見附 一条對

前一日尚舍奉御先奉於所御殿設御座如常儀其日依時刻所司量加隊仗陳列如常式典儀於殿庭橫街之南北設版位如常儀其日朝集使與蕃客朝堂各服其服朝京官文武九品以上並服袴褶諸侍奉官及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就位如式通事舍人引京官文武三品以上及朝集使俱就所御殿門外序立以次侍中進奏外辦皇帝常服即御座南向坐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分引京官文武三品以上橫街南相對北面位立定典儀曰再拜群官在位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各引就橫街北東西班序立

事舍人分集朝使入北面位（東方南方在東，西方北方在西，立定）典儀曰再拜朝集使等俱再拜通事舍人承旨朝集使等東北面立稱有制朝集使等皆再拜舍人宣勑訖又再拜（各執，先定行首一人，奏舍人為奏，聽進止）若承恩勑問其舞蹈訖又再拜舍人宣食訖奏禮畢皇帝還宮如常儀侍臣退群官等以次退其朝集使奉辭皆准本參之儀其京官但常參官列班位其朝集使三品以上引升殿賜食四品以下於廊下賜食並臨時奏聽進止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五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六

禮八十六　嘉五　大唐開元禮纂類二十一

皇太子加元服告太廟　臨軒命賓贊

冠　會賓贊　朝謁　皇太子謁太廟

命群臣　群臣上禮　皇太子會宮臣

宮臣上禮

皇太子加元服告太廟

皇太子將冠告太廟如常告之儀

臨軒命賓贊

所司先奏請司徒一人為賓卿一人為贊冠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幄於太極殿衛尉設

群臣朝集使諸蕃客次於左右朝堂太樂令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麾位於殿上一位於懸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北西面北上諸州使人五品以上合班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諸州使人六品以下諸蕃客又在南皆西面北上設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橫街北東面北上諸州使人五品以上合班諸親位於其南六品以下於橫街南諸州使人六品以下及蕃客等又於其南皆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東宮命位於橫街南道東北面贊者位又於其後少東

北面奉禮設文官一品以下位於順天門外
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三品以下位於門西
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其日諸衛勒所部
列黃麾仗如常儀群臣各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
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協律郎太樂令帥工
人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奉禮典儀贊者
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先置群官入立定又引賓贊
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向黃門侍郎引主節持節
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樂懸東南西面北上侍中
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警
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鍾

右五鍾皆應協律郎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升
輿出自西房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
樂止通事舍人引賓贊入就位賓贊初行入門舒和
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侍中及舍人前
承制侍中降至賓前稱有制公再拜將加冠於某之
首公其敬之公進北面再拜稽首辭曰臣不敏恐
不能供事侍中升奏又承制降稱制旨某公將
事無辭公再拜退復位侍中退舍人至卿前稱敕旨
卿可以為加冠於某之首卿宜贊冠卿再拜舍人退
黃門侍中引主節至賓所主節授黃門侍郎黃門侍
郎執節立於賓東北西面賓再拜授節付主節訖又再

拜主節立於賓後黃門侍郎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
至賓所取制書者立賓東北面西立賓再拜受制書執
立又再拜持案者立於賓後中書侍郎退典儀曰再
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賓贊出賓
贊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
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鍾
左五鍾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侍衛警蹕
如來儀入自東房樂止舍人引一品以下以次出初
賓等出門賓以制書置於案升車從輅而行威儀鼓
吹皆來宮降輅入次賓等具服其一品以下以次出
群官各還第九品以上詣東宮朝堂次服其服就位

如冠儀

冠

前一日衛尉設賓次於東宮朝門外道西南向贊冠次
又於其西南向並東上又設文物重門內道西施一
次設舍人贊接設文武群官九品以上及群親宮臣
次如常儀奉禮設文武群官九品以上諸親在五品
之下及宮臣門外位如常儀設版位文武群官共
典儀其宮臣合班諸親在五品下文官在東西面武
官在西東面皆以北為上又設皇太子位於閣外道
東西向設三師位於閣外道西三少位於三師之南
少退東向典儀又設皇太子受制位於樂懸北北面

所司設軒懸之樂於殿庭又設舉麾位於庭上一位於懸下有司設皇太子羽儀車輿於殿庭如常儀典設郎以其屬鋪解劒席於懸之東北冠日平明宮臣皆朝服非宮臣者公服三師三少公服並集於重明門外次宗正卿乘犢車侍從詣左春坊權停左右二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左庶子版奏請中嚴主人及諸行事之官各入就位奉禮郎設罍洗於東階東南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巾加勺冪典禮郎鋪皇太子冠席於殿上東壁下近南西向設賓席於西階上東向設主人席於皇太子席西南西向設三師席於冠席北三少席於冠席南典設郎張帷幄於東序內設

褥席於帷中又張於序外擬置饌物等內直郎陳服於帷內東面北上袞冕服玄衣纁裳九章白紗中單黼領褾襈裾革金鉤䚢大帶朱韍二章玉具劍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綵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一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白襪赤舄金飾象笏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中單皂領褾襈裾白方心曲領假帶絳紗蔽膝白練裙襦白襪黑舄其革帶劍佩綬與袞服同緇布冠玄衣素韠白紗中單青領褾襈裾革帶大帶笏緇纚纚用皂繒中方六寸緇帶繒前兩端犀簪二物同箱在服南櫛實於箱又在南冕冠筵四紛紘纓序以組紘又在南良醞令實側尊甒醴加勺冪於序外帷內設罍在洗西南篚在洗南東肆實巾一角觶角柶各一加冪太官令實籩豆九菹九於尊西北上牲豆俎執在庭饌先者絳公服立於罇罍洗之北北向執帷內罇罍洗籩豆俎等並絳公服立於罇罍籩豆之所冕白珠九旒犀導組纓青纊充耳遠遊三梁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犀簪導纓[illegible]緇布冠青緌屬於冠冠冕各一箱盛奉禮郎二人各執立於階之西東面北上主人各贊冠者以庶子為之升諸東序帷內少北戶東西面立典謁引群官以次入就位初賓贊入次左庶子版奏外辦通事舍人引三師等入就閤外道西位東面立皇太

子著空頂黑介幘雙童髻彩衣紫褶成領紅綠錦褾履乘輿以出洗馬迎於閤門外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發降輿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輿洗馬引之道東位西向立左庶子又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三師三少荅再拜洗馬引就階東南位三師訓導在前三少訓從於後千牛佽二人夾左右其餘仗衛列於師保之外通事舍人引宗正卿入見皇太子訖通事舍人引出迎賓洗馬引皇太子初行樂作至階東西面立偃麾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宗正卿引迎賓於門東西面賓立於門西東面宗正卿再拜賓不荅拜

賓入門樂作主人從入立於樂懸東北西面賓入贊
冠者從入舍人引賓贊詣殿前階南立樂止贊冠者
立於賓西南東面節在賓東少南西面制案在贊冠
西南東面賓就案取制執洗馬引皇太子詣受制位
北向立皇太子初行樂作至位樂止主節脫節衣賓
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宣詔曰制皇太子某吉日元服
命由舊章命太尉某官展禮訖皇太子又再拜少傅
進詣賓前受制書以授皇太子皇太子受制書付庶
子〻退洗馬引皇太子師保等如式升東階樂作初
行樂作至階樂止入東序帷內近北西向立師保等
就席位訖賓升西階宗正卿升東階各立席後初賓

升舍人引贊冠者詣罍洗盥手升自西階詣序帷內
於主人贊冠之南俱西面贊引皇太子出立於席東
西面賓之贊冠者取纚櫛二箱坐奠於皇太子席端
興席北少東西面立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面坐賓
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坐脫空頂黑介幘置於箱櫛
畢設纚興少北南面立賓降盥主人從降樂作賓升
樂止主人從升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
項左執前進太子筵前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
元服棄爾幼志慎其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
冠興復位東面立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結纓興
復位皇太子興賓揖皇太子　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

序帷內著玄衣素裳之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賓揖
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
脫緇布冠置於黑介幘之箱櫛纚依舊不解興復位
賓降二等受遠遊冠右執項左執前進　皇太子筵前
東向祝曰吉月令辰乃申嘉服克敬威儀式昭厥德
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乃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引
皇太子適東序帷內著朝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賓
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向
跪脫遠遊冠置於纚箱櫛纚依舊不解興復位賓降
三等受冕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祝曰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其服以成厥德萬壽無疆

承天之慶乃跪冠興賓復位賓之贊冠者跪受冕結
纓興復位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著
衮冕之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贊冠者徹纚櫛二箱
入於帷內主人贊冠者又設醴皇太子席於室戶西
南面下莞上藻賓之贊冠者於東席帷內盥手洗觶
興膳郎酌醴加柶覆之面柄賓之贊冠者受面葉立於
序內南面立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就筵西
南面立賓進受醴加柶面柄進皇太子筵前北向立
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厥祥承天
之休壽考不忘皇太子筵西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
拜贊冠者興進饌陳於皇太子筵前皇太子升筵坐

左執觶右執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俎
俎偏擩於豆以授皇太子又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
取胏一以授皇太子皇太子奠觶於薦西興受胏却左
手執本坐右手絕末以祭上左手嚌之興以授贊冠者
贊冠者加於俎皇太子帨手興取觶以柶祭醴三始扱
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
降筵西南面坐奠觶再拜執觶興賓答拜皇太子
升筵坐奠觶於薦東興降筵贊冠者引皇太子降自
西階立於西階之東南面賓初答拜訖降立於西階
之西近南東面引賓之贊冠者從降立於賓西東南
面皇太子立定賓少進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

通典卷一百二十六　八

昭告厥字君子攸宜宜之於嘏永寧保之奉勑字某
皇太子再拜曰某雖不敏敢不祗奉又再拜洗馬引
皇太子降初行樂作至阼階下位樂止三師在南北
面三少在北南面立定皇太子西面再拜三師等答
再拜以出於三師拜訖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
在位者皆再拜左庶子前稱禮畢皇太子興以入
侍臣從至閤如常儀初皇太子降通事舍人引賓贊
及宗正卿出就會所

會賓贊

賓既出於會所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宗正卿立於門
東西面立定一揖一讓而入宗正卿立於庭東西面
賓贊立於庭西東面俱再拜就座俯伏坐遂行酒酒
至賓主俱興再拜就席坐飲食至賓主俱興再拜就
席坐食會訖賓贊立於西廂東面南上宗正卿立於
東廂西向執事奉束帛之篚以受宗正卿又執事者
奉束帛篚立於宗正之後從者乘馬入陳於庭北首
西上賓贊俱進北面西上再拜宗正卿以幣篚進西
南面授賓執事者以幣進授贊冠者宗正卿與執事
者退復位賓贊降從者受幣賓當庭實揖左右馬
以出三馬從出從者坐受馬宗正卿出門東西向賓
出門西東面北上宗正卿與賓俱揖而退賓贊就車
輅詣順天門外復命

通典卷一百二十六　九

朝謁

朝前衛尉先於順天門外東朝堂之北設太子次又
於從設三師三少及庶官等次皇太子冠訖諸衛率
依常行內陳列威儀仗衛前後部鼓吹備列師傅
以下及宮臣等服其服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乘
輿以出儀衛侍從如常禮洗馬前導皇太子出重明
門左庶子跪奏請降輿升輅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
庶子俛伏興皇太子降輿升金輅三師乘輅訓導
在前三少乘輅車訓從在後威儀仗衛依鹵簿發引
鳴鐃而行至長樂門鐃吹止至順天門次迴輅西向
左庶子跪奏請降輅就次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

子俛伏興皇太子降輅洗馬前導入次左庶子侍右舍人引三師三少詹事就次皇太子停於次少頃舍人奏聞典儀先於皇帝所御殿前設皇太子位左庶子跪奏請入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庶子俛伏興皇太子出次左庶子等扶持舍人引洗馬前引當門揖引入外官外入諸儀衛鹵簿等悉陳列於門外皇太子自東上閤洗馬左庶子等從入至皇帝所御殿前位北向立從官皆後左庶子贊拜皇太子再拜侍中宣勑戒曰事親以孝接下以仁使人以義養人以惠訖皇太子再拜少進稱臣雖不敏敢不祇奉又再拜訖引下箭皇后所御殿至殿院內給事奏聞出則皇太

子入洗馬左庶子等不入太子至皇后所御殿前北向立再拜尚儀前承令降詣皇太子西北東面稱令旨皇太子再拜宣令戒之詞如皇帝皇太子再拜少進稱臣夙夜祇奉不敢失墜又再拜司言引至閤舍人承引以出皇太子還如來儀

皇太子謁太廟

前一日皇太子宿齋於正殿其宮臣從入廟者宿於家正寢所司拂除廟之內外衛尉設皇太子次於廟西南角東向又設三師以下及宮官次於皇太子之後少近西俱東向又設宮官次於東宮官掌奉禮郎設皇太子版位於朝廷道東北向典儀設宮臣位於

重明門外文官在東西面武官在西東面每等異位重行俱以北為上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重明門外宮臣應從者依時刻俱集宮次皆服朝服非從服者服公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僕進輅於西閤外南向車右執刀立於輅前北向舍人引宮官各就位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左庶子負寶如式俱詣閤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洗馬引皇太子升僕立授綏命車右升訖車駐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式出重明門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車輅權停請

侍臣上馬俛伏興退稱侍臣上馬贊者唱侍臣上馬文武侍臣皆上馬宮官上馬畢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皇太子車輅動鼓吹不作文官在左武官在右至下馬所侍臣並下車馬皇太子至次所迴輅南向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洗馬引入侍次臣立如常皇太子入次一刻頃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出次俛伏興皇太子出次謁者引家令家令引皇太子入自南門三師三少等從如式庶子二人一人贊左一人贊右舍人一人從近伏璽人從入皇太子　家令

會寧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少頃家令奏禮畢謁者
引家令家令引皇太子自出南門升輅還宮如來儀
至重明門外皇太子乘輅入將士侍三師三少還皇
太子至殿前迴輅左庶子跪奏請殿下降輅俛伏興
皇太子降入行臣從至閣左庶子跪奏請將士各還
本位其還宮如來儀

會群臣

皇太子冠見廟之明日皇帝會群臣如元會之儀其
上壽詞云皇太子爰以吉辰載加元服德成禮備普
天同慶臣等不勝忻慶謹上千萬歲壽

群臣上禮

先上禮三日太常寺令諸獻上禮文武之官一品以
下五品以上前一日衛尉設次於東朝堂漏上上
七刻各集於次皆朝服奏禮郎先設上禮之官位於
東朝堂南文東武西北向重行相對為首文設中書
舍人位於文官為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郎位於文
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其南差退俱西向牛酒在文武
二位之間少前舍人各引應上禮之官就位定令史
二人對舉賀錄授禮部郎中引就中書舍人前取賀
錄授舍人訖引復退奉禮郎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
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賀錄入進舍人引在位者退
酒十二觚犢十二頭赤紱為籠頭奏訖並付所司

皇太子會宮臣

皇太子會宮臣如宮會之儀上壽與上同詞

宮臣上禮

先上禮一日詹事府告上禮之官府事以下七品以
上前上水七刻皆朝服集於宮南門之左典儀先
設群官位於中門外北面以西為上牛酒置其位西
五步少退其上水入刻通事舍人引群官皆就位
定府事以本府群官皆集於詹事前東西就授通客
舍人位於令人西向立受通南向立典儀贊作再拜
府事以下俛伏興皆再拜通事舍人以簡錄授入通
事舍人引群官以下左庶子省進酒九觚盛以銅鐘
一觚犢九頭赤紱為籠頭皆付所司

宋史卷第一百二十六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七

禮八十七 嘉六 大唐開元禮纂類二十二

皇太子納妃臨軒命使　納采　問名　納吉
納徵　告期　告廟　冊妃　臨軒醮戒
親迎　同牢　妃朝見　會群臣

皇太子納妃臨軒命使

將行納采制命使者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衛尉設群官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縣設如常儀其日典儀設文武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北西面北上朝集使五品以上合班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朝集使六品以下合班蕃客又於其南皆西面北上設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北東面北上朝集使五品以上合班諸親位於其南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朝集使六品以下蕃客等又在南皆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面設使者受命位於橫街南道東西西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順天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二品以下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為上未明二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布黃麾半仗入陳於殿庭如常儀群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

刻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就陳於閤外太樂令以下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諸侍臣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各贊群官出次典謁各引就門外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出坐如常儀通事舍人引群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吏部禮部侍郎贊者各二人引使主副就受命位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西北東面稱有制使主副俱再拜侍中還侍位典謁引使主副出初使者將出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群官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使主副乘輅備鹵簿仗而行從者乘車以從

納采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大昕使者公服至於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凡賓主及行事者皆公服）主人受其禮於廟（無廟者受於正寢）掌事者布席於室戶內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於大門內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敢請事使者曰奉制伉儷諸王凡歸令德率由

使某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不敎
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
授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左手執之儐者引主
人迎於大門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揖使者入
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升自西階立於楹間俱
南面西上主人升自東階進使者前北面使者曰某
奉制納采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
受鴈退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降自西階以出

問名

使者既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左右受鴈
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內門東廂西面儐者進受命出

請事使者曰某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人
曰制以某之子備數於儐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
掌畜者以鴈授使副主人拜迎入俱升降前面如納
采儀使者曰某奉制問名將加諸卜筮主人降詣階
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鴈少退仍北面曰臣
第某女某氏出使者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之西
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退於阼階東左右受鴈於序端
主人降立於內門東廂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
曰禮畢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公爲事故至於某之室
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者 其儀與納吉禮賓同

納吉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
大門以下儐者出請事使者曰加諸卜筮
占曰協從制使某也納吉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
女弗教惟恐不堪稽疑云吉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
告掌畜者以鴈授使副主人迎拜入俱升堂南面並
如納采儀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
受鴈使者降自西階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
降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內
門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儐使者
皆如問名之儀

納徵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儀其日大昕使者至妃
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執事者設布幕於內門之
外玄纁束帛陳於幕上乘馬陳於幕南北首西上執
事者奉穀珪以櫝俟於幕東西面主人掌事者設几
筵如常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
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制
使某以下禮乘馬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
重禮臣某祗奉典制儐者出告又儐者引主人迎於
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
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至於內門外使者立於門西東
面北上主人立於門東西面執事者坐啓櫝取珪於

纓□□與以受使副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受
□□□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掌事者
從入三分庭一在南首西上使者升自西階立於楹
間俱南面西上主人升自東階進使者前北面使者
曰某奉制納徵主人降詣階間北向再拜稽首升進北
面受玉帛使者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
初使者降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玉帛受馬者自左受
之以東牽馬者既受馬自前西出儐者進受命出請
事使者曰禮畢其儐使者如納吉儀

告期

前一日主人設次設几筵及儐者受命請事等並如

納采使者曰請於□筵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其
授受升堂受命之儀　如納采使者曰某奉制告期
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以下禮畢如納采儐從使
者如納徵儀

告廟

有司以特牲告如常禮祝文臨時撰

冊妃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設宮人次於使者西南
俱東面障以行帷其日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
西東向使副及內侍衛於使者之南舉冊案及璽綬
命服者在南差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門南北面設

從者　又主人位於內門外皆如之設宮人位
門外主人前西面設宮人位於門外於使者之後
俱東面南向以北為上障以行帷設贊者二人位於
典內東南西向典內置一案於閤外近限使王副朝
服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至妃氏大門外使
者降輅掌次者延入次宮人　各之次掌嚴奉褕翟
衣及首飾內廄尉進　犢車　大門之外道西東向
以北為上諸衛帥其屬　布仗如常儀使者出次典
謁者引使者以下持節者前導及宮人典內各就位持
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主人朝服出迎於
大門外之東西面立定少頃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

拜典謁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持案以下從
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各就位立定奉冊寶案
者與當使副前使副受冊寶奉案者退復位使副以
冊寶進授使者退復位內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冊寶
東面授典內退復位典內持冊寶入立於閤外之西
東面跪置冊寶於案典內俛伏興奉衣服及侍衛者
從入皆立於典內之南俱東面北上傳姆贊妃出引
立於庭中北面掌書進跪取玉寶興進立於妃前南
向掌嚴奉首飾及褕翟與諸宮侍衛者次入侍衛如
常典內還復位司則前贊妃再拜還侍位妃再拜司
則進掌書前北面受冊寶進妃前南向授妃妃受命

以次出閤司則又前贊妃再拜還侍位妃又再拜訖司言請妃升座還侍位司閨引妃升座南向坐宮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北向以西為上立定贊者曰拜拜尚宮以下皆再拜訖諸應侍衛者各升立於侍位司賓引賓出禮畢妃降座司閨引妃入室主人禮使者如禮賓之儀使者乘輅而還

臨軒醮戒

前一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衛尉設次於東朝堂之北西向又設宮官次於重明門外如常儀其日前三刻宮官俱集於次各至次皆服其服諸衛各勒所部依圖陳設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內僕進金

輅於殿門外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刀立於輅前北向前二刻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以次詣閤奉迎[illegible]宮官從者各出次立於門外文東武西重行相向北上左庶子奏外辦太僕奮衣而升執轡皇太子著袞冕之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皇太子乃升僕立授綏車駕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出門[illegible]侍令車右升輅陪乘宮臣上馬訖皇太子車動鼓吹振作如式文武宮官皆乘馬如常至承天門下車所迴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就位侍位如常儀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座於太極殿

上西向衛尉設群官次於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庭乘黃令陳車輅並如常儀其日尚舍直長鋪皇太子席位於閤門南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緇純）尚食奉御設酒樽於東序下有坫加勺設冪爵一又陳籩脯一豆醢一在樽西前三刻典儀設群官版位於內外典儀設版位於外如朝禮諸衛勒所部屯門布仗立仗入陳於殿庭群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其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就陳於閤外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晡前三刻諸衛侍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贊群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

外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皇帝出西房即御座西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通事舍人引群官以次入就位群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初群官入訖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侍從如常式皇太子行事左庶子執儀贊相）至懸南北面立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典儀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詣西階皇太子脫舄舍人引升就席西南面立尚食奉御酌酒於序進詣皇太子西面立皇太子再拜受爵尚食直長又薦脯醢於皇太子升席坐左執爵又取脯擩於醢祭於籩

立之間右久跪降席西面再拜所飲升拜訖
爵興奉御受虛爵興還於房舍人引皇太子
進當御座東面立皇帝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
勗帥以敬皇太子曰臣謹奉制旨遂再拜舍人引皇
太子降自西階納舃訖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
出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通
事舍人引群官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
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自東房警蹕侍衛
如來儀侍臣從至閤

親迎

前一日衛尉設皇太子次於妃氏大門之外道西南
向其日侍衛群官次於皇太子次西南東向北上皇太
子既受命遂適妃第執燭前馬鼓吹振作如式侍從
如常皇太子至妃氏大門外次迴輅南向左庶
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
還侍位皇太子降輅之次主人設几筵如常
禮女妃服褕翟花釵立於東房侍從如常主
婦衣禮衣鈿釵立於房戶外之西南向主人公服出
立於大門之內西面[illegible]儐者公服立於主
人之左北向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就
位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侍衛
如常儐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左庶子

承進跪奏如常皇太子曰以茲初婚某奉制承命
左庶子俛伏興傳於儐者入告主人曰某謹敬具以
須儐者出傳於左庶子奏如初儐者引主人迎於門
外之東西面再拜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
請答拜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
先入掌畜者以鴈授左庶子進東南向奉授皇太子
既執鴈從入侍衛者量從及內門主人讓曰請
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不敢先主人又曰固請皇太
子入皇太子曰某不敢先主人揖入皇太子從入皇
太子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內門主人揖入內霤
將曲揖當階揖皇太子皆報揖至於階主人曰請皇
太子升皇太子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皇太子升皇
太子曰某敢固辭主人又曰終請皇太子升皇太子
又曰某敢終辭主人揖皇太子報揖主人升立於阼
階上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
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廄尉進厭翟於內外傅
姆導妃司則前引出於母左傅姆在左從執燭如式侍父少
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命之曰戒之敬之
夙夜無違命母戒之西階上施衿結帨命之曰勉之
敬之夙夜無違命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
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妃既出內門至輅後皇太子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

又與爲禮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皇太子馭輪三
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還宮侍衛如來儀
妃侍從於後主人使其屬送妃以儐從

同牢

其日司閨設妃次於東閤內道東南向掌嚴鋪褥席
將席司閨設皇太子幄於內殿室西廂東向鋪地重
茵施屛障設同牢之席於室內皇太子席西廂東向
妃東廂西向[illegible]席間量容牢饌典膳監
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
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二爵二設妃洗在東房近北
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皆加勺巾羃典膳監先

設饌於房西牖下籩豆各二十簠簋各二鉶各三俎
[illegible]一皆如巾羃蓋俎三特在室內北牖下玄酒在西
加羃勺南柄[illegible]饌在房戶外之東無玄酒篚在
南實四爵合巹[illegible]皇太子車至侍臣下
馬所司攝侍文武侍臣皆下馬車右降立於輅右車
動右夾輅而趨車至左閤迴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
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
太子降輅入俟於內殿門外之東西面侍衛如常儀
庶子以下皆退妃至宮門內侍伏衛停於門外近侍
者從如常入至左閤外迴輅南向司則進當輅前啓
請妃降輅掌嚴奉迎依式執扇前後執燭如常儀妃降輅

訖次執扇司閨引妃詣內殿門西東面皇太子揖妃
以入司閨前升自西階妃從升執扇燭者陳於東西
階內皇太子即席東向立妃即席西向立司饌進詣
闔北面跪奏稱司饌妾姓言請具牢饌興司則承令
曰諾司饌帥其屬升奉饌入設於皇太子及妃座前
醬在席前俎醢在其北俎三入陳於豆東豕俎特於
俎北豆俎在席東司饌設黍於醬東稷在東設湆於醬南
[illegible]設對醬於東[illegible]菹醢在其南北上設
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湆於醬北司饌啓會郤
於簋之南對簠簋于北[illegible]各加匕箸於設
訖司饌北面跪奏饌具興皇太子及妃俱座司饌跪

取脯擩於醢取韭俎擩醢授皇太子又司饌取脯擩
於醢取韭菹擩醢授妃皇太子及妃俱受祭於籩豆
之間司饌興取黍實於左手徧取黍及於右手授皇
太子及司饌取黍實於左手徧取稷及於右手授妃
皇太子及妃各受祭於俎醢之間司饌俱興各立取
胏皆絕末跪授皇太子及妃俱受祭於俎醢之間司
饌俱以胏加於俎掌嚴以皇太子巾又掌嚴授妃巾
皇太子及妃俱帨手以柶极上鉶徧擩之祭於上豆
之間司饌品嘗皇太子饌又司饌品嘗妃饌司饌各
移黍置於席上以次跪授脊皇太子及妃皆食以
湆醬三飯卒食司饌北面跪奏稱司饌妾姓言請進

司則承令曰咻來司饌二人俱盥手洗爵於房
入室司酒歸所酌酒進北面立皇太子及妃俱再拜
興一人進授爵皇太子一人以爵授妃皇太子及妃
俱受爵司饌俱退北面答再拜皇太子及妃俱坐皇
太子及妃俱祭酒司饌各以肝從司則俱進受虛爵
奠於篚司饌又俱洗爵酌酒再酳皇太子及妃俱受
爵俱飲司則進受虛爵奠於篚三酳用卺如禮再拜
皇太子及妃立於席後司則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
外北面進北面俱奠爵再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
則俱坐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爵遂拜執爵興降奠
爵於篚遂侍位司饌北面奏稱司饌妾姓言牢饌畢

司則承令曰諾司饌徹饌設於房司則前跪奏稱司
則妾姓言請殿下入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入於東
房釋冕服著袴褶司則啓妃入帷幄皇太子及妃俱
入室媵餕皇太子之饌御餕妃之饌

妃朝見

其日質明上水一刻所司列御座於所御殿阼階上
西向（其次陳設如常右加褥席几）司設設皇后座於室
戶外之西近北南向尚食師之司膳設酒尊於房內
東壁下有坫加勺冪（實以醴用）篚一豆一實以脯醢
設於尊北又設洗於東房近北盥水在洗西篚在東
北肆（篚實以觶一角柶一）其日夙興妃沐浴司則啓請妃內

嚴所司勒諸衛帥其屬陳布儀仗如常儀近仗入陳於
殿門外內既嚴尚進服於正寢西階前南向司則啓
外辦妃服翟衣加首飾以出降自西階升輅侍衛如
常至降輅所司則啓妃降輅司言引妃入次侍衛停於
閤外內廂侍從如常妃至寢門之外立於西廂東面
侍衛勒所部屯門布仗三仗入陳於所御殿閤外如
常侍中奏請皇后內嚴妃既至處次侍中版奏外辦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自北階即御座西向
侍衛如常儀尚儀又奏皇后外辦皇后褘衣首飾
司言引尚宮引皇后出即座南向坐侍從如
常妃奉笄棗栗司饌又執笄腶脩以從司則引妃

入立於庭北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東面跪奠
笄於御座前皇帝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妃自
西階降復北面位奉笄腶脩再拜司言引妃升進北
面跪奠笄於皇后座前皇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
言引妃退立於西階東南向又再拜司設設妃席於戶
牖之間近北南面司言引妃立於席西南向尚食
又入東房盥手洗觶酌醴加柶覆柶出進詣妃席
前北向立妃進東面再拜受醴尚食答拜薦醢於席妃
升席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柶
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降席進東面跪取觶興
尚食受觶於席東興降席司賓引妃降自西階

鼓柷車還宮陪翰侍從如來儀

會群臣

皇帝會群臣於太極殿如正至之儀唯上壽辭云皇太子嘉聘禮成克崇景福臣某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歲壽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七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八

禮八十八 嘉禮七 大唐開元禮纂類二十三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群臣賀 并會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宮臣賀 并會 受朝 會

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

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

親王冠 附品官庶人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群臣賀 并會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西向守宮設群官等次於東宮朝堂太樂令展軒懸於殿庭以姑洗之均又設三鎛鍾姑洗則大呂各依辰位設登高以南呂之均及設麾於殿上並如常儀典設郎鋪群官牀座於殿上文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西南重行北向武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西北重行南向俱以東為上朝集使三品以上及都督刺史各依方於文武之官下設不升殿者坐席於殿庭東西廂文官四品五品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武官四品五品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當文官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北上朝集使非升殿者各方各依文武官當品之下諸州使人令廂各於朝集使之下亦如之諸親於四品五品之下 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 典儀版位各奉禮設門外位於東宮朝堂之前文官在東

武官在西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宮臣之位於文
武四品五品之下宗親在東異姓在西設諸州朝集使位於文
方南方於宗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
方異姓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為上典
膳郎設酒罇於廂下近北設不升殿者酒罇各於其座
之南皆有坫冪俱障以帷其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
部屯門列仗文武群官依時刻集朝堂次各公服左
庶子量時刻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門外諸侍衛
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閤奉迎伶官師二人二舞入
就位又伶官師一人升就位舉麾掌儀師贊者入就
位吏部兵部贊群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

位文舍人引群官等非升殿者先入就位左庶子版
奏外辦皇太子著從省服以出侍衛如常伶
官師舉麾奏承和之樂皇太子即座西向坐偃麾樂
止凡樂皆伶官師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掌儀一人升就西階
上東面立贊者二人立於階下通事舍人引群官以
次入就位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左庶子前跪奏請
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坐俛伏興還侍位皇
太子降立於座後
皇太子升降伶官舉麾作止如式公至階樂止公以下升座者俟脫
履於階下所司設脫履席通事舍人接引群官升就位立
定掌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群官上下皆再拜訖通事

舍人引群官位首者一人進當皇太子前東向跪
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皇太子殿下與時同休
冬至云天正長至伏惟殿下與時同休賀訖退復位皇太子答再拜左庶
子前承令退宣令訖群官上下又再拜庶子前跪奏
稱左庶子臣某言請坐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坐掌
儀唱就位贊者承傳群官上下就坐下俛伏興坐伶
官師引獻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位坐其笙
管者詣階間北面立典膳郎進酒至階掌儀唱酒至
興贊者承傳群官上下皆俛伏興立席後左庶子到
階省酒典膳郎奉酒進皇太子典膳食官令又行群
官酒酒至掌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群官上下皆再拜

受訖群官皆搢笏受觶掌儀唱就坐贊者承
傳群官上下皆就坐俛伏興飲皇太子初舉酒登歌
作昭和之曲典膳郎進受虛觶復於坫登歌訖降復
位觴行三周典膳郎進食令升階左庶子到階省按
掌儀唱食至興贊者承傳群官上下俛伏興立座後
典膳郎品嘗食訖以次進皇太子前食官令又行
群官案設食訖掌儀唱就坐贊
者承傳群官上下皆就坐俛伏坐皇太子及飲奏休
和之樂群官上下俱飯皇太子食畢樂止仍行酒遂
設庶羞伶官師引二舞以次入所行九徧會畢掌儀
唱可起贊者承傳群官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左

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興降座俛伏興還
侍位皇太子降立於座後掌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
官上下皆再拜皇太子答再拜通事舍人引群官降
納笏以出公初出樂作（名有三公攝事親皇太子升降令官諸奉座作止如式）
公出門樂止左庶子前跪上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
殿上升座俛伏興還侍位樂作皇太子升座坐樂止
群官出畢（立升於殿升座賓者）外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
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興樂作皇太子降
座以入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又通事舍人
引殿庭者以次出皇太子若服袴褶群官及宮臣皆
服袴褶朝集使公服（用裒木服袴如式）部樂則去樂懸無麾

蹕伶官師引四部伎立於左右春善門外群官初坐
伶官師引四部伎聲作而入各就位以次作如式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宮臣朝賀儀（并會）

前一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典設郎設
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西向衛尉設宮臣次於重
明門外伶官出展軒懸之樂於殿庭以姑洗之均設
麾於殿上西階之西又設爲首者解劒席於懸西横
街之南北如常儀設宮臣版位於懸南文東武西俱
重行北向相對爲首設典儀位於東階東南贊者二人
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宮臣位於門外位文官道東武
官道西重行相向以北爲上

受朝

其日未明三刻開諸宮殿門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
列仗如常宮臣依時刻集重明門外皆就次各服其
器服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閤外伶官師
工人入就位又伶官師一人升就位諸侍衛之官各
服其器服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
舍人引宮臣俱就門外位又舍人引六品以下先入
就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
出左右侍衛如常皇太子將出仗動伶官師舉麾鼓
柷奏永和之樂皇太子升自阼階即座西向坐偃麾
戛敔樂止通事舍人引宮官五品以上以次入就位

宮臣初入門奏舒和之樂至位樂止宮臣立定典儀
曰再拜贊者承傳宮臣在位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
引爲首者一人詣西階爲首者初行樂作至解劒席
後樂止爲首者就席解劒置於席俛伏興通事舍人
引升階進當皇太子座前東面跪賀（其賀詞與群官同）俛伏
興通事舍人引降詣席後爲首者跪著劒俛伏興樂
作復懸南位樂止宮臣俱再拜庶子前承令降詣宮
臣西北東面稱令旨宮臣俱再拜宣令訖宮臣又再
拜左庶子還侍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宮臣在位
者皆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出還次爲首者初行樂
作出門樂止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禮畢

俛伏興遂侍位皇太子興樂作降座入侍衛如來儀
宮臣以次出至閣樂止

會

伶官則登歌於殿上以南呂之均典設郎鋪宮臣牀座於其殿上文官於皇太子座東南重行北面武官於皇太子西北重行南向俱以東為上設不升殿者座席於東西廊下設解劍席於縣西橫街之南俱以北為上典設郎設尊罍於殿上西序之端東西有坫加爵一於罍下又設升殿者酒罇於西廊下近北設不升者酒罇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坫羃俱障以帷施設訖通事舍人引宮臣出次俱就門外位左庶子奏

外辦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侍衛如常皇太子將出仗動樂作皇太子升自阼階即座西向坐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通事舍人引文武宮臣以次入就位宮臣初入門樂作為首者至位樂止宮臣立定（若朔會則日設會贊拜如初儀）左庶子前承令降命宮臣升座位首皆再拜通事舍人引應升殿者詣西階為首者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宮臣各脫舄跪解劍置於席上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升階宮臣為首者一人升立於階西東向以下各就座後立於其位又通事舍人引廊下位者就座後上下立定典膳郎前跪奏稱典膳郎臣某言請賜宮臣上壽俛伏興左庶子稱令曰可典膳郎退升詣酒罇東面立通事舍人引為首者詣酒罇之所北向立典膳郎酌酒一爵授為首者搢笏受爵通事舍人引為首者升皇太子座前東向授左庶子受爵進置皇太子前為首者執笏通事舍人引為首者退東面跪稱某官某臣某等稽首言正元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臣某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壽俛伏興再拜宮臣等上下皆再拜立於席間後左庶子前承令少退宣令訖宮臣上下又再拜左庶子取爵奉進皇太子舉酒作休和之樂宮臣上下皆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舉酒訖左庶子進受虛爵以授典膳郎典膳郎受爵復位樂止初庶子受虛爵殿上典儀

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為首者就座後立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俱就座俛伏興伶官師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位坐又引笙管進詣階間北面立典膳郎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左庶子到階省酒典膳郎奉酒進皇太子舉酒食令各行宮臣酒至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再拜俛伏坐飲皇太子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之樂三終行觴三周典膳郎進食皇太子奏休和之樂食畢樂止仍行酒設庶羞之饌如命群官儀伶官師引諸伎以

次入樂作若賜酒左庶子前承令詣東階上西向稱賜酒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宮臣上下皆執笏俛伏起再拜搢笏立受觶就座俛伏坐飲訖俛伏起受虛觶出再拜執笏又再拜就座俛伏坐酒行九徧會畢殿上典儀唱訖起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通事舍人引宮臣降詣解劍席後跪著劍俛伏興納舄復懸作後懸南位樂止位於東西廊下者仍立於席後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宮臣在位者皆再拜（廊下者拜於席後）諸仗俱作通事舍人引宮臣以次出爲首者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興

通典卷一百二十八　八

奏永和之樂皇太子降座以入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

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

前一日衛尉設師傅保次於宮門外道西南向伶官師展軒懸於殿庭以姑洗之均其日質明諸衛帥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典儀設師傅保位於西階之西東向三少位於師傅保南少退俱東向北上太師太傅太保及三少至宮門通事舍人引就次左庶子奏請中嚴伶官師工人就位又通事舍人引師傅保及三少立於正殿門西差退俱東向左庶子奏外辦請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閤奉迎皇太子著從省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永和之樂作至東階下西立樂止通事舍人引師傅保三少入就位樂作如常師傅保立定皇太子再拜師傅保答再拜（[illegible]）訖通事舍人引師傅保出樂作止如常師傅保出門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禮畢皇太子左右侍衛及樂奏如來儀

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

前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東宮正殿東序西向又設宮臣及朝集使次於重明門外其日質明所司設宮臣及朝集使以次於殿庭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東宮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就位服袴褶朝

通典卷一百二十八　九

集使並就次設公服左庶子量時刻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閤外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就閤奉迎通事舍人各令引府官及朝集使就門外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常服即座西向坐通事舍人引宮臣入就如常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又通事舍人各引朝集使橫行北面立定典儀曰再拜朝集使皆再拜通事舍人承令詣朝集使前稱有令朝集使皆再拜宣令訖又再拜舍人引宮臣以次出其辭禮亦如之

親王冠（五官一品以下至九品庶人並附其嫡子但以品秩爲子與親王同其降）

前一日本司帥其屬筮日筮賓於廟門（筮於廟門以上外嚮）

廟堂於上，主人公服立於阼階，掌事者公服各立於門東西面，前一日近東，賓西面，如其位儀，主人之屬，寢則於寢前，贊者設筮席於東門西，如儀於賓之父，可使冠者也。

前二日，主人至賓第，掌次者引之次，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賓公服立於阼階之下，西面。儐者公服進於賓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皇子某王之子某（品以下云某之子）將加冠，請某子教之。（儐者入告賓，出立於門）左，西面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皇子某王將加冠，願某公教之。（一品以下云吾子）賓曰：某不敏，恐不能供事，以辱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某公教之。賓曰：王重有命，某敢不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還，拜送，主人命使者戒贊冠者，戒賓（如一品以下主人使子弟戒之者）。

前一日，掌次者設次於大門外之右，南向。其日夙興，掌事者（一品以下者並同）設洗於阼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六品以下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巾加冪）設席於東房內，西牖下。（設者）陳衣於席東，領北上：衮冕服（五章在衣，山、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纁裳，九章（三品以下毳冕，七章……）絳革帶，鉤艓，紱，帶（一品以下……）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

（……）不敝二章：山、火。（三品以上……四品以上……五品以下……）劍，佩以珠玉（四品以下……金……）玉雙珮，朱雙綬，四綵：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朱韈，赤舄。（……）遠游冠，絳紗中單，皁領褾襈裾，白裙襦，

赤（……）革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白韈，黑舄。（……）緇布冠服：青衣，青裳，白紗中單，青領褾襈裾，素韠，（……）緇纚，（……）屛篋櫛實於箱，在服南。莞筵三，紛純，加藻席二，緇純，在南。（……）西，設兩甒，玄酒在西，加勺冪，設坫於尊東，置二爵，加（……）於房外之（……）幕，豆十、籩十，在服北，俎三，在籩豆北。（……）

加緇布冠……房戶外之西……以下無……設並於罇東
二尊於房戶外之西……品以下加……一……三……十一
在庶子館之牲器
設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
北肆。賓以巾質明，賓贊至於主人大門外，掌次者引
之次，賓贊俱公服，諸行事者各服其服（六品以下公服者……）
服執罇罍篚者皆就位。冕，青珠九旒，青纊充耳，犀簪
導，組纓色其如綬（二品以上家冕青珠九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角簪導）
鷩冕七旒，毳冕及五采……皆如其綬，青纊充耳角簪導
毳冕五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玄冕
（三品）……人則……介幘，庶子……爵弁……玄衣，遠遊冠，三梁，金
附蟬，黑介幘，纓青綾犀導（三品以上進賢冠二梁……）
（六品以下……）庶人……黑介幘。緇布冠，青組纓，冠冕各一箱，各一人

執之，侍於西階之東，面北上。設主人之席於阼階上
西面，賓席於西階上東面，設皇子席於房戶之西南
面（房外之東）。俱下莞上藻（一品以下冠者席於主人之北）。主人
公服立於阼階東，當序西面，服公服；非公服者常服
立於罍洗東南，西面北上（一品以下諸親者公服立於門內道東）。
（東向）北皇子雙童髻，空頂幘，衫，金寶飾，綵褲褶，錦
紳，烏皮履（四品以下……無金飾），立於房內，南面。主人
贊冠者公服立於房內，戶東，西面。賓及贊冠者出，入
立於門西，贊冠者少退，俱東面北上。儐者進於主人
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皇
子某王將冠，某謹應命。」（一品以下……某……子有……）儐者

告主人，主人迎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答拜（……）
儐者……主人揖贊冠者，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
主人入，賓及贊冠者次入，及內門，主人揖賓，賓報揖，
主人與賓入，贊冠者從，至內霤將曲，揖，賓報揖。主人
及階，主人立於階東，西面，賓立於階西，東面。主人曰：
「請公升。」（一品以下請吾子升，他皆放此）賓曰：「某備將事，敢辭。」主人曰：
「固請公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公升。」賓曰：「敢
終辭。」主人升自阼階，立於席東，西面。賓升自西階，立
於席西，東面。贊冠者及庭，盥洗，升自阼階，入東房，立
於主人贊冠者之南，俱西面。主人贊冠者引皇子出，
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主人贊冠者取纚櫛箱，跪，奠

於皇子席東端（一品以下……），興，與主人贊冠者俱東北面立。賓揖皇子，皇子進，
升席，西面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北
面跪，脫雙童髻，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
位。賓降，主人從降。賓東面辭，主人對。賓盥訖，主人一
揖一讓升（……）。主人立於席後，西
降（……）。主人曰：「公降辱。」賓曰：「敢不從。」賓降，至罍洗，
盥手。主人升階，賓一揖一讓升。主人立於席後，西
面。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
之，右執項，左執前，詣皇子前，北面跪，冠，興，復西階上
席後東面立（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冠）。賓之贊冠者進筵前，北面跪，設頍，結纓，
興，復西階上，東面立。

與役位一品以下東向北上若公子同親王而無贊皇子與賓揖皇子
房賓主俱坐皇子著青衣紫裳之服出戶西南面立
賓主俱興賓揖皇子進立於席後南向一品以下進
一品以下子同親王賓降盥主人從降辭對如初賓盥手跪西向少進
取爵於篚興洗詣西階賓主一揖一讓升主人立於席
後西面賓詣酒罇所酌酒進皇子筵前北向立祝曰
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
永乃保之皇子筵西拜受爵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
執饌者薦籩豆於皇子筵前皇子升坐筵左執爵右
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祭酒興筵末坐啐酒執
爵興降筵西跪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冠者升筵

通典卷一百二十八　十四

跪奠爵於薦東興立筵西執饌者徹薦爵賓揖皇子
進升筵南面坐一品以下西面坐其冠皆賓之贊冠者跪脫緇布
冠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從位賓降二等受遠遊冠一品
以下進賢冠左執項右執前詣皇子筵前北向跪冠
興復位賓之贊冠者跪設簪結纓興復位皇子興賓揖
皇子適房賓主俱坐皇子著朝服一品以下絳紗服
出房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與賓揖皇子進立席
後南面賓詣酒罇所
於取爵酌酒進皇子筵前北面立祝曰旨酒既清

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
之祜皇子筵西拜受爵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執饌
者薦籩豆皇子升筵末坐啐酒執爵興筵西跪奠爵
再拜執爵興賓答拜皇子升筵坐奠爵於薦東興立
於筵西南面執饌者徹薦爵賓揖皇子升筵席南面
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進賢冠六品以下則介幘置於箱櫛畢設
纚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六品以下則爵弁左執項右
執前詣皇子筵前北面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坐
設簪結纓興復位皇子興賓揖皇子適房賓主俱坐
主人贊冠者徹櫛箱入房皇子著袞冕之服六品以下
下爵弁人爵公服出房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與賓揖皇子

通典卷一百二十八　十五

進立於席後南面賓詣酒罇所取爵酌酒進皇子筵
前北面立祝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其服
肴升折俎承天之慶福壽無疆皇子筵西拜受爵
賓復位東面答拜二品以上……

升受爵賓復西階上東面答一品以下冠子與親王儀同拜執饌者薦籩豆設俎
於筵之豆南皇子升筵坐左執爵一品以下用觶下倣此右祭
脯醢贊冠者取胏一以授皇子奠爵於薦西興受郤
左手執本右手絕末祭上左手嚌之興加於俎皇子
捝手執爵祭酒興筵末坐啐酒興降筵西南面坐奠
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皇子升筵坐奠爵於薦東興
贊冠者引皇子降立於西階之南東面初皇子降賓
自西階直西序東面立主人降自東階直東序西面
立賓少進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
字孔嘉君子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
叔季唯其所當皇子曰某雖不敏夙夜祇奉賓揖主

○通典卷一百二十八　十六

人送於內門之外品以下著拜賓主俱坐冠者升冕貴拜於為東興進北向筵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遂奠脯於薦前退再拜以出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初冠者入見母贈主俱興賓降當西序東向立主人降當東序西面立冠者既見母出立於西階之東南向賓少進字之曰醴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某冠者曰某雖不敏夙夜祗本賓出送於內門外一品以下成手服既見母如姑手余如親王進主人內向請賓曰
辭執事請禮從者賓曰某既得將事敢辭主人曰敢
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就次主人入初
賓出皇子東面見諸親拜之皇子答拜一品以下又冠者西南拜
賓之贊冠者答拜無拜手同皇子入見內外諸尊於別所賓主既釋
服改設席訖賓贊俱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主人出門
東西面主人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賓贊從之至卜

揖一讓升各就座後立定俱升座會訖賓主俱入
户立於西階上贊冠者在北少退俱東面主人立於
東階上西面一品以下皇賓揖拜訖西階東面掌事者奉束帛
之篚授主人於東序端主人執篚少進西面立文掌
事者奉幣篚升立於主人後牽馬者牽兩疋馬入
陳於內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北面賓還西階
上北面贊冠者立於左少退俱北面再拜主人進立
於楹間南面賓贊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東上主
人授幣篚賓受之退復東面位發主人授幣篚掌事
者又以幣篚授贊冠者退復位主人還阼階上北面
拜送賓贊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篚於庭賓東面揖

○通典卷一百二十八　十七

牽馬者從出從者訝受馬於門外賓夫降送大門外
之東西面再拜賓退主人入以賓醴升長也人分序居賓之東西賓退立於北人之右俱南面再拜賓主人入降自西階賓主人送賓出就次大夫以下同王觀拜禮賓主人送出立於庭西贊者北面賓服冠者出用品
皇子詣閤至次著朝服通事舍人引皇子入
詣皇帝所御之殿至閤近侍奏皇帝御座南向
坐定近侍引皇子入立於階間北向再拜訖近侍引

子至皇后殿閤外近臣附奏皇后即御座南向坐司言在閤引皇子入立於階間北面再拜司言引出閤

皇子出還第如來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八 [illegible]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九

禮八十九　開元禮纂類二十四　嘉禮八

親王納妃 一品以下至三品嫁娶附

納采　納徵　親迎　婚會　饗婦人送者

問名　請期　婦人禮會

納吉　同牢　妃朝見　饗丈夫送者

公主出降

冊公主　問名　請期　見舅姑　婦人禮會　饗婦人送者

公主受冊　納吉　親迎　婦盥饋舅姑　饗丈夫送者

納采　納徵　同牢　婚會

納采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賓官皆下有云云）於大門外道右南面（一品以下先使媒氏通書女氏許之乃致采之前一日設次如親王其後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設次如之（告）其日大昕使者公服乘犢車備儀仗至於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凡賓上反行官者公服一品以下使者入次主人公）主人受其禮於廟（家事氏集百官以下皆云使者侍衛儀仗等）（於正寢無廟者掌）掌事者布神席於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三品以下外之西几下席）使者公服（六品以下常服不合公服）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向（無謁者一品以下引）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公以室某王（謂皇帝皇子一品以下貧父共同下女子有令名宜某子某之某世下）

（敢此）某千率由先典使某也請納采（某王主婚者也某也使者名一品以丁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上婿具名又名使者名）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蠢愚又弗教某王命之某不敢辭（某王亦主婚者）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者退立於後左手執之主人迎於大門外使之東西面再拜使者不荅拜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於次門主人揖入至內霤將曲揖當階揖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使者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使者曰某敢終辭主人升東階當阿（阿棟也）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使者曰敢納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使

人授鴈降自西階以出

問名

納采禮畢使者既降立於廟門（門一闔以下內門下亦此）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授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者退立於後儐者引主人迎於廟門外之東西面揖使者以入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入門而左三揖至階三讓如初主人升阼階當阿西面使者升西階當阿東面曰敢問名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

於楹間南面使者進入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鴈遂立西階上東面主人還阼階上西面曰某第幾女某氏使者降出立於廟門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授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儐者入告主人曰吾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儐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將事敢辭儐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儐者出告使者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儐者入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者徹几改筵東上（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一品二品三品彫几四品以下漆几主人設神席亦準此）設甒醴於東房內西牖下加勺冪坫在甒實觶一角

柶一加冪篚豆在坫北實以脯醢設洗於東方庭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實巾勺冪）設訖儐者引主人降迎使者報揖主人入使者從入至階一讓升（一品以三揖至階三讓升）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旋立於階東西面賓於西階上北面荅拜旋立於階西東面主人受几於序端掌事者內拂几三奉兩端西北向進主人東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內執進之北向使者迎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西面立使者以几進避北面坐設於坐左興退於西階上北面荅拜旋立階西東面贊者盥手洗觶酌醴加柶於觶覆之面葉出房南面主人立受醴面柄進

前北面立使者西階上北面一拜送進筵前東南面受醴復西階上位主人送阼階上北面一拜送贊者薦脯醢於筵前使者進升筵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以柶兼諸觶上獵降筵於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使者進升筵坐奠觶於薦東降筵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牽兩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一品以下無馬又掌事者奉篚幣升自東階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立使者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楹間南面立使者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幣授使者使者退立於篚西階上

東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使者搢篚以出牽馬者從之使者出大門外之西東面立從者訝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拜送使者退主人入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告於主人曰賓不顧矣主人乃還於寢一品以下又於使者歸主人公服立於階下西向及使者入告上於主人之左北面曰某既得將事敢告主人一入聞命使者退立主人入以下復命準此

納吉

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贊禮者一品以下掌事者延入次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主人大門外之西東面一品以下無謁者主人立於阼階下西南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公有貺命加諸卜

占曰某吉卜使某也敢告某王主婚者一品以下云某使某也敢告上某增之卜某使者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女弗教恐弗堪某王有吉某與在焉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其拜迎升堂受鴈之儀並如納采惟致命云納吉爲異使者立於廟門外一品以下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禮賓如問名之禮

納徵

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賓之掌事者入布幕於廟門之外五品以下大門外玄纁束玄三疋纁二疋之合求陳於幕上乘馬四品五品兩馬六品以下鹿皮其執皮攝之內左手并執前

足行手并執後足在幕南北首西上掌事者奉璋以匱俟於幕東西南一品以下無璋主人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公有嘉命貺室某王率由先典一品以下復曰有嘉命貺室某也有先人之禮束帛乘馬六品以下云束帛馬儷皮使某也以玉帛乘馬請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順先典貺某重禮某敢不承命儐者出告又儐者引上入迎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揖入使者從入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入門而左至於內門主人立於門東西面使者立於門西東面一品以下於門西東向掌事者坐啓匱取璋五品以下但取玄纁

面（六品以下承儷皮）加於玄纁上興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奉玉帛主人揖入與使者俱入牽馬者從入陳於庭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主人入三揖至階三讓如初主人升阼階當阿西面使者升西階當阿東面使者曰敢納徵（六品以下辭外見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受玉帛降自西階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玉帛於序端主人立於阼階下西面主人還受玉帛受馬者自右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門西而出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禮如問名之儀

請期

前一日設次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其主人設几筵儐者進請事並如納吉儀使者曰某公有賜既申受命矣某王使某也請吉日（一品以下無申受命諸吉日云以之不某使某也請吉日）儐者入告主人曰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儐者出告使者曰某王命聽命於某公（一品以下云某子稱父名也）儐者入告主人曰某惟命是聽儐者出告示使者曰某王使某受命於某公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期也）儐者入告主人曰某敢不敬須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其受鴈及禮儐並如納徵之儀

冊妃

其日妃氏親向成服使者公服乘輅備儀仗至妃氏大門之外贊禮者延入次使主副以下俱公服使者出次典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立於門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使副立於使者西南史二人對舉冊按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俱東面主人公服以出贊禮者引立於東階東南諸宗人立於主人東南俱西面外姻立於西方東面皆北上妃嚴於別室以俟姆服䙹衣立於其右（傅保各一人）女相者綵禮衣帥女侍者二人綵禮衣立於內寢東階東南西面北上贊禮者公服引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使者不荅拜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使副以下從之

主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典謁引者入門內寢階間南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使副立於使者西南持冊案者又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俱東面女相者引妃出寢以行帷其侍從提挈如式姆左右以相進當使者南北面立持節者脫節衣文女相者引宗人外姻之婦人於序位之東西廂俱北上（宗人在東外姻在西）位定史舉案進使副前使副受冊史以案退復位使副舉冊授使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女相者曰再拜女妃者承告妃再拜使者讀冊訖女相者曰再拜女妃者承傳妃再拜訖女相者引妃少前傅姆進受冊以退其奉儀衣式俱進持節者加節衣典謁引次

者持節者前導次出復門外位主人拜送於門外
使者還主人入初使者出女相者引妃入

親迎

其日大昕妃父服其服告於禰廟以酒[illegible]

[illegible]

初昏主

[illegible]輅備儀從者乘從後詣妃第以三品下[illegible]

主將至主人布席

於室戶外之西西上布几於席內南向

設鐏甒醴於東序東北隅加勺冪篚在鐏南上三品[illegible]

實觶一角柶一脯醢

在篚南王至妃氏大門外回輅贊禮者引王停次妃

首花釵褕衣纁袡入於房戶席南向立[illegible]

從者陪其後主人[illegible]升自阼階立於房戶外

之東西面內贊者[illegible]所以解酌醴加柶覆之西

柄進妃筵前北面[illegible]降席西南面再拜受觶內贊者

薦脯醢於席前妃升席跪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

籩豆之間遂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筵

末跪啐醴建柶[illegible]降筵西南面

再拜升席立西贊者徹薦觶王入降立於東階東南

西面贊禮者贊王[illegible]出次立於門內

東左右羽儀及執燭者如常儐者進受命出於東西

面曰敢請事王曰以茲初昏某將請承命[illegible]

者引主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拜儐答拜主人

進王受雁[illegible]以入內門主人曰請王入某

[illegible]

及內門將曲揖[illegible]

[illegible]某敢辭主人曰固請王升[illegible]曰某敢固辭主人

曰終請王升王曰某敢終辭主人升阼……面立王
升西階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興再……出主人
不降送初王入門母出立於房戶外之……面於王
拜訖姆導妃出於母左父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
若衣若笄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於西
階上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庶母及
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父母
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囊也婦人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妃出車
後王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以為禮妃乘以几
從者二人坐相對持之（無几者一品以下婦加幪）王乃御
輪三周馭者代之王出大門乘輅還第如來儀妃至

簿次從而行（一品以下七人其品量送之）
同牢（與親迎品以下同牢不別為儀）
初掌事者設洗陳饌加一品（俟從）各十六箇籩豆
各二簠各一鉶加勺羞俎三羊豕及腊羊豕皆節折腊
皆於室內北牖下玄酒在西加冪勺皆南柄（冪冬用夏用）
綌又設尊於房戶外之東加勺冪無玄酒（在南首）
四爵合巹加冪王至降輅車以俟妃至降車北面立
王南面揖妃以入及寢門又揖以入贊者徹尊冪酌玄
酒三注於尊妃從者設席於奧東向（西南隅謂之奧一品以下）
（內則席於堂上東向設轉於室內東）王導妃升自西階入於室門
席東面立妃入立於尊西南面王盥於南洗妃從者
沃之妃盥於北洗王從者沃之盥訖王及妃俱復位
立贊者以饌入設於席前贊者設醬於席前俎醢在
於北俎三入設于豆東腊特于俎北（在東俎醢之東）設黍于
醬東稷稻粱在東設湆于醬南設對醬于東（對醬婦醬也）
俎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稻粱設
湆于醬北司饌啓會于簠簋之南對簠簋於北（啓會也）
皆加匕箸王從者對席於饌東贊者西南告饌具王
揖妃妃即對席西面皆坐贊者皆受箸各以俎擩於
醢皆祭於豆間又皆祭黍稷贊者各取肺皆絕末以授
皆祭贊者以肺加於俎（祭肺與食者擩醬者贊之）贊者各移黍置
於席上授肺脊皆食以湆醬三飯卒食贊者二人俱

洗爵於房酌於室內之尊詣饌南北面（一品以下戶西北面）以
酳王及妃皆興再拜受爵贊者北面答拜王及妃皆
坐祭酒贊者以肝從皆兩取肝換祭之贊者皆
受肝於俎豆各取爵皆飲訖執爵與贊者受爵王及
妃皆再拜贊者以爵復於坫王及妃俱坐（一品以下立）贊
者又以爵酌再酳王及妃受爵不祭而飲卒爵（一品以下）
（受飲）贊者受爵復於坫三酳用巹如再酳（一品以下主人及婦）
（於後）贊者皆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尊入詣於饌
北面跪（一品以下戶外西向）奠爵興再拜皆坐取爵祭酒
飲卒爵遂拜執爵興降奠於篚（一品以下大婦拜降奠爵於篚）
北妃退立於尊西南面（一品以下婦說衣於房）贊者徹饌

設於東房內如初（婦脫服於室御衽於奧）又徹室內酒饌以出
王脫冕服於房妃從者受之妃脫服於室王從者受
之姆受巾王從者衽於奧妃從者衽良席於東皆有
枕北趾（一品以下無交受服姆受巾）王入燭出妃從者餕王之餘
王從者餕妃之餘媵者於戶外餕醑之（王從者侍婦人）妃從
者侍於戶外呼則聞

妃朝見（一品以下見舅姑）

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妃夙興沐浴著
花釵服褕衣乘厭翟車以從出侍從如常入至降車
所妃下車司賓引妃立外閤外近臣入奏皇帝御
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妃奉笄（[illegible]）之棗栗司賓引
妃入立於庭北向妃再拜訖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北
向跪奠於皇帝前興皇帝撫之尚食進饌以東司賓
引妃降復位又再拜尚儀承勑降詣妃西北東面稱
勑旨妃再拜宣勑訖又再拜司賓引妃出遂詣皇后
所御之殿立於閤外奉笄服脩六尚以下各服其服
俱詣閤奉迎尚儀入奏皇后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如
常司賓引妃入立於庭北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
進北面跪奠於皇后前興皇后撫之尚食徹以東司
賓引妃降復位又再拜尚儀前承令降詣妃西北稱
令旨妃再拜宣令訖妃又再拜司賓引妃出閤侍從
如常妃乘車還第如來儀（一品以下見舅姑[illegible]）

五禮儀卷三　二十七

門外俟者布舅席於東序西向姑席於房外南向[illegible]

[illegible]

婚禮

主人及賓俱公服[illegible]
日主人至賓大門外之西東向賓立於東階下西
面儐者進於賓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
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有先人之禮請公有[illegible]

五禮儀卷三　二十九

者入告遂引賓出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行禮賓曰敢辭主人曰敢固請賓曰辭不得命敢不從主人拜賓答拜主人還賓遂與諸親從之掌事者先鋪賓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設賓之宗室席位於賓西南賓之異姓席位於宗室之南又於西廂下〈一品以下於兩階下〉設異姓席位皆重行東向以北為上設主人席位於東階上西向設主人宗室席位於主人東北設異姓席位於宗室之北皆重行西向以南為上又設主人異姓席位於東廂下〈一品以下於東階下〉重行西向以北為上賓至於主人大門外之西東向賓之宗室立於賓西南異姓立於宗室之南俱重行東向以北為上儐者引主人出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主人諸親立於大門外之東重行西面以南為上立定主人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賓報揖儐者引主人以入又儐者引賓以入賓之諸親以次從入室門內主人諸親從入如常至階主人揖賓報揖賓主及諸親以次升各立於席後其在庭者亦列立立定賓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一品以下執酒者於上下〉酒升自東階酒升堂賓主及諸親皆起執觴者以酒授主人儐者引主人進詣賓前北面立賓再拜席西進東南向受酒儐者引主人退復位賓還席後賓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又以酒授主人及諸賓

俱祭而飲諸親不祭而飲觴行一周食升堂賓主及諸親皆起掌食者以饌立授主人儐者引主人進設於賓席前賓曰請公無辱主人曰不敢辭儐者引主人復位執饌者以饌進設於賓主席前加以匕箸執饌者又以饌設於衆賓以下設訖賓主及諸親皆坐賓主皆祭而食諸親不祭而食於賓祭主人辭曰疏食不足祭賓主俱食三飯而止主人曰請公食賓更飯食畢遂進庶羞觴如常會畢賓主及諸親俱興儐者各引賓主以下降出賓主及賓之諸親皆復門外位主人諸親復門內位主人再拜送賓退儐者引主人入

婦人禮會

女賓與主人至下車所內儐者引入主人迎送於門內相稱之節各准其丈夫如丈夫之禮

饗丈夫送者

其日掌事者鋪賓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又設衆賓席於賓西南設從者席位於西廂下〈一品以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為上儐者引賓以下立於大門外之西重行東向以北為上立定儐者引主人出立於門東西向主人揖賓報揖儐者各引賓主以下入至階主人揖賓報揖賓主以次升立於席後立定賓主以下俱坐遂進酒設

食如婿會之儀會畢賓主以下俱興儐者引賓立於西階上東面主人掌事者牽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一品以下纁駁又掌事者奉束帛之篚升授主人主人執篚西面立賓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篚賓受之退立於西階上北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儐者引賓以下降自西階從者訝受篚賓及庭東面攝受馬以出牽馬者從之在庭者以次出俱復門外位從者訝受馬一品以下無受馬儀初賓降儐者引主人降自東階出門東西面拜送賓退主人入

饗婦人送者

其日女贊者鋪賓席於室戶牖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又設眾賓席於廂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為上女相者引賓以下立於主人大門外之西重行東面以北為上立定女相者引主人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女相者引賓入眾賓以下從入賓入門西東面立定俱坐遂進酒設食如婿會之儀會畢賓主上下俱興女相者引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女相者奉束帛之篚升以授主人主人執篚進於楹間南面立女相者引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賓受幣訖女相者引賓降出從者訝授篚眾賓以下從出初賓降女相者引主人降送於門內賓出女相者引主人入一品以下內相者引賓升主人揖送之於門外稱之辭各如其夫酬以束帛如上婿之禮

公主出降　冊公主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如常守宮設群官次於東西朝堂奉禮設版位太樂令展宮縣典儀設舉麾位如常又設文武群官版位五品以上於橫街北六品以下於橫街南文東武西俱重行諸親於五品之南諸皇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冊使位如常儐者二人在副少退俱西向冊使立於橫街北西上俱北面副使在大使之東少退其日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冊使群官等依時刻集朝堂次改服朝服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位侍中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

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通事舍人分引王公群官入就位又通事舍人引冊使及副使入位於殿門外道東西面以俟黃門侍郎與主節奉節及幡立於階下南節在前中書侍郎引冊案立於案後冊使綵公服各對舉案立於龍尾道東西面中書侍郎立於案後侍中版奏外辦所司承旨索扇扇上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扇開協律郎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樂止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俱再拜訖通

事舍人引冊使入就位冊使等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冊使等皆再拜侍中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奏稱侍中臣某言冊公主請命使俛伏興又侍中少前稱制曰可退復位侍中承制降詣使者北面稱有制冊使副等俱再拜侍中宣制曰冊某公主命公等持節展禮宜制訖使副等又再拜侍中還侍位贊禮者引冊使少前黃門侍郎引主節詣冊使東北主節以節授黃門侍郎主節者復位黃門侍郎持節西向授冊使跪受興付主節幡隨節立於使左黃門侍郎退贊禮者導中書令詣冊使東北面立又贊禮者導中書侍郎引諸公主冊案立於中書令之右中書令於案取公主冊舉案者皆出復立於後受訖以後準此授冊使冊使跪受興置於案持案者退立使以授準此贊禮者引中書令與冊使俱向北還復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事舍人引冊使等右旋而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冊使等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所司承旨索扇扇上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鍾右五鍾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群官在位者以次出舉冊案者及冊使至長樂門外次如後儀

公主受冊

○通典卷百三十九

十八

尚儀二人讀冊司贊一人掌贊二人佐贊人掌引冊案

前一日尚舍守宮司會設使者及冊案便次於光範門及長樂門外道右東向司贊設公主位於長樂門外內殿前近南當階北面西上又分設內命婦應陪位者位於公主東北及西北嬪御等在東宮官等在西階東行相對北上又於內命婦之前設尚儀位二於東向以西為上又於尚儀位南少退設司贊位掌贊二人陪其後其日典儀設冊使位於長樂門外之西東向北上又設舉冊案者位二在南差退東向內謁者監先取公主冊案置於長樂門外近限內命婦

○通典卷百三十九

十九

以下及應在位者並服禮衣先就位公主花釵翟衣司言引就受冊位侍從如常儀通事舍人引冊使副使等出就位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持冊案者立於冊使副西南俱東向持節者去節衣持冊案者以案進冊使之右北向相次而立內侍二人引冊使者詣門內謁者舉案少前使取公主冊跪置於案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冊使副使等俱退就次以俟尚儀帥女史詣門持冊案入各就尚儀之前對舉冊案者東向司贊曰拜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司言贊公主再拜尚儀取公主冊於案持案者進少前北面稱有制司言贊公主再拜尚儀跪冊跪讀訖復位以冊進授公主

公主受冊以授司言訖司贊曰再拜公主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司贊少前稱禮畢司言引公主退在位者以次退掌牲執內謁者監禮畢內謁者監傳報冊使等詣太極殿前南橫街南北面西上立中書令立於冊使等東北西面冊使再拜復命曰奉制冊命某公主禮畢又再拜中書令奏聞冊使等退幡節各還本司

納采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設[illegible]其日大昕使者至於主人大門外贊禮者延入次[illegible]使者出次贊禮者引至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外[illegible]曰敢請事使者曰朝恩貺室于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敢不敬從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者其餘並如一品婚儀

通典卷一百二十九

問名

使者既出不出主人還阼階上[illegible]曰皇帝第某女封某公主餘行[illegible]並如一品婚儀[illegible]

納吉

其日大昕使者至請事使者曰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主人曰某公有吉寡人與在焉某人不敢辭如納采之儀

納徵

其日大昕使者至入次掌事者布幕於內門外玄纁束帛陳於幕上乘馬在幕南北首西上掌事者奉璋以篚俟於幕東使者曰朝恩貺室于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以束帛乘馬請納徵主人曰某公順先典貺以重禮寡人敢不承命餘並如一品婚儀

請期

其日大昕使者至入次請事使者曰某公有賜既申受命某公使某請吉日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既前受命惟命是聽使者曰某公命某聽命於王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公使某受命於王王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餘並如一品婚儀

通典卷一百二十九

親迎

其日大昕壻之父告廟醮子並如一品婚儀子再拜降出乘輅備儀從詣主人之第省牲至內贊者布席於東房當戶南向設鋪醮等於東房主人醮公主並如一品醴女之儀公主著花釵翟衣[illegible]入房以下並如一品醴女儀訖主人降立於東階南西面贊禮者引賓出次立於門西東向儐者進受命出門東面

敬請賓曰某王命某之父以綏初昏命某將請承命儐者入告主人曰敬入因敬具以請至賓出如常禮初賓入門主婦出立於房內戶外之西南面賓拜訖姆有公主出主人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主婦戒之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公主出以下並如常儀

同牢

初昏掌事者設洗於東階東南及陳設牢饌并殽數各依其品羊豕節折大羹在於爨其器皆用烏漆以餘並如一品儀

見舅姑

見之日公主夙興沐浴著花釵服褕翟舅服公服姑著鈿釵禮衣其儀同一品婚禮公主降西階以出無取笄授婦氏之儀

盥饋舅姑

公主盥饋以少牢舅姑公主服如見禮及饋舅姑訖內贊者設公主席於舅姑東北南面餘並如一品禮

婚會 婦人禮儀

以上並如一品婚儀

饗丈夫送者

同一品儀加送以束馬設從者仍於西廊下

饗婦人送者

主人者引賓升降酬以束錦餘如饗丈夫禮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二十九終

通典卷第一百三十

禮九十 開元禮纂類二十五 嘉禮九

朝集使於尚書省禮見

任官初上（諸州上佐附）

京兆府河南牧初上（諸州刺史都督附）

萬年長安令初上（河南洛陽縣令附 諸州縣令附 可封禮同）

鄉飲酒（正齒位附）

宣赦書

群臣詣闕上表

群官奉參起居

皇帝遣使詣蕃宣勞

皇帝遣使諸州宣撫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制勞會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

諸州上表

朝集使於尚書省禮見（月節）

其日本禮郎先布版位於尚書省都堂之前，京官九品以上位在東方，每等異位，朝集使位在西，亦如之，皆以北為上。京官及朝集使俱常服，尚書省以下公服。先引京官入就位，又謁者引諸方朝集使等入就位。本禮（？）京官以（？）集使之北差退，立者（？）階以後京官及朝集使令主（？）訖，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朝集使等俱再拜，京

官等送訖，揖訖，再拜訖，京官等俱答拜，朝集使等後退。訖，再拜訖，謁者贊稱禮畢，群官等各以次退，朝集使亦退。其禮辭亦如之。

任官初上（諸州上佐附）

應冊命之官，受冊訖，朝集使乘輅，備儀仗，鳴鐃吹，詣太廟南門，至下車所，鐃吹止。受冊者降輅，謁者引入，立於廟庭北面，以西為上，立定，再拜訖，又再拜辭。謁者引出，乘輅，鳴鐃而還。（若光宅、太廟如上儀。）發，備儀，道詣本司。將至，本司官先引，俱公服，俟於別所。初上者至，降輅，贊禮者引入，停於後次。若公服儀仗陳於廳事之前。贊禮者引卑官俱立於內門之外，西廂，每等異位重

行東面，以北為上。初卑官就門外位，贊禮者引初上者立於門內東階東南，西面。贊禮者引卑官以次入，立於西階西南，重行東面，以北為上。立定，卑官俱再拜，初上者答拜。贊禮者引卑官出。贊禮者引初上者就後次，卑官俱更衣。贊禮者引應坐者入，立於廳事東西階下，其應致敬者立於門外之西，東面，俱北上。贊禮者引初上者出，升堂就榻。後，雜坐者俱升，詣座後立。初上者升座，應坐者各依其班而坐。其應致敬者入立於東西階下，俱以北為上。而諸流外官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再拜訖，就東階下。品官之後，本司以印及櫃置於案，本司引入，升，詣座前，本司取印

及職掌以次進置於座上之案訖本司引案降出諸
司以次諮判三條事訖俱興立於座後贊禮者引初
上者還後堂以次降出設會如常儀官卑不合拜府
者俱謁上所不判事者禮見而已若六品以下初上
自常服若先任者尊及官位等先任者俟於東階下
西向新任者入立於西階下東向再拜先任者答拜
訖新任者還於廳事立於東階下與卑官相見如
上儀〈若州縣丞尉以下初上准此〉
京兆府河南牧初上〈諸州刺史都督州〉
其日州牧備儀仗至州停於後堂立曹設儀仗於廳
事門庭如常儀本司設牧位於廳事楹間近北南向

設州官長史司馬位於堂下東方西向設錄事參軍
以下位於司馬之南重行西向皆以北爲上設縣官
位庭中近西諸鄉長位於縣官之東每等異位重行
北面相對爲首〈州縣博士助教依鄉長班〉長史以下集於州南
門之外州官在東縣官在西鄉長在州官東南各
有次俱以公服鄉長常服司功整次紙名入諮贊禮者
引牧出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面左右侍從如常贊
禮者立於牧南少退俱西向贊禮者引州官入就位
次引縣令以下入門而左又引鄉長入門而右俱入
就位立定贊禮者引牧升自東階即位南向立又引
縣令及鄉長五品以上自西階升堂進當牧前重行

如上任位庭之儀立定下下俱再拜牧答拜上下
位者皆逡巡避位贊禮者引縣令以下及鄉長俱
出贊禮者引牧降入後堂贊禮者引長史以下出次俱更
衣本司更設牧座於堂上訖贊禮者引縣令及鄉長
俱就西階下又引長史以下入立於東階下俱北向
贊禮者引牧出升自堂就榻後長史以下升縣令職
事五品以上應升者合班俱升立於座後立定牧升座
應坐者俱坐州縣佐史以下入庭中重行北向西
上州縣學生立於其後俱再拜訖就東階下品官之
後立錄事以印及職掌並於案錄事一人引入升詣
座前錄事取印及職掌以次進置於牧案訖錄事引
案降出諸司以次諮判一條事訖坐者俱興贊禮者
贊牧興引還後堂長史以下降出設會如常儀〈諸州刺史以
下初上其餘文武官亦准此以後並行自縣者皆升廳〉

萬年長安令初上〈河南洛陽縣令諸州縣令附〉
其日令停於後堂設令位於廳事楹間近北南向設
鄉長位於縣前方重行北面以西爲上其勳官出身班
博士助教依鄉長班又設丞位於東方西向設主簿
及尉位於丞南少退西向北上鄉長以下俱集於縣
南門外之右　有次司功整次紙名入諮贊禮者引
令出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向侍從如常儀贊禮者
立於令之南少退俱西向贊禮者引丞以下入就位

又引鄕長入就位立定贊禮者引令升自東階即位南向立贊禮者引鄕長文武官五品以上升自西階位當令前東行北向以西爲上立定上下在位者俱再拜令答拜上下在位者皆逡巡辟位贊禮者引鄕長降自西階以出鄕長在庭者繼出贊禮者引令降自東階以入又引丞以下以次出本司堂設牀座於堂上訖贊禮者引鄕長入立於廳事西階下丞以下立於門外道西東面俱北上贊禮者引令出升堂就榻後又贊禮者引丞入及鄕長文武官五品以上俱升詣座後又贊禮者引主簿及尉入立於東階下立定令升座諸應坐者俱坐錄事及坐者以下入立於

庭中北面西上坐者位於其後俱再拜訖就東階下縣尉後立於事以印及職掌置於案錄事一人引升入詣座前錄事取印及職掌以次進置於令案訖錄事引案吏出諸司以次諸判三條事訖丞及鄕長俱與贊禮者贊令與引還後堂鄕長降出設會如常儀（諸縣令初上其州其鄕長文武官七品以上及在行伍閑者皆升堂）

鄕飮酒（位正附通）

鄕飮酒之禮州以吏爲主人（此爲賓人之中有明經進士身兼德行孝悌廉明者及表門閭及有秀才者皆刺史爲主人若無上佐攝行事）先召鄕之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與之行禮而賓與之（介以下無其人則闕縣令爲主人鄕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

行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其次爲三賓又其次爲衆賓主人戒賓立於賓大門外之西東面賓立東階下西面將命者立於賓之左北面受命立於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日行鄕飮酒之禮請某子臨之將命者入告賓出立於門東西面北向再拜毋辱主人答拜主人曰吾子學優行高應茲觀國某日展禮請吾子臨之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人曰某於父師少師莫若吾子賢敢固以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須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主人戒介亦如之（戒辭曰某日行鄕飮酒之禮請吾子貳之介辭與賓同）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南向設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設介席於西階上

東向設正賓（正齒位去三賓下倣此）席三於賓席之西各南向皆不屬焉又設堂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肆北上（位設衆賓席於堂下）設兩壺於賓席之東北少退在西加勺冪設篚於壺南東肆實以爵觶設贊者位於東階東西面北上賓介及衆賓至立於廳事大門外之右東向北上執事者俱復位主人迎賓於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答拜又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人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門而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東面北上衆賓非三賓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位揖門施皆…位衆賓立於…賓之後）主人將進揖當階（據禮作東）揖賓

答拜揖至階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執罇者徹冪主人適篚跪取爵興適罇實之進賓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於席前受爵退復西階上北面立主人退於阼階上北面拜送爵賓少退贊者薦脯醢〔正齒位放此〕於賓席前〔正齒位賓以下年六十者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十及主人皆六豆〕賓自西方升席南面立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賓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於籩豆之間遂祭酒啐酒〔啐嘗也〕興降席東適西階上北向跪卒爵興適罇實之進主人席前東向南酢主

人主人於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退復阼階下北面立賓退復西階上北面拜受爵贊者薦脯醢於主人席前主人自席東自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主人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啐酒興自南方降席復阼階上北面跪卒爵執爵興跪奠爵於東序端興適篚跪取觶實之以酬復阼階上北面跪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跪祭遂飲卒觶執觶興適罇實之進賓席前北面賓拜主人少退賓既拜主人跪奠觶於薦西興復阼階上位賓進席前北面跪取觶復西階下位主人北面拜送賓進席前北面跪奠觶於薦東興復西階上位〔酬酒不舉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主人北面揖遂降立於阼階下西面賓降立於西階西當東序東面〔主人辭與降於賓故賓不居堂上也〕主人進迎介主人揖介介報揖至階一讓升阼階介升西階當楣北面立主人詣東序端跪取爵興適罇實之進於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退復位主人於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於介西階之東贊者薦脯醢於介席前進介進自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介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執爵興自南方降席北面跪卒爵執爵興介受主人爵主人適罇實之以酢於西階上立於介右北面跪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跪

祭遂飲卒爵執爵興進跪奠爵於西楹南還阼階上揖降介降立於賓南主人於阼階前西面揖衆賓遂升適西楹南跪取爵適罇實之進於西階下南面獻衆賓之長升西階上北面拜受爵主人於衆賓長之右北面拜送贊者薦脯醢於其席前衆賓之長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酒執爵興退於西階上立飲訖受主人爵降復位主人又適罇實之進於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次者如獻衆賓長之禮又次一人升飲亦如之主人適罇實酒進於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賓每一人升受爵跪祭立飲贊者徧薦脯醢於其位訖主人受爵奠於篚主人與賓一揖一讓升賓介

衆賓升即席設工人席於堂廉西階之東北面東上

工四人先二瑟後二歌工持瑟升自西階

就位坐工歌鹿鳴卒歌笙入立於堂下北面奏南陔

乞乃間歌南有嘉魚笙崇丘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乃合樂周

南關雎召南鵲巢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也工人告樂備訖

司正升自西階跪取

觶於篚興適觶之降自西階詣階間北面跪

奠觶拱手少立跪取觶遂飲卒觶興再拜賓答降洗

取觶於篚適賓之前所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

席進立於賓東賓跪奠觶遂拜執觶

興主人答拜賓立飲卒觶遂實觶之進所階上東

南面授主人主人再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於主人

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復席主人進西階上北

面酬介介降席自南方進立於主人西北面主人跪

奠觶遂拜執觶興介答拜主人立飲卒觶適篚實之

進西階上西南面立介拜主人少退介受觶主人於

介東北面拜主人揖復席司正升自西階近北面立

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立北立於

介右

介跪奠觶遂拜執觶興某子答拜介立飲卒

觶進西階上西南面授某子某子受觶介

於某子之左北面揖復席司正曰某子受酬受酬

者拜於西方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某子跪奠觶遂拜

執觶興受酬者拜某子立飲卒觶適篚實之進西

階上西南面授之受酬者受觶某子立於受酬者之

右揖復席次一人及堂下衆賓受酬亦如之於某子

受酬者以觶跪奠於篚復階下位司正適階上

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司正迴北面告

於賓曰請坐賓曰唯命賓主各就席坐

飲卒觶興賓主以下皆坐司正適篚跪奠觶興降復

位司正降復位乃羞羞進也所進者脯醢

主人降自東階以下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

北上主人送於門外之東西面拜賓介逡巡而退

宣赦書

其日前期有司承詔告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文

武群官次於朝堂如常儀群官依時刻皆集朝堂俱

就次各服其服本司設文武群官次版位於順天門

外當朝堂之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設

中書令位群官東北東向刑部侍郎帥其屬立於令

□□朝堂之東南向置鼓吹於金鷄之南遂擊鼓
毋一□投一伏刑部侍郎錄京師見囚集於群官之南
北面西上囚集訖鼓止通事舍人引群官各就位中
書令受詔訖遂以詔書置於案令史二人對舉案退
舁舍人引中書令持幡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詣門
外位立持節者立於中書令之南少西令史舉案者
於中書令西北復東南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
進詣案前中書令取詔書持案者以案退復位
中書令稱有詔群官皆再拜宣詔訖群官又再拜舞
蹈又再拜刑部尚書前受詔書退復位持節者加節
衣通事舍人引中書令幡節前導而入通事舍人引

群官還次

群官詣闕上表

前一日守宮設文武群官次於朝堂如常儀其日晷
明刻文武群官集俱就位各服朝服奉禮設群官版
位於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武東西重行北面相對為
首設中書令位於群官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群官
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郎贊者先就
位謁者引群官各就位禮部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
表案立於奉禮之北西南立定典謁引中書令出就
南面立禮部郎中引表案詣中書令前郎中取表以
授中書令受表郎中舉案退復位奉禮曰再拜贊者

群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中書令以表
入奏退復位南面稱有詔群官再拜宣詔訖又再拜
謁者引為首一人進北面受表退復位舍人引中書
令入謁者引群官還次

群官奉參起居

前一日守宮設文武群官次於朝堂如常儀其日依
時刻文武群官九品以上俱集朝堂次奉禮設文武
群官位於東朝堂之前文左武右重行北面相對為
首又設奉禮位於文武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
俱西向又設通事舍人位於文官為首者之北少東
西向並如常奉禮郎贊者先就位舍人各引文武群

官俱就位立定舍人引為首者少進通起居訖退復
位奉禮唱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
引就位舍人承旨出復位西面承敕旨群官在位者
皆再拜宣訖又再拜舍人及群官俱退

皇帝遣使詣蕃宣勞

前一日執事者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東南向其日
使者至執事者引就次使者以下俱公服蕃主朝堂
立於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執事者引使者立於
大門外之西東面使副立於使者西持節者立於使
者之北少退令史二人對舉詔書案立於使副西南
俱東向執事者引蕃主迎使者於門外之南北面再

拜使者不答拜執事者引使者入持節者前導持案
者次之入門而左使者詣階間南面立持節者立於
使者之東少南西面副使立於使者西南持節者立使
副西南俱東面執事者引蕃主入立於使者之南北
面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使者前使副取詔書持
案者退復位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稱詔蕃主
再拜使者宣詔訖蕃主又再拜執事者引蕃主進使
者前北面受詔書退立於東階東南西面持節者加
節衣執事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出復
門外位執事者引蕃主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於次
執事引蕃主入

皇帝遣使諸州宣撫

前一日本司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南向又設應
集之官次於大門外文官在道東武官於使者次西
南俱南向相對為首其日使者將至刺史出城迎於
一里外相去九十步許州刺史於路左下馬使者下
馬皆少進使者命刺史乘馬使者與刺史俱乘馬而
行（使者至鎮及鎮將鎮副鎮令迎與刺史同若使者五品以上鎮將鎮副鎮令六品以下即使者不下馬令鎮將鎮令乘馬行已告鎮將臨遣者不出迎）應集者至州門外各就次服朝
服非朝服者公服（應受制者及應設版官等並不及者則使至別定其日）本司
設使者位於廳事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之
南北向設應集官之位於刺史後每等異位若有諸
老則位於諸官之後俱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又設刺
史以下位於大門外之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
為上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若州司預設使者次州部應集者先日乃集）刺史及使者以下皆公服制書及版案置於案贊
禮者引應集之官就門外位老應受版者皆位十八（以上者敘於）位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階東南西
面使者出次贊禮者引使者持幡節者立於使者之
北少退使副立使者西南對制書及版案立於使副
西南俱東面北上（若版多則置於案）立定參軍引刺史進於
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引刺史先入立於內門外之
東西面州官立於其後贊禮者引使者持幡節者導

入門而左使副以下從之使者詣階間就位南面立
持幡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使副立於使者
西南持案者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俱東面行參軍
引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次以入就位立定持節
者脫節衣持案者退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者退
復位使副以制書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刺
史等再拜宣制訖刺史等又再拜行參軍引刺史進
詣使者前北面受制書退立於東（序西）向贊禮者
次以引應受制者別受制如上儀（凡以制書者皆附）訖引於
刺史東南西面北上若有版受史以案詣使副前使
副取版進授使者受畢如初贊者引為首者一人少前

使者稱有制爲首者再拜宣制訖爲首者又再拜皆
禮者引爲首者進詣使者前北面受版若有束帛緩
恤休式宜付（凡老者升八十以上一坐再拜九十以上子弟拜受）訖引立刺史
之後又引次受者亦如之訖持節者加節衣贊禮者
引使者入使者幡節導之以出使副以下從之俱復
門外位諸老以版受子弟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
州府之官及諸老出復門外位立定刺史拜送贊禮
者引使者還於次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及
諸老還次若在諸縣宣勞版受如在州之儀使者若
於隨便宜制度賜物者縣令先集（鄉望立於館門外）
之南重行北面西上使者至於門西東面之鄉望俱

再拜使者入詣驛事前南立鄉望隨入宣勞受及拜
送皆如上儀凡使至老人甲百年者有則宣制頒餼（米酒）
（[illegible]）皆子弟代受之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制勞會

前一日本司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南向又設應
集之官次於大門外文官道東武官於次使西俱南
向相對爲首且日質明應集之官至州門外各就次
服朝服非朝服者以公服本司設使者位於廳事階
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之南北向設應集之官
位於刺史之後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爲上又設
刺史以下位於大門外之東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

以北爲上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以制書置於案使
者以下皆公服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刺
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階東南西向使者出
次贊禮者引使者立於門西東面又一人對舉制書案
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行參軍引刺史迎於大
門外之南北面再拜行參軍引刺史先入立於門外
之東西面位州官立於其後贊禮者入門而左持案
者從之使者詣階閒就位南向立持案者立於使者
西南東向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
入就位立定持案者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
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刺史等再拜宣訖又再拜行參

軍引刺史進詣使者前北面受制書退立於東南西
向贊禮者次引應受制者別受制如上儀（凡同制者皆同宣拜）
跪引立於刺史東南西北上贊禮者引使者出持案
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官
以次出俱就門外位刺史拜送贊禮者引使者還於
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各還將會本司
設刺史以下位於廳事之庭如常儀又鋪使者席於
刺史之東西向州官之席於刺史之後各依資品俱
南上席於座者文官在東武官在西皆北上設訖刺
史以下各服公服若非公服者常服贊禮者行參軍
引刺史又贊禮者引應會之官俱就門外位立定贊

唱者先入就位贊禮者引使者先入行參軍引刺史
贊禮者引應會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
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引使者行參軍引刺史又
贊禮者引應升階者詣東西階以次升各立於席後
其位於階下者又引就席後上下立定俱就席俛伏
坐遂行酒酒至上下皆俛伏興立於席後俱再拜搢
笏立受酒升席俛伏坐飲酒行三周進食食至上下
皆俛伏興立於席後設食訖俱升席俛伏坐食訖仍
行酒會畢俱興各以次引降復位定贊唱者曰再拜
在位者皆再拜以次引出（若縣宣使會位贊拜亦准此）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頒與州同）

其日本司設使次於州之大門外道南西向使者至
掌次者引就次以赦書置於案應集之官至州門外
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本司設使者位於廳階間南
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南北面設應集之位於刺史
之後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
為首又設門外位文官於門東西向武官於門西東
向俱每等異位重行以北為上本司錄州見囚集於
州門之外北向西上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
位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南西向使者出
次贊禮者引立於門西武官之前少北東向史二人
對舉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西立定行參軍引刺史

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行參軍引刺史先
於內門之東西面州官立於其後贊禮者引使者入
門內而立持案者從之使者詣階間就位南向立持
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
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
使者取赦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赦刺史以下
皆再拜宣赦書訖又再拜舞蹈又再拜本司釋囚行
參軍引刺史進使者前北面受赦書退復位贊禮者
引使者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行參軍引刺史
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復門外位刺史拜送贊禮者
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還

次

諸州上表

前一日本司設應集之官次於州大門外文官道東
武官道西俱南向相對為首其日夙興本司設使者
位於廳事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之南北向
設應集之官位於刺史之後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每
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贊者位於東南西向
北上設應集之官門外位文官於門東西向武官於
門西東向俱每等異位重行以北為上質明應集之
官至州門外各就次服朝服非朝服公服贊禮者引
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佐史對舉

表案立於贊唱之西北向（表每一等為一案）刺史朝服以出
行參軍引就位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
定贊禮者引使者入門而右詣階間就位南向立贊
禮者引表案詣使者取表贊禮者引案退復位餘表
案位於使者西北南向東上持節者曰再拜刺史以
下皆再拜贊禮者引使者出舉表案者從之參軍引
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上表者若止一人則
不須諸官陪位上表者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面持
案者立於上表東南俱西面使者入立於階間南向
持案者以案進上表者前上表者取表拜案者退復
位上表者詣使者前授表退位西面再拜使者出上表
者入

〔通典卷一百三十〕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三十　終

禮九十一　賓一　大唐開元禮纂類二十六

蕃主來朝以束帛迎勞

遣使戒蕃主見日

蕃主奉見

受蕃國使表及幣

皇帝宴蕃國王

皇帝宴蕃國使

蕃主來朝以束帛迎勞

前一日守宮設次於使館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
者至掌次者引就次蕃主服其國服所司引立於東
堂下西面（凡蕃主有下皆以此為準使者有命者亦如之）使者朝服出次立
於門西東面從者執束帛立於使者之南蕃主有司
出門東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勞某主（某主稱其國名）有
司入告蕃主迎於館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與蕃
主俱入使者先升立於西階上執束帛者從升立於
使者之北俱東面蕃主升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執
幣稱有制蕃主將下拜使者曰有後制無下拜蕃主
旋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制訖蕃主進受幣（東面一五東）
（其蕃主今勞使者多少物其不得使勞幣於遠郊其禮與蕃主還蕃於遠郊亦如之勞蕃使）
即東面退復位以幣授左右又稱再拜稽首使者降出
立於館門之外西東面蕃主送於館門之外西面止

〔通典卷一百三十一〕

使者蕃主揖使者俱入揖讓升蕃主先升東階上西
面使者升西階上東面蕃主以土物贈使者再拜受
蕃主再拜送物使者降出蕃主從出門外皆如初蕃
主再拜送使者還蕃主入鴻臚迎引詣朝堂依方北
面立所司奏聞舍人承敕出稱有敕蕃主再拜宣勞
訖又再拜所司引就館如常儀

遣使戒蕃主見日

前一日守宮設次於館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者
至掌次者引就次蕃主服其國服降立於東階下西
面蕃國諸官立於蕃主之後西面北上使者服朝
服出次立於門西東面蕃主有司出門東西面曰敢

請事使者曰奉制戒蕃主見日有司入告蕃主迎
於館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與蕃主俱入使者升
自東階西面使者稱有制蕃主再拜宣制曰某日某見
蕃主又再拜稽首使者降出蕃主送於館門之外西
面再拜使者還蕃主入

蕃主奉見（奉辭禮同）

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
宮設次太樂令展宮懸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
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尚舍奉御鋪
蕃主牀座於御座西南東向近如常儀設蕃主版位
於懸南又設蕃國諸官之位於蕃主後休其班重行
北面以西為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
南差退西面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於
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所
司迎引蕃主於承天門外通事舍人引就次本司入
奏鈒戟近仗入陳如常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侍中
版奏請中嚴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
俱詣閤奉迎蕃主服其國服出通事舍人引立於閤
外西廂東面（若更有諸蕃以國大小為序）蕃國諸官各服其服立
於蕃主之後俱東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
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
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

協律郎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以姑洗之音皇帝出
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侍衛
如常偃麾戛敔樂止初通事舍人引蕃主入門舒
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蕃主再
拜稽首侍中承制降詣蕃主西北東面稱有制蕃主
再拜稽首宣制訖蕃主又再拜稽首侍中面奏又承
制降勞敕命升坐蕃主再拜稽首舍人引蕃主樂作
蕃主上階樂止舍人接引升至座後蕃主就座俛伏
坐侍中承制勞問蕃主俛伏避席將下拜侍中承制
曰無下拜蕃主復位拜對如常侍中回奏又承制勞
還館舍人又引蕃主降自西階典謁者承引樂作復懸

南向樂止蕃主再拜稽首訖舍人引蕃主樂作蕃主入門樂止初蕃主升坐舍人引蕃主諸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蕃國諸官俱再拜稽首舍人承勑降詣西階畔蕃國諸官西北東面稱勑有勑蕃國諸臣俱再拜稽首宣勑訖蕃國諸官俱再拜稽首對訖又再拜稽首舍人迴奏又承勑降勞還館蕃國諸官俱再拜稽首於階蕃主出舍人引蕃國諸官以次出訖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乘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樂止

受蕃國使表及幣（其勞及戒見日如上儀）

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幄於御殿之北壁南向守宮設使者次太樂令展宮懸舉麾位於上下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使者位於懸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庭實位於客前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半仗屯門及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如常儀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使者服其國服奉書出次通事舍人引立於閤外西廂東面從者執幣立庭實立於後俱東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如上儀符寶郎置寶於座侍衛如常儀樂止中書侍郎一人令史二人持案先俟於西階東面北上舍人引使者及庭實入就懸南位使者初入門太和之樂作立定樂止（大蕃大使為設樂次蕃大使及大蕃中使以下皆不設樂及黃麾仗）中書侍郎帥持案者進詣使者前東面侍郎受書置於案迴詣西階侍郎取書升奏持案者退初侍郎奏書有司各帥其屬受幣馬於庭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前承制降詣使者前問蕃國主使者再拜對訖又再拜舍人迴奏又承勑問其臣下使者再拜對又勞使者以下對拜及舍人迴奏並如常儀舍人承制勑勞還館使者以

上皆再拜舍人引使者以出樂作止如常儀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如上儀侍臣從至閤樂止

皇帝宴蕃國主

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幄於御殿之北壁南向尚食奉御太官令各帥其屬守宮設次太樂令設登歌於殿上設宮懸於殿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並如常儀其日尚舍奉御鋪蕃主牀座於御座西南蕃國諸官應升殿者座於蕃主之後設不升殿者坐席於西廊下俱東面北上尚食奉御設御酒罇太官令設蕃主以下

酒罇北如常儀設蕃主版位於懸南又設蕃國諸官之位於蕃主之後俱重行北面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如常儀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所司迎引蕃主至承天門外通事舍人引入次凡蕃客出入升降皆掌客監引所司入奏鈒戟近仗入陳如常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請中嚴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蕃主服其國服出次通事舍人引立於閤外西廂東面蕃國諸官各服其國服立於蕃主之後俱東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並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鍾如上儀一人升立於東階上贊者二人立於階西面通事舍人引蕃主入蕃國諸官從入蕃主入門舒和之樂作蕃主至位樂止其有獻物則從之入陳於蕃主之前以西爲上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蕃主及蕃國諸官皆再拜侍中承旨降勑蕃主升座蕃主再拜蕃主奉贄其執贄者其國所有以授者隨之曰某國蕃臣某敢獻壤奠侍中升奏又侍中承旨曰朕其受之侍中降於蕃主東北西面稱有制蕃主再拜宣制訖蕃主又再拜訖以贄授侍中侍中以贄授所司又所司受其餘幣俱以東舍人承旨降勑蕃國諸官等座蕃國諸官皆再

拜通事舍人引蕃主又通事舍人引蕃國諸官應升殿者詣西階蕃主初行樂作至階樂止通事舍人各引升立於座後初蕃國諸官詣西階其不升殿者通事舍人分引於廊下席後立定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就坐俛伏坐太樂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座位笙管者就階間北面立尚食奉御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俛伏興立座後殿中監到階省酒尚食奉御奉酒進皇帝舉酒良醞令又行酒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再拜訖搢笏受觶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就席俛伏坐飲皇帝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三終尚食奉御進受虛觶奠於坫登歌訖降復位爲行三周尚食奉御進食食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執笏俛伏興立座後殿中監到階省按尚食奉御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太官令又行蕃主以下食案設訖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就座俛伏興皇帝乃飯休和之樂作蕃主以下皆飯御食畢樂止蕃主以下食訖尚食太官俱徹案又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以次入作若賜酒舍人前承旨詣受賜者蒙賜者皆執笏俛伏起立座後舍人稱賜酒蒙賜者行酒至蒙賜者

搢笏受觶就食俛伏坐飲卒觶俛伏起立授虛觶又再拜訖席俛坐會畢通事舍人引蕃主與蕃主以下皆俛伏興立座後通事舍人引降樂作復懸南位定立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再拜若有宣勅舍人前承旨降宣勅蕃主以下皆再拜太傅帥其屬以衣物以次授之訖蕃王以下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出樂作至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鍾如常儀

皇帝宴蕃國使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所御之殿北壁南面太

官令具饌守宮設使者次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上下並如常（若以賜物不陳設則不設懸及舉麾位）其日尚舍奉御鋪使者牀坐於御坐西南設不升殿者坐席於西廊下俱東面北上典儀設使者位於懸南重行北向東上設典儀贊者位於懸之東北如常儀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半仗皆屯儀同蕃使以下服其國服出次通事舍人引立於外西面東面從者立於使者之後重行東面北上日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與上儀同典一人升立東階上贊者二人立於階下俱西面典引使者以下入就懸南位使者初入門舒和之樂作立位樂止立定

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前承旨降勅使者升座使者以下皆再拜通事舍人引應升殿者詣西階樂作止如常通事舍人引升立於座後其不升殿者分引詣廊下席後上下立定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就座俛伏坐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俛伏興立座後太官令行酒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再拜搢笏受觶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蕃使以下諸客皆就座俛伏坐飲觶行三周食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執笏俛伏興立座後太官令行

諸客案設食訖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就座俛伏坐上下諸客皆飯諸客食訖太官令俱徹案又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以次入作若賜酒舍人前承旨詣受賜者前與賜者就傍俛伏起立座後舍人稱賜酒賜者再拜（餘與宴蕃國主禮同）皆倣上儀

通典卷第一百三十一　終

禮九十二（軍一）（大唐開元禮纂類二十七）

皇帝親征類于上帝
皇帝親征告于太廟
皇帝親征禡于所征之地
皇帝親征及巡狩郊祭有司軨于國門
皇帝親征及巡狩告所過山川
平蕩寇賊宣露布
遣使勞軍將
皇帝講武
皇帝田狩

皇帝親征類于上帝（宜社附）

纂嚴

前一日，本司承制宣攝內外，諸司各隨職備辦。尚舍奉御施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如常。守宮設群官文武次於東西朝堂，如常儀。典儀設群官位於殿庭，文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乘黃令陳車輅，（五輅以下及車旗之屬如常）未明一刻，開諸宮門，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其日平明，留從之官悉集朝堂，次侍臣服平巾幘褲褶，其將帥等及從行之官亦平巾褲褶，留守之官公服。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各列於殿庭。上水三刻，通事舍人引群官俱詣閤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武弁服，曲直華蓋，侍衛如常。御座南向坐。典儀唱再拜，群臣皆再拜。訖，中書令承旨勑百寮。訖，通事舍人以次引群官出。侍中跪奏禮畢，俛伏，興。皇帝降御座，乘輿入自東房，侍中從至閤，如常。

齋戒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應諸告之官及群官、客使等各於所司及公館。諸軍將各於正寢，俱清齋一宿。（若在營者齋於軍）餘如郊祀儀。

陳設

前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圓丘儀。（社設大次於社宮西門之外道北，南向。設告官等次，以下如祭社之儀）又設將軍次於外壝南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前二日，設樂懸、燎壇、群官版位等，並如告圓丘之儀。又設軍將位於懸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軍將門外位於南壝內外道東，西向北上。（社軍將位次於社宮北門之外道東南向北上，設樂懸等如祭社儀。又為瘞埳三於壝之北，如常。又前二日，奉禮設御位於北門內當社壇南向，設太史等奉血幣位於埳北，如常。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又齋郎以樽坫瘞坎罐冪入，皆如常）設。未明十五刻，亨牲如常。（舍牲一正座一配座禮稟牲於廚）（用黑牛二，齋郎以豆取毛血，如常）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各服其服，升設神座如常儀。

鑾駕出宮（社同）

皇帝武弁乘革輅備大駕及嚴鼓侍中奏請發內以

器服皆如常儀前後備六軍（諸軍嚴鼓准大駕）

薦玉帛（宜社與巡狩告同）

其日未明二刻下至太官（御）引皇帝至內壝門並如

巡狩圓丘親告儀（天地大尊一實以汎齊明水實於上尊山罍二實玄酒為上一實）

（清酒玉幣以蒼璧禮部尚書太常卿奠祀）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太常卿定）

（與博士立於左）退太常卿前奏請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以下

至奠玉帛訖降壇還版位樂止並如巡狩親告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以下至皇帝

降壇還版位謁者引司徒降復位並如巡狩圓丘親

告儀（宜社以上用伯升以饌降復位社稷儀）皇帝既降壇謁者引諸

軍將皆壇東階升進立於昊天帝神座前北面西上

（宜社於太社座前南面西上）引軍將升太祝帥齋郎以爵酌福

酒進立於軍將之西東面北上（宜社於西南面軍將上）軍將俱

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

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軍將受以授齋郎軍將俱跪取

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受爵復於坫軍將俱興再

拜謁者引軍將降復太祝各進跪徹豆還罇所奉禮

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

獻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

拜及燔燎以下至瘞埋祝版並如巡狩親告儀（宜社皇帝再）

（拜以下至燔祝版並如巡狩告社儀）

鑾駕還宮如郊社儀（宜社附）

皇帝親征告于太廟

齋戒

將告有司卜日皇帝清齋及應告官清齋等並如巡

狩告儀又諸軍將各於正寢清齋一宿（若在營者於諸軍幕）

衛令并攝守廟門工人俱清齋如常儀

陳設

前告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廟儀又設軍將次於南門

外道東西向北上前二日設樂懸前一日設御座及

從駕官位如巡狩告廟儀又設軍將門外道東每等

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鐘罍洗大告日未明十五刻

烹牲等並如巡狩告廟儀

鑾駕出宮

皇帝服武弁服乘革輅前後備六軍嚴鼓並准大駕

餘同圓丘儀

晨祼（與巡狩告同）

饋食

皇帝既升祼下至酌獻九室訖降復位並如巡狩告

廟儀又皇帝既降謁者引諸軍將升自東階進立於

睿宗大聖至孝皇帝室戶前北面西上初軍將升諸

太祝各帥齋郎以爵

酒進立軍將之東（西面）

北面以下皆再拜降復位如類上帝儀並同登歌止
諸祝各入室徹豆還鐏所以下至燔收於齋坊如類
上帝儀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仍
服武弁乘革輅還宮如常儀凱旋告日陳俘馘於南
門外北面西上軍實陳於後其告祭之禮皆與告禮
同

解嚴

未解嚴前一日本司各隨職供辦尚舍奉御鋪御座於太
極殿中楹間南向如常守宮設文武百官次於東西

朝堂奉禮設版東西朝堂設文武官版位如初典儀設
位於殿庭文東武西皆重行北向相對爲首設典儀
位於東階陳輅旗之屬於殿庭其日平明諸衛各
勒所部屯門列仗白官服褲褶將校服具裝朝堂
次漏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以次列於
殿庭上水七刻典謁引群官以次入就位上水十刻
應奉之官詣閤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
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如常皇帝出自
西房即御座侍臣侍如常典儀稱再拜贊者承傳
群官皆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群官出侍中跪奏稱
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臣

從至閤如常

皇帝親征禡于所征之地

將祭有司卜日如別儀前祭一日皇帝清齋於行宮
凡應祭之官清齋於祭所近侍之官與從祭群官及
諸軍將皆於軍幕清齋一宿諸（諸衛各勒）將各以其方
器服守衛壝門亦清齋一宿尚舍直長施大次及群
官軍將等次如類上帝儀右校脩除祭所又爲瘞埳
於神座西北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奉禮
設御座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神座西南當瘞埳北
上設諸祭官位於御位東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重
行西向北上設祝史位一位於神座西南東向一位

於神座東南西向設奉禮位於祭官西南贊者二人
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西
南上設從祭群官位於祭官之南俱重行西向北上
設軍將於南壝東行北向西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
皆於東壝之外道南從祭群官位於祭官之南俱重
行北向西上軍將位於南壝外道東重行西向北上
兵部侍郎建二旗於南門外文社令帥府史
及齋郎以鐏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犧鐏二象鐏二
山罍二皆於神座東南俱北向西上（鐏皆加勺冪）設
御洗於西鐏東南北向罍洗又於東南北向設篚
冪如常就罍者如常設幣篚於鐏所

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先備特牲之饌（牲以[illegible]）四刻郊社令帥齋郎入設黃帝軒轅氏神座於壝內近北南向兵部侍郎建甲冑弓矢於座側建矟於座後未明二刻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犧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玄酒各實於上罇）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未明一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入當御座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罍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行掃除訖引就位皇帝服武弁之服諸祭所諸將與從祭之官皆戎服陪從如常駕將至謁者引行事之官

外就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下馬之大次郊社令以祝版進神座如常謁者贊引各引從駕群官及諸將俱就門外位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及從祭群官諸軍將等次入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入門侍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位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太常卿引皇帝進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東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還版位西向立初群官拜訖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俎皇帝既復位太官令引饌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侍中黃門侍郎贊洗授巾爵並如常儀謁者引司徒進立於罇所齋郎奉俎立於司徒之後皇帝洗爵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所執罇罍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太常卿引皇帝進軒轅氏神座前北向

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訖興皇帝再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罇受福以授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啐奠爵受胙還本位如常儀謁者引亞獻升詣罍洗盥手洗爵酌盎齊奠爵啐受福如上訖還本位謁者又引次將終獻如亞獻儀太祝進徹豆如式奉禮曰賜胙以下至望瘞位禮畢還大次並如常其瘞坎埳東西各四人若備六軍及瘞埋位如類告之禮

皇帝親征及巡狩郊祭有司軷于國門

車駕出日右校先於國門外委土為軷（軷[illegible]也）又為

瘞坎於神座西北方，深取足容物。太祝布神座於[illegible]前，南向。太官令帥宰人刲羊，如社之儀。設罇所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置幣於罇所。爵將至，太祝立於罇洗東南，西向北上，又與執罇罍篚者俱就罇罍所立。太祝再拜，詣罇所取幣，進跪奠於神座，興，還本位。與鑊薦腊於神座前，加羊於軷，西首。太祝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所酌酒，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少退，北向立，讀祝文訖（祝文臨時撰），太祝再拜，還本位。少頃，太祝飲福，取幣爵酒饌物，宰人舉羊肆解之，太祝并載埋坎實之。執罇者徹罍篚席。駕至，權停，太祝以爵酌酒授太僕，御左執轡，右受酒，祭兩轊及軌前（軾前），乃飲，受爵而退，遂驅輅轢軷上而行。

皇帝親征及巡狩告所過山川

前一日，諸告官俱清齋於告所，執事者先修除告所，[illegible]又爲瘞埳當神座之前，如常。太官令備牢饌，[illegible]告所近北南向，設酒罇於神座之左，右向，設洗於罇東南，北向。其執罇者位如常。[illegible]設告官位於洗東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北上。設奉禮位於告官西南，東向。贊者二人在南少退。所司實罇罍，[illegible]太祝實幣篚，齋郎取豆，[illegible]先入就位。執罇罍篚冪者各次入就位。謁者引告官

入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illegible]位。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太祝以幣授告官，告官受幣，謁者引告官詣神座前，北向跪奠幣，俛伏，興，少退，再拜。告官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太官丞以下還本位。謁者引告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引告官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告官酌酒，跪進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訖，興，告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告官之右，西向立。告官再拜受爵，跪祭，啐飲，[illegible]受爵以下望瘞等，並如常儀。其土則東西各二人。

平蕩寇賊宣露布

其日，守宮量設群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仍承制集文武群官、客使於東朝堂。群官、客使至，俱就次，各服其服。奉禮設群官版位於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爲首。又設客使各如常儀。設中書令位於群官之北，南面。量時刻，吏部、兵部贊引群官、客使出次，謁者贊引就位，立定。中書令受露布，置於案。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之，典謁者引中書令，舉案者從之，出就南面位，持案者立於中書令

南東面立定持案者進中書令取露布持案者退復位中書令稱有制群官客使皆再拜中書令宣露布訖群官客使又再拜皆舞蹈訖又再拜謁者引兵部尚書進中書令前受露布退復位兵部侍郎前受之典謁引中書令入謁者引群官客使各還次

遣使勞軍將

前一日執事者先設使者次於營南門之外道右南向使者至謁者引之次使者將至兵部先集大將以下於南門之外列左右廂俱重行北向相對為首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門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史二人持制書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大

將北面再拜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持案者從立於幕前南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又謁者引大將以下入立於使者之南依左右廂俱重行北向相對為首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大將以下俱再拜宣詔訖大將以下又再拜謁者引大將進使者前北面受制書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大將以制書授左右拜送使者於門外使者退大將入初使者出諸將以下以次出指賜衣物使者出次立於門外立定

執事者以衣物立於案南俱東面北上使者入衣物隨入初大將受制書復位執事者以衣物遍授之大將以下受訖又再拜

皇帝講武

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有司先芟萊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為和門又於其內墠地為步騎六軍營域處所左右廂各為三軍位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行列立五行表間前後各相去五十步為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墠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處

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其中如常儀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墠所禁止蕩譁依方色建旗為和門於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於墠所大將以下各有統師如常武步軍大將被甲冑乘馬教騎大將亦乘馬教習士眾為戰隊之法凡教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教士眾習見旌旗指麾之縱旗臥即跪旗舉即起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即進鳴金即止知刑罰之害賞賜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習

車跪俛伏及行到險隘之處……未明十刻搥
一鼓爲一嚴。未明五刻將士皆貫甲步騎各爲首陣以相候于軍
儀仗各依格備物大將軍各依格處分軍中立於旗
鼓之下……鑾駕出如常式○
講武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爲一嚴……
……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爲再
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置文武官
皆公服所司爲小駕依圖陳設未明二刻搥三鼓爲
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殳戟以次入陳於殿庭諸侍
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俱詣西階下奉迎……
……進輦輅於大極殿前皇帝?服武弁服……

並如常儀至墠所兵部尚書跪奏請降……至
講武所入自都墠北和門兩步軍之北當中……
……侍郎奏稱請降輅還作位侍臣皆降輅入大次……
兵部尚書立於東廂西向三使少退以通觀路領軍
……於都墠之西周侍臣依左右行立於
大次之前東西面北上文武九品以上皆公服文東
武西在侍臣之外十步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蕃客
先集於都墠北和門外東方南方立於道東西方北
方立於道西皆向路而立以北爲上……至和門……
……位者皆拜舞……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
……蕃客東方南方立於大次東北西……以

上西方北方立於大次西北南向以東爲上若有觀
……都墠外士衆外四周任意觀後講武諸州使
人及蕃客位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牌?令鼓二
軍……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師果毅
以上各集於中軍大將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
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旗鼓之南北面東上右
……以次……大將誓吕?令行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
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
訖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誓衆諸果毅各
以誓……遂聲鼓有司奉旗士衆皆起騎
從皆行及表擊鉦鼓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

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衆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
止整列位定卒軍……擊鼓舉[illegible]旗爲直陣……鼓而
舉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西軍亦鼓……
陣其軍……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
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
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
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
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先爲主者先舉旗爲
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陣以應之每變
陣二軍各選刀楯之士五十人挑戰於兩軍之前第
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

第四爲五挑戰爲勝敗之形每挑戰變陣先鼓而爲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次五陣畢兩軍俱爲直陣又聲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本列侍中跪奏請觀騎軍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俛伏興二軍吹角擊鼓騎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唯無跪起其騎軍東西爲主客爲五變之陣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如步軍法五陣畢俱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而還凡步騎二軍之上備列蕭鼓省攝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

以刃相及凡步士逐退過中表二十步而止不得過也騎士不在此例[illegible]講武罷侍中進奏稱侍中臣某言講武禮畢請還宮俛伏興皇帝降御輿侍衞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御立授綏[illegible]千牛將軍升輅陪乘[illegible]奏[illegible]以下如[illegible]儀唱不作鼓吹不振[illegible]嚴說將士各還營明日群官奉表起居如別儀

皇帝田狩

仲冬狩田之禮[illegible]兵部徵衆庶脩田法虞部量地廣狹表所田之野前期三日本司建旗於所田之後隨地之宜前一日未明諸將帥士徒集旗下不得諠譁[illegible]旗後至者罰之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訖[illegible]其南面[illegible]駕出以闕[illegible]如常將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於皇帝西南東向皆乘馬[illegible]諸將皆鼓行赴圍乃設驅逆之騎百有二十既設驅逆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皇帝之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本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

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皇帝既發然後公王發抗小綏後諸公既發以次射之訖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射達右耳本爲次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射群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射又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其出表者不逐田將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從譟呼諸得禽者獻於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以供宗廟次者以供賓客下者以充庖廚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illegible]

杜氏通典卷一百三十二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三十三

禮九十三　軍二　大唐開元禮二十八

皇帝射于射宮

皇帝觀射于射宮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宜于太社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告于太廟　齊太公廟附

仲春祀馬祖

仲夏享先牧　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附

合朔伐鼓　二至二分諸州合朔伐鼓附

大儺　諸州縣儺附

皇帝射于射宮

前一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射殿之庭當月之調登歌各以其合東懸在東階東西面西懸在西階西東面南北二懸及登歌廣開中央避射位也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乏於侯西十步北十步乏侯邊備矢物以革爲之設五楅庭前少西楅長三尺博七寸厚一寸半龍首蛇身以承矢布侍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馬位於侍射南東面獲者於乏東東面侍射射位於殿階下當御前少西橫布南面侍射者弓矢俟於西門外陳賞物於東階下少東置罰豐於西階下少西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大而卑設罰尊於西階西南北以堂深設篚於尊西南實爵加冪其日質明御服武弁出樂作警蹕及文武侍衛皆如常儀文武官俱公服典謁引入見樂作及會如元會儀酒三巡侍中奏稱有司既具射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東階下西向北上武官立西階下於射之後東向北上持鈒隊群立於兩邊千牛備身二人橫奉御弓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設坫於執弓者之前置御決拾笥於其上決今之射者拾今之射捍獲者持旌自乏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負侯謂背侯向內立會要射者見侯爲深有志於中侍射者出西門外取弓矢兩手奉弓搢乘矢於帶搢插乘矢四矢於殿下射位西東面司馬奉弓自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乏止司馬降

西階復位千牛郎將一人奉決拾以笥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面郎將跪奠笥於御榻前少東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訖千牛郎將又跪取拾興贊設以笥退奠於坫上復位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弓左右隈謂弣上下以衣袂摩拭上面再度下面一度也西面左執弣右執簫以進御訖退立於御榻東少後於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一矢供御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樂騶虞五節御乃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留矢不及侯

榻謂矢過矢左右留矢偏不正也御射訖千牛將軍於御座東西面受弓決拾退奠於坫上復位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面挾矢協律郎舉麾樂作不作鼓吹奏騶虞樂章第三節然後發矢若侍射者多則齊發第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射者若旋東面持弓北面立乃退復西階下位其射人多少臨時聽進止九品已上但賞物無罰六品已下後日射訖所司監之司馬升自西階自西楹前南面揮弓命取矢降復位取矢者以御矢付千牛郎於東階下侍射者矢加於楅北閱侍射者釋弓以次立楅前北面東上所司奏請賞侍射中者請罰不中者侍中稱制曰可所司立楅之東西面監唱射矢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不中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所司於東階下以付賞物訖退復西面位酌者於罰爵所東面酌進北面跪奠於豐上退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進豐南北面跪取豐上爵立飲卒爵跪奠豐下興退復東面位酌者北向跪取虛爵酌奠如初不中者以次繼飲皆如初訖典謁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旋前北面相對為首再拜訖引出持鈒隊復位御入奏樂警蹕如常儀所司以弓出中門外付侍射者引出若御射無侍射之人則不設楅不陳賞物不設罰爵若御燕遊小射則常服不陳樂懸不行會禮王公以下事訖出俱北面再拜之儀

皇帝親射于射宮

前一日設宮懸於殿張熊侯如親射儀設第一楅於庭前少西第二楅於第一楅南二步以次五楅陳賞物所司設如親射布王公已下釋弓矢席位於中門外左右俱北上布三品已上會席位於殿上如常儀布第四品五品會席位於東西階南在樂懸南東廂者西面西廂者東面俱北上其數人少兩品五品如之布六品已下會席位於樂懸之南北上若四品五品不數則在懸內布王公已下將射位於東西階前北上布左右司射位於其公將射位前左者西面右者東面俱北上布司馬位於右司射南東面布三品已下及左供奉官射席位於御座東楹間少南布三品已上及右供奉射席於御座西楹間少前席數布各從二人布四品已下射席於殿階下如殿上儀布獲者位於乏東東面取矢者在獲者南俱東面獲者謂著久射宮者置左右司射各二人司馬二人其日質明王公已下俱服持弓矢分為左右引入至中門外位皇帝服武弁服出樂作警蹕如常儀王公已下皆跪釋弓矢於位典謁引入見會如常儀射只先行會禮酒三遍所司奏請賜王公已下射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王公已下將射者皆降庭前北面相對為首再拜訖典謁引出復中門外位跪取弓矢興兩

千牛弓揩乘矢典謁引入就將射位左右司射及司馬及獲者皆就位執罰爵者立於豐南執箙者立於箙南皆北面罰者立於豐西東面獲者持旌南行十步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左右司射各一人先進射者搢乘矢於帶兩手奉弓左者從東階右者從西階左者西向右者東向東西相顧立定俱升堂各當席前北面俱進升射席立定左廂者右旋西面張弓右廂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矢挾謂置矢於司馬執弓自西階升當右射者前左旋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獲者持旌去侯西行十步當乏北行至乏止乃射左司射一發右司射一發更迭射訖左司

射右旋西面持弓右司射右旋東面持弓俱北面立定俱少退各從東西階降於階下相向立定乃退復位左右司射各於王公位前北面次北王公從首六人引從東西階升如司射之儀至射席相對俱北面立左者右旋西面張弓右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所司奏請以射樂樂王公以下若有言則每有嘗射則取中尺未見奏請作樂相應侍中前承制曰可通事舍人承傳西面告太常卿於西懸內東面命樂正曰奏樂關者一言教已節降闕既處如一也司射自西階升當御前少西東面揖王公無射故無獲不得唱獲謂過發中之人射者俱發巡王射退降復位司馬又升西階揖遷不致不釋錄不驗樹旗幟中不釋算也射者又發巡司馬射退降復位協律郎舉麾作鞞首之樂三節訖左右俱一發使與第四節相應左右又一發使與第五節九應以至十節射訖協律郎偃麾樂止左廂射者左旋西面弛弓右廂射者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於階下相向北上立定乃退左右司射各以次取六人俱升射如初四品以下射於殿下賜射席升降及射與樂節應如殿上儀射訖者三品以上及近侍之官釋弓於下復命位四品以下皆復會位坐其未射者立觀射如初射撫訖司馬升殿揮弓命取矢取矢者上中下矢各一人措其不中者矢一人持至庭前其第

一矢跪加第一福北闕其以下次加福訖取矢者各立福南北面王公以下各降就弓庭前北面立所司奏請賞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承制退稱制曰可所司立福之西東面監唱射矢取六人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東階下西面北上依射中疏密爲第其不中者謂四矢不中然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依品爲序東西俱再拜所司東階下以次付賞物受訖者退復西面位若賜多且跪於矢出門付之酌者於罰豐西東面酌進北面跪奠爵於豐上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豐南北面橫弓跪取爵立飲卒爵跪奠爵於豐下起取弓退復東面位酌者繼酌奠於豐不中者以次飲皆如初若更

射則取矢者以矢就東西面位付射者訖左右司射各從首取公王以下六人一耦射如初鼓作樂與樂相應如上儀其賞罰皆如初訖與謁者引中者及不中者及不射者皆庭前北面各依品相對再拜訖出復中門外揖敎者復位御入樂作警蹕如常所司持矢出中門外付射者訖引出者御不親觀射則不設樂懸公王以下各執弓矢入庭前北面拜訖通事舍人宣勑賜公王以下食公王等皆再拜訖謁者引公王以下就東西廊下食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右司射引公王以下皆如御前之儀射訖公王以下皆北面相對立通事舍人宣勑云射中者依筴賜物不中者罰酒公王等皆再拜其飲賞及罰皆如御前之儀北面再拜取矢訖引出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宜于大社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諸告官致齋於社所守宮設告官以下位各於常所諸將位於社宮北門外道西東向南上右校清掃內外又爲瘞埳二於南門內壝西南如常奉禮設告官以下版位如常儀設諸將位於北門內當太社壇南西東上諸將門外位於北門外道西東向南上郊社令帥其屬設罇罍玉帛等如式執罇罍者位如常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先具牢饌質明告官等各服其服太史令諸社令升設神席良醞之罇入實罇罍玉帛（大罇及配座象罇實醍齊玄酒各實於上罇玉社稷兩珪有邸幣以玄一丈八尺）有司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就位贊引引告官以下俱就門外位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告官等入謁者引諸將俱就門外位告官入訖謁者引諸將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大將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還本位諸祝俱取玉帛於篚各立於罇所謁者引告官詣太社壇升北面以下至奠玉帛酌飲福受胙如巡狩告社攝事儀初告官詣稷壇贊者引諸將詣太社壇升西階進立於太社神之西南西東上初諸將升諸祝帥齋郎以爵酌福酒進諸將東西面立諸將皆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諸祝帥齋郎進俎减神前胙肉以次授諸將受以授齋郎諸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受爵復於坫諸將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諸將降詣太稷壇飲福受胙如太社儀訖還本位奉禮曰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引出初諸將出諸祝各進跪徹豆以下及告官望瘞玉幣至禮畢如巡狩告社儀若凱旋催陳俘馘及軍實於北門南面其告禮如上儀祝版燔於齋所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告于太廟 齊太公廟附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諸告官致齋於廟所衛尉設告官以下次各於常所右校掃除內外奉禮設告官版位於內外如常設諸將位於廟庭橫階南道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南上又設諸將門外位於南門外道東重行西向北上太廟令整拂神幄又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皆如常儀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先具牢饌如常其齊太公廟用牲太公廟其酒脯醢一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再拜入行掃除皆如常自將軍以下至此與太公廟儀同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自東階升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

下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各引就位又贊引引告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其先拜者不拜太公廟贊引引廟令太祝等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廟令以下皆再拜升自東階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謁者引諸將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事還本位太祝取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太官令以下至此太公廟儀同謁者引告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室戶前北向立太祝以幣進東向授告官告官受幣入室北面跪奠於獻祖座俛伏興出戶北向再拜訖次懿祖以下並如上儀謁者引還本位祝還罇所太公廟謁者引告官升東階詣太公座前北面立太祝以幣東向授告官告官受進北面跪奠

其太公座前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訖謁者引告官出詣俟座受胙奠亦如之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太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之屬還本位訖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告官與洗爵獻讀祝文自九室以下及飲福受胙皆如常儀再拜訖謁者引告官降復位太公廟奠幣訖謁者引告官升自東階跪獻太公及飲福並如常儀告官飲福將訖謁者引諸將升東階進當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廟室戶前北面西上初諸將升諸祝帥齋郎以爵酌福酒詣諸將之東西向北上諸祝帥齋郎進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諸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受爵復於坫諸將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諸將降復位奉禮曰再拜諸將以

下皆再拜謁者引出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俱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太公廟如諸將拜獻之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訖謁者進告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告官就望瘞位望瘞如常儀其實土指東西各二人太公廟同上太廟令納神主如常儀祝版燔於齋坊若凱旋唯陳俘馘及軍實於南門外北面西上其告儀如上

仲春祀馬祖

將祀有司筮日如別儀以下先牧馬社馬步皆準此前祀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祀二日守宮設祀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陳饌幔於內壝

外如社令積柴於燎壇方一丈高五尺太官令具特牲之
饌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座於壇上席以
莞南向奉禮設獻官位於壇東南西向執事位又於
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一人
在南差退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俱西向北
上望燎位當柴壇北南向設祝官等門外位於東壝
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設
洗於壇東南北向執罇位在者如常幣篚於罇所未明
一刻太祝獻官等各服其服郊社令帥齋郎入實
罇罍及幣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
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

入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
傳太祝以下俱再拜太祝與執罇者升東階至罇所
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謁者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
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
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詣饌所太祝跪
取幣於篚興立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神座前北面立
太祝奉幣東向授獻官受幣進北向跪奠於神座俛
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太官令引
饌入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訖太官
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爵訖
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

酌酒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
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
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謹遣具官臣姓名敢昭
告于馬祖天駟之神茲以春季進牧於牧祗薦制幣
犧齋粢盛庶品明薦於馬祖天駟之神尚饗訖興獻
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
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
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於坫獻官俛伏興太祝
帥齋郎以俎進減神前胙肉以授獻官受以授齋郎謁
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太祝進跪徹版俛伏興
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奉禮

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
燎位謁者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禮又帥贊者
退立於燎壇東北位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制幣祝版
爵酒又以俎載牲體黍飯興降自南行當柴壇東南
行自南陛登柴壇以幣酒祝版饌置柴上訖奉禮曰
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者以炬投壇上火半
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奉禮
帥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
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 仲冬祭馬步附）

前享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

事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為瘞埳於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衛尉設享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守入實牲柞牲之饌其日未明二刻以下至設贊者位於瘞埳西南詣馬祖儀設瘞埳位於壇之西南北向設享官以下門外位以下至讀祝文如馬祖儀祝文曰昭告于先牧之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頒馬爰以制幣云云尚饗訖與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徹以下至燔瘞如馬祖儀其埳實土東西各二人祭馬社文曰惟神肇教人乘用無窮今式用□禮爰以制幣云云尚饗馬步祝文曰惟神為國所重在於□□其災害爰使無有害載因獻牧爰以制幣云云尚饗

合朔伐鼓 州合朔伐鼓附　二至二分文附

其日合朔前三刻郊社令及門僕各服赤幘絳衣守四門令巡門監察鼓吹令平巾幘袴褶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於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塾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塾北面北門者立於西塾東面門皆一鼓其鼓者各長一丈隊以方色各長八尺隊正一人著平巾幘袴褶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於鼓外矛在東戟在南斧鉞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攢於社壇四隅以朱絲繩縈之太史官一人服赤幘赤衣立於社壇北向日觀變黃麾次之龍鼓一面次之在北弓一張矢四隻次之諸工鼓靜立候日有變史官曰祥有變工人齊舉麾龍鼓齊發聲如雷史官曰稱止工人罷鼓其日廢務百官守本司日有變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以下皆素服各於廳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立明復而止諸州伐鼓其日見日有變則廢務所司置鼓于刺史廳事前刺史及州官九品以上俱素服立於鼓後重行每等異位向日刺史先擊鼓執事伐之明復俱止

大儺 諸州縣儺附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為侲子著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為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著赤幘褠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著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為唱帥著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人為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令以下皆服平巾幘袴褶諸州縣儺方相四人戈楯唱率四人侲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以上為之其侲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為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鼓鞉四人執戈楯令以小戲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先備每門雄雞及酒擬於宮城正門皇城門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為瘞埳各於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赴集所具其器服依次陳布以待事諸州縣儺者集於州門外縣門亦如之其日之夕所司帥領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諸州縣則刺史縣令各以色所司引儺者入內侍詣皇帝所御

殿前大侲子備請逐疫訖出命內寺伯六人分引儺
者於長樂門永安門以次入至左右上閤鼓譟以
進方相氏執戈揚楯（[illegible]者二人出[illegible]入宮者）
（[illegible]外人引導於是鼓譟[illegible]呼鼓譟戈而入）唱侲子和曰甲作食凶
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
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
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
幹節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唱率侲子）
（以下諸州儺同）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
以出分詣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設祝神席當中
門南向出訖宰手齋郎牲匏於神席之西藉以

通典卷百三十三　五

席北首齋郎酌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於座右跪
讀祝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維某年歲次月
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陰之神立冬已
謝肖陽馭節惟神屏除凶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菽
薦于太陰之神尚饗訖興奠版于席少頃牲并酒瘞
於埳訖遂其內寺伯引出城門外止（諸州縣儺其祝文之神）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昭告于太陰之神寒暑[illegible]陰陽[illegible]常[illegible]惟神[illegible]以辟[illegible]厲謹以酒脯[illegible]）
（[illegible]神尚饗）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三十三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三十四

禮九十四　大唐開元禮纂類二十九

賑撫諸州水旱蟲災（水旱[illegible]附）

勞問諸王疾苦

勞問外祖父母疾苦

五服制度

賑撫諸州水旱蟲災（水旱[illegible]附）

皇帝遣使賑撫諸州水旱蟲災本司散下其禮所司
隨職供辦使者未到之前所在長官先勤集所部僚
佐等及正長老人本司先於聽事大門外之右設使
者使次南向又於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位東向大門
外之左設長官以下及所部位重行北向西上於廳
事之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之南三丈
所設長官位北向其所部僚屬則位於長官之後文
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正長老人則
位其南重行北面西上使者到所司迎引入便次長
官及所部僚屬以序正長老人等亦列於大門外之
南重行西面北上至時使者以下各服其服所在長
官及所部僚佐亦各服公服行參軍引長官以下出
就門外位立司功參軍引使者就門外位立持節者
立於使者之北史二人對舉制案列於使者之南俱
少退東面行參軍贊拜長官及所部在位者皆拜訖

通典卷百三十四　一

參軍引長官等以次先入立於門內之右重行西面司功參軍引使者入幡節前導持案者從之使者到庭中位立持節者於使者東南西面行參軍引長官以下俱入就庭中位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行參軍贊再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使者宣制訖行參軍又贊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行參軍引長官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功曹參軍引使者以下出復門外位行參軍引長官及諸在位者各出門外位如初行參軍引使者以下還使次長官退其正長老人等任散（[illegible]諸州[illegible]其[illegible]王供御[illegible]出入[illegible]）

（所館[illegible]之處[illegible]其[illegible]好[illegible]）

通典卷一百三十四

勞問諸王（[illegible]外祖父[illegible]太[illegible]宮[illegible]外祖父[illegible]東宮門外祖父[illegible]）

皇帝（中宮云皇后，東宮云皇太子）遣使勞問諸王疾苦（[illegible]）大臣之等各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中宮則內[illegible]）

前一日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使次南向於庭中近北設使者位南面（皇太子則又於使者位之南[illegible]）三丈所設主人位北向（皇太子[illegible]西向）其府國僚屬並陪列於庭中之左右門官在東府僚在西俱以北為上（無府國官以下[illegible]）使者至受勞問者第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使者以受勞問者公服

贊禮者（[illegible]）引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使者二人（[illegible]）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illegible]）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贊禮者引使者入就庭中位立持案者立於其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就庭中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illegible]）持案者（[illegible]）退復位使者稱有制（[illegible]）受勞問者再拜（[illegible]）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詣使者前受制（[illegible]）退復位（[illegible]）贊禮者引使者以下出（[illegible]）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隨出各即門外位受勞問者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退就次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者疾不堪受制則子弟代受如上之儀（[illegible]以[illegible]勞問[illegible]）者免冠（[illegible]）

通典卷一百三十四

勞問外祖母疾苦（中宮問外祖母[illegible]其問妃主[illegible]女同東宮問外）

皇帝（[illegible]東宮[illegible]太[illegible]）遣使勞問外祖母疾（[illegible]）若未司散（[illegible]）一日所司[illegible]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又於使者位之南（[illegible]）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北向（皇太子[illegible]西向）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

者延入次使者服公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面給使二人奉制書案〔皇太子令書案中宮同餘放此〕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攝迎者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訖贊禮者引攝迎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內給使引使者入就內寢庭內立〔皇太子使者〕東面持案者立於使者之右〔皇太子儀給使奉令書案隨入立於使者之南〕差退受勞問者服翟衣女侍者引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稱令〕受勞問者再拜女侍者進當使者前受制書退授受勞問者受勞問者又再拜內典引引使者以下出女侍者引受勞問者退贊禮者引〔下同與令自此同〕攝迎者隨出於門外位攝迎者再拜內典引引使者退即使次贊禮者引攝迎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制則攝迎者於外寢之庭代受制書如上禮其服者受制書詣閤授女侍者女侍者奉入授受勞問者〇凡有勞問無正稱者皆臨時酌准上禮而爲之凡內侍之俻充使則內侍內常侍以下准所引勞者尊卑臨時准約〇皇太子於諸王妃主以下若其存問及親屬之禮率爾進近侍勞問則上人受勞問之者待之亦從家人親屬之式不拜迎拜送及不爲授受之禮

五服制度

斬衰三年 齊衰三年〔杖期 五月 不杖期 三月〕 大功〔長殤九月 中殤七月 成人九月〕 小功〔成人五月 殤五月〕 緦麻〔殤 成人 並三月〕

斬衰三年 正服

子爲父〔三年 斬衰〕 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者別於男子言在室者〕

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謂雖嫁被出而歸者若遭喪後被出而歸者〕〔若已嫁之女則以三年之喪旣練而出則已〕

加服

嫡孫爲祖〔謂承重者爲曾祖高祖亦如之〕 父爲長子〔爲其長子三年不以其庶子〕

義服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受重者故三年爲人後者不以嫡子也〕 妻

〔以下凡二十五〕

爲夫〔大夫爲君 母爲母〕 國官爲國君〔布帶繩屨〕

衰冠

右正服加服義服衰裳三升義服三升半冠同六升右縫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凡冠上以下〕〔分辟者前後八十〕

首絰帶

右苴麻首絰大九寸左本在下纓五分首絰以下以爲腰絰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相去四寸婦人絰如男子又有絞帶〔…〕 帶五分腰絰〔…〕 首絰外納〔…〕 如男子

杖

右苴竹杖其大如腰絰長齊其心本在下主婦亦杖諸婦則不杖童子不杖其當室者則免而杖（婦人童子及不杖者以其不能病故也而童子當室杖者尊爲喪主）

絻

右狀象冠廣寸無辟積童子當室亦服之

總論制度

三公以下皆三月而葬而虞三虞而卒哭十三月小祥除首絰練八升布爲冠纓武亦如之婦人練總除腰絰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笫几席有後有祭）除衰裳去絰杖十五升布深衣布縞冠素紕纓黃帶素履婦人除衰裳去絰縞總衣履如男子二十七月禫祭玄冠皁緩仍布深衣黃帶吉履婦人縞總衣履如男子踰月復平常

〇通典卷二百三十四　一六

齊衰三年

子爲母（謂父卒爲母令與父在同）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爲曾高祖亦如之）母爲長子

加服

繼母如母（繼母之配父與親母同）慈母如母（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是則生養之如母死則喪之如母）

義服

繼母爲長子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不杖[illegible]服夫之此服）

衰冠

右正服加服衰裳四升義服五升其纓四升半衰冠四升冠七升右縫布纓武冠內縁（前後縫於武內外屈）

絰帶屨

右以麻絰帶首絰大七寸二分本在上繩纓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腰絰大五寸七分半布代絞帶屨內納

杖

桐杖大如腰絰通圓之長齊其心本在下十三月小祥除首絰練九升布爲冠纓武亦如之其大祥禫變除與斬衰同踰月復平常

齊衰杖期　正服

〇自通典卷二百三十四　一七

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皆報（父卒爲父後者爲嫁母出母[illegible]）爲祖後者祖在爲祖母（嫡孫爲祖後者[illegible]之[illegible]爲[illegible]之[illegible]服亦如之）

義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謂繼母出則不服若出嫁而育子則[illegible]）（謂不從則不服）夫爲妻

齊衰不杖期　正服

爲祖父母（父所生[illegible]）爲伯叔父　爲兄（[illegible]子娶子者[illegible]女子之弟及妾子凡[illegible]父母於[illegible]）（者嫡及曹子爲[illegible]凡[illegible]之子[illegible]女在室亦爲服之皆如[illegible]）嫡孫（有嫡子則無嫡孫[illegible]）爲姑姊妹女子

子在室及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無主謂無祭主者無夫與子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女子子為祖父母（雖出嫁猶不敢降其祖）妾為其子

加服

女子適人者為其兄弟之為父後者（出嫁猶不降其父後者婦人有歸宗之義故不自絶其族類）

降服

妾為其父母（凡妾為私親皆與女子子同）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凡為人後者本親皆降一等）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

義服

為伯叔母（服與伯叔同）為繼父同居者（謂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是謂繼父同居繼子之子不以服為繼父之服）

妾為女君（嫡妻不降）妾為君之庶子 婦為舅姑（其夫為曾祖高祖後者其妻服亦如之）為夫兄弟之子（男女同服）舅姑為嫡婦（其夫應為後者然後為嫡婦）姑為其婦

齊衰五月

正服

為曾祖父母（大功九月以其降殺太多故議改復五月）女子子在室及嫁者為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

加服

為高祖父母（舊其服緦麻尊尊也今其日月為恩殺也）女子子在室及嫁者為高祖父母（不敢降其祖也）

義服

為繼父不同居

右降服疏衰裳四升冠七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右縫布纓冠內緝前後縫之武布纓如男子之冠其絰帶與三年同其杖一年及杖期皆桐杖各大如腰絰削之使下圓本在下麻屨內納不杖期則麻屨五月三月則繩屨其三年者與齊衰同杖期者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通月除服平常禫變節皆與斬衰同其父卒母嫁出妻之子為母及為祖後祖在為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義服齊衰三月者衰六升冠九升絰帶與期服同而繩屨

大功長殤九月中殤七月

正服

為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未成人而死女子許嫁不為殤也皆不為殤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服周者哭之十三日大功九日小功五日緦麻三日）為叔父之長殤中殤 為姑姊妹之長殤中殤（出嫁）為兄弟之長殤中殤 為嫡孫之長殤中殤（嫡孫亦同）為兄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義服

為夫之兄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成人九月

正服

為從父兄弟（今之同堂兄弟）姊妹之在室者為庶孫（女在室亦然）

降服

爲父子子適人者 以降者兩女各出不相降 若兩男各爲人後亦如之 出母

爲女子子適人者 女服同 爲兄弟之女適人者報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在室

者報

右成服衰裳八升冠十升餘皆與長殤同

義服

爲夫之祖父母 爲夫伯叔父母報 報者旁尊不足以爲降

爲夫之兄弟女適人者報 爲人後者其妻爲本

生舅姑爲眾子婦

右降服衰裳七升正服衰裳八升冠同十升義服衰 〇通典卷百三十四

裳九升冠十升 婦人則布總箭笄 牡麻絰首絰大五寸

七分半長殤及成人皆九月絰以纓纓中殤皆七月

絰無纓俱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腰絰大四寸六分布

帶繩屨

小功五月殤 正服

爲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叔父之下殤

爲姑姊妹之下殤 爲兄弟之下殤

爲嫡孫之下殤 爲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從父兄姊妹之長殤 爲庶孫丈夫婦人之長

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之長殤 爲姪丈夫婦人之

長殤 [illegible]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之長殤

義服

爲夫之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夫之叔父

之長殤

右降正服衰裳同十升義服十一升 [illegible] 麻絰帶 [illegible]

其冠 [illegible] 不麻 婦人 [illegible] 如男子 首絰大四寸六

分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腰絰大三寸七分布帶吉屨

無約婦人 [illegible] 如男子 [illegible]

成人 正服

爲從祖祖父報 [illegible] 爲從祖父報 〇通典卷百三十一

[illegible] 爲從祖姑姊妹在室者報

[illegible] 爲從祖兄弟報 [illegible] 爲從祖姑在

室者報 [illegible] 外伯父母及舅及從母丈夫婦人

報 [illegible]

降服

爲從父姊妹適人者報 [illegible] 爲孫女適人者爲人

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報

義報

爲從祖祖母報 [illegible] 爲從祖母 [illegible] 爲

夫之姑姊妹在室及適人者報 娣姒婦報 爲

同母異父兄弟 [illegible] 報 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從

母（謂妾子為父後者之父母兄弟姊妹然母卒則不服）之父母兄為庶母慈已者（謂庶母之乳養已者）為嫡孫之婦（祖有嫡婦則無嫡孫之婦為後者服其服如嫡孫之婦）

母出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從母（嘗事母卒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嫂叔報（兄弟妻同）

古降服衰裳十升正服衰裳十一升冠同十一升義服衰裳十二升冠與裳同其經如小功五月唯緦麻斷

本

緦麻三月殤　正服

為從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　為庶孫丈夫婦人之中殤下殤　為從祖叔父之長殤　為從祖兄弟之長殤　為舅及從母之長殤　為從父兄弟之子之長殤　為兄弟之孫之長殤　為從祖姑姊妹之長殤

通典卷百三十四　十三

降服

為人後者為其兄弟之中殤下殤　為姪丈夫婦人之中殤（出嫁姑為之中殤）　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之中殤下殤

義服

為人後者為從父兄弟之長殤　為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為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成人　正服

為族兄弟（三從兄弟姊妹出嫁附祖姑）為族曾祖父報（曾祖之兄弟）為族祖父報（祖之兄弟之子從祖兄弟則不服）為玄孫（曾孫之子）為外孫女之男女（外孫之子）為從母兄弟姊妹（同祖兄弟姊妹）為姑之子（外兄弟姊妹）為舅之子（內兄弟姊妹）為族曾祖姑在室者報（曾祖姊妹）為族祖姑在室者報（祖之同堂姊妹）為族姑在室者報（父再從姊妹）

降服

為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父之同堂姊妹已嫁者）　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祖父報（為父之從父叔父）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已服無服又為其母卒則申也以服外祖父母無服）　為從祖祖姑適人者報（祖之姊妹也）　為人後者為外祖父母（本生外祖父母）　為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

通典卷百三十四　十四

義服

為族曾祖母報（曾祖兄弟之妻）　為族祖母報（祖之同堂兄弟之妻）　為族母報（父之同堂兄弟之妻）　為庶孫之婦　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祖伯叔母（伯叔母同堂）　為庶母（父之有子者）　為乳母　為婿（女子子之夫）　又為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　為夫之曾祖高祖父母　為夫從祖祖父母報（夫之叔伯祖父母及妻）　為夫之從祖父母報（夫之從祖兄弟及其妻）　為夫之從祖父母報　為夫之從祖兄弟之子（夫之再從兄弟之子）　為夫之從兄弟之妻　為夫之從父姊妹在室及適人者　為夫之舅及從母報

改葬緦（子為父母妻為夫改葬時之服）

義服冠衰同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
曰緦右緦不厭婦人總精如男子之冠澡麻斷本以為絰首
絰大二寸七分五分首絰去其一以為腰絰二寸九
分布帶吉屨無絇
屨無絇
皇家所絕傍親服者皇弟子為之皆降一等凡適子
不緦當室則緦

衰裳制度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 袧謂辟積也削猶殺也凡衰
若齊裳內衰外 齊謂緝也凡五服之衰二者外展之緝裳者內展之
負廣出於適寸 負在背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
寸出於衰 適博四寸出於衰者旁出衰外也
長六寸博四寸 當心衰帶下尺 衣帶下尺
二尺有五寸 衣二尺有二寸
袂屬幅 祛尺二寸

禮九十五

訃奏 皇帝為外祖父母舉哀 為皇后父母舉哀 為諸王妃主舉哀 為內命婦宗戚舉哀 為貴臣舉哀 為蕃國主舉哀
臨喪 皇帝臨諸王妃主喪 皇后臨外祖父母喪 臨貴臣喪
除服 除外祖父母喪服 除皇后父母喪服
敕使弔 弔諸王妃主喪 弔貴臣喪 外祖父母喪 蕃國主喪 后父
冊贈 行冊之使
榮贈 貴臣贈 諸王 蕃國主 外祖父母
會喪 遣百僚會 公以下喪 會王 后父母
會葬 遣百僚會 公以下葬 會王
致奠 諸王妃主喪奠 貴臣喪奠 外祖父母喪奠 蕃國主喪奠 后父

訃奏

皇帝為外祖父母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奉御先於別殿設素帟牀席為舉哀成服位南向尚衣奉御先製小功五月之服守宮先於舉哀殿外門之外隨便設百官文武次如常其日舉哀前三刻諸衛屯門列仗如常諸應陪慰者並赴集次所典儀於舉哀殿門外布百官位亦如常文於殿前設諸王三品以上哭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諸親位於文武官五品之下 異姓親在東宗親在西 又於階下當御位北向設太尉奉慰位文武百官到入次改服素服侍中版奏請中嚴

寸在三刻之前尚衣奉御以篋奉緦服升立於殿東閤北司典謁引諸王百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俱就門外位文武侍衛之官皆詣閤奉迎舉哀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素服御輿出升別殿降輿即哭位南向坐侍衛如常至時侍中跪奏請哭故某官（或某郡君）舉哀俛伏興皇帝哭十五舉聲侍中跪奏請哭止成服俛伏興皇帝止尚衣奉御以篋奉緦服進跪授與仍贊變服者（於變服則擁障已成服之）成服已侍中又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帝哭通事舍人引諸王文武百官三品以上入就殿庭位舍人贊拜舉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贊哭舉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舉官

在位者皆止舍人引諸王為首者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又舍人次引百官文武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三品以上退出其四品以下位於門外者典謁贊拜贊哭贊止引退如殿庭之儀侍中跪奏請哭止俛伏興皇帝止御輿降還侍衛從至閤如初所司宣仗散其日晡哭則晡前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帝服緦服出即位次哭如初（百官不預）自後朝晡凡三日而止

為皇后父母舉哀（與為外祖父母禮同其異者製緦麻三月之服朝晡再哭而止）

為諸王妃主舉哀

本司設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奉御先於別殿門外設東西次南向周以行帷御座設素牀褥席守宮隨便於外安門外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便次其日舉哀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前二刻諸衛列仗如常典儀於大次前量遠近設一品以下應陪集者哭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百官皆集次改服素服就位又於大次前設奉慰位前一刻文武侍衛之官皆詣奉迎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素服御輿出以從幄宮後門入之大次（其無復道者百官於外門外為）位降即哭位南向坐侍衛如常至時侍中跪奏請為

故臣某官（或某郡公）舉哀俛伏興皇帝哭通事舍人贊舉官拜舉官在位者皆再拜（若有官屬門外位者依大次通事舍人引二品）以入（以上入次位四品以下門外位）舍人贊哭舉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舉官在位者皆止舍人引文武官行首者一人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舉官在位者皆再拜（訖自門外位者典謁贊哭贊止）侍中跪奏請哭止俛伏興又奏請還宮退本位皇帝哭止御輿降還其侍衛從至閤如常所司宣仗散其日晡哭則晡前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帝仍初服出位次哭如初（侍衛如常百官不集）自後本服周者凡三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其日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舉

哀衍上宮皇太子陪舉衰服衣服子陪引敎門 宮南門入至大次前俟再拜升引事之
奉次哭於自宮哭止皇太子哭止進御坐前衆俛 拜於有宮退引辨押退還如初其宮官等與
上陵臨拜下者隨班於 宮外之

爲內命婦宗戚舉哀與爲諸王妃主哭同其大人以上其日
仍補哭而上其九路次下舉 一官而止亡隨恩同之察淺

爲貴臣舉哀舉次哀而請上禮同其異姓者一 從上官一品其餘官亦賜之品亦成 品

爲蕃國主舉哀與爲賓臣同其異者城外張帷幄爲次向其國而
哭之至三 聲而止

○臨喪

皇帝臨諸王妃主喪
詳與參同喪者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直長先設行宮
大次於主人第大門外之西南向守宮於主人大門
外隨便設諸從駕文武官便次其所臨者五屬之
親於乘輿未到之前並集列於主人之第其執事
先於其寢北以帷爲主人五屬婦女拜哭次其日
未出宮前四刻侍中奏請中嚴出宮前二刻槌一
鼓爲一嚴 嚴日停中奏嚴 所司整設小駕鹵簿於所
出宮門外如常儀出宮前一刻又槌二鼓爲再嚴奉
禮於所出宮門外設陪從之官位如常尚舍奉御先
於主人第大門外便殿之內設皇帝便座南向又於
主人堂上中間設素褥牀席爲哭位亦南向典儀又於

主人位於中設陪從官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爲
首又於御座前階下設奉尉位主人執事於堂下設
五屬之親位於東階之東重行西面北上又設五屬
婦女位於堂北帷下主女位於東廂西面南上妻妾
位於西廂東面南上衆婦人位於北廂重行南面諸
親在東相對爲首 以服爲列服重者在前其服輕者各以服次立於其後 諸陪
從之官各常服就集其位有司整列皇帝四望車以
下及仗衛之儀備又鹵簿於內外如常儀出宮前
一刻又槌三鼓爲三嚴侍衛之官詣閤奉迎如常侍
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常服御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
警蹕如常儀皇帝降輿升車黃門侍郞進當車前跪

奏稱黃門侍郞臣某言請乘輿發退復位 凡黃門侍郞奏請皆
其奏稱請皆俛伏 車動警蹕如常黃門侍郞與贊者
夾輅以出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郞進當車前奏稱請
權停勅侍臣上馬俛伏興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
黃門侍郞退時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上馬
畢黃門侍郞奏稱請乘輿發退復位 車動稱警蹕
鼓吹不作文武群官應陪從者乘馬以從駕至行宮
門外侍中進當輿前跪奏請降車俛伏興退復位皇帝降車
御輿就大次其輿輦以下鈒戟仗衛之儀陳列於大
次之前左右皇帝變服素服其陪從之官各舍於使
次改服素服其侍臣及武官不變服主人 相者引主

人入外班親王之親各服總服就位下分內外位次與內外
儀一人立於堂下東階東南俟者二人立於北南退
侍內侍皇帝變服前御輿出侍衛如常主人免經去
杖司儀令引出大門外望見乘輿止哭再拜迎侍引
主人先入門右西向立不哭其未成服者即不拜至於大門內通報皇帝
至幄侍中跪奏請降輿升倚伏興
皇帝降輿升自東階即哭位坐哭就各一人先升立
執桃立於東南執茢立於西南相向午牛四人執戈
隨升二人先二人後侍臣夾升列於戶內外及階下
左右其仗衛鹵簿止列於門外內如常司儀令引主
人入中庭北面與儀稱拜主人內外皆再拜勒令主

人升司儀令引主人升立於戶內之東西向侍中跪
奏請哭免伏興皇帝哭典儀稱哭者承傳哭可哭
凡哭侍立有贊者承傳主人以下在位者皆哭典謁引諸從官
應陪哭者入即班位立定典儀稱拜從官在位者皆
再拜典儀稱哭從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典儀稱
止從官在位者皆止典謁引諸王於首者一人進舍
人接引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典謁接
引從未位又典謁次引諸從官文武行首一人進舍
人接引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典謁引
從官在位者出又典謁次引諸王等以次出侍中跪
奏請止哭俛伏興皇帝止典儀稱哭止主人以下皆

止司儀令引主人降立於庭中之東北面典儀稱拜
主人以下皆再拜侍中跪奏請興還俛伏興皇帝降
御座出侍衛警蹕如初司儀令引主人先出侍於大
門外拜送皇帝至大次降輿即御座變服司儀令引
主人哭還廬次皇帝停大次未發前三刻侍中版奏
請中嚴所司先奏三嚴槌鼓警列仗衛內侍於還途
如來儀奉禮於行宮南門外道右向道東行設陪從
之官位文左武右陪從之官於便次變服常服赴集
位所典謁引即班位三嚴已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御
輿出侍衛警蹕並如初皇帝降輿升車黃門侍郎奏
請及群臣陪從鼓吹不作並如來儀車駕至殿前降

外迴車侍中跪奏請降入俛伏興侍臣從降車乘輿入
侍臣從至閤如初侍中版奏解嚴將士各還其所百
官皆退

臨外祖父母皇后父母宗戚貴臣並與臨諸王妃主禮同
其臨諸王妃主喪及凡內喪則並幸其前
殿次也其臨奠儀並與臨喪同
凡臨諸王妃主喪親者及師傅保與三老五
更武王後喪則敬同外祖其所臨幸者
若第鄉官闕率爾往還則容不備鹵簿
與嚴鼓皆稟當時別旨而為儀注其內
外文武陪從官准儀備略不備謂從官

皇帝若經太廟則侍中跪奏式道乃復常

除服

除外祖父母喪服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別殿外門外隨便設百官文武便次如初於除服前之夕尚舍奉御於別殿設素幄（殿設素幄於北壁下南向）至日平明而除服（外祖服五月計以日易月朝臣公除以祖父母正月也）於除服前二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與儀於別殿前設諸王百官三品以上位如初又設奉慰位如初設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別殿門外如初百官文武應陪臨者並赴集大門便次各服素服典謁引就別殿門外位尚衣奉御以箱奉素服皇帝服升殿位於殿東間北向立腰輿從於殿庭侍衛之官諸閤奉迎如常式除服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仍服緦服御輿出左右直衛鈒戟警蹕並如初皇帝升別殿降輿即哭位哭侍衛如初侍中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帝哭十五舉聲侍中跪奏請哭止從禮制除服俛伏興皇帝止哭尚衣奉御以箱奉衣領進跪授興仍贊除服（[illegible]）除止侍中又跪奏請哭俛伏興還本位皇帝哭通事舍人引諸王百官三品以上各就奉慰位定舍人贊拜在位者皆再拜舍人贊哭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在位者

皆止舍人引諸王為首者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又舍人次引百官文武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三品以上出其四品以下位於門外者典謁贊拜贊哭贊止引退如三品以上之儀侍中跪奏請哭止還俛伏興皇帝止御輿降還其夾御之官從至閤如初所司奏請解嚴如常儀

除皇后父母喪服（與除外祖父母喪禮同其月喪者皆以父母三月先下旬之吉日而除也公卒三日而除之）

敕使弔

弔諸王妃主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主人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其日使者至使者引之次內外緦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立哭於東階下婦人立哭於殯所如常儀使者素服出次司儀引立於大門外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使二人對舉弔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俱東面（城外者不持節）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絰司儀引主人出門止哭迎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司儀引使者入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內外止哭使者入門而左立於階間南面持節者在使者之東少南西面持案者立於

使者西南東向司儀引主人進當使者前北面侍節
者脫節衣史以案進節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
退復位使者稱有制主人哭拜稽顙內外皆哭司
儀引主人進受制書退立於東階下西面哭持節者
加節衣司儀引使者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出復
門外位主人以制書授左右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
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哭而入取制書置於
階下升奠於柩東使人若須私制則道名引入制如
常禮訖引出若朝使致賻贈至主人迎受如制書儀
唯賻物掌事者受以東之 [illegible] 其賻物 [illegible] 儀
勑使弔外祖父母喪 [illegible]
通典卷一百三十五
王妃主喪同
賻贈
其賻贈之禮與制使俱行則有司先以物數多少其
日使者至主人大門外使次物與陳於使者幕南東
西為列馬陳於使者東南北首西上於使者以下入
即庭中位物與陳於使者位南亦東西為列馬從入
陳於庭北首西上於使者出主人有司受而以殺其
特行也亦准制書禮
會喪
制遣百僚會王公以下喪
守宮先於主人第大門外隨便設百官文武應會

弔者俟次守宮依令先於主人第前設庭北面東行
設百官位以西為上百官應會弔者並赴入主人第
門外俟次各服素服司儀以次引入就位立定司
儀贊曰哭諸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儀贊可止
諸官在位者皆止司儀引諸官行首一人升詣主人
前稱位號敦辭 [illegible] 訖引降出又司儀引諸在位
者以次出 [illegible]
策贈
勑使策贈諸王
守宮於主人大門外之西設使者及使副次南向其
使人及副公服從朝堂受冊并入於車使人及副各
通典卷一百三十五　二
備鹵簿 [illegible] 至主人大門外從車掌次者引之次
內外縗服司儀引主人以下就東階下位婦人升堂
堂上位皆立哭使者出次易著絳公服引立於門西
東面使副立於使者之南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
退史二人對舉冊案立於使副西南俱東面 [illegible]
不哭 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絰司儀引主人出門止
哭迎使者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 [illegible]
引使者入持節者先導使副及持冊案者以次入內外
止哭使者升立於柩東北面南面持節立於使者之
東少南西向使副立於持節者南持冊案者立於使副
東南北西向司儀引主人升立於階上當使者北面

持節者脫節衣使以冊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冊案退
復位使副以冊進使者受稱有制主人降於階間北
面哭拜稽顙內外皆哭司儀引主人升復北面位內
外止哭使者讀冊訖主人降於階間北面哭拜稽顙
內外皆哭司儀引主人升詣使者前受冊退跪奠於
柩東興降立於東階下西面初使人授冊訖持節者
加節衣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先退使副及持案者次
之出復門外位司儀引主人出內外止哭拜送於大
門外使者還主人經杖哭而入（其使者應以名則當引入司儀則引退出）

勅使策贈外祖父母（父母貴臣同上並與策贈諸王禮同）

（若主人六品以下則服及受策皆於堂下）

會葬

遣百僚會葬王公以下（葬並與冊贈同會葬使者同）

凡冊贈使者之尊卑近准告授若冊贈妃主則內侍
之屬爲使其先行事者亦如之向准告授凡冊贈應
諡者則文兼諡文致祭者而致祭不必有贈諡流贈
（以錄贈某官）凡冊贈之禮必因其啓葬之節而加焉其或
既葬者則主人仍於靈筵受之其禮如初其或除
服乃追而冊贈者主人受之於廟亦如之其單者
主人不哭其服則公服若單衣不幘其於座若廟
祭以告其本漸者則受之於正寢

致奠

勅使致奠諸王妃主喪

守宮於主人大門外設使次使者至次者引之
次內外縗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就東階下位婦人
就堂上位皆立哭使者公服出次謁者降公服引立
於門西東面執事者陳牢饌於使者東南當門北向
西上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
迎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謁者引使者
入內外止哭使者升自東階立於柩東少北南面執
事者以牢饌入升設於柩東西向南上司儀引主人
升自西階立於階上當使者北面執事者酌酒西面

奠於席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某位將歸幽宅制使
某奠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哭拜稽顙內外俱哭謁者
引使者及從者降出復門外位初主人拜稽首訖司
儀引主人退哭於東階下使者出司儀引主人出內
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哭而入

勅使致奠外祖父母喪（后父母貴臣並與諸王同）

同上

通典卷第一百三十五　終

禮九十六（凶三 大唐開元禮纂類三十一）

中宮奔喪（為父母 皇太后 皇后為外祖父母 皇太后 皇后為諸王妃主為父母）

訃命婦

成服（為父母 外祖父母 祖父母）奔喪（為祖父母 為父母）

臨喪（內命婦 外命婦 父母）除服（外祖父母 除父母 祖父母 外祖父母）

遣使弔（弔宗戚 外祖父母）諸王妃主

東宮舉哀（為諸王妃主 為外祖父母 舉哀 為師傅 宗戚）

舉哀（宮臣舉哀）

臨喪（臨諸王妃主喪 師傅保喪 外祖父母喪 宗戚喪 宮臣喪 妃父母喪）

使弔（使弔諸王妃主喪 妃父母喪 師傅保喪 外祖父母喪 宗戚喪）

致賻（宮臣喪 上臺貴臣喪 師傅保喪 外祖父母喪 妃父母喪 宮臣喪 貴臣喪）

中宮舉哀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為父母祖父母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舉哀前三刻尚儀設於后別殿東壁下設席位西向為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前一刻內謁者監設於別殿前幔下設六宮哭位重行北向西上其六尚並集於別閤外次司賓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檻之南司贊二人立於階下俱西面前一刻尚儀版奏外辦至時引后出升就位（以常內侍版奏司闈儀傳奏稱其官名某以下）

哭后哭（若哭父母則哭祖）六宮從哭盡哀后哭止又哭盡哀乃變素服六宮皆素服哭絕聲又盡哀司賓引其六宮入各就班位司贊稱拜司贊承傳（司贊拜皆拜）俛伏六宮在位者皆再拜司贊稱哭六宮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止六宮在位者皆止司贊稱拜六宮在位者皆再拜司贊稱下司賓引六宮退尚儀跪奏請哭止后止從臨者皆止后退入別次六宮以下侍衛如初於閤哭臨如常禮其日晡臨晡前二刻奏嚴六宮北集一刻尚儀奏外辦至時引后就哭位餘各如常尚儀跪奏請哭后哭六宮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哭止六宮在位者皆止無復拜禮其他贊引如

初日後每朝夕如別禮若有疾故未及奔喪則自後朝晡於集奏引即位哭及於閤臨皆如初以至成服而後奔喪后為父母之黨哀也其有在官（父為宮外祖[illegible]）功亦成服其引升即位於戶內之東北向與后俱哭臨於六宮等哭止引退凡有曾祖高祖父母喪舉哀與為祖父母同（為祖父母其日[illegible]與朝[illegible]於別宮為外祖父母本服小功[illegible]大功者其日晡[illegible]而止為內命婦宗為諸王妃主[illegible]及等而上[illegible]舉哀以下[illegible]其亡[illegible]而止）

成服

為父母祖父母（成服[illegible]在宮之禮故[illegible]）

三日成服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寢先於

后舉哀別殿東壁設長牀席爲后成服位西向爲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尚服先製后齊縗周之服又製六宮之服亦如之其日成服前二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就別殿六女侍臨者代哭如初成服前一刻司贊於別殿前陛下整設六宮哭位如初又於殿上后位前設席爲奉慰位六宮並仍初服列於閤外次女侍者各以篋奉其縗服進授仍贊變服爲司贊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掌贊二人立於階下俱西向尚服以篋奉縗服升東階北面立成服前一刻尚儀版奏外辦於時后仍初服即位六宮以下侍衛如初尚儀跪奏請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尚儀跪

奏請哭止成服后止尚服以篋奉縗服進跪授仍贊變服爲[illegible]服已尚儀又跪奏[illegible]哭后哭司賓引六宮入即班位立定司贊稱拜六宮在位者皆再拜司贊稱哭六宮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止六宮在位者皆止司賓引六宮行首一人升詣后前跪奏慰訖司賓引降還本位司贊稱拜六宮在位者皆再拜訖司賓引六宮退尚儀跪奏請哭止后止從臨者皆止后退入別殿六宮以下侍衛如初於閤外臨如初其日晡臨晡前二刻奏嚴六宮赴集一刻奏外辦引即位哭臨如初其有公主從成服者則製小功五月之服引即位哭如初與后俱成服

哭臨凡拜慰如六宮之儀於六宮退後止引退自後朝晡哭臨如初以至卒哭（[illegible]）其爲曾祖高祖父母則與其六宮成齊縗三月之服如常禮（[illegible]）

（[illegible]）

奔喪

后奔父母祖父母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先設行宮便殿於上人大門內之右南向又於便殿之後及左右廂量設六宮以下陪從者便次又於便殿前設障幔爲

六宮以下所哭次十人五屬之內於東帶未至瘁奉慰者皆進奉慰如常禮自後后依時哭臨如常禮闋（[illegible]）其未成服前舉則至成服日即與十人俱成服其奔父母之喪則成服而還宮其有別勅令還宮別給日期其未即還宮者則諸衛列鹵簿從衛及六宮以下准還者先還其六宮以下之留者與后依時哭臨及成服如后之禮於后還宮日之期諸衛奉迎之官及從衛內侍等並赴七人穿奉迎如式於還宮日前從未發前三刻尚儀版奏請中嚴諸衛各勒所部[illegible]於還途如來儀至時尚儀版奏外辦[illegible]六宮亦引后降出尚侍從者亦引左[illegible]

右如初。主人拜送如常禮。后出內門，奏哭止。升車，從
臨者皆止。三衛周以行幃。六宮以下各乘其車，序從
如初。至閤外，尚儀跪奏請降入。后降車，升輿入，內侍
以下陪從至閤，如初。內侍版奏解嚴。諸衛列鹵簿者
各還其所。自後赴葬及練祥，則出入如初禮。皇太后
皇后於父母若祖父母之喪，已葬，已還而不赴葬，則
於啓日之朝，與六宮以下服緦服，奏引，各即上下位
次，哭臨拜慰如初。若父在，若祖父在，爲母若祖母之
喪，十一月而小祥，則與六宮以下於位次行變除之
禮，易以練緦，除腰絰，哭臨，受慰如常禮。其與者皆行公
除之禮，則十三日而除。其行除禮如別條。

臨喪

后臨外祖父母喪

並與奔祖父母喪禮同。其異者，乘犢車，其仗衞羽儀
之屬，則如平常而止於喪寢中門之西北壁下，南向
即位，乃哭。其主人內外五屬之親，皆哭於前堂。婦人
哭於後庭。應行者待令乃行。皇太后皇后每出臨者，
對嚴鼓並須准所臨遠近及鹵簿備略，奏音在於當
時。

臨內命婦喪

后臨內命婦喪，所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降臨
前二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尚寢先於命婦以下寢中
門，尚設素褥牀席爲哭位，設小輿於內庭。
降臨前一刻，尚儀版奏外辦。后服素服，升輿出，常侍
從者侍衛如常式。至內命婦以下喪寢，降輿即位，哭。
侍衛如常式。於后之將至也，女侍者啓引亡者所生
皇子，降東階之西南，西面再拜。拜已訖撤。又女侍者啓引
亡者所生皇女出北戶，降寢北，南面再拜。引並升復
位，哭如初。尚儀跪奏請哭，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
聲。尚儀跪奏請哭止。撫慰皇子等，后止。女侍者引皇
子就后前跪哭，后撫慰皇子，興，再拜，仍立哭。又引皇
女進，撫慰如撫慰皇子之禮。尚儀跪奏請還。后升輿
引降還，侍衛如初。於后之降也，侍者啓引皇子降拜
引升復位哭。女侍者啓引皇女降拜，引升復位哭，並
如初。

除服

后除父母祖父母喪服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服先製后及六宮
以下素服，內謁者監先於宮別殿閤外整設，六宮以
下便次如初。又於別殿前整設障幔，爲六宮以下拜
哭次，如初。以上二日前除服於除服前之夕，后晡臨
已。有司除其故位次，而設新褥牀席爲其日平明後
而除服於除服前三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六宮以下各司嚴
女侍臨者，俱外於別殿上，哭臨如初。除服前二刻，司

舉於別殿前楹下整設六宮以下位次如初又於堂上后位前設席為哭奠位如初六宮以下仍總服集列位內外使次女侍者以篋奉素服進授仍贊變服尚服贊一人升立於堂上東楹之南掌贊二人立於堂下近西尚宮服以從奉素服升東階北面立前一刻尚儀版奏外辦后仍服總服出升詣位次侍衛如初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尚儀跪奏請哭止從禮制除服后止尚服以篋奉素服進跪授興仍贊變服訖[illegible]尚儀又跪奏請哭后哭司賓引六宮以下入即班位司贊稱拜掌贊唱可拜訖[illegible]六宮以下在位者皆拜司

贊稱哭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止六宮以下在位者皆止司賓引六宮行首一人升進后前席後跪奏慰興司賓引降還本位司贊稱拜六宮以下皆再拜司賓引六宮以下出各還宮寢如常尚儀跪奏請哭止還后哭止從臨者皆止后降還內寢侍衛如初其除外祖父母服[illegible]

遣使弔

弔外祖父母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內給事一人為使者守宮設於主人第大門之外設使者次南向其日使至掌次者延入次內外總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立哭於東階下婦人立哭於殯所如常儀使者素服出次內典引引使者立大門外之西東面內給使二人以案奉書立於使者之南差退俱東面司儀入告主人主人杖免絰司儀引出門止哭於大門外見賓從入立於門右北面內典引引使者以下入內外止哭使者入門而左立於階間南向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司儀引主人進當使者前北面內給使以案進詣使者前使者取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主人哭拜稽顙內外皆哭司儀引主人進受書退立於東階下西面哭內典引引使者以下出復門外位主人以書授左右司儀引主人出內門

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哭而入以書於階下升奠於柩東若使者須弔則通名引入弔如常儀訖引出

弔諸王妃主喪

弔宗戚喪皆與弔外祖父母喪禮同凡戚歿贈使弔之禮並同

東宮舉哀

皇太子為諸王妃主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衛師先於宜秋門外道東設皇太子次南向周以行帷設素下帷牀席守宮於重明門外設宮臣七品以上便次其日舉哀前三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舉哀前一刻諸衛率列伏

如常掌儀於次前設宮臣五品以上哭位文東武西
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又設一品以下七品以上於廨
宮門外亦如之又於次前設奉辭位宮臣七品以上
應陪哭者並赴集便次改服素服前一刻通事舍人
引一品以下俱就門外位文武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本
迎如常式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服素服升輿
出閤從雅宮後門入降輿就哭位御坐侍衛如常儀
左庶子跪奏請為某王（若某公若太妃）舉哀俛伏興皇太
子哭通事舍人引宮臣五品以上入就班位立定
舍人贊拜宮臣在位者皆再拜舍人贊哭宮臣在位
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宮臣在位者皆止舍人

引宮臣行首一人進前奉慰位跪奉慰訖俛伏興舍人
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宮臣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
宮臣等出其六品以下位於門外者與宮臣同哭拜
贊止引退皆如門內之儀左庶子跪奏請哭止俛伏
興還本位皇太子止升輿還侍衛從至閤如常其
日晡哭則晡前一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太子仍初服
出即位次哭如初其宮臣等非近侍者其日晡臨不
集皇太子於師保傅奉慰再拜出左庶子奏與受答
再拜仍止哭明後不服朝者三朝哭而止本服大功
者其日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其有
皇子皇孫應陪舉哀者皇子則位於皇太子之下

位皇孫則位於東間之南北面與皇太子俱哭於引
宮臣以下退已乃贊止引退北廂拜慰者引進跪奉
慰如常禮（以下皆然為良娣舉哀則於內別殿二朝哭而止為良媛一舉哀而止郡縣主與諸王同宗戚與妃主同宮臣與諸王同並一舉哀而止宮臣通第三品以上其餘宮臣隨恩深淺）

為外祖父母舉哀（并成服除服妃父母附）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齋師先於東宮別北
僕下散設素褥床席為皇太子舉哀成服位南向有
司先製皇太子小功五月之服其為妃父母則製緦
麻三月之服所司先於重明門外之左右量設宮臣
以下次其日舉哀前三刻（諸衛與為諸王妃父母不設）又設一品以
下九品以上哭位於舉哀殿門外亦如之又於階下

當舉哀位北向設奉慰位宮臣應陪臨者並赴集便
次服素服衛尉以陳本衛服升立於殿東階北面立
典謁引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俱就門外位文武侍衛
之官詣閤奉迎舉哀前一刻左庶子版奏外辦至時
皇太子服素服升輿出升別殿降輿入就位坐侍衛如
常左庶子跪奏請為故某官（若某妃父母稱）舉哀俛伏興皇太
子哭十五舉聲左庶子跪奏請哭止成服所司以輿皇
太子止哭辭所以從奉縗服進跪授訖仍贊變服焉
（於變服則准前儀為外祖父母之）成服左庶子跪奏請哭俛伏興以下
至成服畢而哭止如諸王妃主儀皇太子止升輿降
還侍衛從至閤如常其日晡哭則晡前一刻奏嚴

刻奏辦皇太子服緦服出即位次哭如初宮官不集自後朝晡凡三日而止○將除服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重明門外之左右設宮臣次如初於除服前之夕有司於別殿設素牀席焉其日平明而除服（外祖父母則五月后父母則三日並先卜之吉其從朝制公除則外祖父母五日后父母三日而除之）於除服前三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除與諸外祖父母舉哀禮同）宮官文武應陪臨者並赴集便次各改服素服掌儀引就門外位齋師以篚奉素服吉履升殿東閤北面立腰輿詣寢庭侍衛之官詣閤奉迎如常式除服前一刻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仍緦服御輿出升堂降輿即位其近侍之官從升侍衛夾引

如常儀左庶子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太子哭十五舉聲左庶子跪奏請哭止除服俛伏興皇太子止齋師奉衣復進跪授興仍贊變服焉（於變服訖設炎於變除之而去之）除已左庶子跪奏請哭俛伏興還本位（除與為諸王妃主舉哀同）皇太子於師傅保奉慰再拜則左庶子奏興受答再拜乃坐哭皇太子為外祖父母除服則皇子等位於太子之下差退皆位次哭變服素服又哭引退如皇太子之儀其皇孫等服素服侍者引即庭拜引升位於東閤之南北面與皇太子俱哭於皇太子變服已重哭則引進皇太子前跪奉慰俛伏興再拜復位哭於宮官等退贊哭止引復階下位拜退

臨諸王妃主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重門門外之左設三師等次又於主人第大門外之右設皇太子便次南向又於大門之左右隨便設陪從之官次其所臨者五屬之親先集列於主人之第其執事先於寢北設障幔為主人五屬婦人拜哭次其日出宮前四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出宮前三刻搥一鼓為一嚴二嚴（三嚴時節前一日左庶子奏裁）二衛率等備列常行仗衛鹵簿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二刻又搥二鼓為再嚴奉禮於重明門外之左右設宮官從者位文東武西重行相向皆以北為上齋師先於主人大門外次

內設皇太子座南向又於主人堂上中間近北設素褥牀席為皇太子哭位南向掌儀於主人庭設從官之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又於皇太子座前階下設奉慰位主人執事於堂下設五屬之親位於東階之東重行西面北上（以服精麤為序而尊者差前下皆准此）又設五屬婦女位於堂北幔下主女位於東廂西面南上妻妾位於西廂東面南上眾婦人位於北廂南面諸婦在西諸親在東相對為首（其五屬內外並皆臨於此所）其陪從宮官以下皆常服赴集其位有司整列皇太子四望車及副車仗衛之屬應列鹵簿者於內外如常儀出宮前一刻又搥三鼓為三嚴諸侍衛之官俱詣閤

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服常服升輿以出繖蓋及侍從如常儀皇太子降輿升車中允進跪奏稱中允臣某言請車發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進跪奏稱某官臣某言訖俛伏興）車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稱請車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請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退上馬畢中允奏請車發退復位皇太子車動鼓吹不作三師乘車訓導三少乘車訓從宮臣文武應陪從者皆乘馬以從如常至主人大門次前左庶子進跪奏請降車俛伏興還侍衛皇太子降車升輿入次其車輿以下鹵簿仗衛之屬列於次前之左右皇

太子變服素服其陪從之官各就次變服素服侍臣及文武官不變服相者引主人內外五屬之親各服縗服就堂下位次哭掌儀一人立於堂下東階東南贊者二人立於其南差退俱西面皇太子變服訖升輿出侍衛左右如初主人免經去杖相者引出重明門外遙見輿止哭再拜迎仍引主人先入門左西面立不哭（若未殯則通拜迎拜送於大門之內）相者贊衆主人以下皆止哭皇太子至堂左庶子跪奏請降輿升俛伏興（於所臨之家非尊者則仍輿升堂）皇太子降輿升自東階即位哭（應拜者則奉引拜靈次）侍臣夾升列於戶內外及階下之左右其仗衛鹵簿北列於門內外之左右北如常儀司儀引主人

[illegible][illegible]庭北面掌儀稱再拜主人以下應拜者皆再拜令引主人升司儀引主人升立於戶內之東西面左庶子臨奏請哭俛伏興皇太子哭掌儀稱哭贊者承傳唱可哭（凡掌儀有詞贊者皆承傳）主人以下及在位者皆哭通事舍人引諸從官陪位者入即班位立定掌儀稱拜從官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稱哭從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掌儀稱止從官在位者皆止通事舍人引從官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奏慰俛伏興引退還本位掌儀稱拜從者在位者皆再拜訖舍人引從官出左庶子跪奏請哭止撫慰主人俛伏興皇太子止興就主人前執手訖主人再拜皇太子復位哭又盡一哀

（凡所臨非本服五屬之親則一哭而止）左庶子跪奏請哭止俛伏興皇太子止掌儀稱止主人以下在位者皆止司儀引主人降立於庭中之東北面掌儀稱拜主人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庶子奏請還皇太子降升輿出侍衛如初司儀引主人先出俟於大門外拜送皇太子出次降輿即座服常服司儀引主人哭還廬次皇太子停大次未發前三刻左庶子版奏請嚴有司依式先奏三嚴搥鼓如初二衛率等整列仗衛鹵簿還途如來儀奉禮設宮官陪從者位於皇太子次前道左文武皆重行向道陪從之官各於次變服訖謁者各引就班位三嚴已左庶子文奏請外辦皇太子升輿出[illegible]

車還宮左庶子奏請及宮官陪從不鳴鼓吹皆如來儀到重明門外宮官文武皆下馬三師三少各還皇太子至殿前迴車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車俛伏興皇太子降車乘輿入侍臣從至閤左庶子奏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官臣皆退

臨外祖父母喪妃父母師傅保宗戚宮臣並與諸王妃主禮同

其臨諸王妃主以下內喪則並位於前寢次其尊親臨就喪殯寢者則臨殯所凡所臨諸王妃主以下喪若未殯若已殯或臨啓引或練禫皆以本服親踈及恩賜深淺而為踈數之異其親臨之儀及主人迎待之式其禮如初其所臨者若鄰宮闕密邇往還則容不備常行仗衛

與嚴鼓皆稟當時別旨而為儀注其宮臣陪從文武之官亦准臨時備略備之言警衛備也略之言不備皇太子每過太廟則左庶子奏式過乃復常

遣使弔弔諸王妃主外祖父母妃之父母師傅保宗戚貴臣上達貴臣並與訃奏弔儀同

賻贈其所弔宮臣喪葬若有賻贈之禮如訃奏賻贈准無焉

遣使致奠致奠外祖父母后之父母師傅保貴臣並與訃奏致奠同

杜氏通典卷第二百三十六終